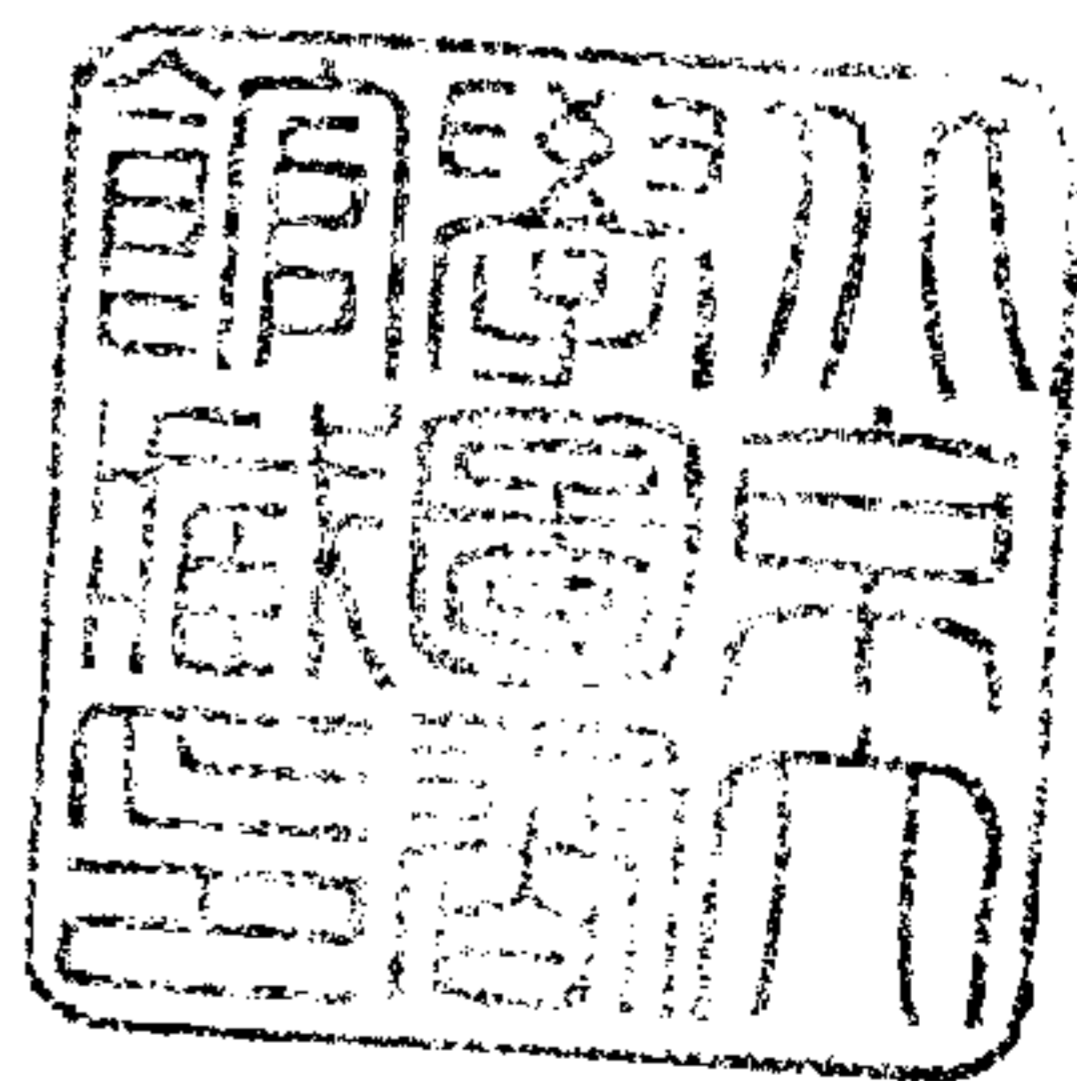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九・子部・小說家類

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清〕紀昀撰……………一

秋燈叢話十八卷〔清〕王械撰……………三九三

夢厂雜著十卷〔清〕俞蛟撰……………六二三

閱微草堂筆記

河間紀氏閱微草堂原本
北平盛氏望益書屋藏板

平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烟雲
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
祇應說鬼似東坡前因後
果驗無美瑣記菟羅鬼一
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
不入儒家觀奕道人自題

閱微草堂筆記 序

閱微草堂筆記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永瀉地顛顛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為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為列朝之史降而為諸子之書降而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無與於道矣然漢書藝文志列為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豈非以荒誕悖妄者雖不足數其近於

閱微草堂筆記序

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歟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社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癩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洗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眾訛誤實繁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

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
為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為一編
而仍各存其原第鐫燬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
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
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閱微草堂筆記序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計七十四則

卷二

灤陽消夏錄二 計七十四則

卷三

灤陽消夏錄三 計七十四則

卷四

灤陽消夏錄四 計五十則

卷五

灤陽消夏錄五 計五十五則

灤陽消夏錄六 計五十則

卷六

灤陽消夏錄七 計六十三則

卷七

灤陽消夏錄八 計五十九則

卷八

灤陽消夏錄九 計七十一則

卷九

灤陽消夏錄十 計七十一則

卷十

如是我聞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一	
魏西雜志一	計七十六則
卷十二	
魏西雜志二	計六十六則
卷十三	
魏西雜志三	計八十一則
卷十四	
魏西雜志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五	
姑妄聽之一	計五十八則
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計五十四則
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計五十三則
卷十八	
姑妄聽之四	計五十一則
卷十九	
濼陽續錄一	計二十八則
卷二十	

閱微草堂筆記 目錄

濼陽續錄二	計二十五則
卷二十一	
濼陽續錄三	計二十四則
卷二十二	
濼陽續錄四	計二十二則
卷二十三	
濼陽續錄五	計二十六則
卷二十四	
濼陽續錄六	計十九則 附六則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觀弈道人撰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度架而已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卽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爾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此老神完中有情
談笑可卻千態
亦同此素

宛乃以善價贖得送佛寺為長生豬後再見之弭耳聽就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有巴西李衍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騏驎豈伊本馳良道力泐其聲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無為多畏忌可為此事作解也
滄州劉上玉孝廉有書室為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話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忽檐際朗言曰公為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

好名畏患在今日
已難得此名望以
孫母乃責人過利

夜氣不思以存則
其速禽歎不速
矣

語大刻春修札
陸年開老安先
性胸中若無有以
如衣則胸中保此
而無之夫不學將
落可為世道念
夏也

言取困董狼狽而歸咄咄不怡者數日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真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况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東光李又聃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廢園中見廊下有詩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檻蕭蕭秋草滿空庭月光

穿漏飛簷角。照見莓苔半壁青。其一曰耿耿疎星幾點
明。銀河時有片雲行。憑闌坐聽譙樓鼓。數到連敲第五
聲。墨痕慘淡殆不類人書。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
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人贈一扇。上有三
絕句。曰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
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並馬來。垂楊一例
赤鱗開。黃金屈戌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蕭鼓冬冬
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州。春風豆蔻知多少。併作秋江
一段愁。語多難解。後亦卒。無徵驗。莫明其故。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三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經閣下。聞
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間少文士。那得有此
因諦聽之。終不甚了了。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
其一曰。唐彦謙詩格不高。然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
寒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一曰。僕嘗有句云。陰積日光連
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
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泥透氣無情碧。河帶寒聲自古秋。
自謂頗肖邊城日暮之狀。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
乃寂無聲。天曉起。視則扇鑰塵封。山沉邊氣。一聯後於
任總鎮遺稿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川時。百戰陣歿者。

也。陰積一聯。終不知為誰語。卽其精靈長在。得與任公
同游。亦決非常鬼矣。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爲。人畏如
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聞雷聲。風
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干古廟中。呂語諸惡少
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衆共
禡衣。杳翮俄電光穿牖。見狀。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
果不謬。呂大恚。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
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禡已
隨風吹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四

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
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遣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
返。呂不知而構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
犁。緣生前事母尚盡孝。冥官檢籍。得受此身。今往生矣。
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婢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
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離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
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
屋上跳擲。數四奮然去。

獻縣周氏。僕周虎爲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伉儷。嘗語僕
曰。吾鍊形已四百餘年。過去生中。於汝有業緣。當補一

日不滿卽一日不得升天緣盡吾當去耳一日驟然自喜又泣然自悲語虎日月之十九日吾緣盡當別已爲君相一婦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備禮自是狎昵燕婉逾於平日恒形影不離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別虎怪其先期狐泣曰業緣一日不可滅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緣爲再一相會地也越數年果再至歡洽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餘惜福者當如是劉季箴則曰三日後終須一別何必暫留此狐煉形四百年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臨事者不當如是余謂二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五

公之言各明一義各有當也

馱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斗返報明爲憮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土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

義詞嚴何可
使頑廢揚主

欲得氣數統同
故治以則律中
觀此心寒匪躬

遇既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誹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訕民生之禍善賄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坐此水朝廷何必設此官乎辰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會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六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鄰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無利已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爲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心得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

又括式舊月獨瘦
既試清夜扣心能
免以三念否真自而
當深矣

杯水今無愧鬼神王晒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問官
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受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併
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
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遊嫌疑而不言非負民
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
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踞踏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
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
帶促命即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
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
然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七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突狂電穿牖如火
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為雷焰燔
燒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尸泣曰我
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
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
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康熙中挂單河間資勝寺終日
默坐與語亦不答一日忽登禪床以界尺拍案一聲泊
然化去視案上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
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
僧乃近於楊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因也然為人所若皆
思深也家長

自了漢耳生較之
造程之罪薄若之
言一也

及性我為性統緒
其族至明族者皆
非真人也今河間一
僧多力心世人不
道之至也今言云
天鄉談本房言

寧波吳生好作北里游後暱一狐女時相幽會然仍出
入青樓間一日狐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見
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
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真無二遂不復外出嘗語狐女曰
眠花藉柳實憾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終隔一膜耳狐女
曰不然聲色之娛本電光石火豈特吾肖某某為幻化
即彼某某亦幻化也豈特某某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
即千百年來名姬豔女皆幻化也白楊綠草黃土青山
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握兩攜雲與埋香墓玉別鶴離
鸞一曲伸臂頃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計或以日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八

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有訣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
十年而散與片刻暫遇而散者同一懸崖撒手轉瞬成
空倚翠偎紅不皆恍如春夢乎即夙契原深終身聚首
而朱顏不駐白髮已侵一人之身非復舊態則當時黛
眉粉頰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妾肖某某為幻化也
吳洒然有悟後數歲狐女辭去吳竟絕迹於狎游
交河及孺愛青縣張文甫皆老儒也並授徒于獻嘗同
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荒原闐寂榛莽翳然張
心怖欲返曰墟墓間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
揖二人坐曰世間安得有鬼不聞阮瞻之論乎二君儒

及生性一素渴一河
湖人考皆究也自云
系出劉平手者遊石
滿也余謂當是汲
汲後至小旁而後
反耳

先大夫在海州陸冬
散縣第鄉公館僅
菲三數椽陰深殊
甚三四門斗住西廳
席地臥一門斗則夜
粉中夜無沙以
怖其勇何能鬼心
蕭瑟大作此門斗
竟病而語

者奈何信釋氏之妖妄因闢發程子二氣屈伸之理疏
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嘆宋儒見理之
真遞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遠至牛鐸錚
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無鬼之
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謹以實告毋訝相戲
侮也俯仰之傾欻然已滅是間絕少文士惟董空如先
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歟

河間唐生好戲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嘯子者是
也有塾師好講無鬼嘗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
造蜚語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嗚嗚擊其尸塾師駭問為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九

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塾師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
子守達旦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有鬼既
而知唐所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拋擲瓦石搖撼
戶牖無虛夕初尚以為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魅不勝其
黷竟棄館而去蓋震懼之後益以慙惡其氣已餒狐乘
其餒而中之也妖由人興此之謂乎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蹋青皆少年輕薄見柳陰中
少婦騎驢過欺其無伴邀眾逐其後嫚語調謔少婦殊
不答鞭驢疾行有兩三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
似相悅俄某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

依惡者鮮矣

今之大夫自稱清
而姑息者多矣
矣

人亦何苦求財

騎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嬉笑如
故某憤氣潮涌奮掌欲摑其面妻忽飛跨驢背別換一
形以鞭指某數曰見他人之婦則狎褻百端見是已婦
則恚恨如是爾譴聖賢書一怒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
桂籍耶數訖徑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
不知是何魅也

德州田白岩曰有額都統者在滇黔間山行見道士按
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額急揮騎馳及遽
格道士手女噉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敗
吾事此魅已媚殺百餘人故捕誅之以除害但取精已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

多歲久通靈斬其首則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
縱之又貽患無窮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澤
麋林鹿劇其牙者幾許命也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
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
吏自以為陰功人亦多稱為忠厚而窮民之賣兒貼婦
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存一
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聞二吏持簿
對算其一曰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沉思
自其一曰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

夢六齋在始見
功予嘗見先夫
自書功過格及夢
中稱夢長念必自
記一大過

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為誰亦不知為誰銷算俄
有小妓翠雲至王其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
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
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陳雲亭舍人言有臺灣驛使宿館舍見艷女登牆下窺
叱索無所睹夜半琅然有聲乃片瓦擲枕畔叱問是何
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應曰公祿命重我避公不及致
公叱索懼干神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誤作驛
卒之女謀他日納為妾人心一動鬼神知之以邪召邪
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報公何怒焉驛使大愧沮未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及天曙促裝去

葉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晝對語迫葉讓所居擾攘
戲侮至杯盤自舞几榻自行葉告張真人真人以委法
官先書一符甫張而裂次牒都城隍亦無驗法官曰是
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場七日至三日狐猶詬詈
至四日乃婉詞請和葉不欲與為難亦祈不竟其事真
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聞格闕碎窗破
墮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撒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罌貯之
埋廣渠門外余嘗問真人驅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
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於印而符錄

鬼怪官長必送
其吏胥而吏胥
必指官撞騙也

則掌於法官真人如官長法官如吏胥真人非法官不
能為符錄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錄亦不靈中間有驗
有不驗則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駁不能一一必
行耳此言頗近理又問設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
制伏否曰譬大吏經行劫盜自然避匿儻或無知猖獗
突犯雙旌雖手握兵符徵調不及一時亦無如之何此
言亦頗篤實然則一切神奇之說皆附會也

朱子頴運使言守泰安日聞有士人至岱嶽深處忽人
語出石壁中曰何處經香豈有轉世人來耶剝然震響
石壁中開貝闕瓊樓涌現峯頂有耆儒冠帶下迎士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駭愕問此何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之義曰其
說長矣請坐講之昔尼山剛定垂教萬年大義微言遞
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註類能窺先聖之
心又淳朴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惟各傳師說篤溯淵
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為註疏十三部先
聖嘉焉諸大儒慮新說日興漸成絕學建是閣以貯之
中為初本以五色玉為函尊聖教也配以歷代官刊之
本以白玉為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則各
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度
置斯閣以蒼玉為函獎汲古之勤也皆東西面並以珊

此公為四庫全書
寫照

毛刻十三經為宋不
少得長勝十七身

瑚為發黃金作鎖鑰東西兩廡以沉檀為几錦繡為茵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楹則唐以前諸儒經義帙以篋組收為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等身聲華蓋代總聽其自貯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先聖之志也諸書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發濃香故題曰經香蓋一元幹運二氣網緼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聖人之心與天地通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其精與亦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膏繼晷鑽仰終身或鍛鍊苛求百端培擊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君四世前為刻工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五

會手刊周禮牛部故餘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來因引使周覽閣庶欵以茗果送別曰君善自愛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顧惟萬峯插天杳無人跡案此事荒誕殆尊漢學者之寓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軌道斥椎輪得濟迷川遠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敘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為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為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

此篇評陸漢學
宋學極多允當
門戶之見多矣

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弼始變舊說為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得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廢人心者是唯點之所自來此種虛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四

構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曹司農竹虛言其族兄自欵往揚州途經友人家時盛夏延坐書屋甚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強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曹笑曰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但稍長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况無首耶鬼技窮倏然滅及歸途再宿夜半門隙又蠕動甫露其首輒墜曰又此敗興物耶竟不入此與禱中散事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則心亂心

凡此大事皆皆為
是此生死國朝也
均孟子不動心必
由於知言養氣

余奉天府丞時
處有樂星庫於
之多年矣教後

君若宣化進色
頗到不長於此
送於他而得此
屋者一宮亦得
大作者若上得
疾是病元切

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
神全則診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事者稱神志湛
然鬼慙而去

董曲江言默菴先生為總漕時署有土神馬神二祠惟
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謂土神于思老翁不應擁
艷婦馬神年少正為嘉耦徑移女像於馬神祠俄眩仆
不知人默菴先生聞其事親禱移還乃蘇又聞河間學
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訓導謂鬻官不可塑婦人乃
別建一小祠遷焉土神憑其勿孫語曰汝理雖正而心
則私正欲廣汝宅耳吾不服也訓導方侃侃談古禮猝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五

中其隱大駭乃終任不敢居是室二事相近或曰訓導
遷廟猶以禮董瀆神甚矣譴當重余謂董少年放誕耳
訓導內挾私心使已有利外假公義使人無詞微神發
其陰謀人尚以為能正祀典也春秋誅心訓導譴當重
於董

戲術皆手法捷耳然亦實有般運術宋人書戲憶小時
在外祖雪峯先生家一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拍之杯
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捫案下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
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舉魚膽一巨碗拋擲空中不見
令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畫厨夾屣中公等自取

耳時以賓從雜運書室多古器已嚴扃且夾屣高僅二
寸掩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梳
置案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換貯魚膽藏夾
屣中是非般運術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類如此然實
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魃盜取人物不為異能劫禁狐怪
山魃者亦不為異既能劫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盜取人
物即可以代人盜取物夫又何異焉

舊僕莊壽言昔事某官見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續至皆
契交也其狀若密遞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駕遠出
至黃昏乃歸車殆馬煩不勝困憊俄前一官又至燈下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六

或附耳或點首或搖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議何事
漏下二鼓我遙聞北窻外吃吃有笑聲室中弗聞也方
疑惑間忽又聞長嘆一聲曰何必如此始賓主皆驚開
窻急視新雨後泥平如掌絕無人踪共疑為我囈語我
時因戒勿竊聽避立南榮外花架下實未嘗睡亦未嘗
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鯉湖道中有童子騎牛來
行甚駛至邱前小立朗吟曰來衝風雨來去踏烟霞去
斜照萬峯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豎那得作此語凝思欲
問則笠影出沒杉檜間已距半里許矣不知神仙游戲

抑鄉塾小兒聞人誦而偶記也

莆田林教諭需以臺灣係滿北上至涿州南下車便
見破屋墻匡外有磁鋒劃一詩曰驟網隊隊響銅鈴
曉衝寒過驛亭我自垂鞭玩殘雪驢蹄踐踏亂山
日羅洋山人讀訖自語曰詩小有致羅洋是何地耶
內應曰其語似是湖廣人入視之惟凝塵敗葉而已
知遇鬼惕然登車恒鬱鬱不適不久竟卒

景州李露園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婿也博雅工詩
蕭次日夢中作一聯曰鸞鳳嵇中散蟻眉屈左徒醒而
自不能解後得湖南一令卒於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先祖母張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羣婢患其盜肉陰搯殺
之中一婢曰柳意夢中恒見此犬來齧睡輒囁語太夫
人知之曰羣婢共殺大狗獨銜寃於柳意此必柳意亦
盜肉不足服其心也考問果然

福建汀州試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臨日
吏白當詣樹拜余謂木魅不為害聽之可也非祀典所
有使者不當拜樹柯葉森發隔屋數重可見是夕月明
余步階上仰見樹杪兩紅衣人向余磬折拱揖冉冉漸
沒呼幕友出視尚見之余次日詣樹各各以揖為鐫一
聯於祠門曰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此事

江西南康武院堂前
老桂三相傳為朱子
手植去歲忽也生香
古物余嘗見武院詩
見三甲午科試存後則
以派蓋尋舍伐去矣
深者愧惜

亦頗異袁子才嘗載此事於新齊諧所記稍異蓋傳聞
之誤也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曰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
田山疆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
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
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愠形於色
滿坐為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書三符焚之三
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
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怡色
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八

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妮妮軟語俄
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啾啾不已手自按拍備語
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首曰
是忽曠目曰尚不解耶略略癆嗽仍不止眾駭笑道士
搖手止之比酒闕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痴坐少
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眾匿笑散道士曰此小
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官即思此符當時
以為真仙迂儒又以為妄語皆井底蛙耳

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

士大夫宜慎之勿
為奇表所惑

人急捕之已遁去此馬所屬以禁怪民歟

交河老儒及潤礎確正乙卯鄉試晚至石門橋客舍皆
滿惟一小屋窻臨馬櫪無肯居者姑解裝焉羣馬跳踉
夜不得寐人靜後忽聞馬語及愛觀雜書先記宋人說
部中有堰下牛語事知非鬼魅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
方知忍飢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竟在何處一馬曰
我輩多由鬪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為太息眾
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為犬一
馬曰冥卒會言之渠一妻一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
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姜七墮豕身受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九

屠割更我輩不若也及忽輕噉語遂寂及恒舉以戒園
人

余一侍姬平生未嘗出言語自云親見其祖母善習後
了無疾病忽舌爛至喉飲食言語皆不能宛轉數日而
死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問小婢云並隨一少
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將駢斬之少年忽不見有老僧衣
紅袈裟一手托鉢一手振錫杖格其刀曰汝尚不悟耶
汝利心太重。愆忌心太重。機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終不
覺鬼神忌隱惡。故判是二婦使作此以報汝彼何罪焉

展氏所以放索也

凡傷墮皆然何
獨此人

言訖亦隱生默然引歸二婦云少年初不相識亦未相
悅忽惘然如夢隨之去鄰里亦曰二婦非淫奔者又素
不相得豈肯隨一人目淫奔必避人豈有白晝公行緩
步待追者耶其為神譴信矣然終不能各其惡其隱惡

事皆前定豈不信然戊子春余為人題春騎射獵圖曰
白草枯天野獸肥彎弧愛爾馬如飛何當快飲黃羊血
一上天山雪打圍是年八月竟從軍於西域又董文恪
公嘗為余作秋林覓句圖余至烏魯木齊城西有深林
老木參雲彌亘數十里前將軍伍公彌泰建一亭於中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三

題曰秀野散步其間宛然前畫之景辛卯還京因自題
一絕句曰霜葉微黃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誰知早
作西行識老木寒雲秀野亭

南皮瘍醫某藝頗精然好陰用毒藥勒索重貨不厭所
欲則必死蓋其術詭秘他醫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
死今其人尚在亦無敢延之者矣或謂某殺人至多天
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有佚罰焉夫罪不至極刑不及
極惡不至極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禍延後嗣也
安中寬言昔吳三桂之叛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
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眼西墻下術士曰君

勿眠此此墻亥刻當圮其人曰君術未深墻向外圮非
向內圮也至夜果然余謂此附會之談也是人能知墻
之內外圮不知三桂之必敗乎

左道惑人常刑不容
凡刃術妖言皆是七
禁之此或為非法乃
大夫法者明理之注
為其所欺得不可解
物由場久借精半信
之因而害乎迷罔可
道光三十年京師
薛執中一葉株葉
多予於朝宿持見
洋執中不過一沙
秋中元元也吳

汁珠駭點
感世同並
未免哀
禁諱
和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三

方御粧就寢守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歡
洽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
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
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
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踏登
晚得一訓導竟終於寒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眾謀不軌所居由大城
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青縣靜海一路行去
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為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
京師其一據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三

則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偽官事已洩官軍擒
捕圍而火攻之髻鬣不遺初維華之父雄於貴喜周窮
乏亦未為大惡鄰村老儒張月坪有女艷麗殆稱國色
見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為妾理乃延之教
讀月坪父母樞在遼東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即捐金
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田內有橫屍其讐也官以謀
殺勘又為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携女歸寧二子
並幼月坪歸家守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
而焚其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為驚悼代營喪葬且時周
其妻女竟依以為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與謀輒陰沮

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為妾意妻感其惠欲許之女初
不願夜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
歲餘生維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僕夫婦死而納其女者
女故慧黠經營其飲食服用事事富意又凡可博其歡
者治蕩狎嫖無所不至皆竊議其忘誓盡惑既深惟其
言是聽女始則導之奢華破其產十之七八又讒間其
骨肉使門內如寇警繼乃時說水滸傳宋江柴進等
事稱為英雄從之交通盜賊卒以殺人抵法抵法之
日女不哭其夫而陰攜卮酒酌其父母墓曰父母恒夢

四川鄭神誌三卷
官給錄引事

中慶我意恨恨似欲擊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
報復曰此女所為非惟人不測鬼亦不測也機深哉然
而不以陰險論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捧墨筆請判曰凡
客死於此者其棺歸籍例給牒否則魂不得入關以行
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視其文鄙誕殊甚日
給照事照得某處某人年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在
本處病故今親屬擬將棺柩歸籍合行給照為此牌仰沿路
把守關隘鬼卒即將該棺柩驗實余曰此胥役托詞取錢
放行毋得勒索留滯致干未便耳啓將軍除其例旬日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無牒
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已近城斥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筆

如故越旬日余所居牆外颯颯有聲說文曰余尚以為
胥役所偽越數日聲至窻外時月明如晝自起尋視寔
無一人同事視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雖將軍不能奪
也然鬼哭寔共聞不得照者寔亦怨公盡試一給之姑
間執譏隱之口儻鬼哭如故則公益有詞矣勉從其議
是夜寂然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蘇云見
其母至俄臺軍以官牒呈啓視則哈密報吉祿之母來
視子卒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論其常耳余嘗
作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颯颯接
冷雲關山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

與東人語名重其法
縣三四十人多自出
鬼怪也必括其法
大多不學其法
之不振也
日服以南山谷阻深
風粗作天下治則後
則其時幸得驚名
稍可以為其法
知所處矣其法
三先有倡法者
遂至法海橫流

未聞即記此二事也

范蘅洲言昔渡錢塘江有一僧附舟徑置坐具倚檣竿
不相問訊與之語口漫應目視他處神意殊不屬蘅洲
怪其傲亦不再言時西風過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
簸舡頭行人怯石尤下聯未屬吟哦數四僧忽閉目微
吟曰如何紅袖女尚倚最高樓蘅洲不省所云再與語
仍不答比繫纜恰一少女立樓上正著紅袖乃大驚再
三致詰曰偶望見耳然烟水淼茫廬舍遮映實無望見
理疑其前知欲作禮則已振錫去蘅洲惘然莫測曰此
又一駭實王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筆

清苑張公鉞官河南鄭州時署有老桑樹合抱不交云
棲神物惡而伐之是夕其女燈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
衣冠色皆濃綠厲聲曰爾父太橫姑示警於爾驚呼媼
婢至神已痴矣後歸戈太僕仙舟不久下世驅厲鬼毀
淫祠正狄梁公范文正公輩事德苟不足以勝之鮮不
取賂
錢文敏公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
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
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誦罰所司允
乎駁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

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遷擢所司又允乎駁乎官
吏所必駁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
此譬至明以詰形家亦無可置辯然所見寔有凶宅京
師斜對給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弔者五粉坊琉璃街極
北道西一宅余行弔者七給孤寺宅曹宗丞學閔嘗居
之甫移入二僕一夕並暴亡懼而遷去粉坊琉璃街宅
邵教授大生嘗居之自畫往往見變異毅然不畏竟沒
其中此又何理歟劉文正公曰卜地見書卜日見禮苟
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論
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三

滄州潘班善書畫自稱黃葉道人嘗夜宿友人齋中聞
壁間小語曰君今夕無留人共寢當出就君班大駭移
出友人曰室舊有此怪一婉變女子不為害也後友人
私語所親曰潘君其終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審
何物遇粗俗之人不出遇富貴之人亦不出惟遇才士
之淪落者始一出薦枕耳後潘果坎壈以終越十餘年
忽夜聞齋中啜泣聲次日大風折一老杏樹其怪乃絕
外祖張雪峰先生嘗戲曰此怪大佳其意識在綺羅人
上

陳鳳崖光祿言康熙中楓涇一太學生嘗讀書別業見

打破此人鬼關乃可
有志者事竟成

草間有片石已斷裂剝蝕僅存數十字偶有一二成句
似是天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
陳茗果於石上而祝以狎詞越一載餘見麗女獨步菜
畦間手執野花顧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語方相
引入籬後灌茶問女疑立直視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頰
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旦乃為蕩子所動乎頓足數
四奄然而滅方知即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實曰古稱蓋
棺論定觀於此事知蓋棺猶難論定矣是本貞魂乃以
一念之差幾失故步晦菴先生詩曰世上無如人欲障
幾人到此誤平生諒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三

王孝廉金英言江寧一書生宿故家廢園中月夜有麗
女窺窻心知非鬼即狐愛其姣麗亦不怖招使入室
即宛轉相就然始終無一語問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
已如是月餘莫喻其故一日執而問之乃取筆作字
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天逝因平生巧於譏構使
一門骨肉如水火冥司見譴罰為瘡鬼已沉淪二百餘
年君能為書金剛經十部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則世世
銜感矣書生如其所乞寫竣之日詣書生再拜仍取筆
作字曰藉金經懺悔已脫離鬼趣然前生罪重僅能帶
一生尚須三世作啞婦方能語也

閱微草堂
筆記卷一

董文恪公者諸生時
貧甚有法於世
匠者居杭州時
卿之公登技岸科
將入都應試乞貸
於親友皆莫應乃
以錢十五文趨船至
武林抵其舟問將
安往告以技對曰吾
操末技以時安能供
若於此身乎遂且往

吾為若誤也日其
對往靈隱寺工作
長老方深亦為其
鉅公者符其名手
作書畫米道進曰
吾姓顧工此僧曰
倩公當之爾出金
鉅公見屏擊市
歎賞從僧物色
得公試以詩文書
畫大加器重携
之入都遊覽酒
頭公嘗有淡墨一
印宜白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灤陽消夏錄二

觀奔道人撰

董文恪公為少司空時云昔在富陽村居有村叟坐鄰
家閱讀書聲曰貴人也請相見諦觀再四又問八字干
支沉思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當某年得知縣某年署
大縣某年實授某年遷通判某年遷知府某年由知府
遷布政某年遷巡撫某年遷總督善自愛他日知吾言
不謬也後不再見此與其言亦不驗然細較生平則所
謂知縣乃由拔貢得戶部七品官也所謂調署大縣乃
庶吉士也所謂實授乃編修也所謂通判乃中允也所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謂知府乃侍讀學士也所謂布政使乃內閣學士也所
謂巡撫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內外
異途耳是其言驗而不驗不驗而驗惟未知總督如何
後公以其年拜禮部尚書品秩仍符按推算干支或奇
驗或全不驗或半驗半不驗余嘗以聞見最確者反覆
深思八字貴賤貧富特大槩如其間乘除盈縮畧有
異同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
八字干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
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論祿則
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矣二夫人並壽考陳夫人

京有富貴人
畫者以此印
之

碑有玉理

早寡然晚歲康強安樂鄒夫人白首齊眉然晚歲喪明
家計亦薄又相補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時有初正也余
第六姪與奴子劉雲鵬生時祇隔一墻兩窗相對兩兒
並落蓆啼非惟時同刻同乃至分秒亦同姪至十六歲
而天奴子今尚在豈非此命所賦之祿祇有此數姪生
長富貴消耗先盡奴子生長貧賤消耗無多祿尚未盡
耶盈虛消息理似如斯俟知命者更詳之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太學妻恒
虐其妾怒輒鞭下衣鞭之殆無虛日里有老媪能入冥
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是妾有夙冤然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應償二百鞭耳今妬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
債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視太娘子必使裸露以示
辱事太快意則干鬼神之忌娘子與我厚竊見冥籍不
敢不相聞妻晒曰死媪謾語欲我釐解取錢耶曾經畧
莫洛通王輔臣之變亂黨蜂起李沒於兵妾為副將韓
公所得喜其明慧寵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操於妾
妻為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怡歸韓公妾蓄以為
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受我指揮每日晨起先跪
粧臺前自視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
則爾為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爾爾飼犬豕妻憚死

矢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其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鞭數適相當此婦真頑鈍無恥哉亦鬼神所忌陰奪其魄也此事韓公不自諱且舉以明果報故人知其詳韓公又言此道顯易其位也明季嘗遊襄鄧間與術士張駕湖同舍駕湖檢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積不平私語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易吾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妻在妾房語妾在妻房語比出戶則作妻語者妾作妻語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紛紜爭執

閩徵草堂筆記卷二

三

親族不能判鳴之官官怒為妖妄答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形而論妻實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相傳有塾師夏夜月明率門人納涼河間獻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講三百篇擬題音琅琅如鐘鼓又令小兒誦孝經誦已復講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試近之形狀頗異知為神鬼然私念此獻王墓前決無妖魅前問姓名曰毛萇賈長卿顏芝園謁王至此塾師大喜再拜請授經義毛賈並曰君所講適已聞都非我輩所解無從奉答塾師又拜曰詩義深微藉授下愚請願

其標楚之甚乎

先生一講孝經可乎顏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滿落顛倒全非我所傳本我亦無可著語處俄聞傳王教曰門外似有人醉語貼耳已久可驅之去余謂此與愛堂先生所言學究遇真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戲語以詬俗儒也然亦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乎

先姚安公性嚴峻門無雜賓一日與一襤縷人對語呼余兄弟與為禮曰此宋曼珠曾孫不相聞久矣今乃見之明季兵亂汝曾祖年十一流離戈馬間賴宋曼珠得有也乃為委曲謀生計因戒余兄弟曰義所當報不必談因果然因果實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富貴後

閩徵草堂筆記卷二

四

視其子孫零替漠如陌路後病困方服藥恍惚見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視之則當年乞救書也覆杯於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為諫官嘗扶乩問壽數仙判某年某月某日當死計期不遠恒悒悒屆期乃無恙後

本朝至九列適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無驗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沉思忽命駕去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沈椒園先生為龍峰書院山長時見示高邑趙忠毅公

竇曰凡物歲久則為妖得人精氣多亦能為妖此理易明無足怪也眾議碎之猶豫未決次日仍屈還故形高公曰是真有知矣投熾鑪中似微有嘖嘖聲後無他異然高氏自此漸式微高宜人云此馬燬三日裂為二段尚及見其半身又武清王慶堯曹氏屬柱忽生牡丹二朶一紫一碧瓣中脉絡如金絲花葉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從柱而出紋理相連近柱二寸許尚是枯木以上乃漸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時親見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為妖何瑞之有後曹氏亦式微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七

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帶殉越數年墓前恒見一白蛇後墓為水幫棺壞朽收葬之日他珍物具在視玉帶則亡矣蛇身節節有紋尚似帶形豈其悍驚之魄托玉而化歟
外祖張雪峰先生性高潔書室中几硯精嚴圖史整肅恒儲其戶必親至乃開院中花木翳如蕙昔綠縹緲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輕踏一步舅氏健亭公年十一二時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樹下納涼聞室內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歸屏息從窗隙窺之見竹椅上坐一女子靚粧如畫椅對面一大方鏡高可五尺鏡中之影乃是一

狐懼弗敢動竊窺所為女子忽自見其影急起繞鏡四圍呵之鏡昏如霧良久歸坐鏡上呵跡亦漸消再視其影則亦一好女子矣恐為所見躡足而歸後私語先姚安公姚安公嘗為諸孫講大學修身章舉是事曰明鏡空空故物無遁影然一為妖氣所翳尚失真形况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為障即公心亦為障正人君子為小人乘其機而反激之其固執決裂有轉致顛倒是非者昔包孝肅之吏陽為弄權之狀而應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氣之翳鏡也故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八

有賣花老婦言京師一宅近空園園故多狐有麗婦夜踰短垣與鄰家少年狎懼事泄初詭託姓名歡昵漸洽度不相棄乃是冒為園中狐女少年悅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婦家屋上擲瓦罵曰我居園中久小兒女戲拋磚石驚動鄰里或有之寔無治蕩盪惑事汝奈何汚我事乃泄與哉狐媚恒托於人此婦乃托於狐人善媚者其之狐此狐乃貞於人
有遊士以書畫自給在京師納一妾甚愛之或過讎會必袖果餌以貽妾亦甚相得無何病革語妾曰吾無家汝無歸吾無親屬汝無依吾以筆墨為活汝無食我豈

別抱勢也亦理也吾無遺債累汝汝亦無父母兄弟掣
用得行已志可勿受錙銖聘金但與純歲時許汝祭我
墓則吾無恨矣妾泣受教納之者亦如約又甚愛之然
妾恒鬱鬱憶舊恩夜必夢故夫同枕席睡中或妮妮嚶
語夫覺之密延術士鎮以符籙夢語止而病漸作馴至
綿惛臨歿以額叩枕曰故人情重寔不能忘君所深知
妾亦不諱昨夜又見夢曰久被驅遣今得再來汝病如
是何不同歸已諾之矣能邀格外之惠還妾尸於彼墓
當生生世世結草銜環不情之請惟君圖之語訖奄然
夫亦豪士慨然曰魂已往矣留此遺蛻何爲楊越公能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九

合樂昌之鏡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請此雍正甲
寅乙卯間事余是年十一二間入述之而忘其姓名余
謂再嫁負故夫也嫁而有貳心負後夫也此婦進退無
據焉何子山先生亦曰憶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勵菴
先生則曰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
子哀其遇可也憫其志可也
屠者許方嘗担酒二罍夜行倦息大樹下月明如晝遠
聞嗚嗚聲一鬼自叢薄中出形狀可怖乃避入樹後持
擔以自衛鬼至罍前躍舞大喜遽開飲盡一罍尚欲開
其第二罍絨甫半啟已頽然倒矣許恨甚且視之似無

他技哭舉擔擊之如中虛空因連與痛手漸縱弛委地
化濃烟一聚恐其變幻更揮百餘其州平鋪地面泐散
漸開底如淡墨如輕殼漸愈散愈薄以至於無蓋已漸
滅矣余謂鬼人之餘氣也氣以漸而消故左傳稱新鬼
天故鬼小世有見鬼者而不問見義軒以上鬼消已盡
也酒散氣者也故醫家行血發汗開鬱驅寒之葯皆治
以酒此鬼以僅存之氣而散以滿罍之酒盛陽鼓盪蒸
鑠微陰其消盡也固宜是漸滅於醉非漸滅於筆也聞
是事時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臥而受捶鬼
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爲人所困沉酒者念哉有耽酒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

者曰鬼雖無形而有知猶未免乎喜怒哀樂之心今冥
然醉臥消歸烏有反其真矣酒中之趣莫深於是佛氏
以涅槃爲極樂營營者惡乎知之莊子所謂此亦一是
非彼亦一是非歟
獻縣田家牛產麟駭而擊殺知縣劉徵廉收葬之升碑
曰見麟郊劉固良吏此舉何陋也麟本仁獸寔非牛種
擯之麟而角雷雨時蛟龍所感耳
董文恪公未第時館於空宅云常見怪異公不信夜篝
燈以待三更後陰風颯然庭戶自啟有似人非人數輩
雜還擁入見公大駭曰此屋有鬼皆狼狽奔出公持梃

逐之又相呼曰鬼追至可急走爭踰墻去公恒言及自
笑曰不識何以呼我為鬼故城買漢恒時從公受經因
舉太平廣記載野又欲啖哥舒翰妾尸翰方眠側野又
相語曰貴人在此奈何翰自念呼我為貴人擊之當無
害遂起擊之野又逃散鬼貴音近或鬼呼先生為貴人
先生聽未審也公笑曰其然

庚午秋買得埤雅一部中摺疊綠牋一片上有詩曰愁
烟低暮朱扉雙酸風微髮玉女窻青燐隱隱出古壁土
花蝕斷黃金缸草根露下陰蟲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濕
螢一點過空塘幽光照見殘紅泣末題靚雲仙子降壇

關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一

詩張凝敬錄蓋扶乩者所書余謂此鬼詩非仙詩也

滄州張鉉耳先生夢中作一絕句曰江上秋潮拍岸生
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樓十二垂楊徧何處吹簫伴月明
自跋去夢如非想如何成詩夢如是想平生未到江南
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錄存之桐城姚別峰初不
相識新自江南來晤於李鏡巖家所刻近作乃有此詩
問其年月則在余夢後歲餘開篋出舊稿示之共相駭
異世間真有不可解事宋儒事言理此理從何處推
求耶又海陽李激六名承秀余丁卯同年也余廳事挂
淵明採菊圖是藍田叔畫畫曲江曰一何神似李激六

余審視信然後激六公車入都乞此畫去云平生所作
小照都不及此此事亦不可解

景城西偏有數荒冢將平矣小時過之老僕施祥指曰
是即周某子孫以一善延三世者也蓋前崇禎末河南
山東大旱蝗草根木皮皆盡乃以人為糧官吏弗能禁
婦女幼孩反接鬻於市謂之菜人屠者買去如割羊豕
周氏之祖自東昌商販歸至肆午餐屠者曰肉盡請少
待俄見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來
急出止之聞長號一聲則一女已生斷右臂宛轉地上
一女戰慄無人色見周並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惻

關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二

然心動並出貲贖之一無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攜歸因
無子納為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紅絲自腋下繞肩胛宛
然斷臂女也後傳三世乃絕皆言周本無子此三世乃
一善所延云

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不離恒相對
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中皆薄其治蕩然對
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挑之必峻拒後遇劫盜身受七
刃猶詬詈卒不污而死又皆驚其貞烈老儒劉君琢曰
此所謂質美而未學也惟篤於夫婦故矢死不二惟不
知禮法故情慾之感介於儀容燕姬之私形於動靜辛

形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徑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見之矣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激之言也後其夫夜守豆田獨宿團焦中忽見婦來燕婉如平日曰真官以我貞烈判來生中乙榜官縣令我念君不欲往乞辭官祿為遊魂長得隨君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為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晝隱夜來幾二十載兒童或亦窺見之此康熙末年事姚安公能舉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三

寒疾恍惚間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喚韓念數盡當死拒亦無益乃隨去至一官署神檢籍曰以姓同誤矣杖其鬼二十使送還韓意不平上請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遣憤憤之鬼致有誤拘儻不檢出不竟枉死耶聰明正直之謂何神笑曰謂汝偏強今果然夫天行不能無歲差况鬼神乎誤而即覺是謂聰明覺而不回護是謂正直汝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無玷姑貸汝後勿如是踈妄也霍然而蘇韓章美云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嘗隨村人罾魚河中得一大魚長幾二尺方手舉以示眾魚忽接刺掉尾擊中

左頰仆水中眾怪其不起試扶之則血縷浮出有破槌在泥中鋒銛如刃刺其太陽穴死矣先是其母夢是奴為人執縛俎上屠割如羊豕似尚有餘恨醒而惡之恒戒以母與人鬪不虞乃為魚所擊佛氏所謂夙生中負彼命耶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四

劉少宗伯青垣言有中表涉元稹會真之嫌者女有孕為母所覺飾言夜恒有巨人來壓體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為妖也授以綵絲於來時陰繫其足女竊付所歡繫關帝祠周將軍足上母物色得之撻其足幾斷後復密會忽見周將軍擊其腰男女並僵臥不能起

皆曰污蟻神明之報也夫專其利而移禍于人其術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機械萬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惡其嶮巇非惡其污蟻也揚州羅兩峯目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有鬼其橫亡厲鬼多年沉滯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為害其憧憧往來之鬼午前陽盛多在墻陰午後陰盛則四散遊行可以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過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隨處有之不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稀喜圍繞厨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廁則莫明其故或取人跡罕到耶所畫有鬼趨圖

頗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於身幾十倍九似幻
妄然聞先姚安公言瑤巫陳公嘗夏夜挂窗臥窗廣一
丈忽一巨面窺窗與窗等不知其身在何處急擊劍
刺其左目應手而沒對屋一老僕亦見之云從窗下地
中涌出掘地丈餘無所睹而止是果有這種鬼矣茫茫
昧昧吾烏乎質之

奴子劉四壬辰夏乞假歸省自御牛車載其婦距家三
四十里夜將半牛忽不行婦車中驚呼曰有一鬼首大
如竅在牛前劉四諦視則一短黑婦人首戴一破雞籠
舞且呼曰來來懼而回車則又躍在牛前呼來來如是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

十五

四面旋繞遂至鷄鳴忽立而笑曰夜涼無事借汝夫婦
消閒耳偶相戲我去後慎勿言我言則我復來鷄籠是
前村某家物附汝還之語訖以鷄籠擲車上去天曙抵
家夫婦並昏昏如醉婦不久病死劉四亦流落無人狀
鬼蓋乘其衰氣也

景城有劉武周墓獻縣志亦載按武周山後馬邑人墓
不應在是疑為隋劉炫墓炫景城人一統志載其墓在
獻縣東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約畧當是也舊有
狐居之時或戲黝醉人里有陳雙酒徒也聞之憤曰妖
獸敢爾詣墓所且數且言時耘者滿野皆見其父怒坐

墓側雙跳跟叫號前呵曰爾何醉至此乃言爾父雙
疑視果父也大怖叩首父徑趨歸雙隨而哀乞追及於
村外方伏地陳說忽婦媪環繞譁笑曰陳雙何故跪拜
其妻雙仰視又果妻也愕而痴立妻亦徑趨歸雙惘惘
至家則父與妻寔未嘗出方知皆狐幻化戲之也憾不
出戶者數日聞者無不絕倒余謂雙不啻狐何至遭狐
之戲雙有自取之道焉狐不黝人何至遭雙之言狐亦
有自取之道焉顛倒糾纏皆緣一念之妄起故佛言一
切眾生慎勿造因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

十五

方桂烏魯木齊流人子也言嘗牧馬山中一馬忽逸去
躡蹤往覓隔嶺聞嘶聲甚厲尋聲至一幽谷見數物似
人似獸周身鱗皴斑駁如古松髮蓬蓬如羽葆目睛突
出色純白如嵌二鷄卵其技馬生醫其肉牧人多攜銃
自防桂故頑劣因升樹放銃物悉入深林去馬已半軀
被啖矣後不再見迄不知為何物也

丙庶子鐵厓宅中一樓有狐居其上恒鑄之狐或夜於
厨下治饌齋中宴客家人習見亦不訝凡盜賊火燭皆
能代主人呵護相安已久後醫宅於李學士廉衣廉衣
素不信妖妄自往啟視則樓上三楹潔無纖塵中央一
片如席大藉以木板整齊如几榻餘無所睹時方修築

因併毀其樓使無可據亦無他異迨甫落成突烈燬四起頃刻無寸椽而鄰屋枯草無一莖被蕪皆曰狐所爲也劉少宗伯青垣曰此宅自當是日焚耳如數不當焚狐安敢縱火余謂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則天無雷霆之誅矣王法禁殺人不敢殺者多殺人抵罪者亦時有是固未可知也

王少司寇蘭泉言夢午塘提學江南時署後有高阜恒夜見光怪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皆歲久能爲魅午塘少年盛氣集鍾奮平之衆猶豫不舉手午塘方怒督忽風飄片席蒙其首急撤去又一片蒙之皆署中涼篷上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七

物也午塘覺其異乃輟役今尙巋然存

老僕魏哲聞其父言順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里忘其姓名與妻先後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適其家傭工人夜行避雨宿東嶽祠廊下若夢非夢見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隨焉有神衣冠類城隍磨折對嶽神語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嶽神佛然曰二人畏死忍恥尙可貸某生活二人正爲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揮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隨出悻不敢語天曙歸告家人皆莫能解有舊僕泣曰異哉竟以此事被錄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深重

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母皆寔非婦人也前明天啟中魏忠賢殺裕妃其位下宮女內監皆密捕送東廠死甚慘有二內監一日福來一日雙桂亡命逃匿緣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窺主人語二人曰君等聲音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獲若改女裝則物色不及然兩無夫之婦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敗二君身已淨本無異婦人肯屈意爲我妻妾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沉思良久並曲從遂爲辦女飾紺其耳漸可受珥併市軟鞋新陰爲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八

婦矣乃車載還家詭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宮禁並白皙溫雅無一毫男子狀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紅爲恃寵驕情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借老嫗是巧言誘脅非哀其窮宜司命之見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乾隆己卯余典山西鄉試有二卷皆中式矣一定四十八名填草榜時同考官萬泉呂令瀛誤收其卷於衣箱竟覓不可得一定五十三名填草榜時陰風滅燭者三四易他卷乃已揭榜後拆視彌封失卷者范學敷滅燭者李騰蛟也頗疑二生有陰譴然庚辰鄉試二生皆中

式范仍四十八名李於辛丑成進士乃知利名有命先
一年亦不可得彼營營者何為耶即求而得之亦必其
命所應有雖不求亦得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會試與雄縣湯孝廉同號舍湯
夜半忽見披髮女鬼擗簾手裂其卷如蝮蝶亂飛湯素
剛正亦不恐怖坐而問之曰前生吾不知今生則寔無
害人事汝胡為來者鬼愕眙却立曰君非四十七號耶
曰吾四十九號蓋前有二空舍鬼除之未數也諦視良
久作禮謝罪而去斯須間四十七號喧呼某甲中惡矣
此鬼殊憤憤此君可謂无妄之災幸其心無愧怍故倉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

十九

卒間敢與詰辨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顧員外德懋自言為東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則
有理曩在裴文達公家嘗謂余曰冥司重貞婦而亦有
差等或以兒女之愛或以田宅之豐有所繫戀而弗去
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禮義自克者次也心如
枯井波瀾不生富貴亦不賸饑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計
者斯為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則鬼神為起敬
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容冥官皆振衣竚迓見一老
婦儼然來其行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則竟從殿脊
上過莫知所適冥王慨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錄中

矣又曰賢臣亦三等畏法度者為下愛名節者為次乃
心王室但知國計民生不知禍福毀譽者為上又曰冥
司惡躁競謂種種惡業從此而生故多因躓之使得不
償失人心愈巧則鬼神之機亦愈巧然不甚重隱逸謂
天地生才原期於世事有補人人為巢許則至今洪水
橫流併挂瓢飲犢之地亦不可得矣又曰陰律如春秋
責備賢者而與人為善君子偏執害事亦錄以為過小
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報世人未明此義故多
疑因果或爽耳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

二十

內閣學士永公謙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遽愈改
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得公以為小婢誤置他處
責使搜索云不得且管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燈
下曰公勿管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為臬司時
平反得生之囚也問藏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
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
力尚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所
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為鬼稍頃始悟
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
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公鎮
烏魯木齊日親為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諳悉世情矣

族叔黎菴言肅寧有塾師講程朱之學一日有游僧乞食於塾外木魚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師厭之自出叱使去且曰爾本異端愚民或受爾惑耳此地皆聖賢之徒爾何必作妄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惡作劇遺布囊於地而去意必復來暮竟不至捫之所貯皆散錢諸弟子欲採取塾師曰俟其久而不來再為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甫啟囊則羣蜂全涌塾師弟面目盡腫號呼撲救鄰里咸驚問僧忽排闥入曰聖賢乃謀匪人財耶提囊徑行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三

臨出合掌向塾師曰異端偶觸忤聖賢幸見恕觀者察然或曰幻術也或曰塾師好開佛見僧輒詆僧故置蜂於囊以戲之黎菴曰此事余目擊如先置多蜂於囊必有蠕動之狀見於囊外爾時殊未睹也云幻術者為差近

朱青雷言有避讐竄匿深山者時月白風清見一鬼從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何不出慄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顛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隱余謂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都察院庫中有巨蟒時或夜出余官總憲時凡兩見其

寫言實至生言也

蟠迹著塵處約廣二寸餘計其身當橫徑五寸壁無罅門亦無罅窗櫺潤不及二寸不識何以出入大抵物久則能化形狐魅能由窻隙往來其本形亦非窻隙所容也堂吏云其出應休咎殊無驗神其說耳

幽明異路人所不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濟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測也戈太僕仙舟言有奴子嘗醉寢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兩股青痕斑斑太僕目見之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貧富室之賄鬻其養媳為妾者其媳雖未成婚然與夫聚已數年義不再適度事不可止乃密約同逃翁姑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無可棲止相抱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廟祝踉蹌醉歸橫臥門外翁姑追至問蹤跡廟祝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三

謔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約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訟官乃得不驚爾時祠中無一人廟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楹有破屋巖然獨存四面頽垣齊如界畫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于氏肅寧舊族也魏忠賢竊柄時視王侯將相如土苴顧以生長肅寧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謝為姪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適于氏少子赴鄉試乃置酒強邀至家面與議于生念許之則禍在後日不許則禍在目前猝不能決託言父在難自專忠賢曰此易耳君速作札我能即致太翁也是夕于翁夢其亡父督課如平日命以二題一為孔子曰諾一為歸潔其身而已矣方構思忽叩門驚醒得子書恍然頓悟因覆書許姻而附言病頗棘促子速歸肅寧去京四百餘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劇猶未散于生匆匆束裝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帳相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三

屬抵家後父子俱稱疾不出是歲為天啟甲子越三載而忠賢敗竟免於難事定後于翁坐小車福遊郊外曰吾三載杜門僅博得此日看花飲酒豈平危哉于生瀕行時忠賢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婦識我面于氏於余家為表戚余兒時尙見此軀貌修偉而秀削面白色隱赤兩顴微露頰微狹目光如醉臥蠶以上赭石薄暈如微腫衣緋紅座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杜林鎮土神祠道士夢土神語曰此地繁劇吾失於呵護致疫鬼誤入孝子節婦家損傷童稚今鐫秩去矣新神性嚴重汝善事之恐不似我姑容也謂春夢無憑殊

不介意越數日醉臥神座旁得寒疾幾殆景州戈太守桐園官朔平時有幕客夜中睡醒明月滿窗見一女子在几側坐大怖呼家奴女子搖手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見耳今偶避不及何驚駭乃爾幕客呼益急女子哂曰果欲禍君奴豈能救拂衣遽起如微風之振窗紙穿櫺而逝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三

之為善皆無所為而為者也有所為而為其事雖合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已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不可聖人之立教欲人為善而已其不能為者則誘掖以成之不肯為者則屢策以迫之於是乎刑賞生焉能因慕賞而為善聖人但與其善必不責其為求賞而然也能因畏刑而為善聖人亦與其善必不責其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慕賞畏刑之為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

之不善入且無所措手足矣况慕賞避刑既謂之人欲而又激勵以刑賞人且謂聖人寔以人欲導民矣有是理歟蓋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為中人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為中人以下說法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為善則意歸一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駁佛氏之因果將併聖人之刑賞而駁之乎先生徒見縉流誘人布施謂之行善謂可得福見愚民持齋燒香謂之行善謂可得福不知是者謂之不行善謂必獲罪遂謂佛氏因果適以惑眾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與儒無異所謂善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三五

意不謂然尙欲更中已意俯仰之頃天已將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動乃廟中一泥塑判官族祖雷陽公言昔有遇冥吏者問命皆前定然乎曰然然特窮通壽夭之數若唐小說所稱預知食料乃術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瑣記此等事雖大地為架不能皮此簿籍矣問定數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果報何有驗有不驗曰人世善惡論一生禍福亦論一生冥司則善惡兼前生禍福兼後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遷官尚書

遷一級則宰相典史遷一級不過主簿耳同一鑄秩有加級者抵無加級則竟錮矣故事同而報或異也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勢不可也先知之則人事息諸葛武侯為多事唐六臣為知命矣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則情無鬼神而人心肆曖昧難知之處將無不為矣先姚安公嘗述之曰此或雷陽所論託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諒亦不過如斯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

三五

同遷越十餘日捕獲夫婦之姦乃並敗余兄弟甚快之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牽引一至於斯殆有鬼神顛倒其間也夫鬼神之顛倒豈徒博人一快哉凡以示戒云爾故遇此種事當生警惕心不可生歡喜心甲與乙為友甲居下口乙居泊鎮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過甲家甲醉以酒而留之宿乙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謝焉甲妻渡河覆舟隨急流至乙門前為人所拯乙識而扶歸亦醉以酒而留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謝焉其鄰愚陰知之合掌誦佛曰有是哉吾知懼矣其子方任人誣訟急自往呼之歸汝曹如此媼可也

四川毛公振翎在河間同知時言其鄉人有薄暮山行者避雨入一廢祠已先有一人坐簷下諦視乃其亡叔也驚駭欲避其叔急止之曰國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爾汝勿怖也我歿之後汝叔母失汝祖母歡恆非理見篋掩汝叔母雖順受不辭然心懷怨毒於無人處竊詛吾在陰曹為伍伯見土神牒報者數矣憑汝寄語戒其悛改如不知悔恐不免魂墮泥犁也語訖而滅鄉人歸告其叔母雖堅諱無有然悚然變色如不自容知鬼語非誣矣

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遇一人狀似里胥鎖繫一囚坐樹

闕微草堂筆記卷二

毛

下因並坐暫息因啜泣不止里胥鞭之此人意不忍從旁勸止里胥曰此桀黠之魁生平所播弄傾軋者不啻數百冥司判七世受豕身吾押之往生也君何憫焉此人慄然而起二鬼亦一時滅跡

闕微草堂筆記卷二

闕微草堂筆記卷三

濼陽消暑錄三

觀弈道人撰

俞提督金鼐言嘗夜行闢展戈壁中戈壁者碎沙亂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遙見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幾一丈追之甚急彎弧中其胸路而復起再射之始仆就視乃一大蝎虎竟能人立而行異哉

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迪化城西樹林中迪化即烏魯木齊今建為州樹林綿亘數十里俗謂之樹窩時戊子八月也後林中有

黑氣數團往來倏忽夜行者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悖之魄聚為妖厲猶蛇虺雖死餘毒尚染於草木不足怪也

闕微草堂筆記卷三

一

凡陰邪之氣遇陽剛之氣則消遣數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

烏魯木齊關帝祠有馬市賈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嚙草山林中不歸阜樾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過月小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磧緩步而來弭耳竟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是亦奇矣

淮鎮在獻縣東五十五里即金史所謂槐家鎮也有馬氏者家忽見變異夜中或拋擲瓦石或鬼聲嗚嗚或無

人處突火出踴歲餘不止禱禳亦無驗乃買宅遷居有
賃居者嚮如故不久亦他徙以是無人敢再問有老儒
不信其事以賤價得之卜日遷居竟寂然無他頗謂其
德能勝妖既而有猾盜登門與詬爭始知宅之變異皆
老儒賄盜夜爲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過變
幻耳老儒之變幻如是卽謂之真魅可矣

已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
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
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三年所給問
師傳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未畢而去竟莫測其真偽嘗舉以戒的曰士大夫好奇
往往爲此輩所累卽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

余家假山上有小樓孤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孤亦
不下但時見窻扉無風自啓閉耳樓之北曰綠意軒老
樹陰森是夏日納涼處戊辰七月忽夜中聞琴聲棋聲
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爲了不介意但顧奴子曰
固勝於汝輩欲博次日告的曰海客無心則白鷗可狎
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今亦絕無他異
丁亥春余攜家至京師因虎坊橋舊宅未贖權住錢香
樹先生空宅中云樓上亦有狐居但扇鎖雜物人不輕

上余戲粘一詩於壁曰草草移家偶過君一樓上下且
平分耽詩自是書生癖徹夜吟哦莫厭聞一日姬人啓
鎖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視之則地板塵上滿畫荷花草
葉茗亭具有筆致因以紙筆置几上又粘一詩於壁曰
仙人果是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
可能一一畫芙蓉越數日啓視竟不舉筆以告表文達
公公笑曰錢香樹家狐固應稍雅

河間馮樹柵祖通筆札落拓京師十餘年每遇機緣輒
無成就于所於人率口惠而實不至窮愁抑鬱因祈夢
於呂仙祠夜夢一人語之曰爾無恨人情薄此因緣爾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所自造也爾過去生中喜以虛詞博長者名遇有善事
心知必不能舉也必再三懇懇使人感爾之贊成遇有
惡人心知必不可貸也必再三中雪使人感爾之拯救
雖於人無所損益然恩皆歸爾怨必歸人機巧已爲太
甚且爾所贊成拯救皆爾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
也其事稍稍涉於爾則退避惟恐不速坐視其人之焚
溺雖一舉手之力亦憚煩不爲此心尙可問乎由是思
維人於爾貌合而情疎外關切而心漠視宜乎不宜鬼
神之責人一二行事之失猶可以善抵至罪在心術則
爲陰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來可也後果寒餓以

終

史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為契友余十四五時憶其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箠殺一幹僕後附一癡婢與某公辯曰奴舞樊當死然主人殺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其事顛倒是非出生死不過於奴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負

國奈何責奴負主人主人殺奴實不甘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嗚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歎曰吾曹斷斷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四

不至是然旅進旅退坐食俸錢而每責僮婢不事事乃亦腹誹矣乎

東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隣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家其妻先已借人逃自詎曰幸攜此婦來不然餓矣人計其妻遷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後日適相報尙不悟耶既而此婦不樂居農家復隨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後其夫踪跡至東城欲訟李李以婦已他去無佐證堅不承糾紛間聞里有扶箕者眾曰盍質於仙仙判一詩曰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須一笑分明依樣畫壺盧其夫默然徑返兩邑接壤有

知其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

滿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為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縲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為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鄰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尙隨之已發狂謔語後醫藥符籙皆無驗竟顛癲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乘機而中之未可知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五

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惡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為狂且戒

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窻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日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眾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塔下鬼從何去歟然

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嘗越牆因卽越牆處尋視雖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爲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嶽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景城南有破寺四無居人惟一僧携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傭見人不能爲禮然誦詐殊甚陰市松脂煉爲末夜以紙捲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見趨問則師弟鍵戶酣寢皆曰不知又陰市戲場佛衣作菩薩羅漢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隱映寺門樹下望見趨問亦云無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六

賂或舉所見語之則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爲官司方禁白蓮教與公無讐何必造此語禍我人益信爲佛示現檀施日多然寺日頽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菑語每言此寺多怪異再一莊嚴惑衆者益藉口矣積十餘年漸致富忽盜賊其室師弟並拷死罄其貲去官檢所遺囊篋得松脂戲衣之類始悟其姦此前明崇禎末事先高祖厚齋公曰此僧以不盡惑爲蠱惑亦至巧矣然蠱惑所得適以自戕雖謂之至拙可也

有書生嬖一變童相愛如夫婦童病將歿悽戀萬狀氣

已絕猶手把書生腕擊之乃開後夢寐見之燈月下見之漸至白晝亦見之相去恒七八尺問之不語呼之不前卽之則却退緣是惘惘成心疾符籙効治無驗其父姑令借榻叢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則見如故一老僧曰種種魔障皆起於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爾心一切俱滅矣又一老僧曰師對下等人說上等法渠無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說病證不疏藥物耳因語生曰邪念糾結如草生根當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滿孔則物自出爾當思維此童歿後其身漸至僵冷漸至洪脹漸至臭穢漸至腐潰漸至尸蟲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七

蠕動漸至臙腑破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其面目漸至變貌漸至變色漸至變相如羅刹則恐怖之念生矣再思維此童如在日長一日漸至壯偉無復媚態漸至鬚髮有鬚漸至脩髯如戟漸至面蒼鬚漸至髮斑白漸至兩鬢如雪漸至頭童齒豁漸至偃僂勞嗽涕淚涎沫穢不可近則厭棄之念生矣再思維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誘利餌勢脇彼未必守貞如寡女一旦引去薦彼枕席我在生時對我種種淫語種種淫態俱回向是人恣其娛樂從前種種離愛如浮雲散滅都無餘滓則憤恚之念生矣再思維此童如在

或恃寵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觸忤反面詬訛或我財不
贍不饜所求頓生異心形色索漠或彼見富貴棄我他
往與我相遇如陌路人則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諸念起
伏生滅於心中則心無餘閒心無餘閒則一切愛根怨
根無處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如所教數日或
見或不見又數日竟滅迹病起往訪則寺中無是二僧
或曰古佛現化或曰十方常住來往如雲萍水偶逢已
飛錫他往云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麵為業
得餘麵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恒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八

歿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在二十餘年
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我姊妹皆
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為上帝所嘉緣是
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
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
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烏魯木齊譯言好園場也余在是地時有筆帖式各烏
魯木齊計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域前二十餘年自言
初生時父夢其祖語曰爾所生子當名烏魯木齊併指
畫其字以示覺而不省為何語然夢甚了了姑以名之

不意今果至此意將終此乎後遷印房主事果卒於官
計其自從征至卒始終未嘗離是地事皆前定豈不信
夫

烏魯木齊又言有廝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
流矢貫左頰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斫一賊與之俱
仆後因事至孤穆第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夢巴拉拜謁衣冠
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
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
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為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
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九

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為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
校也問何往曰昌吉問何事曰賁有文牒不能知也霍
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
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欺預洩云
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得紅紵繡花女鞋一製
作精緻尚未全朽余烏魯木齊雜詩曰築城掘土土深
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鈎新月鮮花
便詠此事也入土至五尺餘至近亦須數十年何以不
壞額魯特女子不纏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此
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郭六淮鎮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傳呼爲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妾里少年欺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贖則集鄰里叩首曰我天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母笑我里如以婦鄰里趨起囁嚅徐散去乃慟哭自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下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十

歸寒溫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遺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對汝已爲汝別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屬下自到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况身爲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邪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予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

又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鬻章奏於法當誅吾何冤曰不冤何爲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迭取相軋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對簿時君雖引嫌不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愧謝曰然則君將報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十一

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我自非載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尙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會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爲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况不當其罪乎

程編修魚門曰怨毒之於人世矣哉宋小岩將歿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塵游魂終不散黃泉業鏡臺待汝來相見余親見之其友將歿以手拊床曰宋公且坐

余亦親見之

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節館舍時庭菊盛開徘徊花下見小童隱映疎竹間年可十四五端麗溫雅如靚粧女子問知為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慧點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穎與流連軟語適左右皆不在童即跪引其裾曰公知不棄即不敢欺公父陷冤獄得公一語可活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忽暴風衝擊窓扉六扇皆洞開幾為駟從所窺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即草草命駕行後廉知為土豪殺人獄急不得解賂胥吏引某公館其家陰市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十三

變童偽為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為秦弱蘭之計不虞冤魄之示變也裴文達公嘗曰此公偶爾多事幾為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動不可不慎使爾時面如包孝肅亦何隙可乘

明崇禎末孟村有巨盜肆掠見一女有色併其父母誘之女不受汚則縛其父母加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給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鬪馬至尸側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女亦有靈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論是事者或謂女子在室

此命也此女實
吳王十名教
之大防若郭六
者其心可也實不
可考也

從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從賊矣成一已之名坐視父母之慘酷女似過忍或謂命有治亂從賊不可與計嫁此父母命為婦亦為婦乎女似無罪先姚安公曰此事與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執而於心終不敢確信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劉羽冲伏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寔迂濶不可行嘗倩董天士作畫倩厚齋公題丙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持或疑是井田諸益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十三

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散幾為所禽又得古水刺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與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搔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栢下搔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歛隱次曰何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阿文勤公嘗教曰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奔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故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明魏忠賢之惡史册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改陰蓄一驃日行七百里以備逃逃陰蓄一貌類已者以備代死後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謂此無稽之談也以天道論之苟神理不誣忠賢豈無倖免理以人事論之忠賢擅政七年何人不識使竄伏舊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離有縛獻而已矣使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來闖官異言異貌駭視驚聽不三日必敗使遠遁於封域之外則嚴世蕃尚通日本仇鸞尚交諸達忠賢無是也山海阻深關津隔絕去又將何往昔建文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古

行遁後世方且傳疑然建文失德無聞人心未去舊臣遺老猶有故主之思燕王稱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之所不與遞相容隱理或有之忠賢虐焰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時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

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縣學中忽雷震擊格旋繞文廟電光激射如掣赤練入殿門復返者十餘度訓導王著起曰是必有異肩甫入視見大蜈蚣伏先師神位上鋸出擲墮前霹靂一聲蜈蚣死而天霽驗其背上有朱書魏忠賢字是說也余則信之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者恒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過紅柳吐花時輒折柳盤爲小圈著頂上作隊躍舞音吻吻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所掩則跪而泣繫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驚潤越山去然其巢穴棲止處終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獸蓋雋僥之屬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曰呼曰紅柳娃邱縣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腊以歸細視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埤人鑿然有之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鑿然有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古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兩丈見其一再覓其一無不得者蓋如兔絲挾蒼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望見此花然往採之則獲如指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迹即馴雪求之亦不獲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士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歟此花生極寒之地而性極熱蓋二氣有偏勝無偏絕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復二卦以一陽居五陰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爲補劑多血熱妄

行或用合類藥其禍尤烈蓋天地之陰陽均調萬物乃
生人身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素問曰亢則害承乃
制自丹溪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先其本旨
往往以苦寒伐生氣張介賓證矯枉過直遂偏於補陽
而參耆桂附流弊亦至於殺人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
之上九亦戒以亢龍有悔也嗜慾日盛羸弱者多溫補
之劑易見小效堅信者遂眾故余謂偏伐陽者韓非刑
名之學偏補陽者商鞅富強之術初用皆有功積重不
返其損傷根本則一也雪蓮之功不補患亦此理矣
關展士魯番地其地沙磧中獨行之人往往聞呼姓名

關微草堂筆記卷三

六

一應則隨去不復返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
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
乃至所橫徑之路濶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
則眾車以巨繩連綴為一尙被動顛簸如大江浪涌之
舟或一車獨過則人馬輻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
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
也余在烏魯木齊接關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
馬皆風吹過嶺北有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
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為風吹至俄
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巳正至午

此則不明三綱五
常之理者人必
化為畜

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為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
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
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
一呼吸耳按莊子稱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氣無所不之
不應有穴蓋氣所偶聚因成斯異猶火氣偶聚於巴蜀
遂為火井水脈偶聚於于闐遂為河源云

何勵菴先生言相傳明季有書生獨行叢莽間聞書聲
琅琅怪曠野那得有是尋之則一老翁坐墟墓間旁有
狐十餘各捧書蹲坐老翁見而起迎諸狐皆捧書人立
書生念既解讀書必不為禍因與揖讓席地坐問讀書

關微草堂筆記卷三

七

何為老翁曰吾輩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
一採精氣拜星斗漸至通靈變化然後積修正果是為
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則于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
先鍊形為人既得為人然後講習內丹是為由人而求
仙雖吐納導引非且夕之功而久久堅持自然圓滿其
途紆而安顧形不自變隨心而變故先讀聖賢之書明
三綱五常之理心化則形亦化矣書生借視其書皆五
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經文而無註問經不解釋
何山講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不
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旨何以註為書

一第1070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 反內

生怪其持論乖僻惘惘莫對姑問其壽曰我都不記但
記我受經之日世尙未有印板書又問閱歷數朝世事
有無同異曰大都不甚相遠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
每聞某甲是聖賢爲小異耳書生莫測一揖而別後
於途間遇此翁欲與語掉頭徑去案此殆先生之寓言
先生嘗曰以講經求科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
荒以講經立門戶紛紜辨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語
意若合符節又嘗曰凡巧妙之術中間必有不穩處如
步步踟躕是卽小有蹉失終不至折肱傷足與所云修仙
二途亦同一意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大

有扶乩者自江南來其仙自稱卧虎山人不言休咎惟
與人唱和詩詞亦能作畫畫不過蘭竹數筆具體而已
其詩清淡而不俗嘗問見下壇一絕云愛彼嫣紅映水
開小停白鶴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綠纔藉莓苔穩睡
來又詠舟限車字詠車限舟字曰淺水潺湲二尺餘輕
舟來往興何如同頭岸上春泥滑愁殺疲牛薄笨車小
車輓輓駕烏牛載酒椰爲陌上遊莫羨王孫金勒馬雙
輪徐轉穩如舟其餘大都類此問其姓字則曰世外之
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應命而已甲與乙共學
其符召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箕者手不習也一日

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數日再召仍不降後乃降於甲家
甲叩乙召不降之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爲本二者有
慝則不可以爲人此君近與兄析產隱匿千金又詭言
父有宿逋當兄弟共償實掩兄所償爲已有吾雖方外
閒身不預人事然義不與此等人作緣煩轉道意後母
相瀆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徧食兒女而獨忘孤姪
便啜泣竟夕雖是無心要由于意有岐視後若再爾吾
亦不來矣先姚安公曰吾見其詩詞謂是靈鬼觀此議
論似竟是仙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九

廣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京州鎮時
月夜獨坐衙齋恍惚夢夫人自樹杪翩然下相勞苦如
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當爲君婦緣滿仍歸今過此相
遇亦餘緣之未盡者也公問我當終何官曰官不止此
行去矣問我壽幾何曰此難言公卒時不在鄉里不在
官署不在道途館驛亦不歿于戰陣時至自知耳問歿
後尙相見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卽可見否卽不
能也公後征叛苗師還卒于戎幕之下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伺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
識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目成徑西去
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卽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頰小語

曰來往人眾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
牆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既而漸
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
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
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刹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目
眼如燈駭而返走羅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
莊已届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甫啓突然衝入
觸一小婦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譟各持擣衣杵亂捶
其股氣結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燈出方知是婿
共相驚笑次日以牛車載歸臥床幾兩月當藥來去時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人但見其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刹亦未見有少女豈非
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
復治遊路遇婦女必俛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
去余家十餘里有醫者姓衛戊午除夕徧詣常呼彈唱
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途失足墮枯井中既
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歲路無行人呼號嗑乾無應者
幸井底氣溫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吐水果竟數日不
死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猶半里許忽繩斷豕逸
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鈎出豕乃見醫者已氣息
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

問以井中情狀醫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
老母卧病待醫子以養今併醫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
餓萃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
所驅豕必不斷繩

齊大獻縣劇盜也嘗與眾行劫一盜見其婦美逼汚之
刃脇不從反接其手縛于櫬已覆下衣呼兩盜左右挾
其足矣齊大方看莊盜語謂屋上瞭望聞婦呼號自屋
香躍下挺刃突入曰誰敢如是吾不與俱生洵洵欲鬪
目光如饑虎間不容髮之頃竟賴以免後羣盜並就捕
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羣盜云官來捕時齊大實伏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馬槽下兵役皆云往來搜數過惟見槽下朽竹一束約
十餘竿積塵污穢似棄置多年者
張明經晴嵐言一寺藏經閣上有狐居諸僧多棲止閣
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厭其齷齪徑移坐具住閣上
諸僧忽聞樑上狐語曰大眾且各歸房我看屬不少將
移住閣下僧問久居閣上何忽又欲據此曰和尚在彼
問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問我輩非和
尚耶狐不答固問之曰汝輩自以為和尚我復何言從
兄懋園聞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
發深省

甲見乙婦而鑿之語于丙丙曰其夫如悍可圖也如不
吝揮金吾能爲君了此事乃擇邑子治蕩者俱以金而
屬之日爾白晝潛匿乙家而故使乙聞待就執則自承
欲盜白晝非盜時爾容貌衣服無盜狀必疑姦勿承也
官再鞫而後承罪不過枷杖當設策使不竟其獄無所
苦也邑子如所教獄果不竟然乙竟出其婦丙慮其悔
教婦家訟乙又陰賂證佐使不勝乃恚而別嫁其女乙
亦央絕聽其嫁甲重價買爲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發
其陰謀而教甲賂息計前後乾沒千金矣適聞家廟社
會力修供具賽神將以祈福先一夕廟祝夢神曰某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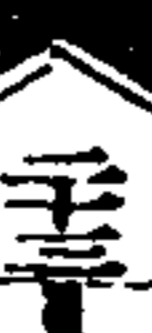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自何來乃盛儀以贊我明日來慎勿令人廟非禮之祀
鬼神且不受况非義之祀乎丙至廟祝以神語拒之怒
弗信甫至塔昇者顛蹶供具悉毀乃悚然返後歲餘甲
死邑子以同謀之故時往來丙家因誘其女逃去丙亦
氣結死婦攜貲改適女至德州人詰得姦狀牒送回籍
杖而官賣時丙姦已露乙憾甚乃鬻產贖得女使薦枕
三夕而轉售於人或曰丙死時乙尚未娶丙婦因嫁焉
比故爲快心之談無是事也邑子後爲丐女流落爲娼
則實有之
益都李詞晚言秋谷先生南游日借寓一家園亭中一

夕就枕後欲製一詩方沉思間聞窗外人語曰公尙未
睡耶清詞麗句已心醉十餘年今幸下榻此室竊聽緒
論雖已經月終以不得質疑問難爲恨慮或倉卒別往
不罄所懷便爲平生之憾故不辭唐突願隔窻聽揮塵
之談先生能不拒絕乎秋谷問君爲誰曰別館幽深重
門夜閉自斷非人迹所到先生神思夷曠諒不恐怖亦
不必深求問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懷蕭散僕亦倦
于儀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內耶秋谷因日與
酬對于六義頗深如是數夕偶乘醉戲問曰聽君議論
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詩乎語訖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寂然穴隙窺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簷角而
去園中老樹參雲疑其木魅矣詞晚又云秋谷與魅語
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
而無寸土菘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此
風雨如夔鼎蠱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繁組
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
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
進規諫秋谷極爲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
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
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一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

美離則兩傷秋谷頰不平之云

烏魯木齊有道士賣藥于市政曰是有妖術人見其夜宿旅舍中臨睡必探佩囊出一小壺盧傾出黑物二丸卽有二少女與同寢曉乃不見問之則云無有余憶輟耕錄周月惜事曰此乃所採生魂也是法食馬肉則破適中營有馬死遣吏密囑旅舍主人問適有馬肉可食否道士掉頭曰馬肉豈可食余益疑擬料理之同事陳君題橋曰道士攜少女公未親見不食馬肉公亦未親見周月惜事出陶九成小說未知真否所云馬肉破法亦未知驗否公信傳聞之詞據無稽之說遽與大獄似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非所宜塞外不當留雜色人筋所司驅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後將軍溫公聞之曰欲窮治者大過倘畏刑妄供別情事關重大又無確據作何行止驅出境者太不及倘轉徙別地或釀事端云曾在烏魯木齊久住誰職其咎形迹可疑人關隘例當盤詰搜檢驗有寔證則當付所司驗無寔證則具牒遞回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論

莊學士本淳少隨父書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遂漂蕩聞人語曰可救起福建學院此有閱微草堂草不覺已遠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後

果督福建學政赴任時奉是事語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說勉之竟卒于官又其兄方耕少宗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壓于小衙中適兩牆對北相拄如人字帳形坐其中一晝夜乃得挪出豈非死生有命乎何廟菴先生言十三四時隨父罷官還京師入多舟狹遂布席于巨箱上寢夜分覺有一掌捫之其冷如水履良久乃醒後夜夜皆然謂是神虛服藥亦無效至登陸乃已後知箱乃其僕物僕母卒于官署厝郊外臨行陰焚其柩而以衣包骨匿箱中當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變怪也然則放魂隨骨返信有之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廟菴先生又云有友聶姓往西山深處上墓返天寒日短翳然已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望見破廟在山腹急奔入時已曠黑聞牆隅人語曰此非人境檀越可速去心知是僧問師何在在此間坐曰佛家無誑語身寔鬼在此待替聶毛骨悚慄既而曰與死于虎無寧死于鬼吾與師共宿矣鬼曰不去亦可但幽明異路君不勝陰氣之侵我不勝陽氣之燥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聶遙問待替之故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盡節烈婦完貞是雖橫天與正命無異不必待替其情迫勢窮更無求生之路者閱其事非得

已亦付轉輪仍核計生平依善惡受報亦不必待替倘有一綫可生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氣率爾投繯則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罰所以幽囚沉滯動至百年也問不有誘人相替者乎鬼曰吾不忍也凡人就繼爲節義死者魂自頂上升其死速爲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死遲未絕之頃百脈倒湧肌膚皆寸寸欲裂痛如割胸膈腸胃中如烈焰燔燒不可忍受如是十許刻形神乃離思是楚毒見縊者方阻之速返肯相誘乎聶曰師存是念自必生天鬼曰是不敢望惟一意念佛冀懺悔耳俄天欲曙問之不言諦視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天

亦無所見後聶每上墓必攜飲食紙錢祭之輒有旋風繞左右一旋旋風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脫惡趣矣王半仙嘗訪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夢至范住家歡娛乃爾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憶寔有是夢問何以知曰人秉陽氣以生陽親上氣恒發越于頂睡則神聚于心靈光與陽氣相映如鏡取影夢生于心其影皆現于陽氣中往來生滅倏忽變形一二寸小人如畫圖如戲劇如蟲之蠕動即不可告人之事亦百態畢露鬼神皆得而見之狐之通靈者亦得見之但不聞其語耳昨偶過君家是以見君之夢又曰心之善惡亦現于陽氣

中生一善念則氣中一綫如烈燄生一惡心則氣中一綫如濃烟濃烟釋首尚有一綫之光是畜生道中人併一綫之光而無之是泥犁獄中人矣王問惡人濃烟釋首其夢影何由復見曰人心本善惡念蔽之睡時一念不生則此心還其本體陽氣仍自光明即其初醒時念尚未起光明亦尚在念漸起則漸昏念全起則全昏矣君不讀書試向秀才問之孟子所謂夜氣即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鑒察乃及於夢寐之中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天

雷出於地向於福建白鶴嶺上見之嶺高五十里陰雨時俯視濃雲僅及山半有氣一縷自雲中湧出直激而上氣之纖末忽火光迸散即砰然有聲與火礮全相似至于擊物之雷則自天而下戊午夏余與從兄懋園坦居讀書崔莊三層樓上開窗四望數里可睹時方雷雨遙見一人自南來去莊約半里許忽跪於地條雲氣下垂釋之不見俄雷震一聲火光照眼如咫尺雲已斂而上矣少頃喧言高川李善人爲雷所殛隨衆往視偏身焦黑仍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書非篆非籀非草非隸點畫繚繞不能辨幾字其人持齋禮佛無善迹亦無惡迹不知爲夙業爲隱慝也其姪李士欽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莊實無一事竟冒雨而來及於此難或曰

是日崔莊大集崔莊市人交易以一日六次始鬼神駟以來與眾見之

余官兵部時有一吏嘗為狐所媚廼瘦骨立乞張真人符治之忽聞簷際人語曰君為吏非理取財當受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艷色蠱惑攝君精氣欲君以療疾善終今被驅遣是君業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積善尚冀萬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後果以盜用印信私收馬稅伏誅堂吏有知其事者後為余述之云

前母張太夫人有碑曰繡鸞昔月夜坐堂堦呼之則東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西廡皆有一繡鸞趨出形狀衣服無少異乃至右襟反摺其角左袖半捲亦相同大駭幾仆再視之惟存其一問之乃從西廡來又問見東廡人否云未見也此七月間事至十一月即謝世殆祿已將盡故魅敢現形歟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大士誕辰治供具將畢忽覺微倦倚几暫憩恍惚夢大士語之曰爾不獻供我亦不忍飢爾即獻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困餓將殆爾輟供具以飯之功德勝供我十倍也霍然驚醒啓門出視果不謬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此非鬼魅乃雜魂也嘉慶庚辰
余館戴可亭家寓即在陽澤門內其後行十九者比屋及屋西向四月初旬月日上柱斜照室內映如白晝奴子二人從門外過門未闔也見戴坐榻上仰視天字曰白晝在此玩月耶不應遍視之則不見皆驚也大手徐問戴在內屋炕上名仲白我既已久時我何為余許之戴曰某地白言石兩月妙竟切

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母患瘵將殆聞景和鎮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味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氣息僅屬然是女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淚隨聲下眾雖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苟有神現此人不涉來來吾渡爾奮然鼓楫橫衝白浪而行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先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篤過於儒者

閩微草堂筆記卷三

三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樂陽消夏錄四

觀奕道人撰

卧虎山人降乩于田白岩家眾焚香拜禱一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遊士練熟手法為戲耳豈有真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即書下壇詩曰題賦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蕪華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屈成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為問薄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之作未經存稿者也乩又判曰此牋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烟矣此婦既已從良即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作寓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苗昨見冥官錄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人饒舌實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歲餘卽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淫祀惟遇此仙必長指曰如此方勝即鬼亦當敬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萬壽恩科登第方悟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

嘉慶庚辰會試有扶乩者同里嚴人問其姓名則曰李花字中器其姓名亦不詳云云則其姓名亦不詳云云則其姓名亦不詳云云

當以道主理然亦不足為首途示二者先難而後得詩題意深遠此詩周宗第以法法淨如

此詩可謂巧矣道光甲午浙江士人有扶乩問科場題者此判論語是是題以為扶乩不肯也其科上與陸王之手未首題者不知何事始語論語蓋虛乃其也而是士人半中不半江者官場中二三張胡而仲御也相約得重見然前知故命題不務難於至法判題時此語係問學之不知一年以前

何見即知且其局外之人故其其何如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乞養歸遂未再出併前程萬里之說亦驗大抵公僕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托即自稱某代某人者即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箕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即詩工遇全不能詩能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實皆未容心蓋亦借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善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傍曰度帆其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為院落與樓不相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于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扇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于斯聞門外窺察似人行懼為所見伏不敢動竊于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階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栗皆僵于門內不敢出門為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羣犬聞聲亦聚吠以為有盜競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僕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繼覺而救蘇又潛往者再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

繼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尚爾哉其
沉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
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辛彤甫先生官宜陽知縣時有老叟投牒曰昨宿東城
門外見繼鬼五六自門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諭百姓
僕妾勿凌虐債負勿逼索諸事互讓勿爭鬪庶鬼無所
施其技先生震怒笞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塔下拊
膝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數日城內報繼死者
四先生大駭急呼老叟問之老叟曰連日昏昏都不記
憶今乃知曾投此牒豈得罪鬼神使我受笞耶是時此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事喧傳家家為備繼而獲解者果一一為姑所虐姑
痛自悔艾一廵于通欠債主立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
數雖前定苟能盡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
至重鬼神雖前知其當死苟一綫可救亦必轉借人力
以救之蓋氣運所至如嚴冬風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
披裘禦雪墜戶避風則聽諸人事不禁其自為
獻縣史某佚其名為人不苟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
睨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
隣人曰為欠豪家債鬻婦以償去婦故相得子又未離
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

揮魯陽天扶
潤日諸易忠武
侯國史閣部千載
同揆

律丈夫

何曰五十金與人為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尚未付
何不可贖即出博場所獲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債
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
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領之語稍狎
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為盜半世為捕殺殺人曾不眨
若危急中為人婦如財物不能為飲啖訖掉臂徑去不
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穫方畢家家屋上屋
下柴草皆滿茅簷林籬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
妻子眼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岳有急燄史某
一家並除各割然有聲後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四

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斃死者九鄰
里皆合掌曰昨尚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
謂此事見佑于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
六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
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灤縣路阻深溝
惟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道卧近輒奮觸退覓
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
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去京近有識之者告里
胥緝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

先祖者唐府君有一
友忘其姓名者嘗嘗也
晚得一子隱慧特甚三
三歲時其父書官教
之識讀教誨日不
懈給兒曰吾取字與
合我溫習乎教以子
書十三經一編成誦皆
若素習不教教者亦
時方或行何義門
制其父送授生徒
反復講解見在書

笑父送行之兒書書
文義不知是也即當
教其辭意其精也
問何以知之兒曰是文
皆我所作我豈不知乎
父大驚因取書問其
義法之皆非其誦也
淵淵自是知者我
後身夫父愛子甚好
深益教兒不絕
不棄學天賦地賦
日我錯轉一皮論
迴其其文痛極
及必勤其先禮謂
日必勤其先禮謂

割慘酷雖畜獸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
不然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末蒙泉言孫我山先生嘗卧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
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問隨
去至一家門徑甚華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蓐欲退
避其人肯後拊一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
小棚置錦褥中知為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則覺寒
氣自顛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几榻器玩及對聯
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墜地復昏然無知
醒則仍卧舟中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柔軟心膈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五

尚温不敢斂耳先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
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撻婢乃徐為家人備言是日疾
即愈徑往是家見婢媪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惋
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鑑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
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即死頃在直廬圖閣學時泉言其
狀甚悉大抵與我山先生所言相類惟我山先生記往
不記返鑑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
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為小異耳案輪回之說儒
者所闕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
暫入輪回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揣六

生為子有此佳兒為
習者耶

為故令者快之為
刑官者慎之

吾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闕所疑可矣

再從伯燦臣公言曩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
眾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盞盞中種竹十
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
是也窮治無迹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
是也窮治亦無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
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
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不過借伏愚民給之吐實
耳若如夢中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為信據斷不
謂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六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霹靂城西有村民為雷擊縣
令明公展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
爾買火藥何為曰以取鳥語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
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
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
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
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為此人口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偽
為雷台藥必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
磺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磺者誰多皆曰某匠
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此知之又問何

此令不獨明察
且微處：留心此
大白：非僅百
里也

景統也

以知雷為偽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樑椽飛起土炕一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可謂明察矣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西門外橋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紙裏雷火弗焚驗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聞信至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嘗詬諍老母昨忽萌惡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諫

關微草堂筆記卷四

七

一夜不從也

再從兄旭升言村南舊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謂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擬生致之未言也一日於廢圃見美女疑其即是戲歌豔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擲其前方欲俯拾忽却立數步外曰君有惡念踰破垣竟去後有二生讀書東岳廟僧房一居南室與之暱一居北室無暱也南室生嘗怪其晏至戲之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異類見薄故為悅已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牆一窺未必卽三年不許如使改節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狐女曰磁

石惟可引針如氣類不同即引之不動無多事徒取辱也時同侍姚安公側姚安公曰向亦聞此其事在順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陽雷陽一老副榜八比以外無寸長祇心地樸誠即狐不敢近知為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媼能視鬼外祖母歸寧時與論冥事媼曰昨于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兒嫂與婦詬諍聲雖

關微草堂筆記卷四

八

陽氣逼燥不能近然必側耳窻外竊聽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張手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泫泫如兩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夕婦整束僮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者徹夜吾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墻隅仍翹首望媼吾借媼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家為門闕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入則匿牆瞻望婦行禮凝立

此媼之言有切於世道人心不少及巫師之藏利於周官

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意其狀一如整束套具時至滅燭就寢尚不去為中霽神所驅乃狼狽出時吾以婦囑歸視兒亦隨之返見其直入婦室凡婦所坐處眠處一一視到俄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俄媼出撻兒一掌便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吾視之不忍乃還歸不知其後何如也後吾私為婦述婦齧齒自悔里有少寡議嫁者聞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狀嗟乎君子義不負人不以生死有異也小人無往不負人亦不以生死有異也常人之情則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九

此和善不勝感也儒者見誦讀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斷斷持無鬼之論失先王神道設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婦悍然一無所顧忌尚不如此里媼之言為動人生死之感也

王蘭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婦死一日復蘇與家人皆不相識亦不容其夫近前細詢其故則陳氏女大魂借尸回生問所居相去僅數十里呼其親屬至皆歷歷相認女不肯留胡氏胡氏持鏡使自照見形容皆非乃無奈而與胡為夫婦此與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當時官為斷案從形不從魂蓋形為有據魂則無

憑使從魂之所歸必有詭托售姦者故防其漸焉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為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喟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眾具道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為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骨鄉井足矣語訖絮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

為恨耳楊曰君且為官不憂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開做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鏽鎖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慙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蔣編修羨溪赤厓先生子也喜吟詠嘗作七夕詩曰一
霎人間簫鼓收羊燈無焰三更碧又作中元詩曰兩岸
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赤厓先生見之慨然曰
何忽作鬼語果不久下世故劉文定公作其遺稿序曰
就河鼓以陳詞三更焰碧會孟蘭而說法兩岸沙紅詩
識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歲誅詞安屬顧我適當騎省
之年

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
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
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即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一

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像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
延壽矣眾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笞數百
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繼
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
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愦一時見利取
此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婦心實
惶愧錢尚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煩
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
達城隍城隍遂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
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于今生俾養其母爾

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
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外舅馬公周錄言東光南鄉有廖氏募建義冢村民相
助成其事越三十餘年矣雍正初東光大疫廖氏夢百
餘人立門外一人前致詞曰疫鬼且至從君乞焚紙旗
十餘銀箔糊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疫鬼戰以報一村之
惠廖故好事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呼格鬪
聲達旦乃止闔村果無一人染疫者

沙河橋張某商販京師娶一婦歸舉止有大家風張故
有千金產經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騎從甚盛張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二

杏黃蓋坐八人肩輿至其門前問曰此是張某家否
里應曰是尊官指揮左右曰張某無罪可縛其婦來應
聲反接是婦出張某見勢懾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
張婦衣決臂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隨觀之至林木陰映
處轉瞬不見惟旋風滾滾向西南去方婦受杖時惟叩
首稱死罪後人問其故婦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
日意圖固寵會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晝見無可復言也
王禿子勿失父母迷其本姓育于姑家冒姓王凶狡無
賴所至童稚皆去則雞犬亦為不寧一日與其徒自高
川醉歸夜經南橫子叢冢間為羣鬼所遮其徒股栗伏

地禿子獨奮力與鬪一鬼叱曰禿子不孝吾爾父也敢
肆毆禿子固未識父方疑惑間又一鬼叱曰吾亦爾父
也敢不拜羣鬼又齊呼曰王禿子不祭爾母致飢餓流
落于此爲吾衆人妻吾等皆爾父也禿子憤怒揮拳旋
舞所擊如中空囊跳眼至雞鳴無氣以動乃自仆叢莽
間羣鬼皆嬉笑曰王禿子英雄盡矣今日乃爲爾黨吐
氣如不知悔他日仍於此待爾禿子力已竭竟不敢再
語天曉鬼散其徒乃掖以歸自是豪氣消沮一夜攜妻
子遁去莫知所終此事瑣屑不足道然足見悍戾者必
遇其敵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三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蟲夜傷人然實無受蟲傷者亦
未見蟲徒以圖相示而已其狀似蠶蛾而大有鉗距好
事者或指爲射工按短蛾含沙射影不云飛而整人其
說尤謬余至西域乃知所畫卽闢展之巴蜡蟲此蟲秉
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噴之則輒而伏或噴不
及爲所中急嚼齒草根傳瘡則蹙否則毒氣貫心死烏
魯木齊多齒草山南闕展諸屯每以官牒移取爲刈獲
者備此蟲云

烏魯木齊虎峯書院舊有遺犯婦縊窗櫺上山長前巴
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閣窗內承塵上窸窣有聲

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
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
非爾讐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
敢下我且以夏楚撲爾乃徐徐斂足上微聞嘆息聲俄
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尚無恥耶遂
退入陳滅獨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遊陳
題橋訪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然
其僕寢於外室夜恒聽語久而漸病瘵垂死時陳以其
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
招我爲壻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四

移居禍及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
蓬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墻之
下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至秀野亭納涼
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將宴客狼狽奔回告
余曰吾其將死乎乃白晝見鬼余曰無故見鬼自非佳
事若到鬼窟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
城西深林萬木參天仰不見日旅櫬之浮屠者罪人之
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爲變怪云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地最豁敞而閣上

墓宮入後

時有變怪入夜即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素然
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
不覺入夜忽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
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即應趁此良夜
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
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
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
盤几案俱碎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
所以為妖歟徐少太息而去

滄州畫工伯魁字起瞻其姓是此伯字自稱伯州型之
滄州友人或戲之曰君乃不稱二

關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五

世祖太宰公遊其子孫不識字竟自稱白氏矣嘗畫一仕女圖方鈎出輪郭以
他事未竟鎖置書室中越二日欲補成之則几上設色
小牒縱橫狼藉畫筆亦滿染幾徧圖已成矣神采生動
有殊常格魁大駭以示先母舅張公夢徵魁所從學書
者也公曰此非爾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戲
耶時城守尉亦公寧頗好畫以善價取之永公後遷四
川副都統攜以往將罷官前數日畫上仕女忽不見惟
隱隱留人影紙色如新餘樹石則仍舊蓋敗徵之先
見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則終不可知
佃戶張天錫嘗于野田見獨樓戲溺其口中獨樓忽躍

起作聲曰人鬼異路奈何欺我自我一婦人汝男子乃
無禮辱我是尤不可漸躍漸高直觸其面天錫惶駭奔
歸鬼乃隨至其家夜輒在牆頭簷際責罵不已天錫遂
大發寒熱昏昏不知人闔家拜禱怒似少解或叩其生
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眾叩首曰然則當是高祖母何
為禍于孫子鬼似悽咽曰此故我家耶幾時遷此汝輩
皆我何人眾陳始末鬼不勝太息曰我本無意來此眾
鬼欲借此求食慫恿我來耳渠有數輩在病者房數輩
存門外可具漿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飢若
無故作災又恐神責故遇事輒生靈求祭賽爾等後見

關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六

此等宜謹避勿中其機械眾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
口中穢氣不可忍可至原處尋吾骨洗而埋之遂嗚咽
數聲而寂
又佃戶何大金夜守麥田有一老翁來共坐大金念村
中無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飲以罐中水與之
因問大金姓氏並問其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印汝曾
祖不禍汝也細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大金曰鬼自
何放焰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慮久
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
然以喜者數印羣鬼皆來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

悲者數日羣鬼皆來噬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今聞汝等尚溫飽吾又歌舞數日矣回顧再四丁寧勉勵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燼然一物必不能偽造斯言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丙子有閩士赴公車歲暮抵京倉卒不得棲止乃于先農壇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讓後見先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師當尋親訪友亦不相怪近見先生多醉歸稍疑之頃聞與僧言乃日在酒樓觀劇是一浪子耳吾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七

避居佛座後起居出入皆不相適實不能隱忍讓浪子先生明日不遷吾瓦石已備矣僧在對屋亦聞此語乃勸士他徒自是不敢租是室有來問者輒舉此事以告云

申蒼嶺先生名丹謙居先生弟也謙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豪爽而立身端介則如一里有婦為姑虐而繼者先生以兩家皆士族勸婦父兄勿涉訟是夜間有哭聲遠遠至漸入門漸至窻外且哭且訴詞甚悽楚深怨先生之息訟先生叱之曰姑虐婦死律無抵法即訟亦不能快汝意且訟必檢驗檢驗必裸露不更辱兩家門戶

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無獄父子無獄人憐汝枉死責汝姑之暴戾則可汝以婦而欲訟姑此一念已干名犯義矣任汝訴諸明神亦決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謙居先生曰蒼嶺斯言告天下之為婦者可告天下之為姑者則不可先姚安公曰蒼嶺之言子與子言孝謙居之言父與父言慈

董曲江遊京師時與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姑省宿食之資云爾友徵逐富貴多外宿曲江獨睡齋中夜或聞翻動書冊摩弄器玩聲知京師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詩稿置几上乃似聞吟哦聲問之弗答比曉視之稿上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八

已圈點數句矣然屢呼之終不應至友歸寓則竟夕寂然友頗自詫有祿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慶子借宿酒闌以後曲江與友皆就寢李乘月散步空園見一翁攜童子立樹下心知是狐翳身竊睨其所為童子曰寒甚且歸房翁搔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礙此君俗氣逼人那可共處寧且坐淒風冷月間耳李後洩其語于他友遂漸為其所聞衛李次骨竟為所排擠狼狽負笈返余長女適德州盧氏所居曰紀家莊嘗見一人臥溪畔衣敗絮呻吟視之則一毛孔中有一虱味皆向內後足皆鉤于敗絮不可解解之則痛徹心髓無可如何竟坐

視其死此殆夙孽所報歟

汪閣學曉園就居閩王廟街一宅庭有棗樹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輒見斜柯上一紅衣女子垂足坐翹首向月殊不顧人迫之則不見退而望之則仍在故處嘗使二人一立樹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見樹下人手及其足樹下人固無所睹也嘗望見時俯視地上樹有影而女子無影投以瓦石虛空無礙擊以銃應聲散滅烟焰一過旋復本形主人云自買是宅卽有是怪然不爲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變幻者居多茲獨不動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曉園

閩微草堂筆記卷四

十九

慮其爲患移居避之後主人伐樹其怪乃絕

廖姓青縣人母家姓朱爲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歿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媼遇之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飢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循禮卽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筭綸理庖厨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串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于廢園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

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母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與一狐爲友恒于場圃間對談安見之他人弗見也狐自稱生于北宋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學仙者必游方之外使萬緣斷絕一意精修如于世有所聞見于心必有所是非有所非必有所愛憎有所愛憎則喜怒哀樂之情必迭起循生以消樂其精氣神耗而形亦敝矣烏能至今猶在乎迨道成以後來往人間視一切機械變詐皆如戲劇視一

閩微草堂筆記卷四

二十

切得失勝敗以至于治亂興亡皆如泡影當時既不留意又焉能一一而記之卽與君相遇是亦前緣然數百年來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幾大都萍水偶逢烟雲倏散風昔笑言亦多不記憶則身所未接者從可知矣時八里莊三官廟有雷擊蝎虎一事安問以物久通靈多嬰雷斧豈長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內丹導引外丹服餌皆艱難辛苦以證道猶力田以致富理所宜然若媚惑夢魔盜採精氣損人之壽延已之年事與劫盜無異天律不容也又或恣爲妖幻貽禍生靈天律亦不容也若其葆養元神自全生命與人無患于世無爭

則老壽之物正如老壽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
氏實齋先生聞之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粗淺者也然
用以自養亦足矣

浙江有士人夜夢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廟也有冥吏語
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負心牽君為證君試思嘗有是事
不士人追憶之良是俄聞都城隍升座冥吏白某控某
負心事證人已至請勘斷都城隍舉案示士人士人以
實對都城隍曰此輩結黨營私朋求進取以同異為愛
惡以愛惡為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援力敵則排擠以
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本為小人之交豈能責以君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勸已明可驅之去顧士
人曰得無謂負心者有佚罰耶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因果之相償也花既結子子又開花因果之相生也彼
負心者又有負心人臨其後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
霍然而醒後閱數載竟如神之所言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
而灌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毛盡脫落不煩掃治血盡
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雞十倍也日日張網
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
乃死盧觀察搗吉嘗與鄰居搗吉子蔭文余婿也嘗為

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貓犬之類拗折其足
振之向後觀子子子跳號以為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
皆足踵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發善為針所擊無不中
日恒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寧州其往濟寧州時所生
也年已十一二忽徧體生瘡如火烙痕每一瘡內有一
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不痊竟以絕嗣殺業至重
信夫余嘗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齋如奉律令而居恒
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即為功德
乎正以茹蔬啖果即不殺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觀音
齋期某日某日準提齋期是日持齋佛大歡喜非是日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也烹宰濫平庖肥甘羅乎蛆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下
有是事理乎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無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無斷肉
理然自賓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以一禱之故遽戕
一命以一美之故遽戕數十命或數百命以眾生無限
怖苦無限慘毒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
乃稍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竊以為酌中之道願與
修善果者一質之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有不能論
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論則魂升魄降已耳即如佛氏

之論鬼亦收錄于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說庸俗術士又有一書能先知其日辰時刻與所去之方向此亦誕妄之至矣然余嘗於隔院樓窻中遙見其去如白烟一道出于窻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沒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嘗兩次手自啟鑰諦視布灰之處手足迹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親皆能辨識之是何說歟禍福有命死生有數雖聖賢不能與造物爭而世有蠱毒魔魅之術明載於刑律蠱毒余未見魔魅則數見之為是術者不過瞽者巫者與土木之工然實能禍福死生人歷歷有驗是天地鬼神之權任其播弄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無忌也又何說歟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于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為無是事毋乃膠柱鼓瑟乎李又聃先生曰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歷十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實測證以交食始知濛濛關闕於此事全然未解即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揣摩影響實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彌高彌不免郢書燕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况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不知蓋闕如也

女巫郝媼村婦之狡黠者也余幼時於滄州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凡人家細務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眾實則布散徒黨結交婢媼代為刺探隱事以售其欺嘗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生女婦詰以神語無驗郝瞋目曰汝本應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餽餅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責汝不孝轉男為女汝尚不悟耶婦不知此事先為所偵遂惶駭伏罪其巧于緣飾皆類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輩雖與人雜處實各自服氣鍊形豈肯與鄉里老嫗為緣預人家瑣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四

事此媼陰謀百出以妖妄斂財乃託其名于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共知其姦因縷數其隱惡且併舉其徒黨姓名語訖郝霍然如夢醒狼狽遁去後莫知所終侍姬之母沈媼言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破廟中丐夏月拾麥斗餘囑妻磨麵以供母妻匿其好麵以粗麵澆穢水作餅與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丐起視之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沈媼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長二尺餘云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符坐者十餘人方辨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

聖賢勿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此或神疑其偽故巧發其姦歟然操此術者衆矣固未嘗一一敗也聞此札既露其計不行寡婦之田竟得保當由熒蔭苦節感動幽冥故示是靈異以陰爲呵護云爾

李孝廉存其言蓋縣有凶宅一耆儒與數客宿其中夜聞窗外撥刺聲者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勝德余講道學三十年何畏于汝意外似有女子語曰君講道學聞之久矣余雖異類亦頗涉儒書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爲修己計乎抑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語錄斷斷與諸儒辨果爲明道計乎抑猶有幾微好勝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勝則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乎此事不以口舌爭君捫心清夜先自問其何如則邪之敢干與否妖之能勝與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聲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瑟縮不能對徐問窗外微響曰君不敢若猶能不欺其本心姑讓君寢又撥刺一聲掠屋檐而去

某公之卒也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不知其值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價使久不售俟其窘極乃以賤價取之越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二載此友亦卒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亦不知其值復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效其智者罪宜減余謂此快心之談不可以立訓也盜有罪矣從而盜之可曰罪減於盜乎

屠者許方即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驢先鑿地爲壘置板其上穴板四角爲四孔陷驢足其中有買肉者隨所買多少以壺注沸湯沃驢身使毛脫肉熟乃剝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兩日肉盡乃死當未死時箝其口不能作聲目光怒突炯炯如兩炬慘不可視而許恬然不介意後患病偏身潰爛無完膚形狀一如所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屠之驢宛轉齒禱求死不得哀號四五十日乃絕病中痛自悔責罵其子志學急改業方死之後志學乃改而屠豕余幼時尚見之今不聞其有子孫意已殄絕久矣邊隨園徵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老儒縮縮而已

東光馬大還嘗夏夜裸卧資勝寺藏經閣覺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褻佛經醒見一老人在旁問汝爲誰曰我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疎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晝因呼

未和... 必... 之... 不... 亦...

坐對談曰君何故守此蘇曰天所命也問儒書汗牛充棟不問有神為之守天其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道設教眾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為體以治人為用道以靜為體以柔為用佛以定為體以慈為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為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無異其歸宿則畧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為生民立命而操其本于身釋道皆自為之學而以餘力及于物故以明人道者為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

闕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專以釋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曰不食則餓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得失之關喜怒哀樂之感用以解釋冤愆消除劫孽較儒家為最捷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較儒家為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為患耳儒者或空談心性與瞿曇老聃混而為一或排擊二氏如禦寇讐皆一隅之見也問黃冠縉徒恣為妖妄不力攻之不貽患于世道乎曰此論其本原耳若其末流豈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即公醉而裸眠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大遠愧謝因縱談至曉乃別去

令人... 唐... 莊...

竟不知為何神或曰狐也百工技藝各祠一神為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伶人祀唐元宗以梨園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蕭何曹參木工祀魯班此猶有義至鞮工祀孫臏鐵工祀老君之類則荒誕不可詰矣長隨所祀曰鍾三郎閉門夜奠諱之甚深竟不知為何神曲阜顏介子曰必中山狼之轉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鄂書燕說固未為無益

闕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

先叔儀菴公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恒聞其語聲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誶鞭笞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媿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為婦媿面上爪痕猶未愈眾闕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羣狐亦闕然一笑其闕遂解聞者無不絕倒儀菴公曰此狐以一笑齊威猶可與為善田村徐四農夫也父歿繼母生一弟極凶悖家有田百餘畝析產時弟以贍母為詞取其十之八曲從之弟又擇其膏腴者亦曲從之後弟所分蕩盡復從兄需索乃舉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鄰村醉歸道經叢林遇羣鬼拋擲泥土慄不敢行羣鬼啾啾

漸逼近比及覩面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讓座徐四兄倏化黑烟四散

白衣菴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獄見種種變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誦經其夢彌甚遂漸至委頓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出家後漸明因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故誦經彌篤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一切惡業應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是僧聞言卽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冥然無夢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三五

嫁於史太常家聞而心惻時陰使婢媼與以衣物後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錢塘季滄洲因言有孀婦病卧不能自炊哀呼鄰媼代炊亦不能時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來鄰家女也聞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於父母願爲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來其家凡三四月孀婦病愈將詣門謝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實狐也與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舊情又憫姊之苦節是以託名而來耳置白金數錠於床嗚咽而去二事頗相類然則琵琶別抱掉首無情非惟不及此妾乃併不及此狐

吳侍讀頤雲言癸丑一前輩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敷先生憶不甚真也嘗僦居海豐寺街宅後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爲祟但偶聞音響而已一夕屋中有詭聲伏牆聞聽之乃兩妻爭坐位一稱先來一稱年長嘖嘖然不止前輩不覺太息曰死尚不休耶再聽之遂窺其妻妾同居隱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歡然相得者十面或一焉以尚有名分相攝也至於兩妻並立則從無一相得者亦從無一相安者無名分以攝之則兩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於相爭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灤陽消夏錄五

觀弈道人撰

鄭五不知何許人携母妻流寓河間以木工自給病將死囑其妻曰我本無立錫地汝又拙於女紅度老母必以凍餒死今與汝約有能為我養母者汝即嫁之我死不恨也妻如所約母藉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則室中有聲如碎磁折竹一歲棉衣未成母泣號寒忽大聲如鐘鼓殷動牆壁如是者七八年母死後乃寂佃戶曹自立粗識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憤中為一役引去途遇一役審為誤拘互詬良久俾送還經過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處以石為垣周里許其內濃烟空涌紫焰赫然門額六字巨如斗不能盡識但記其點畫而歸據所記偏旁推之似是負心背德之獄也

世稱殤子為債鬼是固有之盧南石言朱元亭一子病瘵解憊時呻吟自語曰是尙欠我十九金傲醫者投以人糞煎成未飲而逝其價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內殤子不知其凡幾前生遺負者安得如許之衆夫死生轉轍因果循環如恒河之沙積數不可以測算如太空之雲變態不可以思議是誠難拘以一格然計其大勢則宛結生於財貨者居多

老子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一生蓋無不役志於是者顧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此得則彼失此盈則彼虧機械於是而生恩讐於是而起業緣報復延及三生觀謀利者之多可以知索償者之不少矣史遷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子寧信其有或可發人深省也

里婦新寡狂且賂鄰媼排之夜入其闔闔扉將寢忽燈光綠黯縮小如豆俄爆然一聲紅焰四射圓如二尺許大鏡中現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並噉然仆榻下家人驚視其事遂敗或疑穉婦墮節者眾何以此鬼獨有靈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余謂鬼有強弱人有盛衰此本強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為厲耳其他如恨黃泉冤纏數世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嬰之室何未聞黎邱之鬼哉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為同官所軋動輒掣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滯漸恚憤成疾一日鬱鬱枯坐忽夢至一山花放水流風日清曠覺神思開朗礪塊頓消沿溪散步得一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論頗洽老翁問何以有病容羅具陳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因君所

未解君七百年前爲朱黃筮某卽南唐徐熙也徐之畫
品本居黃上黃恐奪供奉之靈巧詞排抑使沉淪困頓
銜恨以終其後輾轉輪迴未能相遇今世業緣湊合乃
得一快其宿讐彼之加於君者卽君之曾加於彼者也
君又何憾焉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有施必報者人
之情旣已種因終當結果其氣機之感如磁之引鐵不
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
則已觸則激而立生其終不消釋如疾病之隱伏必有
驟發之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轉必有交會之期
然則種種害人之術適以自害而已矣吾過去生中與
君有舊因君未悟故爲述憂患之由君與彼已結果矣
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羅洒然有省勝負之心頓盡
數日之內宿疾全除此余十許歲時聞霍易書先生言
或曰是衛公延璞事先生偶談記也未知其審併附識
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微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
數年後有一人降乩于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訟某
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兩江在此案前十餘
年何以無故訟之乩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
初萌發一官竄流一二吏卽可消患於未萌某公憐忠

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吾輩遂遭其難吾輩病民
蠶國不能醫現在之執法者也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
而誰訟歟書訖乩遂不動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
金人銘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古
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爲無理也

里有美某者將死囑其婦勿嫁婦泣諾後有艷婦之色
者以重價購爲妾方謁妝登車所蓄犬忽入立怒號兩
爪抱持齧婦面裂其鼻準併盲其一曰婦容旣毀買者
妾之去後亦更無觀顧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間事故老
尙有目覩者皆曰義哉此犬愛主人以德智哉此犬能
攻病之本余謂犬斷不能見及此此其亡夫厲鬼所憑
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愛堂先生嘗飲酒夜歸馬忽驚逸草樹翳藪溝塍凹凸
幾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轡一手掖之下
曰老母昔蒙拯濟今救君斷骨之厄也問其姓名轉眸
已失所在矣先生自憶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
然佛經所謂無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歟
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爲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揮
拳推墮石橋下時河水方結舳舻如鋒刃頗骨破裂僅
存奄存一息里胥收斃遠聞於官官利其財獄頗急

福陰遣母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為我養老母
幼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足墮橋下豪諾之福粗
知字義尚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官吏無如何也福
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
直豪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是負福之報矣
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兇者
甘為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驚其所親斯已猝不易詰矣
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臆聞
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負約不償致遭鬼誣則竟以
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五

姚安公言有孫天球者以財為命徒手積累至千金雖
妻子凍餓視如陌路亦自忍凍餓不輕用一錢病革時
陳所積於枕前一一手自撫摩曰爾竟非我有乎嗚咽
而歿孫未歿以前為狐所翫每攝其財貨去使窘急欲
死乃於他所復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劉某者亦以財
為命亦為狐所翫一歲除夕凡劉親友之貧者悉餽數
金訝不類其平日所為旋聞劉牀前私篋為狐盜去二
百餘金而得謝柬數十紙蓋孫財乃辛苦所得狐怪其
慳嗇特戲之而已劉財多出機巧剝削而來故狐竟散
之其處置亦頗得宜也

余督學閩中時幕友鍾忻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會
勘宿古寺中月色朦朧見某公窗下有人影徘徊良久
冉冉上鐘樓去心知為鬼魅然素有膽竟躡往尋之至
則樓門鎖閉樓上似有二人語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
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兩宮共宿將俟人靜訟吾
冤頃竊聽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即消弭彌縫之術是
不足以辦吾事故廢然返語畢似有太息聲再聽之竟
寂然矣次日陰告主人果變色搖手戒勿多事迄不知
其何冤也余謂此君友有嫌于主人改造斯言形容其
巧於趨避為鬼揶揄耳若就此一事而論鬼非目覩語
未耳聞恍惚杳冥茫無寔據雖閻羅包老亦無可措手
顧乃責之於某公平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六

平原董秋原言海豐有僧寺素多狐時時擲瓦石翫人
一學究借東廂三椽授徒聞有是事自詣佛殿呵責之
數夕寂然學究有德色一日東翁過談棋揖之頃忽袖
中一卷墮地取視乃秘戲圖也東翁默然去次日生徒
不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為狐所中君子之於
小人謹備之而已無故而觸其鋒鮮不敗也
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其名則不見于史傳考元魯真
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其來已久

其靈亦最著里媪有劉破車者言其夫嘗醉眠關帝香案前夢周將軍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謂鬼無輪迴則自古至今鬼日日增將大地不能容謂鬼有輪迴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當世間無一鬼販夫田婦往往轉生似無不輪迴者荒阡廢冢往往見鬼又似有不輪迴者表兄安天石嘗臥疾魂至冥府以此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迴有不輪迴輪迴者三途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不輪迴者亦三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間地獄不得輪迴無罪無福之人聽其游行于墟墓餘氣未盡則存餘氣漸消則滅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如露珠水泡倏有倏無如閒花野草自榮自落如是者無可輪迴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繼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是皆偶然變現不在輪迴常理之中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羣生縱橫殺劫是又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矣天石固不信輪迴者病痊以後嘗舉以告人曰據其所言乃鑿然成理

星士虞春潭爲人推算多奇中偶薄游襄漢與一士人同舟論頗欸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爲仙鬼夜中密詰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祿之神也有事詣南岳與君有緣故得數日周旋耳虞因問之曰吾於命至

自謂頗深嘗推某當大貴而竟無驗君司祿籍當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貴以熱中削滅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熱中是亦常情何真諦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熱中其強悍者必怙權怙權者必狠而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險而深且怙權固位是必躁競躁競相軋是必排擠至于排擠則不問人之賢否而問黨之異同不計事之可否而計己之勝負流弊不可勝言矣是其惡在貪酷上壽且削滅何止於祿乎虞陰記其語越兩歲餘某果卒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張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爲妾者別營靜室居之牀帷器具與人無異但自有婢媪不用張之奴隸耳室無纖塵惟坐久覺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覩其形張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請一見皆不許一日張固強之則曰某家某娘子猶可他人斷不可也入室相晤舉止嫺雅貌似三十許人詰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悸耳室故無他也後張詰以獨見是人之故曰人陽類鬼陰類狐介于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恒以夜白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某娘子陽氣已衰故吾得見張惕然曰汝日與吾寢處吾其衰乎曰此別有故凡狐之媚人有兩途一日蠱惑一日夙因蠱惑者陽爲

陰蝕則病蝕盡則死風因則人本有緣氣自相感陰陽
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蠱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
其蠱惑者亦必自稱夙因但以傷人不傷人知其真偽
耳後所見之人亦不久下世

羅與賈比屋而居羅富賈貧羅欲併買宅而勒其值以
售他人羅又陰撓之久而益窘不得已減值售羅羅經
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紙錢甫燃忽狂
風捲起著梁上烈焰驟發烟煤迸散如雨落彈指間寸
椽不遺併其舊廬蕪焉方火起時眾手交救羅肘鷹止
之曰頃火光中吾恍惚見賈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為

閩徵草堂筆記卷五

九

救無益也吾悔無及矣急呼賈子至以腴田二十畝書
券贈之自是改行從善竟以壽考終

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也忽大書
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回護對神尙爾對人可知
夫誤傷人者過也回護則惡矣天道有過而亟惡其聽
汝巧辨乎其人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
數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

稽寺農家有婦姑同寢者夜雨墻圯泥土簌簌下婦聞
聲急起以背負墻而疾呼姑醒始匍匐墮炕下婦竟壓
焉其屍正當姑臥處是真孝婦以微賤無人聞於官久

高併供其姓氏矣相傳婦死之後姑哭之慟一日鄰人
告其姑曰夜夢汝婦冠帔來曰傳語我姑無與我我以
代死之故今已為神矣鄉之父老皆曰吾夜所夢亦如
是或曰婦果為神何不示夢於其姑此鄉鄰欲殺其勸
造是言也余謂忠孝節義必為神天道昭昭歷有証
驗此事可以信其有即曰一人造言眾人附和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以為神天亦必以為神矣
何必又疑其妄焉

閩徵草堂筆記卷五

十

長山聶松巖以篆刻遊京師嘗館余家言其鄉有與狐
友者每賓朋宴集招之同坐飲食笑語無異於人惟聞
聲而不睹其形耳或強使相見曰對面不睹何以為相
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測險於
山川機穽萬端由斯隱伏諸君不見其心以貌相交反
以為密於不見貌者反以為疎不亦悖乎田白巖曰此
狐之閱世深矣

蕭寧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進士也先姚安公從受業
焉嘗夏日過友人家愛其園亭軒爽欲下榻於是友人
以夜有鬼物辭王因舉所見一事曰江南岑生嘗借宿
滄州張蝶莊家壁張鍾馗像其高如人前復陳一自鳴
鐘岑沉醉就寢比晨未及見夜半酒醒月明如晝聞機輪

格格已詫甚忽見畫像以爲奇鬼取案上端研仰擊之
大聲砰然震動戶牖僮僕排闥入視則墨瀋淋漓頭面
俱黑畫前鐘及玉瓶磁鼎已碎裂矣聞者無不絕倒然
則動云見鬼皆人自膽怯耳鬼究在何處耶語甫脫口
墻隅忽應聲曰鬼卽在此夜當拜請幸勿以研見擊王
默然竟出後嘗舉以告門人曰鬼無白晝對語理此必
狐也吾德恐不足勝妖是以避之蓋終持無鬼之論也
明器古之墓禮也後世復造紙車紙馬孟雲卿古挽歌
曰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蓋姑以緩勸云耳然長見
汝佶病車時其女爲焚一紙馬汝佶絕而復蘇曰吾魂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十一

出門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僕王連陞牽一馬來送我
歸恨其足跛頗顛簸不適焚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
舉火時寔誤折其足又六從舅母常氏彌留時喃喃自
語曰適往看新宅頗佳但東壁損壞可奈何侍疾者往
視其棺果左側朽穿一小孔匠與督工者尙均未覺也
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于文
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尙不知窮達有命耶嘗
待先妣安公偶述是事先妣安公拂然曰又聃應舉之
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
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袖裡常存惟白

簡明明案牘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

海陽李玉典前輩言有兩生讀書佛寺夜方嫖狎忽壁
上現大圓鏡徑丈餘光明如晝毫髮畢睹聞簪際語曰
佛法廣大固不汝喚但汝自視鏡中是何形狀余謂幽
期密約必無人在旁是誰見之兩生斷無自言理又何
以聞之然其事爲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虛烏有視之
玉典又言有老儒設帳廢圃中一夜聞垣外吟哦聲俄
又聞辨論聲又聞鬪爭聲又聞詬詈聲久之遂聞毆擊
聲圃後曠無居人心知爲鬼方戰慄間已闕至窗外其
一盛氣大呼曰渠評駁吾文寔爲冤憤今同就正於先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十二

生因朗吟數百言句句手自擊節其一且呻吟呼痛且
微哂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厲聲曰先生究以爲如
何老儒嚶嚶久之以額叩枕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
一大笑去其一往來窗外氣咻咻然至雞鳴乃寂云聞
之膠州法黃裳余謂此亦黃裳寓言也
天津孟生文煊有僑才張石繡先生最愛之一日掃墓
歸遇孟子路旁酒肆見其壁上新寫一詩曰東風剪剪
漾春衣信步尋芳信步歸紅映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
燕雙飛徘徊曲徑憐香草惆悵喬林挂落暉記取今朝
延佇處酒樓西畔是柴扉詰其所以諱不言固諱之始

云適於道側見麗女其容絕代故坐此冀其再出張問其處孟手指之張大駭曰是某家墳院荒廢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尋之果馬鬣蓬科杳無人跡

余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敢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日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八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至門即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誓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及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艸黃雲四無邊際正徬徨間為一鬼縛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尙未終此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最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余烏魯木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即詠此事也

朱青雷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瀟

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句無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沆思未對問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慮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吝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詞費也出視窓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痛者自談者諒請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其真之中無在旁那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揄者乎
聶松巖言即墨子生駢一驢赴京師中路憩息高崗上繫驢於樹而倚石假寐忽見驢昂首四顧浩然嘆曰不至此地數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舊徑矣于故好奇聞之躍然起曰此宋處宗長鳴雞也日日乘之共談不患長途寂寞矣揖而與言驢齧草不應反覆開導約與為忘形交驢亦若勿聞怒而痛鞭之驢跳擲狂吼終不能言竟垂折一足驚於屠肆徒步以歸此事絕可笑殆睡夢中誤聽耶抑此驢夙生冤讎有物憑之以激于之怒殺耶

咸豐三年九月
與正北武成村
妖術武清胡合
言師團向目旺
中有見聲鳴
塗注捕乃捕鴉
者也

三叔父儀南公有健僕畢四善弋獵能挽十力已博
鷄於野凡捕鷄者必以夜先以糞粘插地如承隴之狀
而布網於上以牛角作曲管肖鷄聲吹之鷄既集先微
驚之使漸次避入糞積中然後大聲驚之使羣飛突起
則悉觸網矣吹管時其聲悽咽往往誤引鬼物至故必
築圍焦自衛而携兵仗以備之一夜月明之下見老叟
來作禮曰我狐也見孫與北村狐構糞畢族似戰彼陣
擒我一女每戰必反接驅出以辱我我亦陣擒彼一妾
如所施報焉由此讐益結約今夜決戰于此聞君義俠
乞助一臂力則沒齒感恩持鐵尺者彼持刀者我也畢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十五

故好事忻然隨之往發叢薄間兩陣既交兩狐血戰不
解至相抱手搗碎視之約控弦一發射北村狐踏不
虞弓効矢鉅貫腹而過併老叟洞窟燼焉兩陣各惶遽
奪屍棄俘囚而遁畢解二狐之縛曰告之曰傳語爾族
爾家勝敗相嘗可以解冤矣先是北村每夜聞戰聲自
此遂寂此與李水事相類然冰戰江神為捍災禦患此
狐逞其私憤兩關不已卒至兩傷是亦不可以已乎
姚安公在滇時幕友言署中香椽樹下月夜有紅裳女
子靚妝立見人則冉冉沒土中眾議發視之姚安公携
卮酒澆樹下自祝之曰汝見人則隱是無意于為祟也

何苦而為此

又何必屢現汝形自取累骨之禍自是不復出又有謂
齋甚軒敞久無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時相從在滇偶夏
日裸寢其內夢一人揖而言曰與君雖幽明異路然眷
屬居此亦有男女之別君奈何不以禮自處矍然醒遂
不敢再往姚安公嘗曰樹下之鬼可諭之以理書齋之
魅能以理諭人此郡僻處萬山中風俗質樸渾沌未整
故異類亦淳良如是也

余兩三歲時嘗見四五小兒綠衣金劍隨余嬉戲皆呼
余為弟意似甚相愛稍長時乃皆不見後以告先姚安
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無子每令尼媪以彩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十六

經繫神廟泥孩歸置于卧內各命以乳名曰餽果餌與
哺子無異歿後吾命人瘞樓後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後
來為妖擬掘出之然歲久已迷其處矣前母即張太夫
人姊一歲忌辰家祭後張太夫人晝寢夢前母以手推
之曰三妹太不經事利及豈可付兒戲愕然驚醒則余
方坐身旁舉姚安公華帶佩刀出鞘矣始知魂歸受祭
確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表叔王碧伯妻喪術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
有盜偽為煞神踰垣入方開篋搜簪珥適一盜又偽為
煞神來鬼聲嗚嗚漸逝前盜皇遽避出相過於庭彼此

以為真煞神皆怪而失魂對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冥
見之大駭詣視乃知為盜以薑湯灌蘇即以鬼裝縛送
官沿路聚觀莫不絕倒據此一事回煞之說當妄矣然
回煞形迹余實屢目觀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益都朱天門言甲子夏與數友夜集明湖側召妓侑觴
飲方酣妓素不識字忽援筆書一絕句曰一夜瀟瀟雨
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擲於一友之前
是人觀訖遽變色仆地妓亦仆地頃之妓蘇而是人不
蘇矣後徧問所親迄不知其故

癸巳甲午間有扶乩者自正定來不談休咎惟作書畫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七

頗疑其偽託然見其為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長卷及醉
鍾馗像筆墨皆不俗又見贈董曲江一聯曰黃金結客
心猶熱白首還鄉夢更遊亦酷肖曲江之為人
佃戶二曹婦悍甚動輒詈罵風雨詬詈鬼神鄰里間
一語不合即搥袖露臂携二搗衣杵奮呼跳擲如虓虎
一日乘陰雨出竊麥忽風雷大作巨雹如鵝卵已中傷
仆地忽風捲一五斗栲栳墮其前頂之得不死豈天亦
畏其橫歟或曰是雖暴戾而善事其姑每與人鬪姑叱
之輒弭伏姑批其頰亦跪而受然則遇難不死有由矣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豈不然乎

癸亥夏高川之北墮一龍里人多目擊之姚安公命駕
往視則已乘風雨去其蜿蜒攫拏之迹蹂躪禾稼二畝
許尚分明可見龍神物也何以致墮或曰是行雨有誤
天所譴也按世稱龍能致雨而宋儒謂雨為天地之氣
不由於龍余謂禮稱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公羊傳謂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
是宋儒之說所本也易文言傳稱雲從龍故董仲舒祈
雨法召以土龍此世俗之說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龍
雨油油而雲瀟瀟而雨者天雨也疾風震雷不久而過
者龍雨也觀觸犯龍潭者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六

之速合乎洗餅答誦梵咒者亦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
如是之刻期乎故必兩義兼陳其理始備必規規然膠
執一說毋乃不通其變歟
里人王驢耕于野倦而枕塊以卧忽見肩輿從西來僕
馬甚眾輿中坐者先叔父儀南公也怪公方卧疾何以
出行急近前起居公與語良久乃向東北去歸而聞公
已逝矣計所見僕馬正符所焚紙器之數僕人沈崇貴
之妻親聞驢言之後月餘驢亦病卒知白晝遇鬼終為
衰氣矣
余第三女許婚戈仙舟太僕子年十歲以庚戌夏至卒

先一日病已革時余以執事在方澤女忽自語曰今日
初八吾當明日辰刻去猶及見吾父也問何以知之瞑
目不言余初九日禮成歸邸果及見其卒卒時壁挂洋
鐘恰琤然鳴八聲是亦異矣

膳夫楊義粗知文字隨姚安公在滇時忽夢二鬼持殊
票來拘標名曰楊又義爭曰我名楊義不名楊又兩定
誤拘二鬼皆曰又字上尚有一點是省筆義字義又爭
曰從未見義字如此寫當仍是又字誤滴一墨點二鬼
不能強而去同寢者聞其嚙語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終
養歸義隨至平彝又夢二鬼持票來乃明明楷書楊義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九

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歸當屬直隸城隍爾雲南城隍
何得拘我誼誼良久同寢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憤
似必不相捨次日行至滇南勝境坊下果馬蹶墮地卒
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

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
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
稍近輒人立怒齧一日過關展七達城達城譯言山巖
峻極為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曛黑不能全
度犬乃獨卧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
為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

深奴子酣眠後為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飢行冰
雪崎嶇百甘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
其實也至京歲餘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
故以計殺之而託詞于盜想當然矣余收葬其骨欲為
起冢題曰義犬四兒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
墓前各鐫姓名于胸臆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
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辱余乃止僅題
額諸奴所居室曰師大堂而已初翟孝廉贈余此犬時

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
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為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
點為諸僕魁何以作犬反忠蓋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
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十

神能化形故狐之通靈者可往來于一隙之中然特自
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僕婦為狐所媚夜輒褫衣
無寸縷自窓櫺昇出置于廊下共相戲狎其夫露刃追
之則門鍵不可啟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堅閉僅于窗內
怒晉而已一日陰蔽烏銃將隔窗擊之臨期竟銃不可
得次日乃見在錢櫃中銃長近五尺而櫃口僅尺餘不
知何以得入是併能化他形矣宋儒動言格物如此之
類又豈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嘗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

廬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如何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又知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視之更當如何此真無從而推究也

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烏魯木齊在南山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為瑪哈沁額魯特語謂劫盜曰瑪哈沁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妓麗白

哲所衣皆縉綵各反縛其手戴靛髻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祝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五

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擡射對崖

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見奇事此為第一考太平廣記載老僧見天人追捕飛天野

又事野又正是一好女蔡所見似亦其類歎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殺之過當則為惡業非所應殺之人而殺之亦能報冤烏魯木齊把總茹大業言吉木薩遊擊遣奴入山尋雪遊迷不得歸一夜夢奴浴血來曰

在某山過瑪哈沁為鸚鵡食殘骸猶在橋南第幾松樹下乞往迹之游擊遣軍校尋至樹下果血汚狼藉然視之皆羊骨蓋圍卒共盜一官羊殺於是也猶疑奴或死他所越兩日奴得遇獵者引歸始知羊假奴之魂以發圍卒之罪耳

李媪青縣人乾隆丁巳戊午間在余家司爨言其鄉有農家居鄰古墓所畜二牛時登墓蹂踐夜夢有人訶責之鄉愚懸懸置弗省俄而家中怪大作夜見二物其巨如牛蹠踏跳擲院中盤踞皆破碎如是數夜至移碌礮於房上砰然滾落火焰飛騰擊搗衣砧為數段農家恨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五

甚乃多借烏銃待其至合手擊之兩怪並應聲墮農家大喜急乘火出視乃所畜二牛也自是怪不復作家亦漸落憑其牛以為妖俾自殺之可謂巧於播弄矣要亦乘其獷悍之氣故得以假手也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兩老僧其一庵一夕有兩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啟呼亦不應

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

此庵既云兩僧借宿者又云兩道士之入皆同死其睡皆之言觀問之耶

母勇許明軒先生言早本姑大某客同邑開路道持公形九日暮客持持皆皆忽二候補令某未與

師出迎後行受位
必人予一符令不可
得夫予大感其德

然則天師為
姐親者大可味
鬼夫一受

試之其驗如響鹿泉非妄語者是則吾無以測之矣
俗傳張真人廝役皆鬼神嘗與客對談司茶者雷神也
客不敬歸而震霆隨之幾不免此齊東語也憶一日與
余同陪祀將入而遺其朝珠向余借余戲曰雷部鬼律
令行最疾何不遣取真人為鞵然余在福州使院時
老僕魏成夜為祟擾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與天
師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應聲而寂然則狐鬼
亦習聞是語也

關微草堂筆記卷五

五

面旋轉當其前盤繞數刻馬漸疲人亦漸迷俄所識木
工國姓韓姓從東來見廷佐痴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時
二人已醉齊呼曰佛殿少一樑正覓大樹今幸而得此
不可失也各持斧鋸奔赴之樹倏化旋風去陰符經曰
御之神在穀木妖畏匠人正如狐怪畏獵戶積威所劫
其氣焰足以懼伏之不必其力之相勝也
寧津蘇子庚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刈麥甫收拾成聚
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怒以鎌擲之灑血數滴
漬地上方其檢尋所失婦倚樹忽似昏醉魂為人縛至
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婦乃敢傷我吏速受杖婦性素剛

子孫必剖尸脣
不可取替寶已
先祀死罪矣

抗聲曰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辛苦刈
甫畢乃為怪風吹散謂是邪祟故以鎌擲之不慮傷大
王之使者且使者來往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敗人
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
而旋風復至仍捲其麥為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
曰此不知為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謂之正直可矣先聽
膚受之懇使婦幾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荔田
曰婦懇其冤神即能鑒是亦聰明矣倘訴者哀哀聽者
憤憤君更謂之何子庚曰仁趾之責人無已時荔田言
是

關微草堂筆記卷五

五

四川藩司張公寶南先祖母從弟也其太夫人喜籠腫
一日庖人得巨籠甫斷其首有小入長四五寸目頰突
出繞籠而走庖人大駭仆地眾救之蘇小入已不知所
往及剖籠乃仍在籠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視之先
母時尚幼亦在旁目睹裝飾如職貢圖中回回狀帽黃
色褶藍色帶紅色鞞黑色皆紋理分明如繪面目手足
亦皆如刻畫館師岑生識之曰此名籠寶生得之剖臂
納肉中則啖人血以生人臂有此寶則地中金銀珠玉
之類隔土皆可見血盡而死子孫又剖臂納之可以世
世富庖人聞之大懊悔每一念及輒自批其頰外祖母

曹太夫人曰據岑師所云是以命博財也人肯以命博財其計多矣何必割臂養龍庖人終不悟竟自恨而卒孤樹上人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禎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齋公嘗贈以詩一夜燈下誦經窗外窸窣有聲似人來往呵問為誰朗應曰身是野狐為聽經來此問某刹法筵最盛何不往聽曰渠是有人處誦經師是無人處誦經也後為厚齋公述之厚齋公曰師以此語告我亦是有人處誦經矣孤樹憮然者久之李太白夢筆生花特睡鄉幻景耳福建陸路提督馬公負書性耽翰墨稍暇即臨池一日所用巨筆懸架上忽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七

吐焰光長數尺自臺端倒注於地復逆捲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斂署中弁卒皆見之馬公畫為小照余嘗為題詩然馬公竟卒於官則亦妖而非瑞矣史少司馬抑堂相國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時忽無故眩瞽覺魂出門外有人掖之登肩輿行數里矣復有肩輿自後追至疾呼且住視之則文靖公也抑堂下輿叩謁文靖公語之曰爾尚有子孫未出世此時詎可前往揮昇者送歸霍然而醒時年七十四次年舉一子越兩年又舉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歲時至京師親為余言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察陽消夏錄六

觀弈道人撰

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將暮輒見巨人立墓上面濶逾一尺翹首向東若有所望叛黨殄滅後乃不復見或曰是知劫運將臨待收其子孫之魂也或曰東望者示其子孫有兵自東來早為備也或曰回部為西域向東者面內也示其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為烏什將滅之妖孽則無疑也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一

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見一吏去官稍遠是舊檀越因合掌問訊是悉何人吏曰諸天魔眾皆以人為糧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曰自無始以來魔眾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即不食人如是嘍嘍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返無間地獄已不能容乃膝下閻羅欲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禍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作真司業鏡罪有攸歸其最為民害者一日吏一日役

此寫言耳此以
四種人之心合此
會

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瀉膏吞聲泣血四大州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湯鼎以白哲者柔脆者膏腴者充糜王食以粗材充眾魔食故先為差別然後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鬻割烹炮即化為鳥有業重者拋餘殘骨吹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割剔燔炙無已時也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無此慮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有宰官即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即僧告其姪而明心在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

滄州督者劉君瑞嘗以弦索來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薄暮有人登門來喚曰某官舟泊河干聞汝善彈詞邀往一試當有厚資即促抱琵琶率其竹杖導之往約四五里至舟畔寒温畢聞主人指揮曰舟中炎熱生岸上奏技吾倚窗聽之可也林利其賞竭力彈唱約

畧近三鼓指痛喉乾求滴水不可得側耳聽之四圍男女雜坐笑語喧囂覺不似仕宦家又覺不似在水次輟絃欲起眾怒曰何物盲賊敢不聽使令眾手交捶痛不可忍乃哀乞再奏久之聞人聲漸散猶不敢息忽聞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日尚未出坐亂家間演技取樹下早涼耶巽然驚問乃其鄰人早起販醬過此也知為鬼弄狼狽而歸林姓素多心計號曰林鬼聞者咸笑曰今日鬼過鬼矣

先姚安公日里有白以忠者偶買得役鬼符咒一冊冀借此演搬運法或可謀生乃依書置諸法物月明之夜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作道士裝至墟墓間試之據案對書誦咒果聞四面啾啾聲俄暴風突起捲其書落草間為一鬼躍出攫去眾鬼譁然並出曰爾特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不畏爾矣聚而攢擊以忠踉蹌奔逃背後瓦礫如驟雨僅得至家是夜瘧疾大作困臥月餘疑亦鬼為祟也一日訴於姚安公且慚且憤姚安公曰幸哉爾術不成不過成一矣柄耳倘不幸術成安知不以術買禍此爾福也爾又何尤焉

從姪虞惇所居宅本村南舊圃也未築宅時四面無居人一夕灌圃者出大臥井旁小室聞牆外詬爭聲疑為

村人隔牆問曰爾等爲誰夜深無故來擾我其一呼曰一事求大哥公論不知何處客鬼強入我家調我婦天下有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攜錢赴闈家廟此婦見我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奪我錢天下又有是理耶田知是鬼噤不敢應二鬼並曰此處不能了此事當訴諸土地耳喧喧然向東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問廟祝乃寂無所聞皆疑田妄語臨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此婦和解之矣衆爲粲然

乾隆己未余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仲同讀書生雲精舍一夕偶論鬼神雲舉以爲有養仲以爲無正辨詰問雲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四

舉之僕卒然曰世間原有奇事儻奴不身經雖奴亦不信也嘗過城隍祠前叢冢間失足踏破一棺夜夢城隍拘去云有人訴我毀其室心知是破棺事與之辨曰汝室自不合當路非我侵汝鬼又辨曰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當路也城隍微笑頷我曰人行此路不能責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釋汝當償之以其鏹既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築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其鏹有旋風捲其灰去一夜復過其地聞有人呼我坐心知爲曩鬼疾馳歸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梟鳥迄今思之尙毛髮悚立也養仲謂雲舉曰汝

僕助汝吾一口不勝兩口矣然吾終不能以人所見爲我所見雲舉曰使君鞠獄將事事目覩而後信乎抑以取證衆口乎事事目覩無此理取證衆口不以人所見爲我所見乎君何以處焉相與一笑而罷

莆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所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謀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五

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使衆彌信心可乎乃選髮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媒狎于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歛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覩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推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鯨窟十餘年蓋亦非偶矣牛公梅菴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樹下談易忽

問背後語曰二君所論乃術家易非儒家易也怪其適自何來曰已先坐此二君未見耳問其姓名曰江南崔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悶問行人愛其文雅因與接膝究術家儒家之說崔曰聖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為衆人言也非為聖人言也聖人從心不踰矩本無疑惑何待於占惟衆人昧於事幾每兩岐罔決故聖人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顧萬事萬物不出陰陽後人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揚簡王宗傳闢發心學此禪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陳搏邵康節推論先天此道家之易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六

源出魏伯陽者也術家之易行于管郭源于焦京即二君所言是矣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後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為正宗是聖人作易但為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千萬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徑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詞致談至月上未已詰其行踪多世外語二人謝曰先生其儒而隱者乎崔微哂曰果為隱者方韜光晦迹之不暇安得知名果為儒者方反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講學世所稱儒稱隱皆膠膠擾擾者也吾方惡此而逃之先生休矣

毋汚吾耳剗然長嘯木葉亂飛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見非人也

南皮許南金先生最有膽在僧寺讀書與一友共榻夜半見北壁燃雙炬諦視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雙炬其目光也友股慄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讀書苦燭盡君來甚善乃攜一冊背之坐誦聲琅琅未數頁目光漸隱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廁一小童持燭隨此面突自地涌出對之而笑童擲燭仆地先生即拾置怪頂曰燭正無臺君來又甚善怪仰視不動先生曰君何處不可往乃在此間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七

可辜君來意即以穢紙拭其口怪大嘔吐狂吼數聲滅燭而投自是不復見先生嘗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時或見之惟檢點生平無不可對鬼魅者則此心自不動耳戴東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縣深山中日薄暮風雨欲來見巖下有洞投之暫避聞洞內人語曰此中有鬼君勿入問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請一見曰與君相見則陰陽氣戰君必寒熱小不安不如君熱火自衛遙作隔座談也宋問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時為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取相軋乃棄職歸田歿而祈于閻羅勿輪迴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註陰

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
居羣鬼之間往來蕭索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於此雖
凄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穽則如生
切利天矣寂歷空山都忘甲子與鬼相隔者不知幾年
與人相隔者更不知幾年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不
意又通人跡明朝當即移居武陵漁人勿再訪桃花源
也語訖不復酬對問其姓名亦不荅宋携有筆研因濡
墨大書鬼隱兩字于洞口而歸

陽曲王近光言冀寧道趙公孫英有兩幕友一姓喬一
姓車合僱一騾轎回籍趙公戲以其姓作對曰喬車二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八

幕友各乘半轎而行恰皆轎之半字也時署中召仙卽
舉以請對判曰此是實人實事非可強奏而成越半
載又召仙凡忽判曰前對吾已得之矣盧馬兩書生共
引一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間往南門外候之
至期遣役偵視果有盧馬兩生以一驢負科墨卷赴
會城出售趙公笑曰巧則誠巧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
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先祖有莊曰厥裏今分屬從弟東白家聞未析箸時場
中一柴塚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不敢犯偶佃戶某醉
臥其側同輩戒勿觸仙家怒某不聽反肆詈忽聞人語

所信者乃新科
墨卷

義心初啟

曰汝醉吾不較且歸家睡可也次日詣園守瓜其婦擔
飯來饑遙望團焦中一紅衫女子與夫坐見婦驚起倉
卒踰垣去婦故妬悍以爲夫有外遇也憤不可忍遽以
擔痛擊某百口不能自明大受箠楚婦手倦稍息猶喃
喃毒誓忽聞樹杪大笑聲方知狐戲報之也

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天士診之
曰脉現鬼證非藥石所能療也乃請上方山道士建醮
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燭光俱黯碧道士橫劍瞑目若
有所睹既而拂衣竟出曰妖魅爲厲吾法能祛至夙世
冤愆雖有解釋之法其肯否解釋仍在本人若倫紀所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九

關事于天津雖綠章拜奏亦不能上達神霄此崇乃汝
父遺一幼弟汝兄遺二孤姪汝蠶食鯨吞幾無餘瀝又
焚焚孩稚視若路人至飢飽寒溫無可告語疾痛疴瘵
任其呼號汝父茹痛九原訴于地府冥官給牒俾取汝
子以償冤吾雖有術祇能爲人驅鬼不能爲子驅父也
果其子不久卽逝後終無子竟以姪爲嗣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
外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
惟婦安弱小伏枕戰栗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
躍突齧角與盜鬪挺刃交下爾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

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飢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效死固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廐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為而誰為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為余言東堂即護持寺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芝稱瑞草然亦不必定為瑞靜海元中丞在甘肅時署中生九芝因以自號然不久即罷官舅氏安公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孫式微今已無齧齧蓋禍福將萌氣機先動非常之兆理不虛來第為休為咎則不能預測耳先兄晴湖則曰人知兆發于鬼神而人事應之不知實兆發于人事而鬼神應之亦未始不可預測也

閩微草堂筆記卷六

十一

大學士伍公彌泰言向在西藏見懸崖無路處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跡所到當時曾舉其山名梵音難記今忘之矣公一生無妄語知確非虛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于理所無者即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即理也喇嘛有二種一曰黃教一曰紅教各以其衣別之也黃

教講道德明因果與禪家派別而源同紅教則惟工幻術理藩院尚書留公保住言駐西藏時曾作一紅教喇嘛或言登山時必相報公使肩與鳴騶先行而陰乘馬隨其後至半山果一馬躍起壓肩輿上碎為齏粉此留公自言之曩從軍烏魯木齊時有失馬者一紅教喇嘛取小木橛咒良久橛忽反覆折轉如翻桔槔使失馬者隨行至一山谷共馬在焉此余親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漢已有此蓋其相傳遺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即波羅門佛經所謂邪師外道者也似為近之

閩微草堂筆記卷六

十一

巴里坤關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祟人者惟根克忒有小兒夜捕狐為一黑影所撲墮崖傷足皆曰狐為妖此或膽怯目眩非狐為妖也大抵自突厥回鶻以來即以弋獵為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開墾者出塞覓食者搜巖剔穴採捕尤多狐恒見傷夷不能老壽故不能久而為魅歟抑僻在荒僻人已不知導引煉形術故狐亦不知歟此可見風俗必有所歸不歸則習人情沿于所習不習則不能道家化性起偽之說要亦不為無見姚安公謂滇南僻郡鬼亦淳良即此理也

卷六前章有半錄親貴州畢丹人云云其語甚惡一語謂

燕國公張說與人唱和詩文錄之成帙性嗜飲每歸境必焚紙錢而奠以大白不知龍沙蕙雪之間燕公何故而至是劉公誦其數章詞皆淺陋始打油釘釘之流客死水天游魂不返託名以求食歟

里人張某深險詭譎雖至親骨肉不能得其一實語而口舌巧捷多為所欺人號曰秃項馬馬秃項為無髮髮蹤同音盲其恍惚閃爍無蹤可覓也一日與其父夜行迷路隔隴見數人圍坐呼問當何向數人皆應曰向北因陷深淖中又遙呼問之皆應曰轉東乃幾至滅頂蹙蹙泥塗困不能出聞數人拊掌笑曰秃項馬爾今知妄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丰

語之誤人否近在耳畔而不觀其形方知為鬼所給也妖由人興往往有焉李雲舉言一人膽至怯一人欲戲之其奴手黑如墨使藏于室中密約曰我與某坐月下我驚呼有鬼爾即從窺隙伸一手屈期呼之突一手探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林賓主俱驚僕眾譁曰奴其真鬼耶秉炬持仗入則奴昏臥于壁角救之蘇言閣中似有物以氣噓我我即迷悶族叔染菴言二人同詣書佛寺一人燈下作盜鬼狀立於前見是人驚怖欲絕急呼是我爾勿畏是人曰固知是爾爾背後何物也回顧乃一真縹鬼蓋機械一萌鬼遂以機械之心從而應

之斯亦可為螳螂黃雀之喻矣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寶齋安公家聞蘇丈東臯言交河某令使官幣數千使其奴賚還奴半途以黃河覆舟報而陰遣其重臺攜歸重臺又竊以北上行至兗州為盜所劫殺從舅咋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為而鬼神之所為也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指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丈曰今不竊賫何至為奴乾沒奴不乾沒何至為重臺效尤重臺不效尤何至為盜屠掠此仍人之所為非鬼神之所為也如公所言是令當受報故遣奴竊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吉

賈奴當受報故遣重臺效尤重臺當受報故遣盜屠掠鬼神既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慎乎從舅曰此公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之中勸人以自立

劉乙齋廷尉為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數人擊柝聲琅琅徹曉其轉更攢點一一與譙鼓相應視之則無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齋故強項乃自換一文指陳其罪大書粘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詔不減昌黎之驅蠅也余謂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敵昌黎然性剛氣盛平生尚不作曖昧事故故悍然不畏鬼又拮据

一昨公為東河守以
案牘連傳自當
以大意曰白錦山
字寄諸君及李
索之用云云安得
有多余金寄我耶
此等竟法不取話

遷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計無復之惟有與鬼以死相持
此在君為困獸猶鬪在鬼為窮寇勿追耳君不記太平
廣記載周書記與鬼爭宅鬼憚其木強而去乎乙齋笑
擊余背曰魏收輕薄哉然君知我者

余督學福建時署中有筆捺樓以左右扶兩浮圖也使
者居下層其上層則復壁曲折非正午不甚觀物舊為
山魘所據雖不覩獨足反踵之狀而夜每聞聲偶憶杜
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當由曲房
幽隱故此輩潛蹤因盡撤墻垣使四面明窓洞啟三山
翠靄宛在目前題額曰淨奇閣題聯曰地迥不遮雙眼

閩徵草堂筆記卷六

市

濶窻虛只許萬峰窺自此山魘遷于署東南隅會經堂
堂故久廢既于人無害亦聽其匿跡不為已甚矣

徐公景熹官福建鹽道時署中篋笥每火自內發而局
鑰如故又一夕竊剪其侍姬髮為崇殊甚既而徐公罷
歸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歲事故乘其將去肆侮也
徐公盛時銷聲匿迹衰氣至無故侵陵此邪魅所以
為邪魅歟

余鄉青苗被野時每夜田隴間有物不辨頭足倒擲而
行築地登登如杵聲農家習見不怪謂之青苗神云常
為田家驅鬼此神出則諸鬼各歸其所不敢散遊於野

矣此神不載於古書然確非邪魅從兒戀園嘗于李家
窪見之月下諦視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則一頭著地
行頗遲重云

先祖寵予公原配陳太夫人早卒繼配張太夫人于歸
日獨坐室中見少婦揭簾入徑坐床畔著元帳黃衫淡
綠裙舉止有大家風新婦不便通寒溫意謂是羣從婦
奴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務得失婢媪善惡皆委
曲周至久之僕婦捧茶入乃徑出後閱數日怪家中無
是人細話其衣飾即陳太夫人飲時服也死生相如見
於載籍者多矣陳太夫人已掩黃壚猶慮新人未諳料

閩徵草堂筆記卷六

去

理現身指示無間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孫登科第
歷仕宦者皆陳太夫人所出也

伯高祖愛堂公明季有聲巽序間刻意鄭孔之學無問
冬夏讀書恒至夜半一夕夢到一公解榜額曰文儀班
內十許人治案牘一一恍惚如舊識見公皆訝曰君尚
遲七年乃當歸今猶早也霍然驚寤自知不永乃日與
方外游偶遇道士論頗洽留與共飯道士別後途遇奴
子胡門德曰頃一書忘付汝主汝可携歸公視之皆驅
神役鬼符咒也閉戶肄習盡通其術時時用為戲劇以
消遣歲月越七年至崇禎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復蘇曰

我以襲用五雷法獲陰遣冥司追還此書可急焚之焚訖復卒半日又蘇曰冥司查檢闕三百飭歸取視灰中果三頁未燼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載家譜中公間之先曾祖曾祖間之先高祖高祖即手焚是書者也孰謂竟無鬼神乎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縣也城址尚依稀可辨或偶于昧爽時遙望烟霧中現一城影樓堞宛然類乎蜃氣此爭他書多載之然莫明其理余謂凡有形者必有精氣土之厚處即地之精氣所聚處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周回數里其形巨矣自漢至宋千餘年為精氣所聚已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未

久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獨強矣故其形雖化而精氣之盤結者非一日之所蓄即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現像仍作城形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盡現形現形者又不常見其故何歟人之死也或有鬼或無鬼鬼之存也或見或不見亦如是而已矣一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召至座前訶責甚厲陳辨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某避於簷下何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齊秋責商賢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於世也可隨俗者

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臨亦不苟同世於邊禮之事動曰某某曾為之夫不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無自古以來何事不曾有人為之可一一據以藉口乎

漁洋山人記張巡妾轉世索命事余不謂然其言曰君為忠臣我則何罪而殺以饗士夫孤城將破巡已決志捐生巡當殉國妾不當殉主乎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網常矣使容其索命天地間亦無神理矣王經之母含笑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為祟托一古事求祭饗未可知也或明季諸臣顧惜身家偷生視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七

可知也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齋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言族叔樂庵言景城之南恒於日欲出時見一物御旋風東馳不見其身惟昂首高丈餘長鬚鬚不知何怪或曰馮道墓前石馬歲久為妖也考道所居今日相國莊其妻家今日夫人莊皆與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詩曰青史空留字數行書生終是讓侯王劉光伯墓無尋處相國夫人各有莊其墓則縣志已不能確指北村之南有地曰石人窪殘缺翁仲猶有存者土人指為道墓意或有所傳歟董空如嘗乘醉夜行便旋其側倏陰風橫捲

乳飛似隱隱有怒聲空如叱曰長樂老頑鈍無恥
百年後豈尚有神靈此定邪鬼依託耳敢再披猖
人見其來滿汝語訖而風止

閣刺稿中有哭天士詩四首曰事事知自自古難平生
正老對相看飛來遺札驚投箸哭到荒村欲蓋棺殘稿
未收新畫冊原前天士徐貴惟賣破偏冠布衾兩幅無
妨斂在日黑妻不畏寒五岳填胸氣不平談鋒一觸便
縱橫不逢黃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開漏有時邀
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料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向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木

紫清百結懸鵝兩鬢霜自食冰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
冬氣到死不知羅綺香原註天寒貫村醪纔破戒老棲
僧舍是還鄉只今一瞑無餘事未要青蠅作吊忙廿年
相約謝風塵天地無情殞此人亂世逃禪聊解脫衰年
哭友倍酸辛關河決漉連兵氣齒髮滄浪寄病身泉下
有靈應念我白楊孤塚亦傷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見
縣志不為立傳蓋未見先高祖詩也相傳天士歿後有
人見其騎驢上泰山呼之不應俄為老樹所遮遂不見
意或尸解登仙歟抑貌偶似歟迹其孤僻之性似於仙
為近也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驚此樂古未有
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瑤正士皆碎首寧
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當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
造物心此罰勝柳杞酒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
醉墨神鬼運吾肘姓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皇帝七
載加歲在下丑恠自仲夏月其印心加同觀者六人
題者河間與蓋為許顯純諸姬流落青樓作也初諸姬
隸樂籍時有以死自誓者夜夢顯紳浴血來曰我死不
蔽暴故天以汝等示身後之罰汝若不從吾罪益重諸
姬每舉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九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見一騎飛馳向東
北突挂柳枝而墜眾趨視之氣絕矣食頃一婦號泣來
曰姑病無藥餌步行一晝夜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不
料為騎馬賊所奪眾引視墮馬者時已復蘇婦呼曰正
是人也其袂擲于道旁問襖中衣飾之數墮馬者不能
答婦所言啓視一一合墮馬者乃伏罪眾以白晝劫奪
罪當殺首將執送官墮馬者叩首乞命願以懷中數十
金子婦自贖婦以姑病危急亦不願涉訟庭乃取其金
而縱之去叔父曰果報之速無速于此事者矣每一念
及覺在在處處有鬼神

齊舜庭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繩繫刀柄擲傷人於兩三丈外其黨號之曰飛刀其鄰曰張七舜庭故奴視之強售其住屋廣馬廐且使其黨恐之曰不速避禍立至矣張不得已携妻女倉皇出莫知所適乃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爲劇盜逼窮迫無路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避避行乞至天津以女嫁寇丁助之曠鹽粗能自給三四載後舜庭劫餉事發官兵圍捕黑夜乘風雨脫免念其黨有在商船者將投之泛海去晝伏夜行竊瓜果爲糧幸無覺者一夕餓渴交迫遙望一燈熒然試叩門一少婦凝視久之忽呼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曰齊舜庭在此蓋追緝之牒已急避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衆丁聞聲畢集舜庭手無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婦卽張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庭已變服人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王蘭洲嘗于舟次買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義云父歿家中落與母兄投親不遇附舟南還行李典賣盡故鬻身爲道路費與之語羞澁如新婦固已怪之比就寢竟弛服橫陳王本買供使令無他念然宛轉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問汝不願乎曰不願問不願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時所畜小奴數人無不

薦枕席有初來愧拒者輒加鞭笞曰思買汝何爲憤憤乃爾知奴事主人分當如是不如是則當推楚故不敢不自辱也王蹶起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櫂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還之且贈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復於憫忠寺禮佛懺悔夢伽藍語曰汝作過改過在頃刻間冥司尚未註籍可無庸瀆世尊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戈東長前輩官翰林時其太翁傅齋先生市上買一慘綠袍一日竊戶出歸失其鑰恐誤遺於床上隔窻視之乃見此袍挺然如人立聞驚呼聲乃什衆議焚之劉嘯谷前輩時同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爲陰氣見陽光則散置烈日中反覆曝數日再置室中密視之不復爲祟矣又東長頭早童恒以假髮續將罷官時假髮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卽歸田是亦亡人之髮感衰氣而變幻也

善戲謔者
私既虛奉則私
之當有而後集
之於前集矣
好作前集而向人
德清徐編修開厚亦王成前輩初入館時每夜讀書則宅後空屋中有讀書聲與琅琅相答細聽所誦亦館閣律賦也啓戶則無睹一夕躡足屏息窺之見一少年着青半臂藍綾衫攜一卷背月坐搖首吟哦若有餘味殊不似爲崇者後亦無休咎唐小說載天狐超異科策二道皆四言韻語文頗古奧或此狐亦應舉者歟此戈東

考者極高天

長前輩說戈徐同年進上也

粵東有人夜原見
乞丐地數百錢而
乞而得者身竟毀
丐死捕得據其
千之多耶

馬魯木齊入蜡祠道士年八十翁一夕以錢七千布薦
下卧其上而死眾議以是錢營葬夜見夢於工房吏郎
五麟曰我守官廟棺應官給錢我幸苦所積乞納棺中
俟來生我自取王麟憫而從之葬訖太息曰以錢貯棺
埋于曠野是以瑣瑣致也必暴骨余曰以錢買棺尚能
見夢發棺攘奪其為厲必矣誰能為七千錢以性命與
鬼爭必無恙眾皆駭然然玉麟正論也

閩微草堂筆記卷六

蓮

自分必死偶見厓下伏尸蓋流人逃竄凍死者背束布
橐有餘糧寧藉以療飢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靈其
導我馬行乃移尸巖竇中運亂石堅窒惘惘然信馬行
越十餘日忽得路出山則哈密境矣哈密遊擊徐君在
烏魯木齊舊相識因投其署以待余余遲兩日始至相
見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靈導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
善佑之使出抑偶然僥倖而得出徐君曰吾寧歸功於
鬼神為掩飾埋骸者勸也

董曲江前輩言顧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
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望門跪拜嗟乎鬼尚

好名哉余謂剔抉幽沉瑣羅放佚以表章之力發其
之光其銜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
徒禍稟災梨遞相神聖不但有明未造標榜多詭即月
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氣矣蓋植黨者多私爭名
者相軋即蓋棺以後論定猶難况乎文酒流連唱子和
汝之日哉昭明文選以何遜見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
所見遠矣

閩微草堂筆記卷六

蓮

余次女適長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橋今歲歸寧言距所
居二三里許有農家女歸寧其父送之還夫家中途入
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異聽其語音亦不
同心竊有疑然無以發也至家後其夫私告父母曰新
婦相安久矣今見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強使歸寢
所居與父母隔一墻夜忽聞顛撲膈膈聲驚起竊聽乃
聞子大號呼家眾破扉入則一物如黑驢衝人出火光
爆射一躍而逝視其子惟餘殘血天曙往覓其婦竟不
可得疑亦為所啖矣此與太平廣記所載羅刹鬼事全
相似殆亦是鬼歟觀此知佛典不全誣小說稗官亦不
全出虛構

河間一婦性佚蕩然貌至陋日觀粧倚門人無顧者後
其夫隨高叶飛官天長甚見委任豪奪巧取歲以多金

奇歸婦藉其財以招誘少年門遂如市途叶飛獲隴其
夫遁歸則囊篋全空器物斥賣亦畧盡惟存一醜婦淫
瘡編體而已人謂其不掩厚賞此婦萬無墮節理豈非
天道哉

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
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覘樓角而笑
曰此中有物破之則發禱如小龕一故燈檠在焉云此
物能使人不寐當時巧者之屬術也汝允自是遂愈丁
未春從姪汝倫爲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觀此一物藏壁
中卽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其說當信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戴戶曹臨以工書供奉

吾邑姚湘坡侍御
道光壬辰翰林也
數館前生會館
井福堂指局上
堂字倩程子真
舍人拆之程日庶
常頭主事御君
其政官部曹子
果政吏部

內廷嘗夢至冥司遇一吏故友也留與談偶揭其簿正
見己名名下朱筆州書似一犀字吏奪而掩之意似薄
怒問之亦不答忽憶述而醒莫測其故偶告妻文達公
文達沉思曰此殆陰曹簡便之籍如部院之署節戶中
二字連寫頗似犀字君其終於戶部郎中乎後竟如文
達之言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未有所
就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詩曰六瓣梅花插滿頭誰
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矯矯雲中鶴飛上三台閱九秋至

咸豐初元正月朔僕
人楊春詣正陽門
閱卷一依官書大忌
僅局舟直下浪如雷
難於目下多難動險
保汝平安去復回哉
六言予者順天副考
官首白應矣惟不
三內不可解其
兒言意迴避之似
向道遠公當是漢
口清官以南臣漢王

雍正五年初定帽頂之制其銅盤六瓣如梅花始悟首
句之意竊謂仙鶴爲一品服三台爲宰相位此句既驗
未二句亦必驗矣後由中書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譴
請軍臺其地曰葵蘇圖寬第二臺也官牒省筆皆書臺
爲合適符詩語果九載乃歸在塞外日自署別號曰雲
中鶴用詩中語也後爲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
爲雲字頭下爲鶴字之半正隱君姓亦非泛語先生嚀
然曰豈但是哉早年氣盛銳於進取自謂卿相可立致
卒致顯職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時未思也
古以龜卜孔子繫易極言著德而龜漸廢火珠林始以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錢代著然猶煩六擲靈棋經始一擲成卦然猶煩排列
至神祠之籤則一掣而得更簡易矣神祠率有籤而莫
靈于關帝關帝之籤莫靈于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之
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之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者恒
琅琅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還紛紛倏忽萬狀非惟
無暇於檢核亦併不容於思議雖千手千目亦不能徧
應也然所得之籤皆驗如面語是何故歟其最奇者乾
隆壬申鄉試一南士於三月朔日齋沐以禱乞示試題
得一籤曰陰裡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削
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題爲曹交問曰

洋舟行備佳危險十
月始抵里門次年春
上平安每是乃無一不
靈驗

難得字目中所見
惟書文正之問人
謹錄諸文奉和

人皆可以為堯舜至湯九尺應首句也論語題為夫子
堯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應第二句也中庸題為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應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測
矣

孫虛船先生言其友嘗患寒疾昏憤中覺魂氣飛越隨
風飄蕩至一官署諦視門內皆鬼神知為冥府見有人
自側門入試隨之行無呵禁者又隨衆坐廡下亦無詰
問者竊睨堂上訟者如織冥王左檢籍右執筆有一兩
言決者有數十言數百言乃決者與人世刑曹無少異
琅璫引下皆帖伏無後言忽見前董某公盛服入冥王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美

延坐問訟何事則訴門生故吏之辜恩所舉凡數十人
意頗恨恨其王顏色似不謂然俟其語竟拱手曰此輩
奔競排擠機械萬端天道昭昭終罹冥譴然神極之則
叩公責之則不可種桃李者得其實種蒺藜者得其刺
公不聞乎公所賞鑒大抵附勢之流勢去之後乃責之
以道義是鑿冰而求火也公則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慙
然久之遂巡竟退友故與相識欲近前問訊忽聞背後
叱叱聲一回顧問悚然已醒

董文恪公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
所謂王和尚者是也嘗隨文恪公宿博將軍廢園月

省相國司馬陳公

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
其臂共坐樹下曰以為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
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責任事之負心曰某事乘我急需
故難其詞以勸我中飽幾何某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
以給我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一事一批其煩怒
氣全涌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
餓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其一人
彌怒曰既已餓鬼何從還債老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
還日冥司定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
則免為其限於力也若賂取誘取之財雖歷萬劫亦須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美

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為六畜以償或一世不足抵則
分數世以償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幹僕某之十一
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畧平乃釋手各散老叟意其土神
也所言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最有心計云

福建曹藩司繩柱言一歲司道會議臬署上食未畢一
僕攜小兒過堂下小兒驚怖不前曰有無數奇鬼皆身
長丈餘肩承梁柱眾間號叫方出問則承塵上落土敝
敝聲如撒豆急躍而出已棟摧仆地矣咸領手謂鬼神
護持也湖廣定制府長時為巡撫聞話是事喟然曰既
在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必在在處處有鬼神鑒察

嘉慶丁丑余客河
南學使史望三先生
署去月一友未別
該過夜今忽其辭
遂趨出表其情
休依於碎金有詩
云蘇蘇定須成
死友排情我誤
程清源

半生心力坐消磨。紙上烟雲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

矣。祇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右灤陽消夏錄三卷前二卷成於熱河後一卷則

在熱河成其半還京後乃足成之故間有今歲事

乃併為一書因其原名者如陸放翁吟呀萬篇非

作於一時一地統名曰劍南詩集云爾庚戌六月

廿九日繕淨本竟因題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

天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如是我聞一

觀弈道人撰

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艸未定遽為書肆所竊刊非所願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紕繆且有以新事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歐陽公曰物嘗聚於所好豈不信哉緣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覺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長思也辛亥七月二十一日題

太原折生遇蘭言其鄉有扶乩者降壇大書一詩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握魯陽戈廟堂存策車書急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陳濤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園敗將皆悚然知為白谷孫公也柿園之役敗於中旨之促戰罪不在公詩乃以房琯車戰自比引為已過正人君子之用心視王化貞輩憤懣誤國猶百計卸責於人者真三光之於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錄有此詩空握作辜負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蓋傳寫偶異大旨則無殊也

許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過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濘馬疲不進息路旁樹下坐而假寐恍惚見女子拜言曰妾

漫河地氣低窪夏秋恒多積潦良有司宜留心

凡事類然宜戒其偏

強奸已成焉賊殺
害者例得請旌表
閱其志也牌位不入
祠身已玷也立法
寧希允當

黃保寧妻湯氏也在此為強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數
刃以死官雖捕賊誅然以妾已被汚竟不旌表其官
哀其貞烈俾居此地為橫死諸魂長今四十餘年矣夫
異鄉巧婦踽踽獨行猝遇三健男子執縛於樹肆其淫
毒除罵賊求死別無他術其齧齒受玷由力不敵非節
之不屈也司獄者苛責無已不亦冤乎公狀貌似儒者
當必明理乞為白之夢中欲詢其里居霍然已醒後問
阜城士大夫無知其事者問諸老吏亦不得其案牘蓋
當時不以為烈婦湮沒久矣

京師某觀故有狐道士建醮釀多金歲事後與其徒在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

塵燈前會計出入尚闕數金師謂徒乾沒徒謂師誤
算盤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梁上語曰新秋涼爽我倦
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數金非汝欲買媚藥置懷中
過後巷劉二姐家二姐索金指環汝乘醉探付彼耶何
竟忘也徒轉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歛簿出刺工魏福時
寓觀內親聞之言其聲啾啾如小兒女云
早魃為虐見雲漢之詩是事出經典矣山海經是以女
魃似因詩語而附會然據其所言特一妖神耳近世所
云早魃則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為天地
之所合一僵屍之氣能彌塞乾坤使隔絕不通乎

今此定或本葉東
鄉居或改作湖
廣會館

瓊海五日一初一
日東流一日西流謂
之東流水西流水

爾亦有龍所作者一僵尸之技倆竟能驅逐神物使畏
避不前乎是何說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來見於
雜說者不一夫狐無罪歟雷避劫期而擊之是淫刑也
大道不如是也狐有罪歟何時不可以誅而必限以某
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即一時暫免又何時不可以誅乃
過此一時竟不復追理是伏罰也天道亦不如是也是
又何說以解之偶聞近人夜談叢錄見所載焚早魃一
事狐遊劫二事因記所疑俟格物窮理者詳之
虎坊橋西一宅南皮張公子畏故居也今劉雲房副處
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時汲則甘餘時則否其理莫明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

或曰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與地氣應也然元氣昆侖充
滿大地何他并不與地氣應此井獨應乎西土最講格
物學職方外紀載其地有水一日十二潮與唇漏不差
秒忽有欲窮其理者構廬水側晝夜測之迄不能喻至
悲而自沉此井抑亦是類耳
張讀宣室志曰俗傳人死數日當有禽自柩中出曰
太和中有鄭生者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忽無所
見訪里中民訊之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者
言今日煞當去其家向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
若所獲果是乎此即今所謂煞神也徐鉉稽神錄曰彭

虎子少壯有膂力嘗謂無鬼神死俗巫誦之曰某日
殃然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
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門入虎子皇遽無計先有一
鬻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
耶母曰無此卽今所謂回煞也俗云殤子未生齒者死
無煞有齒者卽有煞巫覡能預尅其期家奴孫文學宋
文皆通是術余嘗索視其書特以年月日時干支推算
別無奇奧其某日逢某凶煞當用某符禳解則詭詞取
財而已或有室廬偏仄無地避煞者又有厭制之法使
伏而不出謂之斬殃尤爲荒誕然家奴宋遇婦死遇召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四

巫新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恒作響小兒女亦多見其形
似又不盡誣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莫得而
窮不必尚爲之詞亦不必力攻其說

人死者魂隸冥籍矣然地球圓九萬里徑三萬里國土
不可以數計其人當百倍中土鬼亦當百倍中土何游
冥司者所見皆中土之鬼無一微外之鬼耶其在在各
有閻羅王耶爾耶中德懋攝陰官者也嘗以問之弗能
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廣成聞於上古何後
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劉向以下之所記悉無聞耶豈
終歸於盡如宋子之論魏伯陽耶妻真人近垣領道教

者也嘗以問之亦弗能答

里人間動疑其妻與表弟通遂攜銃擊殺其表弟復歸
而殺妻刺刃於胸格格然如中鐵石迄不能傷或曰是
鬼神怒其枉死陰相之也然枉死者多鬼神何不盡陰
相歟當由別有善行故默激護佑耳

景州申君學坤謙居先生子也純厚朴拙不墜家風信
道學甚篤嘗謂從兄懋園曰曩在某寺見僧以福田誘
財物供酒肉資因著一論戒勿施捨夜夢一神似彼教
所謂伽藍者與余侃侃爭曰君勿爾也以佛法論廣大
慈悲萬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鳥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五

愛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輩藉施捨以生君必使之
飢而死曾視之不若烏鳶羸鼠耶其間破壞戒律自墮
泥犁者誠比比皆是然因有梟鳥而盡戕羽族因有破
境而盡戕獸類有是理耶以世法論田不足授不能不
使百姓自謀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募化亦謀食之
一道耶必以其不耕不織爲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
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君何不一著論禁之也且天
下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
轉乎溝壑姑勿具論桀黠者鋌而走險君何以善其後
耶昌黎聞佛尚曰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策以養

而徒腹其生豈但非佛意也亦非孔孟意也馴不及百君其圖之余夢中欲與辨條然已覺其語歷歷可憶公以所論為何如懋園沉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見者大然人情所向匪今斯今豈君一論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爭耳

同年金門高吳縣人嘗夜泊淮揚之間見岸上二隻相遇就坐水次草亭上一隻曰君近何事一隻曰主人避暑園林吾日日入其水閣觀活祕戲圖百媚橫生亦殊可玩其第五姬尤妖艷見其與主人翦髮為誓約他年燕子樓中作關盼盼又約似玉簫再世重侍韋舉主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六

為之感泣然偶聞其與母竊議則謂主人已老宜早儲金帛為琵琶別抱計也君謂此輩可信乎相與太息久之一隻又曰聞其嫡甚賢信乎一隻掉頭曰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夫始而鬻爭是為淵駭魚者也此婦於妾媵之來弱者撫之以恩縱其出入台遊不復防制使流於淫佚其夫自愧而去之強者待之以禮陽尊之與已匹而陰導之與夫抗使養成驕悍其夫不堪而去之有二術所不能餌者則密相煽搆務使參商兩敗者又多有一幸不即敗而一門之內齟齬時聞使其夫入妾之室則怨語愁顏入妻之室乃柔聲怡色其去就不

治飲鹽滴方

家訓格言

人問何家得
聞此語

問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門高竊聽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閣語方凝思間有官舫鳴鈺來收帆欲泊二隻轉瞬已不見乃悟其非人也先兄晴湖曰飲酒汁者血凝而死無藥可醫里有婦人飲此者方張皇莫措忽一媼排闥入曰可急取隔壁賣腐家所磨豆漿灌之滴得豆漿則凝漿為腐而不凝血我是前村老狐曾聞仙人言此方也語訖不見試之果得蘇劉涓子有鬼遺方此可稱狐遺方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七

客作秦爾嚴嘗御車自李家窪往淮鎮遇持統擊鵲者馬皆驚逸爾嚴倉皇墮車下橫臥轍中自分無生理而馬忽不行抵暮歸家沽酒自慶燈下與僮輩語其異聞意外人語曰爾謂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轡也開戶出視寂無人迹明日因賈酒脯至墮車處祭之先姚安公聞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惡於鬼里人王五賢幼時聞呼其字是此二字否也老塾師也嘗夜過古墓聞鞭朴聲併聞責數曰爾不讀書識字不能明理將來何事不可為至土千天律時爾悔遲矣謂深更遠野誰人在此教子弟諦聽乃出狐窟中五賢喟然曰不圖此語聞之此間先叔儀南公有質庫在西城客作陳忠主買菜蔬備置

嘉慶庚辰年信
門人載立齋南
其僕印貴餘人
也主買米蔬及
襪物各物必乾沒
數錢人不知也夜
解作家語一月
陳於日間所報
籍不若其家徒
與立齋何曉道笑
戒僕輩勿言彼上
不知也

皆謂其近多餘潤宜費衆忠諱無有次日隨諭不啟而
所蓄錢數千惟存九百樓上故有狐恒隔窻與人語疑
所爲試往叩之果朗然應曰九百錢是汝僱值分所應
得吾不敢取其餘皆曰日所乾沒原非汝物今日端陽
已爲汝買櫻若干買酒若干買肉若干買鷄魚及瓜菜
果寔各若干併泛酒雄黃亦爲買得皆在樓下空屋中
汝宜早烹炮遲則天暑恐腐敗啟戶視之纍纍具在無
可消納竟與衆其餐此狐可謂惡作劇然亦頗快人意
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八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權輿矣漢代圖識多離合點

畫至宋謝石輩始以是術專門然亦往往有奇驗乾隆
甲戌余

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
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里字拆之爲二
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
土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獲
譴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余
書董字使拆董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余又書各
字董曰下爲口字上爲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爲
夕其西域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

君亦類必必

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爲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
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爲辛卯久字卯之偏旁
亦相合也果從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還京蓋精神
所動鬼神通之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撰著灼龜事同
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九

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獨睡言少年嘗遇一
僵尸揮拳擊之如中木石幾爲所搏幸躍上高樹之頂
尸繞樹踰距至曉乃掘木不動有鈴馱羣過始敢下視
白毛遍體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鈎齒露唇外如利刃怖
幾失魂又嘗宿山店夜覺被中蠕蠕動疑爲蛇鼠俄枝
梧榜挂漸長漸巨突出並枕乃一裸婦人雙臂抱持如
巨繩束縛接吻噓氣血腥貫鼻不覺暈絕次日得灌救
乃蘇自是膽裂黃昏以後遇風聲月影卽惴惴却步云
南皮令居公綏在州縣幕二十年練習案牘聘幣無虛
歲擁貲既厚乃援劍得官以爲駕輕車就熟路也比蒞

任乃憤憤如木雞雨造爭辯輒面頰語澁不能出一字見上官進退應對無不顛倒越歲餘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組之日夢蓬首垢面人長指曰君已罷官吾從此別矣霍然驚醒覺心境頓開貧無歸計復理舊業則精明果決又判斷如流矣所見者其夙寃耶抑即昌黎所送之窮鬼耶

裴文達公言官詹事時遇值日五鼓赴

圓明園中途見路旁高柳下燈火圍繞似有他故至則一護軍縊於樹衆解而救之良久得蘇自言過此暫憩見路旁小室中有燈光一少婦坐圓窓中招我踰窓入

閩微草堂筆記卷七

十一

甫一俛首項已被挂矣蓋縊鬼變形求代也此事所在多有此鬼乃能幻屋宇設繩索為可異耳又先農壇西北文昌閣之南文昌閣俗高廟滙有積水亦往往有溺鬼誘人余十三四時見一人無故入水已沒半身衆噪而挽之始強回癡坐良久漸有醒意問何所苦而自沉曰寔無所苦但渴甚見一茶肆趨往求飲猶記其門懸匾額粉板青字曰對瀛館也命名頗有文義誰題之誰書之乎此鬼更奇矣

山東劉君善謨余丁卯同年也以其黠巧皆戲呼曰劉鬼谷劉故詼諧亦時以自稱於是鬼谷名大著而其字

若別號人轉不知乾隆辛未儲校尉營一小宅田白岩偶過閒話四顧慨然曰此鳳眼張三舊居也門庭如故埋香黃土已二十餘年矣劉駭然曰自卜此居吾數夢艷婦來往堂廡間其若人乎白岩問其狀良是劉沉思久之拊几曰何物淫鬼敢魅劉鬼谷果現形必痛扶之白岩曰此婦在時真鬼谷子擗闥百變為所顛倒者多矣假鬼谷子何足云京師大矣何必定與鬼同住力勸之別徙余亦嘗訪劉於此憶斜對戈芥舟宅約六七家今不能指其處矣

史太常松濤言初官戶部主事時居安南營與一孀婦

閩微草堂筆記卷七

十二

鄰一穴盜入孀婦家穴壁已穿矣忽大呼曰有鬼狼狽越牆去迄不知其何所見也豈神或哀其窮獨陰相之歟又戈東長前輩一日飯罷坐階下看菊忽聞大呼曰有賊其聲喑鳴如牛鳴蓋中舉家駭異俄連呼不已諦聽乃在廡下鑪院內急避者來啟視則儼然一餓夫昂首長跪自言前兩夕乘闇闖入伏匿此院冀夜深出竊不虞二更微雨夫人命移醢蓋兩窺置院板土遂不能出尚冀雨霽移下乃兩日不移饑不可忍自思計而後執罪不過杖不出則終為餓鬼故反作聲自呼耳其事極奇而寔為情理所必至錄之亦足資一粲也

河間府吏劉啟新粗知文義一日問人曰梟鳥破鏡是何物或對曰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均不孝之物也劉拊掌曰是矣吾患寒疾昏惰中魂至冥司見二官連几坐一吏持牘請曰某處狐爲其孫鬻殺禽獸無知難責以人理今惟議抵不科不孝之罪左一官曰狐與他獸有別已錄形成人者宜斷以人律未錄形成人者自宜仍斷以獸律右一官曰不然禽獸他事與人殊至親屬天性則與人一理先王誅梟鳥破鏡不以禽獸而賞也宜仍科不孝付地獄左一官首肯曰公言是俄吏拘牘下以掌摑吾憐而蘇所言歷歷皆記惟不解梟鳥破鏡語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七

竊疑爲不孝之鳥獸今果然也案此事新奇故陰府亦煩商酌知獄情萬變難執一端據余所見事出律例之外者一人外出訛傳已死其父母因鬻婦爲人妾夫歸迫於父母弗能訟也潛至娶者家伺隙一見竟攜以逃越歲緝獲以爲非姦則已別嫁以爲姦則本其故夫官無律可引也又劫盜之中別有一類曰趕蛋不爲盜而爲盜之盜每伺盜外出或襲其巢或要諸路奪所劫之財一日互相格鬪並執至官以爲非盜則寔強掠以爲盜則所掠乃盜賊官亦無律可引也又有姦而懷孕者決罰後官依律判生子還姦夫後生子本夫恨而殺之

姦夫掠故殺其子雖有律可引而終覺姦夫所訴有理無情本夫所爲有情無理無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斷耳

豐宜門外風氏園古松前輩多有題詠錢香樹先生尙見之今已薪矣何華峯云相傳松未枯時每風靜月明或聞絲竹一鉅公偶游其地借賓友夜往聽之二鼓後有琵琶聲似出樹腹似在樹杪久之小聲緩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繡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曉鉅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對我作此淫詞戛然而止俄登登復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樹桃李花易殘松柏常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七

如故鉅公點首曰此乃差近風雅餘音搖曳之際微聞樹外悄語曰此老姝易與但作此等語言便生歡喜撥刺一響有如絃斷再聽之寂然矣
佃戶卜晉寶息耕隴畔枕塊甕牀朦朧中間人語曰昨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劫某人繼妻子鐵杖百雖是病容尙眉目如畫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轉如風引洞簫使人心碎吾手顫不得下幾反受鞭問者太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蠱惑其夫荼毒前妻兒女造種種惡業也晉寶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鐵杖欲起問之欠伸拭目乃荒烟蔓草四顧闕然

故城賈漢恒言張二酉張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撫姪如已出理田產謀婚娶皆殫竭心力姪病瘵經營醫藥殆廢寢食姪歿後恒忽忽如有失人皆稱其友愛越數歲病革昏瞶中自語曰咄咄怪事頃到冥司二兄訴我殺其子斬其祀豈不冤哉自是口中時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蘇曰吾知過矣兄對閻羅數我曰此子非不可化誨者汝為叔父去父一間耳乃知養而不知教縱所欲為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惡疾以終非汝殺之而誰乎吾茫然無以應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而歿三辰所為亦未俗之所難坐以殺姪春秋責備賢者耳

關微草堂筆記卷七

十四

然要不得謂二酉苛也平定王執信余已卯所取士也乞余誌其繼母墓稱母生一弟曰執蒲庶出一弟曰執壁平時飲食衣服三子無所異遇有過責言捶楚亦三子無所異也賢哉數語盡之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趙清常歿子孫嚮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達耶明壽寧侯故第在興濟斥賣畧盡惟廳事僅存後鬻其木於先祖拆卸之日匠者亦聞柱中有泣聲千古癡魂殆同一轍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為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

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曲汪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則謂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娛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飽蟲鼠委泥沙耳故我書無印記視無銘識政如好花明月勝水名山偶與我逢便為我有迨雲烟過眼不復問為誰家物矣何能鐫號題名為後人作計哉所見九脫酒也

職官姦僕婦罪止奪俸以家庭暱近幽賤難明律意深微防誣讒反噬之漸也然橫干強迫陰謀寔嚴戴遂堂先生言康熙未有世家子狹汚僕婦僕氣結成噎膈時婦已孕僕臨歿以手摩腹曰男耶女耶能為我復讐耶

關微草堂筆記卷七

十五

後生一女稍長極慧艷世家子又納為妾生一子文園消渴俄天天年女帷簿不修竟公庭涉訟大損家聲十許年中婦縞袂扶棺女青衫對簿先生皆目見之如相距數日耳豈非怨毒所鍾生此尤物以報哉遂堂先生又言有調其僕婦者婦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箠汝死泣告其夫方沉醉又怒曰敢失志且判刃汝胸婦憤曰從不從皆死無寧先死矣竟自縊官來勘驗尸無傷語無證又死於夫側無所歸咎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縊之室雖天氣晴明亦陰陰如薄暮夜輒有聲如裂帛燈前月下每見黑氣搖漾似人影即之則無如是

十餘年主人歿乃已未歿以前晝夜使人環病榻疑其有所見矣

烏魯木齊軍吏鄂圖麟言其表兄某嘗詣涇縣訪友遇雨夜投一廢寺頽垣荒草四無居人惟山門尚可棲止姑留待霽時雲黑如墨閣中聞女子聲曰怨鬼叩頭求賜紙衣一襲白骨銜恩某怖不能動然度無可避強起問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獨經此寺為僧所遮留妾哭誓不從怒而見殺時衣已盡禿遂被裸埋今百餘年矣雖在冥途情有廉恥身無寸縷愧見神明故寧抱沉寃潛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儻取數翻彩楮剪作裙襦焚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十六

寺門使幽魂傲體便可想諸地府再入轉輪惟君哀而垂拯焉某戰慄諾之泣聲遂寂後不能再至其地竟不果焚嘗自謂負此一諾使此鬼茹恨黃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過嶽廟朱扉嚴閉而有人自廟中出知是神靈膜拜呼上聖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貴神右臺司鏡之吏實文簿到此也問司鏡何義其業鏡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暖情偽萬端起滅無恒包藏不測幽深遠密無迹可窺往往外貌麟鸞中韜鬼域隱隱未形業鏡不能照

也南北宋後此術滋工塗飾彌縫或終身不敗故諸天台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真小人增心鏡於右臺照偽君子圓光對映靈府洞然有拗振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鈎者有拉雜如蕪穢者有潤濁如泥滓者有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脈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蠆者有如狼虎者有現冠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躍躍現秘戲圖者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其圓瑩如明珠清徹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鏡側籍而記之三月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十七

一達於嶽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則責愈嚴術愈巧則罰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輝惡不一惟震夷伯之廟天特示譴於展氏隱隱故也子其識之士人拜受教歸而乞道光書額名其室曰觀心

有歛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嘆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即大書此詩余駭曰此非李露園作耶此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頗介子嘆曰仙亦盜句或曰是扶乩者本偽託已屢以盜句欺矣

從兄垂居言昔聞劉醫亭談二事其一有農家子為狐媚延術士劾治狐將烹諸油釜農家子叩額乞免乃縱去後思之成疾醫不能療狐一日復來相見悲喜狐意落落謂農家子曰君苦相憶止為悅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見我本形則駭避不遑矣欲然撲地蒼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睜睜如炬跳擲上屋長嗥數聲而去農家子自是病痊此狐可謂能報德其一亦農家子為狐媚延術士劾治法不驗符錄皆為狐所裂將上檀殿擊一老姐似是狐母止之日物惜其羣人庇其黨此術士道雖淺創之過甚恐他術士來報復不如且就爾

閩微草堂筆記卷七



婿聽其逃避此狐可謂能慮遠

康匪癸巳先姚安公讀書於厥裏前明士貢澄漿毓此地縣版故址也仍

折杏花插水中後花落結二杏如豆漸長漸巨至於紅熟與在樹無異是年逢

萬壽恩科遂舉於鄉王德安先生時同住為題額曰瑞

杏軒此莊後分屬從弟東白乾隆甲申余自福建歸問

此匾已不存矣擬倩劉石菴補書而代葺此屋作記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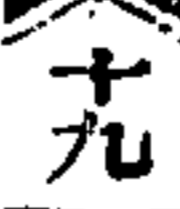
石龕於壁以存先世之迹因循未果不識何日償此願

也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窪佃戶董某父死遺一牛老

且殿將驚於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臥牽挽鞭箠皆不起惟掉尾長鳴村人聞是事絡繹來視忽鄰叟劉某憤然至以杖擊牛曰渠父墮河何預於汝使隨波漂沒充魚鼈食豈不大善汝無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餘年致渠生奉養病醫藥死棺斂且留此一墳歲需祭掃為董氏子孫無窮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半半者何為蓋其父嘗墮深水中牛隨之躍入牽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聞之大慙自批其頰曰我乃非人急引歸數月後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風與東方朔救漢武帝乳母事竟闇合也

閩微草堂筆記卷七



姨丈王公紫府文安舊族也家未落時屠肆架上一豕

首忽脫鉤落地跳擲而行市人噪而逐之直入其門而

止自是日見衰謝至餽粥不供今子孫無子遺矣此王

氏姨母自言之又姚安公言親表某氏家歲久忘其姓氏惟記姚安

公言此事時稱曰汝表伯清曉啟戶有一兔緩步而入絕不畏人直

至內寢床上臥因烹食之數年中死亡畧盡宅亦拆為

平地矣是皆衰氣所召也

王菊莊言有書生夜泊鄱陽湖步月納涼至一酒肆遇

數人各道姓名云皆鄉里因沽酒小飲笑言既洽相與

說鬼搜異抽新多出意表一人曰是固皆奇然莫奇於

吾所見矣曩在京師遊覽高豐臺花匠家邂逅一士其
談吾言此地花事殊勝惟墟墓間多鬼可憎士曰鬼亦
有雅俗未可驟棄吾曩遊西山遇一人論詩殊多精詣
自誦所作有曰深山遲見日古寺早生秋又曰鐘聲散
墟落燈火見人家又曰猿聲隔水斷人語入烟深又曰
林梢明遠水樓角挂斜陽又曰苔痕侵病榻雨氣入昏
燈又曰鶴鶴歲久能人語魍魎山深每晝行又曰空江
照影芙蓉淚廢苑尋春蝶蝶魂皆楚楚有致方擬問其
居停忽有鈴馱琅琅款然滅跡此鬼寧復可憎耶吾愛
其脫酒欲留其飯其人振衣起曰得免君憎已為大幸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

寧敢再入郇厨一笑而隱方知說鬼者即鬼也書生因
戲曰此誠奇絕古所未聞然陽羨鵝籠幻中出幻乃輾
轉相生安知說此鬼說鬼者不又即鬼耶數人一時色
變微風颯起燈光黯黯化爲薄霧輕烟濛濛四散
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時語子孫曰舊聞地下眷屬
臨終時一一相見今日果然幸我平生尚無愧色汝等
在世家庭骨肉當處處留將來相見地也姚安公曰聰
明絕特之士事事皆能知而獨不知人有死經綸開濟
之才事事皆能計而獨不能為死時計使知人有死一
切作為必有索然自返者使能為死時計一切作為必

鑄鼎多物

有悚然自止者情求諸六合之外失諸眉睫之前也

一南士以文章遊公卿間偶得一漢玉璫質理瑩白而
血斑徹骨嘗用以鎮紙一日借寓某公家方燈下搆一
文聞窻隙有聲忽一手探入疑為盜取鐵如意欲擊見
其纖削如春葱瑟縮而止穴紙竊窺乃一青面羅刹鬼
怖而仆地比蘇則此璫已失矣疑為狐魅幻形不復追
詰後於市上偶見詢所從來輾轉經數主竟不能得其
端緒久乃知為某公家奴偽作鬼裝所取董曲江戲曰
渠知君是惜花御史故敢露此柔荑使遇我輩粗材斷
不敢自取斷腕余謂此奴偽作鬼裝一以使其不敢攬執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

一以使不復追求又燈下一掌破窻恐遭揮擊故偽作
女手使知非盜且引之窺見惡狀使知非人其運意亦
殊周密蓋此輩為主人執後即其鉤如指至作姦狎稱
助奇詭環生如鬼如蛇大抵皆然不獨此一人一事也
朱竹坪御史嘗小集閭梨村尚書家酒次竹坪慨然曰
清介是君子分內事若恃其清介以凌物則殊嫌客氣
不除昔某公為御史時居此宅坐間或言及狐魅某公
痛詈之數日後月下見一盜踰垣入內外搜捕皆無迹
擾攘徹夜比曉忽見廳事上臥一老人欠伸而起曰長
夏溽暑長夏字出黃帝素問謂六月也王太僕註謂上
聲杜工部長夏江村事事幽句皆讀平聲蓋注

家偶未 偶投此納涼致主人竟文不安殊深慙愧一笑
而逝蓋無故侵狐狐以是戲之也豈非自取侮哉
朱天門家扶乩好事者多往看一狂士自負書畫意氣
傲睨旁若無人至對客脫屣搔足垢向乩晒曰且請示
下壇詩乩即題曰回頭歲月去驛駿幾度滄桑又到今
曾見會稽王內史親攜賓客到山陰眾曰然則仙及見
右軍耶乩書曰豈但右軍併見虎頭狂生聞之起立曰
二老風流既會親睹此時羣賢畢至古今人相去幾何
又書曰二公雖絕藝入神然意存冲挹雅人深致使見
者意消與罵座灌夫自別是一流人物離之雙美何必

閩微草堂筆記卷七

五

合之兩傷眾知有所指相顧目笑回視狂生已著靴欲
遁矣此不識是何靈鬼作此虐謔惠安陳舍人雲亭嘗
題此生寒山老木圖曰憔悴人間老畫師平生有恨似
徐熙無端自寫荒寒景皺出秋山髻已絲使酒淋漓禮
數疎誰知俠氣屬狂奴他年儻續宣和譜畫史如今有
灌夫乩所云罵座灌夫當即指此又不識此鬼何以知
此詩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兒時聞滄州有太學生居河干一夜
有吏持名刺叩門言新太守過此聞為此地巨室邀至
舟相見適主人以會葬宿姻家相距十餘里聞者持刺

奔告亟命駕返則舟已行乃飭車馬具幣幣沿岸急追
晝夜馳二百餘里已至山東德州界逢人詢問非惟無
此官並無此舟乃狼狽而歸惘惘如夢者數日或疑其
家多貲劫盜欲誘而執之以他出幸免又疑其視貧親
友如讐而不惜多金結權貴近村故有狐魅特惡而戲
之皆無左證然鄉黨喧傳咸曰某太學遇鬼先外祖雪
峯公曰是非狐非鬼亦非盜即貧親友所為也斯言近
之矣

俗傳鵲蛇鬪處為吉壤就鬪處點穴當穴富貴謂之龍
鳳地余十一二歲時淮鎮孔氏田中嘗有是事舅氏安

閩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

公是齋親見之孔用以為墳亦無他驗余謂鵲以鬪蟻
為食或見小蛇啄取蛇蜿蜒拒爭有似乎鬪此亦物態
之常必當日曾有地師為人卜葬指鵲蛇鬪處是穴如
陶侃葬母仙人指牛眠處是穴耳後人見其有驗遂傳
聞失寔謂鵲蛇鬪處必吉然則因陶侃事謂凡牛眠處
必吉乎

慶雲鹽山間有夜過墟墓者為羣狐所遮裸體反接倒
懸樹杪天曉人始見之投梯解下視背上大書三字曰
繩還繩莫喻其意久乃悟二十年前曾捕一狐倒懸之
今修怨也胡厚菴先生仿西涯新樂府中有繩還繩一

篇曰斜柯三丈不可登誰躡其杪如猿升諦而視之見
倒縹背題字曰繩還繩問何以故心懣騰恍然忽省蹶
然與束縛阿紫當年會舊事過眼如風燈誰期狹路遭
其朋吁嗟乎人妖異路炭與冰爾胡肆暴先侵陵使銜
怨毒伺隙乘吁嗟乎無為禍首茲可懲卽此事也

劉香晚言滄州近海處有牧童年十四五雖農家子頗
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覺背上似負一物然視之無形
捫之無質問之亦無聲怖而返以告父母無如之何數
日後漸似擁抱漸似撫摩既而漸似夢魘遂為所汚自
是媒狎無時而無形無質無聲則仍如故時或得錢物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舌

果餌亦不甚多鄰塾師語其父曰此恐是狐直藏獵犬
俟聞媚聲時排闥喚攫之父如所教狐嗷然破窻出在
屋上跳擲罵童負心塾師呼與語曰君幻化通靈定知
世事夫男女相悅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過別船者
尚不知其幾至若變童本非文質抱衾薦枕不過以色
為市耳當其傅粉薰香含嬌流盼纏頭萬錦買笑千金
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迫富者貲盡貴者權移或
掉臂長辭或倒戈反噬翻雲覆雨自古皆然蕭韶之於
庾信慕容冲之於苻堅載在史冊其尤著者也其所施
者如彼其所報者尚如此然則與此輩論交如搏沙作

飯矣况君所贈曾不及五陵豪貴之萬一而欲此童心
堅金石不亦慎乎語訖寂然良久忽聞頓足曰先生休
矣吾今乃始知吾癡浩嘆數聲而去

姜白岩言有士人行桐栢山中遇鹵簿前導衣冠形狀
似是鬼神暫避林內輿中貴官已見之呼出與語意殊
親洽因拜問封秩曰吾卽此山之神又拜問神生何代
冀傳諸人世以廣見聞曰子所問者人鬼吾則地祇也
夫元黃剖判融結萬形形成聚氣氣聚藏精精凝孕質
質立含靈故神祇與天地並生惟聖人通造化之原故
燔柴瘞玉載在六經自裨官瑣記初造鄙詞曰劉曰張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舌

謂天帝有廢興曰呂曰馮謂河伯有夫婦儒者病焉紫
陽崛起乃以理詰天併皇矣之下臨亦斥為烏有而鬼
神之德遂歸諸二氣之屈伸矣夫木石之精尚生夔罔
兩土之精尚生犢羊豈有乾坤斡連元氣鴻洞反不能
聚而上升成至尊之主宰哉觀子衣冠當為文士試傳
吾語使儒者知聖人響報之由士人再拜而退然每以
告人輒疑以為妄余謂此言推鬼神之本始植義甚精
然自白岩寓言託諸神語耳赫赫靈祇豈屑與講學家
爭是非哉

妻編修超然言豐宜門內玉皇廟街有破屋數間鎖閉

已久云中有狐魅適江西一孝廉與數友過夏唐舉子下第後讀書待再試取其地幽僻就舍於旁一日見幼婦立簷下態殊嫵媚心知為狐少年豪宕意殊不懼黃昏後詣門作禮祝以媒詞夜中聞牀前窸窣有聲心知狐至聞中舉手引之縱體入懷遽相狎昵治蕩萬狀奔命殆疲比月上窻明諦視乃一白髮媼黑陋可憎驚問汝誰殊不愧赧自云本城樓上老狐娘子怪我饕餮而慵作斥居此屋寂寞已數載感君垂愛故冒恥自獻耳孝廉怒搏其頰欲縛箠之撐拄擺撥間同舍聞聲皆來助捉忽一脫手已瑯然破窻遁次夕自坐屋簷作軟語相喚孝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六

廉詬詈忽為飛瓦所擊又一夕揭帷欲寢乃裸臥牀上笑而招手抽刃向擊始拉罵去懼其復至移寓避之登車頃突見前幼婦自內走出密遣小奴訪問始知居停主人之甥女昨偶到街買花粉也

琴工錢生以鼓琴客裘文達公家得藉善諧戲因面有癡風皆呼口錢花臉來往數年竟不能舉其里居名言一選人居會館於館後墻缺見一婦甚有姿首衣裝故敝而修飾甚整深意頗悅之館人有母年五十餘故大家婢女進退語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應門料其有幹才賂以金祈謀一晤對曰向未見此似是新來姑試偵探作萬一想耳越十許日始報曰已得之

矣渠本良家以貧故忍恥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來乞勿秉燭勿言勿笑勿使僮僕及同館聞聲息聞鐘聲即勿留每夕贈以二金足矣選人如所約已往來月餘一夜鄰弗戒於火選人惶遽起僮僕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寒帳曳茵褥訇然有聲一裸婦墮榻下乃館人母也莫不絕倒蓋京師媒妁最姦黠遇選人納賂多以好女引視而臨期陰易以下材覺而涉訟者有之幕首入門背燈障扇俟定情後始覺委曲遷就者亦有之此媼狃於鄉風竟以身代也然事後訪問四鄰墻缺外寔無此婦或曰魅也裘文達公曰是此媼引致一妓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七

炫誘選人耳

安氏從舅善鳥銃郊原逐兔信手而發無得脫者所殺殆以千百計一日遇一兔人立而拱目炯炯如怒舉銃欲發忽炸而傷指兔已無迹心知為兔鬼報冤遂輟其事又嘗從禽晚歸漸已昏黑見小旋風裹一物火光熒熒旋轉如輪舉銃中之乃秃筆一枝管上微有血漬明人小說載牛天錫供狀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魅是或然歟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縣一民家歲除日有賣蓮草花者叩門呼曰竚立久矣何花錢尚不送出耶詰問家中

寔無人買花而賣者堅執一垂髻女子持入正紛擾間
聞一媪急呼曰真大怪事廁中做帚柄上竟插花數朵
也取驗果適所持入乃銼而焚之叻叻有聲血出如縷
此魅既解化形即應潛養靈氣何乃作此變異使人知
而殲除豈非自取其敗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
有所得不自韜晦者類此帚也夫

外祖雪峯張公家奴子王玉善射嘗自新河攜鹽租返
遇三盜三矢仆之各唾面縱去一日攜弓矢夜行見黑
狐人立向月拜引滿一發應弦飲羽歸而寒熱大作是
夜繞屋有哭聲曰我自拜月鍊形何害於汝汝無故見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末

殺必相報恨汝未衰當訴諸司命耳數日後窓棧上鏗
然有聲愕眙驚問聞窓外語曰王玉我告汝我昨訴汝
於地府冥官檢籍乃知汝過去生中負冤訟辯我爲刑
官陰庇私黨使汝理直不得申抑鬱憤恚自刺而死我
墮身爲狐此一矢所以報也因果分明我不怨汝惟當
日違心枉拷尙負汝笞掠百餘汝肯發願免償則陰曹
銷籍來生拜賜多矣語訖似聞叩額聲王叱曰今生債
尙不了誰能索前生債耶妖鬼速去無擾我眠遂寂
然世見作惡無報動疑神理之無據烏知冥冥之中有
如是之委曲哉

雍正甲寅余初隨姚安公至京師聞御史某公性多疑
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曠慮有盜夜遣家奴數人更
番司鈴柝猶防其懈雖嚴寒溽暑必秉燭自巡視不勝
其勞別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廛櫛比又慮有火每屋
儲水甕至夜鈴柝巡視如在永光寺時不勝其勞更典
虎坊橋東一宅與余邸隔數家見屋宇幽邃又疑有魅
先延僧誦經放焰口鈸鼓琤琮者數日云以度鬼復延
道士設壇召將懸符持咒鈸鼓琤琮者又數日云以驅
狐宅本無他自是以後魅乃大作拋擲瓦攘竊器物
夜夜無寧居婢媪僕隸因緣爲姦所損失無算論者皆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末

謂妖由人興居未一載又典繩匠衙一宅去後不通
聞問不知其作何設施矣姚安公嘗曰天下本無事庸
人自擾之其此公之謂乎
錢塘陳乾緯言昔與數友泛舟至西湖深處秋雨初晴
登寺樓遠眺一友偶吟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休句相與慨歎寺僧微哂曰據所聞見蓋死尚不休
也數年前秋月澄明坐此樓上聞橋畔有詬爭聲良久
愈厲此地無人居心知爲鬼諦聽其語急遽擾奪不甚
可辨似是爭墓田地界俄聞一人呼曰二君勿喧聽老
僧一言可乎夫人在世途膠膠擾擾緣不知此生如夢

耳今二君夢已醒矣經營百計以求富貴富貴今安在
乎機械萬端以酬恩怨恩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
骨已枯子然惟賸一魂彼幻化黃梁尚能省悟何身親
閱歷反不知萬事皆空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無不死
之人大聖大賢以外自古亦無不消之鬼併此子然一
神久亦不免於漸滅顧乃於電光石火之內更與蠻觸
之兵戈不夢中夢乎語訖聞嗚嗚飲泣聲又聞浩歎聲
曰哀樂才忘官乎其未齊得喪如斯挂礙老僧亦不能
解脫矣遂不聞再語疑其難未已也乾緯曰此自師察
花之舌耳然默驗人情寔亦為理之所有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手

陳竹吟嘗館一富室有小女奴聞其母行乞於道餓垂
斃陰盜錢三千與之為僮輩所發鞭笞甚苦富室一樓
有狐借居數十年未嘗為祟是日女奴受鞭時忽樓上
哭聲鼎沸怪而仰問同聲應曰吾輩雖異類亦具人心
悲此女年未十歲而為母受笞不覺失聲非敢相擾也
主人投鞭於地面無人色者數日

竹吟與朱青雷遊長椿寺於鸞書畫處見一卷擘窠書
曰梅子流酸澗齒牙芭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
思閒看兒童捉柳花款題山谷道人方擬議真偽一丐
者在旁睨視微笑曰黃魯直乃書楊誠齋詩大是異聞

掉臂竟去青雷訝曰能作此語安得乞食竹吟太息曰
能作此語又安得不乞食余謂此竹吟憤激之談所謂
名士習氣也聰明穎雋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謬乖
張使人不敢嚮適者其勢可以乞食或有文無行久而
穢迹惡聲使人不屑齒錄者其勢亦可以乞食是豈可
賦感士不過哉

一宦家子貲鉅萬諸無賴偽相親暱誘之冶遊飲博歌
舞不數載炊烟竟絕願頹以終病革時語其妻曰吾為
人盡感以至此必訟諸地下越半載見夢於妻曰訟不
勝也冥官謂妖童倡女本捐棄廉恥藉聲色以養生其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三

媚人取財如虎豹之食人鯨鯢之吞舟也然人不入山
虎豹烏能食舟不航海鯨鯢烏能吞舟自就彼彼何尤
焉惟淫朋狎客如設筵以待獸不入不止懸餌以釣魚
不得不休是宜陽有明刑陰有業報耳又聞有書生昵
一狐女病瘵死家人清明上冢見少婦奠酒焚楮錢伏
哭甚哀其妻識是狐女遙罵曰死魅害人雷行且誅汝
尚假慈悲耶狐女歛衽徐對曰凡我輩女求男者是為
採補殺人過多天律不容也男求女者是為情感耽玩
過度用致傷生正如夫婦相悅成疾天折事由自取鬼
神不迫理其在席也姊何責耶此二事足相發明也

干寶搜神記載馬勢妻蔣氏事卽今所謂走無常也武清王慶培曹氏有傭媪充此役先太夫人嘗問以冥司追攝豈乏鬼卒何故須汝輩曰病榻必有人環守陽光熾盛鬼卒難近也又或有真貴人其氣旺有真君子其氣剛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肅殺之氣強悍之徒有凶戾之氣亦不能近惟生魂體陰而氣陽無慮此數事故必攜之以爲備語頗近理似非村媪所能臆撰也河間一舊家宅上忽有烏十餘哀鳴旋繞其音甚悲若曰可惜可惜知非佳兆而莫測兆何事數日後乃知其子驚宅償博負烏啼之時卽書券之時也豈其祖父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至

靈所憑歟爲人子孫者聞此宜愴然思矣

有游士借居萬柳堂夏曰湘簾斐几列古硯七八古玉器銅器磁器十許古書冊畫卷又十許筆牀水注酒琖茶甌紙扇棕拂之類皆極精緻壁上所粘亦皆名士筆迹焚香宴坐琴聲鏗然人望之若神仙非高軒駟馬不能登其堂也一日有道士二人相攜游覽偶過所居且行且言曰前輩有及見杜工部者形狀殆如村翁吾曩在汴京見山谷東坡亦都似措大風味不及近日名流有許多家事朱導江時偶同行聞之怪訝竊隨其後至車馬叢雜處紅塵漲台倏已不見竟不知是鬼是仙

烏魯木齊遣犯劉剛驍健絕倫不耐耕作伺隙潛逃至根克忒將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逃亡者即前有卡倫卡倫者戍守瞭望之地也恐不得過不如暫匿我屋中俟黎明耕者畢出可雜其中以脫也剛從之比稍辨色覺恍如夢醒身坐老樹腹中再視叟亦非昨貌諦審之乃夙所手刃棄尸深澗者也錯愕欲起還騎已至乃弭首就禽軍屯法遣犯私逃二十日內自歸者尙可貸死剛就禽在二十日將曙介在兩岐屯官欲遷就活之剛自述所見知必不免願早伏法乃送轅行刑殺人於七八年前久無覺者而游魂爲厲終索命於二萬里外其可畏也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至

日南坊守柵兵王十姚安公舊僕夫也言乾隆辛酉夏夜坐高廟納涼閣中見二人坐閣下疑爲盜靜伺所往時紹興會館西商放債者演劇賽神金鼓聲未息一人曰此輩殊快樂但巧算剝削恐造業亦深一人曰其間亦有差等昔聞判司論此事凡選人或需次多年旅食廣乏或赴官遠地資斧艱難此不得已而舉債其中苦况不可殫陳如或乘其急迫抑勒多端使進退觸藩茹酸書券此其罪與劫盜等陽律不過笞杖陰律則當墮泥犁至於冶蕩性成驕奢習慣預期到官之日可取諸百姓以償補遂指以稱貸肆意繁華已經負債如山尙

復插金似士致漸形竭蹶日見追呼銓授有官逋逃無路不得不吞聲飲恨為几上之肉任若輩之宰割積數既多取償難必故先求重息以冀得失之相當在彼為勢所必然在此為事由自取陽官科斷雖有明條鬼神固不甚責之也王聞是語疑不類生人俄歌吹已停二人並起不待啟鑰已過柵門旋聞道路喧傳酒闌客散有一人中暑暴卒乃知二人為追攝之鬼也

莆田林生需言閩一縣令罷官居館舍夜有羣盜破扉入一媼驚呼刃中腦仆地僮僕莫敢出巷有邏者素弗善所為亦坐視盜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錦

閩微道堂筆記卷一

辛酉

余蒙首臥盜掣取余見姣麗如好女嘻笑撫摩似欲為無禮中刃姐笑然躍起奪取盜刀徑負是子奪門出追者皆被傷乃僅捆載所劫去縣令怪媼已六旬素不聞其能技擊何勇鸞乃兩急往尋視則媼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會蒙公再生恩歿後執役土神祠聞公被劫特來視宦貴是公刑求所得真判飽盜囊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則盜罪當誅故附此媼與之戰公努力為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臥救蘇問之惘然不憶蓋此令遇貧人與貧人訟剖斷亦頗公明故卒食其報云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姦賊敗露使

無可蹤迹追捕也姚安公嘗見房師石窓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後再見於高淳令梁公潤堂家則自稱河南李定梁公頗倚任之臨啟程時此人忽得異疾乃託姚安公暫留於家約痊時續往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以漸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囊篋有小冊作蠅頭字記所閱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陰事詳載某時某地某人與聞某人旁睹以及往來書札讞斷案牘無一不備錄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盜之竊逃留一函於几上官竟弗敢追也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霍文易書曰此輩依人

閩微道堂筆記卷七

說

門戶本為舞弊而來譬彼養鷹斷不能責以食穀在主人善駕馭耳如喜其便捷委以耳目腹心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責吾責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猶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雖此人日日彙筆亦何能為哉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太固耳獻縣近歲有二事一為韓守立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計醫禱皆無驗有賙者給以封肉燃燈祈神佑則可速愈婦不知其給也竟封肉燃之越十餘日祖姑目竟復明夫受給亦愚矣然惟愚

故誠惟誠故鬼神爲之格此無理而有至理也一爲丐者王希聖足雙攀以股代足以肘撐之行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移橐匿草間坐守以待覓者俄商家林人張際飛倉皇尋至叩之語相符舉以還之際飛請分取不受延至家議養贍終其身希聖曰吾形殘廢天所罰也違天坐食將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後因臥裴聖公祠下裴聖公不知何時人志乘亦不能詳士人云祈雨時有驗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後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際飛故先祖門客余猶及見自述此事甚詳蓋希聖爲善宜受報而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焉非似無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業

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輩嘗載此二事於縣志講學家頗病其語怪余謂芥舟此志惟凡仙聯句及王生殤子二條偶不割愛耳全書皆體例謹嚴具有史法其載此二事正以見匹夫匹婦足感神明用以激發善心砥礪薄俗非以小說家言濫登輿記也漢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妻葳蕤鎖事載錄異傳晉武帝時河間女子剖棺再活事載搜神記皆獻邑故寔何嘗不刪薙其文哉

外叔祖張公紫衡家有小園中築假山有洞曰泄雲洞前爲菘菊地山後養數鶴有王吳履先生集歐陽永叔

唐彥謙句題聯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塵夢那知鶴夢長頗爲工切一日洞中筆研移動滿壁皆摹仿此十四字拗振欲斜不成點畫用筆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或應連者斷應斷者連似不識字人所書疑爲童稚游戲重聖而鑄其戶越數日啟視復然乃知爲魅一夕聞格格磨墨聲持刃突入掩之一老猴躍起衝人去自是不復見矣不知其學書何意也余嘗謂小說載異物能文翰者惟鬼與狐差可信鬼本人狐近於人也其他草木鳥獸何自知聲病至於溥家門客併蒼蠅草帚亦俱能詩卽屬寓言亦不應荒誕至此此猴歲久通靈學人塗抹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業

正其頑劣之本色固不必有所取義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如是我聞二

觀弈道人撰

先叔儀南公言有王某曾某素相善王艷曾之婦乘曾為盜所誣引陰賄吏繫於獄方營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輟其謀擬為作功德解冤既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乃迎曾父母妻子於家奉養備至如是者數年耗其家貲之半曾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婦歸王王固辭奉養益謹又數年曾母病王侍湯藥衣不解帶曾母臨沒曰久荷厚恩來世何以為報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陳其寔乞冥府見曾為解釋母慨諾曾父亦手作一札納曾母袖中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日死果見兒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黃泉下無相見也後王為曾母營葬督工勞倦假寐墮側忽聞耳畔大聲曰冤則解矣爾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許嫁其子後竟得善終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猶可解知無不可解之冤矣亦足為悔罪者勸也

從兄旭升言有丐婦甚孝其姑嘗飢踣於路而手一盂飯不肯釋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僅隨姑乞食聽指揮而已一日同棲古廟夜聞殿上厲聲曰爾何不避孝婦使受陰氣發寒熱一人稱手捧急撤倉卒未及睹又聞

叱責曰忠臣孝子頂上神光照數尺爾豈盲耶俄聞鞭筮呼號聲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聞一婦饑田為旋風所撲患頭痛問其行事果以孝稱自是感動事姑恒恐不至云

旭升又言縣吏李懋華嘗以事詣張家口於居庸關外夜失道暫憩山畔神祠俄燈火晃耀遙見車騎雜遝將至祠門意是神靈伏匿廡下見數貴官並入祠坐左側似是城隍中四五座則不識何神數吏抱簿陳案上一檢視竊聽其語則勘驗一郡善惡也一神曰某婦事親無失禮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婦亦能得姑舅歡然退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與其夫有怨言一神曰風俗日偷神道亦與人為善陰律孝婦延一紀此二婦滅牛可也僉曰善俄一神又曰某婦至孝而至淫何以處之一神曰陽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則當誅是不孝之罪重於淫也不孝之罪重則能孝者福亦重輕罪不可削重福宜舍淫而論其孝一神曰服勞奉養孝之小者虧行辱親不孝之大者小孝難贖大不孝宜舍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惡所能掩淫大罰也非他善所能贖宜罪福各受其報側坐者磬折請曰罪福相抵可乎神掉首曰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無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

疑淫無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曰以孝之故雖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雖至孝而不獲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一神沉思良久曰此事出入頗重大請命於天曹可矣語訖俱起各命駕而散李故老吏嫻察牘陰記其語反覆思之不能決不知天曹作何判斷也

董曲江言陵縣一嫠婦夏夜爲盜擄入乘其睡汚之醒而驚呼則逸矣憤恚病卒竟不得賊之主名越四載餘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媪合掌誦佛曰某婦之冤雪矣當其呼救之時吾親見李十踰牆出畏其悍而不敢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全

言也

西城將軍教場一宅周蘭坡學士嘗居之夜或聞樓上吟哦聲知爲狐弗訝也及蘭坡移家狐亦他徙後田白岩傲居數月狐乃復歸白岩祭以酒脯併陳祝詞於几曰聞此蝸廬曾停鶴馭復聞飄然遠引似桑下浮圖鄙人匏繫一官萍飄十載拮据稱貸卜此一廬數夕來款笑微聞似仙輿復返豈鄙人德薄故爾見侵抑夙有因緣來茲聚處歟既承惠顧敢拒嘉賓惟冀各守門庭使幽明異路庶均歸寧謚美善不害於同岑敬布腹心伏惟鑒燭次日樓前飄墜一帖云僕雖異類頗悅詩書雅

不欲與俗客伍此宅數十年來皆詞人棲息愜所素好故孳族安居自蘭坡先生愬然舍我後來居者目不勝駟儉之容耳不勝歌吹之音鼻不勝酒肉之氣迫於無奈窺跡山林今聞先生山蘊之季子文章必有淵源故望影來歸非期相擾自今以往或檢書獮祭偶動芸籤借筆鴉塗暫磨鸚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訴諸明神願廓清襟勿相疑貳末題康默頓首頓首從此聲息不聞矣白岩嘗以此帖示客斜行淡墨似匆匆所書或曰白岩託跡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詼嘲寓言十九是或然歟然此與李慶子遇狐叟事大旨相類不應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四

俗人雅魅疊見一時又同出於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會或田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傳聞異詞姑存其矻世之意而已

一故家子以奢縱嬰法網歿後數年親串中有名仙者忽附札自道姓名且陳愧悔既而復書曰僕家法本嚴僕之罹禍以太夫人過於溺愛養成驕恣之性改蹈陷穽而不知耳雖然僕不怨太夫人僕於過去生中負太夫人命故今以愛之者殺之隱償其冤因果牽纏非偶然也觀者皆爲太息夫償寬而爲逆子古有之矣償寬而爲慈母數籍之所未睹也然據其所言乃鑿然中理

宛平何華峯官寶慶同知時山行疲困望水際一草菴
投之暫憩榜曰孤松菴門聯曰白鳥多情留我住青山
無語看人忙有老僧應門延入具茗頗香潔而落落無
賓主意室三楹亦甚樸雅中懸畫佛一軸有八分書題
曰午夜鐘磬寂滿庭風露清琉璃青黯黯靜對古先生
不習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聯曰花幽防引蝶雲
懶怯隨風亦不題款指問此師自題耶漠然不應以手
指耳而已歸途再過其地則波光嵐影四顧蕭然不見
向菴所在從人記遺烟筒一枝尋之尚在老柏下竟不
知是佛祖是鬼魅也華峯畫有佛光示現卷併自記始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五

未甚悉華峯歿後想已雲烟過眼矣

族兄次辰言其同年康匪甲午孝廉某嘗遊嵩山見女
子汲溪水試求飲欣然與一瓢試問路亦欣然指示因
共坐樹下語似頗涉翰墨不類田家婦疑為狐魅愛其
娟秀且相款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幾助怪而
語之赧然曰吾從師學道百餘年自謂此心如止水師
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見可欲故不亂見
則亂矣平沙萬頃中留一粒草子見雨即芽汝魔障將
至明日試之當自知今果遇君問答留連已微動一念
再片刻則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幾助躡身一躍直上木

危崖勒馬

抄警如飛鳥而去

次辰又言族祖徵君公諱吳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以
天性疎放恐妨遊覽稱疾不預試嘗至登州觀海市過
一村塾小憩見案上一舊端硯背刻狂草十六字曰萬
木蕭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間寫上堵吟側書惜哉此叟
四字蓋其號也問所自來塾師云村南林中有厲鬼夜
行者遇之輒病一日衆伺其出持兵仗擊之追至一墓
而滅因共發掘於墓中得此研吾以粟一斗易之也案
上堵吟乃孟達作是必勝國舊臣降而復叛敗竄入山
以死者生既進退無據沒又不肯潛藏取暴骨之禍項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六

頑梗不靈之鬼哉

海之有夜又猶山之有山魃非鬼非魅乃自一種類介
乎人物之間者也劉石菴參知言諸城濱海處有結寮
捕魚者一日衆皆棹舟出有夜叉入其寮中盜飲其酒
盡一罍醉而臥為衆所執束縛捶擊毫無靈異竟因踏
而死
族姪貽孫言昔在潼關宿一驛月色滿窓見兩人影在
窓上疑為盜諦視則腰肢纖弱髮髻宛然似一女子將
一罍穴紙潛視乃不睹其形知為妖魅以佩刀隔窗斫
之有黑州雨道聲如鳴鑼越屋脊而去慮其夜復來

戒僕借烏銃以俟夜半果復見影乃二虎對峙與僕發銃並擊應聲而滅自是不復至疑本游魂故無形質陽光震燦消散不能再聚矣

獻縣王生相御生一子有抱之者輒空中擲與數十錢知縣楊某自往視乃擲下白金五星此子旋夭亡亦無他異或曰王生情作戲術者般運之將託以箕歛或曰狐所爲也是皆不可知然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確有鬼憑亦當禁治使勿勞民聽正不必論其真妄也

李又聃先生言雍正末年東光城內忽一夜家家犬吠聲若潮涌皆相驚出視月下見一人披髮至腰衰衣麻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七

帶手執巨袋袋內有千百鵝鴨聲挺立人家屋脊上良久又移過別家次日凡所立之處均有鵝鴨二三隻自檐擲下或烹而食與常畜者味無異莫知何怪後凡得鵝鴨之家皆有死喪乃知爲凶煞偶現也先外舅馬公周錄家是夜亦得二鴨是歲其弟靖逆同知庚長公卒信又聃先生語不謬顧自古及今遭喪者恒河沙數何以獨示兆於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是地是地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數家其示兆皆擲以鵝鴨又義何所取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論可矣

道士王崑霞言昔游嘉禾新秋爽朗散步湖濱去人稍

遠偶遇宦家廢圃叢篁老木寂無人蹤徙倚其間不覺晝寢夢古衣冠人長揖曰岑寂荒林罕逢嘉客既見君子寔慰素心幸勿以異物見擯心知是鬼姑誌所從來曰僕未陽張從元季流寓此邦歿而旅葬愛其風土無復歸思園林凡易十餘主栖遲未能去也問人皆畏死而樂生何獨耽鬼趣曰死生雖殊性靈不改境界亦不改山川風月人見之鬼亦見之登臨吟咏人有之鬼亦有之鬼何不如人且幽深險阻之勝人所不至鬼得以魂游蕭寥清絕之景人所不睹鬼得以夜賞人且有時不如鬼彼夫畏死而樂生者由嗜慾攪心妻孥結戀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八

巨舍之入冥漠如高官解組息迹林泉勢不能不戚戚不知本住林泉者耕田鑿井恬熙相安原無所戚戚於中也問六道輪迴事有主者何以竟得自由曰求生者如求官惟人所命不求生者如逃名惟己所爲苟不求生神不强也又問寄懷既遠吟咏必多曰與之所至或得一聯一句卒不成篇境過即忘亦不復追索偶然記憶可質高賢者纔三五章耳因朗吟曰殘照下空山暝色蒼然合 崑霞擊節又吟曰黃葉甫得二字忽聞謀叫聲霍然而寤則漁艇打槳相呼也再倚柱取坐不復成夢矣

崑霞又言其師精曉六壬而不為人占崑霞為童子時一日蚤起以小札付之曰持此往某家借書定以申刻至先期後期皆皆汝相去七八十里竭蹶僅至則某家兄弟方鬪牆啟視其札惟小字一行曰借書玉祐傳一閱兄弟相顧默然爾遂解蓋其弟正繼母所生云嘉峪關外有戈壁徑一百二十里皆積沙無寸土惟居中一巨阜名天生墩戍卒守之冬積冰夏儲水以供驛使之往來初威信公岳公鍾琪西征時疑此墩本一土山為飛沙所沒僅露其頂既有山必有水發卒擊之空至數十丈忽持錘者皆墮下在穴上者俯聽之聞風聲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九

如雷吼乃輟役穴今已圯余出塞時彷彿尚見其遺跡案佛氏有地水火風之說余聞陝西有遷葬者啟穴時棺已半焦茹干總大業親見之蓋地火所灼又獻縣劉氏母卒合葬啟穴不得其父棺迹之乃在七八步外側植土中先姚安公親見之彭芸楣參知亦云其鄉有遷葬者棺中之骨攢聚於一角如積薪然蓋地風所吹也是知大氣輪運於地中陰氣化水陽氣則化風化火水土同為陰類一氣相生故無處不有陽氣則包於陰中其微者燥動之性為陰所解其稍壯者聚而成硫黃丹砂礬石之屬其最盛者鬱而為風為火故恒聚於一所

福建延平府城近也

常與城西北界
登烏目峰則城
內鐵志果見形
此三備一說也
真誠固不可執一也

不慮處皆見耳

伊犁城中無井皆出汲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荷其下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綆耳知古稱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謬徐舍人蒸遠會預斯役嘗為余言此佐領可云格物蒸遠能舉其名惜忘之矣後烏魯木齊築城時鑿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余作是地雜詩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床無用處隨心引取到花畦紀其寔也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為之不開又北山支麓逼近譙樓登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

阿頂關帝祠感樓則城中纖微皆見故余詩又曰山圍芳草翠烟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處綠環瑜上看棋枰巴公彥弼鎮守時參將海起雲請於山麓堅築小堡為犄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殊不知兵北山雖俯瞰城中然敵或結柵可築礮臺仰擊火性炎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亦不難彼決不能屯聚也如築小堡於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為敵所據反資以保障矣諸將莫不嘆服因記伊犁鑿井事併附錄之烏魯木齊泉甘土沃雖花草亦皆繁盛江西蠟五色畢

備采若巨杯瓣葳蕤如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藥大學士温公以倉場侍郎出鎮時堦前虞美人一叢忽變異色瓣深紅如丹砂心則濃綠如鸚鵡映日灼灼有光似金星隱耀雕畫工設色不能及公旋擢福建巡撫去余以綵線繫花梗秋收其子次歲種之仍常花耳乃知此花爲瑞兆如揚州芍藥偶開金帶圍也

辛彤甫先生記異詩曰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轂迅無停三絃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驃側耳聽康熙辛丑館余家自作也初里人某貨郎述先祖多金不償且出負心語先祖性豁達一笑而已一日午睡起謂姚安公曰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一

某貨郎死已久頃忽夢之何也俄聞人報馬生一青驃感曰某貨郎償夙逋也先祖曰負我債者多矣何獨某貨郎來償某貨郎負人亦多矣何獨來償我事有偶合勿神其說使人于孫蒙恥也然園人每戲呼某貨郎輒昂首作怒狀平生好彈三絃唱邊關調或對之作此曲輒聳耳以聽云

古書字以竹簡誤則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筆黃山谷名其人贖曰刀筆已非本義今寫訟牒者稱刀筆則謂筆如刀耳又一義矣余督學閩中時一生以導人誣告成邊聞其將敗前方爲人構詞手中筆爆然一聲中裂如

劈恬不知警卒及禍又文安王岳芳言其鄉有構陷善類者方具草訝字皆赤色視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筆而起遂輟是業竟得令終余亦見一善訟者爲人畫策誣富民誘藏其妻富民幾破家案尙未給而善訟者之妻真爲人所誘逃不得主各竟無所用其訟

天道乘除不能盡測善惡之報有時應有時不應有時卽應有時緩應亦有時示以巧應余在烏魯木齊時吉木薩報遺犯劉允成爲通賈過多迫而自縊余飭吏銷除其名籍見原案註語云爲重利盤剝逼死人命事烏魯木齊巡檢所駐曰呼圖壁呼圖譯言鬼呼圖壁譯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二

言有鬼也嘗有商人夜行閭中見樹下有人影疑爲鬼呼問之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結伴耳因相趁共行漸相款洽其人問有何急事冒凍夜行商人曰吾夙負一友錢四千聞其夫婦俱病飲食藥餌恐不給故往送還是人却立樹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聞公言乃真長者吾不敢犯公願爲公前導可乎不得已姑隨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諦視乃一無首人慄然却立鬼亦奄然而滅

馮巨源官赤城教諭時言赤城山中一老翁相傳元代人也巨源往見之呼爲仙人曰我非仙但吐納導引得

不死耳叩其術曰不離乎丹經而非丹經所能盡其分
刊節度妙極微芒苟無口訣真傳但依法運用如檢譜
對弈奕必敗如拘方治病病必殆緩急先後稍一失調
或結為癰疽或滯為拘攣甚或精氣暫亂神不歸舍竟
至於顛癲是非徒無益已也問容成彭祖之術可延年
乎曰此邪道也不得法者禍不旋踵真得法者亦僅使
人壯盛壯盛之極必有決裂橫潰之患譬如悖理聚財
非不驟富而斷無終享之理公毋為所惑也又問服食
延年其法如何曰藥所以攻伐疾病調補氣血而非所
以養生方士所餌不過草木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三

石不能不消化彼且不能自存而謂借其餘氣反長存
乎又問得仙者果不死歟曰神仙可不死而亦時時可
死夫生必有死物理之常煉氣存神皆逆而制之者也
逆制之力不懈則氣聚而神亦聚逆制之力或疎則氣
消而神亦消消則死矣如多財之家勤儉則常富不勤
不儉則漸貧再加以奢蕩則貧立至彼神仙者固亦兢
兢然恐不自保非內丹一成即萬劫不壞也巨源請執
弟子禮曰公於此道無緣何必徒荒其本業不如其已
巨源悵然而返景州戈魯齋為余述之稱其言皆篤寔
不類方士之炫惑云

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自稱薦中人問豈伍相
國耶曰彼自隱語吾真以此為號也其方時效時不效
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一日降牛文希英號安公稱牛
字首末知是此二字否牛文詳家有一虛損方者仙判
曰君病非藥所能治但過除嗜慾遠勝於草根樹皮又
有乞種子方者仙判曰種子有方併能神效然有方與
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慾火尙毒
發為痘十中必損其一三况助以熱藥搏結成胎其蘊
毒必加數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於天折之時
惜其不壽而不知未生之日已先伏必死之機生如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四

生亦何貴乎種耶此理甚明而昔賢未悟山人志存濟
物不忍以此術欺人也其說中理皆醫家所不肯言或
真有靈鬼憑之歟又聞劉季箴先生嘗與論醫亂仙曰
公補虛好用參夫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所
主不通治各證以藏府而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
不至焉以榮衛而論參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焉腎肝
虛與陰虛而補以參庸有濟乎豈但無濟亢陽不更煎
燥乎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分今採參者得即蒸之何
處得有生參乎古者參出於上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
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遼參秉東方春氣故

其性發生先升上部即以藥論亦各有通用之權願公審之季箴極不以爲然奈不知醫併附錄之待精此事者論定焉

歛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孰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略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爲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秘藥也又聞諸沈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五

文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語其方當亦驗

老儒劉挺生言東城有獵者夜半睡醒問窻紙浙浙作響俄又聞窻下窸窣聲披衣叱問忽答曰我鬼也有事求君君勿怖問其何事曰狐與鬼自古不並居狐所窟穴之墓皆無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許狐乘我他往聚族據之反驅我不得入欲與鬪則我本文士必不勝欲訟諸土神卽幸而得申彼終亦報復又必不勝惟得君等行獵時或繞道半里數過其地則彼必恐怖而他徙矣然儻有所遇勿遽殮獲恐事機或洩彼又修怨

於我也獵者如其言後夢其來謝夫鵲巢鳩據事理本直然力不足以勝之則避而不爭力足以勝之又長慮深思而不盡其力不求幸勝不求過勝此其所以終勝歟孱弱者過強暴如此鬼可矣

舅氏張公健亭言滄州牧王某有愛女嬰疾沉困家人夜入書齋忽見其對月獨立花陰下悚然而返疑爲狐魅託形嚇犬撲之倏然滅跡俄室中病者語曰頃夢至書齋看月意殊爽適不虞有猛虎突至幾不得免至今猶悸汗知所見乃其生魂也醫者聞之曰是形神已離雖盧扁莫措矣不久果卒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六

閩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種也山東益都有方柏蓋一株偶見他柏樹則皆不方余八九歲時見外祖家介社堂中有菊四盞開花皆正方瓣瓣整齊如裁翦云得之天津查氏名黃金卽先姚安公乞其根歸次歲花漸圓再一歲則全圓矣或曰花原常菊特種者別有法如醃浸蓮子則花青墨採玉簪之根則花黑也是或一說歟

家奴宋遇病革時忽張目曰汝兄弟輩來耶限在何日既而自語曰十八日亦可時一講學者館余家聞之啞曰讖語也屆期果死又啞曰偶然耳申鐵蟾方與共食

投箸太息曰公可謂篤信程朱矣

奇節異烈湮沒無傳者可勝道哉姚安公聞諸雲臺公曰明季避亂時見夫婦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纏一賊露刃追之急婦忽回身屹立待賊至突抱其腰賊以刃擊之血流如注堅不釋手比氣絕而仆則其夫脫去久矣惜不得其姓名又聞諸鎮番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飢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間入逆旅午餐見少婦裸體伏俎上綳其手足方汲水洗滌恐怖戰慄之狀不可忍視客心惻惻倍價贖之釋其縛助之著衣手觸其乳少婦斃然曰荷君再生終身賤役無所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七

悔然為婢媼則可為妾媵則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諸此也君何遽相輕薄耶解衣擲地仍裸體伏俎上瞑目受屠屠者恨之生割其股肉一嚙哀號而已終無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肅寧王太夫人姚安公姨母也言其鄉有殘婦與老姑撫孤子七八歲矣婦故有色媒妁屢至不肯嫁會子患痘甚危延某醫診視某醫遣鄰姬密語曰是證吾能治然非婦薦枕決不往婦與姑皆怒諍既而病將殆婦姑皆牽於溺愛私議者徹夜竟飲泣曲從不意施治已遲迄不能救婦悔恨投繯殞人但以爲痛子之故不疑有

他姑亦深諱其事不敢顯言俄而某醫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戒於火不遺寸縷其婦流落八青樓乃偶以告所歡云

余布衣蕭客言有士人宿會稽山中夜聞隔澗有講誦聲側耳諦聽似皆古訓詰次日越澗尋訪杳無蹤跡徘徊數日冀有所逢忽聞木杪人語曰君嗜古乃爾請此相見回顧之頃石室洞開室中列坐數十人皆掩卷振衣出相揖讓士人視其案上皆諸經註疏居首坐者拱手曰昔尼山與旨傳在經師雖舊本猶存斯文未喪而新說疊出嗜古者稀先聖恐久而漸絕乃蒐羅鬼錄徵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八

召幽靈凡歷代通儒精魂尚在者集於此地考證遺文以次轉輪生於人世冀遞修古學延杏壇一綫之傳子其記所見聞告諸同志知孔孟所式憑在此不在彼也士人欲有所以倣似夢醒乃倚坐老松之下蕭客聞之裹糧而往攀蘿捫葛一月有餘無所睹而返此與朱子頴所述經香閣事大旨相類或曰蕭客喜談古義嘗撰古經解鈎沉故士人投其所好以戲之是未可知或曰蕭客造作此言以自託降生之一亦未可知也

姚安公官刑部日同官王公守坤曰吾夜夢人浴血立而不識其人胡為乎來耶陳公作梅曰此君恒恐誤殺

人惴惴然如有所歉故緣心造象耳本無是鬼何由識其為誰且七八人同定一讞牘何獨見夢於君君勿自疑佛公倫曰不然同事則一體見夢於一人即見夢於人人也我輩治天下之獄而不能慮天下之囚據紙上之供詞以斷生死何自識其人哉君宜自傲我輩皆宜自傲姚安公曰吾以佛公之論為然

呂太常含輝言京師有富室娶婦者男女並韶秀親串皆望若神仙窺其意態夫婦亦甚相悅次日天曉門不啟呼之不應穴窺之則左右相對繼視其衾已合歡矣婢媼皆曰是昨夕已卸粧何又著盛服而死耶異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十九

此獄雖臯陶不能聽矣

里胥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愛鄰童秀麗百計誘與狎為童父所覺迫童自縊其事隱密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為童所訴宋辯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寔出不虞童言爾不相誘我何緣受淫我不受淫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宋又辯曰誘雖由我從則由爾回眸一笑縱體相就者誰乎本未強干理難歸過冥官怒叱曰稚子無知陷爾機弄餌魚充饌乃反罪魚耶拍案一呼慄然驚寤後官以賄敗宋名歷案中禍且不測自知業報因以夢備告所親逮及獄成乃

僅擬城旦竊謂夢境無憑也比三載釋歸則鄰與恨子之被污乘其婦獨居餌以重幣已見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慚而自縊然則前之幸免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隨形哉

舊僕鄒明言昔在丹陽縣署夜半如廁過一空屋聞中有男女媾狎聲以為內衙僮婢幽會於斯懼為累潛蹤而返後月夜復聞之從窻隙窺則內衙無此人又時方沍凍乃裸無寸縷疑為妖魅於窻外輕嗽倏然滅跡偶與同伴語及一火夫曰此前官幕友某所居幕友有雕牙秘戲像一盒腹有機輪自能運動恒置枕函中時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二十

出以戲玩一日失去疑為同事者所藏後終無迹豈此物為祟耶徧索室中迄不可得以不為人害亦不復追求殆常在茵席之間得人精氣久而幻化歟

外祖雪峰張公家牡丹盛開家奴李桂夜見二女憑闌立其一曰月色殊佳其一曰此間絕少此花惟佟氏園與此數株耳桂知是狐擲片瓦擊之忽不見俄而磚石亂飛窻櫺皆損雪峰公自往視之拱手曰賞花韻事步月雅人奈何與小人較量致殺風景語訖寂然公嘆曰此狐不俗

佃戶張九寶言嘗夏日鋤禾畢天已欲暝與眾同坐田

騰上見火光一道如赤練自西南飛來突墮於地乃一
狐蒼白色被創流血臥而喘息急舉鋤擊之復努力躍
起化火光投東北去後牽車販鴛至夷強聞人言某家
婦為狐所媚延道士劾治已捕得封罌中兒童輩私揭
其符欲視狐何狀竟破罌飛去問其月日正見狐墮之
時也此道士咒術可云有驗然無奈駭稚之竊窺古來
竭力垂成而敗於無知者之手類如斯也夫

老僕劉琪言其婦弟某嘗獨臥一室榻在北牖夜半覺
有手捫髀疑為盜驚起諦視其臂乃從南牖探入長殆
丈許某故有膽遠捉執之忽一臂又破櫃而入徑批其

閩徵草堂筆記卷八

三

頰痛不可忍方回手支拒所批臂已掣去矣聞意外大
聲曰爾今畏否方憶昨夕林下納涼與同輩自稱不畏
鬼也鬼何必欲人畏能使人畏鬼亦復何榮以一語之
故尋覓求勝此鬼可謂多事矣裴文達公嘗曰使人畏
我不如使人敬我敬發乎人之本心不可強求惜此鬼
不聞此語也

宗室瑤華道人言蒙古某額駙嘗射得一狐其後兩足
著紅鞋弓彎與女子無異又沈少宰雲椒言李太僕敬
堂少與一狐女往來其太翁疑為鄰女布灰於所經之
路院中足印作獸迹至書室門外則足印作纖纖樣矣

某額駙所射之狐了無他異敬堂所眷之狐居數歲別
去敬堂問何時當再晤曰君官至三品當來迎此語人
多知之後來果驗

外叔祖張公雪堂言十七八歲時與數友月夜小集時
霜蟹初肥新筍亦熟酣治之際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
衣石藍衫躡鑲雲履拱手曰僕雖鄙陋然頗愛把酒持
螯請附末坐可乎眾錯愕不測姑揖之坐問姓名笑不
答但痛飲大嚼都無一語醉飽後蹶然起曰今朝相遇
亦是前緣後會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誼語訖躡身一
躍屋瓦無聲已莫知所在視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

閩徵草堂筆記卷八

三

餅約畧敵是日之所費或曰仙也或曰術士也或曰劇
盜也余謂劇盜之說為近之小時見李金梁輩其技可
以至此又聞竇二東之黨二東歐陽淵盜其兄曰大東
記載或作竇爾每能夜入人家伺婦女就寢脅以及禁
敦音之轉耳勿語併衾襦捲之挾以越屋數十重曉鐘將動仍捲之
送還被盜者惘惘如夢一夕失婦家伏人於室俟其送
還突出搏擊乃一手揮刀格鬪一手擲婦於床上如風
旋電掣倏已無蹤殆唐代劍客之支流乎

奇門遁甲之書所在多有然皆非真傳真傳不過口訣
數語不著諸紙墨也德州宋清遠先生言曾訪一友清

付舉其姓名歲久忘之清遠稱兩後泥
淨借某人一德騎往則所居不遠矣
友留之宿曰良
夜月明觀一戲劇可乎因取橈十餘縱橫布院中與清
遠明燭飲堂上二鼓後見一人踰垣入環轉塔前每遇
一橈輒蹣跚努力良久乃跨過始而順行曲踊一二百
度轉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極踏臥天已向曙矣
友引至堂上詰問何來叩首曰吾寔偷兒入宅以後惟
見層層皆短垣愈越愈不能盡窺而退出又愈越愈不
能盡故困頓見禽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謂清遠曰昨下
有此偷兒來故戲以小術問此何術曰奇門法也他人
得之恐名禍君真端謹如願學當授君清遠謝不願友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五

太息曰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此術其終絕矣
乎意若有失張悵送之返

有故家子曰者推其命大貴相者亦云大貴然垂老官
僅至六品一日扶杖問仕路崎嶇之故仙判曰日者不
謬相者亦不謬以太夫人偏愛之故削減官祿至此耳
拜問偏愛誠不免然何至削減官祿仙又判曰禮云繼
母如母則視前妻之子當如子庶子為嫡母服三年則
視庶子亦當如子而人情險惡自設町畦所生與非所
生釐然如水火不相入私心一起機械萬端小而飲食
起居大而貨財田宅無一不所生居於厚非所生者居

於薄斯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離間讒構密運陰謀詭
詐毀陵罔循禮法使罹毒者吞聲旁觀者切齒猶嗥嗥
稱所生者之受抑鬼神怒視祖考怨恫不禍譴其子何
以見天道之公哉且人之受享祇有此數此羸彼縮理
之自然既於家庭之內強有所增自於仕宦之途陰有
所減子獲利於兄弟多矣物不兩大亦何憾於坎壈乎
其人悚然而退後親串中一婦聞之曰悖哉此仙前妻
之子恃其年長無不吞噬其弟者庶出之子恃其母寵
無不凌轢其兄者非有母為之撐拄不盡為魚肉乎姚
安公曰是雖妬口然不可謂無此事也世情萬變治家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六

者平心處之可矣
族祖黃圖公言順治康熙間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某甲
陰為吳三桂謀以某乙驍健有心計引與同謀既而梟
獍伏誅鯨鯢就築亦既洗心悔禍無復逆萌而來往秘
札多在乙處書中故無乙名乙習以訐發罪且族滅不
得已以女歸乙贅於家乙得志益驕無復人理迫淫其
婦女殆徧乃至女之母不肖女之幼弟纔十三四亦不
免皆飲泣受污喘喘然恐失其意甲抑鬱不自聊恒避
於外一日散步田間遇老父對語怪附近村落無此人
老父曰不相欺我天狐也君固有罪然乙逼君亦太甚

吾竊不平今盜君秘札奉還彼無所挾不驅自去矣因
出十餘紙付甲甲驗之良是即毀裂吞之歸而以寔告
乙乙防甲女竊取密以鐵瓶瘞他處潛往檢視果已無
存乃踉蹌引女去又日與詭詐旋亦化離後其事漸露
兩家皆不齒於鄉黨各攜家遠遁夫明季之亂極矣
聖朝蕩滌洪鑑拯民水火甲食毛踐土已三十餘年當
吳三桂拒命之時彼已手戮桂王斷不得稱楚之三戶
則甲陰通三桂亦不能稱殷之頑民即闔門駢戮亦不
為冤乙從而汚其閨幃較諸荼毒善良其罪似應未減
然乙初本同謀罪原相埒又操戈挾制肆厥兇淫罪實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五

當加甲一等雖後來食報無可證明天道昭昭諒必無
倖免之理也

姚安公讀書舅氏陳公德音家一日早起聞人語喧闐
曰客作張珉昨夜村外守瓜田今早已失魂不語矣灌
救百端至女乃蘇曰二更以後遙見林外有火光漸移
漸近比至瓜田乃一巨人高十餘丈手執燭籠大如一
間屋立團焦前俯視良久吾駭極暈絕不知其何時去
也或曰罔兩或曰當是主夜神案博物志載主夜神咒
曰婆娑婆演底誦之可以辟惡夢止恐怖不應反現異
狀使人恐怖疑罔兩為近之

姚安公又言一夕與親友數人同宿舅氏齋中已滅燭
就寢矣忽大聲如巨礮發於床前屋瓦皆震滿堂戰慄
噤不能語有耳聞數日者時冬十月不應有雷霆又無
焰光衝擊亦不似雷霆公同年高丈爾珩曰此為鼓妖
非吉徵也主人宜修德以禳之德音公亦終日栗栗無
一事不謹慎是歲家有緘死者別無他故殆戒懼之力
歟

姚安公聞先曾祖潤生公言景城有姜三蟒者勇而戇
一日聞人說宋定伯買鬼得錢事大喜曰吾今乃知鬼
可縛如每夜縛一鬼唾使變羊曉而牽買於屠市足供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五

一日酒肉資矣於是夜夜荷挺執繩潛行墟墓間如獵
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即素稱有鬼之處佯醉寢以誘
致之亦寂然無睹一夕隔林見數燐火踊躍奔赴未至
間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是月餘無所得乃止蓋鬼之
侮人恒乘人之畏三蟒確信鬼可縛意中已視鬼蔑如
矣其氣焰足以消鬼故鬼反避之也

益都朱天門言有書生僦住京師雲居寺見小童年十
四五時來往寺中書生故蕩子誘與狎因留共宿天曉
有客排闥入書生窘愧而客若無睹俄僮送茶入亦若
無睹書生恐有異客去擁而問之童曰公勿怖我實

杏花之精也書生駭曰子其鬼我乎童曰精與魅不同
山魃厲鬼依草附木而爲祟是之謂魅老樹千年英華
內聚積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結聖胎是之謂精魅爲人
害精則不爲人害也問花妖多女子子何獨男曰杏有
雌雄吾故雄杏也又問何爲而雌伏曰前緣也又問人
與草木安有緣魅阻良久曰非借人精氣不能煉形故
也書生曰然則子仍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靜然去此
書生懸崖勒馬可謂大智慧矣其人蓋天門弟子天門
不肯舉其名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七

申鈔蟾名兆定陽曲人以庚辰舉人官知縣主余家最
久庚戌秋在陝西試用忽寄一札與余談其詞恍惚迷
離抑鬱幽咽都不省爲何語而鐵蟾固非不得志者疑
不能明也未幾計音果至既而見卻二雲贊善始知鐵
蟾在西安病數月病愈後入山射獵歸而目前見二圓
物如毬旋轉如風輪雖睜目亦見之如是數日忽爆然
裂二小婢從中出稱仙女奉邀魂不覺隨之往至則瓊
樓貝闕一女子色絕代通詞自媒鐵蟾固謝託以不慣
居此宅女子薄怒揮之出霍然而醒越月餘目中見二
圓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別構一宅
幽折窈窕頗可愛問此何地曰佛桑請題堂額因爲八

分書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議意不自持遂定情自
是恒夢遊久而女子亦晝至禁鐵蟾勿與所親通遂漸
病劇時方士李某以赤丸餌之嘔逆而卒其事甚怪
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時作也鐵蟾聰明絕特善詩歌又
工八分馳騁各場條然以風流自命與人交意氣如雲
郵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終妖
以人與象由心造才高意廣翻以好異隕生其可惜也
夫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八

崔莊舊宅廳事西有南北屋各三楹花竹翳如頗爲幽
僻先祖在時奴子張雲會夜往取茶具見垂髮女子潛
匿樹下背立向牆隅意爲宅中小婢於此幽期遠捉其
臂欲有所挾女子突轉其面白如傅粉而無耳目口鼻
絕叫仆地衆持燭至則無睹矣或曰舊有此怪或曰張
雲會一時目眩或曰實一黠婢猝爲人阻弗能遁以素
巾幕面僞爲鬼狀以自脫也均未知其審然自此羣疑
不釋宿是院者恒凜凜夜中亦往往有聲蓋人避弗居
斯狐鬼入之耳又宅東一樓明隆慶初所建右側一小
屋亦云有魅雖不爲害然婢媪或見之姚安公一日檢
視於廢書篋下捉得二雜僉曰是魅矣姚安公曰雜僉
首爲童子縛必不能爲魅然室無人迹至使野獸爲巢

穴則有魅也亦宜斯皆空穴來風之義也後西廳析屬從兄坦居今歸從姪汝侗樓析屬先兄晴湖今歸任汝份子姓曰繁家無隙地魅皆不驅自去矣

甲與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撫軍併使佐官政惟其言是從久而貲財皆為所乾沒始悟其姦稍稍誰責之乙挾甲陰事遠反嗟甲不勝憤乃投牒訴城隍夜夢城隍語之曰乙陰惡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為其事事如我意也神喟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給而給誰耶渠惡貫將盈終必食報若公則自貽伊戚可無庸訴也此甲親告姚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无

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滇人乙越人也

杜陽雜編記李輔國香玉辟邪事殊怪異多疑為小說荒唐然世間實有香玉先外祖母有一蒼玉扇墜云是曹化淳故物自明內府竊出製作朴畧隨其形為雙螭糾結狀有血斑數點色如鎔蠟以手摩熱嗅之作沉香氣如不摩熱則不香疑李輔國玉亦不過如是記事者點綴其詞耳先太夫人嘗密乞之外祖母曰我死則傳汝後外祖母歿舅氏疑在太夫人處太夫人又疑在舅氏處衛氏姨母曰母在時佩此不去身殆携歸黃壤矣侍疾諸婢皆言殮時未見因此又疑在衛氏姨母處今

姨母久亡衛氏式微已甚家藏玩好典寶畧盡終未見此物出齋竟不知其何往也

有客携柴窑片磁索數百金云嵌於甬臨陣可以辟火器然無由知確否余曰何不繩懸此物以銃發鉛丸擊之如果辟火必不碎價數百金不為多如碎則辟火之說不確理不能索價數百金也醫者不肯曰公於賞鑒非當行殊殺風景急懷之去後聞鬻於貴家竟得百金夫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極火橫衝如雷霆下擊豈區區片瓦所能禦且雨過天青不過功色精妙耳究由人造非出神功何斷裂之餘尚有靈如是耶余

閩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

作舊瓦研歌有云銅雀臺址頽無遺何乃剩瓦多如斯女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柴片亦此類而已矣

嘉峪關外有濶石圖嶺為哈密巴爾庫爾界濶石圖譯言碑也有唐太宗時候君集平高昌碑在山春守將砌以磚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皆不爽蓋山有神木石有精示怪異以要血食理固有之巴爾庫爾又有漢順帝時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海子上則隨人塌墓了無他異惟云海子為冷龍所居城中不得鳴夜礮鳴夜礮則冷龍震動天必奇寒是則不可

以理推矣

李老人不知何許人自稱年已數百歲無可考也其言支離荒唐殆前明醒神之流曩客先師錢文敏公家余曾見之符藥治病亦時有小驗文敏次子寓京師水月菴夜飲醉歸見數十厲鬼遮路因發狂自剗其腹余借陳裕齋倪餘疆往視血肉淋漓僅存一息似萬萬無生理李忽自來昇去療半月而創合人頗以為異然文敏公誤信祝由割指上疣贅創發病卒李療之竟無驗蓋符籙燒煉之術有時而效有時而不效也先師劉文正公曰神仙必有然必非今之賣藥道士佛菩薩必有然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

必非今之說法禪僧斯真千古持平之論矣

楊主事護余甲辰典試所取士也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皆有驗官刑部時與阮吾山共事忽語人曰以我法論吾山半月內當為刑部侍郎然今刑部侍郎不缺員是何故耶次日堂叅後私語同官曰杜公缺也既而杜凝臺果有伊犁之役一日倉皇乞假歸來辭余問何匆遽乃爾日家惟一子侍老父今推子某月當死恐老父過哀故急歸耳是時尚未至死期後詢其鄰人果如所說尤可異也余嘗問以子平家謂命有定堪輿家謂命可移究誰為是對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誤葬凶地亦是

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謂得其通矣

昌吉遣犯彭祀一女年十七與其妻皆病瘵妻先歿女亦垂盡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顧女乃棄置林中聽其生死呻吟悽楚見者心惻同遣者楊燻語彭曰君大殘忍世寧有是事我願昇歸療治死則我葬生則為我妻彭曰大善即書券付之越半載竟不起臨沒語楊曰蒙君高義感沁心脾緣伉儷之盟老親慨諾故飲食寢處不異嫌疑搔抑撫摩都無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薦枕衾實多愧負若歿而無鬼夫復何言若魂魄有知當必有以奉報嗚咽而終楊涕泣葬之葬後夜夜夢女來

閱微草堂筆記卷八

三

狎昵歡好一若生人醒則無所睹夜中呼之終不出纔一交曉即弛服橫陳矣往來既久夢中亦知是夢詰以不肯現形之由曰吾聞諸鬼矣人陽而鬼陰以陰侵陽必為人害惟睡則斂陽而入陰可以與鬼相見神雖遇而形不接乃無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歸之後不知其究竟如何夫盧充金盃於古嘗聞宋玉瑤姬偶然一見至於日日相覲皆在夢中則載籍之所希睹也

有孟氏媼清明上冢歸渴就人家求飲見女子立樹下態殊婉變取水飲媼畢仍邀共坐意甚款洽媼問其父

母兄弟對答具有條理因戲問已許嫁未我為汝媒女面頰避入呼之不出時已日暮乃不別而行越半載有為媼子議婚者詢知即前女大喜過望急促成之于歸後媼撫其肩曰數月不見汝更長成矣女錯愕不知所對細詢始末乃知女十歲失母鞠於外氏五六年納幣後始迎歸媼上冢時原未嘗至家也女家故小姓又頗窘乏非媼親見其明慧如未必成不知是何鬼魅託形以聯其好又不知鬼魅何所取義必託形以聯其好事有不可理推者此類是矣

閩徵草堂筆記卷八

三三

酒肆中友方能官飲酬後牢騷抑鬱恨善惡之無報適一人褶袴急裝繫馬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貧勢也劫財者必誅殺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強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勢不能齊同劫財而有首有從同殺人而有誤有故則理宜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為報罪福未盡或有報而不即報毫釐比較益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見而疑天道之難明不亦慎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當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械多端伺察多術工於趨避

歲飢穀貴官出
示手其值商賈
足不來穀益翻
此一說也又或
因積抑勒手羅
使因以歸掠市
紛且奸商零星
賤賤販往他處
於益益盡空

而深於擠排遂削減為八品君遷八品之時自謂以心計巧密由九品而陞不知正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密語語訖大聲曰君忘之乎友駭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滾滾然斯須滅迹

閩徵草堂筆記卷八

三四

村不過三兩井嚴守視之自無所施其術儻一逮問則無人復敢醫此證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慮其後勿過急也固不許患亦尋息郡人或以為鎮定或以為縱姦後余在烏魯木齊因牛少價昂農頗病遂嚴禁屠者價果減然販牛者聞牛賤皆不肯來次歲牛價乃倍貴池其禁始漸平又深山中盜採金者殆數百人捕之恐激變聽之又恐養癰因設策斷其糧道果飢而散出然散出之後皆窮而為盜巡防察緝竟日紛紛經理半載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多有收目前之效而貽後日之憂者始服永公熟慮其後一言真瞻言

無所不有教此又
一玩也

百里也

收月則三日不路以日之少也且不可目而計之故其外
捕風捉影謀之不臧具曰子聖舍於此孔之教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三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如是我聞三

觀弈道人撰

王徵君載揚言嘗宿友人蔬圃中聞意外人語曰風雪
寒甚可暫避入空屋又聞一人語曰後垣半圯偷兒聞
入將奈何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意謂僮僕之守
夜者天曉啟戶地無人迹惟二犬偃卧墻缺下雪沒腹
矣嘉祥會映華曰此載揚寓言以愧僮僕之負心者也
余謂犬之為物不煩驅策而警夜不失職寧忍寒餓而
戀主不他往天下為僮僕者實萬萬不能及其足使人
愧正不在能語不能語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三

從孫翰清言南皮趙氏子為狐所媚附於其身恒在襟
袂間與人語偶懸鍾道小像於壁夜聞室中跳擲聲謂
驅之去矣次日語如故詰以會觀鍾道否曰鍾道甚可
怖幸其軀幹僅尺餘其劍僅數寸彼上牀則我下牀彼
下牀則我上牀終不能擊及我耳然則畫像果有靈歟
畫像之靈果軀幹皆如所畫歟設畫為徑寸之像亦執
鉞鋒之劍蠕蠕然而斬邪歟是真不可解矣
乾隆戊午夏獻縣修城役夫數百拆故堞破磚擲城下
城下役夫數百運以荆筐炊熟則鳴柝聚食方聚食間
役夫辛五告人曰頃運磚時忽聞耳畔大聲曰殺人償

命欠債還錢汝知之乎回顧無所覩殊可怪也俄而眾手合作磚落如雹一磚適中辛五腦裂死驚呼擾攘竟不得擊者主名官司莫能詰僅斷令役夫之長出錢十千棺斂而已乃知辛五夙生負擊者命役夫長夙生負辛五錢因果牽纏終相填補微鬼神先告幾何不以為偶然耶

諸桐嶼言其鄉舊家有書樓恒鑄鑰每啟視必見凝塵之上有女子足跡纖削僅二寸有奇知為鬼魅然數十年寂無形聲不知何怪也里人劉生性輕脫妄冀有王軒之遇所於主人獨宿樓上具茗果酒肴焚香切祝明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二

燭就寢屏息以伺亦無所見聞惟漸覺陰森之氣砭入肌骨目能視耳能聽而口不能言四支不能動久而寒沁肺腑如卧層冰積雪中苦不可忍至天曉乃能出語猶若凍僵至是無敢復下榻者此怪行蹤可云隱秀即其料理劉生不動聲色亦有雅人深致也

顧非能再生事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其父顧况集中亦載是詩當非誣造近沈雲椒少宰撰其母陸太夫人誌稱太夫人于歸甫匝歲贈公即卒遺腹生子恒週三歲亦殤太夫人哭之慟曰吾之為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

而絕也於其歛以朱誌其臂祝曰天不絕吾家若再生以此為驗時雍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比鄰而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撫之以為後即少宰也余官禮部尚書時與少宰同事少宰為余口述尤詳蓋釋氏書中誕妄者原有其徒張皇罪福誘人施捨詐偽者尤多惟輪回之說則鑿然有證司命者每因二人一事偶示端倪彰神道之教少宰此事即借轉生之驗以昭苦節之感者也儒者盛言無鬼又烏乎知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三

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藝擅場為士大夫所賞老而販鬻古器時來往京師嘗覽鏡自嘆曰方俊官乃作此狀誰信曾舞衫歌扇傾倒一時耶倪餘疆感舊詩曰落拓江湖鬻欲絲紅牙按曲記當時莊生蝴蝶歸何處惆悵殘花剩一枝即為俊官作也俊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時在鄉塾讀書忽夢為笙歌花燭擁入閨闈自顧則繡裘錦帳珠翠滿頭俯視雙足亦纖纖作弓彎樣儼然一新婦矣驚疑錯愕莫知所為然為眾手挾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幃中與一男子並肩坐且駭且愧悸汗而寤後為狂且所誘竟失身歌舞之場乃悟事皆前定也餘疆曰衛洗馬問樂令夢樂云是想汝始積有是想乃有是夢既有是想是夢乃有是墮落果自因生因心

造安可委諸夙命耶余謂此輩沉淪賤穢當亦前身業報受在今生未可謂全無冥數餘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論耳後蘇杏村聞之曰曠歲以三生論因果惕以未來餘疆以一念論因果戒以現在雖各明一義吾終以餘疆之論可使人不放其心

族祖黃圖公言嘗訪友至北峯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秫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卧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髫艷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秣葉深處有屋三楹闔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四

弛衣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爲男子狀貌猙獰橫施疆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於暈絕久而漸蘇則身卧荒烟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爲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先師趙橫山先生少年讀書於西湖以寺樓幽靜設榻其上夜聞室中窸窣聲似有人行叱問是鬼是狐何故擾我徐聞囁嚅而對曰我亦鬼亦狐又問鬼則鬼狐則狐耳何亦鬼亦狐也良久復對曰我本數百歲狐內丹已成不幸爲同類所搯殺盜我丹去幽魂沉滯今爲狐

之鬼也問何不訴諸地下曰凡丹由吐納導引而成者如血氣附形融合爲一不自外來人弗能盜也其由採

補而成者如劫奪之財本非己物故人可殺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傷害多矣殺人者死死當其罪雖訴神不理也故寧鬱鬱居此耳問汝據此樓作何究竟曰本匿影韜聲修太陰鍊形之法以公陽光薰燦陰魄不寧故出而乞哀求幽明各適言訖惟聞捫頰聲問之不復再答先生次日即移出嘗舉以告門人曰取非所有者終不能有且適以自戕也可畏哉

從兄萬周言交河有農家婦每歸寧輒騎一驢往驢甚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五

健而馴不待人控引即知路或其夫無暇即自騎以行未嘗有失一日歸稍晚天陰月黑不辨東西驢忽橫逸載婦徑入秫田中密葉深叢迷不得返半夜乃抵一破寺惟二丐者棲廡下進退無計不得已留與共宿次日丐者送之還其夫愧焉將驚驢於屠肆夜夢人語曰此驢前世盜汝錢汝捕之急逃而免汝囑捕役繫其婦羈留一夜今爲驢者盜錢報載汝婦入破寺者繫婦報也汝何必又結來世冤耶惕然而寤痛自懺悔驢是夕忽

自斃
奴子任玉病革時守視者夜聞窗外牛吼聲玉駭然而

歿次日共話其異其婦泣曰是少年嘗盜殺數牛人不知也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卧病瀕危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為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殺一人此鬼胡為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幾幾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凶殘漏網白骨沉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

閩微菴堂筆記卷九

六

旁觀識是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理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恩而詡詡以縱惡為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讐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撾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歿

滄州劉太史果實襟懷夷曠有晉人風與館山老人蓮洋山人皆友善而意趣各殊晚歲家居以授徒自給然必孤貧之士乃容執贄脩脯皆無幾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買米斗餘貯罌中食月餘不盡意甚怪之忽聞簷際

語曰僕是天狐慕公雅操日日私益之耳勿訝也劉詰曰君意誠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來吾不能飲盜泉也後勿復爾狐嘆息而去

亡姪汝備字理含嘗夢人對之誦詩醒而記其一聯曰草草鶯花春似夢沉沉風雨夜如年以告余余訝其非佳讖果以戊辰閏七月天逝後其妻武強張氏撫弟之子為嗣苦節終身凡三十餘年未嘗一夕解衣睡至今婢媪能言之乃悟二語為孀閨獨宿之兆也

閩微菴堂筆記卷九

七

先祖母張太夫人為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曰連貴其參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聘胡家亦乞食外出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園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胡姓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聞父母為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驛路所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昌之鏡離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先叔栗甫公曰此事稍

爲黠綴竟可以入傳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飽食酣
眠不稱黠綴可恨也邊隨園徵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
之受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四語乃劉知幾史通
伽藍記葛亮事見魏書毛修之傳神史傳不免於緣飾
况傳奇乎西樓記稱穆素暉繼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
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然則傳奇中
所謂佳人半出虛說此婢雖粗儻好事者按譜填詞登
場度曲他日紅瓊瑜上何嘗不鶯嬌花媚耶先生所論
猶未免於盡信書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八

涼月明如晝見一人從倚老樹下疑竊蔬者呼問爲誰
馨折而對曰師勿訝我鬼也問鬼何不歸爾墓曰鬼有
徒黨各從其類我本書生不幸葬叢冢間不能與馬醫
夏哇伍此輩亦厭我非其族落落難合故寧避羈於此
耳言訖冉冉沒後往往遙見之然呼之不應矣

福州學使署本前明稅璫署也奄人暴橫多潛殺不辜
故至今猶往往見變怪余督閩學時奴輩每夜驚甲申
夏先姚安公至署聞某室有鬼輒移榻其中竟夕晏然
的嘗乘閒微諒請勿以千金之軀與鬼角因誨的曰儒
者謂無鬼迂論也亦強詞也然鬼必畏人陰不勝陽也

其或侵人必陽不足以勝陰也夫陽之盛也豈恃血氣
之壯與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爲陽慘毒者爲
陰坦白者爲陽深險者爲陰公直者爲陽私曲者爲陰
故易象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苟立心正大則其氣純
乎陽剛雖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爐而熾烈焰涸凍
自消汝讀書亦頗多會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爲鬼所
擊者耶的再拜受教至今每憶庭訓輒悚然如侍左右
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九

東州邵氏子性佻蕩聞淮鎮古墓有狐女甚麗時往伺
之一日見其坐田塍上方欲就通款曲狐女正色曰吾
服氣鍊形已二百餘歲誓不媚一人汝勿生妄念且彼
媚人之輩豈果相悅哉特攝其精耳精竭則人亡遇之
未有能免者汝何必自投陷穽也舉袖一揮淒風颯然
飛塵眯目已失所在矣先姚安公聞之曰此狐乃能作
此語吾斷其後必生天

獻縣李金梁李金柱兄弟皆劇盜也一夕金梁夢其父
語曰夫盜有敗有不敗汝知之耶貪官墨吏刑求威脅
之財神盜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
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賄奴幹役侵漁乾沒之財
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

已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
本天道之所惡也若夫人本善良財由義取是天道之
所福也如干犯之是為悖天悖天者終必敗汝兄弟前
劫一節婦使母子冤號鬼神怒視如不悛改禍不遠矣
後歲餘果並伏法金梁就獄時自知不免為刑房吏史
真儒述之真儒余里人也嘗舉以告姚安公謂盜亦有
道又述劇盜李志鴻之言曰吾鳴鼓躍馬三十年所劫
奪多矣見人劫奪亦多矣蓋敗者十之二三不敗者十
之七八若一汚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
恒以是戒其徒蓋天道禍淫理固不爽云

閩微草堂筆記卷九

十

辛卯夏余自烏魯木齊從軍歸僦居珠巢街路東一宅
與龍泉司承祖鄰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簾恒懸起
尺餘若有風鼓之者餘四室之簾則否莫喻其故小兒
女入室輒驚啼云床上坐一肥僧向之嬉笑繼徒厲鬼
何以據人家宅舍尤不可解也又三鼓以後往往聞龍
氏宅中有女子哭聲龍氏宅中亦聞之乃云聲在此宅
疑不能明然知其鑿然非善地遂遷居柘南先生雙樹
齋後居是二宅者皆不吉白環九司寇無疾暴卒即在
龍氏宅也凶宅之說信非虛語矣先師陳白崖先生曰
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則無不凶如和風溫煦未

必能使人祛病而嚴寒冷厲一觸之則疾生良藥滋補
未必能使人驟健而峻劑攻伐一飲之則洞泄此亦確
有其理未可執定命與之爭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墻之下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
為妾者至期強被以綠衣披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
巾反接其手媒媼擁之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婦
母族無一人不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
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
渡泥淖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

閩微草堂筆記卷九

十一

然立其事遂敗用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
詞
從舅安公介然曰厲鬼還窺見於典記者不一得於傳
聞者亦不一癸未五月自鹽山耿家庵還崔莊乃親見
之其人年約五十餘戴草笠著苧衫以一驢馱襍被繫
河干柳樹下倚樹而坐余亦繫馬小憩忽其人蹶然而
起以手作撐拒狀曰害汝命償汝命耳何必若是相毆
也支柱良久語漸模糊不可辨忽躡身一躍已汨沒於
波浪中矣同見者十餘人咸合掌誦佛雖不知所報何
竟然害命償命則其所自道也

戊子夏小婢玉兒病瘵死俄復蘇曰真役遣我歸索錢
市冥鏹焚之乃死俄又復蘇曰銀色不足冥役弗受也
更市金銀箔摺錠焚之則死不復蘇矣因憶雍正壬子
亡弟映谷瀕危時亦復類是然則冥鏹果有用耶冥役
需索如是冥官又所司何事耶

胡牧亭侍御言其鄉有生爲冥官者述冥司事甚悉不
能盡憶大畧與傳記所載同惟言六道輪迴不煩遣送
皆各隨平生之善惡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氣類相感
自得本途語殊有理從來論鬼神者未道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表兄安溥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間草間人語曰君愛
某家小童事已諧否此事亢陽薰鑠消蝕真陰極能敗
道若何忽動此念耶又聞一人答曰勞君規戒實緣愛
其美秀遂不能忘情然此童貌雖艷治心無邪念吾於
夢中幻語淫態誘之漠然不動竟無如之何已絕是想
矣其人覺有異潛往窺視有二狐跳踉去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註疏六書
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浮沉郎署晚年始得
授御史未上而卒自

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

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官詞書扇從
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訟於地下子田奄奄臥疾
魂亦爲追去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鞠七八度始辨明
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
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卽顧郎中德懋二人先
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其追詆
冥司事子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乙真人舟過濟寧投詞乞劫治真人賺於城隍狐乃詐
真人自訴不啻其形然旁人皆聞其語自言過去生中
爲女子此童爲僧夜過寺門被劫閉窟室中隱忍受污
者十七載鬱鬱而終訴於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獄受罪
畢仍來生償債會我以他罪墮狐身竄伏山林百餘年
未能相過今煉形成道適逢僧後身爲此童因得相報
十七年滿自當去不煩驅遣也真人竟無如之何後不
知期滿果去否然據其所言足知人有所負雖隔數世
猶償也

同年項君廷模言昔嘗館翰林某公家相見輒講學一

日其同鄉為外吏者有所饒爾某公自陳平生儉素雅不備此見其崖岸高峻迢迢巡撫歸某公送賓之後徘徊廳事前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刻家人請進內午餐大遭詬怒忽聞有數人吃吃竊笑視之無迹尋之聲在承塵上蓋狐魅云

陳少廷尉耕巖官翰林時為魅所擾避而遷居魅輒隨往多擲小帖道其陰事皆外人不及知者益悚懼恒虔祀之一日擲帖責其待姪之薄且曰不厚資助禍且至眾緣是竊疑其姪密約伺察夜間擊損器物聲突出掩執果其姪也耕巖天性長厚尤篤於骨肉但曰爾需錢

閩微草堂筆記卷九



可告我何必乃爾笑遣之歸寢由是遂安後吳編修樸園突遭回祿莫知火之自來凡再徙居而再焚余意亦富如耕巖事樸園曰固亦疑之然第三次遷泉州會館時適與客坐廳事中忽烈焰赫然自承塵下射是非人所能上亦非人所能入也殆真魅所為矣

程也園舍人居曹竹虛舊宅中一父弗戒於火書畫古器多遭焚燬中宿河南臨蘭亭一卷乃五百金所贖方慮求噴時驟輻忽於灰燼中揀得匣及祇併熱而書卷無一字之損表第張桂岩館也園家親見之白香山所謂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者耶抑成毀各有定數此卷

不在此火劫中耶然事則奇矣亦將來賞鑒家一佳話也

同年柯禹峯官御史時嘗借宿內城友人家書室三楹東一室隔以紗厨扇不啟置榻外室南牖下睡至夜半聞東室有聲如鴨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窓見黑烟一道從東室門隙出著地而行長可丈餘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鬢髻儼然昂而仰視盤旋地上作鴨鳴不止禹峯素有胆拊榻叱之徐徐却行仍從門隙斂而入天曉以告主人主人曰舊有此怪或數年一出不為害亦無他休咎或曰未買是宅前舊主有侍姬幽死此室

閩微草堂筆記卷九



未知其審也

胥魅有善博者取人財猶探物於囊猶不持兵而劫奪也其徒黨密相羽翼意喻色授機械百出猶臂指之相使猶呼吸之相通也驗豈多財者則猶魚吞餌猶雉遇媒耳如是近十年彙金巨萬俾其子買於長蘆規什一之利子亦狡黠然治蕩好漁色有墮其術而破家者街之次骨乃乞與借往而陰導之為北里遊舞衫歌扇耽玩忘歸耗其貲十之九胥魅微有所聞自往檢校已不可收拾矣論者謂是雖人謀亦有天道警者之動此念殆神啟其心歟不然何前愚而後智也

故城刁飛萬言其鄉有與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許之
狐女泣涕曰舅姑見逐義難抗拒但子未離乳膏且携
去耳越兩歲餘忽抱子詣其夫曰兒已長今還汝其夫
避父母戒掉首不與語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
理但抱去之兒不知作何究竟將人所生者仍爲人窟
居火食混跡間歟抑妖所生者卽爲妖幻化通靈潛
踪墟墓歟或雖爲妖而猶承父姓長育子孫在非妖非
人之介歟雖爲人而猶依母黨往來窟穴在亦人亦妖
之間歟惜見首不見尾竟莫得而質之

同年蔣心餘編修言其鄉有故家廢宅往往見艷女靚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去

粧登牆外視武生王某粗豪有膽徑擄被獨宿其中冀
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拊枕自語曰人言此宅有狐女
今何往耶意外小聲應曰六娘子知君今日來避往溪
頭看月矣問汝爲誰曰六娘子之婢又問何故獨避我
曰不知何故但云畏見此腹負將軍亦不解爲何語也
王後每舉以問人曰腹負將軍是武職幾品莫不粲然
後問其鄉人曰實有其人亦實有其事然僅旁皇竟夜
一無所見耳其語則心傷所繫綴也心餘性好詭諧理
或然歟

先母張太夫人嘗僱一張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

處言其鄉有貧極棄家覓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卽迷
路石徑崎嶇雲陰晦闇莫知所適姑枯坐樹下俟天曙
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隨之並猙獰俾岸有
異常人心知非山靈卽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
泣訴所苦其人惻然曰爾勿怖不汝害也我是虎神今
爲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爾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
至一處噉然長嘯衆虎忿集其人舉手指揮語啁嘶不
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叢莽間俄有荷擔度嶺者
虎躍起欲搏忽辟易而退少頃一婦人至乃搏食之檢
其衣帶得數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獸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七

其食人者人而禽獸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上
必有靈光虎見之卽避其天良漸滅者靈光全息與禽
獸無異虎乃得而食之頃前一男子凶暴無人理然獲
奪所得猶恤其寡嫂孤姪使不饑寒以是一念靈光煜
煜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後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又虐
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盜後夫之金以貽前夫之女
卽懷中所携是也以是諸惡靈光消盡虎視之非復人
身故爲所吹爾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繼母轉妻子之食
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而佑之非以爾叩拜求
哀也勉修善業當尚有後福因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

王家張媪之父與是人為親申故得其詳時家奴之婦有慮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媪言為之少戢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夫

燐為鬼火博物志謂戰血所成非也安得處處有戰血哉蓋鬼者人之餘氣也鬼屬陰而餘氣則屬陽陽為陰鬱則聚而成光如兩氣至陰而螢火化海氣至陰而陰火然也多見於秋冬而隱於春夏秋冬氣凝春夏氣散故也其或見於春夏者非幽房廢宅必深巖幽谷皆陰氣常聚故也多在平原曠野藪澤沮洳陽奇於陰地陰類水亦陰類從其本類故也先兄晴湖嘗同沈豐功年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六

文夜行見燐火在高樹巔青熒如炬為從來所未聞李長吉詩曰多年老鴉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疑亦曾觀斯異故有斯詠先兄所見或木魅所為歟

賈人持巨硯求售色正碧而紅斑點點如血沁試之乃滑不受墨背鐫長歌一首曰龍奮怒鞭頭石石上血痕胭脂赤滄桑變幻幾度經水春沙蝕存盈尺飛花點點粘落紅芳草茸茸接嫩碧海人漉得出銀濤蛟客咨嗟龍女惜云何強遣充硯材如以嬌施可并碎凝脂原不任研磨鎮肉翻成遺棄擲原註客問鎮肉事音難見判曰出夢溪筆談賞古所悲用弗量才誰之責案頭米老玉蟾蜍為汝傷

心應淚滴後題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頑硯請題立揮長句因鐫諸硯背以記異款署奕燭三字不著其姓不知為誰餐花道人亦無考其詞感慨抑鬱不類仙語疑亦落拓之才鬼也索價十金酬以四金不肯售後再問之云四川一縣令買去矣

奴子紀昌本姓魏用黃犢子故事從主姓少喜讀書頗嫻文藝作字亦工楷最有心得平生無一事失便宜晚得奇疾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四支不能動周身並痠痺不知痛癢仰置榻上塊然如木石惟鼻息不絕知其未死按時以飲食置口中尚能咀嚼而已診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九

六脉平和毫無病狀名醫亦無所指手如是數年乃死老僧果成曰此病身死而心生為自古醫經所不載其業報歟然此奴亦無大惡不過務求自利算無遺策耳巧者造物之所忌諒哉

奴子李福之婦悍戾絕倫日忤其姑舅面背詛無所不至或微諷以不孝有真謫輒掉頭晒曰我持觀音齋誦觀音咒菩薩以甚深法力消滅罪愆閻羅王其奈我何後嬰惡疾楚毒萬端猶曰此我誦咒未澈口焚香用龍火故得此報非有他也愚哉蔡太守必昌嘗判其事朱石君中丞問以佛法懺悔有無利益蔡曰尋常冤讎

佛能道訟者於善處彼得所欲其怨自解如人世之有和息也至重業深讐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即非佛所能懺悔釋迦牟尼亦無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謂佛法為必無佛者謂種種罪惡皆可消滅蓋兩失之

余家距海僅百里故河間古謂之瀛州地勢趨東以濤而高故海岸絕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間而大禹導河不直使入海引之北行數百里自碣石乃入職是故也海中每數歲或數十歲遙見水雲瀕洞中紅光燭天謂之燒海輒有斷椽折棟隨潮而上人取以為薪越數日必互言某匠某匠為神召去營龍宮然

無親睹其人話較室貝闕之狀者第傳聞而已余謂是殆重洋巨舶弗戒於火水光映射空無障翳故千百里外皆可見梁柱之類舶上皆有亦不必定屬殿材也

獻縣捕役某嘗奉差捕劇盜就繫矣盜婦有邑盜乞以婦侍寢而縱之逃某弗許後以積蠹多賊坐斬行刑前二日獄舍墻圯歷而死獄吏葉某坐不早葺治得重杖先是葉某夢身立堂下問堂上官吏論捕役事官指揮曰一善不能掩干惡干惡亦不能掩一善免則不可減則可既而吏抱牘出殊不相識諦視其官亦不識方悟所到非縣署醒而陰賀捕役謂且滅死不知神以得保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辛

首領為滅也人計捕役生平祇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昭何嘗不許人晚蓋哉

吳江吳林塘言其親表有與狐女遇者雖無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夕母憂之間有游僧能効治試往祈請僧曰此魅與耶君夙緣無相害意耶君自耽玩過度耳然恐魅不善耶君耶君不免自害當善遣之乃夜詣其家敷坐誦梵咒家人遙見燭光下似繡衫女子冉冉再拜僧舉拂子曰留未盡緣作來世歡不亦可乎然然而隱自是遂絕林塘知其異人因問以神仙咸遇之事僧曰古來傳記所載有寓言者有託名者有借抒恩怨者

有喜談快詭以詫異聞者有照綴風流以為佳話有本無所取而寄情綺語如詩人之擬艷詞者大都偽者十八九真者十一二此一二真者又大都皆才鬼靈狐花妖木魅而無一神仙其稱神仙必詭詞夫神正直而聰明仙沖虛而清靜豈有名列丹臺身依紫府復有蕩姬佚女參禪其間動入桑中之會或林塘嘆其精識為古所未聞說是事者林塘未舉其名字後以問林塘子鍾僑鍾僑曰見此僧時纔五六歲當時未聞呼名字今無可問矣惟記其語音似杭州人也

李詩亭家扶乩降仙自稱邱長春懸筆而書疾於風雨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辛

字如顯素之狂草容或拜求丹方凡判曰神仙有丹訣無丹方丹方是燒煉金石之術也參同契爐鼎鉛汞皆是寓名非言燒煉方士轉相附會遂貽害無窮夫金石燥烈益以火力亢陽鼓盪血脉信張故筋力似倍加強壯而消鑠真氣伏禍亦深觀執花者培以硫黃則冒寒吐蕊然盛開之後其樹必枯蓋鬱熱蒸於下則精華涌於上涌盡則立槁耳何必縱數年之慾擲千金之軀乎其人悚然而起後芍亭以告田白岩白岩曰凡仙大抵皆託名此仙能作此語或真是邱長春歟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全

仙師所作以演金丹與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凡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託無疑也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窓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啟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寢船中夢其亡女為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悻而寤聲猶在耳似出隣船遣婢尋視則方屠一豚子瀉血於盆未竟也夢中

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益悲欲絕乃倍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存日極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筋每歲恒割雞七八百益殺業云

交河有書生日暮獨步田野間遙見似有女子避人林田疑蕩婦之赴幽期者逼往視之寂無所睹疑其竄伏深叢不復追迹歸而大發寒熱且作謔語曰我餓鬼也以君有祿相不敢觸忤故潛匿草間不虞忽相顧盼在步相尋既爾有情便當從君索食乞惠薄奠即從此辭其家為具紙錢肴酒霍然而愈蘇進士語年曰此君本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全

無邪心以偶爾多事遂為此鬼所乘小人之於君子恒伺隙而中之也言動可不慎哉
炎涼轉瞬即鬼魅亦然程魚門編修曰王文莊公遇陪祀北郊必借宿安定門外一墳園園故有崇文莊弗睹也一歲燈下有所睹越半載而文莊卒矣所謂山鬼能知一歲事耶
太原申鐵蟾言昔自蘇州北上以舵牙觸損泊舟與濟之南荒勝野岸寂無一人而夜聞草際有哦詩聲心知是鬼與其友諦聽之所誦凡數十篇幽咽斷續不甚可辨鐵蟾惟聽得一句曰寒星炯炯生芒角其友聽得二

何曰夜深翁仲語月黑鬼車來

張完質舍人號居一宅或言有狐移人之次日書室筆
硯皆開動又失紅束一方紛紜詢問忽一錢鏰然落
几上若償紅束之值也俄喧言所失紅束粘宅後空屋
完質往視則楷書內室止步四字亦頗端正完質曰此
狐狡猶恐其將來惡作劇乃遷去聞此宅在保安寺街
疑即翁覃溪宅也

李又聃先生言東光某氏宅有狐一日忽擲磚瓦傷盆
盜某氏嘗之夜聞人叩窗語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鄰里
鄉黨比戶而居小兒女或相觸犯事理之常可知則君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語

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當處置遠加以惡聲於理毋
乃不可且我輩出入無形往來不測皆君聞見所不及
隄防所不到而君攘臂與為難庸有幸乎於勢亦必不
敵幸熟計之某氏披衣起謝自是遂相安會親串中有
以僮僕微覺釀為爭鬪幾成大獄者又聃先生嘆曰殊
令人憶某氏狐

北河總督署有樓五楹為蝙蝠所據多年矣大小不知
凡幾萬一白者巨如車輪乃其魁也能為變怪歷任總
督皆局鑰弗居福建李公清時延正一真人劫治果皆
徙去不久李公卒蝙蝠復歸自是無敢問之者余謂

廣州將軍署署國初
尚藩邸也極其壯麗
外石門三高三餘丈
石門家法清五福堂
樓七楹在深層蝙蝠
巢於梁間計甚多
人云夜能見者三

副都統解子許金
游法蘭有地甚甘美
人偶摘一枚刺蝙蝠
食之其味甚甘積
下不來則不殺也
原驗曰廣州城中
所產之蝙蝠名曰
後園之鹿南方少
此物者生於岩穴
者身也其皮供度
妻則遊者度一空
棺不知何年也
三物人皆不殺

次正公驅五通神除民害也蝙蝠自處一樓與人無患
李公此舉誠為可已而巳至於猝捐館舍則適值其
時不得謂蝙蝠為祟修短有數豈妖魅能操其權乎

余七八歲時見奴子趙平自負其膽老僕施祥搖手曰
爾勿恃膽吾已以恃膽敗矣吾少年氣最盛聞某家
宅無人敢居徑携襪被臥其內夜將半割然有聲承塵
中裂忽墮下一人臂跳擲不已俄又墮一臂又墮兩足
又墮其身最後乃墮其首並滿屋迸躍如猿猴毛錯愕
不知所為俄已合為一人刀痕杖迹腥血淋漓舉手直
來擗吾頸幸夏夜納涼挂簾未闔急自意躍出狂奔而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語

免自是心膽並碎至今猶不敢獨宿也汝恃膽不已無
乃不免如吾乎平意不謂然曰丈原大誤何不先捉其
一段使不能湊合成形後夜飲醉歸果為羣鬼所遮掖
入糞坑中幾於滅頂

同年鍾上庭言官寧德日有幕友病亟方服藥恍惚見
二鬼曰冥司有某獄待君往質藥可勿服也幕友言此
獄已五十餘年今何尚未了鬼曰冥司法至嚴而用法
至慎但涉疑似雖明知其事證人不具終不為獄成故
恒待至數十年間如是不稍延拖累乎曰此亦千萬之
一不巨有也是夕果卒然則果報有時不驗或緣此歟

又小說所載多有生魂赴鞠者或宜遲宜速各因其輕重緩急歟要之早晚雖殊神理終不憤憤則鑿然可信也

田氏媪詭言其家事狐神婦女多焚香問休咎頗獲利俄而羣狐大集需索酒食罄所獲不足供乃被擊破甕盞燒損衣物哀乞不能遣怖而他投潁行時聞屋上大笑曰爾還敢假名斂財否自是遂寂亦遂不徒然併其先有之資耗大半矣此余幼時聞先太夫人說又有道士稱奉王靈官撥錢卜事時有驗祈禱亦盛偶惡少數鬻挾妓入廟為所阻乃陰從伶人假靈官鬼卒衣冠乘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其夜醮突自屋脊躍下據坐訶責其惑眾命鬼卒縛之持鐵蒺藜將拷問道士惶怖伏罪具陳虛誑取錢狀乃闕堂一笑脫衣冠高唱而出次日覓道士則已竄矣此雍正甲寅七月事余隨先姚安公宿沙河橋聞逆旅主人說

安邑朱半塘嘗官郵縣言郵有一生頗工文而僂蹇不第病中夢至大官署察其形狀知為冥司週一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平生以館穀糊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為受人館穀而踈於訓課冥司謂無功

竊食即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脩脯誤人子弟誦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則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天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而寤病果不起臨歿舉以戒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道士龐斗樞雄縣人嘗客獻縣高鴻臚家先姚安公幼時見其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間橫斜繫帶不甚可辨外為八門則井然可數投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盤旋終日不得出以此信魚腹陣圖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定非虛語然斗樞謂此特戲劇耳至國之興亡繫乎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術數皆無所用從古及今有以王遁星禽成事者耶即如符咒厭劾世多是術亦頗有驗時然數千年來戰爭割據之世是時豈竟無傳亦未聞某帝某王某將某相死於敵國之屬魁也其他可類推矣姚安公曰此語非術士所能言此理亦非術士所能知

從舅安公介然言佃戶劉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倉屋中數十年一無所擾惟歲時祭以酒五錢雞子數枚而已或遇火盜輒叩門意作聲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一

日忽聞吃吃笑不止問之不答笑彌甚怒而訶之忽應曰吾自笑厚結盟之兄弟而疾其親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預於君而見怒如是劉大慚無以應俄聞屋上朗誦論語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太息數聲而寂劉自是稍改其所為後余以告邵聞谷聞谷曰此至親密友所難言而狐能言之此正言莊論所難入而狐以詼諧悟之東方曼倩何加焉予儻到劉氏倉屋當向門三掛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完

沁者額魯特之流民無君長無部族或數十人為隊或數人為隊出沒深山中遇禽食禽遇獸食獸遇人即食人婦為所得已襖衣縛樹上熾火於旁甫割左股一瘡倏聞火器一震人語喧闐馬蹄聲殷動林谷以為官軍掩至棄而遁蓋營卒牧馬偶以鳥鎗擊雉子誤中馬尾一馬跳擲羣馬皆驚相隨逸入萬山中共噪而追之也使少遲須臾則此婦血肉狼藉矣豈非若或使之哉自此遂持長齋嘗謂人曰吾非佞佛求福也天下之痛苦無過於懲罰者天下之恐怖亦無過於束縛以待罰罰者吾每見屠宰輒憶自受楚毒時思彼眾生其痛苦

恐怖亦必如我故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之鬻養者也

奴子劉琪畜一牛一犬牛見犬輒觸犬見牛輒噬每鬪至血流不止然牛惟解此犬見他犬則否犬亦惟噬此牛見他牛則否後繫置兩處牛或聞犬聲大或聞牛聲皆昂首頓視後先姚安公官戶部余隨至京師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或曰禽獸不能言者皆能記前生此牛此犬殆佛經所謂夙冤今尙相識歟余謂夙冤之說鑿然無疑謂能記前生則似乎未必親串中有姑嫂相惡者嫂與諸小姑皆睦惟此小姑則如警小姑與諸嫂皆睦惟此嫂則如警是豈能記前生乎蓋怨毒之念根於性識一朝相遇如相反之藥雖枯根朽草本自無知其氣味自能激鬪耳因果牽纏無施不報三生一瞬可快意於睚眦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完

從伯君章公言前明青縣張公十世祖贊和公之外舅也嘗與邑人約連名訟縣吏乘馬而往經祖墓前有旋風撲馬首驚而墮從者昇以歸寒熱陡作忽迷忽醒恍惚中似睹鬼物將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語曰爾勿祈禱撲爾馬者我也凡訟無益使理曲何可訟使理直公論具在人人為扼腕是即勝矣何必訟且訟役訟

更為患尤大訟不勝患在目前幸而勝官有來去此
長子孫必相報復患在後日吾是以阻爾行也言訖仍
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則霍然矣既而連名者皆敗始
信非譖語也此公聞於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
與人涉訟蓋守此戒云

世有圓光術張素紙於壁焚符召神使五六歲童子視
之童子必見紙上突現大圓鏡鏡中人物歷歷示未來
之事猶卦影也但卦影隱示其象此則明著其形耳龐
斗樞能此術某生素與斗樞狎嘗觀觀一婦密祈斗樞
圓光觀諸否斗樞駭曰此事豈可瀆鬼神固強之不得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字

已勉為焚符童子注視良久曰見一亭子中設一榻三
娘子與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詎
責童子妄語斗樞大笑曰吾亦見之亭中尙有一區童
子不識字耳怒問何字曰已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
拂衣去或曰斗樞所焚實非符先以餅餌誘童子教作
是語是始近之雖曰惡謔要未失朋友規過之義也
先太夫人言外祖家恒夜見一物舞蹈於樓前見人則
竄避月下循窻隙窺之衣慘綠衫形蠢蠢如巨鼈見其
手足而不見其首不知何怪外叔祖紫衡公遣健僕數
人持刀杖繩索伏門外伺其出突掩之踉蹌逃入樓梯

下乘大照視則墻隅綠錦袱包一銀船左右有四輪
外祖家全盛時兒童戲劇之物乃悟綠衫其祇手足其
四輪也錄之得三十餘金一老嫗曰吾為婢時房中失
此物同輩皆大遭箠楚不知何人竊置此間成此魅也
搜神記載孔子之言曰夫六畜之物龜蛇魚鼈草木之
屬神皆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
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然則物
久而幻形固事理之常耳

兩世夫婦如韋臯玉簫者蓋有之矣景州李西崖言乙
丑會試見貴州一孝廉述其鄉民家生一子甫能言即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字

云我前生某氏之女某氏之妻夫名某字某吾卒時夫
年若干今年當若干所居之地距民家四五百程耳此
語漸聞至十四五歲時其故夫知有是說徑來尋問相
見涕泗述前生事悉相符是夕竟抱被同寢其母不能
禁疑而竊聽滅燭以後已妮妮兒女語矣母怒遂其故
夫去此子憤懣不食其故夫亦栖遲旅舍不肯行一日
防範偶疎竟相偕遁去莫知所終異哉此事古所未聞
也此謂發乎情而不止乎禮義

東光霍從占言一富室女五六歲時因夜出觀劇為人
所掠賣越五六年掠賣者事敗供會以藥迷此女移檄

來問始得歸時視其肌膚鞭痕杖痕剪痕鏹痕髮痕
燙痕爪痕齒痕遍體如刻畫其母抱之泣數日每言及
輒霑襟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無人理幼時不知所爲
戰慄待死而已年漸長不勝其楚思自裁夜夢老人曰
爾勿短見再烙兩次鞭一百業報滿矣果一日縛極受
鞭甫及百而縣吏持符到蓋其母御婢極殘忍凡殼殼
而侍立者鮮不帶血痕回眸一視則左右無人色故神
示報於其女也然竟不悛改後疽發於項死子孫今亦
式微從占又云一宦家婦遇婢女有過不加鞭筆但褻
下衣使露體伏地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後患癩瘡每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防守稍疎輒裸而舞蹈云

及孺愛先生言其僕自鄰村飲酒歸醉臥於路醒則草
露沾衣月向午矣久伸之適見一人瑟縮立樹後呼問
爲誰曰君勿怖身乃鬼也此間萃鬼喜鬪醉人來爲君
防守耳問素昧生平何以見護曰君忘之耶我殺之後
有人爲我婦造畫語君不平而白其誣故九泉銜感也
言訖而滅竟不及問其爲誰亦不自記有此事蓋無心
一語黃壤已聞然則有意造言者冥冥之中寧免握拳
齧齒耶

河間獻王墓在獻縣城東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一柏樹

傳爲漢物未知其審疑後人所補種左右陪葬二墓縣
志稱左毛萇右貫長卿然任邱又有毛萇墓亦莫能詳
也或曰萇宋代追封樂壽伯獻縣正古樂壽地任邱毛
公墓乃毛亨也理或然然從勇安公五占言康熙中有
羣盜覬覦玉魚之藏乃種瓜墓旁陰於團焦中穿地道
將近墓探以長錐有白氣隨錐射出聲若雷霆衝諸盜
皆仆乃不敢掘論者謂王墓封閉二千載地氣久鬱故
遇隙涌出非有神靈余謂王功在六經自當有鬼神呵
護穿古墓者多矣何他處地氣不久鬱而涌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衣山因扶乩與狐女唱和狐女姊妹數輩並入居其腹
中時時與語正一真人幼治弗能遣竟顛癩終身余在
翰林目睹之一爲宛平張丈鶴友官南汝光道時與史
姓幕友宿驛舍有客投刺謁史對語徹夜比曉客及其
僕皆不見忽聞語出史腹中後拜斗祛之去俄仍歸腹
中至史死乃已疑其夙寃也聞金聽濤少宰言之一爲
平湖一尼有鬼在腹中談休咎多驗檀施鱗集鬼自云
夙生負此尼錢以此爲償如北夢瑣言所記田布事人
側耳尼腋下亦聞其語疑爲樟柳神也聞沈雲椒少宰
言之

嘉慶年未久在
先君子歸王宮家
滿候廷君旺又身
冬送生徒那該忽便
臥府治之皆皆皆
蘇星一由悲痛夢
且言法徒行中一
由身之竟日休
氣中心結時時
也醒來與所共
此而起亦不取
微定見之非真
因疑非真也

此理易明無如
愚婦信不信何

晉殺秦謀六日而蘇或山縊殺杖殺故能復活但不識
未蘇以前作何情狀詰經有體不能如小說瑣記也個
戶張天錫嘗死七日其母聞棺中擊觸聲開視已復生
問其死後何所見曰無所見亦不知經七日但條如睡
去條如夢覺耳時有老儒館余家聞之拊髀雀躍曰程
朱聖人哉鬼神之事孔孟猶未敢斷其無惟二先生敢
斷之今死者復生果如所論非聖人能之哉余謂天錫
自以氣結尸厥晉不知人其家誤以為死耳非真死也
號太子事載於史記此翁未見耶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論

及喪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其事殊其意
同也。緒徒執罪福之說誘脅愚民不以人品邪正分善
惡而以布施有無分善惡。謂之說與。謂之說與。謂之說與。
應矣。聞有走無常者以血盆經戲有無利益問其吏冥
吏曰無是事也。夫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天地自然之
氣。陰陽不息之機也。化生必產育。產育必穢濁。雖淑媛
賢母亦不得不然。非自作之罪也。如以為罪。則飲食不
能不便。渴口鼻不能不涕唾。是亦穢濁。是亦當存罪乎。
為是說者。蓋以最易惑者。惟婦女。而婦女所必不免者。
惟產育。以是為有罪。以是罪為非懺不可。而閨閣之助

如是得罪尚屬
便宜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論

不充功德之費矣。爾出入冥司。宜有聞見。血
何處墮血池者。果有何人。乃猶疑而問之。歟。走
以告人人。訖無信其言者。積重不。此之謂矣。
釋明玉言。西山有僧。見遊女。踟青偶動一念。方徒倚凝
想。間有少婦。忽與目成。漸相軟語。云家去此不遠。夫久
外出。今夕當以一燈在林外。相引叮嚀。而別。僧如期往。
果熒熒一燈。相距不半里。穿林渡澗。隨之以行。終不能
道及。既而或隱或見。條左條右。奔馳輾轉。道路遂迷。困
不能行。踞卧老樹之下。天曉諦觀。仍在故處。再視林中。
則蒼蘚綠莎。履痕重疊。乃悟徹夜繞此樹。旁如牛旋磨
也。自知心動。生魔。急投本師懺悔。後亦無他。又言山東
一僧。恒見經閣上有麗女。下窺心知是魅。然私念魅亦
良得。運往就之。則一無所睹。呼之亦不出。如是者凡百
餘度。遂惘惘得心疾。以至於死。臨死乃自言之。此或夙
世冤愆。借以索命。歟。然二僧究皆自取。非魔與魅敗之
也。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釧一雙。
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
來醫者。益駭。力揮去。越半載。餘忽夢為冥司所拘。言有
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項勒紅巾。泣陳乞藥不

畢竟執理者不
錯若但攬利害不
何事不可為耶

其狀醫者曰藥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姦
於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儻得墮之我可
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既不得
藥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逼而就
繼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乎冥
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平事勢彼所執者則理也宋以
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汝且
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寤

惠叔又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縷縷荷枝
相見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貴竟不能帶至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三

此耶其人蹙然曰富貴皆可帶至此但人不肯帶耳生
前有功德者至此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
計可也李南澗曰善哉斯言勝於謂富貴皆空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此狐豈不能成仙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如是我聞四

觀弈道人撰

長山聶松岩言安邱張卯君先生家有書樓為狐所據
每與人對語媼婢童僕凡有隱隱必對眾暴之一家畏
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過斯亦能語之繩規無形之監
史矣然姦黠者或敬事之則諱其所短不肯質言蓋聰
明有餘正直則不足也斯狐之所以為狐歟

滄州插花廟老尼董氏言嘗夜半睡醒聞佛殿磬聲鏗
然如有人禮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師耳鳴也至夜復然
乃潛起躡足窺之佛火青熒依稀辨物見擊磬者乃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亡師一少婦對佛長跪喁喁絮祝回面向內不識為誰
細聽所祝則為夫病祈禱也恐怖失措觸朱榻有聲陰
氣冥濛燈光驟暗再明則已無睹矣先外祖雪峯張公
曰此少婦已入黃泉猶髮夫病問之使人增伉儷之情
董尼又言近一賣花媼夜經某氏墓突見某夫人魂立
樹下以手招之無路可避因戰栗拜謁某夫人曰吾夜
夜在此待一相識人寄信望眼幾穿今乃見爾歸告我
女我婿一切陰謀鬼神皆已全知無更枉拋心力吾在
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罵無地自容日惟
避此樹邊苦雨凄風酸辛萬狀尚不知沉淪幾載得付

轉輸似開須所奪小郎貲財耗散都盡始冀有生路也
又婿有密札數紙病中置螺甸小篋中囑其檢出燬滅
免為他日口實丁寧再三嗚咽而滅媼潛告其女女怒
曰為小郎游說耶迨於篋中見前札乃始悚然後女家
日漸消敗親串中知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
矣

烏魯木齊提督巴公彥弼言昔從征烏什時夢至一處
山麓有六七行帳而不見兵衛有數十人出入往來亦
多似文吏試往窺視遇故護軍統領某公某名凡五字
公以淡舌音
急呼之令握手相勞苦問公久逝今何事到此曰吾以
不能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平生拙直得授冥官今隨軍籍記戰歿者也見其几上
諸冊有黃色紅色紫色黑色數種問此以旗分耶徵晒
曰安有紫旗黑旗按舊制本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難此
辨乃改為藍旗此公蓋偶未知也
別甲乙之次第耳問次第安在曰赤心為國奮不顧身
者登黃冊格遵軍令寧死不撓者登紅冊隨眾驅馳轉
戰而殞者登紫冊倉皇奔潰無路求生蹂踐裂尸追殲
斷脰者登黑冊問同時授命血濺尸橫豈能一一區分
毫無舛誤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大抵人亡魂在精氣如
生應登黃冊者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勃勃應登紅
冊者其精氣如烽烟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冊者其精

氣如雲漏電光往來閃爍此三等中最上者為明神最
下者亦歸善道至應登黑冊者其精氣瑟縮摧頽如死
灰無習在

朝廷褒崇忠義自一列哀榮陰曹則以常鬼視之不復
齒數矣巴公側耳微聽悚然心折方欲自問將來忽聞
聲驚覺後常以告麾下曰吾臨陣每憶斯語便覺捐身
鋒鏑輕若鴻毛

夜燈叢錄載謝梅莊慙子事而不知慙子姓盧名志仁
蓋未見梅莊自作慙子傳僅據傳聞也霍京兆易書成
葵蘇圖時稱夫王二與慙子事相類後歿於塞外京兆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哭之慟一夕忽聞帳外語曰羊被盜矣可急向西北追
出視果然聽其語者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僕方
醉歸是日睹此異遂解裝不行謂其曹曰恐冥中王
二笑人
滄州警者蔡某每過南川樓下卽有一叟邀之彈唱且
對飲漸相狎亦時到蔡家共酌自云姓蒲江西人因販
磁到此久而覺其為狐然契分甚深狐不諱蔡亦不異
也會有以閩語語涉訟者眾議不一偶與狐言及曰
君既通靈必知其審狐脆然曰我輩修道人豈干預人
家瑣事夫房幃祕地男女幽期曖昧難明嫌疑易起一

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即使果真何關外人之事乃
快一時之口爲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
鬼神之忌矣况蛇孟弓影恍惚無憑而黠綴鋪張宛如
目睹使人忍之不可辯之不能往往致抑鬱難言含冤
畢命其怨毒之氣九歷劫難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恐
刀山劍樹之上不能不爲是人設一坐也汝素樸誠聞
此事自當掩耳乃考求真偽意欲何爲豈以失明不足
尙欲犁舌乎投孟徑去從此遂絕蔡愧悔自批其頰恒
迹以戒人不自隱匿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所居吳家庄西一丐者死於路所畜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四

犬守之不去夜有狼來咬其尸犬奮鬪不使前俄諸狼
大集大力盡踏遂併爲所噬惟存其首尙雙目怒張背
如欲裂有佃戶守瓜田者親見之又程易門在烏魯木
齊一夕有盜入室已踰垣將出所畜犬追噬其足盜抽
及斫之至死嚙終不釋因就擒時易門有僕曰龔起龍
方負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異一人面獸心一獸
面人心

余在烏魯木齊日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言曩守紅山口
卡倫一日將曙有烏啞啞對戶啼惡其不吉引骸矢射
之噉然有聲掠乳牛背上過牛駭而奔呼數卒急追入

一山坳遇耕者一人觸一人仆扶視無大傷惟足跛難
行問其家不遠共舁送歸入室坐未定聞小兒連呼有
賊同出助捕則私逃遣犯韓雲方踰垣盜食其瓜因其
執焉使鳥不對戶啼則薩音綽克圖不射薩音綽克圖
不射則牛不驚逸牛不驚逸則不觸人仆不觸人仆則
駭卒不至其家徒一小兒見人盜瓜其勢必不能執縛
乃輾轉相引終使受繫伏誅此烏之來豈非有物憑之
故蓋雲本劇寇所劫殺者多矣爾時雖無所睹實與劉
剛遇鬼因果相同也

又佐領額爾赫圖言曩守吉木薩卡倫夜聞團焦外嗚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五

嗚有聲人出逐則漸退人止則止人返則復來如是數
夕一成卒有膽竟操刃隨之尋聲逆入山中至一側
屍前而寂視之有野獸嚼食痕已久枯矣卒還以告心
知其求瘞也具棺葬之遂不復至夫神識已離形骸何
有此鬼沾沾於遺蛻殊未免作繯自纏然蠅蟻魚鼈之
誠自莊生之曠見豈能使含生之屬均如太上忘情觀
於茲事知棺衾必慎孝子之心嗚呼必藏仁人之政聖
人通鬼神之情狀何嘗謂魂升魄降遂冥漠無知哉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
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支來生祿一年治

晏子一狐表三十年
而施林及三郡過
非必皆守三封也
以不能過倉為志

未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
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
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
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
權加重則取易也貴而過儉守已財而已富而過儉
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多也士大夫時時深
念知益已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矣
小奴玉保言特納格爾農家忽一牛入其牧羣甚肥健
久而無追尋者詢訪亦無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
三四偶跨此牛往親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徑負女度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六

隨葛澗直入亂山崖隙谷深險必糜碎惟抱牛頸呼號
樵牧者聞聲追視已在萬峯之頂漸滅沒於烟霧間其
或伺虎狼或委雞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貪攘此牛
致罹大害余謂此牛與此女合是夙冤即驅逐不留亦
必別有以相報也
故城刁飛萬言一村有二塾師雨後同步至土神祠踞
砌對談移時未去祠前地淨如掌忽見空起似字跡其
起視之則泥上杖畫十六字曰不越涼爽自課生徒
人書館不亦愧乎蓋祠無居人狐據其中怪二人久聒
也時程試方增律詩飛萬感曰隨手成文即四言叶韻

上卷早作帶
未官去計可
不學更悚切

予曾學子與京時在
冀州都統巴公揚何
西安駐防也年七十餘
矣後松三有款匪身
經百戰傷體傷痕
如刻畫積功至官
嘗不談功一談自
有到之不殊化而復
蘇又嘗遇前馬山
中鹿下年百餘皆
其鹿鹿日山山鹿
巨石破公謂馬家
越一書及在如夢醒
則馬在矣此說草

我愧此狐

飛萬又言一書生最有膽每求見鬼不可得一夕雨霽
月明命小奴攜酒詣護家間四顧呼曰良夜獨游殊
為寂寞泉下諸友有肯來其酌者乎俄見燐火熒熒出
沒草際再呼之嗚嗚環集相距丈許皆止不進數其影
約十餘以巨杯挹酒酒之皆俯嗅其氣有一鬼稱酒絕
佳請再賜因且酒且問曰公等何故不輪迴曰善根在
行轉生矣惡貫盈者墮獄矣我輩十三人罪限未滿待
輪迴者四業報沉淪不得輪迴者九也問何不懺悔求
解脫曰懺悔須及未死時死後無着力處矣酒酒既盡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七

舉罍示之各踉蹌去中一鬼回首丁寧曰餓魂得沃壺
觴無以報德謹以一語奉贖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翰林院筆帖式伊實從征伊犁時血戰突圍身中七矛
死越兩晝夜復蘇疾馳一晝夜猶追及大兵余與博晰
齋同在翰林時見有傷痕細詢頗末自言被創時絕無
痛楚但忽如沉睡既而漸有知覺則魂已離體四顧皆
風沙湧洞不辨東西了然自知為已死倏念及子幼家
貧酸徹心骨便覺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倏念及虛
死不甘誓為厲鬼殺賊即覺身如鐵柱風不能搖徘徊
竚立間方欲直上山巔望敵兵所在俄如夢醒已偃卧

解傷感與力種起
就見：跪曰：公之體
時：上花馬酒飲
得：幸請：痛哭
拔：營：命：公：公：公：公
傷：公：既：生：日：大：大：大：大
死：沙：湯：乃：歸：歸：歸：歸
女子：怨：子：復：至：向：戰：處
得：公：公：公：公：公：公：公
安：公：公：公：公：公：公：公
老：林：中：地：場：身：身：身
予：嘗：欲：為：文：化：化：化
回：爾：不：果

坡公猶不免有焉
奉請其况甚下
者乎

戰血中矣嘶齋太息曰聞斯情狀使人驚戰死無可畏
然則忠臣烈士正復易為人何憚而不為也况此殺子為
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後古叟目雙瞽古姬
臨歿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
割我呼號月餘乃終侍姬之母沈媪親睹其事殺業至
重牛有功於稼穡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庚紹之事
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
此牛戒之最古者宜室志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
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食牛人過疫實不
傳染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八

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
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如快意
失意時毋如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
曰得意時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
口則賢者或未能夫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
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余因憶先高祖花玉閣
贖稿中載宋盛陽先生諱大壯河間諸生贈詩曰狂奴
猶故態曠達是半驅與公所論殆似重規疊矩矣
有額魯特女為烏魯木齊民間婦數年而寡婦故有姿
首媒灼日叩其門婦謝曰嫁則必嫁然夫死無子翁已

安得此有道之盜

人而無禮胡不造
死札中至云已
時所為類此

老我去將誰依請待養翁事畢然後議有欲入贅其家
代養其翁者婦又謝曰男子性情不可必萬一與翁不
相安悔且無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翁溫飽安樂竟勝
於有子時越六七年翁以壽終營葬畢始痛哭別墓易
綵服升車去論者惜其不貞而不能不謂之孝內閣學
王永公時鎮其地聞之嘆曰此所謂資美而未學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貨於西商抑勒
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
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
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九

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
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為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悻不
敢答俄屋角窸窣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
併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
商所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許文本言其親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
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
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
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即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
由而其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

女有色是嘗遣某姬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誰謂冥冥中可墮行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叢雜云藏妖魅犯之者多患寒熱焦收弗敢近一老儒耿直負氣由所居至縣城其地適中過必憩息偃蹇傲睨竟無所見聞如是數年一日又坐墓側袒裼涼歸而發狂譎語曰曩以汝為古君子故任汝放誕未敢侮汝汝近乃作負心事知從前規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復畏汝矣其家再三拜禱昏憤數日始痊自是素然氣餒每經其地輒俛首疾趨觀此知魅不足畏心苟無邪雖凌之而不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十

敢校亦觀此而知魅大可畏行苟有邪雖祕之而皆能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曾乾隆乙未進士今為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久於幕府撰佐治藥言二卷中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懺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土人告惡少謂其婦本擬請主人尋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惡少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十一

傳訊致婦投縲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辯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為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而殞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窺竊窺見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心甚駭異姑視之見吏初草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敏証退又抽一卷沉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為台州囚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為寧波邊陲致死一案初擬情實旋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為捐生之烈魄老翁為勳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喜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絕而上下

一日開樓上驚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併碎劊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

孀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判及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久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訐其侵盜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被髮持劍搏膺而刺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及刺之覺而刺處痛甚自是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卯在公安縣夢神人語曰汝因筆孽多惡刑祿嗣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初旬各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道才入閩中式次年果舉一子煥曾篤實有古風其所言當不妄又所記囚關絕祀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鞠實爲弟毆兄死夜疑獄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鈎鳴帳微啟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鈎上有白髮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獄

願也反復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爲是也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已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臯陶此獄實爲難斷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己至午乃息所雨皆瀝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衆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子不語怪劉香晚言曩容山西時聞有老儒經古冢同行者言中有狐老儒嘗之亦無他異老儒故善治生冬不裘夏不絺食不肴飲不葷妻子不宿飽鍊積錙累得四十金鎔爲四錠秘藏之而對人自訴無擔石自置狐後所儲金或忽置屋顛樹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淺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溷固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

失去數日從空自墮或與客對坐忽納於帽簷或對人
拱揖忽鏗然脫袖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一日忽四挺躍
擲空中如蛺蝶飛翔彈丸擊觸漸高漸遠勢將飛去不
得已焚香拜祝始自投於懷自是不復相黜而講學之
氣焰已索然盡矣說是事時一友曰吾聞以德勝妖不
聞以智勝妖也其及也固宜一友曰使周張程朱皆妖
必不興惜其古貌不古心也一友曰周張程朱必不輕
信惟其不足於中故悻悻於外耳香晚首肯曰斯言洞
見癥結矣

香晚又言一孝廉頗善儲蓄而性畜其妹家至貧時逼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十四

除夕炊烟不舉冒風雪徒步數十里乞貸三五金期明
春以其夫館穀償堅以窮辭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
脫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聞也是夕有盜穴壁入營所
有去迫於公論弗敢告官捕越半載盜在他縣敗供曾
竊孝廉家其物猶存十之七移牒來問又迫於公論弗
敢認其婦恡財不能忍陰遣子往認焉孝廉內愧避弗
見客者半載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畜之故漠如陌
路此真聞之扼腕矣乃盜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
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於椎心茹痛自匿其取
復敢於其婦瑕終莫匿更使人不勝其快顛倒播弄如

是之巧謂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見客吾猶取其足
為善充此一愧雖以孝友聞可也

盧霽漁編修患寒疾誤延請景岳全書者投人參立卒
太夫人悔焉哭極慟然每一發聲輒聞板壁格格響夜
或繞牀呼阿母灼然辨為霽漁聲蓋不欲高年之過哀
也悲哉死而猶不忘親乎

海陽鞠前輩庭和言一宦家婦臨卒左手挽幼兒右手
挽幼女嗚咽而終力擘之乃釋目炯炯尚不瞑也後燈
前月下往往遙見其形然呼之不應問之不言招之不
來即之不見或數夕不出或一夕數出或望之在某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十五

前而某人反無睹或此處方睹而彼處又睹大抵如泡
影空花電光石火一轉瞬而即滅一彈指而倏生雖不
為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後妻視其子女
不敢生分別心婢媼童僕視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
至男婚女嫁乃漸不睹然越數歲或一見故一家恒惴
惴栗栗如時在其旁或疑為狐魅所託是亦一說惟是
狐魅擾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義而辛苦十
餘年為時時作此幻影耶殆結戀之極精靈不散耳為
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殫而彌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愴
然感乎

庭和又言有兒死而吞噬其孤姪者迫脇侵蝕殆無以自存一夕夫婦方酣眠忽夢兒倉皇呼曰起起火已至醒而烟焰迷漫無路可脫僅破窗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緩須臾則灰燼矣次日急召其姪盡還所奪人怪其數朝之內忽跡忽夷其人流涕自責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勝於爲厲多多矣

高淳令梁公欽官戶部額外主事時與姚安公同在四川司是時六部規制嚴凡有故不能入署者必遣人告掌印掌印移牒司務司務每日彙呈堂謂之出付不能無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付衆疑焉姚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十

安公與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後同往視之則梁公昨夕睡後忽聞碎响撞觸聲如怒馬騰踏呼問無應者悸而起視乃二僕一御者裸體相搏捶擊甚苦然皆緘口無一言時四隣已睡寓中別無一人無可如何坐視其鬪至鐘鳴乃並仆迨曉而蘇傷痕鱗疊面目皆敗問之都不自知惟憶是晚同坐後門納涼遙見破屋址上有數犬跳踉蹌以磚擲之嘩而逃就寢後遂有是變意犬本是狐月下禮之未審欺梁公泰和人與正一真人爲鄉里將往陳訴姚安公曰狐自游戲何預於人無故擊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於理不順李公亦曰

凡僕隸與人爭宜先克己理直向不可縱使有恃而妄行况理曲乎梁公乃止

乾隆己未會試前一舉人過永光寺西街見好女立門外意頗悅之託媒闢說以三百金納爲妾因就寓其家亦甚相得迨出閣返舍則破窗塵壁間無一人汚穢堆積似廢壞多年者訪問鄰家曰是宅久空是家來住僅月餘一夕白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說中蓋嘗有是事或曰是以女爲餌竊賞遠遁僞爲狐狀也夫狐而僞人斯亦黠矣人而僞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師五六十年見類此者不勝數此其一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十七

汪御史香泉言布商韓某壘一狐女日漸魁偉其侶求符錄劾禁斃去仍來一夕與韓其寢忽披衣起坐曰君有異念耶何忽覺剛氣斫人刺促不寧也韓曰吾無他念惟鄰人吳某迫於債負鬻其子爲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後淪下賤措四十金欲贖之故輾轉未眠耳狐女歷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卽是善人善善人者有大罰焉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噓氣良久乃揮手而去韓自是壯健如初

戴遂堂先生曰嘗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放生偶散步花下遇一遊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

事也又問何為今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又問佛誕日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九日皆不當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是眼見功德不知歲歲庖厨之所殺足當此數否乎巨公粹不能對知客僧代叱曰貴人護法三寶增光窮和尚何敢妄語遊僧且行且笑曰紫衣和尚不語故窮和尚不得不語也掉臂徑出不知所往一老僧竊嘆曰此闍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聞獅子吼矣昔五臺僧明玉嘗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聲即為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持數日即為功德也燂炙肥甘晨昏饜飮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九

肉謂之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簞簞不餓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錢謂之廉吏乎與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浦總憲則曰此為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不行得數日持月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月齋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亦見智見仁各明一義第不知明玉儻在尚有所辨難否耳恒王府長史東鄂洛據人旗氏族譜為鄂然自書為鄂索賄冊籍亦書為鄂公羊傳所謂名滿居瑪納斯烏魯木齊之支屬也一日詣烏魯木齊因避暑夜行息馬樹下遇一人半跪問起居云是戌卒劉青與語良久上馬欲行青曰有瑣事乞公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先王之禮印先王之仁也予家貧不能殺羊豕亦不能持齋此除奉祭祀供父母燕賓客外自奉如餐飽雖窮亦不敢特殺或謂之印治信了却道人記

寄一語印房官奴喜兒欠青錢三百青今貧甚宜見還也次日見喜兒告以青語喜兒駭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怪詰其故始知青久病死初死時陳竹山閱其勤慎以三百錢付喜兒市酒脯楮錢奠之喜兒以青無親屬遂盡乾沒事無知者不虞鬼之見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誣此語當非依託也吾以為人生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即可為所欲為耳今乃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然則負隱隱者其可慮也夫昌吉平定後以軍俘逆黨子女分賞諸將烏魯木齊參將某實司其事自取最麗者四人教以歌舞脂香粉澤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九

練服明瑤儀態萬方宛然嬌女見者莫不傾倒後遷金塔寺副將戒期政行諸童檢點衣裝忽篋中繡履四雙翩然躍出滿堂翔舞如蝶蝶羣飛以杖擊之乃墮地尚蠕蠕欲動呦呦有聲識者訝其不祥行至闕展以鞭撻童員為鎮守大臣所劾論戍伊犁竟卒於謫所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為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吾鄉一媼無故率媼媪數十人突至鄰村一家排闥強劫其女去以為尋覓則素不往來以為奪婚則媪又無子鄉黨駭異莫解其由女家訟於官官出牒拘攝媪已攜女先逃不能踪

跡同行婢媼亦四散逋亡繫縲多人輾轉推鞠始有一
人吐實曰媼一子病瘵垂歿媼撫之慟曰汝死自命惜
哉不留一孫使祖父竟為餒鬼也子呻吟曰孫不可必
得然有望焉吾與某氏女私媼孕八月矣但恐產必見
殺耳子歿後媼咄咄語十餘日矣有此舉殆劫女以
全其胎耶官撫然曰然則是不必緝過兩三月自返耳
屆期果抱孫自首官無如之何僅斷以不應重律擬杖
納贖而已此事如兔起鶻落少縱即逝此媼亦捷疾若
神矣安靜涵言其攜女宵遁時以三車載婢媼與已分
四路行故莫測所在又不遵官路橫斜曲折岐復有岐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故莫知所向且曉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曉乃稅宅
故莫迹所居停其心計尤周密也女歸為父母所棄遂
偕媼撫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漆泔改

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焉

李慶子言嘗宿友人齋中天欲曉忽二鼠騰擲相逐滿
室如颼輪旋轉彈丸迸躍餅彝盪擊罇罍皆翻碎鏗碎
裂之聲使人心駭久之鼠而起數尺復墮於地再踊
再仆乃偃視之七竅皆血流莫測其故急呼其家僮收
檢器物見柁中所貯藥數十九嚙殘過半乃悟鼠誤
吞此藥狂淫無度化不勝踴而竄避牡無所發洩蘊蒸

已言揚何嘗自言
事二類此

內燔以斃也友人出視且駭且笑既而悚然曰乃至是
哉吾知懼矣盡覆所蓄藥於水夫燥烈之藥加以煨煉
其力既猛其毒亦深吾見敗事者多矣蓋退之疏曠賢
者不免慶子此友殆數不應盡故鑿於鼠而忽悟歟
張鷟朝野僉載曰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過
多除名為民遂適東効力遇病卧平壤城下塞幕看兵
士攻城有一兵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須臾城頭放
箭正中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為流矢所中大學士温
公征烏什時為領隊大臣方督兵攻城渴甚歸帳飲適
一侍衛亦來求飲因讓茵與坐甫拈盃賊突發巨礮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鉛丸洞其胸死使此人緩來頃刻則不免矣此公自
為余言與劉仁軌事絕相似後公征大金川卒戰歿於
木果木知人之生死各有其地雖命當陣殞者苟非其
地亦遇險而得全然則畏縮求免者不徒多一趨避乎
哉

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
間仙妖異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為怪可謂遇
狐為常亦可三代以上無可考史記陳涉世家稱篝火
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必當時已有是怪是以託之
吳均西京雜記稱廣川王發藥書家擊傷家中狐後夢

見老翁報究是幻化人形見於漢代張鷟朝野僉載稱
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當時諺曰無狐魅不成村是
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廣記載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
九是可以證矣諸書記載不一其源流始末則劉師退
先生所述為詳蓋滄州南一學究與狐友師退因介
學究與相見軀幹短小貌如五六十人衣冠不古不今
乃類道士拜揖亦安詳謙謹寒溫畢問任顧意師退曰
世與貴族相接者傳聞異詞其間頗有所未明問君謬
達不自諱故請祗所惑狐笑曰天生萬品各命以名狐
名狐正如人名人耳呼狐為狐正如呼人為入耳何諱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之有至我輩之中好醜不一亦如人類之內良莠不齊
人不諱人之惡狐何必諱狐之惡乎第言無隱師退問
狐有別乎曰凡狐皆可以修道而最靈者曰狢狐此如
農家讀書者少儒家讀書者多也問狢狐生而皆靈乎
曰此係乎其種類未成道者所生則為常狐已成道者
所生則自能變化也問既成道矣自必駐顏而小說載
狐亦有翁媪何也曰所謂成道成人道也其飲食男女
生老病死亦與人同若夫飛升霞舉又自一事此如千
百人中有一二人求仕宦其煉形服氣者如積學以成
名其媚惑採補者如捷徑以求售然游仙島登天曹者

必鍊形服氣乃能其媚惑採補傷害或多往往干天律
也問禁令賞罰孰司之乎曰小賞罰統於其長大賞罰
則地界鬼神鑒察之苟無禁令則來往無形出入無迹
何事不可為乎問媚惑採補既非正道何不列諸禁令
必俟傷人乃治乎曰此譬諸巧誘人財使人喜助王法
無禁也至奪財殺人斯論抵耳列仙傳載酒家姬何嘗
干冥誅乎問聞狐為人生子不聞人為狐生子何也微
哂曰此不足論蓋有所取無所與耳問支機別贈不憚
牽牛妬乎又哂曰公太放言殊不知其審凡女則如季
姬鄒子之故事可自擇配婦則既有定偶弗敢踰防若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夫贈芍采蘭偶然越禮人情物理大抵不殊固可比例
而知耳問或居人家或居曠野何也曰未成道者未離
乎獸利於遠人非山林弗便也已成道者事事與人同
利於近人非城市弗便也其道行高者則城市山林皆
可居如大富大貴家其力百物皆可致住荒村僻壤與
通都大邑一也師退與縱談其大旨惟勸人學道曰昔
曹辛苦一二百年始化人身公等現是人身功夫已抵
大半而悠悠忽忽與草木同朽殊可惜也師退腹笥三
藏引與談禪則謝曰佛家地位絕高然或修持未到一
入輪回便迷却本來面目不如且求不死為有把握吾

文履逢善知識不敢見異而遷也師退臨別曰今日相逢亦是天幸君有一言贈我乎躊躇良久曰三代以下恐不好名此為下等人言自古聖賢却是心平氣和無一毫做作洛闈諸儒擗眉努目便生出如許葛藤先生其念之師退憮然自失蓋師退崖岸太峻時或過當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其一曰君謂其黠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為彼教探度事勢俾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源而至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偵歟其一又曰豈但此輩癡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大癡姦瑣柄國方陰伺君子之隙肆其詆排而羣聚清談反予以鈎黨之題同一網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肄者公孫丑萬章等數人而已洛闈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百臬

何夫客在中西人三財損中國人三命我教則直欲壞中國人之心得不至胥淪於考不止計其毒害非徒然祖龍林書阮儒終不能從聖人之教天運循環利極當復波其計雖毒而終為大愚而已矣

並集門戶交爭遂釀為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踪能無責備於賢者哉方相對嘆息忽回顧見人駭然而滅東村曰天下趨之如鶩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鬼誤耶

王西園先生守河間時人言獻縣八里莊河夜行者多遇鬼惟縣役馮大邦過則鬼不敢出有遇鬼者或詐稱馮姓名鬼亦却避先生聞之曰一縣役能使鬼畏此必有故矣密訪將懲之或為解曰本無是事百姓造言耳先生曰縣役非一而獨為馮大邦造言此亦必有故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仍檢拘之大邦懼而亡去此庚午辛未間事先生去郡後數載大邦尚未歸今不知如何也

里有崔某者與豪強訟理直而弗能伸也不勝其憤始欲自戕夜夢其父語曰人可欺神則難欺人有鬼神則無難人問之曰神地也之伸神暢今日之縱橫如志者皆十年外業鏡臺前般般對簿者也吾為冥府司茶吏見判司註籍矣汝何恚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復一言

有善訟者一日為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繳繞猝不得分明欲靜坐構思乃戒毋適客併妻亦避居別室

妻先與鄰子目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每構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為例鄰子乘間而來分襲為例終其身不敗後歲餘妻以私孕為怨家所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寸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門人吳生冠賢為安定令時余自西域從軍還宿其署中間有幼女幼男皆十六七歲並呼冤於輿前幼男曰此我童養之婦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佔我為妻問其姓猶能記問其鄉里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

三

則父母皆流丐朝朝轉徙已不記為何處人矣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即父母並亡未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兄妹稱然小家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影捕風杳無實證又不可以刑求斷合斷離皆難保不謬然斷離而說不過誤破婚知其失小斷合而說則誤亂人倫其失尤矣蓋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因憶姚安公官刑部時織造海保方籍沒官以三步軍守其宅宅凡數百間夜深風雪三人堅局外戶同就暖於邃密寢室中篝燈共飲沉醉以後偶剔燈滅三人間中相觸擊因而互

毆毆至半夜各困踣臥至曙則一人死焉其二人一曰戴符一曰七十五傷亦深重幸不死耳鞫訊時並云共毆致死論抵無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覺有扭者即相扭覺有毆者即還毆不知誰扭我誰毆我亦不知我所扭為誰所毆為誰其傷之重輕與某傷為某毆非惟二人不能知即赴死者問之亦斷不能知也既一命不必二

抵任官隨意指一人無不可者何必研訊為某人即三木嚴求亦不過妄供耳竟無如之何相持月餘會戴符病死藉以結案姚安公嘗曰此事坐罪起釁者亦可以成獄然核其情詞起釁者實不知誰鍛鍊而求更不如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

老

隨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鞠法矜官豈易為也
文安王岳方言其鄉有女巫能視鬼嘗至一宦家私語其僕婦曰某娘子牀前一女鬼著慘綠衫血漬胸臆頸垂斷而不殊反折其首倒懸於背後狀甚可怖殆將病乎俄而寒熱大作僕婦以女巫言告具楮錢酒食送之頃刻而痊余嘗謂風寒暑暘皆可作疾何必定有鬼為祟一女巫曰風寒暑暘之疾其起也以漸而覺其愈也以漸而減鬼病則陡然而劇陡然而止以此為別歷歷不失也此言似亦近理

莫言河其擇交
然子弟既長成生
時一監察還
在子弟之日擇耳

陳石閭言有舊家子借數客觀劇九如樓飲方酣忽一
客中惡仆地方扶掖灌救突起坐張目直視先拊膺痛
哭責其子之治遊次齟齬握拳數諸客之誘引詞色俱
厲勢若欲相搏噬其子識是父語聲滿伏戰栗殆無人
色諸客皆瑟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坐莫不
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
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
所見惟嫗婢僮奴有何好機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
匪友參雜其間狎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
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天

五軍塞王生言有田父夜守棗林見林外似有人影疑
為盜密伺之俄一人自東來問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
吾就木時某在旁竊有幸詞銜之二十餘年矣今渠亦
被攝吾在此待其縲纆過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甲與乙有隙甲婦弗知也甲死婦議嫁乙厚幣娶焉三
朝後其往謁兄嫂歸而迂道至甲墓對諸耕者儘者拍
婦肩呼曰某甲識汝婦否耶婦恚欲觸樹衆方牽挽忽
旋颺颯然塵沙眯目則夫婦已並似失魂矣扶回後倏
迷倏醒竟終身不瘥外祖家老僕張才其至戚也親目
睹之夫以直報怨聖人弗禁然已甚則聖人所不為素

薩湘林將軍軍門
贈予一紙云是其
本

問曰亢則害家語曰滿則覆乙九極滿極矣其及也固
宜

僧所誦焰口經詞頗俚然聞其召魂施食請梵咒則寔
佛所傳余在烏魯木齊偶與同人論是事或然或否印
房官奴白六故劇盜造戍者也卒然曰是不誣也幾遇
一大家放焰口欲伺其勿擾取事乃無隙可乘伏卧高
樓簷角上俯見搖鈴誦咒時有黑影無數高可二三尺
或踰垣入或由窗入往來搖漾凡無人處皆滿地撒米
時倏聚倏散倏前倏後如環繞攘奪併仰接俯拾之態
亦彷彿依稀其色如輕烟其狀畧似人形但不辨五官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天

四體耳然則鬼猶求食不信有之乎
後漢熒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關
帝祠中屯軍耕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
句古與字畫渾樸斷非後人所依託以僻在西域無人
摹搨石刻鋒稜猶完整乾隆庚寅遊擊劉存存此是其
偶得之也武摹刻一木本洒火藥於上燒為玃駁絕似古
碑二本正傳於世賞鑒家率以舊石本為新新木本為
舊與之辨傲然弗信也以同時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
偽顛倒尚如此況於千百年外故易之象數詩之小序
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

分明宋儒曰漢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類此夫

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館前輩多有賦詠相傳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風已刻絕鎖午刻即出嘉峪關此齊東語也

聖祖南巡由衛河

曰鑿尚以船載此獅宛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意鱗窺之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長面圓如人不似他獸之狹削繫船頭將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叫近船即嚙不出聲及置獅前獅俯首一嗅已怖而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死臨解纜時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鉦斗然合擊外祖家廐馬十餘隔垣聞之皆戰栗伏極下船去移時尚不敢動信其為百獸王矣獅初至時吏部侍郎阿公禮稗書為當代顧陸曾素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舊藏博雅齋前輩家阿公手贈其祖者也後售於余嘗乞一賞鑒家趨籤阿公原未署名以元代曾有獻獅事遂題曰元人獅子真形圖晰齋曰少宰丹青原不在元人下此賞鑒未為謬也

乾隆庚辰戈芥舟前輩扶乩其仙自稱唐人張紫鸞將訪劉長卿於瀛洲島借遊天姥或叩以事書一詩曰身

從異域來時見瀛洲島日落晚風涼一雁入雲香隱示以鴻冥物外不預人世之是非也芥舟與論詩即欣然酬答以所遊名勝破石崖天姥峯廬山聯句三篇而去芥舟時修獻縣志因附錄志末其破石崖一篇前為五言律詩八韻對偶聲病俱諧第九韻以下忽作絕參軍行路難李太白蜀道難體唐三百年詩人無此體裁殊不入格其以東冬庚青四韻通押仿昌黎此日足可惜詩以穿鼻聲七韻為一部例又似稍讀古書者蓋墨涉文翰之鬼偽託唐人也

河城在縣東十五里隋

西村民掘地得一鏡廣丈餘已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

觸碎其半見者人持一片去置室中每夕吐光凡數家皆然是亦王度神鏡應月盈虧之類但殘破之餘尚能如是更異耳或疑鏡何以如此之大余謂此必河間王宮殿中物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中有大方鏡廣丈餘過之輒寫人影是晉代猶沿此制也

乾隆己卯庚辰間獻縣掘得唐張君平墓誌大中七年明經劉仲撰字畫尚可觀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輩曰公謂古人事勝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各相耀耳如核其實善筆札者必稱晉其時亦必有極拙之字善吟詠者必稱唐其時亦必有極惡之詩非晉之

厥役皆義獻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東家實爲一姓
盜跖柳下乃是同胞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贊
家得一宋研雖滑不受墨亦賢若球圖得一漢印雖膠
不成文亦珍逾珠璧問何所取曰取其古耳東坡詩曰
嗜好與俗殊酸鹹斯之謂歟

交河老儒劉君珏名璞素謹厚以長者稱在余家設帳
二十餘年從兄懋園坦居從弟東白義輪皆其弟子也
嘗自河間歲試歸中途遇雨借宿民家主人曰家惟有
屋兩楹尙可棲止然素有魅不知狐與鬼也君能不畏
則請解裝不得已宿焉滅燭以後承塵上轟轟震響如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怒馬奔騰君珏起著衣冠長揖仰祝曰假寐寒備偶然
宿此欲禍我耶我非君欲戲我耶與君素不狎昵欲
逐我耶今夜必不能行明朝亦必不能住何必多此擾
攘耶俄聞承塵上似老嫗語曰客言殊有理爾輩勿太
造次聞足音索索然向西北隅去頃刻寂然矣君珏嘗
以告門人曰遇意外之橫逆平心靜氣或有解時當時
如怒詈之未必不拋磚擲瓦又劉景南嘗餽一寓遷入
之夕大爲狐擾景南訶之曰我自出錢租宅汝何得鳩
佔鵲巢狐厲聲答曰使君先居此我續來爭則曲在我
我居此宅五六十餘年誰不知者君何處不可租宅而必

來共住是恃氣相凌也我安肯讓君景南笑曰遂移去
何屬菴先生曰君珏所遇之狐能爲理屈景南所遇之
狐能以理屈人先兄晴湖曰屈狐易能屈於狐難

道家有大陰煉形法葬數百年期滿則復生此但有是
說未睹斯事古以水銀斂者尸不朽則鑿然有之董曲
江曰凡罪應戮尸者雖葬多年尸不朽呂留良焚骨時
開其棺貌如生刃之尙有微血蓋鬼神留使伏誅也某
人是曲江之親族當時官浙江奉檄蒞其事親自擊
之然此類皆不爲祟其爲祟者曰僵尸僵尸有二其一
新死未斂者忽躍起搏人其一久葬不腐者變形如魍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魍夜或出遊逢人即攫或曰早魍即此莫能詳也夫人
死則形神離矣謂神不附形安能有知覺運動謂神仍
附形是復生矣何又不爲人而爲妖且新死尸厥者並
其父母子女或抱持不釋十指抉入肌骨使無知何以
能踊躍使有知何以一息纔絕卽不識其所親是殆別
有邪物憑之戾氣感之而非游魂之爲變歟袁子才前
輩新齊諧載南昌士人行尸夜見其友事始而祈請繼
而感激繼而悽戀繼而忽變形搏噬謂人之魂善而魄
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始來也一靈不泯魄附魂以行
其既去也心事既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爲人也魂

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爲之惟有道之人爲能制魄語亦鑿鑿有精理然管窺之見終疑其別有故也

任子田言其鄉有人夜行月下見墓道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男子年約十六七韶秀可念一婦人白髮垂項倚僕攜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語意若甚相悅竊訝何物淫姬乃與少年兒狎暱行稍近冉冉而滅次日詢是誰家家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婦孀守五十餘年歿而合窆於是也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情之至也禮曰殷人之祔也離之周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聖人通幽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五

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亦烏知禮意哉

族姪肇先言有書生讀書僧寺遇放焰口見其威儀整肅指揮號令若可驅役鬼神喟然曰冥司之敬彼教乃過於儒燈影朦朧間一叟在旁語曰經綸宇宙惟賴聖賢彼仙佛特以神道補所不及耳故冥司之重聖賢在仙佛上然所重者真聖賢若偽聖爲賢則陰干天怒罪亦在偽仙偽佛上古風淳樸此類差稀四五百年以來彙囚日衆已別增一獄矣蓋釋道之徒不過巧陳罪福誘人施捨自妖黨聚徒謀爲不軌外其僞稱我仙我佛

者千萬中無一儒則自命聖賢者比比皆是民聽可惑神理難誣是以生擁臯比及沉阿鼻以其貽害人心爲聖賢所惡故也書生駭愕問此地府事公何由知一彈指間已無所睹矣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謀傾甲甲知之乃陰使其黨某以他途入乙家凡爲乙課皆算無遺策凡乙有所爲皆以甲財密助其費費省而功倍越一兩歲大見信素所倚任者皆退聽乃乘間說乙曰甲昔陰調我婦諱弗敢言然銜之寔次骨以力弗敵弗敢娶聞君亦有讐於甲故效犬馬於門下所以盡心於君者固以報知遇亦爲是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

三五

謀也今有隙可抵蓋圖之乙大喜過望出多金使謀甲某乃以乙金爲甲行賂無所不曲到奔既成偽造罪惡迹及證佐姓名以報乙使具牒比庭聽則事皆子虛烏有證佐亦莫不倒戈遂一敗塗地坐誣論成憤恚甚以嗾某久平生險事皆在其手不敢再舉竟氣結死死時誓怒於地下然越數十年卒無報論者謂難端發自乙甲勢不兩立乃鋌而走險不過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爲甲反問各忠其所事於乙不爲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絕書載子韜謂越王曰夫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

信哉

里人范鴻禧與一狐友暱狐善飲范亦善飲約為兄弟恒相對醉眠忽久不至一日過於林田中間何忽見棄狐掉頭曰親兄弟尚相殘何有於義兄弟耶不顧而去蓋范方與弟訟也楊鐵厓白頭吟曰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與此狐所見正同

獻縣捕役樊長與其侶捕一劇盜盜跳免繫其婦於官捕役捕盜之所謂之官店也其侶擁之調諛婦畏釜楚噤不敢動惟俯首飲泣已緩結矣長突見之怒曰誰無婦女誰能保婦女不遭患難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即鳴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官其侶愕而止時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長女嫁為農家婦是夜為盜所劫已襦衣反縛垂欲受污亦為一盜呵而止寔在子刻中間僅隔一亥刻耳次日長聞報仰面視天古橋不能下也

今其後人官京師者尚居之

裴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街文達之前為右翼宗學宗學之前為吳頌駙府吳頌駙之前為前明大學士周延儒第閣年既久又窳窳闕深故不免時有變怪然不為人害也廳事西小屋兩楹曰好春軒為文達燕見賓客地北壁一門又橫通小屋兩楹僕夜宿其中睡後多為魃昇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

者琴師錢生獨不畏亦竟無他異錢面有癩風狀極老醜蔣春農戲曰是尊容更勝於鬼鬼怖而逃耳一日鍵戶外出歸而凡上得一兩縷帽製作絕佳新如未試互相傳視莫不駭笑由此知是狐非鬼然無敢取者錢生曰老病龍鍾多逢厭賤自司空以外文達公時為丁部尚書憐念者曾不數人我冠誠做此狐哀我貧也欣然取著狐亦不復攝去其果贈錢生耶贈錢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可解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嘗與杜少司寇凝臺同宿南石槽聞兩家轎夫相語曰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為人守墓因入城未返其妻獨宿園中樹下有鬪聲破窻紙竊窺見二人攘臂奮擊一老翁舉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為狐跳跟擺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頓足曰當訴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聞滿園銀鐺聲似有所搜捕覺几上瓦瓶似微動怪而視之瓶中小語曰乞勿言當報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舉瓶擲門外碎跌上旬然而碎即聞噉噉有聲意其就執矣一轎夫曰鬪鬪父母倒是何大事乃至為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臺顧余笑曰非轎夫不能作此言

里有張媼自云嘗為走無常今告免矣昔到陰府會問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祇是勸人為善為善自受福非佛降福也若供養求佛降福則廉吏尚不受賂曾佛受賂乎又問懺悔有益否吏曰懺悔須勇猛精進力補前愆今人懺悔祇是自首求免罪又安有益耶此語非巫者所肯言似有所受之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一

槐西雜志

觀弈道人撰

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會讞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壻數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憩息其間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書長多暇晏坐而已舊有灤陽銷夏錄如是我聞一書為書肆所刊刻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實一冊於是地迴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尋不覺又得四卷孫樹聲錄為一帙題曰槐西雜志其體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一

例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或竟懶而輟筆歟則以為揮塵之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閒又有所綴歟則以為夷堅之丙志亦可也壬子六月觀弈道人識

隋書載蘭陵公主死殉後夫登於列女傳之首頗乖史法祖君彦徵尚文博蘭陵公主通幸告終茲欲基湯帝之惡當以史文為正滄州醫者張作霖言其鄉有少婦夫死未週歲輒嫁越兩歲後夫又死乃誓不再適竟守志終身嘗問一鄰婦病鄰婦忽瞋目作其前夫語曰爾甘為某守不為我守何也少婦毅然對曰爾不以結髮視我三年曾無一肝鬲語我安得為

在廣野音浪聲
同君子當許之不必
過為青備也

爾守彼不以再醮輕我兩載之中思深義重我安得不
為彼守爾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語塞而退此與蘭
陵公主事相類蓋亦豫讓眾人遇我眾人報之國士遇
我國士報之之意也然五倫之中惟朋友以義合不計
較報施厚道也即計較報施猶直道也兄弟天屬已不
可言報施况君臣父子夫婦義屬三綱故漁洋山人作
豫讓橋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
報莒放公自謂可以救薄斯言允矣然柱厲叔以不見
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難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事見列
是猶怨懟之意特與君較是非非為君并社稷也其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可風其言則未協乎義或記載者之失乎

江寧王金英字菊莊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喜為詩才
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靈嘗畫新菊小照余
戲仿其體格題之有以菊為名字隨花入畫圖句菊莊
大喜則所尚可知矣撰有詩話數卷尚未成書霜凋夏
綠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猶記其中一條云江寧一廢宅
壁上微有字跡拂塵諦視乃絕句五首其一曰新綠漸
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衣蝴蝶不管春歸否祇趁菜
花黃處飛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圯花不開
未須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廢館

先大夫擬作其家史
史亦成作前此傳數
十篇於窮其家史即
未獲詳表考九國錄
不遺餘力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芳草多踈青年少時行歌謠樓鼓動人去後回風裊裊
吹女羅其四曰土花漠漠圍頽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
深踈漏暗下月可憐羅襪終無痕其五曰清明處處啼
黃鸝春風不上枯柳枝惟應夾祀雙石獸記汝曾挂黃
金縷字極怪偉不著姓名不知為人語鬼語余謂此福
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之詞也

董秋原言昔為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即攜
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酒掃其妻猶寢夢中見
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
二貧媼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真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

何亦同來一媼答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鄙屋湮
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懲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
之來觀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
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頗創問然揆以神理似當如
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閻曹自
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例真謫如其
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納涼共睡
檐下突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躑若將搏
噬時男子皆外出守場圃姑嫂悸不敢語鬼一一攫擄

此惡少竟伴巡頭
拜矣社公何靈哉

西商守財皆損
之教也

強汚之方躍上短墻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
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墻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
昏仆不知人墻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
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恒五
鼓出瘡糞吾戲抱神祠鬼卒置路側使駭走以博一笑
不虞遇此偽鬼誤為真鬼驚路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
曰某甲曰日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
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
何獨置此家墻外也此其間神實憑之爾自不知耳乃
共賺金以祀其惡少為父母昇去困臥數日竟不復蘇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四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樹塗神祠土人奉
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
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為狐突祠元中統三年
勅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胡同音北人讀入聲皆似
平故突轉為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紹書韻石軒筆記言見一石子
作太極圖是猶紋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頗介子嘗見一
英德研山上有白脉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
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
波磔耳諦視非嵌非雕亦非漬染真天成也不更異哉

觀此像具微公怪
學之深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五

夫山與地俱有石與山俱有豈開闢以來即預知有程
逸隸書歟即預知有東坡赤壁賦歟即曰山孕此石在
宋以後又誰使仿此字誰使題此語歟然則天工之巧
無所不有精華蟠結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測矣世傳
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圈
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註稱河
圖即八卦係乃何晏論語集解所引是孔氏之門本
無此五十五點之圖矣陳搏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既謂
之書當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局是宜稱洛
圖不得稱書藝詞又何以別之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
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尚書正義併詳載其字數洪範
日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載此一章云此六十字皆
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大窮之數初一日等二十
七字是再加之也其數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
氏以爲龜背九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數用等皆再
所第教其龜文惟有三十字云雖所說字數不觀此
同而足見其誤至唐洛書無點白點之說不觀此
硯山知石紋成字鑿然不誣未可執虛辨晚出之說明
九室法編次始見北齊盧隱大藏經遂以太乙九宮真
詩朱子以爲成康成誤說也今街家所用洛書乃太乙
爲神禹所受也今街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
乙家當時原不稱爲洛書也
表兄劉香晚言昔宣閩中間有少婦素幽靜歿葬山麓
每月明之夜輒遙見其魂反接縛樹上漸近則無睹莫

人修莫論其法行
必以此切相

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譴之故而必使人見其受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陳太常佩崖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輒作呻吟聲疑其病也問之云無有既而時作嚙語呼之不醒其語頗了了諦聽皆蝶狎之詞其呻吟亦受淫聲也然問之終不言知為魅牒於社公夜夢社公曰魅誠有之非吾力所能制也乃牒於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控馬卒無故首自墮姓悟社公所謂力不能制也然一騶耳未必城隍之所愛即城隍之所愛神正而聰明亦必不以所愛之故曲法庇一騶牒一陳而伏冥誅城隍之心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六

今之能吏揣摩
畏事上官者真
物而可祭於社者

有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顧畏隱忍而不改其視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視此社公又何如也

趙太守書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見俄飛瓦擊落其帽次日睡起見窗紙細書一詩曰深院滿枝花只應蝴蝶採嘒嘒草下蠶神存蓬蒿在語殊輕薄然風致楚楚宜其不愛純稚兒

舊白巖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真山民宋末隱君子也案山民有詩集今倡和方洽外報某客某客來乩忽不動他日復降眾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

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為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明其與人語恒字字推敲責備無已閒雲野鶴豈能耐久苟求故遺逃尤恐不速耳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從兄懋園言乾隆丙辰鄉試坐秋字號中續一人八號號軍問姓名籍貫拱手致賀曰昨夢女子持杏花一枝插號舍上告我曰明日某縣某人至為言杏花在此也君名姓籍貫適符豈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考具稱疾而出鄉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花通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終意其責恨以歿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七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贖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其索還贖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憤憤不牒其商所問真贖而依古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答遂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眾口分明具有微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歎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

刑官收令皆宜
記之

賁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即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讖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台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都察院麟余載於樂陽消夏錄中嘗兩見其蟠迹非烏有子虛也吏役畏之無敢至庫深處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啟庫校視乃一無所睹知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八

帝命所臨百靈罔伏矣院長舒穆魯公因言內閣學士杜公祖墓亦有巨蟒恒遙見其出入曝鱗墓前兩槐樹相距數丈首尾各掛於一樹其身如綵虹橫亘也後葬母卜曠適當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類千百蛇颯去葬畢乃歸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蓋能大能小已具神龍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蟒其圍如柱而能出入窗櫺中隙纔寸許亦猶是也是月與汪蕉雪副憲同在山西馬觀察家遇內務府一官言西十庫貯硫黃處亦有二蟒皆首蠶一角鱗甲作金色將啟鑰必先鳴銜其最異者每一啟鑰必見硫黃堆戶內磊磊

前明為歷年開採視
少度公得并其地前
夕夢偉夫夫語折致
詞曰春屬湖多雲
房宇下之今令得從
宅之少實其則可
乎密而忘之既人
蟠有蛇千百蛇颯
老僕殺象而死之
其達意也公獨據
氣深病尋切

此自是正論

如假山足供取用取盡復然意其不欲入入庫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即守庫之神理或然歟山海經載諸山之神蛇身鳥首種種異狀不必定作人形也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著年喪愛子痛不欲生一夜偶過其墓徘徊悽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隴頭急趨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退與之語神意索漠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為爾我為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郝超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萍水之相逢不日趨於薄哉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九

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艷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卧某公穴窗紙窺之則塗脂傅粉釵釧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蹙然斂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驚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於密室覩粧私祭我我魂若來以香烟繞汝為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

後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往香淚落入俎
烟果裊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温庭筠達摩支
曲曰擣麝成塵香不滅拘蓮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
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節不猶愈於同床各
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串畢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諠者戲
問曰汝今白首完貞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
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
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畢忽似
昏眩喃喃作夢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顧其子曰頃恍惚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勞慰甚至言人世所為鬼神無
不知也幸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
對哉越半載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論之曰佛
戒意惡是剷除根本工夫非上流入不能也常人膠膠
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為抑亦賢矣此婦子
孫願諱此語余亦不敢舉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
白日青天所謂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諱之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厥後壁無故圯掘之得死鼠
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鼠穴壁下滋生日眾其穴
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

海曰方其壞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
也耶余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尚不明此理於鼠乎何尤
先會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
述流寇事頗悉相與喚劫數難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數
人所為非天所為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
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率貪虐紳士
率暴橫民俗亦率姦盜詐偽無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
上干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而發之一朝以我所見聞
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數耶昔
在賊中見其縛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擁其妻妾飲酒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問敢怒乎曰不敢問願受役乎曰願則釋縛使行酒於
側觀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賊者曰吾今乃始知因
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違言箠而紡之鬼使旁觀與
婦臥也即是一端可類推矣座有豪者曰巨魚吞細魚
鰲鳥搏羣鳥神弗怒也何獨於人而怒之僧掉頭曰彼
魚鳥耳人魚鳥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遊所寓寺
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書二十字曰爾亦不必言
我亦不必說樓下寂無人樓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陰
事也後豪者卒覆其宗
有郎官復舟於衛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兩掌各握粟

一旬咸以為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於水者
上視閣而下視明驚惶督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指
王故檢驗溺人以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此
先有運粟之舟沉於水底粟尚未腐故培之盈手耳此
論可謂入微惟上閣下明之故則不能言其所以然按
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
又劉劭人物志曰火曰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
外光然則上閣下明固水之木性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遊京師奔稱國于
如阜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時無第一手遽自雄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十一

一日門人吳惠叔等扶乩問仙善弈否判曰能問肯
與凡人對局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共弈
子紀數象戲譜以路記數與仙弈則以象戲法行之
如縱第九路橫第三路下子則判曰九三餘皆仿此
初下數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莫測也深恐敗名
疑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敢應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
覺無他異乃放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譁然乩
忽大言曰吾本幽魂暫來游戲託名張三丰耳因粗解
弈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
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一敗即吐實猶是長安道
上鈍鬼也

景州申謙居先生諱詡姚安公癸巳同年也天性和易
平生未嘗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風
衣必緇袍食必粗糲偶門人餽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
曰非好苟異實食之不慣也嘗從河間歲試歸使童子
控一驢童子行倦則使騎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
神祠中祠止一楹中無一物而地下蕪穢不可坐乃摘
板扉一扇橫臥戶前夜半睡醒聞祠中小聲曰欲出避
公公當戶不得出先生曰爾自在戶內我自戶外兩
不相害何必避人之又小聲曰男女有別公宜放我出
先生曰戶內戶外即是別出反無別轉身酣睡至曉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十一

村民見之駭曰此中有狐嘗出媚少年人入祠輒被瓦
礮擊公何晏然也後偶與姚安公語及掀髯笑曰乃有
狐欲媚申謙居亦大異事姚安公戲曰狐雖媚盡天下
人亦斷不到君當是詭狀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
物故驚怖欲逃耳可想見先生之為人矣
董曲江前輩言乾隆丁卯鄉試寓濟南一僧寺夢至一
處見老樹下破屋一間欹斜欲圯一女子靚粧坐戶內
紅愁綠慘推抑可憐疑誤入人內室止不敢進女子忽
向之遙拜淚泫泫沾衣袂然終無一言心悸而悟越數
夕夢復然女子顏色益戚叩額至百餘欲逼問之條又

一第 26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2 反之內

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散步寺園見廡下有故樞已將忽仰視其樹則宛然夢中所見也詢之寺僧云是某官愛妾寄停於是約來迎取至今數十年寂無音問又不敢移瘞旁皇無計者久矣曲江豁然心悟故與歷城令相善乃釀金市地半畝告於官而遷葬焉用知亡人以人士為安停閣非幽靈所願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西

使聞有是印燕見時偶索觀之西園離席半跪正色啟曰鳳翰一生結客所有皆可與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虛丈笑遣之曰誰奪爾物者何癡乃爾耶西園畫品絕高晚得未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揮毫雖生硬似強乃彌有別趣詩格亦脫洒雖託跡微官蹉跎以歿在近時士大夫間猶能追前輩風流也楊鐵厓詞章奇麗雖被文妖之目不損其名惟鞋盃一事猥褻淫穢可謂不韻之極而見諸賦詠傳為佳話後來狂誕少年競相依倣以為名士風流殊不可解聞一巨室中元家祭方舉酒置案上忽一杯聲如爆竹制然

此條可補日下舊聞

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數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鐵厓故事也

太常寺仙蝶風子監瑞柏仰邀

聖藻人盡知之翰林院金樞數人合抱瘦磊砢如假山人亦或知之禮部壽州則人不盡知也此州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即田腔公道老此州兩家田腔上用界耕侵之即庭不止反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畧相似花過所侵之數故得此名則不似其說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處堦前甬道之西相傳生自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圭

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今則分為二岐枝格杖極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長春州余官禮部尚書時作木欄護之門人陳太守羨時官員外使為之圖蓋醜化湛深和氣涵育雖一州一壘亦各遂其生若此也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下鄉小山先生官侍郎嘗繪圖題詩今尚貯庫中然特大小二槐相並而生枝幹互相纏抱耳非真連理也道家言祈禱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勝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公畜數羊一羊忽人立而舞眾以為不祥將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靈

乙者也石言于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
亦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羊自是
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拔貢戊子中副榜
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

三從兄曉東言雍正丁未會試歸見一丐婦口生於項
上飲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異氣耳非妖
也駢拇枝指亦異於眾可曰妖乎哉余所見有豕兩身
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於閩家廟社會見一人右
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則如常日以右手操筆
寫字畫使談識緯者見之必曰此豕駝此牛駝此人病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十六

也是將兆某患或曰是為某事之應然余所見諸異訖
毫無徵驗也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
五行傳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
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為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
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壺瓊狀若朶頤心
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瓊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
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
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
盃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

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
但飲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為
鬼時勿將來徒飲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為余
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錢塘俞君祺是傳也乾隆癸未在余學署偶見其

野泊不寐詩曰蘆荻荒寒野水平四圍唧唧夜蟲聲長

眠人亦眠雞穩獨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甫詩曰巴童

渾不寢夜半有行舟張繼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

鐘聲到客船均從對面落筆以半夜得聞寫出未睡非

咏巴童舟寒山寺鐘也君用此法可謂善於奪胎然杜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十七

張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然說鬼不太鶴兀乎俞君曰
是夕實遙見月下一人倚樹立似是文士擬就談以破
岑寂相去十餘步竟冉冉沒故有此語鍾析湖戲曰雲
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唐人謂之見鬼詩猶
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此名

霍丈易書言閩諸海大司農曰有世家子讀書墳園圍

外居民數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也一日於牆缺見麗

女露半面方欲注視已避去越數日見於牆外採野花

時時凝睇望牆內或竟登牆缺露其半身以為東家之

窺宋玉也頗縈夢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不應有

此豔質又所見皆荆布不應此女獨靚妝心疑爲狐鬼
故雖流目送盼而未通一詞一夕獨立樹下聞牆外二
女私語一女曰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
方疑我爲狐鬼何必徒使驚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
有狐鬼疑兒不解事至此世家子聞之竊喜褰衣欲出
忽猛省曰自稱非狐鬼其爲狐鬼也確矣天下小人未
有自稱小人者豈惟不自稱且無不痛詆小人以自明
非小人者此魅用此術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訪之果無
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來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然臥樹下呼之猶能強起問何因躓於此其一曰吾等
皆爲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少女絕
妍麗伺隙調我我意不自持即相媒狎爲其父母所窺
甚見詈辱我拜跪始免捶撻既而聞其父母絮絮語若
有所議者次日竟納我爲婿惟約山上有主人女須更
番執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載後病瘵
夜嗽不能寢散步林下聞有笑語聲偶往尋視見屋數
楹有人擁我婦坐石看月不勝恚忿力疾欲與角其人
亦怒曰鼠輩乃敢欺我婦亦奮起相搏幸其亦病憊相
牽並仆婦安坐石上嬉笑曰爾輩勿鬪吾明告爾吾實

往來於兩家皆託云上直使爾輩休息五日蓄精以供
採補耳今吾事已竣爾輩精亦竭無所用爾輩去矣
奄忽不見兩人迷不能出故餓踣於此幸遇君等得拯
也其一人語亦同獵者食以乾糲稍能舉步使引視其
處二人共詫曰向考墻垣故土梁柱故木門故可開合
窗故可啟閉皆確有形質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
中地平如砥淨如、今何土窟以外崎嶇不容足耶窟
廣不數尺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豈我二人之形
亦爲所幻化耶一人見對面崖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
登樓失手所碎今峭壁無路當時何以上下耶四顧徘徊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洞皆惘惘如夢二人恨狐女甚請獵者入山捕之獵者
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無此便宜事事太便宜必有
不便宜者存魚吞鈎食餌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爾
二人宜自恨亦何恨於狐二人乃惘然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爲狐所媚日漸羸困狐猶時時來後
復共寢已疲頓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辭去少年泣涕
挽留狐殊不顧怒責其寡情狐亦怒曰與君本無夫婦
義特爲採補來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
以勢交者勢敗則離以財交者財盡則散當其委曲相
媚本爲勢與財非有情於其人也君於某家某家昔何

曰附門墻今何久絕音問耶乃獨責我其音甚厲侍疾者聞之皆太息少年乃反而向內寂無一言

汪旭初言見扶乩者其仙自稱張紫陽即以悟真篇弗能答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輕傳而已曾有僕婦竊賫逃僕叩問尚可追捕否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其妻又誘之飲博仍取其財此人今世相遇誘汝婦逃者買妻報併竊賫者取財報也冥數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語然此論一出凡姦盜皆諉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瀾乎乩不能答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從狡獪惡少遊安知不有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十一

賤漢妻而教之作此語陰使人偵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脊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艷飾行酒矣潛呼邏卒圍所居乃叩首就縛律禁師巫為姦民窟伏其中也盜道行嘗假此術以欺嚴嵩論者不甚以為非惡揣故也然揚沈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爭者一方士從容談笑乃制其死命則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為嵩使因而排及清流雖韓范富歐陽能與枝梧乎故乩仙之術士大夫偶然游戲倡和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藉卜吉凶君子當怖其卒也
從叔梅庵公曰淮鎮人家有空屋五間別為院落用以

貯雜物兒童多往嬉遊跳擲踐蹋頗為喧擾鍵戶禁之則竊踰短墻入乃大書一帖粘戶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穢汚姑以怖兒童云爾數日後夜聞窗外語感君見招今已移入宮為君堅守此院也自後人有入者輒為磚瓦所擊併僮奴運雜物者亦不敢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圯頽狐仙乃去此之謂妖由人興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小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欄楯下與外祖雪峰張公家度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涼諸孫更番隨侍焉一日余推窗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十一

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憤罵船已鼓棹去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涌有聲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急如激箭觸渡船碎如柿數十人並沒此叟存乃轉怒為喜合掌誦佛號問其何道曰昨聞得族弟得二十金鬻童養媳為人妾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賈之往贖耳眾同聲曰此一孽神所促促換渡船送之過時余方十歲但聞為趙家莊人 憐問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滄州八有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 粵人皆不平一旦金販綠豆泛巨舟詣天津晚泊河

于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鹽舟縶索中斷橫掃而過兩
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死先
外祖一僕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真大怪事
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
甲辰乙巳間事

交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東廂
二楹以妻歿無葬地停柩其中西廂二楹幼子與其妹
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窺室未歸
從窗罅視已息燈否月明之下見黑烟一道蜿蜒從東
廂戶下出縈繞西廂窗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兒黑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

乃冉冉斂入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後每月夜聞兒
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以語其妹妹爲之感泣悲哉父
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
乎

先師桂林呂公開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蒞任之日夢
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憂者邑令感然迎拜曰
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託蔭
得一官將拮据營窳矣蓋某公卒於戍所尚浮屠僧
院也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知我
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羈於此也我初爲此邑令有試壘

汗萊者吾誤報陞科想者紛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干
吏議百計回護使不得申遂至今爲民累土神訴諸東
岳岳神謂事由疎舛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坊逼
擢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待此浮糧滅
免然後得歸困苦饑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時爵祿所得
幾何而業海茫茫竟杳無岸岸誠不勝泣血椎心今幸
子來官此儻念平生知遇爲願請蠲除則我得重入轉
輪脫離鬼趣雖生前遺蛻委諸螻蟻亦非所憾矣邑令
檢視舊牘果有此事後爲宛轉請豁又恍惚夢其來別
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

交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
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朧散步岸上見二人
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
冥事疑其爲鬼瑟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
鬼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何以能視鬼曰生而如是
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寢中忽被拘役亦
莫知所以然也共話至二鼓大抵縷陳報應因問冥司
以儒理斷獄耶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
不能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祇問已
心同心無愧即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即陰律所謂惡

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竟不類巫覡語也

里有視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營但不知所營何事亦有喜怒哀樂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與鬼變亦如人與人競耳然微陰不足敵盛陽故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據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現變相驅之去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驁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賴橫行為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乃敢侵或有冤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慾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

鬼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上冢見游女蹋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嬉笑其幽閒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鮑先生出先生諱梓南宮人官獻縣教諭載縣志循吏傳則瑟縮伏艸間訓導某先生出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敢侮與否尤視乎其人哉侍姬之母沈媼言鹽山有劉某者患癩閉百藥不驗一夕夢神語曰銅頭煨灰酒服之即通問銅頭何物曰汝輩所謂螻蛄也試之果愈余謂此濕熱蘊結以濕熱攻濕熱借其竄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氣不能化則求之於本原非此物所能導也

梁鐵幢副憲言有夜行者於竹林邊見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應知為精魅拾瓦石擊之其物化為黑烟縮入林內啾啾作聲曰我緣宿業墮餓鬼道中既瞽且聾艱苦萬狀公何忍復相逼乃委之而去余濼陽消夏錄中記王菊莊所言女鬼以巧於讒搆受啞報此鬼受聾聵報其聰明過甚者乎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計有點者密偵知之陰裏藥以獻曰此藥入腹即死然死時情狀與病卒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為滅口計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五

矣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其藥者先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為乎張樊川前輩時在座因言有好變童者悅一宦家子弟度無可得理陰屬所愛姬託媒姬招之約會於別墅將執而脅汚焉屆期聞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塘板橋下幾於滅頂喧呼掖出則宦家子已遁姬已鬻亂叙橫矣蓋是子美秀甚姬亦悅之故也後無故開閣放此姬婢媼乃稍洩其事陰謀者鬼神所忌始不虛矣賣花者顧媼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畧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洌色似哥窑而無冰紋中平如硯獨露磁

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入毫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
無用還之後見廣異志載嵇胡見石室道士案頭朱筆
及孟語乾膜子載何元讓所見天狐有朱盞筆硯語又
逸史載葉法善有符朱鉢畫符語乃悟唐以前無朱硯
點勘文籍則研朱於杯盞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杯盞
畧小而口吸以便搽筆鉢稍大而口斂以便多注濃瀋
也顧媪所持盞卽朱盞向來賞鑒家未及見耳急呼之
來問此盞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
斥爲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
復問所在矣深爲惋惜世多以高價市贗物而真古器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六

或往往見損余尚非規方竹漆斷紋者而交臂失之尚
如此然則蓄寶不彰者可勝數哉余後又得一朱盞製
與此同爲陳之撫
高多有第人不識耳
先師介公野園言親串中有不畏鬼者聞有凶宅輒往
宿或言西山某寺後閣多見變怪是歲值鄉試因僦住
其中奇形詭狀每夜環繞几榻間處之恬然然亦弗能
害也一夕月明推窗四望見艷女立樹下嗟然曰怖我
不動來魅我耶爾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嗟然曰爾固不
識我我爾祖姑也及葬此山聞爾日日與鬼角爾讀書
十餘年將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抑亦思奮身科目爲

祖父光爲門戶計耶今夜而鬪爭晝而倦臥試期日近
舉業全荒豈爾父爾母遺爾衰糧入山之本志哉我雖
居泉壤於母家不能無情故正言告爾爾試思之言訖
而隱私念所言頗有理乃束裝歸歸而詳問父母乃無
是祖姑大悔頓足曰吾乃爲點鬼所賣奮然欲再往其
友曰鬼不敢以力爭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爾矣爾
何必追窮寇乃止此友可謂善解紛矣然鬼所言者正
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權詞能禁之可以悟消鋒剛氣之
道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七

前記閱學札公祖墓巨蟒事據總憲舒穆魯公之言也
壬子三月初十日蔣少司農戟門邀看桃花適與札公
聯坐因叩其詳知舒穆魯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
一軼事舒穆魯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劉媪恒與此蟒
同寢處蟠其榻上幾滿來必飲以火酒法巨腕中蟒舉
首一嗅酒滅分許所餘已味淡如水矣媪與媪與人療
病亦多有驗一旦有欲買此蟒者給劉媪錢八千乘其
醉而昇之去去後媪忽發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
我必穢汝魄自過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視
亦無如何逾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巫事所恒有忤
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賣妖其事頗奇而有

廣濟東瓊州府有替目院

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猶在其地在西直門外土人謂之紅果園

育嬰堂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養醫者而不隸於官醫者劉君瑞曰昔有選人陳某過滄州資斧匱竭無可告貸進退無路將自投於河有醫者憫之傾囊以助其行選人入京竟得官落至州牧念念不能忘醫者自責數百金將申漂母之報而偏覓醫者不可得併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養醫者此醫者與此選人均可謂古之人矣君瑞又言眾醫者留室一楹旦夕炷香拜陳公余謂陳公之側醫者亦宜設一坐

園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

君瑞囁嚅曰醫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其官而祀之則醫者自不可坐如其義而祀之則醫者之義與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尚能舉居是院者為某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其存與廢矣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舊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舍去也時宋太夫人在酌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為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慇直儕輩有作奸者輒斷

斷與爭故為眾口所排去而患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將出而霞明兩將至而礎潤動乎彼則應乎此也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硯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廬戲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輓足矣劉石庵參知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輓陸耳山乃確嘗耳越三日而耳山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歟

園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

申蒼嶺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墻外有廢冢莫知為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數夕無所聞一夕忽聞之急持酒往燒冢上曰泉下若吟定為詞客幽明雖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共談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樹陰中忽掉頭竟去殷勤拜禱至再至三微聞樹外人語曰感君見賞不敢以異物自疑方擬一接清談破百年之岑寂及遙觀丰采乃衣冠華美翩翩有富貴之容與我輩緼袍殊非同調士各有志未敢相親惟君委曲諒之士人悵悵而返自是併吟哦亦不聞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語既未親聞又旁無聞者豈此士人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鉅鹿槐下之詞渾良

天夢中之譚誰聞之歟予乃獨詰老夫也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焦土也相傳初有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或見山魘請禁制之僧曰人自入妖自妖兩無涉也人自行於晝妖自行於夜兩無害也萬物並生各適其適妖不禁人晝出而人禁妖夜出乎久而晝亦黜人僧察無寧宇始施咒術而氣候已成黨羽已眾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游求善効治者借之歸登壇撒將雷火下擊妖殲而寺亦燼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吾道力不足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决裂乃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十一

至此養癰貽患我之謂也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鞭策之威盡馳驅之力退同行者必驚越其前而後已故得此名馬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饑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所不問也歷數主殺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羣從家以空車返中路馬軼為輪所軋仆轍中其傷頗輕竟昏晉不知人昇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及東野稷以善御名一國而極馬之力終以敗駕况此役夫哉自隕其生非不幸也

先祖先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潦其水左

右斜表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後土語訛人字曰銀子又轉汪為窪以吹唇聲輕呼之音乃近姓彌失其真矣土瘠而民貧凋敝日甚莊南八里為狼兒口土語以狼兒近疎平聲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蕃也乃改莊門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自改門後人字汪漸富腴而木沽口漸凋敝矣其地氣轉移歟抑孤虛之說竟真有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十一

曰柴不給欲用此柴而莫敢舉手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必能達理今數千人枵腹待斃汝豈無惻隱心我擬移汝守倉而取此柴活饑者諒汝不拒也祝訖塵衆拽取毫無變異柴盡得一秃尾巨蛇蟠伏不動以巨舂舂入倉中斯須不見從此亦遂無靈然迄今六七十年無敢竊入盜粟者以有守倉之約故也物至毒而不能不為理所屈妖不勝德此之謂矣

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父將歿家惟存一青布袍將以斂其母曰家久不舉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餘何為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斂此事人多知之

曾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糞壤中皆曰此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為偶則王祥固不再得魚孟宗固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機耳汝烏乎知之

景州李晴嶙言有劉生訓家於古寺一夕微月之下聞窗外窸窣聲自隙窺之牆缺似有二人影急呼有盜忽隔牆語曰我輩非盜來有求於君者也駭問何求曰猥以夙業墮餓鬼道中已將百載每聞僧厨炊煮輒饑火如焚窺君似有慈心殘羹冷粥賜一澆奠可乎問佛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

經誠足濟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輩過去生中營營仕宦勢盛則趨附勢敗則掉臂如路人當其得志本未扶窮救厄造有善因今日勢敗又安能遇是善緣乎所幸貨賂豐盈不甚愛惜孤寒故舊尙小有周旋故或能時遇矜憐得一露餘慙不然則如目運鍵母在大地獄中食至口邊皆化猛火雖佛力亦無如何矣生惻然問之許如所請鬼感激嗚咽去自是每以殘羹酒澆牆外亦似有盼嚮然不見形亦不聞語越歲餘夜聞牆外呼曰久叨嘉惠今來別君生問何往曰我二人無計求脫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內

野鳥至多有彈射者先驚之使高飛有網罟者先驅之使勿入以是一念感動神明今已得付轉輪也生嘗舉以告人曰沉淪之鬼其力猶可以濟物人奈何謝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休寧縣明代有唐某南新婿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執至精者二人行且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略略作噉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

跪啟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晒曰我在爾尚畏耶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領下至尾間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絕不能動莊子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閭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廟文恪公剪

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李慶子言山東民家有狐居其屋數世矣不見其形亦不聞其語或夜有火燭盜賊則擊扉撼窗使主人知覺而已屋或漏損則有銀錢鏗然墜几上即爲修葺計所給恒浮所費十之二若相酬者歲時必有小餽遺置窗外或以食物蒼之置其窗下轉瞬即不見矣從不出窺人兒童或反擲之戲以瓦礫擲窗內仍自窗還擲出或欲觀其擲出投之不已亦擲出不已終不怒也一日忽簷際語曰君雖農家而子孝弟友婦姑姊妹皆婉順恒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四

爲善神所護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過敬謝主人吾去矣自此遂絕從來狐居人家無如是之謹飭者其有得於老氏和光之旨歟卒以謹飭自全不遭劫治之禍其所見加人一等矣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壬子三月隨余勘

文源閣書同住海澱槐西老屋余增袁煦之別業余嘗治之爲輪對上直懋息

地言懋園有朱漆藤枕棹莊社會之所買有年矣一年夏白每枕之輒嗡嗡有聲以爲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聲漸厲似飛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聞矣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圍無針芥

隙蜂何能遺種於內如未濼時先遺種何以越數歲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蠶不以化即果化生何以他處不化而化於枕他枕不化而化於此枕枕中不飲不食何以兩月餘猶活設不剖出將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曉也

虞惇又言掖縣林知州禹門其受業師也自言其祖年八十餘已昏耄不識人亦不能步履然猶善飯惟枯坐一室苦鬱鬱不適子孫恒以椅昇至門外延眺以爲消遣一日命侍者入取物獨坐以俟侍者出則併椅失之矣閱家悲泣惶駭莫如所爲裏糧四出求之亦無蹤跡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五

曾有友人自勞山來途過禹門遙呼曰若非覓若祖乎今在山中某寺無恙也急馳訪之果然其地距掖數百里僧不知其何以至其祖但覺有二人昇之飛行亦不知其爲誰也此事極怪而非怪殆山魃狐魅播弄老人以爲游戲耳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輩長子也天姿朗澈詩格書法並有父風於父執中獨師事余余期以遠到乃年四十餘始選一學官後得心疾忽發忽止竟天天年余深悲之偶與從孫樹珪談及樹珪因言其未歿以前讀書至夜半偶即景得句曰秋入幽窗燈黯淡屬對未就

忽其友某揭簾入延與坐談因告以此句其友曰何不
對以魂歸故里月淒清式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語轉瞬
不見乃悟其非人蓋衰氣先見鬼感衰氣應之也故式
之不久亦下世與靈怪集載曹唐江陵佛寺詩水底有
天春漠漠一聯事頗相類

晉慕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奮力與角俄羣鬼大集
或拋擲沙礫或牽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擊顛蹶者
數矣而憤志彌甚猶死鬪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燈呼
曰擅越且止此地鬼之窟宅也擅越雖猛士已陷重圍
客主異形象寡異勢以一人氣血之勇敵此輩無窮之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變幻雖貴育無幸勝也况不如育育者乎知難而退乃
為豪傑何不暫忍一時隨老僧權宿荒刹耶此人頓悟
奮身脫出隨其燈影而行羣鬼漸遠老僧亦不知所往
坐息至曉始覓得路歸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謂善知
諳矣

海淀人捕得一巨鳥狀類蒼鷺而長喙利吻目睛突出
眈眈可畏非鴉非鵝非鶻非鷂莫能名之無敢買者
金海住先生時寓直澄懷園獨買而烹之味不甚佳甫
食一二瓣覺胸膈間冷如冰雪堅如鐵石沃以燒春亦
無暖氣委頓數日乃愈或曰張讀宣室志載俗傳人死

數日後當有禽自柩中出曰殺有鄭生者嘗在隰川與
私官獵於野網得巨鳥色蒼高五尺餘解而視之忽然
不見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此日殺當去其
家伺而視之果有巨鳥蒼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記載韋
滂借宿人家射落殺鬼烹而食之味極甘美先生所食
或即殺鬼所化故陰凝之氣如是歟倪餘疆時方同直
聞之笑曰是又一終南進士矣

自黃村至豐宜門俗謂之南門凡四十里泉源水脈絡帶鉤
連積雨後污潦沮洳車馬頗為阻滯有李秀者御空車
自固安返見少年約十五六娟麗如好女蹙蹙泥塗狀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甚困憊時日已將沒見秀行過有欲附載之色而媿沮
不言秀故輕薄挑與語邀之同車忸怩而上沿途市果
餌食之亦不甚辭漸相款款間以調謔而頰微笑而已
行數里後視其貌似稍蒼尚不以爲意又行十餘里暮
色昏黃覺眉目亦似漸改將近

南苑之西門則廣額高欄巖巖有鬚矣自訝目眩不敢
致詰比至逆旅下車乃鬚鬚皓白成一老翁與秀握手
作別曰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
榻愧相負耳一笑而去竟不知爲何怪也秀表弟爲余
廚役嘗聞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無狀致招狐鬼之侮

持盃刮取其血惶駭退出乘馬急奔聞後有追索茶錢聲沿途不絕比至居停已昏昏墜仆居停聞馬聲出視扶掖八次日乃蘇述其顛末共往迹之至繫馬之處惟平蕪老樹荒冢纍纍叢棘上懸一蛇中裂其心橫以艸莖而已此與裴劭傳奇載盧涵遇盟器婢子殺之酒事相類然婢子留宿意在求偶此鬼鬻茶胡為耶所需者冥錢又向人索錢何為耶

田香谷言景河鎮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鄒某者夜半聞犬聲披衣出視微月之下見屋上有一巨人坐駭極驚呼鄰里並出稍稍審諦乃所畜牛昂首而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四十一

不知其何以上也頃刻喧傳男婦皆來看異事忽一家火發燄猛風狂閭村幾盡為焦土乃知此為牛旣兆回祿也姚安公曰時方納稼豆穡草堆林籬茅屋間亥延相接農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爾遭焚則此村無噍類矣天心仁愛以此牛驚使夢醒也何反以為妖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拓不羈多來往青樓中然倚門者視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諧之語也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台資供其讀書比應試又為捐金治裝且為其家謀薪米

孝廉感之握臂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謝曰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知脂粉綺羅中倘有具眼人耳至白頭之約則非所敢聞妾性冷蕩必不能作良家婦如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閉閨閣如坐囹圄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合終致此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廉為縣令屢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韓淮陰能知此意烏有烏盡弓藏之憾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四十一

膠州法南塾飄泊長安窮愁頗甚一日於李符千御史座上言曾於灤口旅舍見二詩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風塵西樓一枕鴛鴦夢明月窺窗也笑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低頭掠鬢鴉多謝西川貴公子肯持紅燭賞殘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誰作也余曰此君自寓坎珂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行矣

益都李生文淵南澗弟也嗜古如南澗而博辯則過之不幸天逝南澗乞余誌其墓匆匆未果併其事狀失之至今以為憾也一日在余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舉所聞一事曰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

與語諦視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謁問家事甚悉生因問古稱體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人有家祠何爲在此某公曰此泥於古不墓祭之文也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地是位爲依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四世祖妣與子孫人鬼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一鄉之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萬貧賤之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自夏后氏以來矣使神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四三

在墓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也聖人願若是慎耶衛人之耐離之股禮也魯人之耐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捲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乃不知類耶寺鐘將動且與子別子今見吾此後可母爲豈儒所惑矣生匆遽起立東方已白視之正其墓道前也

陳裕齋言有僦居道觀者與一狐女狎靡夕不至忽數日不見莫測何故一夜窺簾含笑入問其曠隔之由曰觀中新來一道士衆目曰仙慮其或有神術姑暫避之今夜化形爲小鼠自壁隙潛窺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復來也問何以知其無道力曰僞仙僞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爲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爲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僞也真託於顛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張皇者僞也此如君輩文士故爲名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爲狷或縱酒罵坐使人疑爲狂同一術耳此道士張皇甚矣足知其無能爲也時共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四三

錢稼軒先生家先生曰此狐眼光如鏡然詞鋒太利未免不留餘地矣司爨者曹媼其子僧也嘗管見粵東一宦家到寺營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燈下見形曰自到黃泉無時不憶尚冀君百年之後得一相見不意今配入轉輪從此茫茫萬古無復會期故冒冥司之禁賂監送者來一取別耳其夫駭痛方欲致詞忽旋風入室捲之去尙隱隱聞泣聲故爲飯僧禮懺資來世福也此夫此婦可謂兩不相負矣長恨歌曰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安知不以此一念又種來世因耶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云此竹出
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云云案方竹
今閩粵多有不為異物大宛即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
地從不產竹烏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註載烏孫有青
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烏孫即今
伊犁地問之類魯特昔云無此又杜陽雜編載元載造
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艸名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
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暉于閩即
今和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艸名瑪努根似蒼木
番僧焚以供佛頗為珍貴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四

說附會之詞也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為
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眾而勒寫鬻
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
林自縊甫結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
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實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
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家吾自往償金索
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
指呼姓字先斥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眾錯愕
無可置詞既而曰既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再訴官

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眾人還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
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即就
燈焚之憤然而出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
偵探曰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紙
錠金所親收眾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已素以償願自
疑遇鬼後旬餘訃首果至歿已數月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五

李樵風言杭州湧金門外有漁舟泊神祠下聞祠中人
語嘈雜既而神訶曰汝曹野鬼何辱文士罪當笞又聞
辯訴曰人靜月明諸幽魂暫游水次稍釋羈愁此二措
大獨講學談詩刺刺不止眾皆不解實所厭聞竊相耳

語微示不滿稍稍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所觸犯也神然
然少頃曰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燐
火如螢自祠中出遙聞吃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劉繩滄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子年一百
一歲尚強健善飯屢逢

恩詔里胥欲為報官支粟帛輒固辭弗願去歲欲為請
旌建坊亦固辭弗願或詢其弗願之故慨然曰貧家發
婦賦命蹇薄正以顛連困苦為神道所憐得此壽耳一
邀過分之福則死期至矣此媼所見殊高計其生平必
無膠膠擾擾意外之營求宜其恬然冲靜頤養天和得

以葆此長齡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槐西雜志二

觀弈道人撰

安中寬言有人獲行林莽間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行一人懷中落一書冊此人拾得字甚拙澁波磔皆不甚具僅可辨識其中或符籙或藥方或人家春聯紛糅無緒亦間有經書古文詩句展閱未竟二人遽追來奪去倏忽不見疑其狐魅也一紙條飛落草間俟其去遠覓得之上有字曰詩經於字皆音鳥易經无字左邊無點余謂此借言粗材之好講文裁者也然能刻意於是不愈於飲博遊冶乎使讀書人能獎勵之其中必有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一

成就乃薄而揮之斥而笑之是未思聖人之待互鄉闕黨二童子也講學家崖岸過峻使人甘於自暴棄皆自沽已名視世道人心如膜外耳

景州寧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漆堆為壁窠書凹凸絃紋儼若石紋恒挾技游富貴家喜索人酒食或聞燕集必往攬末席一日值吳橋社會以所作對聯扁額往售至晚得數金忽遇十數人邀之曰我輩欲君彈一月工堆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屈先生一餐明日奉迎至其所寧大喜隨入酒肆共恣飲啖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閉戶十數人一時不見座上惟罇一人無可

置辯乃傾囊償值懊惱而歸不知為幻術為狐魅也李
露園曰此君自宜食此報

某公眷一變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驕縱意忽
泣涕數日目盡腫怪詰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薦枕席殊
不自覺昨寓中某與其童狎吾穴隙窺窺醜難言狀與
橫陳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汚如是悔不可
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終怏怏不釋後竟逃
去或曰已改易姓名讀書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蓮花
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花歟又奴子張凱初為滄
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嚮身於先姚安公

宋閣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蓐凱愀然曰其女乎已而
果然問何以知之曰我為隸時有某控其嫂與鄰人張
九私衆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會官遣我拘
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通賊拘初八日笞十五去
矣今不知所往乞寬其限官檢徵比冊良是怒某曰初
七日張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嫂室乎杖而遣之其實別
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死昨夜夢其
向我拜知其轉生為我女也後此女嫁為賈人婦凱夫
婦老且病竟賴其孝養以終楊椒山有羅刹成佛記若
此奴者亦近於羅刹成佛歟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
翁姬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歲數歲翁姬言往家
外省長女四喜亦娶婦他適久而漸覺其為狐恥與
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
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
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以禮結婚有夫
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譬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
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
載病死無棺以斂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
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嘗四喜無良狐女

宋閣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俛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嘗狐女曠視曰父母言兒無
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譬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
往去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
母貧困往往於益中篋內無意得錢米益亦狐女所致
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
禮不至此殆平字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
曰平字雖村叟而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
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盧觀察馮吉言在平有夫婦相繼死遺一子甫周歲兒
嫂成不顧血餓將死忽一少婦排門入抱兒於懷嘗其

兄嫂曰爾弟夫婦尸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兒付我猶可覓一生活處也孛兒竟出莫知所終鄰里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女意或不忘舊情來視遺孤乎是亦張四喜婦之亞也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台蕩者惟所欲爲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貫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爲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門而查滯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隸恒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廼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四

屢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鞫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後來好色勝登徒何即甘爲風情死纔信劉王愛媚猶卽詠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如此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卽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

張一科忘其何地人攜妻就食塞外傭於西商西商昵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貲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厭薄之詭詐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妻一日持挺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愛我呢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

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責於我此而不遺留之何爲一科益憤竟抽刃殺之先以

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攜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五十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曰我與爾婦最相昵爾不知也爾婦垂歿私以爾託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爾歸里此人怒鬱於地竟格鬪至訟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國溫公時鎮烏魯木齊一日宴僚佐於秀野亭座間論及前竹山令陳題橋曰一不以貧富易交一不以死生負約是雖小人皆古道可風也公慨然曰古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五

道誠然然張一科曷可風耶後殺妻者擬抵而獄語甚輕贈金者擬杖而不云柳示公沉思良久慨然曰皆非法也然人情之薄久矣有司如是上卽如是可也

嘉祥曾映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詈尙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微黃泉乎

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情一回首見我憶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鈎昨爲樓上如簾下朝鸚鵡今爲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

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夫
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
决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裙泣寄藁砧書可憐前一字
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
甘鞭箠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擗死亦無別語願葬君
家土僕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曰李
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不知為所自
作如寶元妻詩為時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
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
意殆可泣鬼神令館吏錄出一紙久而失去今于役燧

閩後草堂筆記卷十二

六

陽樓驛舊賦忽於小篋內得之沉湮數百年終見於世
豈非貞烈怨魄精貫三光有不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
憲曰此詩次韓蕲王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
人以例推之想當然也

舅氏安公寶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之不答視
之無所見越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亦復然如是者十
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獲一盜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餘
次皆以人不睡而返問其日皆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
瑞不必為祥妖不必為災各視乎其人

明永樂二年遷江南大姓寶齋始祖椒坡公自上元

徙隸縣之景城後子孫繁衍析居崔莊在景城東三里
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莊故皆稱崔莊莊紀舉其盛
也而余族則自稱景城紀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
城崔莊間兵燹久圯其址屬族叔葵庵家葵庵從余受
經以乾隆丙子舉鄉試擬築室移居於是先姚安公為
預題一聯曰當年始祖遷地此日雲孫再造家後室
不果築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棄諸孤下地惟是處吉
因割他田易諸葵庵而葬焉前聯如公自謙也事皆前
定豈不信哉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珩其祖長洲人流寓河間其父

閩後草堂筆記卷十二

七

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徹殊不類小家女常
私語其姊曰我不能為冢婦高門華族又必不以我
為婦庶幾其貴家媵乎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黠
平生未嘗忤一人初歸余時拜見馬夫人馬夫人曰聞
汝自願為人媵亦殊不易為敏雅對曰媵亦何難故馬
故媵難為耳既願為媵則媵亦何難故馬夫人始終愛
之如嬌女嘗語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
青裙白髮作孤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以辛亥
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識字隨余檢點圖籍
久遂粗知文義亦能以淺語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

口誦一詩請余書之曰三十年來夢一場遺容手付女
收藏他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泊然而逝方
病劇時余以侍值

國明園宿悔徒愧西老屋一夕恍惚兩夢之以爲結念
所致耳既而知其是夕豈絕移二時乃蘇語其母曰適
夢至海澱寓所有大聲如雷寤因而驚醒余憶是夕果
壁上掛瓶繩斷墮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題其遺照
有田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無痕時
一簪最關情處在依稀又日到死春鷺尚有絲羅魂倩
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夢恰記銅瓶墜地時即記此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八

事也
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謂居是土者
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晚出數十年以髻髻之子
論耆舊之事而曰見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
耶左邱明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
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闕然佐闕諸說
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說可信何以異於是耶蓋漢
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登聽不排
舊說則不能出新義諸經訓詁皆可以曰辯相爭惟春
秋事迹蓋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爲楚人爲七國初

人爲秦人而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之說搖既非身爲魯
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迹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
矣沿及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筵至不知成風爲停公
生母尚可與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
爲悍戾偶在五雲冬處即原亭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
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爲鴻寶一日與友人游秦
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鄒一事推闡至精夜夢
一古粧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實主東
嶽上帝以我報難完節接迹共美伊隸太姬爲貴神今
二千餘年矣昨兩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鄒爲淫於紀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九

盧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
鄒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髮婦何
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
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廢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
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暖
昧之謗耶爾再妄傳當爾舌命從神以骨柔擊之狂
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就宋學乃作此言
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
矣
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願亭林昌平山水

記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在雲中非古北口也
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北口內有業祠蓋遊人重業之
忠勇為之立廟遊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遊業僅數十
年豈均不知業歿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所修
托昔作脫脫蓋譯音未審今從三史附語解距業遠矣似未可據後駁前也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

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
時之勝胥覽焉每泛舟至

天津關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
朝暮千態萬狀雖一鳥一花亦皆入畫其尤異者細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一

沿坡帶谷皆茸茸如綠膩高不數寸齊如裁翦無一莖
參差長短者苑丁謂之規矩草出

官牆纒數步即鬆蔭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以待
宸遊哉

李又聃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
步場圃間遇一土甚溫雅各道姓名頗相款洽自云家
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
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
為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
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

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寺張欲
報詞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
亦遂止一夕忽問君其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已
離形之人耳雖未見之然覺無可畏其人憇然曰君既
不畏我不欺君身即是鬼以生為上族不能逐焰口爭
錢米叨為氣類求君一飯可乎張契分既深亦無疑懼
即為具食且邀使數來考論詞籍殊有端委偶論太極
無極之旨其人怫然曰子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
所論皆人事即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
而言天道已為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一

此為謂君留心古義故就君求食君所見乃如此乎拂
衣竟起條已影滅再於相遇處候之不復睹矣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
問有他故以為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
東人年十四五嫁一窶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
不離會歲亂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
相抱泣徹夜齧臂為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
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市中一覩面幼年怯
懦懼遭訶訾不敢近相視揮涕而已既入官媒家時時
候於門側偶得一覩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終一料

見也後聞爲學使所納田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閭中
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
媼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捧僂上
疑立夏久忽對衆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
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夫
其故有二一則指柱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
一則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藥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
絕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
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
問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懸蘇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二

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爲負夫之恩直
以可待不待爲孽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
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
善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談狐事薛松岩曰貴族有
一事君知之乎曩以鄉試在濟南聞有紀生者忘其爲
壽光爲膠州也嘗暮過女子獨行泥濘顛躓倩之扶掖
念此必狐女姑試與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狀因語之
曰我識爾爾勿詐我然得婦如爾亦自佳人靜後可詣
書齋勿在此相調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

媒者歎父覺漸爲所惑因拒使勿來狐女怨誓不肯去
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權在於男男求女女不
願向可以強暴得女求男男不願則心如寒鐵雖強暴
亦無所用之况爾爲盜我精氣來非以情合我不爲負
爾情爾閱人多矣難以節言我亦不爲賤爾節始亂終
棄君子所惡爲人言之不爲爾曹言之也爾何必戀戀
於此徒爲無益狐女竟詞窮而去乃知一受蠱惑纏綿
至死符籙不能驅遣者終由情欲牽連不能自割耳使
泊然不動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三

能化形媚人夜攜置罟布穴口果掩得二化狐防其變
約急以錐刺其脾胃之以索操刃脅之曰爾果能化形
爲人爲我輩行酒則賞爾命否則立磔爾一狐嗥叫跳
躑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我無衣
履卽化形爲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頸乃宛轉成一好
女子裸無寸縷衆大喜迭肆無禮復擁使俯席而始終
掣索不釋手狐妮妮軟語祈求解索甫一脫手已瞥然
逝歸未到門遙見火光則數家皆焦土殺狐者一女焚
焉知狐之相報也狐不擾人人乃擾狐多行不義其及
也宜哉

田白岩說一事曰某室少艾為狐所媚劫治無驗後
 有高行道士檄神將縛至壇責令供狀僉謂狐語曰我
 豫產也偶逢婦潛竄至此與某呢我銜之次骨是以
 報某憶幼時果有止然十餘年矣道士曰結恨既深自
 宜即報何遲遲至今得無刺如此事假借藉口耶曰彼
 前婦貞女也懼于天罰不敢近此婦輕佻乃得誘狎因
 果相償鬼神弗罪師又何責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呢
 爾婦幾日曰一年餘爾呢此婦幾日曰三年餘道士怒
 曰報之過當曲又在爾不去且檄爾付雷部狐乃服罪
 去清遠先生曰蒙泉此可見邪正之念妖魅皆得知報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四

施之理鬼神能奪也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長漸慧黠
 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為妾頗有心計搆搗井井米鹽瑣
 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則必改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
 歲價必賈朱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
 為誰朱笑曰爾頗耶因戲舉其小名曰爾非某耶曰非
 也某逃去久矣今為某地某人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
 孤女君九世前為巨商我為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
 沒君三千餘金真謂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
 坐此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

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遺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後
 必現狐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
 被彼四世前為餓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尸聽彼碎磔
 我庶免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冉
 再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卒為此僕竊
 發剝賣其皮朱知為夙業浩嘆而已

從孫樹柰言高川賀某家貧甚逼除夕無以卒歲請親
 串借貸無所得僅沽酒飲之賀抑鬱無聊姑澆塊壘遂
 大醉而歸時已昏夜遇老翁負一囊蹙蹙不進約賀為
 肩至高川酬以僱值賀諾之其囊甚重賀私念方無度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五

歲首若攘奪而逸龍鍾疲叟必不能追及遂盡力疾趨
 翁自後追呼不應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門急入呼
 燈視之乃新斫楊木一段重三十餘斤方知為鬼所弄
 殆其貪狡之性久為鬼惡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則來
 往者多何獨戲賀是時未見可欲尚未生盜心何已中
 途相待歟

樹柰又言梁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
 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冥司見貯酒巨甕三皆題
 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啟封尚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
 須飲盡方死耳既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一日謂所

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真司見二甕酒信其言越
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說
信有之乎

寶坻王孝廉錦堂言寶坻舊城圯壞水齧兩穿多成洞
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後修城時毀其舊垣失所憑依遂
散處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為所媚忽來一道士
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鍊七日以擊妖物應手死
錦堂家多空屋遂為所據一僕婦亦為所媚以道人所
煉豆擊之忽風聲大作似有多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創
死矣趨視見一巨蛇豆所傷處如銃礮鉛丸所中因問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六

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
蛇也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驗精氣不必定相交接
也旋有人但聞風聲即似夢覺覺有吸其精者精即涌
溢則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見妖物豆在紙裹中猝
不及解併紙擲之妖物亦負創遁又一人為女妖所媚
或授以豆舫其色美不肯擊竟以隕身天妖物之為祟
事所恒有至一時羣聚而肆毒則非常之惡天道所不
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後適以是時來或亦神所假手歟
某侍郎夫人卒蓋棺以後方陳祭祀忽一白鶴飛入幃
尋視無睹似擾間烟焰自棺中涌出連累棟頃刻並

焚聞其生時御下嚴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後必引其長
跪先告戒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後即褫衣反接掩百
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呼號撻彌甚撻至不言不動格
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後驅使安州陳宗伯夫
人先太夫人姨也會至其家常曰其僮僕婢媪行列進
退雖大將練兵無如是之整齊也又余常至一親由家
丈人行也入其內室見門左右懸二鞭繩皆有血迹柄
皆光澤可鑿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一縛於櫬然後覆
之以余防其私遁或自戕也後死時兩股疽潰露骨一
若枚痕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七

刑曹案牘多被毀後以傷風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
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常刊秘方以荆芥黃蠟魚鱉三
味魚鱉炒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
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內不得食雞肉後其
子慕堂登庚午賢書人以爲刊方之報也
西陽雜俎載撒子咒曰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前至十萬
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或不驗余謂此猶誦
驅字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氣機應之氣機所感鬼神
通之所謂至誠則金石為開也焉信之則誠誠則必動
姑試之則不誠不誠則不動凡持煉之術莫不如是非

獨此咒為然矣

舊僕蘭桂言初至京師隨人住福清會館門以外皆議家也一夜月黑聞洶洶喧聲哭泣聲又有數人勸諭聲念此地無人足必鬼闖自門隙窺窺無所睹屏息諦聽移數刻乃一人遷其婦柩誤取他家柩去婦故有大葬亦相近謂婦為此人所劫當以此人婦相抵婦不從而詬爭也會選者鳴金過乃寂無聲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誤取之婦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則謂鬼附主而不附墓其不然乎

康惇有佃戶孫某善為銃所擊無不中嘗見一黃鵠命

聞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八

取之係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鐵丸衝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鵠果墮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適一人能誦放生咒與約曰我誦咒三遍爾百擊不中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矇不識何以能禁制又凡所開禁制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實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俸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鐵釘醫以朴硝等葯攻之不下日漸危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

云剝薪炭皮研為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葯宋人集其所論為此書云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白粉大書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

聞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十九

鹿蔭雨止即行不敢久稍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奈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蟬窟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殿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植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即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益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朱導江言新泰一書生赴省鄉試去濟南尚半日程與數友乘涼早行黑闇中有二驢追逐行互相先後不以

爲意也稍辨色後知爲二婦人既而審視乃一姬年約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婦年約二十甚有姿首書生頗目之少婦忽回顧夫聲曰是幾兄耶生錯愕不知所對少婦曰我卽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兄妹不相見故兄不識妹則嘗於簾隙窺兄故相識也書生憶原有表妹嫁濟南因相款語問早行何適曰昨與妹婿往問舅母疾本擬卽日返舅母有訟事晚妹婿入京不能卽歸妹早歸爲治裝也流目送盼情態嫣然且微露十餘歲時一見相悅意書生心微動至路岐邀至家具一飯欣然從之約同行者晚在某所候至鐘動不來次日亦無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三

耗往昨別處循岐路尋之得其驢於野田中鞍向未解徧物色村落間絕無知此二婦者再詢訪得其表妹家則表妹歿已半年餘其爲鬼所惑怪所咳抑或爲盜所誘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長已矣此亦足爲少年佻薄者戒也時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隴時聞一事與此相類後有合窆於妻墓者啟墳則有男子尸在焉不知地下雙魂作何相見焦氏易林曰兩夫共妻莫適爲雌若爲此占矣戴東原亦在座曰後漢書尙有三夫共妻事君何見不廣耶余戲曰二君勿喧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獨惡之歟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慮及後

可微及實

來之合窆未免縱欲忘患耳東原喟然曰縱欲忘慮獨此見也哉

雜說稱變童始黃帝錢唐事幸得如此說幸賴誌舉其書各今忘之矣始出依託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頤僞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閭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變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餌耳相傳某巨室喜狎孩童而忠其或懼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童嬉戲時使執爐侍側種種淫狀久而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五

見慣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極越不爲然因其自願譬諸挾妓其過尙輕若處心積慮鑿赤子之天真則恐干神怒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况此事而以術取哉
東光有王莽河卽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錄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救姑出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

論理平允

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
疑坐數日亦立稿不知其何許人但於其姑嘗婦時知
為姓張耳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
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
窮後止一縷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
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洄湧少縱即逝
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勢不雨全棄兒救如此天理之
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寧不耿耿耶
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
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為超出恒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三

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死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
活沾焉而動其喙以為精義之學毋乃白骨街冤黃泉
賈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
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
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狐友一日飲靜園家大醉
睡花下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貴族醉後多變形故以
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
矣道力淺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則變睡則變倉皇驚
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尸解已歸人道人

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道曰公不能也凡
修道入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吸也成道物易而人難
物心一人心雜也鍊形者先鍊氣鍊氣者先鍊心所謂
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渙而形萎
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叟寓言也深岩
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
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
嘗問所昵伶人曰爾輩多矣爾獨擅場何也曰吾曹以
其身為女必併化其心為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
如男心一縷猶存則必有一縷不似女烏能爭蛾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三

睇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為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諛亦
不失其貞為蕩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為貴
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存為賤女則傲抑其心
雖盛粧而賤態在為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遜色
為悍女則拘戾其心雖理詘無異詞其他喜怒哀樂恩
怨愛憎一一設身處地不以為戲而以為其人視之竟
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狀而不
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李玉典曰此語猥
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
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

而是事不請極者心心在一菟其菟必工心心在一職其職必舉小而僚之九扁之輪大而臯夔稷契之營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與煉氣煉心之說可互相發明也石洲又言一書生家有園亭夜雨獨坐忽一女子率簾入自云家在橋外窺宋已久今冒雨相就書生日雨猛如是爾衣履不濡何也女詞窮自承為狐問此間少年多矣何獨就我曰前緣問此緣誰所記載誰所管領又誰以告爾爾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結緣以何事在何代何年請道其詳孤倉卒不能對囁嚅久之曰子千百日不坐此今適坐此我見千百人不相悅獨見君相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五

悅其為前緣審矣請勿拒書生日有前緣者必相悅吾方坐此爾適自來而吾漠然心不動則無緣審矣請勿留女趨起問聞意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覓此木強人女子舉袖一揮滅燈而去或云是湯文正公少年事余謂狐魅豈敢近湯公當是會有此事附會于公耳烏魯木齊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為羣角利如矛稍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者居後自前擊之則馳突奮觸銳礮不能禦雖百練健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掠之則絕不反顧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隨之行止常有一為首者失足落深澗羣牛俱隨之投入重壘

相養相宅之說何可不信惟過信之則惑耳子孫亦安先人遺德自當力避不忌先人遺德矣

燈焉又有野驪野馬亦作隊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見人輒奔其狀真驪真馬也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時有背帶鞍花者鞍所磨傷之處創愈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又有蹄嵌踏鐵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為家畜驪馬逸入山中久而化為野物與之同羣耳驪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羴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猪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鎗矢弗能入其牙銛于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薩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夜出暴禾稼參領額爾赫圖牽七犬入山獵猝與遇七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五

犬立為所啖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擬植木為柵伏巨獸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鷹擊不中則其牙拔極脆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峯出翠釜當即指此今人以雙峯之駝為八珍之一失其實矣其城之北有橫岡坡陀形家謂余家祖塋之來龍其地屬姜氏明末姜氏如余族之盛建真武祠於上以厭勝之崇禎壬午兵燹余家不絕如綫後祠漸圯余族乃漸振祠圯盡而復盛焉其地今嘗於從姪信夫時鄉中故老已稀不知舊事誤建土神祠於上又稍稍不靖余知

予嘗亦先太夫人
悲感何程空古元
兩耳...
今世亦多精此術者
而其為利則尤
甚...
相勿...
術者...
或...
或...

之急屬信夫遷去始安相地之說或以為有或以為無
余謂劉向校書已列此術為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地
師所學不必精又或緣以為姦利所言尤不足據不直
溺信之耳若其鑿然有驗者固未可誣也

象經始見庚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太平廣記
載棋子為怪事所言畧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為此
戲或有耽之忘寢食者景城真武祠未地時中一道士
酷好此因共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轉隱一日從
兄方洲入所居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
坐以相待忽聞意外喘息聲視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美

奪一子力竭並踏也癖嗜乃至於此南人則多嗜弈亦
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
士畫號板為局拾碎炭為黑子剔碎石灰塊為白子對
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閒遣日原不妨偶一為之
以此為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荆公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二公皆有勝心者述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
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對奕圖求題者畫為韓湘
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鉄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為題
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

此篇記天主教
源流家詳志

路又看仙人對奕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
心那似頑仙旋不省春風蝴蝶蝶睡到深今老矣自述生
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明天啟中西洋人艾儒略作西學凡一卷言其國建學
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啞
者理科也默弟濟納者醫科也勒斯義者法科也如諾
弱斯者教科也陸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
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為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
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皆其事業道科則彼法
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要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美

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序畧似特所格之物皆
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
學也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
二年大秦國阿羅木遠將經像來獻即於義寧坊勅造
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漢叢書貞觀五
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
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
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為
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准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

此則大西洋人
歸澳門不自前
明始矣

吐火羅鬼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習慧幽深簡無
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能
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德
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所又
載德建國烏游河中有火祇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
來祠內無像於大屋下作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
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
波斯天主即所謂祇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此碑也又
狂頂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是譙彭城
入泗此水次有祇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祇字
音阿憐切註為祇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
記載寧遠坊有祇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
名祇畢國有火祇祠或傳石勒時立此是祇教其來已
久亦不始于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獺其最豪者號曰
番人本古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
踰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所祠有堂焉
以祀如中國之佛而質無像設稱爲犛牙亦莫能曉竟
不知為何神有碑高表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
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祇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賈舶達廣
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亘古未有艾儒略既援唐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完

明季士大夫崇
秦西之教不
其稱之爲
之精其
今之重臣以
之貴膺印
尊之袂
九重獨行其
致黃中
海後流乳

碑以自認其為祇教更無疑義乃當時無一人援據古
事以抉源流蓋明自萬歷以後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
講心學即盡一生之能事故教賢之學全荒也
田氏姊言趙莊一個戶夫婦甚相得一旦婦微聞夫有
外遇未確也婦故柔婉亦不甚愠但戲語其夫爾不愛
我而愛彼吾且縊矣次日儘田間遇一巫能視鬼見之
駭曰爾身後有一縊鬼何也乃知一語之戲鬼已聞之
矣夫橫亡者必求代不知陰律何所取始惡其輕生使
不得速入轉輪且使世人聞之不敢輕生歟然而又啟
鬼閻之漸併聞有縊鬼誘人自裁者故天下無無弊之
法雖神道無如何也
戈荔田言有婦為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不居用以
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
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之姑窘迫無計亦恚而自縊家
無隙所乃潛詣是室甫啟鑰見婦披髮吐舌當尸立姑
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爾勿為厲吾今還爾命婦不答
徑前撲之陰風颯然條已昏仆俄家人尋視扶救得蘇
自道所見眾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
代然子婦無讐姑理尤無以姑為代理是以拒姑返幽
室沉淪淒苦萬狀姑慎勿蹈此轍也姑哭而醒愧悔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完

自容乃大集僧徒為作道場七日六傳齋曰此婦此念
自足生天可無煩追薦也此言良允然傳齋荔田俱不
肯道其姓氏余有諫焉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鄉推祭酒家忽有
狐祟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則撼窻扉毀器物擲污
穢無所不至老儒緣是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霸州
諸生以河工事懇州牧期會於學官將以老儒列牒首
老儒以狐祟不至乃別推一王生瑞後王生坐聚眾抗
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典而狐去乃知為尼其行也
是故小人無端小人而有端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君子而有妖天所以示之警

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書室寢是室者中夜開目見壁
上恍惚有火光如燃香狀諦視則無久而光漸大聞人
聲乃徐徐隱後數歲諦視之竟不隱乃壁上懸一畫猿
光自猿目中出也僉曰此畫寶矣外祖安公曰詳國維
號今安氏琴落是妖也何寶之有為虺弗摧為蛇奈何
殆盡無可問矣不知後日作何變怪矣舉火焚之亦無他異

崔媪家在西山中言其鄰子在深谷樵采忽見虎至上
高樹避之虎至昂首作人語曰爾在此耶不識我矣我
今墮落作此形亦不願爾識也俛首嗚咽良久既而以

卓識

爪拮地曰悔不及矣長號數聲奮然揮首去

楊槐亭言卽墨有人往勞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後門
門外僻以短墻為萊圃時日已薄暮開戶約京見墻頭
一靚粧女子眉目姣好僅露其面向之者微笑方疑視
間聞墻外眾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於樹而首閣於墻
上乃知蛇妖幻形將誘而吸其血也倉皇閉戶亦不知
其幾時去設近之則危矣

琴工錢生言錢生常客文達公家日其鄰有人家酷
貧傭作所得悉以與其寡嫂嫂竟以節終一日在燭下
撚絳線見窻隙一人面其小如錢目炯炯內視急探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攫得之乃一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土色斑斑然雖
無售者僅於質庫得錢四干質庫置積中越日失去深
懼其來贖此人聞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豈可復賣
取人財其述本末還其質券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
酬其直且歲時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達公曰此天以
報其友愛也不然何在其次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哉至
慨遺質券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精餘耳世未有銀薄
姦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銀薄姦黠者
也

王慶培一姬恒為走無常卽陳陽消夏錄所記有貴家

姬問之曰吾輩為妾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惡相抵大善惡則不相掩姨等皆積有小善業故今生得入富貴家又兼有惡業故使有一錢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業則惡業已償善業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惡業則善業已銷惡業又積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謂也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業耳一姬又問有子無子是必前定所檢問如冥籍不注吾不更作癡夢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雖註無子亦改註有子若常作無子事雖註有子亦改註無子也先外祖雪峰張公為王慶坨曹氏婿平生嚴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二

正最惡六婆獨時時引與語曰此姬所言雖未必皆定然從不勸婦女布施佛是可取也

翰林院供事茹某言忘其各似襲訪友至邯鄲值主人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卧神座前一賣

線叟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納京闈殿中有人

聲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家狐媚一少年將死未絕之頃尚欲取其精其家憤甚伏獵者以

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眾噪隨其後狐不投已穴而後

里許外一鄰穴眾布網穴外薰以火闔穴皆燼而此狐

言其詩不云乃知仙官未神聖護經憑是聖亦

反乘隙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受禍訟之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亦有亦曾殺人乎又良久應曰或亦有殺幾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批其頰乃應曰實數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命適相當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禍不虛生雖無妄之災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論事者不能一知其故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汪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壇詩曰我游天目還跨鶴看龍井夕陽沒半輪斜照孤飛影飄然一片雲

掠過千峯頂未及題名一客竊議曰夕陽半沒乃是反照司馬相如所謂褒倒景也何得云斜照亂忽震撼久之若有怒者大書曰小兒無禮遂不再動余謂客論殊

有理此仙何太護前獨不聞古有一字師乎

俞君祺言向在姚撫軍署居一小室每燈前月下睡欲醒時恍惚見人影在几旁開目則無睹自疑目眩然不應夜夜目眩也後偽睡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

側聽良久乃敢稍移步人畧轉則已宿入矣乃悟幽魂滯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計彼非為

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纔一舉念已彷彿見其

新岸可見人心一動鬼神皆知十目十手豈不然乎次日遂託故移出後在余幕中乃言其實曰不欲驚怖主人也余曰君一生慎密然殊未了此鬼事後來必有居者負其一拜矣

族姪肇先言龔中涵叔官旌德時有掘地遇古墓者棺骸俱為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猶赤懼而投諸水有石方尺餘尚辨字迹中涵叔聞而取觀鄉民懼為累碎而沉之諱言無是事乃里巷訛傳中涵叔罷官後始購得錄本其文曰白璧有瑕黃泉蒙恥魂斷水濱骨埋山趾我作誓詞祝靈墳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爾不負耶消為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父母猶不涼况人哉此左徒所以接沙骨傳所以誠鵬也

泥津爾儻銜冤心終不死未惡王申三月耕石翁為策五女作蓋其女宛死以血代誌觀心仍不朽知受枉為真然翁無姓各女無夫族歲月無年號不知為誰無從考其始末遂令奇迹不彰其可惜也夫

許文木言康熙末年醫古器李鷺汀其父執也善六壬惟晨起自古一課而不肯為人卜曰多洩未來神所惡也有以康節比之者曰吾纔得六七分耳嘗古得某日當有仙人扶竹杖來飲酒題詩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携一雕竹純陽像求售側倚一貯酒壺盧上刻朝遊北海一詩也康節安有此失乎年五十餘無子惟蓄一妾

一日許父造訪聞其妾泣且絮語曰此何事而以戲人其試我乎又聞鷺汀力辨曰此真實語非戲也許父叱反目之故鷺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課有二客來市古器一其前世夫尚有一夕緣一其後夫結好當在半年內併我為三生在一堂矣吾以語彼彼遽恚怒數定無可移我不泣而彼泣我不諱而彼諱之豈非癡女子哉越半載鷺汀果死妾鬻於一翰林家嫡不能容過一夕即遣出再鬻於一中書舍人家乃相安云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麗雪唯初婚日夢至一處見青衣高髻女子旁一人指曰此汝婦也醒而惡之後再婚殷氏宛然夢中之人故叢碧山房集中有悼亡詩曰漫說前因與後因眼前業果定誰真與君琴瑟初調日怪煞縈篋入夢人記此事也按縈篋入夢凡二事其一為仙傳拾遺載薛肇攝陸長源女見崔孚其一為逸史載盧二舅攝柳氏女見李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殊大惡作劇近時所聞呂道士等亦有此術詳陽葉旅亭言其祖猶及見劉石渠一日夜飲有契友迫之召仙女石渠命掃一室戶懸竹簾燃雙炬於几眾皆移席坐院中而自馬步持咒取界尺拍案一聲簾內果一女子亭亭立友視之乃其妾也奮起欲踐石渠急拍界尺一聲見火光蜿蜒如

掣電已穿簾去矣笑語友曰相交二十年豈有真以君
妾為戲者適攝狐女幻形激君一怒為笑耳友急歸視
妾乃刺繡未輟也如是為戲庶乎在不即不離間矣余
因思李少君致李夫人但使遠觀而不使相近恐亦是
攝召精魅作是幻形也

費長房劫治百鬼乃後失其符為鬼所殺明崇儼卒割
刃陷胸莫測所自人亦謂役鬼太苦鬼刺之也恃術者
終以術敗蓋多有之劉香晚言有僧善禁咒為狐誘至
曠野千百為羣嗥叫搏噬僧運金杵擊踏人形一老狐
乃潰圍出後遇於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惡業不殺深自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懺悔今願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項忽擲一物羅僧面
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草色如琥珀粘若漆牢不可脫
奮悶不可忍使人奮力搗去則面皮盡剝痛暈殆絕後
痴落無復人狀矣又一游僧榜門曰驅狐亦有狐來誘
僧識為魅搖鈴誦咒狐駭而逃旬月後有媼叩門言
家近墟墓日為狐擾乞往禁治僧出小鏡照之灼然人
也因隨往媼導至堤畔忽摸其書囊擲河中符籙法物
盡隨水去媼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踪跡方懊惱聞死磔
飛擊面目俱敗幸賴梵咒自衛狐不能近復狽而歸次
日即愧遁久乃知媼即土人其女與狐媼因其女賂以

金使盜其符耳此皆術足以勝狐卒為狐算狐有策而
僧無備狐有黨而僧無助也况術不足勝而輕與妖物
角乎

勇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
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
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
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為匠以實告不慮此人
即某甲也聞之恚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後踰垣
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鬪竟
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年餘有媼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叔及寡嫂也媼暴卒
無以斂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向從匠尚未娶眾為
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
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
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
也乃無故生波卒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
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
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
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
地震屋圯塵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

歷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畫士張無念寓京師櫻桃斜街書齋以巨幅瀾紙為寫
幀不著一櫺取其明也每月明之夕必有一女子全影
在幀心啟戶視之無所睹而影則如故以不為禍祟亦
姑聽之一夕諦視覺體態生動宛然入畫戲以筆四圍
鉤之自是不復見而墻頭時有一女子露面下窺忽悟
此鬼欲寫照前使我見其形今使我見其貌也與語不
應注視之亦不羞避良久乃隱閃補寫眉目衣紋作一
仕女圖夜聞窻外語曰我名亭亭再問之已寂乃併題
於幀土後為一知府買去或曰是李中山或曰狐也非鬼也於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三

事理為近或曰本無是事無念神其說耳是亦不可知
然百鬼才鬼恒欲留名於後世由今湖古結習相回固
亦理所宜有也

姚安公官刑部江蘇司郎中時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
強汚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蓋是少年遊西頂歸
見是女擲菜圃中因相逼脅遂聞女號呼聲就執之
訊未竟兩家父母俱投詞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誤犯
也於律未婚妻和姦有條強姦無條方擬議聞女供亦
復改稱稱但調謔而已乃薄責而遣之或曰是女之父
母受重賂女亦愛此子丰姿家且富故造此虛詞以解

紛姚安公曰是未可知然事止婚姻與賄和人命究沉
地卜者不中其姦未成無可驗其賄無據難以質女子
允知父母從矣媒保有確證鄰里無異議矣兩造之詞
亦無一毫之抵牾矣君子可欺以其力不能橫加鍛鍊
入一童子遠戍也

某公夏日退朝携婢於靜室晝寢會聞者啟事問主人
安在一僮故與聞者戲漫應回主人方擁爾婦睡某所
婦適至前怒而詬詈主人出問答逐此僮越三四年聞
者婦死會此婢以抵觸失寵主人忘前語竟以配關者
事後憶及乃浩然嘆曰豈偶然歟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三

文水李華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廢寺云有魅無敢居者
有販羊者十餘人避雨宿其中夜聞嗚嗚聲聞中見一
物擁腫團團不辨面目蹣跚而來行甚遲重眾皆無賴
少年殊不恐怖共以破磚擲擊中聲鉦然漸縮退欲却
覺其無能噪而追之至寺門壞墻側屹然不動逼視乃
一破鐘內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告土人治以鑄器
自此怪絕此物之鈍極矣而亦出黠人卒自碎其質殆
見夫善幻之怪有為祟者從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滄州
山果莊人也言是莊故盜數有人見盜之獲利亦從之
行捕者急他盜格鬪跳免而此人就執伏法焉其亦此

鐘之類也夫

勇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與一狐友甚暱柳故貧狐恒周其衣食又負巨室錢欲質其女狐為盜其券事乃已時來其家妻子皆與相問答但惟柳見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籙不能造募能劫治者予百金柳夫婦素知其事婦利多金惡柳伺隙殺狐柳以負心為歎婦碎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昨以五金為汝女裂冬衣其意恐有在此忠不可不際也柳乃陰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知之會柳與鄉鄰數人坐狐於簷際呼柳名先叙相契之深次陳相周之久次乃一一發其陰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四

謀曰吾非不能為爾爾然周旋已久寧忍便作冠讐又以布一疋棉一束自簷擲下曰昨爾幼兒號寒苦許為作被不可失信於孺子也眾意不平咸謂讓柳狐曰交不擇人亦吾之過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姑使知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齒於鄉黨亦無肯資濟升斗者聖家夜遁竟莫知所終

勇氏張公夢徵言滄州佟氏園未廢時三面環水林木翳如遊賞者恒借以宴會守園人每聞夜中鬼唱曰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个分明中間有個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綾如是者數載後一妓為座

客殿屋甚而自縊于樹其衣色一如所唱莫喻其故或曰此縊鬼候代先知其來代之人故喜而歌也

青縣一農家病不能力作餓將殆欲嚮婦以圖兩活婦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盡仍餓死不如留我侍君庶飲食醫藥得以檢點或可冀重生我寧媚耳後十餘載婦病垂死絕而復蘇曰頃恍惚至冥司吏言媚女當墮為雀鴿以我一念不忘夫猶可生人道也

侍姬郭氏其父大人流寓天津生時其母夢鸞端午彩符者買得一枝因以為名年十三歸余生數子皆不育惟一女適德州盧蔭文傭吉觀蔡子也傭吉善星命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四

嘗推其命壽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時姬已病瘵祈籤關帝問尚能相見否得一籤曰喜鵲簷前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鴛鴦帶葉落霜彫寒色侵謂余即當以秋冬歸意甚喜時門人叩二田在寓聞之曰見則必見然末句非吉語也後余辛卯六月還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轉劇日漸沉瀾遂以不起歿後囑其遺篋余感賦二詩曰風花遺點舊羅衣惆悵餘醪片片飛怡記香山居士語春隨樊素一時歸姬以三月之期也百摺湘裊亂畫欄臨風還憶步珊珊三月十七神識有先定終情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即凋謝

中意也

世傳推命始于李虛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時蓋據昌黎所作虛中墓誌也其書宋史藝文志著錄今已久佚惟永樂大典載虛中命書三卷尚為完帙所說實兼論八字非不用時或疑為宋人所偽託莫能明也然者虛中墓誌稱其最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為十二時日至某辰即某時也故時亦謂之日辰國語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是也詩政彼織女終日七襄孔穎達疏從旦

附錄直堂筆記卷十二

星

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是日辰即時之明證楚詞吉日兮辰良王逸註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以辰與日分言尤為明白據此以推似乎所直日辰四字當連上年月日為句後人誤屬下文為句故有不用時之說耳余擬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尚沿舊說今附著於此以志余過至五星之說世傳起自張果其說不見於典籍考列子稱稟天命屬星辰值吉則吉值凶則凶受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易而聖智不能回玉充論衡稱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施氣而眾星之氣在其中矣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

賈有老少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是以星言命古已有之不必定始於張果又韓昌黎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杜樊川自作墓誌曰余生於角星昂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無虞也余曰朔守不週歲遷舍人木遷福於角足矣火土遷死於角宜哉是五星之說原起於唐其法亦與今不異術者託名張果亦不為無因特其所託之書詞皆鄙俚又在李虛中命書之下決非唐代文字耳

附錄直堂筆記卷十二

星

霍養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款題趙仲穆不知確否也仲穆名兼松每室中無人則畫中人緣壁而行如燈籠之狀一日預繫長繩於軸首伏人伺之俟其行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畫無形質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畫妖疑皆有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花寺畫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畫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畫妖對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惑感而幻

化臣實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驥騎校薩音緯克圖與一狐友一日狐倉皇來曰家有
妖祟擬借君墳園棲眷屬怪問聞狐祟人不知有物更
祟狐是何魅歟曰天狐也變化通神不可思議鬼出電
入不可端倪其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亦所能昭也
問同類何不相惜歟曰人與人同類強凌弱智給愚寧
相惜乎魅復遇魅此事殊奇天下之勢輾轉相勝天下
之巧層出不窮千變萬化豈一端所可盡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歸

作惡詩為種人後
遇此等人大是苦事
甚於過鬼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槐西雜志三

觀弈道人撰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
坐吟哦聞窗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
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詞甚悽
若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疥壁人死尙結習未忘耶抑
欲形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人歸其
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昏即不同榻後竟此離
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攜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使斷產誤信一王媪言春礪石為末服之石結聚腸胃
死後遇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
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尙未知
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為意轉欣然相就五更尙擁被
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
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詬竟鬱鬱
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插使嚙盡殺後懼為厲又賄
巫斬殃今並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
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
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既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

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
喜時不敢不強歡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夫
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
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夫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
所謂夙冤耶慮其妻或輕生並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
妻竟著紅衫夫夫為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
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敵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
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誤殺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
既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直誘
汚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然未致婦于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為所天歿不制
服反而從吉是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
師失措已欲沉眾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
把舵一手牽篷索折舵飛行直抵婿家吉時猶未過也
洞庭人傳以為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
女日日船頭持篙櫂不能責以必為宋伯姬也又聞吾
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為媵者中以
蜚語婿家欲離婚父訟於官而謀者陷罪已深非惟證
佐鑿鑿且有自承為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媪導至

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兒與其
獻醜於官媒仍為所誣不如獻醜於母前遂闔戶弛服
請姑驗說立解此較操舟之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
亡之時有不得不如是者講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
論也公母情誼家始為過情之言者必非真道也意乳
嘉問自有以一種議論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已與木石同
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尚能視此嬰兒鍊成而閉不
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遙
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
真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鑒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或曰以刃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
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若門神若井神若
廁神若中霤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竈神歟
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
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
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處處有專祠
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
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
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

常寵神之閒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
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竈
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峯張公家一司爨媪
好以穢物掃入竈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
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
入喉嘔噎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歟或曰人家
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
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了鳥門上鉄繫也李丁
義山詩作此二字

東聲問為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鄰女欲有所白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四

也先生曰誰呼汝為鬼魅而先辯非鬼非魅也非欲蓋
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軒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
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軒悲憤以及自剖
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
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
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為人累
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為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
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及傷處
出穀道閉矣後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

以絲俾撚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
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為作傳曹受之侍御
錄以示余因撮記其大畧夫販鬻喪資常事也以十餘
金而自戕崇軒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豪髮
私而其迹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
自好可知矣瀕死之頃對眾明告里胥使官府無可疑
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當死不死
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霸州一宦家娶婦甫却扇新婿失聲
狂奔出眾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如奇鬼吾怖而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五

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強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追
之歸房竟何隙自縊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賀者尚滿
室其父引之徧拜諸客曰小女誠陋然何至驚人致死
哉幽怪錄載盧生娶宏農令女事亦同於此但婿未死
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講學家言之則必曰
是有心疾神虛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為余屬氣宇
朗澈余期以遠到乃新婚未幾遽天天年聞其親迎時
新婦拜神懷中鏡忽墮地裂為二已訝不祥既而鬼聲
啾啾徹夜不息蓋衰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有不速之客三人未敢
之終者能年酒且月
怨之府也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日中有狐然不為慮入居者祭之則安某性嗜不從亦無他異既而納一妾初至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忸怩不敢舉首既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吃不出出飛燕外傳或作啞啞非也又有作啞啞者笑不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凡一動作輒高唱其所為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事實及明神某不得已設酒餚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六

王符九言鳳皇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遺後圃花架下為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自明擬就縊忽其家狐祟大作婦女近身之物多被盜擲於他處半月餘乃止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若陰為此婦解結者莫喻其故或曰其姑性嚴厲有婢私孕懼將投繯婦竊後圃籬縱之逃有是陰功故神遣狐救之歟或又曰既為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無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為然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闕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

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蘗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閨房婢妾必諸鬼聚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聞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即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現疊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譟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閱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壻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七

儒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摸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摸稜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諉偵事獲譴者亦在在之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為者而亦不為往往坐失事機留為禍本决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誦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迹女疑焉夜伏牆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

女衣飾形貌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為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為媒合亦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旅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八

拾芥不引針磁石引針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氣相屬二木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岐為四肢四肢各岐為五指是別為二十岐矣然二十岐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塾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鄉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之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累几為臺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撻之流血恨恨復去眾以為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

八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柴者有欲往詬詈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不為過但太毒耳吾聞勝妖當以德以力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此也眾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鷺一身而兩首或以為妖沈文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孳生卵亦有雙黃雙黃者雖必積首吾數見之矣與從姪虞惇偁話及此虞惇曰凡鷺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即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必岷一二父氣稜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岷一二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九

氣弱也雞鷺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因思鷺鷺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雞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淳淳悶悶誰知以雞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為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狐仍至誓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

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
窓扉震撼羣狐合謀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
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
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
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季廉夫言泰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迹罕至廉夫取其
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板閣上有黑物似人
非人髮髻長毳如蓑衣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
州宿舅氏家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
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次日問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主人果有女縊此室時為祟也蓋幽房曲室多鬼魅所
藏黑物始精怪之未成者潛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
縊鬼長跪或求解脫沉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
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闥
中鬼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斂紅為陽色猶似生魂
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街憤死者多
紅衣就縊以求為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
即為二姑家五姑家也
門外有巨樹形家言其不利眾議伐之尙未決夜夢老
人語曰鄰居二三十年忍相戕乎醒而悟為樹之精曰

不速伐且為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尙未可知
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益往
往如是矣開李太僕微堂某科磨勘試卷忽有舉人來
日檢之已勘過無簽覆加詳核竟得其
謬累停科此舉人如不干焉已漏網矣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崔莊從官久

折閱都盡羣從鳩賈復設之召敬司夜焉一夕自經於
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
其妻病劇敬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
負死奈何多索主人棺做費使我負心此來明非我志
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負我能無索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木我手我不
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
為病者脅亂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然敬
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
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
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畧問家事共
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
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為官第循分供職
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象

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畧有影
響者又都過寶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
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
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
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
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
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誑自問已慚况公論具存証亦何
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勝流
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
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十三

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開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
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
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
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
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
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矣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
請導君復攝衣徑渡將至家其人忽忽作別去叩門入
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
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村名其取義則未詳趙某後遣子往

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踪跡始知遇鬼
鬼多翽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
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
與妻共詣之遂歸助饁餉至中途憇破寺中某甲使婦
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
去人竄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媪婦踣於
途碎其瓶罍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
具陳狀眾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
其婦而送焉瀕行叱曰爾淫嫂有我輩証爾當死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十三

輩淫爾婦爾嫂決不為證也任爾控官我輩午餐去矣
某甲反叩額於地祈眾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
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
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
值即散無從知為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媪婦之
語不先不後豈非若或使之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到自斃以及焚
死墜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峯
形酷似跌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墮崖死俄而
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墮者皆曰鬼

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
候代為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為鬼所迷而
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又何理歟余謂
是或冤譴或山鬼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棗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船以販鬻於諸省
士人多以為恒業棗未熟時最畏霧霧濕之則瘠而皺
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濃而
霧散或排鳥銃迎擊其散更速蓋陽氣盛則陰霾消也
凡妖物皆畏火器史丈松濤言山陝間每山中黃雲暴
起則有風雹害稼以巨礮迎擊有墮蝦蟆如車輪大者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三

十四

余督學福建時山魘或夜行屋瓦上格格有聲遇轅門
鳴礮則踉蹌奔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
齊會以銃擊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語詳錄陽消夏錄蓋妖鬼亦
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宏壯私
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歟稔聞聊齋志異
青風水仙諸事冀有所遇踟躕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
服飾甚華一中年婦揭幃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
生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既入門即有
二婢出邀生既審為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主人

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候合盞心搖搖如懸
旌至夕簫鼓喧闐一老翁率箴揖曰新婿入贅已到門
先生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為儗相三黨有光生大失望
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飲其酒食難以遽辭草草為
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覓訪生憤
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
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
騎驢李趁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
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徑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
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三

十五

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為盜是乃真為狐戲矣
秋原曰不調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莆田李生裕紳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
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為兄嫂收去聲言以養
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
平心知為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崇爾兄哭何益魂
却退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
兄為尊矣禮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誓其
嫂曰爾使我不得為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
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豈可崇耶嫂愧不

敢出自是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第之變者盡如此鬼寧有闔牆之變乎

衛媪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媪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圃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之尸亦在眾謂墻不甚短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履咸大惑不解詢守圃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攜幼子宿言夜聞墻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拽固留聲又訇然一聲如人自墻躍下者則聲在墻內矣又聞延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俄聞促客解屨上牀聲又訇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為意不虞此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二六

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埋是井後亦無他族叔黎庵言嘗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即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專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薛淙于衡州佛寺見老僧言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復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

勝或墮地皆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轟文曰豐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即用此事也王德圃言有縣吏夜息松林聞有泣聲吏故有膽尋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喁喁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為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女吾愛婢不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為夫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二七

勞苦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為某氏墓也德圃為凝齋先生姪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州一宦家婦不見答於夫慘慘將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夫抵以恩合者必相

欲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負
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
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
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
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
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
徒問往因無益也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
以告諸婦曰此尼所說真閨閣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
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尙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

唐人稱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十六

故父曰先德
見北夢瑣言
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預知其
亡期皆曰辰不爽是又何說歟宋石君撫軍言其他事
甚悉石君非妄語人也顧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後自言
以渡滌陰府事謫爲社公無可驗也余嘗聞其論冥律
已載深陽消夏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
人之餘氣爲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
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
遽消者亦三冤魂恨魄痛黃泉其怨結則氣亦聚也
大富大貴取多用宏其精壯則氣亦盛也兒女纏綿埋
憂賞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凶殘悍戾氣亦不

遂消然墮泥犁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數中矣言之鑿鑿
或亦果有所徵耶

雍正戊申夏崔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潮涌余家
樓堞半揭去北方鄉居者率有明樓以防盜上爲城堞從伯燦宸公家有花
二盞水一甕併捲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欹側而堦前
一風爐銅銚炭火方熾乃安然不動莫明其故次日詢
邇北諸村皆云未見過村數里即漸高入雲其風黃色
嗅之有腥氣或地近東瀛不過百里海神來往水怪飛
騰偶然狡獪歟

從姪虞惇甲辰閏三月官滿城教諭時其同官戴君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十九

遊抱陽山戴搆彭劉二生從山前往虞惇偕弟汝僑子
樹璟及金劉二生由山後觀牛角洞仙人室諸勝方升
山麓遙見一人岩上立意戴君遣來迎也相距尙里許
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岩植立高
尺五六寸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
凡物遠視必小歐羅巴人所謂視差也此石遠視大而
近視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許再回視之仍如初見狀
衆謂此石有靈擬上山攜取歸彭生及樹璟先往竟不
得汝僑又與一劉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舊石竟不
可復睹矣蓋遂谷深崖神靈所宅偶然示現往往有之

是山所謂仙人室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遠見洞口人來往其必煉精羽化之徒矣

申丈蒼嶺言劉智廟有兩生應科試夜行失道見破屋權投棲止院落半圯亦無門意擬就其西廂坐聞樹後語曰同是士類不敢相拒西廂是幼女居乞勿入東廂是老夫訓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即狐然疲極不能再進姑向樹拱揖相對且坐忽憶當向之問路再起致詞則不應矣閣中摸索覺有物觸手捫之乃身畔各有半爪謝之亦不應質明將行又聞樹後語曰東去二里即大路矣一語奉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不解所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叩之又不應試策果問互體場中皆用程朱說惟二生依其語對並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蒙首云墮驢傷額也既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於中途遇少婦靚粧獨立官柳下忽按轡問途少婦曰南北驛路車馬往來豈有迷途之患爾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飛瓦擊之流血被面少婦徑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未見舉手而瓦忽橫擊疑其非人鬼又不應白日出疑其狐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問無論人是鬼是狐總之當擊耳又丁卯秋聞有京官子暮過橫街東爲娼女誘入

室突其夫半夜歸脅使盡解衣履裸無寸縷負置門外叢冢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人告其家迎歸姚安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賊此均足爲佻薄者戒也

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率卒搜山於珠爾土斯深谷中遇瑪哈沁射中其一負矢奔去餘七八人亦四竄奪得其馬及行帳樹上縛一回婦左臂左股已齧食見骨噉噉作蟲鳥鳴見有倫屢引其頸又作叩顛狀有倫知其求速死刺及貫其心瞳目長號而絕後有倫復經其地水暴漲不敢涉姑憩息以待減退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旋風來往馬前條行條止若相引者有倫悟爲回婦之鬼乘騎從之竟得淺處以渡

季廉夫言泰興有賈生者食餼於庠而癖好符籙禁咒事尋師訪友煉五雷法竟成後病篤恍惚見鬼來攝舉手作訣鬼不能近既而家人聞屋上金鐵聲奇鬼猙獰洶涌而入咸悚惶避出遙聞若相格鬪者徹夜乃止比曉視之已伏於床下死手掬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夫死生數也數已盡矣猶以小術與天爭何其不知命乎

廉夫又言鍾太守光豫官江寧時有幕友二人表兄弟

也一司號籍一司批發恒在一室同榻寢一夕一人先
睡一人猶秉燭忽見案旁一紅衣女子坐駭極呼其一
醒拭目驚視則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並
昏仆次日眾怪門不敢破扉人視其先見者已死後見
者氣息僅屬灌治得活乃具述夜來狀鬼無故擾人事
或有之至現形索命則未有無故而來者幕府賓佐非
官而操官之權筆墨之間動關生死為善易為惡亦易
是必冤讎相尋乃有斯變第不知所緣何事耳

烏魯木齊軍吏茹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飲博者
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飲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
六舉掌一拍燭滅几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曉乃漸蘇自
自是不敢復至矣佛於眾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神之
示現乎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
一日集余閱微艸堂酒間各說異聞生言曩乘舟見一
舵工額上恒粘一膏藥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
風行數日一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偽也
彼嘗為會首養水神例應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潔方跪
致祝有風颭滿灰撲其面骨慄神悚幾不成禮退而

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
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藥掩之也眾不深信然既有
此言出入往來不能不注視其額舵工覺之曰小兒又
饒舌耶長喟而已然則其事始不虛惜未便揭視之耳
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見媪女與所歡皆往進香
遇於逆旅伺隙偶一接肩竟膠粘不解擊之則痛徹心
髓眾為懺悔乃開或曰廟祝賄媪女作此狀以聳人信
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錢恒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温飽以老壽終
又一吏恒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歿後三女皆為媼
其次女事發當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師傳女呼吏
日師宜從輕女受杖訖語媼母曰微我父曾為吏我今
日其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為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為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
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起設壇牒雷部狐化形為書生
見道士曰鍊師勿苦相讐也夫採補殺人誠干天律然
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飾其冶容蠱惑年少無論其破
人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間人之夫婦不

知凡幾罪皆當死卽彼攝人之精吾攝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謂請君入甕天道宜然鍊師何必曲庇之且鍊師之効治謂人命至重耳夫人之爲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械萬端寒煖百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旣已獸心卽以獸論以獸殺獸事理之常深山曠野相食者不啻恒河可一一上賓雷部耶道士乃舍去論者謂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則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朱某吡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商過訪妓僕與奢麗揮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盡謝他客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十四

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貨貨旣饒擬去北里爲良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不存朱某所贈亦不存惟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餘酒食一家迷離愴恍如夢乍回或曰聞朱某有狐友始代爲報復云
魚門又言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嫺文墨意甚相得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已睡室內閣無燈火入視闕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應償從君半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以展示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爲懷是以茹痛竟行

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清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朋舊咸相慨嘆以典籍嘗有此事弗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數月其事乃露蓋其母重驚於人僞以狐女自脫也周書昌曰是真狐女何僞之云吾恐誌異諸書所載始遇仙姬久而舍去者其中或不無此類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讀索公爾遜同齋戒於待詔廳舊有對今聯句尚存限則久亡矣索公言前征霍集占時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五

參贊大臣檄調中途逢大雪車仗不能至僅一行帳隨姑支以憇苦無枕覓得二三死人首主僕枕之夜中並蠕蠕掀動叱之乃止余謂此非有鬼亦非因叱而止也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爲嚴寒所束鬱伏於中得人氣溫蒸束解而氣得外發故能自動已動則氣散故不再動矣凡物生性未盡者以火炙之皆動是其理也索公曰從古戰場不聞逢鬼吾心惡之謂吾命衰也今日乃釋此疑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之棗行卽余小時聞有婦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樹杪摘紅熟者擲地

下眾競拾取小兒急呼曰吾自喜周二姐嬌媚摘此與食爾輩黑鬼何得奪也眾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拾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飛鳥穿林去忽悟村中無此兒必妖魅也姚安公曰賴周二姐一詈一擊否則必為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自招致蘇東坡范增論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路而滅望上家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邊入茗飲心知為青樓姑以遺與然婦羞澁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十一

宛轉相就適攜數金即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閉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飢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泣然曰妾實非人即某妻也為某不能贖子女故冒耻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冢也後感其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蠱官而病民可知矣

牛犢馬駒或生鱗角蛟龍之所合非真麟也婦女露寢為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馬氏家一佃戶年近六旬獨行遇雨雷電晦冥有龍探爪按其笠以為當受天誅悸

而踣覺龍碎裂其袴以為褌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捩轉其背據地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磨牙其頂懼為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腔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簣來迎乃負以返初尚諱匿既而創甚求醫藥始道其實耘苗之候媪婦眾矣乃狎一男子牧豎亦眾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沒不恒亦不知其潛何所但聞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恒以鳥銃隨日若然當攜此自防也書齋凡三楹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獨坐見西室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十二

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二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即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由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讓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搖首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即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恐而不發遲至天曉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窬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必現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窻樞伺出擊之瑣然仆地如簷瓦墮裂聲視

之乃破甕一片兒童就近沿無泐處戲畫作人面筆畫
拙澁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有富室子病危絕而復蘇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
嘗捐金活二命又嘗強奪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
保狀而女之父亦訴牒喧辯尚未決吾且歸也越二日
又絕而復蘇曰吾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
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
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報
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
若冥司不刑賞註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八

而絕案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
獄亦謂善惡不相抵然謂善惡不抵是絕惡人為善之
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須
得本人是也尋常善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曹操贖
蔡文姬不得不謂之義舉豈足抵篡弑之罪乎曹操贖
以周文王自比其志
則墓也特畏公議耳至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
相值故因緣湊合或在數世以後耳

宋村廠從弟東白莊名土
人省語呼廠裏倉中舊有狐余家未析箸時
姚安公從王德庵先生讀書是莊僕隸夜入倉院多被
瓦擊而不見其形惟先生得納涼其中不遭擾戲然時

見男女往來且木榻藤杪俱無纖塵若時拂拭者一日
聞中見人循墻走似是一翁呼問之曰吾聞狐不近正
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與妖作祟之狐則不敢
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狐則樂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
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
疑耶先生曰雖然幽明異路終不宜相接請勿見形可
乎翁磬折曰諾自是不復睹矣

沈瑞彰寓高廟讀書夏夜就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
閣上語曰吾曹亦無用錢處爾積多金何也一人答曰
欲以此金鑄銅佛送西山潭柘寺供養冀仰託福佑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九

得解形一人作啐聲曰咄咄大錯布施須已財佛豈不
問汝來處受汝盜來金耶再聽之寂矣善哉野狐檀越
雲集之時儻聞此語應如霹靂聲也

瑞彰又言嘗偕數友遊西山至林巒深處風日暄妍泉
石清曠雜樹新綠野花半開眺賞間聞木杪誦書聲仰
視無人因揖而遙呼曰在此則吟定為仙侶叨同儒業
可請下一談乎誦聲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覓路
追尋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籍我輩
身列費官乃在此攜酒盞看遊女其鄙而不顧宜矣何
必多此跋涉乎眾乃止

滄州有一游方尼即前為某夫人說因緣者也不許
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粗糲為供亦欣然
往不勸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峯張
公家一范姓僕婦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
仍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既蒙見施布即
我布今已九月頃見尊姑猶單衫謹以奉贈為尊姑製
一絮衣可乎僕婦踉蹌無一詞惟面頰汗下姚安公曰
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閨閣多傳其軼事竟無人能舉其
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四月二十八日滄州社會也婦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十一

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外一牛車向東
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粧疑為大家內眷又不應無
一婢媪且不應坐露車正疑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
中似裏數百錢女及御者皆不顧少年素朴愿恐或追
覓為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半載鄰村少
年為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
帕兩相調謔媿合也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癡是不
癡不癡是癡

有納其奴女為媵者奴弗願然無如何也其人故綠旗
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五主聞其姝麗亦納

為媵心弗願亦無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其
妻曰不納某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
有一女日構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為小姑
所構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涕曰今乃知婦難
為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窺婦女窻罅簾
隙百計潛伺一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
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即所蓄媚藥
性至酷烈目受其薰灼竟以漸盲又一友好傾軋往來
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蝎
陡螫其舌潰為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語言不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十二

更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蓄其善平生亦無大
過惡惟事事欲利歸于己害歸於人是其本志耳一歲
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
北壁數尺無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眾
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眾坐屋內如露宿
而此人獨酣卧俄北壁頽圮眾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
壓其下額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竟昇而歸此足為
有幾心者戒矣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
齊一日早發陰雲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

箱以余衣裝覆其上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于淖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父兄早卒鞠於祖母祖母楊文叔先生妹也諱芬字瑤季工詩文畫花卉尤工故淑孫亦習詞翰善渲染幼許余姪汝備未嫁而卒病革時先太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孫其也爾祖姑來矣可一相認也時已沉迷猶張目視淚承曉舉手攀太夫人釧解而與之親爲貫於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紀氏物斂也初病時自知不起畫一卷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

緘封甚固恒置枕函邊問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發之乃兩蘭一幅上題曰獨坐寫幽蘭圖成只自看憐渠空谷裏風雨不勝寒蓋其家庭之間有難言者阻滯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公謂於禮不可乃止後其柩附漕船歸太夫人尙恍惚夢其泣拜云

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倦而少憩聞一鬼遙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啖眾鬼曰神靈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軋其氣充塞門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毋

使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近樹上縶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爲善雖不祭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實祀以冀神佑神受賂乎

梁豁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窗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榜掠宛楚聲望似縶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疑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業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

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笞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爲眾鬼牽曳去廖愛戀既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沉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眾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爲來此毋乃點鬼幻形希求經懺耶姬見廖疑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母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詰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

汝矣鬼不能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有竈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眾鬼為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豁室又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旅午餐見有驪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行偶步入見壁上新題一詞曰垂楊裊裊映回汀作態為誰青可憐弱絮隨風來去似我飄零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了寧囑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詞名秋波舉子曰此妓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日日逐之同行至京猶遣小

因彼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

奴記其下車處後宛轉物色竟納為小星兩不相期偶然湊合以一小詞為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舅祖陳公德音家有婢竊竊食見則撻之貓聞其款笑即竄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夫人使守屋閉戶暫寢醒則盤中失數梨旁無他人猶犬又無食梨理無以自明竟大受捶楚至晚忽得於竈中大以為怪驗之一一有貓爪齒痕乃悟貓故銜去使亦以竊食受撻也蜂蠶有毒信哉婢憤恚欲再撻貓郭太夫人曰斷無縱汝殺貓理貓既不殺恐冤冤相報不知出何變怪矣此婢自此不撻貓貓見此婢亦不復竄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於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袖縈而醒僂卧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阿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謫限將滿當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人曰尚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真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闔羅玉寧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

因彼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

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為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為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眾譁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餚請社公相禮先為合盞可乎酬酢喧雜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為前代何許人也

李應絃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硯席相契

如兄弟兩家男女時往來雖隔牆猶一宅也或為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死而附魂于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忽然自全致我賈恨於泉壤是殺人而不操兵也今日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應癩數日死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十六

亦曰所以需朋友為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人疎者或可欺豈能欺我以心腹託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問夫婦有則宜密告我使善為計勿以穢語累子孫乃視若路人以推諉啟疑齊何貴有此朋友哉遂亦與絕死竟不弔焉乙豈真欲殺人哉世故太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極懂事

賈東臯前輩言前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為役夫之子弟不為怪也後遺移一物對曰

不能異而詢之始自言為前學使之僮歿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為近然則古書所載鬼所能為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

特納格爾為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週四十里皆以土壘壘成每壘厚一尺濶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圯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鏽澁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十七

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礮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為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岡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倚角額魯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礮攻也庚寅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余與永餘齋名慶時為迪化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妥隘蓋因之乎餘齋以為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營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溫公為改此名其城望之似孤懸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迹偶忘語此

今附識之

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刻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戊卒燃火禦寒為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囊筆摹留一紙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盡孝馬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不幸早卒年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貌與婦竟無毫髮差一見駭絕署中及見其婦者亦莫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六

不駭絕計其生時婦尚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歟又同歸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妾入門數月又復天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峯工吟詠書仿趙吳興神骨逼肖嘗摹吳興體作偽迹薰閣其紙賞鑒家弗能辨也與先外祖雪峯張公善往來恒王其家動流旬月後聞其觀潮沒於水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時多見其筆迹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張公先祖母與先母為姑姪凡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嘗延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則皆稱舅祖於尊也嘗延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一夕月明見窗上有女子影出視則無四望園內似有

身親閱歷乃能為是言

翠袞紅袖隱隱樹石花竹間東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在北環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憩息聞窗外語曰君為書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千餘字君肯見許耶別峯故好事急問卿為誰寂不應矣適有宣紙素冊次日盡謝他筆墨一意寫經寫成炷香供几上觀其來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悵望果見女子冉冉花外來叩額至地別峯方舉手引之挺然起立雙目上視血淋漓胸臆間乃白剝鬼也噉然驚仆館僮聞聲持燭至已無睹矣頓足恨為鬼所賣雪峯公曰鬼云拜謝已拜謝矣鬼不賣君君自生妄念於鬼何尤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三九

于南溟明經曰人生苦樂皆無盡境人心憂喜亦無定程曾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覺苦曾經極苦之境稍得覺則覺樂矣嘗設帳康寧市館室湫隘幾不可舉頭門無簾牀無帳院落無樹久旱炎鬱如坐炊甌解衣午愁蠅擾擾不得交睫煩躁殆不可耐自謂此猛火地獄也久之倦極睡去夢乘舟大海中颶風陡作天日晦冥檣斷帆摧心膽碎裂頃刻覆沒忽似有人提出擲於岸上即有人持繩束縛閉置地窖中闇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狀俄聞耳畔喚聲霍然開目則仍卧三脚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開朗如居蓬萊方

凡事須退步想

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數陳此義
微聞艸際嘆息曰斯言中理我輩沉淪水次終勝於地
獄中人

外舅周籙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渡吳橋鉤
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不知何處可涉見
二人騎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
逐之行將至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
欲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處可行吾導此人
來此將有所為君勿與俱敗疑為劫盜悚然返轡從所
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四十一

中流突然滅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為
報冤鬼也

道光壬辰余與武川
鄂湖亭子到府以
一日孔子致郭
蘭之大理尚先

粵東蕉葉長一三
其果長如葉味甜
而濁

田丈耕野官涼州鎮時攜回萬年松一片性溫而活血
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證服之多驗親串家
遞相乞取久而遂盡後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
皮非別一種也土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氣其最大者
根在干似深澗底枝榦亭茗直出山脊尚高二三十丈
皮厚者二尺有餘奴子吳玉保嘗取其一片為牀余謂
閩廣芭蕉葉可容一二人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觀
又嘗見一人家即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

粵東榕樹陰可蓋
十餘畝其葉大如鼓
間屋主人以為屋有
作三層樓者遊處
上下則家居之

屋余與呼延化州同登視進士前化州知州化州曰
此家以巢居兼穴處矣蓋天山以北如烏孫突厥古多
行國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不至意其真盤古時物萬
年之名殆不虛矣

田白岩曰名妓月賓嘗來往漁洋山人家如東坡之於
琴操也蘇斗南因言少時見山東一妓自云月賓之孫
女尚有漁洋所贈扇索觀之上畫一臨水艸亭傍倚二
柳題庚寅三月道冲寫不知為誰左側有行書一詩曰
烟縷濛濛蘸水青纖腰相對鬪娉婷樽前試問香山老
柳宿新添第幾屋不署名字一小印已模糊斗南以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四十二

高年者宿偶賦閒情故諱不自著也余謂詩格風流是
新城宗派然漁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歲是時
不當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當云試
問且詞意輕巧亦不類老筆或是維摩丈室偶留天女
散花他少年代為題扇以此調之妓家借託盛名而不
解文義遂誤認顏標耳

王觀光言壬午鄉試與數友共租一小宅讀書觀光所
居室中半夜燈光忽黯碧剪剔復明見一人首出地中
對燈噓氣拍案叱之急縮入停刻許復出叱之又縮如
是七八度幾四鼓矣不勝其擾又素以膽自負不欲呼

法機妙

守如香女出如脫
危如此可論矣

同舍靜坐以觀其變乃惟張目怒視竟不出地覺其無能為息燈竟睡亦不知其何時去然自此不復暗矣吳惠叔曰殆冤鬼欲有所訴惜未一問也余謂果為冤鬼當哀泣不當怒視粉房琉璃街迤東皆多年叢冢民居漸拓每夷而造屋此必其臂在屋內生人陽氣薰燦鬼不能安故現變怪驅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出然見之即叱是猶和煦之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燈自睡則全置此事於度外鬼知其終不可動遂亦不虛相恐怖矣東坡書孟德事一篇即是此義小時聞巨盜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也可攻也聞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望三

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勃敵攻之十恒七八敗當量力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諒哉斯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巴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與前副將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遞臺兵皆差出余從睡中呼梁起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即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公遣我賁

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腓肉尚作楚真大奇事

以真為夢僕隸皆粲然余烏魯木齊濼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如春夢了無蕉鹿何須問是非即紀此事也又有以夢為真者族兄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績此人忽夢婦為數人劫去噩而醒不自知其夢也遽携挺出門追之奔十餘里果見曠野數人携一婦欲肆強暴婦號呼震耳怒焰熾騰奮力死鬪數人皆被創逸去近前慰問乃近村別一人婦為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送還其家惘惘自返婦績未竟一燈尚熒然也此則鬼神或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望三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錢唐初所鑄其形如月形乃進德時文德皇后誤於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當避環讀之俗讀為開元通寶以為元宗之錢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圓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招聚博塞古謂之蕤家見李肇國史補是自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資則明以前無是事家有奴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既廢此風乃熾遂爲豪猾之利源而駭癡之陷狎律雖明禁終不能斷其根株然利旁倚刀貪還自賊余嘗見操此業者花嬌柳靨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孫皆醉眠之阮籍兩兒皆染淫毒延及一門癘疾纏綿因絕嗣續若教氏之鬼竟至餒而

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爲屠也絕不肯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竭始強曳以行牛過一錢肆忽向門屈兩膝跪淚涔涔下錢肆閱之問知價八千如數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器

乞贖屠者恨其悍堅不肯賣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可惡必割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自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趨視則已自投釜中腰以上與牛俱糜矣夫凡屬含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閔惻反以其畏而志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厲氣所憑報不旋踵宜哉先叔儀南公嘗見屠者許學牽一牛牛見先叔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張存存豢之數年其駕耒服犂力作較他牛爲倍然則恩怨之間物猶如此矣可不深長思哉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搗疊鼓却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椅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爲負死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器

友者戒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槐西雜志四

觀奕道人撰

林教諭清標言曩館崇安傳有士人居武夷山麓聞采
茶者言某巖月夜有歌吹聲遙望皆天女也士人故佻
達乃借宿山家月出輒往數夕無所遇山家亦言有是
事但恒在月望歲或一兩聞不常出也士人託言習靜
留待旬餘一夕隱隱似有聲乃潛蹤急往伏匿叢薄間
果見數女皆殊絕一女方拈笛欲吹瞥見人影以笛指
之遽僵如束縛然耳目猶能視聽俄清響透雲曼聲動
魄不覺自贊曰雖遭禁制然妙音媚態已具賞矣語未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竟突一帕飛蒙其首遂如夢魘無聞無見似睡似醒迷
惘約數刻漸似蘇息諸女叱羣婢曳出誰呵曰癡兒無
狀乃窺伺天上花耶趣折修篁欲行箠楚士人苦自申
理言性耽音律冀竊聽慢亭法曲如李暮之傍宮墻寔
不敢別有他腸希彩鸞甲帳一女微哂曰閱汝至誠有
小婢亦解橫吹姑以賜汝士人匍匐叩謝舉頭已杳回
顧其婢廣額巨目短髮鬚腰腹彭亨氣味咻如喘驚
駭惶惱避欲却走婢固引與狎捉搦不釋憤擊仆地化
一豕嗥叫去巖下樂聲自此遂絕觀於是婢殆是妖非
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戲之也儻或然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劉燮甫言有一學子年十六七聰俊韶秀似是近上一
流甚望成立一日忽發狂謔語如見鬼神俟醒時問之
自云景城社會觀劇不覺夜深歸途過一家求飲惟一
少婦取水飲我留我小坐言其夫感官外出須明日方
歸流目送盼似欲相就愛其婉媚遂相燕好臨行泣涕
囑勿再來以二釧贈我次日視之銅青斑斑微有銀色
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而憶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
尋視突有黑面長髯人手批我頰踉蹌奔歸彼亦隨
至從此時時見之向我詬厲我即忽睡忽醒不知其他
也父母為詣墓設奠併埋其釧俄其子瞋目呼曰我婦
失釧疑有別故而未得主名僅倒懸鞭五百轉鬻遠處
今見汝竊來乃知為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錢
謝耶願爾月餘竟以不起然則鑽穴踰墻即地下亦尚
有禍患矣

李雲舉言東光有薰狐者每載燧挾罟來往墟墓間一
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襦衫人自墓頂出靚靚苦侯
鬼聲長嘯羣狐四集圍繞叢薄爭獐嗥叫齊呼捕此惡
人煮以作脯薰狐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
指揮羣狐令鋸樹倒即聞鋸聲訇訇然薰狐者窘急俯
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敢再履此地羣狐不應鋸聲更厲

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畫之存於今不為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記也易州滿城皆近地當訪其土人問之

虞惇又言落星石北有漁梁土人世擅其利歲時以特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魚法用芫花於上流接漬則下流魚蝦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於網罟試之良驗因結團焦於上流日施此術一日天方午黑雲自龍潭暴涌出狂風驟雨雷火赫然燔其廬為墟眾懼乃止夫佃漁之法肇自庖羲然數罟不入仁政存焉絕流而漁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五

人尚惡况殘忍暴殄聚族而坑哉干神怒也宜矣周書昌曰昔遊鵲華借宿民舍意外老樹森翳直接岡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事也是夜月黑果隱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之散去乃啟窻潛出匍匐草際漸近竊聽乃講論韓柳歐蘇文各標舉其佳處一人曰如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數而務言秦漢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質文遞變原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救以春容大雅三楊以後流為臺閣之體日就膚廓故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後流為偽體

公忌謹學志其傍者而已

故長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然董江都司馬文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者淺焉耳語未竟我忽作噉聲遂乃寂然惜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與李詞晚記節山事均以平心之論託諸鬼魅語已盡無庸歇後矣書昌微愠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木

董曲江言一儒生頗講學平日亦循謹無過失然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友人於五月釋服七月欲納妾此生抵以書曰終制未三月而納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誅心魯文公雖不喪娶妾也朋友規過之義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論大抵類此一日其婦歸寧約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詰之曰吾誤以為月小也亦不為訝次日又一婦至大駭愕覓昨婦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漸疴瘠因以成勞蓋狐女假形攝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納妾者聞之亦抵以書曰夫婦居室不能謂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損真元非恣情縱慾不至是無乃燕昵之私

啟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包揚錄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莫要理會又曰南軒亦只是硬不信如禹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人往占之豈不為崇豫章劉道人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雹明日山下果雹有一妻伯劉大人甚朴實不能妄語言過一嶺聞溪邊林中響乃無數蜥蜴各抱一物如水晶未去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九

其首民聚哭之佛頸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吳必大錄曰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如雷部神亦此類林賜錄曰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如何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出沒於兩

蜀漢中後中多白石地處云項王追漢高至此白石化為人受其前漢封者土地核中神夫必人立一石刻白石土地官實於道旁則終身無礙跌故入後後編錄白石土地七座所若也其後漢紀草聖大王事可於白石土地

水之間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衝之而過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倘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後因為人放爆竹驚散沈憫錄曰人有不絕日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竹驚散沈憫錄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原註僧道務養精神所以疑聚不散萬人傑錄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恁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葉賀孫錄曰潭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已發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

覺當時便不為祟以是知刑獄裏面道般事若不與夫罪則死者之冤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神懸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寢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敞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十年前其靈如響有人來而帷中之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葉賀孫錄曰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的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遂改封為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

此謂腐儒

行今號為真君雖尊人以素食祭我無血食之養故無
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
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是一時用兵托為此說又有梓
潼神極靈此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
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費鐘費龜皆此意漢卿云
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之乃是為虎傷死之
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黃義剛錄曰論及請紫姑神
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
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只開所錄事目於
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此不知是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一

如何凡此諸說黎靖德所編語類班班具載先生何竟
誣朱子乎此翁索書觀之良久慨然曰朱子尚存此書
耶惘然而散然余猶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謂人秉天地
之氣生死則散還於天地葉賀孫錄所謂如魚在水外
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是一
般其理精矣而無如祭祀之禮制於聖人載於經典遂
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仍散
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為一歟抑參
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為一則如象水歸海共為一
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如五味和羹共成

公過矣世上所考
此人心之鬼神也
必如此是神話難

名論不利收藏家
可提些話矣。世
傳莫太常事非

一味不能使蓋鹽醃醬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聖
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內
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為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
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
合為一於事理母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
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散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
有心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且未
聚以前此億萬微塵億萬碎縷塵塵縷縷各有所知則
不止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
旋轉釋氏之鬼平日常存儒家之鬼臨時奏台耳又何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一

以相勝耶此誠非末學所知也
烏魯木齊干總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門求診云有風緣
特相拯也會一流人高某婦頗能醫見其方駭曰桂枝
下咽陽盛乃亡藥病相反烏可輕試力沮之道士嘆息
曰命也夫振衣竟去然高婦用承氣湯竟愈皆以道上
為妄余歸以後偶聞即抄忽見某以侵蝕屯糧伏法乃
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藥斃之全其首領也此與舊所記
兵部書吏事相類豈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歟
姚安公云人家有奇器妙跡終非佳事因言癸巳同年
牟丈淵家不知何年不知何年有一研天然作鷲

玉盤乃文王鼎也
入國朝院中言
室得之正張廷常
疏突速而孫以爲
不詳不送之焦守
中今遺兵發不知
尚存否

首以溼熱特發
氣生卑卑竟有毒
不必定由地也食
者慎之不食馬汗
未爲不知味也

卵形色正紫一鵝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紋
理分明瞳子炯炯有神氣拊之膩不留手叩之堅如金
鐵呵之水出如露珠下墨無聲數磨即成濃瀋無款識
銘語似愛其渾成不欲椎鑿匣亦紫檀根所雕出入無
滯而包裹無纖隙搖之無聲背有紫桃軒三字小僅如
豆知爲李大僕日華故物也太僕有說部名平生所見
宋研此爲第一然後以珍怪此研件上官幾羅不測竟
志而撞碎禍將作時夜聞研若呻吟云
余在烏魯木齊日城守營都司朱君餽新菌守備徐君
與朱均偶忘其名蓋日相接見因言昔未達時偶見賣
惟以官稱不問其名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三

新菌者欲買一老翁在旁詞賣者曰渠尚有數政官汝
何敢爲此賣者逡巡去此老翁不相識旋亦不知其何
往次日聞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賣者後亦不
再見疑爲鬼求代也呂氏春秋稱和之美者越駱之菌
本無毒其毒皆蛇虺之故中者使人笑不止陳仁玉菌
譜載水調苦茗白礬解毒法張華博物志陶宏景名醫
別錄並載地漿解毒法蓋以此也以黃泥調水塗
親串家廳事之側有別院屋三楹一門客每宿其中則
夢見男女裸逐粉黛雜沓四圍環繞備諸嫖狀初甚樂
觀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則不夢又

是物者崇崇夫
在已居喪使子
弟見之則失心家
苦是物其表乎
狀白人懸徒楚滅
吳益耳

此一條名言至
理在官者宜書
諸紳

疑爲妖然未睡時寂無影響秉燭至旦亦無見聞其人
亦自相狎戲如不睹旁尚有人又似非魅終莫能明一
日忽悟書厨貯牙銷石琢橫陳像凡十餘事祕戲冊卷
大小亦十餘事必此物爲祟乃密白主人盡焚之有知
其事者曰是物何能爲祟哉此主人徵歌選妓之所也
氣機所感而淫鬼應之此君亦青樓之狎客也精神所
注而妖夢通之水腐而後蟻蠅生酒酸而後醯雞集理
之自然也市肆鬻雜貨者是物不少何不一一爲祟宿
是室者非一人何不一一入夢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
此物無益也某氏其衰乎不十歲而屋易主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四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
服自察訪之偶憇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公掌肅立
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
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
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寧獨老僧又問
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
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
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
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
此問也公爲郡不滅龔黃然微不憚於衆心者曰好訥

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愦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遇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五

身濟衆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沉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此事楊丈汶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舅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禊佟氏園偶扶乩召仙共請姓名乩題曰偶携女伴偶閒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臺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乩又題曰三面紗窓對水開佟園還是舊樓臺

東風吹綠池塘草我到人間又一回衆竊議詩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然近地無此閨秀無乃煉形拜月之仙姬乎衆情顛倒或疑思竚立或微謔通詞乩忽奮迅大書曰衰翁憔悴雪盈顛傳粉薰香看少年偶遣諸郎作癡夢可憐真拜小婢娟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詩魂作此狡獪要亦輕薄之意有以召之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暱一狐女初遇時以一寸許壺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欲與晤則拔其楔便出嫵婉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爲偷兒剪去從此遂絕意恒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六

中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口妾已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得禁以神咒卽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爲或有道力稍堅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爲脯血肉既啖精氣亦爲所收妾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爲所物色攘之以歸妾畏懼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煉精又須二三十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母更相思也生憤恚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爲悖入悖出自作之愆

殺人殺相酬之道置不為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專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會親見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即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螭捕蟬黃雀在後挾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
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從前未為宅時繚以周垣環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墻圯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賺於主人作是鎮魔也故小人不可與輕作緣亦不可與輕作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七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錄嘗至西山極深處愛其林泉擬結菴習靜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伐木採薪非結隊不敢入乃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審弗聽也俄而鬼魅並作或竊其屋材或魔其工匠或毀其器物或汚其飲食如行荆棘中步步挂礙如野火四起風葉亂飛千手千目應接不暇也道士怒結壇召雷將神降則妖已先遁大索空山無所得神去則數日復集如是數回神惡其瀆不復應乃一手結印一手持劍獨與戰竟為妖所踏拔鬚敗面裸而倒懸過樵者得解狼狽逃去道士蓋恃其術耳夫勢之所在雖聖人不能逆黨

吾於何夫容之
禁見之

之已成雖帝王不能破乃則難變眾則不勝諫也故唐去牛李之傾軋難於河北之藩鎮道士昧眾寡之形容主之局不量力而嬰其鋒取敗也宜矣

小人之計萬變每乘機而肆其巧小時聞村民夜中聞履聲以為盜秉炬搜捕了無形迹知為魅也不復問既而眩篋者知其事乘夜而往家人仍以爲魅偃息弗省遂飽所欲去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頗講學縣僧如讐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廟食爾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轉瀆官長耶揮之使去語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六

甚乃陽與其徒修懺祝佛而陰賂丐者使捧衣物跪門外狀若癡者皆曰佛有靈檀施轉盛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理與之角烏有幸哉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樸愿以為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嫂

父母在猶可憐悔
父母已離欲悔而
無從夫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哀哉
豐五年四月五日
是日先大夫誕日也

何耶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婦
嫁卽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
友婦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爾非娶我
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
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
讐也計娶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
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
一惡少感寒疾昏憤中魂已出舍俵俵無所適見有人
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爲檢籍
良久蹙額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鑊湯獄今壽尚未
終可且反壽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
吏搖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卽釋迦牟尼亦無能
爲加也惡少泣涕求不已吏沉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
一禪師登座問虎頰下鈴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
曰何不令繫鈴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
可免乎少年慮罪業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吏笑曰又
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
一鬼送之歸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滌慮轉爲父母所愛
憐後年七十餘乃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
壽如是似已許懺悔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九

許文木言老僧澄止有道行臨歿謂其徒曰我持律精
進自謂是四禪天人世尊嗔我平生議論好尊佛而斥
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輪迴矣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
反嗔乎曰此世尊所以爲世尊也若黨同而伐異揚已
而抑人何以爲世尊乎我今乃悟爾見猶左耳因憶楊
槐亭言乙丑上公車時偕同年數人行適一僧同宿逆
旅偶與閒談一同年目止之曰君小何與異端語僧不
平曰釋家誠與儒家異然彼此均各有品地果爲孔子
可以闢佛顏曾以下弗能也果爲顏曾可以闢菩薩鄭
賈以下弗能也果爲鄭賈可以闢阿羅漢程朱以下弗
能也果爲程朱可以闢諸方祖師其依艸附木自註講
學者弗能也何也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闢佛母乃
高自位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輩儒可
闢汝輩僧也幾於相閱而散余謂各以本教而論譬如
居家三五以來儒道之持世久矣雖再有聖人弗能易
猶主人也佛自西域而來其空虛清淨之義可使馳騫
者息營求憂愁者得排遣其因果報應之說亦足警戒
下愚使回心向善於世不爲無補故其說得行於中國
猶挾技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技而欲變更主人之
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此佛者之過也各以末流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十

譬如種田猶耕耨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惡為罪福而以施捨不施捨為罪福於是惑眾蠹財往往而有猶侵越疆畔攘竊禾稼者也儒者舍其耒耜荒其阡陌而皇皇持挺荷戈日尋侵越攘竊者與之格鬪即格鬪全勝不知已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真耶夫佛自漢明帝後蔓延已二千年雖堯舜周孔復生亦不能驅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禮樂舍之則無以治天下雖釋迦出世亦不能行彼法於中土本可以無爭徒以繼徒不勝其利心妄冀儒細佛伸歸佛者檀施當益富講學者不勝其名心著作中苟無闕佛數條則不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三

見衛道之功故兩家語錄如水中泡影旋生旋滅旋滅旋生互相詬厲而不止然兩家相爭千百年後並存如故兩家不爭千百年後亦並存如故也各修其本業可矣

陳瑞菴言獻縣城外諸邱阜相傳皆漢冢也有耕者誤犁一冢歸而寒熱譴語責以觸犯時瑞菴偶至問汝何人曰漢朝人又問漢朝何處人曰我即漢朝獻縣人故冢在此何必問也又問此地漢即名獻縣耶曰然問此地漢為河間國縣曰樂成金始改獻州明乃改獻縣漢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語再問之則耕者蘇矣蓋傳為漢

惜鄉村鬼不知考據

冢鬼亦習聞故依託以求食而不虞適以是敗也

毛其人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奮一挺與鬪虎竟避去自以為中黃伏飛之流也偶聞某寺後多鬼時鬪醉人憤往驅逐有好事數人隨之往至則日薄暮乃縱飲至夜坐後垣上待其來二鼓後隱隱聞嘯聲乃大呼曰耿某在此條人影無數湧而至皆吃吃笑曰是爾耶易與耳耿怒躍下則鳥獸散去遙呼其名而詈之東逐則在西西逐則在東此沒彼出倏忽于變耿旋轉如風輪終不見一鬼疲極欲返則嘲笑以激之漸引漸遠突一奇鬼當路立鋸牙電目張爪欲搏急奮拳一擊忽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三

噉然自休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誤擊墓碑上也羣鬼合聲曰勇哉警然俱奔諸壁上觀者聞耿呼痛共持炬昇歸臥數日乃能起右手遂廢從此猛氣都盡竟唾面自乾焉夫能與虓虎敵而不能不為鬼所困虎鬪力鬼鬪智也以有限之力欲勝無窮之變幻非天下之癡人乎然一懲即戒毅然自返雖謂之大智慧人亦可也

張桂岩自揚州還携一琴研見贈斑駁剝落古色黝然右側近下鐫西涯二篆字蓋懷麓堂故物也中鐫行書一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靈玉堂揮翰手對此憶風流款曰雅繩高陽孫相國字也左側鐫小楷一詩曰

艸緣湘江叫子規茶陵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研人猶惜
應為高陽五字詩款曰不凋乃太倉崔華之字華漁洋
山人之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曰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
紅似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即其
人也二詩本集皆不載豈以詆訶前輩微涉訐直編集
時自刪之歟後以贈慶大司馬丹年劉石菴參知頗疑
其偽然古人多有集外詩終弗能明也又楊文汝川
鏡揚忠烈公會孫也以拔貢官
戶部郎中與先姚安公同事贈姚安公一小硯背有
銘曰自渡遼攜汝伴艸軍書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款
題芝岡銘蓋熊公廷弼軍中硯云得之於其親串家又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三

家藏一小研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公傳庭所
親製二研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為一匣
後在長兒汝侏處汝侏天逝二研為婢媼所竊賣今不
可物色矣

余十七歲時自京師歸應童子試宿文安孫氏
土語呼若巡詩
音也室廬皆新建而土炕下釘一桃杙上下頗礙呼主
人去之主人頗篤實搖手曰是不可去去則怪作矣詰
問其故曰吾買隙地構此店宿者恒夜見炕前一女子
立不言不動亦無他害有膽者以手引之乃虛無所觸
道士呪桃杙釘之乃不復見余曰其下必古冢人在上

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遷葬主人曰然然不知
其果遷否也又辛巳春余乞假養疴北倉姻家趙氏請
余題主先姚安公命之往歸宿楊村夜已深余先就枕
僕隸秣馬尚未睡忽見綠衣女子揭簾入甫露面即退
出疑為趁座妓女呼僕隸遣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
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
回煞耶歸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時讀書陳氏舅家值
僕婦夜回煞月明如晝我獨坐其室外欲視回煞作何
狀迄無見也何爾乃有見耶然則爾不如我多矣至今
深愧此訓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四

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園蔬然亦恒有死者不
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楊園牛公言有一人嗜河豚
卒中毒死死後見夢於妻子曰祀我何不以河豚耶此
真死而無悔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溫飽後以博破
家臨歿語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無鬼與白骨同
為土耳其於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蔓艸之間非此何以消
遣耶比大殮僉曰死葬之以禮亂命不可從也其子曰
獨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幾諫歿乃違之乎我不
講學諸公勿干預人家事卒從其命姚安公曰非禮也
然亦孝子無已之心也吾惡夫事事遵古禮而思親之

心則漠然者也

一奴子業針工其父母鬻身時未鬻此子故獨別居於外其婦年二十餘為狐所媚歲餘病瘵死初不肯自言病甚乃言狐初來時為女形自言新來鄰舍也留與語漸涉詭既而漸相逼遠前擁抱遂昏昏如魘自是每夜輒來來必換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醜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歲餘無一重複者至則四肢緩縱口噤不能言惟心目中了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知為一狐所化抑眾狐更番而來也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即逝小姑所見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美

是方巾道袍人白鬚鬚髮婦所見則黧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矣

及孺愛先生言先生於余為疎從表姪然幼時為余開蒙故始終待以師禮交河有

入田在叢家旁去家遠乃築室就之夜恒聞鬼語習見不怪也一夕聞家問呼曰爾狼狽何至是一人應曰適

路遇一女攜一童子行見其面有衰氣死期已近未之

避也不虞女忽一嚏其氣中人如巨杵春撞平傷而仆

地蘇息良久乃得歸今胸高尚作楚也此人默記其語

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異因問昨日誰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

此不可謂之能淫及
享享巧取者將
藉為口實矣

歸無遇鬼事也眾以為妄語數日後宋女為強暴所執捍刃抗節死乃知貞烈之氣雖屈衰絕尚剛勁如是也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為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為警衛僮婢或作姦皆摘發無遺家政井井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弗知越兩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為巨室君為司出納因其倚信侵蝕其多金冥判以婦償負一夕准宿妓之價銷金五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美

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倘未信試以所負償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

是遂與婦絕歲暮餽餽品示謝甚精臆計其所值正合

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族姪竹汀言有農家婦少寡矢志不嫁養姑撫子數年

矣一日早華服少年從墻缺窺伺以為過客誤入置之

去次日復來念近村無此少年土人亦無此華服心知

是魅持挺驅逐乃復拋擲磚石損壞器物自是日來

莫得此人

登牆自道相悅意婦無計哭訴於社公祠亦無驗越七八日白晝晦冥雷擊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絕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婦其受極也固宜顧必遲久而後應豈天人一理事關殊死亦待奏請而後刑由社公輟轉上聞稍稍時日乎然匹婦一哭遠達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滄州一帶海濱煮鹽之地謂之竈泡袤延數百里並斥鹵不可耕種荒艸粘天畧如塞外故狼多窟穴於其中捕之者掘地為穿深數尺廣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鑿圓孔如孟大畧如柳狀人蹲穿中攜犬子或豚子擊使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嗥叫狼聞聲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即握其足立起肩以歸狼隔一板爪牙無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羣行則亦能搏噬故見人則以喙據地嗥眾狼畢集若號令然亦頗為行客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二小狼與家犬雜畜亦與犬相安稍長亦頗馴竟忘其為狼一日主人晝寢廳事聞羣犬嗚鳴作怒聲驚起周視無一人再就枕將寐犬又如前乃偽睡以俟則三狼伺其未覺將齧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殺而取其革此事從姪虞惇言狼子野心信不誣哉然野心不過遁逸耳陽為親暱而陰懷不測更不止於野心矣獸不足道此人何取而

自貽患耶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饑餉有書生遇於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錠投其袖婦擲且詈書生皇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與寢處艸艸息燈遠相媒戲忽電光射窓照見乃向書生婦恚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窓聞呦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刃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媾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罪當與強污等揆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即斷此遇大神立殛之抑彼尚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同年鄉道峯言有韓生者丁卯夏讀書山中窓外為懸厓厓下為澗澗絕陁兩岸雖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夕每見對岸有人影雖知為鬼度其不能越亦不甚怖久而見慣試呼與語亦響應自言是墜澗鬼在此待替戲以餘酒凭窓酒澗內鬼下就飲亦極感謝自此遂為談友誦肄之暇頗消岑寂一日試問人言鬼前知吾今歲應舉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不檢籍亦不能前知何況於鬼鬼但能以陽氣之盛衰知人年運以神光

冥司冊籍分明
檢自可詳
世之傳言
世之傳言

符好骨精吏增改
清祀之神六部知

之明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祿命則其官執役之鬼或旁
窺竊聽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輾轉相傳而聞之。山野之
鬼弗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聞之。鈍鬼亦弗
能也。譬君靜坐此山。即官府之事不得知。况朝廷之機
密乎。一文聞隔澗呼曰與君送喜頃城隍巡山與社公
相語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竊自賀及榜發解元
乃韓作霖鬼但聞其姓同耳。生太息曰鄉中人傳官裏
事果若斯乎。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戾廣東恐携孥有意外
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後窮愁抑鬱殊不自聊且回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完

思少婦登樓彌增惻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
頗契愜其流落延為子。甚相得一夕宿主夜酌樓
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
雲鬢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未已早為經紀但至否未可
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
掃治別室意甚忽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
揭簾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逐囑隨某官眷屬
至急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
得租米歲歲寄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即某官之媵嫡
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齎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

從此完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婢
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侍巾櫛無獨
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
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儻
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荅惟趣為生治裝願行翁治
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
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為同官歿後君百計營
求歸吾妻子恒耿耿不忘今君別鶴離鸞白合為君料
理但山川懸絕二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俾
先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併刺知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完

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
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
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
越也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
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矣歸後妻子具言家日落賴
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為也使世間離
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
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術他仙亦
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
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有客在泊鎮宿妓與以金妓反覆審諦就燈鑠之微笑曰莫紙錠否怪問其故云數日前糧艘演劇賽神往看至夜深歸遇少年與以金就河干艸屋野合至家探懷覺太輕取出乃一紙錠蓋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客贈衣飾甚厚去後皆已篋中物倫故未啟疑為狐所給矣客戲曰天道好還又替者劉君瑞言青縣有人與狐友時共飲甚暱忽久不見偶過叢莽聞有呻吟聲視之此狐也問何狼狽乃爾狐愧沮良久曰頃見小妓頗壯盛因化形往宿冀採其精不虞妓已有惡瘡採得之後毒滲命門與平生所採混合為一如油入麪不可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三

分遂潰裂蔓延達於面部耻見故人故久疎來往耳此又狐之收於妓者機械相乘得失倚伏膠膠擾擾將伊於胡底乎

李干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術珩璧人之目雍正未值秋試於豐宜門內租僧舍過夏以一室設榻一室讀書每晨與書室几榻筆墨之類皆拂拭無纖塵乃至瓶插花視池注水亦皆整頓如法非粗材所辦忽悟北地多狐女或藉通情愫亦未可知於意亦良得既而盤中稍稍置果餌皆精品雖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貽拭目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潛至北牖外穴紙竊窺冀睹艷

質夜半聞器具有聲果一人在室料理諦視則修髯偉丈夫也怖而却走次日即移寓移時承塵上似有嘆聲康師杜林鎮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號不傳焉工瘍醫余小時曾及見之言其鄉人家一婢懷春死魂不散時出祟人然不現形不作聲亦不附人語不使人病惟時與少年夢中接稍尪瘦則別媚他少年亦不至殺人故為祟而不以為祟即嘗為所祟者亦夢境恍惚莫能確執如是數十年不為人所畏亦不為人所劫治真黠鬼哉可謂善藏其用善遁於虛善留其不盡善得老氏之旨矣然終有人知之有人傳之則黠巧終無不敗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三

也相傳康熙中瓜子店火在正陽門之南而偏東有少年病瘵不能出併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一狐與俱死知其病為狐媚也然不知狐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出守之不去也或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狐鬼皆能變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羅雨峯云爾鬼有形無質純乎氣也氣無所不達故莫能礙狐能大能小與龍等然有形有質質能縮而小不能化而無故有隙即道而無隙則礙不能出雖至靈之狐往來亦必由戶牖此少年未死聞狐尚來媚猝遇火發戶牖俱燬故並為燼

焉耳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一婢寵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妬之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僮嚮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事必有變也偽向女僮買出而匿諸尼菴婢自到女僮家即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行則行捺之卧則卧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醫以為憤恚痰迷然藥之无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果與嫡操刃開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人度不可隱乃以寢告急往尼菴迎歸疑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僮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當必不見棄因自奔歸慮為主母見恒藏匿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斯特小說家點綴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著尤為誕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能層層攬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尚稍近事理乎

客作田不滿初以其取不自滿假之義稱其命名有古意既乃知以發糞得此名取田與同音也

夜行失道誤經墟墓間足踢一髑髏髑髏作聲曰毋敗我面且禍爾不滿顛且悍叱曰誰道爾當路髑髏曰人移我於此非我當路也不滿又叱曰爾何不禍移爾者髑髏曰彼運方盛無如何也不滿笑且怒曰豈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髑髏作泣聲曰君氣亦盛故我不敢祟徒以虛詞恫喝也畏盛凌衰人情皆爾君乃責鬼乎哀而撥入土窟中公之惠也不滿衝之竟過惟聞背後嗚嗚聲卒無他異余謂不滿無仁心然遇莽鹵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過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去天津二十里楊柳時已黃昏四顧森漫去人家稍遠獨一小童倚樹立妓麗特甚然衣裳華潔而神意不似大家兒士故輕薄自上岸與語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此已有人相約携歸待尚未至漸相款洽因挑以微詞解扇上漢玉佩為贈顏頰謝曰君是解人亦不能自諱然故人情重實不忍別抱琵琶置佩而去士人意未已欲覘其居停躡迹從之數十步外倏已滅迹惟叢莽中一小墳方悟為鬼也女子事夫大義也從一則為貞野合乃為蕩耳男子而抱衾禍已失身矣猶言從一非不揣本而齊末乎然較反面負心則終為差勝也

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忘其姓字篤信俗醫而不驚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闐寂然內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襴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魂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為崇然陰氣陽光互相激薄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作變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為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三

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為吾讀書此室固少靜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貯雜物日扇鎖之可乎鬼媿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既荷見容即託字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族兄中涵言官旌德時一同官好戲劇命匠造一女子長短如人周身形體以及隱微之處亦一一如人手足與目與舌皆施關捩能屈伸運動衣裙簪珥可以接時更易所費百金殆奪

偃師之巧或植立書室案側或坐於牀凳以資笑噱一夜僮僕聞書室格格聲時已鐫閉穴紙竊視月光在牖乃此偶人來往自行急告主人自覘之信然焚之嚶嚶作痛聲又先祖母言舅祖蝶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貯雜物媼婢或夜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領下修髯如戟兩頰亦礫如蝟毛携四五小兒游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人至則倏隱莫知何妖然不為人害亦不外出或日目眩或日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點此屋見破裂虎邱泥孩一牀狀如所見其女子之鬚則兒童嬉戲以墨筆所畫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美

景州方夔典言少嘗患心氣不寧稍作勞則似斂斂動服粟仁遠志之屬時作時止不甚驗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純陽真人因拜乞方乩判曰此證現於心而其原出於脾胃虛則子食母氣故也可炒白朮常服之試之果驗夔典又言嘗向乩仙問科第乩判曰塲屋文字祇筆酣墨飽書味盎然卽中式矣何必預問乎後至乾隆丙辰登進士本房同考官出閱卷簿示之所註批詞卽此八字也然則科名前定併批詞亦前定乎

高梅村言有二村民同行一人偶便旋蹴起片瓦下有一罌瓦上刻一字則同行者姓也懼為所見託故自返

而潛伏蒼翳中望其去遠乃往私取則滿器皆清水矣不勝其志舉而盡飲之時日已暮無可棲止憶同行者家尚近徑往借宿夜中忽患霍亂嘔泄並作穢其牀席幾徧愧不自容竟宵遁質明其家視之則皆精銀如鎔汁瀉地成片然余謂此語特供諧笑未必真有而梅村堅執謂不誣然則物各有主非人力可強求鑿然信矣梅村又言有姜挺者以販布爲業恒携一花犬自隨一日獨行途遇一叟呼之住問不相識何見招叟遽叩首有聲曰我狐也夙生負君命三日後君當喉花犬斷我喉冥數已定不敢逃死然竊念事隔百餘年君轉生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七

道我墮爲狐必追殺一狐與君何益且君已不記被殺事偶殺一狐亦無所快於心願納女自贖可乎姜曰我不敢引狐入室亦不欲乘危劫人女賈則賈汝然何以防犬終不噬也曰君但手批一帖曰某人夙負自願銷除我持以告神則犬自不噬冤家債主解釋須在本人神不違也適攜記簿紙筆卽批帖子之叟喜躍去後七八載姜販布渡大江突遇暴風帆不能落舟將覆見一人直上檣竿杪掣斷其索騎帆俱落望之似是此叟轉瞬已失所在矣皆曰此狐能報恩余曰此狐無術自救能數千里外救人乎此神以好生延其壽遣此狐耳

周泰宇言有劉哲者先與一狐女狎因以爲繼妻操作如常人孝舅姑睦娣姒撫前妻子女如已出尤人所難能老而死其尸亦不變狐形或曰是本奔女諱其事託言狐也或曰實狐也煉成人道未得仙故有老有死已解形故死而尸如人余曰皆非也其心足以持之也凡人之形可以隨心化郁皇后之爲蟒封使君之爲虎其心先蟒先虎故其形亦蟒亦虎也舊說狐本淫婦阿紫所化其人而狐心也則人可爲狐其狐而人心也則狐亦可爲人緇衣黃冠或坐蛇不仆忠臣烈女或骸存不腐皆神足以持其形耳此狐死不變形其類是夫泰宇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美

曰信然相傳劉初納狐不能無疑憚狐曰婦欲宜家耳苟宜家狐何異於人且人徒知畏狐而不知往往與狐侶彼婦之容止無度生疾損壽何異狐之採補乎彼婦之踰牆鑽穴密會幽歡何異狐之冶蕩乎彼婦之長舌離間生釁家庭何異狐之媚惑乎彼婦之隱盜貨產私給親愛何異狐之攘竊乎彼婦之尊凌詬誶六親不寧何異狐之祟擾乎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是狐之立志欲在人上矣宜其以人始以人終也若所說種種類狐者六道輪迴惟心所造正恐眼光落地不免墮入彼中耳

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不聞有後亦不聞孔子爲立後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後其爲焚發守志不忍節婦之無祀乎譬諸上本無誅而縣貢父則始誅死職故也童子本應殤而汪騎則不殤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之無後者亦遂沿爲例不可廢而家庭之難卽往往由是作焉董曲江言東昌有兄弟三人仲先死無後兄欲以其子繼弟亦欲以其子繼兄曰弟當讓兄弟曰兄子幼而其子長弟又當讓兄訟經年卒爲兄奪弟恚甚鬱結成疾疾甚時語其子曰吾必求直於地下旣而昏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完

經半日復蘇曰豈特陽官詩哉陰官之詩乃更甚頃魂游冥司陳訴此事一陰官詰我曰汝爲汝兄無後耶汝兄已有後矣汝特爲貨產爭耳見獸於野兩人並逐捷足者先得汝何訟焉竟不理也夫爭繼原爲貨產乃瞑目與我講宗祀何不解事至此耶多置紙筆我棺中我且訴諸上帝也此真至死不悟者歎曲江曰吾猶取其不自諱也

已卯典試山西時陶序東以樂平令充同考官卷未入時共閒話仙鬼事序東言有友嘗游南岳至林壑深處見女子倚石坐花下稔聞智瓊蘭香事遠往就之女子

以純扇障面曰與君無緣不宜相近曰緣自因生不可從此種因乎女子曰因須風造緣須兩合非一人欲種卽種也翳然滅跡疑爲仙也余謂情欲之因緣此女所說是也至恩怨之因緣則一人欲種卽種又當別論矣大同宋中書瑞言昔在家中戲扶乩乩動請問仙號卽書曰我本住深山來往白雲裏天風忽颯然雲動如流水我偶隨之游飄飄因至此荒村茅舍靜小坐亦可喜莫問我姓名我忘已久矣且問此門前去山凡幾里書訖乩遂不動或者此乃真仙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單

大兵旗幟投出有死安置烏魯木齊羣呼之曰小李陵此人不知李陵爲誰亦漫應之久而竟迷其本名已丑庚寅間余在烏魯木齊猶見其人已老矣言在準噶爾轉鬻數主皆司牧羊

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夜棲山谷望見沙碛有火光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劫盜登岡眺望乃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乘炬前導約七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竊意或此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耶旣而果然時尚不知八月中

旬為

聖節歸正後乃悟

天聲震疊為遙祝

萬壽云

甘肅李參將名璇精康節觀梅之術占事多驗平定西域時從大學士溫公在軍營有兵士遺火焚轅前枯艸濶丈許公使占何祥曰此無他公數日內當有密奏耳火得枯艸行最速急遞之象也烟氣上升上達之象也知為密奏凡密奏當焚艸也公曰我無當密奏事日遺火亦無心非預定也既而果然其占人終身則使隨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聖

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斷又不同至京師時一翰林拈烟筒曰貯火而其烟呼吸通於內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顯尚待人吹嘘故也問歷官當幾年曰公毋怪直言火本無多一熄則為灰燼熱不久也問壽幾何搖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未見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後歲餘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觀其復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於牀是會經停頓也然再拈於手是又遇提携復起矣將來尚有熟時但熟後又占與前同耳後亦如所言吳惠叔携一小幅掛軸紙色似百年外物云得之長橋

寺市上筆墨艸畧半以淡墨掃烟靄半作水紋中惟一小舟一女子坐篷下一女子搖櫓而已右角濃墨寫一詩曰沙鷗同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頗怪麻姑太多事猶知人世有滄桑欸曰畫中人自畫併題無年月無印記或以為仙筆然女仙手跡人何自得之或以為游女又不應作此世外語疑是明末女冠避兵于漁莊蟹舍自作此圖無舊人跋語亦難確信惠叔索題余無從著筆置數日還之惠叔歿於蜀中此畫不知今在否也

舅氏寔齋安公言程老村夫子也女頗韶秀偶門前買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聖

脂粉為里中少年所挑泣告父母憚其暴橫弗敢較然恚憤不可釋居恒鬱鬱故與一狐友每至輒對飲一日狐怪其慘沮以寔告狐默然去後此少年復過其門見女倚門笑漸相軟語遂野合于小園空屋中臨別女涕泣不舍相約私奔少年因夜至門外引以歸防程老追索以及擬婦曰敢洩者死越數日無所聞知程老諱其事意甚得益狎暱無度後此女漸露妖迹乃知為魅然相悅甚弗能遣也歲餘病瘵惟一息僅存此女乃去百計醫葯幸得不死貨產已蕩然夫婦露棲又羸弱不住力作竟食婦夜合之費非復從前之悍氣矣程老不知

其由向狐述說狐曰是吾遣黠婢戲之耳必假君女形非是不足餌之也必使知爲我輩防敗君女之名也瀕危而舍之其罪不至死也報之已足君無更快快矣此狐中之朱家郭解歟其不爲已甚則又非朱家郭解所能也

從孫樹寶言辛亥冬與從兄道原訪戈孝廉仲坊見案上新詩數十紙中有二絕句云到手良緣事又違春風空自鎖雙扉人間果有乘龍婿夜半居然破壁飛豈但蛾眉鬪尹邢仙家亦自妬娉婷請看搔背麻姑爪變相分明是巨靈皆不省所云詢其本事仲坊曰昨見滄州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張君輔言南皮某甲年二十餘未娶忽一艷女夜相就詰所從來自云是狐以夙命當爲夫婦雖不能爲君福亦不至禍君某甲耽暱其色爲之不婚有規戒之者某甲謝曰狐遇我厚相處日久無疾病非相魅者且言當爲我生子于似續亦無害寔不忍負心也後族衆強爲納婦甲聞其女甚姣麗遂頓負舊盟迨洞房停燭之時突聲若風霆震撼簷宇一手破窗而入其大如箕攫某甲以去次日四出覓訪杳然無迹七八日後有數小兒言某神祠中有聲如牛喘北方之俗凡神祠無廟祝者慮流丐棲息多以土壑瑾其戶而留一穴置香鑪自穴

窺之似有一人裸體卧不辨爲誰啟戶視之則某甲在焉已昏昏不知人矣多方療治僅得不死自是狐女不至而婦家畏狐女之暴亦竟離婚此二詩記此事也夫狐已通靈事與人異某甲雖娶何碍儻忽之往來乃逞厥凶鋒幾戕其命狐可謂妬且悍矣然本無夙約則曲在狐旣不慎于始而與約又不善其終而背之則激而爲祟亦自有詞是固未可全罪狐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官府錄囚懼不敢近但畏縮于一隅中一囚號哭不止吏叱曰此時知懼何如當日勿作耶囚泣曰吾爲吾師所誤也吾師日講學凡鬼神報應之說皆斥爲佛氏之妄語吾信其言竊以爲機械能深彌縫能巧則種種惟所欲爲可以終身不敗露百年之後氣反太虛冥冥漠漠併毀譽不問何憚而不忤吾意乎不虞地獄非誣冥王果有始知爲其所賣故悔而自悲也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也佛家之說謂雖造惡業功德卽可以消滅雖墮地獄經懺卽可以超度吾以爲生前焚香布施殺後延僧持誦皆非吾力所不能旣有

佛法護持則無所不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謂罪福乃論作事之善惡非論捨財之多少金錢虛耗春煮難逃向非恃佛之故又安敢縱恣至此耶語訖長號諸囚亦皆痛哭乃知其非人地夫六經具在不謂無鬼神三藏所談非以斂財賂自儒者沽名佛者漁利其流弊遂至此極佛本異教繼徒藉是以謀生是未足為責儒者亦何必乃爾乎

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舅姑怒逐諸門外使自謀生流離艱苦撫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熒熒無倚惟一女孫度為尼乃寄食佛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望

僅以自存今七十八歲矣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者歎余憫其節時亦周之馬夫人嘗從容謂曰君為宗伯主天下節烈之旌典而此媪失諸目睫前其故何歟余曰

國家典制具有條格節婦烈女學校同舉於州郡州郡條上於臺司乃具奏請

旨下禮曹議從公論也禮曹得察覈之進退之而不得自蒐羅之防私防濫也譬司文柄者棘闈墨牘得握權衡而不能取未試遺材登諸榜上此媪久去其鄉既無舉者京師人海又誰知流寓之內有此孤嫠滄海遺珠

蓋由於此豈余能為而不為歟念古來潛德往往藉裨官小說以發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諸瑣錄雖書原志怪未免為例不純於表章風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姑妄聽之一

觀齊道人撰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
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
處典籍環繞如獼猴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
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
復折而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與惟時拈
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燥腸
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緬昔作者如王仲在應
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簡澹敷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
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
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適盛子松雲欲為劄劄因
率書數行弁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
語名曰姑妄聽之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觀齊

道人自題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擲曰作語語云我雖落
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
山自往視之曰君白晝現形即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
君隱形即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

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頃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
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
者每盛氣凌轍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
所自為苟道德無媿于聖賢雖王侯擁篲不能榮雖胥
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
以在外為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即辱
與靈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歟守愚曰
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
立益為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
為客氣不待辨即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即可驕人也信如君言
則乞丐較君為更貧奴隸較君為更賤羣起而驕君君
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
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
論七字可以千古矣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寓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
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同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
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為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
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各具酒果中央則陳
一碁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

士拍界尺一聲卽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
劇叻叻嚶嚶音如四五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
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傳奇以一折爲一齣古無是
讀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覺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
能廢今亦從俗體書之齣衆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凡上
置雞卵數百白酒數罍戛然樂止惟聞舖啜之聲矣詰
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
小故遣作此戲爲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或役
之盜物役之祟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
衆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夕詣所居則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起已携童子去

卜者童西洞言嘗見有二人對弈一客預點一弈圖如
黑九三白六五之類封置筒中弈畢發視一路不差竟
不知其操何術按前定錄載開元中宣平坊王生爲李
揆卜進取授以一緘可數十紙曰君除拾遺日發此後
揆以李珍薦命宰臣試文詞一題爲紫絲盛露囊賦一
題爲答吐蕃書一題爲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
酉而成凡塗八字旁注兩句却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
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塗注者亦如之是古有
此術此人偶得別傳耳夫操管運思臨杯布子雖當局

之人有不能預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
自爲之事尚莫逃定數巧取強求營營然日以心鬪者
是亦不可以已乎

烏魯木齊遣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藏貿易各乘一
騾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懸崖躍下疑爲夾
壩西番以劫盜爲夾壩猶
壩額魯特之嗎哈沁也漸近則長皆七八尺身軀
有毛或黃或綠面目似人非人語啞嚶不可辨知爲妖
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搏噬之
狀惟挾人於脇下而驅其騾行至一山坳置人於地二
騾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剖吹火燔熟環坐吞噉亦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四

二人就坐各置肉於前察其似無惡意方飢困亦姑食
之既飽之後十餘人皆捫腹仰嘯聲類馬嘶中二人仍
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鳥送至官路旁各
予以一石瞥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携歸貨之得
價倍於所喪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曾見其一人言之
甚悉此未知爲山精爲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
巖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漳州產水晶云五色皆備然赤者未嘗見故所貴惟紫
別有所謂金晶者與黃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
大如豆如瓜種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蟻可爲

今海澄公黃慶春... 任從兵... 予曾云見之曾克如... 大京此生上惜未聞... 今此公已物其家... 籍大與未知合例否

深可痛惜

扇墜視之如精金鎔液洞澈空明為希有之寶楊制府... 景素官汀漳龍道時嘗為余言然亦相傳如是未目睹... 也姑錄之以廣異聞

陳來章先生余姻家也嘗得一古硯上刻雲中儀鳳形... 梁瑤峰相國為之銘曰其鳴將將乘雲翔翔有媽之祥... 其鳴歸昌雲行四方以發德光時癸巳閏三月也

其間月蓋至庚子為人盜去丁未先生仲子聞之多方... 購得癸丑六月復乞銘於余余又為之銘曰失而復得... 如寶玉大已孰使之然故物適逢警威鳳之翀雲翩沒... 影於遺空及其歸也必仍止於梧桐故家子孫於祖宗

閣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手澤零落棄擲者多矣余嘗見媒媪携玉佩數事云某... 公家求德外裏殘紙乃北宋槩公羊傳四頁為悵惘久... 之聞之於先人已失之器越入故購得又乞人銘以求... 其傳人之用心蓋相去遠矣

董家莊佃戶丁鋪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為婿... 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 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 姑嫂互相抱携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姻三寶四寶... 又甚相愛稍長即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兒... 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兒雖不知為何語

此尚得謂之... 字乎必疎以名... 歸之理學何... 戶之見不化也

閣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六

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稍稍解事然俱隨二牛之... 母同卧起不相避忌會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歲屢歉... 錦夫婦並歿曹寧先流轉至京師貧不自存質四寶於... 陳郎中家不知其名惟二牛繼至會郎中求館僮亦質... 三寶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寶為夫婦郎中家法嚴每... 管四寶三寶必暗泣管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質... 四寶於鄭氏或云即貂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媪又... 引與一家為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負緣入鄭氏... 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 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

雜案文卻近

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非一瞬不視者矣。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觀視四寶。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為斯人矣。

乾隆戊午。運河水淺。糧艘銜尾。不能進。共洩劇。寶神。運官皆在方演。荆叙記投江一。齣忽。揚錢玉蓮者。長跪哀號。淚隨聲下。口喃喃。訴不止。語作閩音。嗚嗚無一字可辨。知為鬼附。詰問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語或投以紙筆。搖首似道不識字。惟指天畫地。叩額痛哭而已。無可如何。掖於岸上。尚嗚咽。跳擲。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蘇。自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七

突見一女子。手携其頭。自水。駭極。失魂。昏然如醉。以後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底。羈魂。見諸官會集。故出。嗚冤。然形影不睹。言語不通。遺善。泗者。求尸。亦無迹。旗丁。又無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詰乃。連銜。具牒。焚於城隍。祠。越四五日。有水手。無故。自到。死。或即殺此女子者。神譴之歟。

鄭太守慎人。言嘗有數友。論詩於林子。列頗致不滿。夜分就寢。聞筆硯格格有聲。以為鼠也。次日見几上有字二行。曰。如檄。而古。源。暝。禮。星。寒。殿。開。似。錢。郎。諸。公。都未道及。可盡以為。唐。墓。音。帖。乎。時。同。寢。數。人。書。皆。不。類。

只爭此一著否則一
翻塗鬼耳。然則
鬼何不立詠諸哉
墮想鬼平把持
不容攔阻越訝耳

予幼時隨任海州。每
月間。老。非。必。乞。假。拾
麥。去。長。長。淮。北。風
俗。已。甚。齊。矣。丙。辰
五月。予。自。易。州。于。後
口。道。經。珠。瑤。河。始。女
橋。野。如。雲。皆。拾。麥。者
道。大。雷。雨。自。西。北。來。予
疾。馳。投。店。宿。不知。此
華。在。曠。野。中。又何
處。避。雨。也。

數人以外。又無人能作此語者。知文士爭名。死尚未已。鄭康成為厲之事。殆不虛乎。

黃小華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壇詩曰。策策西風木葉飛。斷腸花謝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著玲瓏白苧衣。皆不解所云。乩又書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稚妾。銷閉空房。流落此離。自其定命。但飢寒可念。振觸人心。遂惻然。詠此。敬告諸公。苟無馴獅調象之才。勿輕舉此念。亦陰功也。請問仙號。書曰。無座。再問之。遂不答。按李無塵。明末名妓。祥符人。開封城陷。歿於水。有詩集。語頗秀。拔其哭王烈女詩曰。自嫌予有淚。敢謂世無人。措詞得體。尤為作者所稱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八

遺棄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為羣。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徧野有數。人在靜海之東。日暮後。趁涼夜行。過見一處。有燈火。往就乞飲。至則門庭華煥。僮僕皆鮮衣堂上。張燈設樂。似乎燕賓。遙望三貴人。虛榻坐。方進酒。行炙。眾陳。投上。意。聞者。為白主人。頷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囑。聞者。出引一媪。情語。

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於同來女伴中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有犒賞媼爲通詞犒賞當加倍媼密告衆衆利得貨慙愚幼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囊侍客諸婦女皆置別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入別院闔家皆滅燭就眠諸婦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知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瓦瓦一望無際而已尋覓三婦皆裸露在草間所更衣裹已不見惟舊衣拋十餘步外幸尙存視所與金皆紙錠疑爲鬼而飲食皆真物又疑爲狐或地近海濱蛟螭水怪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九

所爲歟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亦大似邯鄲枕上矣先兄晴湖則曰舞衫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鴛鴦社散之日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夢醒耳豈但海市蜃樓爲頃刻幻景哉

烏魯木齊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峨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甲携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

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名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媼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聞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爲耳鳴也此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樹下裸體反接髻亂釵橫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至此有華屋數楹媼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肯則婢媼合手抱持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於旁屋宇頓失身已卧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銀三錠各錫重五十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十

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黧真百年以外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則云搔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証也令笑遣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贖視乙曰爾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則此爲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答爾並驅之出以不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財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財消其怒其揣度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畧相等也

天壽合六重之特
字見耳今者左
上書房後燒草
見有供 待者其
高過人又有
即如馬也
飛放中多有之
台化黃鼠鼠生
上見人即文而
所謂禮鼠也人
數里孔多通
家不可不備
因甚肥美余
酒峰皆宜
碧霞以今仍
光 年揚威將軍

長文表公收後
生途遠音格
於時
上
御羊牛重定一
霞以自升煙
干空向話方
鹿尾常食之
尤佳字在清
康淡云上年
能雪白如
紅一線在肥而

金重牛魚魚鮓陽鱗魚今尚重之又重天鷲今則不
重矣遼重毗離亦曰毗令那即宣化黃鼠明人尚重之
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棧鹿鹿當是以棧飼養今尚
重之消熊則不知為何物雖極富貴家問此各亦云未
睹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尚無定準也記余幼時
人參珊瑚青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日昂綠松石碧鴉尾
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
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
玉上矣又灰鼠舊貴白今貴黑紹舊貴長裘故曰豐貂
今貴短裘銀鼠舊比灰鼠價畧貴遠不及天馬今則貴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幾如貂珊瑚舊貴鮮紅如榴花今則貴淡紅如櫻桃且
有以白類車渠為至貴者蓋相距五六十物價不同
已如此况隔越數百年乎儒者讀周禮蠶醬竊疑之
由未達古今異尚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為常見駝峯出塞外已罕觀矣此野
單峯非常之雙峯 狸唇則僅聞其名乾隆乙未閱撫
也詳詳地西雜志 重少儀餽余二枚貯以錦函似甚珍重乃自額至頰全
剝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戲場面具不僅兩層
庖人不能治轉贈他友其庖人亦未識又復別贈不知
轉落誰氏迄未曉其烹餽法也

粵東有未老上狀
如保以超可更
味家鮮危人
作者有錄中
之性平和
飲未茶之露

李又聘先生言東光畢公時遇餉過危血戰陣亡者
嘗奉檄勒苗峒地界士官盛譙款接賓主各一磁蓋杯
置面前士官手捧啟視則貯一蠶如蜈蚣蠕蠕旋動靜
者云此蠶蘭開則生蘭謝則死惟以蘭藥為食至不易
得今喜值蘭時搗麩別穴得其三故必獻生表至敬也
旋以鹽末少許灑杯中覆之以蓋須臾啟視已化為水
湛然淨綠瑩徹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醃香沁齒頰
半日後尚留餘味惜未問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
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
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巖額
駙名福增格也鎮關展時為余言瓜則充貢品者真出哈
密餽贈之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祇熟至六分有奇
途間封閉包束瓜氣自相鬱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
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余嘗問哈密國王蘇
來滿蘇敏和京師園戶以瓜子種殖者一年形味並存
二年味已改惟形相近三年則形味俱變豈地氣不
同歟蘇來滿曰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
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
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五

...

子貯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三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則愈佳得氣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者國王之圃乃有之民間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為近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節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國以意為之亦未必能如所說耳

表超然編修言楊勤懋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牆缺窺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裹凝骨公拱手對曰鑽穴踰墻實所不解別覓不癡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金

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足見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河間王仲穎先生安溪李文貞公為先生改字曰仲穎然原字行已久無人稱其改字也

名之銳李文貞公之高弟經術湛深而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間余隨姚安公在京師先生猶官國子監助教未能一見至今悵然相傳先生夜偶至邸後空院拔所種萊蕪下酒似恍惚見人影疑為盜條已不見知為鬼魅因以幽明異路之理厲聲責之聞叢竹中人語曰先生遂於易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人出以畫

鬼出以夜是即幽明之分人居無鬼之地鬼居無人之地是即異路焉耳故天地間無處無人亦無處無鬼但不相干即不妨並育使鬼盡入先生室先生責之是也今時已深更地為空隙以鬼出之時入鬼居之地既不炳燭又不揚聲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責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詞直姑置勿論自拔萊蕪而返後以語門人門人謂鬼既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字暫假詞色問冥司之說為妄為真或亦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與鬼狎矣何幽明異路之云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西

鄭慎人言義與數友往九鯉湖宿仙遊山家夜涼未寢出門步月忽輕風冷然穿林而過木葉簌簌棲鳥驚飛覺有種種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後沿溪而去水禽亦磔格亂鳴似有所見然凝睇無睹也心知為仙靈來往次日尋視林內微雨新晴綠苔如巖步步皆印弓彎又有跣足之迹然總無及三寸者溪邊泥迹亦然數之約二十餘人指點徘徊相與嘆異不知是何神女也慎人有四詩紀之忘留其稿不能追憶矣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開聞婢媼驚相呼喚推窗視之鏡以手指桂樹杪乃一蛺蝶大如掌背上坐一紅衫女

子大如拇指翩翩舞斯須過牆去鄰家兒女又驚相
呼喚矣此不知為何怪殆所謂花月之妖歟說此事時
在劉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閨閣遊戲以蓮草花采中
人物縛於蝶背而縱之耶是亦一說慎人曰實見小人
在蝶背有磬控駕馭之狀俯仰顧盼意態生動殊不類
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舅氏安公介然言曩隨高陽劉伯綏先生官瑞州聞城
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赤髮鬼衣裝面
貌與泥鬼相同壓於其下視之則里中少年某偽為鬼
狀也已斷脊死矣眾相駭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五

金

者曰某鄰婦少艾挑之為所詈婦是日往母家度必夜
歸過祠前祠去人稍遠乃偽為鬼狀伏俛後待其至而
突掩之將乘其驚怖昏仆以圖一逞不虞神之見譴也
蓋其婦弟預是謀初不敢告人事定後乃稍稍洩之云
介然公又言有狂童蕩婦相過於河間文廟前謂誰無
所避忌忽飛瓦破其腦莫知所自來也夫聖人道德侔
乎天地豈如二氏之教必假靈異而始信必待護法而
始尊哉然神鬼搗呵則理所應有必謂朱錦作會元由
於前世修文廟視聖人太小矣必謂數仞官墻竟無靈
衛是又儒者之迂也

三座塔 蒙古名古爾板蘇巴爾漢之營州城 金巡
檢言 蒙古文遠之與中府也今為塔州右翼地 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
亦隨入穴故嵌空而線曲輾轉內遊漸不容虎而虎必
欲搏樵者努力強入樵者窘迫見旁一小竇劣足容身
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數步忽暗天光竟反出穴外乃
力運數石窒虎退路兩穴並聚柴以焚之虎被薰灼吼
震岩谷不食頃死矣此事亦足為當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檢又言巡檢署中一大湖石高出簷際皴皴瑣駁
孔竅玲瓏望之勢如飛動云遼金舊物也考金晉折長
嶽奇石運之北行此殆所謂卿雲萬態奇峯耶然金以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五

金

大定府為北京今大寧城是也遼興中府金降為州不
應置石於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傳京師宛兒山
石皆良嶽故物余幼時倘見之余虎坊橋宅為威信公
故第廳事東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時
所
賜亦移自宛兒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為第一余又
號孤石老人蓋以此云
京師花木最古者首給孤寺呂氏藤花次則余家之青
桐皆數百年物也桐身橫徑尺五寸聳峙高秀夏月庭
院皆碧色惜蠹蛀一孔雨漬其內久而中朽至根竟以

詞係不少

枯槁呂氏宅後售與高太守兆煌又轉售程主事據甲
 藤今猶在其架用梁棟之材始能支柱其陰覆廳事一
 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書室一院花時如紫雲垂地香
 氣襲衣慕堂孝廉在日慕堂名元龍庚午舉人朱石君之妹婿也與余同受業於董文恪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賜詠殆無虛夕迄今四十餘年再到會游已非舊主殊深鄰笛之悲倪穉疇年丈嘗為題一聯曰一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書法精妙如渴驥怒猊今亦不知所在矣
 陳句山前輩移居一宅般運家具時先置書十餘篋於庭似問樹後小語曰三十餘年此間不見此物矣視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閻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語狐亦大佳
 先祖光祿公康熙中於崔莊設質庫司事者沈玉伯也嘗有提傀儡者質木偶二箱高皆尺餘製作頗精巧逾期未贖又無可轉售遂為棄物久置廢屋中一夕月明玉伯見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劇之狀聽之亦咿嚶似度曲玉伯故有膽厲聲叱之一時迸散次日舉火焚之了無他異蓋物久為妖焚之則精氣燥散不復能聚或有所憑亦為妖焚之則失所依附亦不能靈固物理之自然耳
 獻縣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歿後眷屬尚在署吏役無一

至死方悟

存問者強呼數人至皆猙獰相向非復曩時夫人憤志
 慟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見令語曰此輩無良是其本
 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誠汝責其負德不又誤乎霍然忽
 醒遂無復怨尤
 康熙末張歌橋河間有劉橫者得此稱非其本名也居
 河側會河水暴漲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
 婦抱斷橋浮沉波浪間號呼求救眾莫敢援橫獨奮然
 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掉解船追三四
 里幾覆沒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即
 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眾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
 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夢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
 示吾曰汝平生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日死墮豕身五
 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
 延二紀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
 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爾證
 明使知其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
 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尙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
 此見神理分明毫釐不爽乘除進退恒合數世而計之
 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鄭蘇仙言有約鄰婦私會而病其妻在家者夙負妻家

錢數千乃遣妻資還妻欣然往不意鄰婦失期而其
乃途遇強暴盡奪衣裙簪珥縛置秣叢皆客作流民莫
可追詰其夫惟俛首太息無復一言人亦不知鄰婦事
也後數年有村媪之子挑入婦女為媪所覺反覆戒飭
舉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蓋此人與鄰婦相聞實此
媪通詞故知之審惟鄰婦姓名則媪始終不肯洩幸不
敗焉

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視如何其互相視又如何嘗於
陽消夏錄論之然狐本善為妖惑者也至鬼則人之餘
氣其靈不過如人耳人不能化無為有化小為大化醜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九

為妍而諸書載遇鬼者其棺化為宮室可延人入其墓
化為庭院可留人居其凶終之鬼備諸惡狀者可化為
美艷豈一為鬼而即能變抑有教之者歟此視狐之幻
尤不可解憶在京州路中御者指一山坳曰曩與車數
十輛露宿此山月明之下遙見山半有人家土垣周給
屋角一一可數明日過之則數家而已是無人之地亦
能自現此象矣明器之作聖人其知此情狀乎
吳僧慧貞言有浙僧立志精進誓願堅苦脇未嘗至席
一夜有豔女窺戶心知魔至如不見聞女靈感萬狀終
不能近禪榻後夜夜必至亦終不能使起一念女技

真不可解非聖
人不能知其情狀

此名勝勝家易
誤事

既手言之則
學周公乃至
焉豈或後雖
恨言忘抑誤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十

遙語曰師定力如斯我固宜斷絕妄想雖然師初利天
中人也知近我則必敗道故畏我如虎狼即努力得到
非非想天亦不過乘肌著體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見
塵垢不能離乎色相也如心到四禪天則花自照鏡鏡
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乃離色相矣再到諸菩薩
天則花亦無花鏡亦無鏡月亦無月水亦無水乃無色
無相無離不離為自在神通不可思議師如敢容我一
近而真空不染則摩登伽一意皈依不復再擾阿難矣
僧自揣道力足以勝魔坦然許之假倚撫摩竟毀戒體
懷喪失志侘傺以終夫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惟聖人能
也
德齋齋扶乩其仙降壇不作詩自署名曰劉仲甫恨不
知為誰有一國手在側曰是南宋國手者有棋訣四篇
者也因請對弈乩判曰弈則我必負固請乃許乩果負
半子眾曰大仙謙挹欲獎成後進之名耶乩判曰不然
後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與弈棋則皆勝古或謂因古
人所及更復精思故已到竿頭又能進步是為推步言
非為弈棋言也蓋風氣日薄人情日巧其傾軋攻取之

余嘗以宋人之心
惟平好為事必其
若高情遠志必其
極恬靜不為一物
反復詰難謂其
不可若言不若事
誰任乎此又進一辭

杜詩云客子常畏人
名益不利

術兩機激蕩變幻萬端弔詭出奇不留餘地古人不肯
為之事往往肯為古人不取即之險往往取即古人不
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計皆出古人上奔
棋亦心計之一故宋元國手至明已差一路今則差一
路半矣然古之國手極敗不過一路耳今之國手或敗
至兩路三路是則竭蹶踴躍之勢也問其竟無常勝法
乎又判曰無常勝法而有常不負法不奔則常不負矣
僕猥以夙慧得作鬼仙世外閒身名心都盡逢場作戲
勝敗何關若當局者角爭得失尚慎旃哉四座有經歷
世故者多喟然太息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全

季滄洲言有孤居某氏書樓中數十年矣為整理卷軸
驅除鼠雀善藏奔者不及也能與人語而終不見其形
賓客宴集或虛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詞氣恬雅而談言
微中往往傾其座人一日酒酣宣暢政約各言所畏無
理者罰非所獨畏者亦罰有云畏講學者有云畏名士
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貴官者有云畏善諛者有云
畏過謙者有云畏禮法周密者有云畏緘默慎重欲言
不言者最後問狐則曰吾畏狐眾譁笑曰人畏狐可也
君為同類何所畏請浮大白狐晒曰天下惟同類可畏
也夫既越之人與奚霽不爭地江海之人與車馬不爭

公之閱歷深矣故可畏
之故知之而仍不知也何
不知不能知也何不能知
曰直

類不同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
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
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且射雉者媒以雞不媒以雞
驚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
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
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經歷險阻者多稱其中埋獨
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誠確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
獨畏仍宜浮大白乃一笑而散余謂狐之罰觴應減其
半蓋相礙相軋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間而為心腹
之大患託水乳之契而藏鉤距之深謀則不知者或多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全

滄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桂兒言昔往海上放青時
海濱空曠之地茂草叢生土有窟丁夜方寢海上煮鹽
人驅生馬往牧謂之放青有窟丁夜方寢海上煮鹽
丁聞室內窸窣有聲時月明穿牖諦視無人以為鼠
類也俄聞人語嘈雜自遠而至有人連呼曰竄入此屋
矣疑訝聞已到窗外扣窗問曰某在此乎室內泣應曰
在又問留汝乎泣應曰留又問汝同牀乎別宿乎泣良
久乃應曰不同牀誰肯留也窗外頓足曰敗矣忽一婦
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饒汝以為未必今
竟何如尚有面自携歸乎此語之後惟聞索索人行聲

不聞再語既而婦又大笑曰此尚不決汝為何物乎扣
憲呼竈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既已留宿義無歸理此
非爾脅誘老奴無詞以警汝即或警汝有我在老奴無
能為也爾等且寢我去矣穴紙私窺闐然無影回顧枕
畔則一艷女橫陳且喜且駭問所自來言身本狐女為
此家狐買作妾大婦妬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
求生所以不先告君者慮恐怖不留必為所執故踰伏
牀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或相捨今幸得脫
願生死隨君竈丁慮無故得妻或為人物色致有他虞
女言能自隱形不為人見頃縮身為數寸君頓忘耶遂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留為夫婦親操井臼不異貧家竈丁竟以小康柱兒於
竈丁為外兄故知其密李媪說此事時云女尚在今四
十餘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難不辭詭語以自污
可謂變而走險然既已自污則其夫留之為無理其媪
去之為有詞此冒險之計實亦決勝之計也婢亦黠矣
哉惟其夫初既不顧其後後又不為之所使此婢援絕
路窮至一決而橫潰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舉歟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為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
困頓嘗往來於周西學何華峯家華峯本亦姓周或二
君之族歟乾隆初余尚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

應試或以筆畫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
有過遭吹索如題目寫曰字偶稍狹即以誤作日字貼
寫已字末筆偶鋒尖上出即以誤作已字貼尤抑鬱不
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作過惡橫見沮抑數日
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曰爾功名坎珂遠瀆
明神徒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吏也以爾狡
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為書癡毫不解事以爾好指摘文
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鍛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生
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曰字見貼者此
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音為殷譯語諧聲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
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已字見貼
者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本歷俸一年零一月爾需索
不遂改其文三字為五一字為十又以五年零十月核
計應得別案處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錯誤已沉滯年餘
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冤之可鳴歟其他種種皆有
夙因不能為爾備陳亦不可為爾預洩爾宜委順無更
嗷嗷儻其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為難者可了
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緇袍黃冠之語時
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闈中已擬第十三

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傳奕表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為混累竟斥落方知神語不誣此其館步丈陳謨家各登延東強人自詳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坎塹以歿矣

虞倚帆待詔言有選人張某携一妻一婢至京師僦居海豐寺街歲餘妻病歿又歲餘婢亦暴卒方治柩忽似有呼吸既而目睛轉動已復蘇呼選人執手泣曰一別年餘不意又相見選人駭愕則曰君勿疑謬語我是君婦借婢尸再生也此婢雖侍君巾櫛恒鬱鬱不欲居我下商於妖足以術麗我我遂發病死魂為術者收瓶中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頭以符咒埋尼菴墻下局促昏暗苦狀難言會尼菴墻圯掘地重築圻者刷土破瓶我乃得出茫茫昧昧莫知所往伽藍神指我訴城隍而行魘法者皆有邪神為城社輾轉擗挂獄不能成達於東嶽乃捕逮術者胸治得狀拘婢付泥犁我壽未盡尸已久朽故判借婢尸再生也闔家悲喜仍以主母事之而所指作魘之尼則謂選人欲以婢為妻故詐死片時造作斯語不顧陷人於重辟洵洵欲許訟事無實證懼于妖妄罪遂諱不敢言然倚帆嘗私叩其僮僕具道婦再生後述舊事無纖毫差其語音行步亦與婦無纖毫異又婢拙女紅而婦善刺

余受業弟子張子佳後村德慧成萬年二十餘歲天其母甚慈其家日平乘間若生現而前此嘉慶甲戌年事也其家未報官請 旌予常與之列傳性大忘之其聊記以存其原

繡有舊所製履未竟補成其半宛然一手則似非偽託矣此雍正末年事也

范衡洲山陰人名家祖甲戌之姪女未婚殉節吞金環不死卒自投於河曾太守嘉祥人曾子裔之女以救母而焚死其事迹始末當時皆了了知之今四十餘年不能舉其詳矣奇聞易記庸行易忘固事理之常歟附存姓氏冀不泯幽光孔子家語載弟子七十二人固不必一一皆具行實爾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某乙某乙至亦執甚堅蓋某乙自外索通歸天未曙趁涼早發遇數人見履纏纒然共擊殺之携貨遁棄尸岸旁某甲適掉舢舨過見尸大駭視之識為某乙尙微有氣因屬鄰里抱置舟上欲送之歸某乙垂絕忽稍蘇張目見某甲以為家奪財去某甲獨載尸乘諸江也故魂至冥司獨訟某甲冥王檢籍云盜為某某非某甲某乙以親見固爭冥吏又以冥籍無誤理與某乙固爭冥王曰冥籍無誤論其常也然安知千百萬年不誤者不偶此一誤乎我斷之不如人質之也吏言之不如囚證之也故拘某甲某甲具述載送意照以業鏡如所言某乙

乃悟某甲初竊怪誤拘冥王告以故某甲亦悟遂別治
某乙獄而送某甲歸夫折獄之明決至冥司止矣案牘
之詳確至冥司亦止矣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又若是
不憚煩也斯冥王所以為冥王歟

仲尼不為已甚豈僅防矯枉過直哉聖人之行也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嘗不畏死至
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則無事不可為矣小時聞某
大姓為盜劫懸賞格購捕半歲餘悉就執亦俱引伏而
大姓恨盜甚以多金賂獄卒百計苦之至足不躡地脅
不到席束縛不使如廁穉中蛆蟲蠕蠕嘍股腓惟不絕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七

飲食使勿速死而已盜恨大姓甚私計強劫得財律不
分首從斬輪姦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罪從一科斷
均歸一斬萬無加至礫裂理乃於庭鞠時自供徧汚其
婦女官雖不據以錄供而眾口堅執眾耳共聞迄不能
滅此語不善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謂盜已論死足蔽罪
而不惜多金又百計苦之其銜恨次骨正以此人言籍
籍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為門戶玷悔已無及夫劫盜
駢戮不能怨主人即拷掠追訊桎梏幽繫亦不能怨主
人法所應受也至虐以法外則其志不甘擲石擊石力
過猛必激而反取一時之快受百世之污豈非已甚之

故乎然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霍養仲言雍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一久有劫
盜不堪搜財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後圍仰縛曲項
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置客作高斗睡圃中
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
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與楚鍾
建事適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為醫藥
及死為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者故感激激出死
力耳羅大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詩曰高論唐虞儒者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八

事負君寶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匪却是屠沽解報
恩至哉言乎
太白詩曰徘徊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
不相見此為冶游言也人家夫婦有睽離阻隔而日日
相見者則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
娶婦旬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者七八月
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內宿後貧甚同依外家外家
亦僅僅溫飽屋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
遠就館送母來依姊無室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
李生別榻書齋僅早晚同菜食耳閱兩載李生入京規

進取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李生意氣換喪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覓外舅外舅已別易主人隨往他所無所棲託姑賣字餬口一日市中遇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書大好能一歲三四千金爲人書記乎李生喜出望外卽同登舟烟水茫茫不知何處至家供張亦甚盛及觀所屬筆札則綠林豪客也無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詭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聲伎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召李生偶見一姬酷肖其婦疑爲鬼姬亦時時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爲此盜劫見婦有姿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无

併掠以去外舅以爲大辱急市薄措詭言女中傷死爲爲突敏誠以歸婦憚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於是相遇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爲貌似故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見見慣亦不復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敗君文士不必與此難此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叢荻間候兵退速覓漁舟返此地人皆識君不慮其不相送也語訖揮手使急去伏匿未幾聞鬪然格鬪聲既而聞傳呼曰盜已全隊揚帆去且籍其金帛婦女時已嚼黑火光中窺見諸樂伎皆披髮肉袒反接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姬

亦在內驚怖戰慄使人心惻明日島上無一人癡立水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無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懼遺物色乃懷金北歸至則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貨所携漸豐裕念夫婦至相愛而結褵十載始終無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終以薄槨葬擬易佳木且欲一諧其遺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詞窮吐實急兼程至豫章冀合樂昌之鏡則所俘樂伎分賞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憶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輒惘然如失又回憶被俘時縲絏鞭笞之狀不知以後摧折更復若何又輒腸斷也從此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无

娶聞後竟爲僧戈芥舟前輩曰此事竟可作傳奇惜未無結束與桃花扇相等雖曲終不見江上峯青綿邈含情正在烟波不盡究未免增人悵悵耳
金可亭言 此浙江金孝廉名嘉炎與金大司農同姓同號各自一人有趙公者官監司晚歲家居得一婢曰紫桃寵專房他姬莫當夕紫桃亦婉孌善奉事呼之必在側百不一失趙公固聰察疑有異於枕畔固詰紫桃自承爲狐然夙緣當侍公與公無害暱愛久亦弗言家有園亭一日立兩室間呼紫桃則兩室各一紫桃出乃大駭紫桃謝曰妾分形也偶存日策汝郊外逢道士與語甚有理致情頗洽問所自來

曰為公來公本諷仙限滿當歸三島金丹已為狐所盜不可復歸再不洽慮壽限亦減僕公舊侶故來視公趙公心知紫桃事邀同歸道士踞坐廳事索筆書一符曼聲長嘯邸中紛紛擾擾有數十紫桃容色衣飾無毫髮差跪庭院皆滿道士呼真紫桃出眾相顧曰無真也又呼最先紫桃出一女叩額曰婢子是道士叱曰爾盜趙公丹已非又呼朋引類務敗其道何也女對曰是有二故趙公前生煉精四五百年元關堅固非更番迭取不能得然趙公非碌碌者見眾美選進必覺為蠱惑斷不肯納故終始共幻一形匿其迹也今事已露願散去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三

道士揮手令出顧趙公太息曰小人獻媚旅進君子弗受也一小人伺君子之隙投其所向衆小人從而陰佐之則君子弗覺矣易姤卦之初六一陰始生其象為繫于金柅柅以止車示當止也不止則履霜之初即堅冰之漸浸假而剝卦六五至矣今日之事是之謂乎然苟無其隙雖小人不能伺苟無所好雖小人不能投于金之堤潰於蟻漏有罅故也公先誤涉旁門欲講容成之術既而耽玩豔冶失其初心嗜慾日深故妖物乘之而磨集釁因自起於彼何尤此始此終固亦其理驅之而不謹蓋以是耳吾來稍晚於公事已無益然從此歸心

清靜猶不矢作九十翁再三珍重暫然而去趙公後果壽八十餘

哈密屯軍多牧馬西北深山中屯弁或往考牧中途恒憇一民家王翁或具瓜果意甚恭謹久漸款洽然竊怪其無鄰無里不圃不農寂歷空山作何生計一日偶詰其故翁無詞自解云實蛇形之狐問狐喜近人何以僻處狐多聚族何以獨居曰修道必世外幽棲始精神堅定如往來城市則嗜慾日生難以煉形服氣不免於媚人採補攝取外丹儲所害過多終于天津至往來壘墓種類太繁則踪跡彰明易招弋獵尤非遠害之方故均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三

不為也屯弁喜其朴誠亦不猜懼約為兄弟翁亦欣然因出便旋循墻環視翁笑曰凡變形之狐其室皆幻蛇形之狐其室皆真老夫尸解以來久歸人道此並葺茅伐木手自經營公母疑如海市也他日再往屯軍告月明之夜不睹人形而石壁時現二人影高並丈餘疑為鬼物欲改牧厥屯弁以問此翁曰此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也山川精氣翕合而生其始如泡露久而漸如烟霧久而凝聚成形尚空虛無質故月下惟見其影再百餘年則氣足而有質矣二物吾亦嘗見之不為人害無庸避也後屯弁洩其事狐遂徙去惟二影今尚存焉此

哈密徐守備所說徐云久擬同屯弁往觀以往返須數日尙未暇也

烏魯木齊牧廠一又大風雨馬驚逸者數十匹追尋無迹七八日後乃自哈密山中出知為烏魯木齊馬者馬有火印故也是地距哈密二十餘程何以不十日即至知穹谷幽巖人迹未到之處別有捷徑矣大學士溫公遣臺軍數輩裹糧往探皆糧盡空返終不得路或曰臺軍憚路遠在近山逗遛旬日詭云已往或曰臺軍憚伐山開路勞又憚移臺般運費故諱不言或曰自哈密關展至迪化即烏魯木齊之城人烟相接村落市廛到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館舍如內地又沙平如掌改而山行則路既險阻地亦荒涼事事皆不適故不願或曰道途既滅大半則臺軍之額驛馬之數以及一切轉運之費皆應減大半於官吏頗有損故陰掣肘是皆不可知然七八日得馬之事終不可解或又為之說曰失馬譴重司牧者以牢醴禱山神神驅之故馬速出非別有路也然神能驅之行何不驅之返乎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時家在衛河側一日晨起聞兩岸呼噪聲時水暴漲疑河決踉蹌出視則河中一羊頭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栲栳急如激箭順流向北去皆曰

文括或培可以案

羊神過余謂此蛟螭之類首似羊也埤雅載龍九似亦稱首似牛云

居衛河側者言河之將決中流之水必凸起高於兩岸然不知其在何處也至棒椎魚集於一處則所集之處不一兩日潰矣父老相傳驗之百不失一棒椎魚者象其形而各平時不知在何所網釣亦未見得之者至河暴漲乃騰至護隄者見其以首觸岸如萬杵齊築則決在斯須間矣豈非數哉然唐堯洪水天數也神禹隨刑則人事也惟聖人能知天惟聖人不委過于天先事而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先會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時賓客滿堂奴子李榮司茶酒竊滄酒半罌匿房內夜歸將寢聞罌中有舂聲怪而撼之罌中忽語曰我醉欲眠爾勿擾知為狐魅怒而極撼之舂益甚探手引之則一人首出罌口漸巨如斗漸巨如栲栳批其頰則掉首一搖連罌旋轉砰然有聲觸罌而碎已涓滴不遺矣榮頓足極罵聞梁上語曰長孫無禮長孫榮之小名也許爾盜不許我盜耶爾既惜酒我亦不勝酒今還爾據其項而嘔自頂至踵淋漓殆徧此與余所記西城狐事相似而更惡作劇然小人貪冒無一事不作姦稍料理之未為過也

安州陳大宗伯宅在孫公園其後廢墟即孫退谷之業後有樓閣雜物云有狐居然不甚露形聲也一日聞似相詬詈忽亂擲牙牌於樓下琤琤如雷數之得三十一扇惟闕二四一扇耳二四么二牌家謂之至尊以合為九數故也得者為大捷疑其爭此二扇怒而拋棄歎余兒時曾親見之杜工部大呼五白韓昌黎博塞爭財李習之作五木經楊大年喜葉子戲偶然寄興借此消閒名士風流往往不免乃至元邱校尉亦復沿波余性迂踈終以為非雅戲也

蔣心餘言有客赴人遊湖約至則畫船簫鼓紅裙而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畫

酒者諦視乃其婦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懼為辱噤不敢言婦乃若不相識無恐怖意亦無慚愧意調絃度曲引袖飛觴情如也惟聲音不相似又婦笑好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紅痣如粟顆乃復宛然大惑不解草草終筵將治裝為歸計俄得家書婦半載前死矣疑為見鬼亦不復深求所親見其意態殊常密詰再三始知其故咸以為貌偶同也後聞一遊士來往吳越間不事干謁不通交游亦無所經營貿易惟携姬媵數輩閉門居或時出一二人屬媒媼賣之而已以為販鬻婦女者無與人事莫或過問也一日意甚勿述

急買舟欲赴天目山求高行僧作道場僧以其疏語掩抑支離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傳當求佛佑仰藉慈雲之庇庶寬雷部之刑語疑有別故還其襪施謝遣之至中途果殞於雷後從者微洩其事曰此人從一紅衣番僧受異術能持咒攝取新斂女子尸又攝取妖狐淫鬼附其尸以生即以自侍再有新者即以舊者轉售人獲利無算因夢神責以惡貫將滿當伏天誅故戰戰以求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婦即為此人所攝矣理藩院尚書留公亦言紅教喇嘛有攝名婦女術故黃教斥以為魔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畫

外祖安公前母安太夫人父也及時家尚盛諸舅多以金寶殉或陳璠璣之戒不省又築室墓垣外以數壯夫邏守柝聲鈴聲徹夜相答或曰是樹幟招盜也亦不省既而果被發盜乘守者晝寢衣青蓑踰垣伏草間故未覺其入至夜以椎鑿破棺柝二擊則亦二椎柝三擊則亦三椎故轉以擊柝不聞聲伏至天欲曉鈴柝皆息乃踰垣遁故未覺其出一舍珠巨如龍眼核亦裂頰取去先聞之也告官大索未得問諸舅同夢外祖曰吾夙生負此三人財今取償捕亦不獲惟我未嘗屠割彼而橫見酷虐刃劊斷我頤是當受報吾得直於冥司矣後

月餘獲一盜果取珠者珠為尸氣所蝕已青黝不值一錢其二盜灼知姓名而千金購捕不能得則夢語不誣矣

表叔王月阡言近村某甲買一妾兩月餘逃去其父反以妬殺焚尸訟會縣官在京需次時逃妾構訟事與此類觸其舊憤窮治得証狀計不得逞然堅不承轉鬻蓋無誘逃實證難於究詰妾卒無蹤某甲婦弟住隔縣婦歸寧聞弟新納妾欲見之妾閉戶不肯出其弟自曳之來一見即投地叩額稱死罪正所失妾也婦弟以某甲舊妾不肯納某甲以會侍婦弟亦不肯納鞭之百以配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老奴竟以爨婢終焉夫富室構訟詞連帷簿此不能且夕結也而適值其婦弟機械百端可云至巧烏知造物更巧哉

門人葛觀察正華吉州人言其鄉有數商驅騾綱行山間見樵徑上立一道士青袍履笠以塵尾招其中一人曰爾何姓名具以對又問籍何縣曰是爾矣爾本謫仙今限滿當歸紫府吾是爾本師故來導爾爾宜隨我行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識一字魯鈍如是不應為仙人轉生且父母年已高亦無棄之求仙理堅謝不往道士太

具此一念扶物不能侵并同行者亦不獲

福故者志至德

曾子大者也而此日魚非魯不能成其者

公深惡此輩故言之痛切若此言形亦相宜也古今未幾家欲要挾者何見之也

自是有緣有能隨我行者乎千載一遇不可失也眾亦疑駭無應者道士拂然去眾至逆旅以此事告人或云仙人接引不去可惜或云恐或妖物不去是有好事者次日循樵徑探之甫登一嶺見草間殘骸狼藉乃新破虎食者也惶遽而返此道士殆虎假歟故無故而致非常之福貪冒者所喜明哲者所懼也無故而作非分之想僥倖者其偶顛越者其常也謂此人之魯鈍正此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宋人評蟹詩曰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借寓宋劭之貪婪必敗也然他物供庖厨一死焉而已惟蟹則生投釜既徐受蒸煮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數刻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業深重不墮是中相傳趙公宏燮官直隸巡撫時未設總督一夜夢家中已死值僕媪婢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輩生受參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牽纏根抵膠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即稍有敗露亦眾口一音巧為解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如眾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怪湯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即奴輩後身乞見赦宥公故

口吻畢首

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飭舉蟹投水且為禮懺作功德時霜蟹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者翁狡獪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給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沒其功德錢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姦固其常態要亦此數十僮僕婢媼者留此錮習適以自戕請君入葬此之謂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星營月夜村外納涼遙見鄰家少婦掩映棗林間以為守圃防盜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不敢呼與語俄見其循塍西行半里許入秫叢中疑其有所期會益不敢近僅遠望之俄見穿秫叢出行數步阻水而返癡立良久又循水北行百餘步阻泥濘又返折而東北入豆田詰屈行顛躓者再知其迷路乃遙呼曰幾嫂深夜往何處迤北更無路且陷淖中矣婦回顧應曰我不能出幾郎可領我還急赴之已無睹矣知為遇鬼心驚骨慄狂奔歸家乃見婦與其母坐門外墻下言適紡倦睡去夢至林野中迷不能出聞幾郎在後喚我乃霍然醒與星所

見一一相符蓋疲藹之極神不守舍真陽飛越遂至離魂與形離是即鬼類與神識起滅自生幻象者不同故人或得而見之獨孤生之夢遊正此類耳

有州牧以貪橫伏誅既死之後州民喧傳其種種冥報至不可殫書余謂此怨毒未平造作訛言耳先兄晴湖則曰天地無心視聽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里媼遇飯食凝滯者即以其物燒灰存性調水服之余初斥其妄然亦往往驗審思其故此皆油膩凝滯者也蓋油膩先凝物稍過多則過之必滯凡藥物入胃必湊其同氣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滯處凡油膩得灰即解散故灰到其處滯者自行猶之以灰浣垢而已若脾弱之凝滯胃滿之凝滯氣鬱之凝滯血瘀痰結之凝滯則非灰所能除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烏魯木齊軍校王福言曩在西寧與同隊數人入山射生遙見山腰一番婦獨行有四狼隨其後以為狼將搏噬番婦未見也共相呼噪番婦如不聞一人引滿射狼乃誤中番婦倒擲墜山下眾方驚悔視之亦一狼也四狼則已逸去矣蓋妖獸幻形誘人而陷不幸遭殲也豈惡貫已盈若或使之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觀弈道人撰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時而互妨里有姑虐其養
媳者慘酷無人理遁歸母家母憐而匿別所詭云未見
因涉訟姑以朱老與比鄰當見其來往引為證朱私念
言女已歸則驅人就死言女未歸則助人離婚疑不能
決乞籤於神舉筒屢搖籤不出奮力再搖籤乃全出是
神亦不能決也辛彤甫先生聞之曰神殊憤憤十歲幼
女而日日加炮烙恩義絕矣聽其逃死不為過
戈孝廉仲坊丁酉鄉試後夢至一處見屏上書絕句數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十六

首醒而記其兩句曰知是蓬萊第一仙因何清淺幾多
年壬子春在河間見景州李生偶話其事李駭曰此余
族弟屏上近人題梅花作也句殊不工不知何以入君
夢前無因緣後無徵驗周官六夢竟何所屬乎
新齊諧即子不語載雄雞卯事今乃知竟實有之其大
如指頂形似箇中落花生不能正圓外有斑點向日映
之其中深紅如琥珀以點目昏甚效德少司空成汪副
憲承濡皆嘗以是物合藥然不易得一枚可以值十金
阿少司農勉斯曰是雖罕賄實亦人力所為以肥壯雄
雞閉籠中縱羣雌繞籠外使相近而不能相接久而精

氣搏結自能成卵此亦理所宜然然雞秉異風之氣故
食之發瘡毒其卵以盛陽不洩鬱積而成自必蘊熱不
知何以反明目又本草之所不載醫經之所未言何以
知其能明目此則莫明其故矣汪副憲曰有以蛇卵售
欺者但映日不紅即為偽託亦不可不知也

沈媪言里有趙三者與母俱備於郭氏母歿後年餘一
夕似夢非夢聞母語曰明日大雪墻頭當凍死一雞主
人必與爾爾慎勿食我嘗盜主人三百錢冥司判為雞
以償今生卯足數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趙三不肯食
泣而埋之反覆窮詰始吐其實此數年內事也然則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三

之供車騎受封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輩之狡
黠攘竊者亦必有後果焉人不知耳
余十一二歲時聞從叔燦若公言里有齊某者以罪戾
黑龍江歿數年矣其子稍長欲歸其骨而貧不能往恒
感然如抱深憂一日偶得豆數升乃屑以為末水搏成
丸衣以赭土詐為賣藥者以往姑以給取數文錢供口
食耳乃沿途買其藥者雖危證亦立愈轉相告語頗得
善價竟藉是達戍所得父骨以篋負歸途於窩集遇
三盜急棄其資斧負篋奔盜追及開篋見骨怪問其故
涕泣陳述共憫而釋之轉贈以金方拜謝間一盜忽擲

踴大慟曰此人孱弱如是尚數千里外求父骨我堂堂丈夫自命豪傑顧乃不能恥諸君好仕吾今往肅州矣語訖揮手西行其徒呼使別妻子終不反顧蓋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風微無傳於世余作滌陽消暑錄諸書亦竟忘之癸丑三月三日宿海淀直廬偶然憶及因錄以補志乘之遺儻亦潛德未彰幽靈不泯有以默啟余衷乎

李蟠木言其鄉有灌園叟年六十餘矣與客作數人同屋寢忽聞其啞啞作顛聲又呢呢作媚語呼之不應一夕燈未盡見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問之亦

閻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不言既而白晝或忽趨僻處或無故閉門怪而視之輒有瓦石飛擊人方知其為魅所據久之不能自諱言初見一少年至園中似曾相識而不能記憶邀之坐問所自來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與我為密友後忽藉符魁勢豪奪我田我訴官反遭笞鬱結以死愬於冥官主者以契交際末當以歡喜解冤判君為我婦二十年不意我以業重遠墮孤身尚有四年未了比我煉形成道君已再入輪回轉生今世前因雖昧舊債難消夙命牽纏過於此地業緣湊合不能待君再墮女身便乞相償完此因果我方駭怪彼遽嗟我以氣惘

惘然如醉如夢已受其汚自是日必一兩至去後亦自悔恨然來時又帖然意肯竟自忘為老翁不知其何以故也一夜初聞狎昵聲漸聞呻吟聲漸聞悄悄乞緩聲漸聞切切求免聲至雞鳴後乃噉然失聲突梁上大笑曰此足抵管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後葺治艸屋見梁上皆白粉所書圈十圈為一行數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之日數乃知為所記活籌計其來去不滿四年始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狐之媚人悅其色攝其精耳雞皮鶴髮有何色之可悅有何精之可攝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講分

閻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桃之好逆來順受亦太不情其為身異性存夙根未泯自然相就如磁引針亦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虛語然則怨毒糾結變端百出至三生之後而未已其亦慎勿造因哉
文水李秀升言其鄉有少年山行遇少婦獨騎一驢紅裙藍帔貌頗媚雅屢以目側睨少年故謹厚慮或招嫌恒在其後數十步俛首未嘗一視至林谷深處婦忽按轡不行待其追及語之曰君秉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欲害君此非往某處路君誤隨行可於某樹下繞向某方斜行三四里即得路矣語訖自驢背一躍直上木杪

其身漸漸長丈餘俄風起葉飛警然已逝再視其驢乃一狐也少年悸幾失魂殆飛天野之類歟使稍與狎

疵不知作何變怪矣

癸丑會試陝西一舉子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眾掖出歸寓鬼亦隨出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至卒以刃自刺死未死則手書片紙付其友乃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八字雖不知所爲何事其爲冤報則鑿鑿矣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讀書僧寺偶便旋於空院忽有飛瓦擊其背俄聞屋中語曰汝輩能見人人則不能見

閱微草堂筆記十六

五

汝輩不自引避反噴人耶方駭愕問屋內又語曰小婢無禮當卽笞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輩所居先生凡遇此等處宜而牆便旋勿對門窻則兩無觸忤矣此狐可謂能克己余嘗謂僮僕吏役與人爭角而不勝其長恒引以爲辱世態類然夫天下至可耻者莫過於悖理不問理之曲直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敢犯以爲榮果足爲榮也耶昔有屬官私其胥魁百計袒護余戲語之曰吾儕身後當各有碑誌一篇使蓋棺論定撰文者奮筆書曰公秉正不阿於所屬吏役犯法者一無假借人必以爲榮諒君亦以爲榮也又或奮筆書曰公平生

喜庇吏役雖受賦法亦一曲爲諱匿人必以爲辱諒君亦以爲辱也何此時乃以辱爲榮以榮爲辱耶先師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載入行狀卽斷斷不可爲斯言諒矣

侍鸞川言侍氏未詳所出疑本侍其氏明洪武有買於淮上者偶行曲巷見一女姿色明艷殆類天人私訪其近鄰曰新來未匝月祇老母携婢數人同居未知爲何許人也買因賂媒媼視之其母言杭州金姓同一子一女往依其婿不幸子遭疾卒於舟二僕又乘隙竊貲逃

獎獎孤嫠懼遭強暴不得已稅屋權住此待親屬來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六

尚未知其肯來否語流泣下媒孫以既無所歸又無地主將來作何究竟有女如是何不於此地求佳婿暮年亦有所依母言甚善我亦不求多聘幣但弱女嬌養久亦不欲艸艸有能製衣飾奩具約值千金者我卽許之所辦仍是渠家物我惟至彼一閱視不取纖芥歸也媒以告賈賈私計良得旬日內趨辦金珠錦繡輝極華美一切器用亦事事精好先親迎一日邀母來觀意甚愜足次日簫鼓至門乃堅閉不啟候至數刻呼亦不應詢問鄰舍又未見其移居不得已踰墻入視則闌無一人偏索諸室惟破牀堆腐體數具乃知其非人回視家中

一物不失然無所用之重驚僅能得半價煥喪不出者數月竟莫測此魅何所取或曰魅本無意惑賈賈妄生窺伺反往規魅魅故因而戲弄之是于理當然或又曰賈富而慳心計可以析秋毫犯鬼神之忌故魅以美色顛倒之是亦理所宜有也

宣室志載隴西李生左乳患癰一日癰潰有雉自乳飛出不知所之聞奇錄載崔堯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癰剖之有黃雀鳴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閣學郎阿親見其親申家小婢項上生瘡瘡中出一白蝙蝠知唐人記二事非虛豈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哉

問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七

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畫醉鍾馗圖余題以二絕句曰一夢荒唐事有無吳生粉本幾臨摹紛紛畫手多新樣又道先生是酒徒午日家家蒲酒香終南進士亦壺觴太平時節無妖癘任爾閒遊到醉鄉畫者題者均弄筆狡獪而已一日午睡初醒聽窻外婢媪悄語說鬼有王媪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遙見雙燈自林外冉冉來人語嘈雜乃一大鬼醉欲倒諸小鬼掖之踉蹌行安知非醉鍾馗乎天地之大無所不有隨意畫一人往往遇一人與之肖隨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與之同無心關合是即化工之自然也

相傳魏環極先生嘗讀書山寺几筆墨几榻之類不待拂拭自然無塵初不為意後稍稍怪之一日晚歸門尚未啟聞室中窸窣有聲從隙窺覘見一人方整飭書案驟入掩之其人瞥穿後窻去急呼令返其人遂拱立窻外意甚恭謹問汝何怪馨折對曰某狐之習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竊執僕隸役幸公勿訝先生隔窻與語甚有理致自是雖不敢入室然遇先生不甚避先生亦時時與言一日偶問汝視我能作聖賢乎曰公所講者道學與聖賢各一事也聖賢依乎中庸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

問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八

理氣後藝倫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別聖賢之於人有是非心無彼我心有誘導心無苛刻心道學則各立門戶不能不爭既已相爭不能不巧詆以求勝以是意見種種作用遂不盡可令孔孟見矣公剛大之氣正直之情實可贊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其本性為聖為賢亦在此若公所講則固各自一事非下愚之所知也公默然遣之後以語門人曰是蓋因明季黨禍有激而言非篤論也然其抉摘情偽固可警世之講學者

滄州南一寺臨河干山門圯於河二石獸並沉焉閱十

餘歲僧募金重修求二石獸於水中竟不可得以為順
流下矣棹數小舟曳鐵鉅尋十餘里無跡一講學家設
帳寺中聞之笑曰爾輩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豈能為
暴漲携之去乃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湮於沙上漸沉漸
深耳沿河求之不亦慎乎眾服為確論一老河兵聞之
又笑曰凡河中失石當求之於上流蓋石性堅重沙性
鬆浮水不能衝石其反激之力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
為坎穴漸激漸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擲坎穴中如是再
齧石又再轉轉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
值求之地中不更慎乎如其言果得於數里外然則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九

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據理臆斷歟
交河及友聲言有農家子頗輕佻路逢鄰村一婦矜目
晚視方微笑挑之適有儲者同行遂各散去聞日又遇
諸途婦騎一烏犍牛似相顧盼農家子大喜隨之時霖
雨之後野水縱橫牛行沮洳中甚速沾體濡足顛躓者
屢比至其門氣殆不屬及婦下牛覺形忽不類諦視之
乃一老翁恍惚驚疑有如夢寐翁訝其疑立問到此何
為無可置詞詭以迷路對踉蹌而歸次日門前老柳削
去木皮三尺餘大書其上曰私窺貞婦計行泥濘十里
乃知為魅所戲也鄰里怪問不能自掩為其父筆幾殆

可謂愛人以德也
此子之為能受教也

然則大吏豈可危
矣故記曰大臣法

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雖惡作劇即謂之善知識可
矣友聲又言一人見狐睡樹下以片瓦擲之不中瓦碎
有聲狐驚躍去歸甫入門突見其婦縊樹上大駭呼救
其婦狂奔而出樹上縊者已不見但聞簷際大笑曰亦
邊汝一驚此亦足為佻達者戒也

同年陳半江言有道士善符錄驅鬼縛魅具有靈應所
至惟蔬食茗飲而已不受銖金寸帛也久而術漸不驗
十每失四五後竟為羣魅所遮大見窘辱狼狽遁走愬
於其師師至登壇召將執羣魅鞠狀乃知道士雖不取
一物而其徒往往索人財乃為行法又竊其符錄攝狐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十

女媧狎狐女因竊汚其法器故神怒不降而警之者得
以逞也師拊髀嘆曰此非魅敗爾爾徒之敗爾也亦非
爾徒之敗爾爾不察爾徒適以自敗也爾爾持戒清苦
得免幸矣於魅乎何尤拂衣竟去夫天君泰然百體從
令此儒者之常談也然姦黠之徒豈能以主人廉介遂
輒貪謀哉半江此言蓋其官直隸時與某令相遇於余
家微以相諷此令不愜故清風兩袖而卒被惡聲其可
惜也已

里有少年無故自掘其妻墓幾見棺矣時耕者滿野見
其且晉且掘疑為顛癲羣起阻之詰其故堅不肯吐然

為衆手所牽制不能復掘荷鍾恨恨去皆莫測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發狂自掘曰汝播弄是非聞人骨肉多矣今乃誣及黃泉耶吾得請於神不汝貸也因縷陳始末自齧其舌死蓋少年恃其剛悍顧盼自雄視鄉黨如無物牧者慕焉因為造謗曰或謂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嗚嗚有聲懼不敢前伏艸間竊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至墓前與其妻雜坐調謔聲艷語一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誣耶有聞之者以告少年少年為其所中遠有是舉方竊幸得計不虞鬼之有靈也小人狙詐自及也宜哉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亦少年意氣憑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從孫樹寶鹽山劉氏甥也言其外祖有至戚生七女皆已嫁中一婿夜夢與僚婿六人以紅繩連繫疑為不祥會其婦翁歿七婿皆赴弔此人憶是噩夢不敢與六人同眠食偶或相聚亦稍坐即避出怪詰之具述其故皆疑其別有所嚙託是言也一夕置酒邀共飲而私鍵其外戶使不得遁突殞宮火發竟七人俱燼乃悟此人無是夢則不避六人不避六人則主人不鍵戶不鍵戶則七人未必盡焚神特以一夢誘之使無一得脫也此不知是何夙因同為此家之婿同時而死又不知是何夙

因七女同生於此家同時而寡殆必非偶然矣

周密菴言其族有孀婦撫一子十五六矣偶見老父携幼女饑寒困憊暗不能行言願與人為養媳女故端麗孀婦以千錢聘之手書婚帖留一宿而去女雖孱弱而善操作井白皆能任又工針黹家藉以小康事姑先意承志無所不至飲食起居皆經營周至一夜往往三四起遇疾病日侍榻旁經旬月目不交睫姑愛之乃過於子姑病卒出數十金與其夫使治棺衾夫詰所自來女低回良久曰實告君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惟德重祿重者庇之可免然猝不易逢逢之又皆為鬼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神所呵護猝不能近此外惟早修善業亦可以免然善業不易修修小善業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為君婦龜勉事姑今藉姑之庇得免天刑故厚營葬禮以申報君何疑焉子故孱弱聞之驚怖竟不敢同居女乃泣涕別去後遇祭掃之期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酌酒迹疑亦女所為也是特巧於遁死非真有愛於其姑然有為為之猶邀神福信孝為德之至矣

聞有村女年十三四為狐所媚每夜同寢處笑語嫺狎宛如伉儷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飲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恒給錢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為女製簪珥

衣裳及衾枕茵褥之類所值逾數百金女父亦甚安之如是歲餘狐忽呼女父語曰我將還山汝女奩具亦畧備可急爲覓一佳婿吾不再來矣汝女猶完璧無疑我始亂終棄也女故無母倩鄰婦驗之果然此余鄉近年事婢媪輩言之鑿鑿竟與乖厓還婢其事畧同狐之媚人從未聞有如是者其亦夙緣應了夙債應償耶楊雨亭言登萊間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威麗課之讀書亦頗慧一日自鄉塾獨歸遇道士對之誦咒卽惘惘不自主隨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無居人道士引入室復相對誦咒心頓明了然口噤不能聲四肢緩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不能舉又誦咒衣皆自脫道士掖伏榻上撫摩俛倚調以蝶詞方露體近之忽蹶起却坐曰修道二百餘年乃爲此狡童敗乎沉思良久復偃卧其側周身玩視慨然曰如此佳兒千載難遇縱敗吾道不過再鍊氣二百年亦何足惜奮身相逼勢已萬萬無免理間不容髮之際又掉頭白語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掣身下榻立若木雞俄繞屋旋行如轉磨突抽壁上短劍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歛衽吟約一食頃擲劍呼此子曰爾幾敗吾亦幾敗今幸俱免矣更對之誦咒此子覺如解束縛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門外指以歸路口吐火餓自焚艸菴

轉瞬已失所在不知其爲妖爲仙也余謂妖魅縱淫斷無顧慮此殆谷飲巖栖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幸道力原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馬懸崖耳老子稱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已見已亂則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於慾海橫流勢不能遏竟毅然一決以楚毒斷絕愛根可謂地獄劫中證天堂果矣其轉念可師其前事可勿論也

朱秋圃初入翰林時租橫街一小宅最後有破屋數楹用貯雜物一日偶入檢視見塵壁彷彿有字跡拂拭諦觀乃細楷書二絕句其一曰紅蕊幾枝斜春深道韞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枝枝都看偏原少並頭花其二曰向夕對銀缸含情坐綺窓未須憐寂寞我與影成雙墨迹黯淡殆已多年又有行書一段剝落殘缺玩其句格似是一詞惟末二句可辨曰天孫莫悵阻銀河汝尚有牽牛相憶不知是誰家嬌女寄感標梅然不畏人知濡毫題壁亦太放誕風流矣余曰標梅三章非女子自賦耶秋圃曰舊說如是於心終有所格格憶先儒有一說云是女子父母所作案此宋蘇是或近之倪餘疆聞之曰詳詞末二語是殆思婦之作遺脫輟之變者也二公其皆失之乎既而秋圃揭換壁紙又得數詩其一曰門掩花空落梁空燕不

來惟餘雙小婢鞋印在青苔其二日久已梳粧頰香奩
偶一開自持明鏡看原讓趨陽臺又一首曰咫尺樓窗
夜見燈雲山似阻幾千層居家翻作無家客隔院真成
退院僧鏡裏容華空若許夢中晤對亦何曾侍兒勸織
回文錦懶情心病情未能則餘疆之說信矣後為程文
恭公誦之公俛思良久曰吾知之吾不言既而曰語語
負氣不見答也亦宜

李漱六言有佃戶所居枕曠野一夕聞兵仗格鬪聲聞
家驚駭登牆視之無所睹而戰聲如故至雞鳴乃息知
為鬼也次夕復然病其聒不已共謀伏銃擊之果應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五

啾啾奔散既而屋上屋下眾聲合噪曰彼劫我婦女我
亦劫彼婦女為質互控於社公社公憤憤勸以互抵息
事俱不肯伏故在此決勝負何預汝事汝以銃擊我今
共至汝家汝舉銃則我去汝置銃則我又來汝能夜夜
自昏至曉發銃不止耶思其言中理乃跪拜謝過大具
酒食紙錢送之去然戰聲亦自此息矣夫不能不為之
事不出任之是失幾也不能不除之害不力爭之是養
癰也鬼不干人人反于鬼鬼有詞矣非開門揖盜乎孟
子有言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
戶可也

尹松林舍人言有趙延洪者性伉直嫉惡至嚴每面責
人過無所避忌偶見鄰婦與少年語遽告其夫夫偵之
有迹因伺其私會駢斬之携首鳴官官已依律勿論矣
越半載趙忽發狂自擲作鄰婦語與索命竟齧斷其舌
死夫蕩婦踰閑誠為有罪然惟其親屬得執之惟其夫
得殺之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也且所失者一身
之名節所玷者一家之門戶亦非神姦巨蠹弱肉強食
虐焰橫煽沉寃莫雪使人人公憤者也律以隱惡揚善
之義即轉語他人已傷盛德儻伯仁由我而死尚不免
罪有所歸况直告其夫是誠何意豈非激以必殺哉游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六

鬼為厲固不為無詞觀事經半載始得取償其必得請
於神乃奉行天罰矣然則以許為直固非忠厚之道抑
亦非養福之道也
御史佛公倫姚安公老友也言貴家一傭奴以游蕩為
主人所逐銜恨次骨乃造作蜚語誣主人帷薄不修糝
迹其下丞上報狀言之鑿鑿一時傳布主人亦稍聞之
然無以箝其口又無從而與辯婦女輩惟焚香顛神而
已一日奴與其黨坐茶肆方抵掌縱談四座聳聽忽噉
然一聲已仆於几上死所由檢驗以痰厥具報官為斂
埋棺薄土淺竟為羣犬搯食殘骸狼藉始知為負心之

道光乙酉余也試閩
中奉視學其時
合漳練溪自閩赴
徑東州而三日皆
院三卷卷卷卷卷
北而南庄凡五居
按試時所居也余居
一層堂宇深遠中
兩三前後皆有官
下前在極前中其
信信方之小公
林同窗外界外也
有人焉一依語
然皆皆皆皆皆
人推官出視乃
怖而大驚竟三
友能存其間結
沈縣前堂後
時有聲聲
初為德成官
為道房歷年之久
特設兵多官
自前若其現
法若其

報矣佛公天性和易不喜聞人過凡僮僕婢媪有言舊
主之失者必善遣使去鑿此奴也嘗語曰未黨進聞
平話說韓信人演說故實謂之平話即行斥逐或請
其故曰對我說韓信必對韓信亦說我是鳥可聽千古
笑其憤憤不知實絕大聰明彼但喜對我說韓信不思
對韓信說我者乃其憤憤耳真通人之論也

福建泉州試院故海防道署也室宇宏壯而明季兵燹
署中多毀殺戮又三年之中學使按臨僅兩次空閉日
久鬼物遂多阿雨齋侍郎言嘗於黃昏以後隱隱見古
衣冠人閣中來往即而視之則無睹余按臨是郡時幕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友孫介亭亦曾見紗帽紅袍人入奴子室中奴子即夢
魔介亭故有膽對窓睡曰生為貴官死乃為僮僕輩作
祟何不自重乃爾耶奴子忽醒此後遂不復見意其魂
即棲是室故欲驅奴子出一經斥責自知理屈而止歟
里俗遇人病篤時私剪其着體衣襟一片熾火焚之其
灰有白文斑駁如篆籀者則必死無字迹者即生又或
聯紙為袋其縫不以糊粘但以秤錘就搗衣砧上捶之
其縫綴合者必死不合者即生試之十有八九驗此均
不測其何理
莆田林生需言聞泉州有人忽燈下自顧其影覺不類

已形諦審之運動轉側雖一一與形相應而首巨如斗
髮蓬髻如羽葆手足皆鉤曲如鳥爪宛然一奇鬼也大
駭呼妻子來視所見亦同自是每夕皆然莫喻其故惶
怖不知所為鄰有塾師問之曰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于
其陰有惡念致羅刹感而現形歟其人悚然具服曰實
與某氏有積讐擬手刃其一門使無遺種而跳身以從
鴨母康熙末臺灣逆寇朱一貴結黨煽亂一今變怪如
是母及神果警我乎且報是謀觀子言驗否是夕鬼影
即不見此真一念轉移立分禍福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丁御史芷谿言曩在天津遇上元有少年觀燈夜歸遇
少婦甚妍麗徘徊岐路若有所待衣香鬢影楚楚動人
初以為失侶之游女挑與語不答問姓氏里居亦不答
乃疑為幽期密約遲所歡而未至者計可以挾制留也
遂至家少憇堅不肯強迫之同歸柏酒粉團時猶未徹
遂使雜坐妻妹間聯袂共飲初甚醜觀既而漸相調謔
媚態橫生與其妻妹互勸酬少年狂喜稍露留宿之意
則微笑曰緣蒙不棄故暫借君家一卸粧恐火伴相待
不能久住起解衣飾卷束之長揖徑行乃社會中拉花
者也秧歌隊中作女粧少年憤恚追至門外欲與鬪鄰
里聚問有親見其強邀者不能責以夜入人家有親見

其唱歌者不能責以收粧戲婦女竟鬪笑而散此真倖人反自侮矣

老僕虛泰言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棗樹下見鄰女在牆上露半身向之索棗撲數十枚與之女言今日始歸寧兒嫂皆往守瓜父母已睡因以手指墻下梯斜盼而去其舅會意躡梯而登料女甫下必有几櫬在墻內伸足試踏乃闕空墮溷中女父兄聞聲趨視大受筆楚眾為哀懇乃免然鄰女是日實未歸方知為魅所戲也前所記騎牛婦尚農家子先挑之此則無因而至可云无妄之災然使招之不往魅亦何所施其技仍謂之白取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九

可矣
李芍亭言有友嘗避暑一僧寺禪室甚潔而以板室其後窻友置榻其下一夕月明枕旁有隙如指頂似透微光疑後為僧密室穴紙視之乃一空園為厝棺之所意其間必有鬼因側卧枕上以一目就窺夜半果有黑影彷彿如人來往樹下諦視粗能別男女但眉目不了了以耳就隙竊聽終不聞語聲厝棺約數十然所見鬼少僅三五多不過十餘或久而漸散或已入轉輪歟如是者月餘不以告人鬼亦竟未覺一夕見二鬼媒狎於樹後距窻下繼七八尺冷蕩之態更甚於人不覺失聲笑

乃闕然滅跡次夜再窺不見一鬼矣越數日寒熱大作疑鬼為祟乃徙居他寺變幻如鬼不免於意想之外使人得見其陰私十目十手殆非虛語然曾出鬼上而卒不免為鬼驅察見淵魚者不祥又是之謂矣

大學士溫公鎮烏魯木齊日軍屯報遣犯王某逃緝捕無迹久而微聞其本與一吳某皆閩人同押解至哈密關展聞王某道死監送臺軍不通閩語不能別孰吳孰王吳某因言死者為吳而自冒王某之名來至配所數月伺隙潛遁官府據哈密文牒緝王不緝吳故吳倖跳免然事無左證疑不能明竟無從究詰軍吏巴哈布因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十

言有賣絲者婦甚有姿首忽得奇疾終日惟昏昏卧而食則兼數人如是兩載餘一日噉然長號偃如尸厥灌治竟夜稍稍能言自云魂為城隍判官所攝逼為妾媵而別攝一餓鬼附其形至某日壽盡之期冥牒拘召判官又囑鬼役別攝一餓鬼抵餓鬼亦喜得轉生願為之代迨城隍庭訊乃察知偽狀以判官鬼役付獄遣我歸也後判官塑像無故自碎此婦又兩年餘乃終計其復生至再死與其得疾至復生日數恰符知以枉被掠奪仍還其應得之壽矣然則移甲代乙冥司亦有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訊耳

李柯亭言漢州民家有狐據其倉中居不甚為祟或偶
然拋擲磚瓦盜竊飲食耳後延術士劾治殪數狐且留
符曰再至則焚之狐果移去然時時幻形為其家婦女
夜出與鄰舍少年狎甚乃幻其幼子形與諸無賴同卧
起大播醜聲民固弗知一日至佛寺聞禪室嬉笑聲穴
紙竊窺乃其女與僧雜坐憤甚歸取刃其女乃自內室
出始悟為狐復驚再延術士術士曰是已竄逸莫知所
之矣夫狐魅小小擾人事所恒有可以不必治即治亦
罪不至死遠駢誅之實為已甚其銜冤也固宜雖有符
可恃狐不能再逞而相報之巧乃卒生於所備外然則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君子於小人力不足勝固遭反噬即力足勝之而機械
潛伏變端百出其亦深可怖已
嵩輔堂閣學言海澱有貴家守墓者偶見數犬逐一狐
毛血狼藉意甚憫之持杖擊大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蘇
息送至曠野縱之去越數日夜有女子歛扉入容華絕
代駭問所自來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遊大難蒙君再生
今來為君拂枕席守墓者度無惡意因納之往來狎昵
兩月餘日漸瘳瘦然愛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寢聞窗外
呼曰阿六賤婢我養創甫愈未即報恩爾何得冒託我
名魅即君使病脫有不諱族黨中謂我負義我何以自

藉雨初晴草際
疑如星孤女衣履必
無淫汗痕此豈即
惜焉其辨其見
色亦遠不暇細察
耶
公惡道學此輩行
偽而聖極其偽
學家母乃口學

明即知事出於爾而即君救我我坐視其死又何以自
安今借姑姊來誅爾女子驚起欲遁業有數女排闥入
指擊立斃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悲忿反斥此女無良
奪其所愛此女反覆自陳終不見省且拔刃躍起欲為
彼女報冤此女乃痛哭越牆去守墓者後為人言之猶
恨恨也此所謂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也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徒苦之然其人頗負端方名不能詆其非也塾後有小
圃一夕散步月下見花間隱隱有人影時積雨初晴土
垣微圯疑為鄰里竊蔬者迫而詰之則一麗人匿樹後
脆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來折花不虞
為公所見乞曲恕言詞柔婉顧盼百媚俱生講學者
惑之挑與語宛轉相就且云妾能隱形往來無迹即有
人在側亦不睹不至為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曉
講學者促之行曰外有人聲我自能從窻隙去公無慮
俄曉日滿窻執經者趨至女仍垂幃偃卧講學者心搖
搖然尚冀人不見忽外言某媼來迓女女披衣徑出坐
畢比上理髻訖斂衽謝曰未携粧具且歸梳沐暇日再
來訪索昨夕纏頭錦耳乃里中新來角妓諸生徒賄使
為此也講學者大沮生徒課畢歸早餐已自負衣裝遁

矣外有餘必中不足豈不信乎

曲江又言濟南有貴公子妾與妻相繼歿一日獨坐荷亭似睡非睡恍惚若見其亡姬素所憐愛即亦不畏問何以能返曰鬼有地界土神禁不許闖入今日明日值娘子誦經期連放焰口得來領法食也問娘子已來否曰娘子獄事未竟安得自來問施食無益於亡者作焰口何益曰天心仁愛佛法慈悲服人者佛天喜賑鬼者佛天亦喜是為亡者資冥福非為其自來食也問泉下况味何似曰墮女身者妾夙業充下陳者君夙緣業緣俱滿靜待轉輪亦無大苦樂但乏一小婢供驅使君能

閩後草堂筆記卷十六

筆

為焚一偶人平情騰而醒始信其有為作偶人焚之次及見夢則一小婢相隨矣夫束芻縛竹剪紙裂綸假合成質何亦通靈蓋精氣搏結萬物成形不虛立秉氣含精雖久而腐朽猶蟬蛻化芝菌以蒸故人之精氣未散者為鬼布帛之精氣鬼之衣服亦如生其於物也既有其質精氣斯凝以質為範象肖以成火化其渣滓不化其菁英故體為灰燼而神聚幽冥如人雖謝魄降而魂升夏作明器殷周相承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若夫金釭春條未闕佳城殯宮闈寂不于夜行投界炎火微聞啾啾是則衰氣所召妖以人興抑或他物之所

韵語古雅獨有唐人規格

况理更精奧

憑矣何樂婦者在東光見有是事

朱子類運使言昔官敘永同知時由成都回署偶過茂林停輿小憩遙見萬峰之頂似有人家而削立千仞實非人跡所到適携西洋遠鏡試以窺之見草屋三楹向陽啟戶有老翁倚松立一幼女坐簷下手有所持似俯首縫補屋柱似有對聯望不了了俄雲氣滃鬱遂不復睹後重過其地林麓依然再以遠鏡窺之空山而已其仙靈之宅誤為人見遂更移居歟

潘南田畫有逸氣而性情孤峭使酒罵座落落然不合於時偶為余作梅花橫幅余題一絕曰水邊籬落影橫

閩後草堂筆記卷十六

筆

斜曾在孤山處士家只怪樛枝蟠似鐵風流畢竟讓桃花盡戲之也後余從軍塞外侍姬輩嫌其做黠竟以桃花一幅易之然則細瑣之事亦似皆前定矣青縣王恩溥先祖母張太夫人乳母孫也一日自興濟夜歸月明如晝見大樹下數人聚飲杯盤狼藉一少年邀之入座一老翁噴語少年曰素不相知勿惡作劇又正色謂恩溥曰君宜速去我輩非人恐小兒等於君不利恩溥大怖狼狽奔走得至家殆無氣以動後於親串家作弔笑見是翁驚仆欲絕惟連呼鬼鬼老翁笑掖之起曰僕耽鞠藥日恒不足前值月夜荷鄰里相邀酒已

無多遇君適至恐增一客則不滿枯腸故詭語遣君君乃竟以爲真耶賓客滿堂莫不絕倒中一客目擊此事恒向人說之偶夜過廢祠見數人轟飲亦邀入座覺酒味有異心方疑訝乃爲羣鬼擠入深淖化燐火熒熒散東方漸白有耕者救之乃出緣此膽破翻疑恩溥所見爲眞鬼後途遇此翁竟不敢接談此表兄張自修所說戴君恩詔則曰實有此事而所傳殊倒置乃此客先遇鬼而恩溥聞之偶夜過某村值一多年未晤之友邀之共飲疑其已死絕裾奔逃後相晤於姻家大遭詬誶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卷十六

事皆然致失於誤信由戴所說知亦不可偶經一事遂謂事事皆然反敗於多疑也

季秋厓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倉中三四年未嘗爲祟恒與人對話亦頗知書或邀之飲亦肯出但不見其形耳老儒歿後其子亦諸生與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漸肆擾生故設帳於家而兼爲人作訟牒凡所批課文皆不遺失凡作訟牒則甫具艸輒碎裂或從手中掣其筆凡脩脯所入羣蠶不失凡刀筆所得雖扇鎖嚴密輒盜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所見凡訟者至或瓦石擊頭面流血或簷際作人語對衆發其陰謀生苦之

延道士劾治登壇召將攝狐至狐侃侃辯曰其父不以異類視我與我交至厚我亦不以異類自外視其父如弟兄今其子自墮家聲作種種惡業不隕身不止我不忍坐視故撓之使改圖所獲金皆埋其父墓中將待其傾覆周其妻子實無他賜不虞鍊師之見譴生死惟命道士歷然下座三指而握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無一二此舉乃出爾曹乎不別主人太息徑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輟是業竟得考終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卷十六

乾隆丙辰丁巳間戶部員外郎長公泰有僕婦年二十餘中風昏眩氣奄奄如縷至夜而絕次日方爲營棺斂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起坐問此何處衆以爲猶譫語也既而環視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數四默然無語從此病頓愈然察其語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見其夫若不相識覺有異細詰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數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檢算未盡然當謫爲女身命借此婦尸復生覺欲如睡去修如夢醒則已卧板榻上矣問其姓名里貫堅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爲前世辱遂不窮究初不肯與僕同寢後無詞可拒乃曲從然每一薦枕輒飲泣至曉或竊聞其自語曰讀書二十

年作官三十餘年乃忍耻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嘗聞囁語曰積金徒供兒輩樂多亦何爲呼醒問之則曰未言知其深諱亦姑置之長公惡言神怪事禁家人勿傳故事不甚彰然亦頗有知之者越三載餘終鬱鬱病死訖不知其爲誰也

先師裘文達公言有郭生剛直負氣偶中秋燕集與朋友論鬼神自云不畏衆請宿某凶宅以驗之郭慨然仗劍往宅約數十間秋艸滿庭荒蕪蒙翳局戶獨坐寂無見聞二鼓後有人當戶立郭奮劍欲起其人揮袖一拂覺口噤體僵有如夢魘然心目仍了了其人磬折致詞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卷十六

曰君固豪士爲人所激因至此好勝者常情亦不怪君既蒙枉顧本應稍盡賓主意然今日佳節眷屬皆出賞月禮別內外實不欲公見公又夜深無所歸今籌一策擬請君入瓊幸君勿噴觴酒豆肉聊以破悶亦幸勿見棄遂有數人昇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壓以巨石俄隔缸笑語雜遝約男婦數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覺酒香觸鼻暗中摸索有壺一杯一小盤四橫閣象箸二方苦飢渴且姑飲啖復有數童子繞缸唱艷歌有人扣缸語曰主人命娛賓也亦靡靡可聽良久又扣缸語曰郭君勿罪大衆皆醉不能舉巨石君且姑耐貴友行至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卷十六

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貴人不敢崇惟約束娘子頗嚴今夜幸他出娘子使來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隨之行覺深閨曲街都非寺內舊門徑至一房朱榻半開雖無燈隱隱見牀帳小鬟曰娘子初會覺視覷已卧帳內君第解衣徑登榻無出一言恐他婢聞也語訖徑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擁於懷而接唇忽其人驚起大呼却立愕視則室廬皆不見乃塾師睡簷下乘涼也塾師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實竟遭斥逐此乃真惡作劇矣文達公曰郭生恃容氣故僅爲魅侮此生懷邪心故竟爲魅陷二生各自取耳豈魅有意惡哉

李村有農家婦每早晚出籠輒見女子隨左右問同行者則不見意大恐怖後乃漸隨至家然恒在院中或在墻隅不入寢室婦逼視即却走婦返即仍前知為冤對因遙問之女子曰汝前生與我並貴家妾汝姑我寵以姦盜誣我致幽死今來取償詎汝今生事姑孝恒為善神所護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隨揆度事勢萬萬無可相報理汝儻作道場度我我得轉輪即亦解冤矣婦辭以貧女子曰汝貧非虛語能發念誦佛號萬聲亦可度我問此安能得度鬼曰常人誦佛號佛不聞也特念念如對佛自攝此心而已若忠臣孝子誠感神明一誦佛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完

則聲聞三界故其力與經懺等汝是孝婦知必應也婦如所說發念持誦每誦一聲則見女子一拜至滿萬聲女子不見矣此事故老時說之知篤志事親勝信心禮佛

又聞霍東有劉其者母愛其幼弟劉愛弟更甚於母弟嬰痼疾母憂之廢寢食劉經營療治至醫其子供醫藥嘗語妻曰弟不救則母可慮母寧我死耳妻感之鬻及和衣無怨言弟病篤劉夫婦晝夜泣守有丐者夜棲土神祠聞鬼語曰劉某夫婦輪守其弟神光照燦猝不能入有違冥限奈何土神曰兵家聲東而擊西汝知之乎

無懷葛天氏也
吾欲錄其事之

掌故

前輩凡流合者有
此見否

次日其母竈下平中惡夫婦奔視母蘇而弟已絕矣蓋鬼以計取之也後夫婦並年八十餘乃卒奴子劉琪之女嫁於霍東言聞諸故老曰劉自奉母以外諸事悉蠲如一牛有告以其忤其母者劉掉頭曰世寧有是人乎寧有是事汝母造言其癡多類此傳以為笑不知乃天性純摯直以盡孝為自然故有是疑耳元人王彥章墓詩曰誰意人間有馮道即此意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辛

景少司馬介茲官翰林時齋宿清秘堂此因乾隆甲子清秘額因相沿稱積雨初晴微月未上獨坐廊下聞瀛洲亭中語曰今日樓上看西山知杜紫微雨餘山態活句真神來之筆一人曰此句佳在活字又佳在態字烘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則與象俱滅矣疑為博晰之等尚未睡納涼池上呼之不應推戶視之闕無人迹次日以告晰之晰之笑曰翰林院鬼故應作是語釋家能奪舍道家能換形奪舍者託孕婦而轉生換形者血氣已衰大丹未就則借一壯盛之軀與之互易也狐亦能之族兄次辰云有張仲深者與狐友偶問其修道之術狐言初煉幻形道漸深則煉蛇形蛇形之後則可以換形凡人癡者忽黠者忽顛與初不學仙而忽好服餌導引人怪其性情變常不知皆魂氣已離狐附

其體而生也然既換人形即歸人道不復能幻化飛騰由是而精進則與人之修仙同其證果較易或聲色貨利嗜慾牽纏則與人之惑溺同其墮輪迴亦易故非道力堅定多不敢輕涉世緣恐浸淫而不自覺也其言似亦近理然則人欲之險其可畏也哉

朱介如言嘗因中暑眩者覺忽至曠野中涼風颯然意甚爽適然四顧無行迹莫知所向遙見數十人前行姑往隨之至一公署亦姑隨入見殿閣宏敞左右皆長廊吏役奔走如大官將坐衙狀中一吏突握其手曰君何到此視之乃亡友張恒昭悟為冥司因告以失路狀張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曰生魂誤至往往有此王見之亦不罪然未免多一詰問不如且坐我廊屋俟放衙送君返我亦欲畧問家事也入坐未幾王已升座自窗隙窺見同來數十人以次庭訊語不甚了了惟一人昂首爭辯似不服罪王舉袂一揮殿左忽現大圓鏡圍約丈餘鏡中現一女子反縛受鞭像俄似電光一瞥又現一女子忍淚橫陳像其人叩頰曰伏矣即曳去良久放衙張就問子孫近狀朱畧道一二張揮手曰勿再言徒亂人意因問頃所見者業鏡耶曰是也問影必肖形今無形而現影何也曰人鏡照形神鏡照心人作一事心皆自知既已自知即心

有此事心有此事即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畢現也若無心作過本不自知則照亦不見心無是事即無是象耳冥司斷獄惟以有心無心別善惡君其識之又問神鏡何以能照心曰心不可見緣物以形體魄已離存者性靈神識不滅如燈熒熒外光無翳內光虛明內外瑩澈故纖芥必呈也語訖遠曳之行覽此身忽高忽下如隨風敗籜倏然驚醒則已卧榻上矣此事在甲子七月怪其鄉試後期至乃具道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東光馬節婦余妻黨也年未二十而寡無翁姑兄弟亦無子女艱難困苦坐卧一破屋中以浣濯縫紉自給至鬻釜以易粟而拾破瓦盆以代釜年八十餘乃終余嘗序馬氏家乘然其夫之名字與母之族氏則忘之久矣相傳其十一二時隨母至外家故有狐夜擲瓦石擊其窻聞屋上厲聲曰此有貴人汝輩勿取死然竟以民婦終殆孟子所謂天爵歟先師李又聃先生與同里嘗為作詩曰早歲吟黃鶴顛連四十春懷貞心比鐵完節髻如銀慷慨期千古荆零剩一身幾番經坎坷此念未繼麟原註節婦初嫁時尚存薄田數畝有欲迫之嫁者侵凌至盡震撼驚風雨搗呵賴鬼神原註一茂霖雨經旬却屋支柱欲倒竟得無恙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憐貧稍覺親朋少羞為乞索煩一家徒四壁九

食度三句絕粒腸空轉備針手盡皺有薪皆掃葉無甌

可生塵藪面真如鶴懸衣半似鶉遮門纔破薦原註屋

不能葺以破薦原註屋藉艸是華茵祇自甘飢凍翻嫌話苦辛

偷兒嗤餓鬼原註夜有盜過節婦屋上節婦呼女伴笑

癡人原註有同巷貧婦再醮富室歸寧時華生死心無

改存亡理亦均喧關憑燕雀堅勁自松筠伊我欽賢淑

多年共里闔不辭歌詠拙取表性情真公議存鄉校

延評待史臣他時邀

紫誥光映九河濱蓋先生壬申公車主余家時所作故

僅云顛連四十春詩格絕類香山敬錄於此一以昭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婦之賢一以存先師之遺墨也後外舅周錄馬公見此

詩遂割腴田三百畝為節婦立嗣且為請

旌或亦諷諭之力歟

余從軍西域時草奏草檄日不暇給遂不復吟詠或得

一聯一句亦境過輒忘烏魯木齊雜詩百六十首皆歸

途追憶而成非當日作也一日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

悵懷今昔偶為賦一絕句曰雄心老去漸頹唐醉卧將

軍古戰場半夜醒來吹鐵笛滿天明月滿林霜毛不解

詩余亦不復存稿後同年揚君逢元過訪偶語及之不

知何日揚君登城北關帝祠樓戲書於壁不署姓名適

有道士經過遂傳為仙筆余畏人乞詩揚君畏人乞書

皆不肯自言人又微知余能詩不能書揚君能書不能

詩亦遂不疑及竟幾於流為丹青迫余辛卯還京祖餞

於是始對眾言之乃爽然若失昔南宋閩人林外題詞

於百湖誤傳仙筆元王黃華詩刻於山西者後摹刻於

瀕南亦誤傳仙筆然則諸書所謂仙詩者此類多矣

圖裕齋前輩言有選人游釣魚臺時西頂社會遊女如

織薄暮車馬漸稀一女子左抱小兒右持篋鼓嫵嫵來

見選人舉斃一搖選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選人故狡黠

揣女子裝束類貴家而抱子獨行又似村婦蹤跡詭異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疑為狐魅因逐之絮談女子微露夫亡子幼意選人笑

語之曰毋多言我知爾亦不懼爾然我貧聞爾輩能致

財若能贍我我即從爾去女子亦笑曰然則同歸耳至

其家屋不甚宏壯而頗華潔亦有父母姊妹姊妹彼此意

會不復話氏族惟獻酬款洽而已酒闌就宿備極嫵婉

次日入城携小奴及襖被往頗相安惟女子治蕩無度

奔命殆疲又漸使拂枕簟侍梳沐理衣裳司酒掃至於

菸筒茗盃之役亦遣執之久而其姑若姊妹皆調諠指

揮視如僮婢選人耽其色利其財不能拒也一旦使滌

廁諭選人不肯女子愠曰事事隨汝意此乃不隨我意

耶諸女亦助之誚責由此漸相忤既而每夜出不歸云
親戚留宿又時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飲或琵琶
度曲而禁選人勿至前選人恚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
如是金帛從何來使我謝容易然一家三十口須汝供
給汝能之耶選人知不可留携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
再至則荒烟蔓艸無復人居併衣裝不知所往矣選人
本携數百金善治生衣履縑縷忽被服華楚皆怪之具
言贅婿狀人亦不疑俄又縑縷諱不自言後小奴私洩
其事入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竊逃猶有人理吾
所見有甚於此者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五

武強張公令譽康熙丁酉舉人劉景南之婦翁也言有
選人納一姬聘幣頗輕惟言其母愛女甚每月當十五
日在寓十五日歸寧悅其色美而值廉竟曲從之後一
選人納姬約亦如是選人初不肯則舉此選人為例詢
訪信然亦曲從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話及前選人忽省
曰君家阿嬌歸寧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選
人大悟急引入內室視之果一人也蓋其初鬻之時已
預留再鬻地矣張公淳實君子度必無妄言惟是京師
鬻女之家雖變幻萬狀亦必欺以其方故其術一時不
遠敗若月月尅日歸寧已不近事理又不時往來於兩

家豈人不見聞是必敗之道狡黠者斷不出此或傳聞
失實張公誤聽之歟然紫陌看花動多迷路其造作是
語固亦不為無因耳

朱青雷言李華麓在京以五百金納一姬會以他事詣
天津還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車為禮遙見姬與二媒媼
同車馳過大駭愕而姬若弗見華麓者恐誤認思所衣
繡衫又已所新製益懷疑艸艸語別至家則姬故在一
見即問爾先至耶媒媼又將爾嫁何處姬倉皇不知所
對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來領女父母狼狽至其妹聞
姊有變亦同來入門則宛然車中女其繡衫乃借於姊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美

者尚未脫蓋少其姊一歲容貌略相似也華麓方跳踉
如虺虎見之省悟嗒然無一語父母固詰相召意乃述
誤認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嚮次女借衣隨媒
媼同往事問價幾何曰三百金未允也華麓驟然急開
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與其姊同價可乎頃刻議定留
不遣歸即是夕同衾焉風水相遭無心湊合此亦可為
佳話矣

劉東堂言狂生某者性悖妄詆訾今古高自位置有指
摘其詩文一字者銜之次骨或至相毆值河間歲試同
寓十數人或相識或不相識夏夜散坐庭院納涼狂生

縱意高談衆畏其唇吻皆緘口不答惟樹後坐一人抗詞與辯連抵其隙理屈詞窮怒問子爲誰闇中應曰僕焦玉相也河間之駭問子不久死耶笑應曰僕如不死敢捋虎鬚耶狂生跳擲叫號繞牆尋覓惟聞笑聲吃吃或在木杪或在簷端而已

王洪緒言鄭州築堤時有少婦抱衣袂行堤上力若不勝就柳下暫息時傭作數十人亦散憩樹下少婦言歸自母家幼弟控一驢相送驢驚墜地弟入秫田追驢自辰至午尚未返不得已沿堤自行家去此西北四五里誰能抱袂送我當謝百錢一少年私念此可挑不然亦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得謝乃隨往一路與調謔不甚答亦不甚拒行三四里突七八人要於路曰何物狂且敢覬覦我家婦女共執縛捶楚皆曰送官徒涉訟不如埋之少婦又述其謔語益無可辯惟再三哀祈一人曰姑貰爾然須罰掘開此塋盡洩其積水授以一鋪坐守促之掘至夜半水道乃通諸人亦不見環視四面蘆葦叢生杳無村落疑狐穴被水誘此人濬治云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觀弈道人撰

族姪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荒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泰山山下言昔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雪併作遙見山谷有燈光漫往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秫籬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遣問姓各年歲併問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歲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坐拜而侍立促老嫗督婢治酒餽意甚親昵莫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失聲伏地曰兒不敢欺翁姑兒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狐女也嘗與翁姑之子爲夫婦本出相悅無相嬉意不虞其愛戀過度竟以療亡心恒愧悔故誓不引適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兒尚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既而見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無不至轉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嫗市一棺且具鋪衾怪問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賀兒見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聞於嶽帝嶽帝憫之許不待丹成解形證果今以遺蛻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一黑狐卧榻上毛光如漆舉之輕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真仙矣葬事畢又啓曰今

隸碧霞元君為女官當往泰山請共往故相借至此就
屋與土人雜居狐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
後不知其所終此與前所記狐女畧相近然彼有所為
而為故僅得道誅此無所為而為故竟能成道天上無
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

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廟廊者聞殿中鬼語曰奉牒拘
某婦某婦戀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
攝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計成敗與命數爭徒
自苦者固不少精誠之至鬼神所不能奪者挽回一二
間亦有之與強魂捍拒其事迥殊此宜申嶽帝取進止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毋遽以厲鬼往也語訖遂寂後不知究竟能攝否然足
知人定勝天確有是理矣

顧郎中德懋世所稱判真者也嘗自言平反一獄頗自
喜其姓名不敢洩其事則有姑出其婦者以小姑之謔
非其罪也姑性下倉卒度無挽回理而母家親黨無一
人遂披緇足庵待姑意轉其夫憐之時往視婦亦不能
無情庵旁有廢園每約以夜伏破屋而自踰墻缺私就
之來往歲餘為其師所覺師持戒嚴以為汚佛地斥其
天勿來來且逐婦夫遂絕迹婦竟鬱死冥官謂既入
空門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當從僧律科斷議付泥犁

顧駁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違誓
願科以僧律百喙無詞此婦則無罪此離冀收覆水恩
非斷絕志且堅貞徒以孤苦無歸託身荒刹其為尼也
但可謂之毀容未可謂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謂之借
榻不可謂之安禪若據其浮踪執為惡業則瑤光奪墻
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踰墻幽會迹似贈以芍
藥事均采彼靡蕪人本同衾理殊失節陽律於未婚私
媾僅擬杖刑猶容納贖茲之違禮惡視彼為輕况已抑
鬱捐生縱有微愆足以蔽罪自應寬其薄罰徑付轉輸
準理酌情似乎兩協事上冥王竟從其議此語真妄無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可證驗然據其所議固持平之論矣又顧臨忽自云以
多洩陰事謫為社公姑存其說亦足為輕談溫室者箴
也

庫爾喀喇烏蘇烏蘇喇喀譯言黑水也 蘇軍李印昔隨都司
劉德行山中見懸崖老松貫一矢莫測其由晚宿郵舍
印乃言昔過是地適見一騎飛馳來疑為瑪哈沁伏深
草伺之漸近則一物似人非人據馬上馬乃野馬也知
為怪發一矢中之噲然如鐘聲化黑烟去野馬亦驚逸
今此矢在樹知為木妖也問頃見之何不言曰射時彼
原未見我彼既有靈恐聞之或報復故寧默也其機警

多類此一日塔爾巴哈台押連寇滿答爾至命曰接解以鐵紐貫手以鐵鍊從馬腹橫鎖其足時已病奄奄僅一息與之食亦不甚咽在馬上每欲倒擲下賴繫足得不墮但慮其死不慮其逃也至戈壁兩馬相並又作欲墮狀印舉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紐擊印仆馬下卽旋斃馳入戈壁去戈壁東北連科布多此路定邊關將軍所屬綿亘數百里古無人迹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僞也忝將岳濟坐是獲重譴印亦長柳旣而伊犁復捕得滿答爾蓋額曾特來降者賞賚最厚滿答爾貪餌而出因就擒訊其何以敢再至則曰我罪至重諒必不料我來我贖家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四

而來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計良是而不虞其項上箭撥也以印之巧密而卒爲術愚以滿答爾之深險而卒以詐敗日以心闕誠不知其所窮然任智終遇其敵未有千慮不一失者則定理也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質其詞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泚言嘗讀書別業一夕風靜月明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悽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忘其所以靜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

蕭瑟瑟而已

香泚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見鬼形或聞鬼語老儒有膽殊不怖其僮僕習慣亦不怖也一夕隔牆語曰隣君已久知先生不訝嘗聞吟咏案上當有溫庭筠詩乞錄其達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語曰未句鄴城風雨連天草祈寫連爲粘則感極矣頃爭此一字與人賭小酒食也老儒適有溫集遂舉投牆外約一食頃忽木葉亂飛旋旋塵捲泥沙酒窗戶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爾輩勿劣相我籌之已熟兩相角賭必有一負負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則吾詞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五

因其本書以招怨則吾詞直聽爾輩狡獪吾不愧也語訖而風止諸鶴汀曰究是讀書鬼故雖負氣求勝而能爲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兩全乎王穀原曰君論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司隄王媪言卽見詳有樵者伐木山岡力倦小憩遙見一人持衣數襲沿路棄之不省其何故諦視之履險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慘淡不似人疑爲妖魅登高樹瞰之人已不見由其棄衣之路宛轉至山拗則一虎伏焉知人爲佞鬼衣所食者之遺也急棄柴自罔後適次日聞某村某甲於是地死於虎矣路非人徑

所必經知其以衣為餌導之至是也物莫靈於人人恒以餌取物今物乃以餌取人豈人弗靈哉利汨其靈故智出物下耳然是事一傳獵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銃擊擊其三焉則虎又以智敗矣輾轉倚仗機械又安有窮歟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愚心計萬萬不到此聞復役於虎必得代乃轉生是殆俵誘人自代因引人捕虎報冤也俵者人所化揆諸人事固亦有之又惜虎知俵助已不知即俵害已矣

梁豁堂言有粵東大商喜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冲舉可坐致所費不貲然亦時時有小驗故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六

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雖敝衣破笠而神意落落如獨鶴孤松與之言微妙元遠多出意表試其法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操券也松鱸台蘭吳橙闌荔如取攜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猶僕隸也握其符十洲三島可以夢游出悉賴之丹點瓦石為黃金百鍊不耗粵商大駭服諸方士自顧不及亦稽首稱聖師皆願為弟子求傳道道士曰然則擇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眾拜訖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求仙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真仙而何道士軒渠良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冲漠自然與元氣為一烏有如是種

種哉蓋三教之放夫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佛之本旨無生無滅而已布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本旨清淨冲虛而已章咒符籙非也爐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是皆章咒符籙事去爐火服餌尚隔幾塵况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還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為而告以種種不可為爾庶幾知返乎儒家釋家大憊曰增門徑各別可勿與辨也吾疾夫道家之滋偽故因汝好道結一正之因指諸方士曰爾之不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桃偶人也爾之燒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七

丹辰中藥也爾之點金縮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爾之召仙攝靈鬼也爾之返魂役狐魅也爾之般運五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鹿盧躡也各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眾牽衣叩額曰下士沉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不一度脫乎道士却坐顧粵商曰爾曾聞笙歌錦繡之中有一人揮手飛昇者乎願諸方士曰爾曾聞炫術齋財之輩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綿綿不停而後可長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

緣骨非藥物所能換緣亦非情如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靈自爾感通仙緣乃委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素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陽無怪無奇是真祕密投筆於案聲如霹靂已失所在矣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倉中不甚為祟然小兒女或近倉遊戲輒被五擊一日厨下得一小狐眾欲捶殺以洩憤洪生曰是挑撥也人與妖鬪寧有勝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餌親送至倉外自是兒女輩往來其地不復擊矣此不戰而屈人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八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縣東留福莊其鄰家二犬一犬一犬吠甚急鄰婦出視無一人惟聞屋上語曰汝家犬太惡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窰內煩以烟薰之當自出婦大駭入視窰內果嚶嚶有泣聲問是何物何以至此窰內小語曰我名綠雲狐家婢也不勝鞭笞逃匿於此冀少緩須臾死惟娘子哀之婦故長齋禮佛意頗憐憫向屋仰語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實不忍火攻苟無大罪乞仙家舍之里俗呼狐曰仙家屋上應曰我二千錢新買得那能即捨婦曰二千錢贖之可乎良久乃應曰是或向可婦以錢擲於屋上遂不聞聲婦扣窰呼曰綠雲可出我已贖

得汝汝王去矣窰內應曰感活命恩今便隨娘子驅使婦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驚駭小兒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暫然逝後每逢元旦輒聞窰外呼曰綠雲叩頭

蒙古以羊骨卜燒而觀其圻光猶蠻峒雞卜也霍丈易書在葵蘇圖單臺時有老婦解此術使卜歸期婦側睨良久曰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與冠皆已具行有兆矣越數月又使卜婦一視即拜曰馬已鞍人已冠矣公不久其歸乎既而果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九

窰中一日指口訴饑投以杏漿分食訖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擲於地上觀其縱橫奇偶忽失聲哭其巖環視亦皆哭既而駢誅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休錢卜也是與善龜雖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龜之變以物取數者著之變其藉人精神以有靈理則一耳
康熙癸巳秋宋村厥佃戶周甲不勝其婦之箠楚夜向婦寢逃匿破廟將待曉介鄰里乞憐婦覺之追迹至廟對神像數其罪叱使伏受鞭廟故有狐鞭甫十餘方哀呼羣狐合噪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齊奪甲置牆隅執其婦襖無寸縷即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釋突

又合謀而出曰男子但解護男子渠背妻私暱某家女不應死耶亦奪其婦置牆隅而相率執甲羣狐格鬪爭救喧闐良久守田者疑為劫盜大呼鳴銃為聲援狐乃各散婦已委頓甲竭蹶負以歸王德庵先生時設帳於是見婦在途中猶喃喃罵也先生嘗曰快哉諸狐可謂禮失而求野狐婦乃惡傷其類又別執一理操同室之戈蓋門戶分而朋黨起朋黨盛而公論消輟輟紛紜是非論起其相軋也久矣

張鉉耳先生家一夕覓一婢不見意其遁逃次日乃辭歸宅後積薪下空房鎖閉不知其何從入也沃髮漬面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十一

至午乃蘇言昨晚聞後院嬉笑聲稔知狐魅習慣不懼竊從門隙窺之見酒炙羅列數少年方聚飲俄為所覺遽躍起擁我踰牆入恍惚間如睡如夢噤不能言遂被逼入坐陳醲醲加以苛罰遂至沉酣不記幾時眠亦不知其幾時去也鉉耳先生素剛正自往數之曰相處多年除日曰取柴外兩無干犯何突然越禮以良家婢子作倡女侑觴子弟猖狂父兄安在為家長者寧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語曰兒輩治蕩業已咎之然其間有一錢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門作誰詞乞肉非出強幸且其月下花前採蘭贈芍閱人非一碎壁多年故兒輩

通款曲不然則某婢某婢色豈不佳何終不敢犯乎防範之疎僕與先生似當兩分其過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既管兒此婢吾亦當痛管狐晒曰過擗梅之年而不為之擇配偶鬻而橫決罪豈獨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媼至凡年長數婢盡嫁之

邱縣丞天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鄉貫其語似澤潞人也剛勁有膽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恒襪被獨宿亦無所見聞偶行經六盤山麓日已曛黑遂投止廢堡破屋荒烟蔓草四無人蹤度萬無冠盜解裝絆馬拾枯枝爨火禦寒竟展衾安卧方欲睡聞有哭聲諦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十一

聽之似在屋後似出地下時稍極方然室明如晝因側眠握刃以待之俄聲漸近在窗外黑處嗚嗚不已然終不露形杜此問曰平生未曾見爾輩是何鬼物可出問言閣中有應者曰身是女子裸無寸縷愧難相見如不見棄許入被中則有物蔽形可以對語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懼之微晒曰欲入即入陰風颯然已一好女其枕矣羞容靦掩面泣曰一語繞通遠相俛倚人雖台蕩何至於斯緣有苦情迫於陳訴雖嫌造次勿訝淫奔此堡故羣盜所居妾偶獨行為其所劫盡褫衣裳簪珥縛棄澗中夏浸寒泉冬埋積雪沉陰沍凍萬苦難名

後惡黨伏誅廢為墟莽無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見君子機緣難再千載一時故忍耻相投不辭自獻擬以一宵之愛乞市薄楫移骨平原庶地氣少溫得安營魄儼更作佛事超拔轉輪則再造之恩誓世世長執巾櫛語訖拭淚縱體入懷杜慨然曰本謂爾為妖乃沉寃如是吾雖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挾制求歡則落落丈夫義不出此汝既畏冷無妨就我取溫如講幽期則不如徑去女伏枕叩頰亦不再言杜擁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曉已失所在乃留數日為營葺營齋越數載歸里有鄰家小女見杜輒戀戀相隨後老而無子求為側室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十一

父母不肯女自請相從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為此鬼後身也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鈎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鈎似卽指此蕭詮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鈎則以珊瑚為鈎耳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鈎長約四寸餘闊約一寸六七分其鈎就倒垂極杖截去附枝作一螭頭其鬚縷纒柱亦就一橫出之瘦瘤作一芝草其餘天然彎曲脉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迹色亦純作櫻桃紅始為奇絕其掛鈎之環則以交柯連理之枝去其外岐而存其周圍

相屬者亦似天成然珊瑚連理者多佩環似此者亦多不為異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間其時珊瑚易致價尙未昂云

又余在烏魯木齊時見故大學士溫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闊質瑩白而有紅斑四點皆大如指頂鮮活如花片非血浸非油煉非琥珀浸深入腠理而暈脚四散漸遠漸淡以至於無蓋天成也公恒以自隨木果木之戰公埋輪繫馬慷慨捐生此物想流落蠻烟瘴雨間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十二

又嘗見賈人持一玉簪長五寸餘圓如畫筆之管上半純自下半瑩澈如琥珀為日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堅不肯售余終疑為藥煉也

五十年前見董文恪公一玉螭質不甚巨而純白無點瑕獨視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比則非隱青卽隱黃隱藉無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貴頃與柘林司農話及司農曰公在日偶值匱乏以六百金轉售之矣

蓋都有書生才氣颯發頗為雋上一日晚涼散步與村女目成密遣僕婦通詞約某夕虛掩後門待生潛踰匿影方閣中捫壁竊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見一厲鬼當戶立狼狽奔回幾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師忽端坐大

為人子孫皆當
謹者

鬼之當俛首
辭

言曰吾辛苦積得小陰陽當有一孫登第何踰增鑽穴
自敗成功幸我變形阻之未至削籍然亦殿兩舉矣爾
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無約束至此耶自批其頰十餘
昏然仆地方灌治問宅內僕婦亦自批其頰曰爾我家
三世奴豈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當勒戒不從則當
告主人乃獻媚希賞幾誤其終身豈非負心耶後再不
慢且禮爾曉語訖亦昏仆並久之乃蘇門人李南潤會
親見之蓋祖父之積累如是其難子孫之敗壞如是其
易也祖父之於子孫如是其死尚不忘也人可不深長
思乎然南潤言此生終身不第願領以終始流蕩不返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古

其祖亦無如何歟抑或附形於塾師附形於僕婦而不
附形於其孫亦不附形於其子猶有溺愛者存故終不
知懲歟

狐魅人之所畏也而有羅生者讀小說雜記稔聞狐女
之狡靡恨不一遇近郊古家人云有狐又云時或有人
與狎昵乃詣其窟穴具饋饋藉柱體投書求婚姻且云或
香門嬌女並已乘龍或即棄樵材不堪倚玉則乞賜一
艷婢用充貴賤銜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數日寂然一
女獨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燈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
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來充下陳幸見收錄因叩謝

如禮凝眸側立妖媚橫生大欣慰即於是夜定情自
以為彩鸞甲帳不是過也婢善隱形人不能見雖遠行
別宿亦復相隨益愜生所願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
竊食物不足則盜衣裳器具鬻錢以買亦不知誰為料
理意有徒黨同來也以是稍譙責之然媚態柔情搖魂
動魄低眉一盼亦復回嗔又冶蕩殊常盡惑萬狀卜夜
下晝靡有已時尚嗾嗾不足以為家為之周體亦為之
徹久而疲於奔命怨詈時聞漸起巽端遂成讐隙呼朋
引類妖祟大興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婢現形抗
辯曰始緣祈請本異私奔繼奉主命不為苟合手札具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古

存非無故為魅也至於盜竊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
彼豈不知既以耽色之故捨人而求狐乃又責狐以人
理毋乃詩歟即以人理而論圖聲色之娛者不能惜蓄
養之費既充妾媵即當仰食於主人所給不敷即不免
私有所取家庭之內似此者多敢攘竊他人終為有間
若夫閨房燕昵何所不有聖人制禮亦不能立以程限
帝王定律亦不能設以科條在嫡配尚屬常情在姬侍
尤其本分錄以為罪竊有未甘真人曰鳩眾肆擾又何
理乎曰嫁女與人意圖求取不滿所欲聚黨喧鬪者不
知凡幾未聞有人科其罪乃科罪於狐歟真人俛思良

人顧羅生笑曰君所謂求仁得仁亦復何怨老夫豈矣
不罷驅役鬼神預人家兒女事後羅生家貧如洗竟以
瘵終

從姪秀山言奴子吳士俊嘗與人鬪不勝恚而求自盡
欲於村外覓僻地甫出柵卽有一鬼邀之一鬼言投井
佳一鬼言自縊更佳左右幸莫知所適俄有舊識丁
文奎者從北來揮拳擊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歸士俊
惘惘如夢醒自盡之心頓息文奎亦先以縊死者蓋二
人同役於叔父栗甫公家文奎歿後其母嬰疾困卧士
俊嘗助以錢五百故以是報之此余家近歲事與新齊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十六

諧所記針工遇鬼畧相似信鑿然有之而文奎之求代
而來報恩而去尤足以激薄俗矣

周景垣前輩言有巨室眷屬連艦之任晚泊大江中俄
一大艦來同泊門燈檣幟亦官舫也日欲沒時艙中二
十餘人露刃躍過盡驅婦女出艙外有靚粧女子隔窗
指一少婦曰此卽是矣羣盜應聲曳之去一盜大呼曰
我卽爾家某婢父爾女酷虐我女鞭箠炮烙無人理幸
逃出遇我爾追捕未獲銜冤次骨今來復讐也言訖揚
旣順流去斯須滅影緝尋無跡女竟不知其所終然情
狀可想矣夫貧至鬻女豈復有所能爲而不慮其能爲

盜也婢受慘毒豈復能報而不慮其父能爲盜也此所
謂蜂釀有毒豈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殘忍者偶以小過
閉空房凍餓死然無傷痕其父訟不得直反受笞免憤
莫釋夜踰垣入併其母女手刃之海捕多年竟終漏網
是不爲盜亦能報矣又言京師某家火夫婦子女併焚
亦羣婢怨毒之所爲事無顯證遂無可追求是不必有
父亦自能報矣余有親串鞭笞婢妾嬉笑如兒戲間有
死者一夕有黑氣如車輪自檐墮下旋轉如風啾啾然
有聲直入內室而隱次日疽發於項如粟顆漸以四潰
首斷如斬是人所不能報鬼亦報之矣人之愛子誰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十七

如我其強者銜冤茹痛鬱結莫申一決橫流勢所必至
其弱者橫遭荼毒實恨黃泉哀感三靈豈無神理不有
人禍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世謂古玉皆昆吾刀刻不盡然也魏文帝典論已不信
世有昆吾刀是漢時已無此器李義山詩玉集胡沙割
是唐已沙碾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爲第一其地
卽佛經之印度漢書之身毒精是技者相傳猶漢武時
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頗有中國花艸非西域所有者
沿舊譜也又云別有奇藥能軟玉故細入毫芒曲折如
意余常見瑪少罕與同自西域買來梅花一枝虹幹天

矯殆可以插瓶而開之則上蓋下底成一盒雖細條碎
瓣亦皆空中又嘗見一鉢內外兩重可以轉而不可出
中間隙縫僅如一髮搖之無聲斷無容刀之理刀亦斷
無屈曲三折透至鉢底之理疑其又有粘合無迹之藥
不但能軟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見謂之鬼工今則納費
輸琛有如域內亦尋常視之矣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
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
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為鬼歸告其父母
開家驗視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六

脇癥瘕呼鄰婦密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逝矣蓋閩中
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歷一日服至六寸
尚可蘇至七寸乃置外女已有婿而私與鄰子狎故磨
此根使許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婿家鳴官捕得鄰
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鞫是獄欲引開棺
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
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律
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唐宋人最重通犀所云種種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
之簡作雙龍對立狀宋孝宗之帶作兩極老人扶杖像

見於諸書者不一當非妄語今惟有黑白二色未聞有
肖人物形者此何以故歟惟大理石往往似畫至今尚
然嘗見梁少司馬鍛憶家一插屏作一鷹立老樹斜柯
上精距翼尾一一酷似側身旁睨似欲下搏神氣亦極
生動朱運使子頴嘗以大理石鎮紙贈亡兒汝信長約
二寸廣約一寸厚約五六分一面懸厓對峙中有二人
乘一舟順流下一面作雙松欹立針鬚分明下有水紋
一月在松稍一月在水宛然而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
題曰輕舟出峽一題曰松溪印月左側題十岳山人字
皆八分書蓋明王寅故物也汝信以獻余余於器玩不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九

甚留意後為人取去烟雲過眼矣偶憶及因併記之
舊蓄北宋苑畫八幅不題名氏絹絲如布筆墨沉著工
密中有渾渾穆穆之氣疑為真蹟所畫皆故事而中有
三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隱現狀上作一月銜樹杪
一女子衣帶飄舞翩如飛鳥似御風而行一幅作曠野
之中一中使背詔立一人衣巾襪纓自右來二小兒迎
拜於左其人作引手援之狀中使若不見三人三人亦
若不見中使一幅作一堂甚華敞塔下列酒器五左側
作艷女數人靚粧綵服若貴家姬右側作娼婢攜抱小
兒女皆侍立甚肅中一人常服據榻坐自抱一酒罍持

鑽鑽之後前一幅辨爲紅綉後二幅則終不知爲誰姑
記於此俟博雅者考之

張石鄰先生姓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商折人過
然慷慨尚義視朋友之事如己事勞與怨皆不避也嘗
夢其亡友某公盛氣相詰曰君兩爲縣令凡故人子孫
零替者無不收恤獨我子數千里相投視如陌路何也
先生夢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歟夫所謂朋友豈勢利相
攀援酒食相徵逐哉爲緩急可恃而休戚相關也我視
君如弟兄吾家奴結黨以蠶我其勢蟠固我無可如何
我常密託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姦狀而恐招嫌怨諱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肯言及某某貫盈自敗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爲之解
脫我事之債不償我財之給不給君皆弗問第求若輩
感激稱長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
路視我而怪我視君如陌路君忘之歟其人瑟縮而去
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習氣類以不談人過
爲君子而不計其人之親疎事之利害余常見胡牧亭
爲羣僕剝削至衣食不給同年朱學士竹君奮然代爲
驅逐牧亭生計乃稍蘇又常見陳裕齋歿後孀妾孤兒
爲其壻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奮然鳩率舊好代
爲驅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時清議稱古道者百不一

二稱多事者十恒八九也又嘗見崔總憲應階娶孫婦
負彩轎親迎其家奴互相鉤貫非三百金不能得眾味
一音至前期一兩日價更倍昂崔公悲憤自求朋友代
質朋友皆避怨不肯應甚有謂彩轎無定價貧富貴賤
各隨其人爲消長非他人所可代質以巧爲調停者不
得已以已所乘轎結綵繒用之一時清議謂坐視非理
者亦百不一二謂善體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彼一是
非此一是非將烏乎質之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朱青雷言嘗謁椒山祠見數人結伴入眾皆叩拜中一
人獨長揖或詰其故曰楊公忠臣嗚呼然曰我姦臣乎
相等無庭參禮也或又曰楊公忠臣嗚呼然曰我姦臣乎
于大羽因言崑崙松岩嘗騎驢過一治磨者噴不讓路治
磨者曰石工遇石工松岩安即張卿君之弟子以策列各一時何讓之有余
亦言交河一塾師與張晴嵐論文相詆塾師怒曰我與
汝同歲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處勝我耶三事相
類雖善辯者無如何也田白岩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遇此種人惟當以不治治之亦於事無害必欲其解悟
彌出葛藤嘗見兩生同寓佛寺一嘗紫陽一嘗象山喧
詬至夜半僧從旁解紛又謂異端害正共與僧鬪次日
三人破額詣訟庭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乎

昌平有老嫗蓄雞至多惟賣其卵有買雞充饌者雖十倍其價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將嚼時嗚聲競作如傳呼之相應也會刈麥驟於門外羣雞忽千百齊至圍繞啄食媪持杖驅之不聞徧呼男女交手撲擊東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喚間包屋五楹旬然摧圯雞乃俱驚飛入山去此與宣室志所載李甲家鼠報恩事相類夫鶴知夜半雞知將旦氣之相感而精神動焉非其能自知時也故邵子曰禽鳥得氣之先至萬物成毀之數斷非禽鳥所先知何以聚族而來脫主人於厄乎此必有憑之者矣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三

從姪汝夔言甲乙並以捕狐為業所居相距十餘里一日伺得一塚有狐迹擬其往約日落後會於其所乙至甲已先在同至塚側相其穴可容人甲令乙伏穴內而自匿塚畔叢蒿中待狐歸穴甲禦其出路而乙在內禽繫之乙悶坐至夜分寂無音響欲出與甲商進止呼良久不應試出尋之則二墓碑橫壓穴口僅隙光一線濶寸許重不可舉乃知為甲所賣次日聞外有叱牛聲極力號叫牧者始聞報其家往視鳩人移石已幽閉一晝夜矣疑甲謀殺率子弟詣甲將執訟官至半途乃見甲裸體反縛柳樹上衆圍而唾罵或鞭朴之蓋甲赴約時

路遇值婦相調謔因私狎於林叢時盛暑各解衣置地甫脫手婦躍起掣其衣走莫知所向幸無人見狼狽潛歸未至家遇明火持械者見之呼曰奴在此則鄰家少婦三四睡於院中忽見甲解衣就同卧驚喚眾起已棄衣踰牆遁方共里黨追捕也甲無以自白惟呼天而已乙述昨事乃知皆為狐所賣然伺其穴而掩襲此戕殺之讐也戕殺之讐以游戲報之一閉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一禡其衣使受縛無辯而人覺即遁使其罪亦不至死猶可謂善留餘地矣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三

健令也官安定日有兩家爭一墳山訟四五年閱兩世矣其地廣濶不盈畝中有二塚兩家各以為祖塋問鄰證則萬山之中裏樞挈水乃能至四無居人問契券則皆稱前明兵燹已不存問地糧申票則兩造具在其前皆曰此地萬不足耕無錙銖之利而有地丁之額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邱隴不欲為他人佔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體魄誰肯涉訟數十年認他人為祖宗者或疑為謀佔吉地則又皆曰秦隴素不講此事寔無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圍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後掘而別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間誰敢為之

竟無以折服又無均分理無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
勿祭必鬪每鬪必訟官惟就鬪論鬪更不問其所因矣
後蔡西齋爲甘肅藩司聞之曰此爭祭非爭產也蓋以
理喻之曰爾既自以爲祖墓應聽爾祭其來爭祭者既
願以爾祖爲祖於爾祖無損於爾亦無損也聽其享薦
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權詞然迄不知其違否
也

胡牧亭言其鄉一富室厚自奉養閉門不與外事人罕
得識其面不善治生而財終不耗不善調攝而終無疾
病或有禍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里胥大喜張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書

其事報官官亦欣然即日來比陳尸檢驗忽手足蠕蠕
動方共駭怪俄欠仲俄轉側俄起坐已復蘇矣官尙欲
以通污投緘鍛鍊羅織微以語導之婢叩首曰主人妾
媵如神仙寧有情到我設其到我方歡喜不暇寧肯自
戕寔聞父不知何故爲官所杖殺悲痛難釋憤恚求死
耳無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類此鄉人皆言
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
之乩判曰諸公誤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過去生中
乃一村叟其人淳淳悶悶無計較心悠悠忽忽無得失
心落落漠漠無愛憎心坦坦平平無偏私心人或凌侮

無爭競心人或欺給無機械心人或謗詈無嗔怒心人
或捕害無報復心故雖槁死牖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
心爲神所福使之食報於今生其蠢無知識正其身異
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諸君乃以爲疑不亦誤耶時在
側者信不信參半吾竊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
傳贊託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劉約齋舍人言劉生名寅此在劉景南家酒間語及南
北鄉音各異不知是此寅字
否家陪貧其父早年與一友訂婚姻一諾爲定無媒妁
無婚書庚帖亦無聘幣然子女則並知之也劉生父卒
友亦卒劉生少不更事寔益甚至寄食僧寮友妻謀悔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書

婚劉生無知之何女竟鬱鬱死劉生知之痛悼而已是
女燈下獨坐悒悒不寧忽聞窗外啜泣聲問之不應而
泣不已固問之彷彿似答一我字劉生頓悟曰是子也
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來生相聚可也語訖遂寂後劉
生亦夭死惜無人好事竟不能合葬華山長恨歌曰天
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了期此之謂乎雖悔婚無
迹不能名以貞又以病終不能名以烈然其志則貞烈
兼矣說是事時滿座太息而忘問劉生里貫約齋家在
蘇州其鄉里歟
河間有遊僧賣藥於市以一銅佛置案上而盤貯藥丸

佛作引手取物狀有買者先禱於佛而捧盤進之病可治者則九躍入佛手其難治者則九不躍舉國信之後有人於所寓寺內見其閉戶研鐵屑乃悟其盤中之丸必半有鐵屑半無鐵屑其佛手必磁石爲之而裝金於外驗之信然其術乃敗會有講學者陰作訟牒爲人所訐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爭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對筆迹皆相符乃叩額伏罪太守徐公諱景曾通儒也聞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聖賢不信道學今日觀之灼然不謬

楊槐亭前輩有族叔夏日讀書山寺中至夜半弟子皆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去

睡獨秉燭伊唔倦極假寐聞叩窗語曰敢敬問先生此往某村當從何路怪問爲誰曰吾鬼也籍谷重複獨行失路空山中鬼本稀疎偶一二無賴賤鬼不欲與言即問之亦未必肯相告與君幽明雖隔氣類原同故聞書聲而至也具以告之謝而去後以語槐亭槐亭撫然曰吾乃知孤介寡合卽作鬼亦難

李秋崖與金谷村嘗秋夜坐濟南歷下亭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蘇州流雲吐華月句與象天然覺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聞中人語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詩語一

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如花間鑲細雨瀾流光句在詞家爲妙語在詩家則靡靡矣惘然驚顧寂無一人膠州法南聖嘗借一友登日觀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爲禮二人亦弗與言俄丹曉欲吐海天混燭千燦萬狀不可端倪南聖吟元人詩曰萬古齊州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夢天詩故爲奇語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聖回顧道士卽不再言既而駿鳥湧上南聖謂其友曰太陽其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謂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地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蓋天橢圓如雞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去

卵地渾圓如彈丸水則附地而流如核桃之殼橢橢圓者東西遠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動元氣之表無象可窺次爲恒星高不可測次七重則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隨大氣旋轉去地且二百餘萬里無論海也渾圓者地無正頂身所立處皆爲頂地無正平目所見處皆爲平至廣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處其圓中規中高而四隕之證也是爲地平圓規以外目所不見者則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處亦圓中規是又水隨地形中高四隕之證也然江河之水狹且淺夾以兩岸行於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廣至深附

於地面無所障蔽故中高四隕之處如水晶毯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則初見如一線日將近地平則斜影橫穿未明先睹今所見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則影斜落海底轉不能見矣儒者蓋嘗見此景故以爲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於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見此景故以須彌山四面爲四州日環繞此山南晝則北夜東暮則西朝是日常旋轉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天

行竟不入地證以今日所見其謬更無庸辯矣南聖驚其博辯欲與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說子不知九萬里之圓固以漸而進以漸而轉漸進漸轉遂至周環必以爲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楊光先之說苦相詰難老夫憐情不能與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亞細亞其地極出地三十五度與中國上下反對度北極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徑去竟莫測其何許人

大學士溫公言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及醫不能縫適生俘數回婦醫曰得之矣擇一年壯肥白者生剝腹皮繫於劍上以匹帛纏束竟獲無恙劍愈後渾合爲一痛癢亦如一公謂非戰陣無此病非戰陣亦無此藥信然然後徒逆法本應誅卽不剝膚亦卽斷脰用救

忠義之士固異於殺人以活人爾

周化源言有二士遊黃山留連松石日暮忘歸夜色蒼茫草深苔滑乃共坐於懸崖之下仰視峭壁猿鳥路窮中間片石斜欹如雲出岫缺月微升見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卽鬼屏息靜聽右一人曰頃遊岳麓聞此翁又作何語左一人曰去時方聚衆講西銘歸時又講大學衍義也右一人曰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卽道濟天下乎父母之於子可云愛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已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天

疾病何以不能療已之患難何以不能救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卽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自自格致以至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飯本節節相因然士不耕則不主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目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卽平三苗卽格乎抑猶有治法在

乎又不知周文之世界太烈徽音而江漢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為飯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瓊山所補治平之道其備乎右一人曰真氏過於泥其本邱氏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瓊瓊屑屑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即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亦妄談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則然矣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寔驗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手

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斷不可行駁者衆矣然諸學家持是說者意別有在駁者未得其要領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駁者知之講學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說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蔽其身也蓋言理言氣言性言心皆恍惚無可質誰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狀幽微曖昧之中作何情態乎至於是事則有憑矣試之而不效則人人見其短長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說使人必不能試必不肯試必不敢試而後可號於衆曰吾所傳先生之法吾之法可為萬世致太平而無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詰則亦相率而譁

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爾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而要以三月齋戒乃能觀是即此術第彼猶有棘刺猶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託之空言併無削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過於是駁者乃以迂濶議之烏識其用意哉相與太息者久之劃然長嘯而去二士竊記其語頗為人述之有講學者聞之曰學求間道而已所謂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節義猶為未務禮樂刑政更未之末矣為是說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劉香晚寓齋扶乩邀余未赴或傳其二詩曰是處春山長藥苗間隨蝴蝶過溪橋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斫槐根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手

木瘦瓢飛嚴倒挂萬年藤猿猴攀緣到未能記得隨身搜拂子前年道在最高層雖意微狹亦楚楚有致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誅心之法青縣有人陷大辟縣令好外寵其子年十四五頗秀麗乘其赴省宿館舍邀之於途託言牒訴而自獻焉獄竟解寔為變童人不以變童賤之原其心也里有少婦與其夫狎昵無度夫病瘵死姑察其性佚蕩恒自監之眠食必共出入必偕五六人未常離一步竟鬱鬱以終寔為節婦人不以節婦許之誅其心也余謂此童與郭六事相類惟欠一死耳語繁錄此婦心不可知而身則無玷大車之詩所謂畏

子不奔畏子不敢者在上猶為有刑政則在下猶為守禮法君子與人為善蓋棺之後固應仍以節許之
啄木能禹步劫禁竟實有之奴子李福性頑劣嘗登高木之杪以杖塞其穴口而鋸平其外伏草間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樹以喙畫沙若符篆畫畢以翼拂之其穴口之杖錚然拔出如激矢此豈可以理解歟余在書局銷燬妖書見萬法歸宗中載有是符其畫縱橫交貫畧如小篆兩無字相並之形不知何以得之亦不知其信否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三

李福又嘗於月黑之夜出村南叢冢間嗚嗚作鬼聲以恐行人俄燐火四起皆嗚嗚來赴福乃狼狽逃歸此以類相召也故人家子弟於交游當慎其所召

于午順天鄉試與安溪李延彬前輩同分枝偶然說虎延彬曰里有入山樵採者見一美婦隔澗行衣飾華麗不似村粧心辨為魅伏叢薄中視所往適一鹿引麕下澗飲婦見之突撲地化為虎衣飾委地如蟬蛻徑搏二鹿食之斯須仍化美婦整頓衣飾款款循山去臨流照影妖媚橫生幾忘其曾為虎也秦澗泉前輩曰妖媚盡惑但不變虎形耳搏噬之性則一也偶露本質遽相驚訝此樵何少見多怪乎

大學士伍公鎮烏魯木齊日頗喜吟詠而未睹其稿惟於驛壁見一詩曰極目孤城上蒼茫見四郊斜陽高樹頂殘雪亂山切牧馬嘶歸櫺啼鳥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尚鳴鶻殊有中唐氣韻

東州佃戶邵仁我言有李氏婦自母家歸日薄暮風雨大作避入廢廟中入夜稍止已聞不能行適客作之短工為人鋤田刈禾計日受值去未無定者也數人荷鋤入懼遭強暴又避入廟後破屋客作閭中見影相呼追迹婦窘急無計乃嗚嗚作鬼聲既而牆內外並嗚嗚有聲如相應答數人怖而反夜半雨晴竟潛踪得脫此與李福事相類而一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三

偶相追逐一似來相救援雖謂秉心貞正感動幽靈亦未必不然也

仁我又言有盜劫一富室攻樓門垂破其黨手炬露刃迫脅家眾曰敢號呼者死且大風號呼亦不聞死何益皆噤不出聲一竈婢年十五六睡厨下乃密持火種黑闇中伏地蛇行潛至後院乘風縱火焚其積柴烟焰燭天闔村驚起數里內鄰村亦救視大眾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羣盜格鬪不能脫竟駢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為子婦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畧必能作家雖竈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飾卽是夜成禮曰遲則講尊

卑論良賤是非不一恐有變局矣亦奇女子哉

邊秋厓前輩言一宦家夜至書齋突見案上一人首大駭以為咎徵里有道上能符籙時預人喪葬事急召占之亦駭曰大凶然可禳解齋醮之費不過百餘金耳正擬議間窗外有人語曰身不幸伏法就終幽魂無首則不可轉生故恒自提攜累如疣贅頃見公乘几滑淨偶置其上適公猝至倉皇忘取以致相驚此自僕之粗疎無關公之禍福術士妄語慎不可聽道士乃喪氣而去又言一宦家患狐祟延術士劾治法不驗反為狐所窘走投其師更乞符籙至方登壇檄將已聞樓上般移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書

呼應聲洶洶然相率而去術士顧盼有德色宦家亦深感謝忽舉首見壁上一帖曰公衰運將臨故吾輩得相擾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嬰堂德感明神又增福澤故吾輩舉族而去術士行法適值其時據以為功深為忝竊賜以觴豆為稍障羞顏庶幾或可若有所酬贈則小人太微幸矣字徑寸餘墨痕猶濕術士慙沮竟噤不敢言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引諺曰山川而能語墓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此二事者可謂鬼魅能語矣術士其知之

朱導江言有妻服已釋忽為禮敬者意甚哀切過於初

之初不言所親或私叩之乃泣然曰亡婦相聚半生初未覺其有顯過頃忽夢至真可見女子數百人鑽以銀鑄驅以骨朶入一大官署中俄聞號呼悽慘慄魄動魂既而一一引出並流血被肝甸膝行如牽羊豕中一人見我招手視即亡婦驚問何罪至此曰坐事事與君懷二意初謂為家庭常態不意陰律至嚴與欺父欺君竟同一理故墮落如斯問二意者何事曰不過骨肉之中私庇子女奴隸之中私庇婢媪親串之中私庇母黨均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必受鐵杖三十未知何日得脫此曩曩者皆是也尚欲再言已為鬼卒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書

去多年位儂未免有情故為營齋造福耳夫同牢之禮於情最親則非疎者所能間故體之義於分本尊尊則非卑者所能違故二人同心則家庭之纖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與知而不能自為者皆足以彌縫其闕苟徇其私愛意有所偏則機械百出亦可於耳目所不及者無所不為種種弊端種種敗壞皆從是起所關者大則其罪自不得輕况信之者至深託之者至重而欺其不覺為所欲為在朋友猶屬負心應于神譴則人原一體分屬三綱者其負心之罪不更加倍甚乎尋常細故斷以嚴刑固不得謂之深文矣

人情狙詐無過於京師余常買羅小華墨十六錠漆匣
鵝做真舊物也試之乃搏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
盪於濕地所生又丁卯鄉試在小窩買燭蕤之不燃乃
泥質而繫以羊脂又燈下有唱賣爐鴨者從兄萬周買
之乃盡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內傳以泥外糊以紙染爲
炙燂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爲真又奴子趙平以二
千錢買得皮鞋甚自喜一日驟雨著以出徒跌而歸蓋
靴則烏油高麗紙揉作縐紋底則糊粘敗絮緣之以布
其他作偽多類此然猶小物也有選人見對門少婦甚
端麗問之乃其夫遊幕寄家於京師與母同居越數月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美

忽白紙糊門合家號哭則其夫計音至矣設位祭奠誦
經追薦亦頗有弔者既而漸鬻衣物云乏食且議嫁選
人因替其家又數月哭其夫生還始知爲誤傳因問夫
怒甚將訟官母女哀籲乃盡留其囊篋驅選人出越半
載選人在巡城御史處見此婦對簿則先歸者乃婦所
歡合謀挾取選人財後其夫真歸而敗也黎邱之技不
愈出愈奇乎又西城有一宅約四五十楹月租二十餘
金有一人任半載餘恒先期納租因不過問一日忽閉
門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視則縱橫瓦礫無復寸椽惟前
後臨街屋僅在蓋是宅前後有門居者於後門設木肆

販鬻屋材而陰拆宅內之梁柱門窗間雜賣之各居一
巷故人不能覺累棟連甍般運無迹尤神乎技矣然是
五六事或以取賤值或以取便易因貪受餌其咎亦不
盡在人錢文敏公曰與京師人作緣斤斤自守不入陷
葬已幸矣稍見便宜必藏機械神姦巨蠹百怪千奇豈
有便宜到我輩誠哉是言也

王青士言有弟謀奪兄產者招訟師至密室篝燈籌畫
訟師爲設機布弄一周詳併反間內應之術無不曲
到謀既定訟師掀髯曰令兄雖猛如虎豹亦難出鐵網
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謝曰與君至交情同骨肉豈敢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美

忘大德時兩人對據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繞室翹
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長毛珍珍如蓑衣指訟師曰先
生斟酌此君視先生如骨肉先生其危乎且笑且舞躍
上屋檐而去二人與侍側童子並驚仆家人覺聲息有
異相呼入視已昏不知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蘇具述
所聞見二人至曉乃能動事機已洩人言藉藉竟寢其
謀閉門不出者數月相傳有狎一妓者相愛甚然欲爲
脫籍則拒不從許以別宅自居禮數如嫡拒益力怪詰
其故喟然曰君棄其結髮而驅我此豈可託終身者乎
與此鬼之言可云所見畧同矣

張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時顧侍者曰：不起矣。聞將死者見先亡之矣。既而環顧病榻，若有所覓。明然曰：錯矣。俄又捐枕曰：大錯矣。俄又瞑目。齒招掌有痕，心真大錯矣。疑為譖語，不敢問。良久，盡呼女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嚮以為夫族疎而母族親，今來導者皆夫族無母族也。吾嚮以為媳疎而女親，今亡媳在左右而亡女不見也。非一氣者相關，異派者不屬乎？回思平日之存心，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誤矣。爾曹勿再誤也。此三叔母張太宜人，所親聞婦女偏私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猶是大智慧人，能回頭猛省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孔子有言：諫有五，吾從其諷。聖人之究悉物情也。親中一婦無子而陰懷其庶子，姪若婿又媒孽，短長私竊，膠固殆不可以理喻。婦有老乳母年八十餘矣，聞之，奮匄入謁，一拜，輒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婦問曷不依，兩姪曰：老奴初有所蓄，積姪事我如事母，誘我財盡，今如不相識，求一孟飯不得矣。又問曷不依，兩女若婿曰：婿誘我財，如我姪，我財盡後棄我，亦如我姪，雖我女無如何也。又問至親相負，曷不訟之，曰：訟之矣，官以為我已出嫁於本宗，為異姓女，已出嫁又於我為異姓，其收養為格外情，其不收養律無罪，焉能直也。又問爾將來

奈何曰：亡夫昔隨某官在外，娶婦生一子，今長成矣。吾訟姪與婿時，官以為既有此子，當養嫡母，不養則律當重誅。已移牒拘喚，但不知何日至耳。婦哭然若失，自是所為遂漸改。此親戚族黨，焦舌敝不能爭者，而此媼以數言回其意，現身說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耳。觸龍之於趙太后，蓋用此術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姑妄聽之四

觀弈道人撰

馬德重言滄州城南盜劫一富室已破扉入主人夫婦並被執衆莫敢誰何有妾居東廂變服逃匿厨下私語寵婢曰主人在盜手是不敢與鬪渠輩屋脊各有人以防救應然不能見檐下汝挾後窻循檐出密告諸僕各乘馬執械四面伏三五里外盜四更後必出四更不出則天曉不能歸巢也山必挾主人送荷無人阻則行一二里必釋不釋恐見其去向也俟其釋主人急負還而相率隨其後相去務在半里內彼如返鬪即奔還彼止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亦止彼行又隨行再返鬪仍奔再止仍止再行仍隨行如此數四彼不返鬪則隨之得其巢彼返鬪則既不得戰又不得遁至天明無一人得脫矣婢曰死出告衆以為中理如其言果併就擒重賞寵婢妾與嫡故不甚協至是亦相睦後問妾何以辦此泣然曰吾故盜魁某甲女父在時嘗言行劫所畏惟此法然未見有用之者今事急姑試竟僥倖也故曰用兵者務得敵之情又曰以賊攻賊

戴東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與主人通言語致餽遺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鄰一日狐告主人曰君別院空

屋有縊鬼多年矣君近拆是屋鬼無所棲乃來與我爭屋時時現惡狀恐怖小兒女已自可憎又作祟使患寒熱尤不堪忍某觀道士能劾鬼君盡求之除此害主人果求得一符焚於院中俄暴風驟起聲轟然如雷霆方駭愕間聞屋瓦格格亂鳴如數十人奔走踐踏者屋上呼曰吾計大左悔不及頃神將下擊鬼縛而吾亦被驅今別君去矣蓋不忍其憤急於一逞未有不兩敗俱傷者觀於此狐可為炯鑒又呂氏表兄言忘其名字先有姑之長子也人患狐崇延術士禁咒狐去而術士需索無厭時遣木人紙虎之類至其家擾人略之暫止越旬日復然其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更甚於狐携家至京師避之乃免銳於求勝借助小人未有不遭反噬者此亦一徵矣

烏魯木齊將海起雲言昔征烏什時戰罷還營見屋下樹樞間一人探首外窺疑為間諜奮矛刺之軍中呼子益莽中石上火光激迸矛折臂幾損疑為目眩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迹不知何怪余謂此必山精也深山大澤何所不育白澤圖所載雖多附會殆亦有之又言有一遊兵見黑物蹲石上疑為熊引滿射之三發皆中而此物夷然如不知駭極馳回呼火伴携銃往則已去矣余謂此亦山精耳

常山峪道中加班轎夫劉福言九鄉有與以八人更齒班長姐者忘其姓山東流民之去年十五六隨父母就食於赤峯即烏藍哈達烏藍譯言紅哈達租田以耕一日入山采樵遇風雨避巖下兩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草間遙見雙炬疑為虎目至前則官役數人衣冠不古不今叱問何人以實告官坐石上令曳出眾呼跪長姐以為山神俯聽命官曰汝夙孽應充我食今就擒當啖爾速解衣伏石上無留寸縷致挂礙齒牙知為虎王般肅所免官曰視爾貌尚可肯侍我寢當赦爾後當來往於爾家且爾爾長姐憤怒躍起曰豈有神靈肯作此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

語必邪魅也啖則啖耳長姐良家女不能蒙面作此事拾石塊奮擊一時奔散此非其力足勝之其氣足勝之其貞烈之心足以帥其氣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張太守墨谷言德景間有富室恒積穀而不積金防劫盜也康熙雍正間歲頻歉米價昂閉廩不肯糶升合冀價再增鄉人病之而無如何有角妓號玉面狐者曰是易與第備錢以待可耳乃自詣其家曰我為鴇母錢樹鴇母顧虐我昨與勃谿約我以千金自贖我亦厭倦風塵願得一忠厚長者託終身念無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則終身執巾櫛聞公不喜積金卽錢二千貫亦足抵昨

有木商聞此事已回天津取資計其到當在半月外我不願隨此庸奴公能於十日內先定則受德多矣張故感此妓聞之驚喜急出穀賤售廩已開買者至不能復閉遂空其所積米價大平穀盡之日妓遣謝富室曰鴇母養我久一時負氣相詬致有是議今悔過挽留義不可負心所言姑俟諸異日富室原與私約無媒無證無一錢聘定竟無如何也此事李露園亦言之當非虛謬聞此妓年甫十六七遠能辦此亦女俠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四

廉惘惘如有失獨宿書齋夜分未寐妾忽蹇帷入驚問何來曰逃歸耳孝廉沉思曰逃歸慮來追捕妬婦豈肯匿且事已至此歸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實狐也前以人來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詎今以狐來變幻無端出人無迹彼烏得而知之因憐婉如初久而漸為僮婢洩嫡大恚多金募術士劾治一術士檄將拘妾至妾不服罪據臂與術士爭曰無子納妾則納為有理生子遣妾則遣為負心無故見出罪不在我術士曰既見出矣豈可私歸妾曰出母未嫁與子未絕出婦未嫁於夫亦未絕况鬻我者妬婦非見出於夫夫仍納我是未出也何

不可歸術士怒曰爾本獸類何敢據人理爭妾曰人變獸心陰律陽律皆有刑罰變人心反以爲罪法師據何憲典耶術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誅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無罪天地未嘗不並育上帝所不誅法師乃欲盡誅乎術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爾罪耶妾曰我以禮納不得爲媚惑儻其媚惑則攝精吸氣此生久搞矣今在家兩年復歸又五六年康強無恙所謂媚惑者安在法師受如婦多金銀鍊周內以酷濟貪耳吾豈服耶問答之頃術士顧所召神將已失所在無可如何嘆曰今不與爾爭明日會當召雷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五

部明日嫡再促設壇則宵遁矣蓋所持之法雖正而法以賄行故魅亦不畏神將亦不滿也相傳劉念臺先生官總憲時題御史臺一聯曰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可謂知本矣

莫雪崖言有鄉人患疫因臥草榻魂忽已出門外覺頓離熱惱意殊自適然道路都非所曾經信步所之偶遇一故友相見悲喜憶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離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蓋同遊覽以廣見聞因隨之行所經城市墟落都不異人世往來擾擾亦各有所營見鄉人皆目送之然無人交一語也

鄉人曰聞有地獄可一觀乎友曰地獄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啟非冥吏不能導吾不能至也有三數奇鬼近乎地獄君可以往觀因改循岐路行半里許至一地空曠如墟墓見一鬼狀貌如人而鼻下則無口問此何故曰是入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故受此報使不能語或遇瘡口漿水則飲以鼻又見一鬼尻聳向上首折向下面著於腹以兩手支拄而行問此何故曰是入生時妄自尊大故受此報使不能仰而傲人又見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數寸五藏六腑虛無一物問此何故曰是入生時城府深隱人不能測故受是報使中無匿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六

形又見一鬼足長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問此何故曰此入生時高材捷足事事務居人先故受是報使不能行又見一鬼兩耳拖地如曳雙翼而混沌無竅問此何故曰此入生時懷忌多疑喜聞蜚語故受此報使不能聽是皆按惡業淺深待受報期滿始入轉輪其罪滅地獄一等如陽律之徒流也俄見車騎雜還一冥官經過見鄉人驚曰此是生魂誤遊至此恐迷不得歸誰識其家可導使去友跪啟是舊交官即令送返將至門大汗而醒自是病愈雪崖天性爽則胸中落落無宿物與朋友諧戲每俊辯

橫生此當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莊生列子牛屬寓言
議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劍爾

陳半江言有書生月夕遇一婦色頗姣麗挑以微詞欣
然相就自云家在鄰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數日
一外出家有後慮可開有墻缺可踰過隙即來不能預
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歲書生將遠行婦夜
來話別書生言隨人作計後會無期懷戀萬狀哽咽至
不成語婦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癡必相思致疾非我初
來相就意實與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與鬼狎無
不病且死陰剝陽也惟我以愛君韶秀不忍玉折蘭摧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七

故必越七八日後待君陽復乃肯再來有剝有復故君
能無恙使遇他鬼則縱情冶蕩不出半載索君於枯魚
之肆矣我輩至多求如我者則至少君其宜慎感君義
重此所以報也語訖散髮吐舌作鬼形長嘯而去書生
震慄幾失魂自是雖遇岩谷曾不側視

王梅序言交河有爲盜誣引者鄉民樸愿無以自明以
賄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誣引由私謂其婦致爲所毆
意其婦必美却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祕密須其婦潛
身自來乃可授方略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
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弗然不應也越兩三日

更家有人夜扣門啟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衣百結破
衫闖然入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粧華服
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俛首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
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
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既已來此不必
問矣惟祈毋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燃燭潛留數日大
爲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得當婦意婦暫辭去言
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相數極便可託
庇蔭免無賴凌藉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
其寃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爲狎昵其婦愧相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八

見也後因事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
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歸原籍吏視之鄉
民婦也就與語婦言苦爲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
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
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艷慾
官賣自買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携妻至乃別一人問鄰
里皆云不僞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
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汚鄉
民妻妻念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
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當受杖適與相逢因仍

誑託鄉民妻冀脫獲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釋不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姦巨蠹莫吏若矣而爲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益愚者恒爲智者敗而物極必反亦往徃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勝之無往不復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鬼斃人至死不知何意俛餘驢曰吾問諸施亮生矣取啖其生魂耳蓋鬼爲餘氣漸消漸滅以至於無得生魂之氣以益之則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與人狎攝其精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九

也男鬼不能攝人精則殺人而吸其生氣均猶狐之孫補耳因憶劉挺生言康熙庚子有五舉子晚遇雨棲破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穩覺陰風颯然有數黑影自牖入向四人噓氣四人卽夢魘又向一人噓氣心雖了了而亦漸昏瞶覺似有拖曳之者及稍醒已離故處似被縶縛欲呼則噤不能聲視四人亦縱橫偃臥衆鬼共舉一人啖之斯須而盡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忽有老翁自外入厲聲叱曰野鬼無造次此二人有祿相不可犯也衆鬼駭散二人倏然自醒述所見相同後一終於教諭一終於訓導鮑敬亭先生聞之笑曰平生自

薄此官不料爲鬼神所重也觀其所言似亮生之說不虛矣

李慶子言朱生立園辛酉北應順天試晚過羊留之北因繞避泥濘遂迂回失道無逆旅可棲遙見林外有人家試往投止至則土垣瓦舍凡六七楹一童子出應門朱具道乞宿意一翁衣冠樸雅延賓入止旁舍中呼燈至黯黯無光翁曰歲歉油不佳殊令人悶然無如何也又曰夜深不能具餽僕村酒小飲勿以爲蕩意甚款洽朱問家中有何人曰零丁孤苦惟老妻與僮婢同居耳問朱何適朱告以北上曰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中僻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十

路苦無書郵今遇君甚幸朱問四無鄰里獨居不怖乎曰薄田數畝課奴輩耕作因就之卜居貧無儲蓄不畏盜也朱曰謂曠野多鬼魅耳翁曰鬼魅卽未見君如怖是陪坐至天曙可乎因借朱紙筆入作書札又以雜物封函內以舊布裹束密縫其外付朱曰居址已寫於函上君至京拆視自知天曙作別又切囑信物勿遺失始殷勤分手朱至京拆視布裏則函題朱立園先生啟字其物乃金簪銀釧各一雙其札稱僕老無子息誤惑婦言以婿爲嗣至外孫猶間一祭掃後則視爲異姓紙錢麥飯久已闕如三尺孤墳亦就傾圮九泉茹痛百悔難

追謹以殉棺薄物所君貨鬻歸途以所得之直修治荒
塋併稍澹冢南水道庶淫潦不浸幽窀如允所祈定如
杜回結艸知君畏鬼當閻中稽首不敢見形勿滋疑慮
亡人楊宁頓首朱駭汗浹背方知遇鬼以書中歸途之
語知必不售既而果然還至羊留以所賣簪釧錢遣僕
往治其墓竟不敢再至焉

吳雲岩言有秦生者不畏鬼恒以未一見為歉一夕散
步別業聞樹外朗吟唐人詩曰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
惟對空山月其聲哀厲而長隔葉窺之一古衣冠人倚
石坐確知為鬼遠前掩之鬼亦不避秦生長揖曰與君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八

十一

路異幽明人殊今古邂逅相遇無可寒温所以來者欲
一問鬼神情狀耳敢問為鬼時何似曰一脫形骸即已
為鬼如繭成蝶亦不自知問果魂升魄降還入太虛乎
曰自我為鬼即在此間今我全身現與君對未嘗隨網
縕元氣升降飛揚子孫祭時始一聚子孫祭畢則散也
問果有神乎曰鬼既不虛神自不妄譬有百姓必有官
師問先儒稱雷神之類皆旋生旋化果不誣乎曰作措
大時飽聞是說然竊疑霹靂擊格轟然交作如一雷一
神則神之數多於蚊蚋如雷止神滅則神之壽促於蟬
蛸以質先生率遭呵叱為鬼之後乃知百神奉職如世

建官皆非頃刻之幻影恨不能以所聞見再質先生然
爾時擁臯比者計為鬼已久當自知之無庸再詰矣大
抵無鬼之說聖人未有諸大儒恐人詭瀆故強造斯言
然禁沉酒可併廢酒醴則不可禁淫蕩可併廢夫婦則
不可禁貪浬可併廢財貨則不可禁鬪爭可併廢五兵
則不可故以一代盛名挾百萬億朋黨之助能使人
嚙不敢語而終不能懣服其心職是故耳傳其教者雖
心知不然然不持是論即不得稱為精義之學亦違心
而和之曰理必如是云爾君不察先儒矯枉之意生於
相激非其本心後儒闢邪之說歷於所畏亦非其本心

閩徵草堂筆記卷十八

十二

竟信儒者真謂無鬼神皇皇質問則君之受給久矣泉
下之人不欲久與生人接君亦不宜久與鬼狎言盡於
此餘可類推曼聲長嘯而去案此謂儒者明知有鬼故
言無鬼與黃山二鬼謂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故
言可行皆洞見癡結之論僅目以迂濶猶墮五里霧中
矣

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壇詩曰舊埋香處
草離離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弔古幽魂腸斷
看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尚疑誰信靈山
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眾知為蘇小小也客或請曰

仙姬生在南齊何以亦能七律判曰閱歷歲時幽明一理性靈不昧即與世推移宜聖惟識大衆祝祠何寫以隸書釋迦不解華言疏文何行以駢體是知千載前人其性識至今猶在卽能解今之語通今之文江文通謝元暉能作愛妾換馬八韻律賦沈休又子青箱能作金陵懷古五言律詩古有其事又何疑於今乎又問尚能作永明體否卽書四詩曰歡來不得來儂去不得去懊惱石尤風一夜斷人渡歡從何處來今日大風雨濕盡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結束蛺蝶裙爲歡棹舴艋宛轉沿大堤綠波雙照影莫泊荷花汀且泊楊柳岸花外有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人行柳深人不見葢子夜歌也雖才鬼依託亦可云俊辯矣

表兄安伊在言河城秋穫時有少婦抱子行牆上忽失足仆地臥不復起獲者遙見之疑有故趨視則已死子亦觸瓦角腦裂死駭報田主田主報里胥辨驗死者數十里內無此婦且衣飾華潔子亦銀釧紅綾衫不類貧家大惑不解且覆以葦箔更番守視而急聞於官河城去縣近官次日晡時至啟箔檢視則中置藁秸一束二尸已不見壓箔之磚固未動守者亦未頃刻離也官大怒盡拘田主及守者去多方鞫治無絲毫謀殺棄尸狀

糾結徵繞至年餘乃以疑案上上官以案情恍惚往返駁詰又歲餘乃姑俟訪而是家已蕩然矣此康熙癸巳甲午間事相傳村南墟墓間有黑狐夜夜拜月人多見之是家一子好弋獵潛往伏伺穀弩中其股噉然長號化火光西去搜其穴得二小狐繫以返旋逸去月餘而有是事疑狐變幻來報冤然荒怪無據人不敢以入供官亦不敢入案牘不能不以匿屍論故紛擾至斯也又言城西某村有丐婦爲姑所虐縊於土神祠亦循覆待檢更番守視官至則尸與守者俱不見亦窮治如河城後七八年乃得之於安平屬縣葢婦頗白首一少年輪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守時禡下裳而淫其尸尸得人氣復生竟相携以逃也此康熙末事或疑河城之事當類此是未可知或併爲一事則傳聞誤矣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妬萬無納妾理恒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之曰君氣色凝滯似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爲念盍言其實或一效鉛刀之用乎異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爲製鬼卒衣裝十許具當有以報命如不能製卽假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詐取無所用當必有故姑試其所爲是夕婦夢魔呼不醒且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

股皆青黧問之祕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遺奴喚媒媼云將買妾人皆弗信其夫亦慮後患殊持疑既而婦昏瞶累日醒而促買妾愈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觀其狀似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即整飭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觀中道眾為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魂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府用桃杖決一百道歸剋期令納妾婦初以為噩夢尚未肯信三日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五

攝如徵比然其昏瞶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即付泥犁也攝魂小術本非正法然法無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殺掠則劫盜用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龜手之藥可以泝滌統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鬻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羊不行一牧豎驅之則羣行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硬聖人之意深矣講學家烏乎識之

諸鶴訂言有太學生費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

太學惑之託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携二妹來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媼皆妻黨太學父子反熒熒若寄食又久而焚鑪簿籍錢粟出入皆不與聞殘盃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還奪所侵權則妻兄弟鬪於外妻母妹等詬於內膏為眾所聚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者其子狂奔至一掘仆地惟叩額乞緩死而已志不自勝詣後圃將自經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圃狐驅逐神必許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鳴窻扉震撼妻黨皆為磚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十六

石所擊破額流血俄而妻黨婦女並為狐媚雖其母不免晝則發狂裸走醜詞衰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坐集數十狐更番勸戲不勝其創哀乞聲相聞廚中餽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所食皆雜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稍稍招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黨覲覲未息恒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有所携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餽亦然由是遂絕迹然核計費產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此狐百計代謀之豈狐之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

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為奮然而起也雖
孤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警者劉君瑞言一警者年三十餘恒往來衛河旁遇泊
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
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夢中藝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
名則旬日必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
之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日糧艘
泊河干警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爾耶殷桐在
此爾何能為警者狂吼如虓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
淋漓滿地眾前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隨流而沒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十七

後得尸於天如宮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桐插其
左脅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握桐肩背深入寸餘兩額
兩頰齧肉幾盡迄不知其何警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
無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也以僻弱之人搏強
橫之人其不敵亦決也此較伍胥之警楚其報更難矣
乃十餘年堅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
天地亦不能違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勢弱
解也

王崑霞作雁宕遊記一卷朱導江為余書挂幅摘其中
一條云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門至北磻航玩忘返坐

樹下待月上倦器微眠山風吹衣慄然忽醒散聞人語

日夜氣澄清尤為幽絕勝畫圖中看金碧山水以為
同遊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琴銘云山虛水深萬積蕭蕭
古無人踪惟石噓嘖真妙寫難狀之景嘗乞洪谷子畫
此意竟不能下筆竊訝斯是何人乃見荆浩起坐聽之
又曰頃東坡為畫竹半壁分柯布葉如春雲出岫疎疎
密密意態自然無杈極怒張之狀又一日近見其西
天目詩如空江秋淨烟水渺然老鶴長嗚清颺遠引亦
消盡縱橫之氣綠才子之筆務殫心巧飛仙之筆妙出
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知為仙人立起仰視忽撲簾一聲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十八

山花亂落有二鳥冲雲去其詩有躡屐頗笑謝康樂化
鶴親見徐佐卿句即記此事也

劉擬山家失金釧掠問小女奴具承賣與打鼓者京師
遊民多婦女在街門其夫白晝遊出指二期隨探獲
兩小鼓擊之收買雜物謂之打鼓比餘婢幼後竊出之
物多以賤價取之蓋雖不為盜實盜之利翼然賊物細
碎所值不多又踪跡詭秘無可究詰故王法亦不能禁
也又掠問打鼓者衣服形狀求之不獲仍復掠問忽承
塵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聲故不知
有我今則實不能忍矣此釧非夫人檢點雜物誤置漆
奩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謬然小女奴已無完膚矣擬山
終身愧悔恒自道之曰時時不免有此事安能處處有

此狐故仕宦二十餘載鞫獄未嘗以刑求
多小山言嘗於景州見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
撼良久書一詩曰薄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
白花謝一枝紅雲雨期雖久烟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
遺恨朱家東知為絲鬼姑問姓名又書曰妾系本吳門
家僑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成倉
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兒女之情才人
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才不減李清照其聖賢兒
女一聯自評亦確也

新齊諧載冥司榜呂留良之罪曰闢佛太過此必非事

闢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九

實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後既不能首陽一餓追述夷
齊又不能戢影逃名鴻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
應試身列膠庠其子葆中亦高擢科名以第二人入翰
苑則久食周粟斷不能自此殷頑何得肆作謗書焚惑
黔首詭託於桀犬之吠堯是首鼠兩端進退無據實狡
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實與錢謙益相等歿陰譴自
必由斯至其講學闢佛則以尊朱之故不得不闢陸王
為禪既已闢禪自不得不牽連闢佛非其本志亦非其
本罪也金人入夢以來闢佛者多闢佛太過者亦多以
是為罪恐留良轉有詞矣抑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曰

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
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衛昌黎不衛宋儒也蓋昌黎
所闢檀施供養之佛也為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
心見性之佛也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
夫婦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烟祇園無地雖有大
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枵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
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街昌黎亦甚
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不必從
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

闢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

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街宋
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
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所加損徒喧闐耳錄
以為功固為黨論錄以為罪亦未免重視留良矣
奴子王發夜獵歸月明之下見一人為二人各捉一臂
東西牽曳而寂不聞聲疑為昏夜之中剽奪衣物乃向
空虛鳴一銃二人奔避散去一人返奔歸條皆不見方
知為鬼比及村口則一家燈火出入人語嘈囂云新婦
縊死復蘇矣婦云姑命晚餐作餅為犬銜去兩三枚姑
疑竊食痛批其頰冤抑莫白癡立樹下俄一婦來勸如

此負屈不如死猶豫未決又一婦來慙慙之恍惚迷替若不自知遂解帶就縊二婦助之悶塞痛苦殆難言狀漸似睡去不覺身已出門外一婦曰我先勸當代我一婦曰非我後至不能決當代我方爭奪間忽霹靂一聲火光四照二婦驚走我乃得歸也後發夜歸輒遇聞哭晉言破壞我事誓必相殺發亦不畏一夕又聞哭晉發訶曰爾殺人我救人即告於神我亦理直敢殺即殺何必虛相恐怖自是遂絕然則救人於死亦招欲殺者之怨宜袖手者多歟此奴亦可云外異矣

朱清遠先生言昔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遊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

至冥司見衣冠數十人纍纍入冥王詰責良久又纍纍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揖之亦相答因問此並何人作此形狀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豈無一故交耶曰僕但兩次佐學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則真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尚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寧委曲以出之而死者銜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

得申即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重且率累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之恐不能償新官方來有所委卸強抑之尚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爲舞文亦非有所恩讐私相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顯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鞠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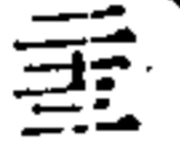
三

卽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夙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間霍然忽醒莫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明或假以告人歟
乾隆癸丑春夏間京中多疫以張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有桐城一醫以重劑石膏治馮鴻臚星實之姬人見者駭異然呼吸將絕應手輒痊踵其法者活人無算有一劑用至八兩一人服至四斤者雖劉守真之原病式張子和之儒門事親專用寒涼亦未敢至是實自古所未聞矣考喜用石膏莫過

於明繆仲淳名希雍天崇間人與張景岳同時而所傳各別本非中道故王懋
竑曰田集有石膏論一篇力辯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
此此亦五運六氣適值是年未可執為定例也

從伯君章公言中表某丈月夕納涼於村外遇一人似
是書生長揖曰僕不幸獲譴於社公自禱弗解也一社
之中惟君祀社公最豐而數十年一無所祈請社公甚
德君亦甚重君君為一禱必見從表丈曰爾何人曰某
故諸生與君先人亦相識今下世三十餘年矣昨偶向
民家索食為所訴也表丈曰已事不祈請乃祈請人事
乎人事不祈請乃祈請鬼事乎僕無能為役先生休矣

問彼草堂筆記卷十八



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漢耳不足謀也夫餽酒必豐敬鬼
神也無所祈請遠之也敬鬼神而遠之即氏之義也視
流俗之諂瀆迂儒之傲侮為得其中矣說此事時余甫
八九歲此表丈偶忘姓名其時鄉風淳厚大抵必端謹
篤實之家始相與為婚姻行誼似此者多不能揣度為
誰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間能勿學然遠
想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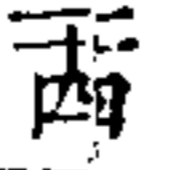
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為兄
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
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關入

本朝若

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順治元年五
月入

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兄行年較一歲稱兄自
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為之咋舌論者謂潘生狂士
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然不能謂其無理也余
作四庫全書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龔
爾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併附案語曰謹案練子寧
以下八人皆惠宗舊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益有在解縉
等後者然一則效死於故君一則邀恩於新主梟鸞異

問彼草堂筆記卷十八



姓未可同居故分別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爾卒於成
化辛丑更遠在縉等後今亦升列於前用以昭名教是
非千秋論定紆青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
一紙之先後也黃泉易逝青史難誣潘生是言又安可
以洵薄廢乎

曾映華言有數書生赴鄉試長夏溽暑趁月夜行倦投
一廢祠之前就堦小憩或睡或醒一生聞祠後有人聲
疑為守瓜棗者又疑為盜屏息細聽一人曰先生何來
一人曰頃與鄰家爭地界訟於社公先生老於幕府者
請揣其勝負一人笑曰先生真書癡耶夫勝負為伊常

直是一篇戰
國策殆以注家
而莫能極其美
折欲者知此可
鑒其客骨吏
之欺家可謂
師之伎倆

也此事可使後訟者勝請先訟者曰彼不訟而爾訟是
爾與我侵彼也可使先訟者勝請後訟者曰彼訟而爾
不訟是爾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後至者勝請先至者
曰爾乘其未來早佔之也可使先至者勝請後至者曰
久定之界爾忽翻舊局是爾無故生釁也可使富者勝
請貧者曰爾貧無賴欲使與訟爾也可使貧者勝請
富者曰爾為富不仁兼併不已欲以財勢壓孤我也可
使強者勝請弱者曰人情抑強而扶弱爾欲以辱受之
懇聳聽也可使弱者勝請強者曰天下有強凌弱無弱
凌強彼非真枉不敢冒險嬰爾鋒也可以使兩勝曰無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券無證糾結安窮中分以息訟亦可以已也可以使兩
敗曰人有阡陌鬼寧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存非爾
輩所有讓為閒田可也以此種種勝負烏有常乎一人
曰然則究竟當何如一人曰是十說者各有詞可執又
各有詞以解紛紜反覆終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
知若夫其吏鬼卒則長擁而美語訖遂寂此真老
於幕府之言也
蛇能報冤古記有之他毒物則不能也然聞故老之言
曰凡遇毒物無殺害心則終不遭螫或見即殺害必有
一日受其毒驗之頗信是非物之知報氣機相感耳狗

見屠狗者羣吠非識其人亦感其氣也又有生啖毒蟲
者云能益力毒蟲中人或至死全貯其毒於腹中乃反
無恙此又何理歟崔莊一無賴少年習此術嘗見其握
一赤練蛇斷其首而生齧如有餘味始其剛悍驚忍之
氣足以勝之乎力何必益即益力方藥亦頗多又何必
是也

賈公霖言有貿易來往於樊屯者與一狐友狐每邀之
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門後回顧則不見耳一夕
飲狐家婦出行酒色甚妍麗此人醉後心蕩戲投其腕
婦目狐狐側視笑曰弟乃欲作陳平耶亦殊不怒笑謔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如平時此人歸後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驢送其婦來
云得急信君暴中風故借驢倉皇連夜至此人大駭以
為同伴相戲也旅舍無地容眷屬呼客作送歸客作已
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時甫辰已乃自控送歸中途遇少
年與婦摩肩過手觸婦足婦怒詈少年惟笑謝語涉輕
薄此人憤與相搏致驢驚逸入歧路蜀林方茂斯須不
見此人捨少年追婦尋蹄跡行一二里驢陷淖中婦則
不知所往矣野田連陌四無人踪徹夜奔馳旁皇至曉
姑騎驢且返再商覓婦未及數里聞路旁大呼曰賊得
矣則鄰村驢昨夜被竊方四出緝捕也眾相執縛大受

筆楚穎遇素識多方辨說始得免快喪至家則紡車瑤然婦方引線問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婦與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嘯為真耳狐之報復惡矣然戮則此人自啟也

壬子春灤陽採木者數十人夜宿山坳見隔澗坡上有數鹿散游又有二人往來林下相對泣共詫人入鹿羣鹿何不驚疑為仙鬼又不應對泣雖崖高水急人徑不通然月明如晝了然可見有微辨其中一人似舊木商某者俄山風陡作木葉亂鳴一虎自林突出搏二鹿蹙焉知頃所見乃其生魂矣東坡詩曰未死神先泣是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五

謂平聞此木商亦無大惡但心計深密事事務得便宜耳陰謀者道家所忌良有以夫

又聞巴公彥弼言征烏什時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奮力酣戰忽有飛矢自旁來不及見也一人在側見之急舉刀代格反自貫顛死此人感而哭奠之夜夢死者曰爾我前世為同官凡任勞任怨之事吾皆卸爾凡見功見長之事則抑爾不得前以是因緣冥司註今生代爾死自今以往兩無恩怨我自白有賞卹毋庸爾祭也此與木商事相近木商陰謀故譴重此人小智故譴輕耳然則所謂巧者非正其拙歟

如此代死畢竟
占便宜

周禮注中云
云量者廣也
司時一屬令其
交也潤福且華
民知子未嘗以
霍官念瘠瘠必
多累乃不賂月
任巨款交代清
令債未得慰前
某不持致于吏
倉庫日：鈞橋
亦安何日察官
日即可掃衣也

數日詳歸向有
賈手日某日注
作官行送銀三
餘夫此令亦貴
惜里居姓氏及
何也子皆忘之矣

門人郝瓊孟縣人余已卯典試所取士也成進士授進賢令菲衣惡食視民事如家事倉庫出入月月造一冊預儲歸途舟車費肩一笥中雖窘急不用練兩囊篋皆結束室中如治裝狀蓋無日不為去官計人見其日日可去官亦無如之何後患病乞歸不名一錢以授徒終於家聞其少時值春社遊人如織見一媪將二女村粧野服而姿致天然瓊與同行未嘗側盼忽見媪與二女踏亂石橫行至絕澗鶴立樹下怪其不由人徑若有所選轉疑睇視之媪從容前致詞曰節物喧妍率兒輩踏青各覓眷屬以公正人不敢近亦乞公母近兒輩使刺促不寧瓊悟為狐魅掉臂去之然則花月之妖為人心自召明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六

木蘭伐官木者遙見對山有數虎懸崖削壁非迂迴數里不能至人不畏虎虎亦不畏人也俄見別隊伐木者衝虎徑過眾頓足危慄然人如不見虎虎如不見人也數日後相晤話及別隊者曰是日亦遙見眾人亦似遙聞呼喚聲然所見乃數巨石無一虎也是殆命不遭嗟乎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空虛無朕冥漠無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與鬼神矣天與鬼神能司命而顧謂天即理也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然則理氣渾淪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捕者遂時而
麟响乎吾無以測之矣

景州高冠瀛以夢高江村而生故亦名士奇篤學能文
小試必第一而省闈輒北竟坎壈以終年二十餘時日
者推其命謂天官文昌魁星貴人皆集於一宮於法當
以鼎甲入翰林而是歲祇得食餼計其一生遭遇亦無
更得志於食餼者蓋其賦命本薄故雖極盛之運所得
不過如是也田白岩曰張文和公八字日者以其一生
仕履較量星度其開坊僅抵一稔耳此與冠瀛之命可
以互勘術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據星度遽斷休咎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无

又常見一術士云凡陣亡將士推其死後之歲月必
極盛蓋盡節一時垂名千古馨香百世榮逮子孫所得
有在王侯將相之上者故也立論極奇而實有至理此
又法外之意不在李虛中等格局中矣

冠瀛久雨名場意殊抑鬱嘗語余及雪崖口問舊家一
宅留宿者夜輒遭魘或鬼或狐莫能明也一生有膽力
欲同為祟者何物故覆其中二更後果有黑影營落地
似前似却聞生轉側即伏不動知其畏人伴睡以俟之
漸作鼯聲俄覺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即覺昏沉急奮右
手搏之執得其尾即以左手扼其項噉然一聲作人言

調侃不少

求釋急呼燈視之乃一黑狐眾共掠制刃穿其髀貫以
索而自繫於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問其作祟意狐
哀鳴曰凡狐之靈者皆修煉求仙最上者調息煉神講
坎離龍虎之旨吸精服氣餌日月星斗之華用以內結
金丹蛻形羽化是須仙授亦須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
則修容成素女之術妖媚惑攝精補益內外配合亦
可成丹然所採少則道不成所採多則賊人利己不干
冥諦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竊之功為獵取
之計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餘氣如蜂採蕊無損於花
奏台漸多融結為一亦可元神不散歲久通靈即我輩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羊

是也雖道淺術疎積功亦苦如不見釋則百年精力盡
付東流惟君子哀而恕之生憫其詞切竟縱之使去此
事在雍正末年相傳已久吾因是以思科場上者鴻才
碩學吾亦不能次者行險徼倖吾亦不敢下者剽竊獵
取庶幾能之而吾亦存所不肯吾道窮矣二君皆早掇
科第其何以教我乎雪崖戲曰以君作江村後身如香
山之為白老矣惟此一念當是身異性存此病至深僕
輩實無藥相救也相與一笑而罷蓋冠瀛為文喜戛戛
生造硬語盤空屢躓有司率多坐是故雪崖用以為戲
賈長江集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一聯句下夾註

一詩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千古畸人其意見畧相似矣

吉木薩臺軍言嘗逐雉入深山中見懸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澗往視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瓊瑤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長寸許一女子甚姣麗作蒙古裝惟跣足不鞵衣則綠瓊瑤也方對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兒身不著寸縷見人嘻笑其語非蒙古非額魯特非回部非西番喇嘛如鳥不可辨觀其情狀似非妖物乃跪拜之忽擲一物於崖下乃熟野驛肉半肘也又拜謝之皆搖手乃携以歸足三四日食再與牧馬者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迹不復見矣意其山神歟

世言虹見則雨止此倒置也乃雨止則虹見耳蓋雲破日露則回光返照射對面之雲天體渾圓上覆如笠在頂上則仰視在四垂則側視故斂為一線其形隨下垂兩面之勢屈曲如弓又側視之中斜對目者近平對目者遠以漸而遠故重重雲氣皆見其邊際疊為重重紅線色非真有一物如帶橫亘天半也其能下澗飲水或見其首如驢者見朱子語錄並有能狎昵婦女者見太平廣記當是別一妖氣其形似虹或別一妖物化形為虹耳及孺愛先生言嘗覩見一蠅飛入人耳中為祟能作人

虹自是虹非雲也
余嘗以行雨後見
虹起於山麓如長
橋亘空特未能
遍視其起處作
何狀耳

言惟病者聞之或謂蠅之蠢蠢豈能成魅或魅化蠅形耳此語近之青衣童子之宣統渾家門客之吟詩皆小說妄言不足據也

辟塵之珠外舅馬公周錄曾遇之確有其物而惜未睹其形也初隆福寺鬻雜珠寶者布茵於地俗謂之羅諸小篋於其上雖大風霾無點塵或戲以囊有辟塵珠其人推魯漫笑應之弗信也如是半載一日頓足大呼曰吾真誤賣至寶矣蓋是日飛塵忽集始知從前果珠所辟也按醫書有服響豆法響豆者槐實之夜中爆響者也一樹祇一顆不可辨識其法槐始花時即以絲網繫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樹上防鳥鵲啄食結子熟後多絳布囊貯之夜以為枕聽無聲者即棄去如是遮枕必有一囊作爆聲者取此一囊又多分小囊貯之枕聽初得一響者則又分如二枕漸分至僅存二顆再分枕之則響豆得矣此人所驚之珠諒亦無幾如以此法分試不數刻得矣何至交臂失之乎乃漫然不省卒以輕棄當緣祿相原薄耳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又火自東而西巷狹風猛夾路皆烈燭有張某者艸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壽所以移避既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抱棺悲號誓以身殉時

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隱隱聞哭聲令標軍升後巷屋
尋聲至所居垂綆使縱出張夫婦並呼曰母柩在此安
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
亦不肯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為閭門
並燬燼遙望六息而已乃火熄巡視其屋歸然獨存蓋
回颺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後焚鄰居一質庫始復西
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然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長
張君慶源錄以寄余與余灤陽消夏錄載婦婦事相類
而夫婦子女齊心同願則尤難之難夫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况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擊况六人並純孝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有命數亦不能不為之挽回人
定勝天此亦其一事雖異聞即謂之常理可也余於張
君不相識而張君聞關郵致務使有傳則張君之志趣
可知矣因為點定字句錄之此編

呂太常含暉言京師有一民家停柩遇火無路可出亦
無人肯助昇乃閩家男婦鋤鏹刀鏟合手於室內掘一
坎置棺於中上覆以上坎甫掩而火及屋雖被焚棺在
坎中竟無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應變之急智因張孝
子事附錄之

交河泊鎮有王某善技擊所謂王飛駁者是也

駁俗作
選相俗

已久然非一夕偶過墟墓間見十餘小兒當路戲約皆
正字也四五歲叱使避如不聞怒搗其一羣兒共譟詈王愈怒
蹴以足羣兒至涌各持磚瓦擊其髀捷若猿猴執之不
得拒左則右來禦前則後至盤旋撐拄竟以顛墮頭自
亦被傷屢起屢仆至於夜半竟無氣以動次日家人覓
之歸兩足青紫臥半月乃能起小兒蓋狐也以王之力
平時敵數十壯夫尚揮霍自如而遇此小魅乃一敗塗
地淮南子引堯誡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
而蹟於垤左傳曰蜂蠆有毒信夫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日我流落無藉誤落羣盜中所劫殺非一今事敗幸跳
身免然聞他被執者已供我姓名居址計已飛檄拘拿
屬汝曹宜自為計俱死無益也揮淚竟去更無一言聞
家震駭一夜星散盡所居竟廢為墟人亦不明其故也
越數載此人至其故宅訪父母妻子移居何處鄰人告
以久逃匿亦茫然不測所由稍稍踪跡知其妻在彤綸
家傭作叩門尋訪乃知其故然在外實無為盜事後亦
實無夜歸事彤綸為稽官牘亦併無緝捕事久而憶耕
作八溝時漢右北平築室山岡岡後有狐時或竊物又
或夜中嗥叫攪人睡乃聚徒剽破其穴蕭之以烟狐乃

盡去疑或其為魅以報歟

奴子史錦文嘗往滄州延醫暑月未携襪被乘一馬而行至張家溝西店忽作乃繫馬於樹倚樹小憩漸覺騰睡去夢至一處草屋數椽一翁一媪坐門外見錦文邀

坐問姓名自言姓李行六曾在崔莊住兩載與其父史成德有交錦文幼時亦相見今如是長成耶感念存歿

意頗悽惻媪又問五魁無恙否五魁史錦文弟也三黑尚相隨

否三黑李姓錦文異父弟也亦頗周至翁因言今年水潦由

某路至某處水雖深然沙底不陷由某路至某處水雖淺然皆紅土膠泥粘馬足難行兩且至日已過午爾宜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五

速往不留汝坐矣霍然而醒遙見四五丈外有一孤冢

意即李六所葬歟如所指路晚至常家磚河果遇雨歸

告其繼母繼母曰是嘗在崔莊賣瓜果與爾父日遊醉

鄉者也殂謝黃泉尚惓惓故人之子亦小人之有意識

者矣

亡我憶老僕胡棟

奴子傅顯喜讀書頗知文義亦稍知醫藥性情迂緩望

之如偃蹇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輒問見魏三兄

否奴子魏三也或指所在復雅步以往比相見喘息良久

魏問相見何意曰適在苦水井前遇見三嫂在樹下作

針帶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

讀書而自謂明
理者猶此僕子也

慮男女有別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覓兄魏大駭奔往則婦已俯井哭子矣夫僕僕讀書可云佳事然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憒僻謬貽害無窮亦何貴此儒者哉

武強一大姓夜有劫盜羣起捕逐盜逸去眾合力窮追盜奔其祖塋松柏中林深月黑入不敢入盜亦不敢出相持之際樹內旋颺四起沙礫亂飛人皆眯目不相見盜乘間突圍得脫眾相詫異先靈何反助盜耶主人夜夢其祖曰盜劫財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盜亦不能怨主人若未得財可勿追也追而及盜還鬪傷人所失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六

不大乎即眾力足殪盜盜殪則必告官官或不誌坐以擅殺所失不更大乎日我眾烏白盜皆死黨盜可夜夜

伺我我不能夜夜備盜也一與為警隱憂方大可不深

長思乎旋風我所為解此結也爾又何尤焉主人醒而

喟然曰吾乃知老成遠慮勝少年盛氣多矣

滄州城守尉承公寧與舅氏張公夢徵友善余幼在外

家聞其告舅氏一事日某前鋒有女日平姐年十八九

未許人一日門外買脂粉有少年挑之怒詈而入父母

出視路無是人鄰里亦未見是人也夜扃戶寢少年乃

出於燈下知為魅亦不驚呼亦不與語操利剪偽睡以

針帶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

一第... 冊... 2 反... 夕

俟之少年不敢近惟立於床下誘說百端平姐如不見聞少年倏去越片時復來握金珠替珥數十事值約千金陳於牀上平姐仍如不見聞少年又去而其物則未收至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何爾徹夜爾竟未一取視也人至不可以利動意所不可鬼神不能爭况我曹乎吾誤會爾私祝一言矣謂託詞於父母故有是舉爾勿嗔也歛其物自去蓋女家素貧母又老且病父所文餉不足贖曾私祝佛前願早得一婿養父母為魅所竊聞也然則一語之出一念之萌曖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塗飾假借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

瑤溼有好博者貧至無飯夫婦寒夜相對泣悔不可追夫言此時但有錢三五千即可挑販給朝夕雖死不入囊家矣顧安所從得乎忽聞扣窗語曰爾果悔是亦易得即多於是亦易得但恐故智復萌耳以為同院尊長惻惻相周遂飲泣設誓詞甚堅苦隨開門出視月明如晝寂無一人惻惻莫測其所以次夕又聞扣窗曰錢已盡返可自取乘火起視則數百千錢纍纍然皆在屋內計與所負適相當夫婦狂喜以為夢寐彼此招腕皆覺痛知灼然是真俗傳夢中自疑是夢者自招神佑助市牲醴祭謝途遇舊博徒曰爾術進耶運轉耶

何數年所負昨日盡復也罔知所對唯諾而已歸甫設祭聞簷上語曰爾勿矣祭致招邪鬼昨代博者是我也我居附近爾父墓以爾父憤爾游蕩夜夜悲嘯我不忍聞故幻爾形往囊家取錢歸爾父寄語事可一不可再也語訖遂寂此人亦自此改行溫飽以終嗚呼不肖之子自以為為所欲為矣其亦念黃泉之下有夜夜悲嘯者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

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嘗祈嗣於靈隱夢大士言汝本無後以捐金助賑活千人特予一孫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為納妾孫自何來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遺腹果生一子竟延其祀山谷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誣矣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邨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鬪擊之踏誤以為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髣髴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

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如有失恒
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
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
辭曰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
於尋父徒以婦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
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茫茫何從蹤跡皆未信其果
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
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存亡難
定者子誠泣然曰苟相遇生則共返歿則負骨歸苟不
相遇寧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眾揮涕而送之子誠出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三九

關後念父避罪必命潛踪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
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
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中遇老父哀其窮餓
呼與語詢得其故為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
人携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
所說畧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其父山亡年月且縷述
家世及戚黨冀其或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
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
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為王友
義故尋訪無迹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為謀歸

計而文仲流落人多遭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踴躍奔還
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
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
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為望族子誠事與相
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
二里余重其為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畧如右俾學
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時癸丑重陽後二日案子
誠求父多年無心忽遇與宋朱壽昌尋母事同皆若有
神助非人力所能為然精誠之至故哀感幽明雖謂之
人力亦可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四

引據古義宜徵經典其餘雜說參酌而已不能一一執
為定論也漢書五行志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疴其說以
為母氣盛也故謂之咎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
不以為妖異抑又何歟夫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非地之
自能生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
男不夫而孕謂之人疴可矣既為有父之子則父氣亦
盛可知何獨以為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
異畝同穎見於書序者亦將謂地氣大盛乎大抵洪範
五行說多穿鑿而此條之難通為尤甚不得以源山伏
勝遂以傳為經

實錄體例每歲
終有一產三男者
必記於民數錄數
之法吉祥瑞事全
按試高涼唱名
時諸生有遇紅
呈桂案前者顏
頤臣提評取視
則其妻三產三男
求命名也余曰名
以福祿壽可矣
朝廷例有賞者
必查報地方官

後郡縣考中詳
余有替檢會題
竟得仰邀
恩賞焉

國家典制凡一產三男皆予賞資一掃曲學之陋諒真
千古定議矣余修續文獻通考於祥異考中變馬氏之
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書成適儀曹以
題賞一產三男本稿請署偶與論此因附記於書末

河間先生典校秘書廿餘年學問文章名滿天下而
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餘焚香掃地杜門著
述而已年近七十不復以詞賦經心惟時時追錄舊
聞以消閒送老初作灤陽消夏錄又作如是我聞又
作槐西雜志皆已爲坊賈刊行今歲夏秋之間又筆
記四卷取莊子語題曰姑妄聽之以前三書甫經脫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望

稿卽爲鈔胥私寫去脫文誤字往往而有故此書特
付時彥校之時彥嘗謂先生諸書雖托諸小說而義
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于辨
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
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機則文章
亦見焉讀者或未必盡知也第曰先生出其餘技以
筆墨游戲耳然則視先生之書去小說幾何哉夫著
書必取鎔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
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譬大匠之造宮室
千圓廣廈與數椽小築其結構一也故不明著書之

理者雖詁經評史不雜則陋明著書之理者雖律官
腔記亦具有體例先生嘗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
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千寶以上古
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
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
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
說既述見聞卽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
元之傳得諸樊嫫故猥瑣具詳元稹之記出于自述
故約畧梗槩揚升庵僞撰祕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見
古書故也今燕昵之詞媒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
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
見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惟此
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劉舍人云滔滔前世既洗予
聞渺渺來修諒塵彼觀心知其意儻有人乎因先生
之言以讀先生之書如疊矩重規毫釐不失灼然與
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鱗自喜區區私議尚得窺先生
涯涘也因附記于未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乾隆癸
丑十一月門人盛時彥謹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

望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灤陽續錄一

觀弈道人撰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年來併此嬾為或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甚收拾如雲烟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繕寫既完因題數語以志緣起若夫立言之意則前四書之序詳矣茲不復衍焉嘉慶戊午七夕後三日觀弈道人書於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禮部直廬時年七十有五

嘉慶戊午五月余扈從灤陽將行之前趙鹿泉前輩云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參知家以搗骨游士大夫間語多奇驗惟搗胡祭酒長齡知其四品不知其狀元耳在江湖術士中其藝差精郝自稱河間入余詢鄉里無知者殆久游於外歟郝又稱其師乃一僧操術彌高與人接一兩言即知其官祿久任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則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見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錄惟太素脉搗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脉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淵源皆文離附會依托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

目已詳論之搗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廣記一百三十六引三國典畧稱北齊神武與劉貴賈等射獵遇盲嫗捫諸人云並當貴及捫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術南北朝已有又定命錄稱天寶十四載東陽縣瞽者馬生捏趙自勤頭骨知其官祿劉公嘉話錄稱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劇談錄稱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搗骨是此術至唐乃盛行也流傳既古當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較太素脉稍有據耳

誠謀英勇公阿公言文成公之子襲封燈市口東有二郎神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其廟面西而曉日初出輒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隣屋則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廟基址與

中和殿東西相直

殿上火珠宮殿金頂古謂之火珠唐映日回光耳其或

然歟

阿公偶問余刑天干戚事余舉山海經以對阿公曰君勿謂古記荒唐是誠有也昔科爾沁台吉達爾瑪達都嘗獵於漠北深山遇一鹿負箭而奔因引弧殪之方欲收取忽一騎馳而至鞍上人有身無首其目在兩乳其口在臍語啞嘶自臍出雖不可辨然觀其手所指畫似

首鹿其所射不應奪之也從騎皆震懼失次台吉素有
膽亦指畫示以彼射未仆此射乃獲當剖而均分其人
會意亦似首肯竟持半鹿而去不知其是何部族居於
何地據其形狀豈非刑天之遺類歟天地之大何所不
有儒者自拘於見聞耳案史記稱山海經禹本紀所有
怪物余不敢信是其書本在漢以前列子稱大禹行而
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其言必有所受特
後人不免附益又竄亂之故往往悠謬太甚且雜以秦
漢之地名分別觀之可矣必謂本依附天問作山海經
不應引山海經反註天問則太過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胡中丞太初羅山人兩峯皆能視鬼恒閣學蘭臺亦能
見之但不常見耳戊午五月在 避暑山莊直廬偶然
語及蘭臺言鬼之形狀仍如人惟目直視衣紋則似片
片挂身上而束之下垂與人稍殊實如烟霧望之依稀
似人影側視之全體皆見正視之則似半身入牆中半
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蒼去人恒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
偶猝不及避則或瑟縮匿牆隅或墮入坎井人過乃徐
徐出蓋燈昏月黑日暮雲陰往往遇之不為訝也所言
與胡羅二君畧相類而形狀較詳知幽明之理不過如
斯其或黑或蒼者鬼本生人之餘氣漸久漸散以至於

無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氣有厚薄斯色有濃
淡歟

蘭臺又言嘗晴晝仰視見一龍自西而東頭角畧與畫
圖同惟四足開張搖撼如一舟之鼓四棹尾區而濶至
末漸纖在似蛇似魚之間腹下正白如匹練夫陰雨見
龍或露首尾鱗爪耳未有天無纖翳不風不雨不電不
雷視之如此其明者錄之亦足資博物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趙鹿泉前輩言孫虛船先生未第時館於某家主人之
母適病危館童具晚餐至以有他事尚未食命置別室
几上倏見一白衣人入室內方恍惚錯愕又一黑衣短
人逡巡入先生入室尋視則二人方相對大嚼厲聲叱
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當門不得出匿於牆隅
先生乃坐於戶外觀其變俄主人踉蹌出曰頃病者作
鬼語稱冥使奉牒來拘其一為先生所扼不得出恐誤
程限使亡人獲大咎未審真偽故出視之先生乃移坐
他處彷彿見黑衣短人狼狽去而內寢哭聲如沸矣先
生篤實君子一生未嘗有妄語此事當實有也惟是陰
律至嚴神聽至聰而攝魂吏卒不免攘奪病家酒食然
則人世之吏卒其可不嚴察乎
門人伊比部秉綬言有書生赴京應試寓西河沿溪舍

中壁懸仕女一軸風姿豔逸意態如生每獨坐輒注視
凝思客至或不覺一夕忽翩然自畫下宛一好女子也
書生雖知為魅而結念既久意不自持遂相與笑語嫵
婉比下第南歸竟買此畫去至家懸之書齋寂無靈響
然真真之喚弗輟也三四月後忽又翩然下與話舊事
不甚答亦不暇致語但相悲喜自此狎嫖無間遂患羸
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道士熟視壁上曰畫無妖氣
為祟者非此也結壇作法次日有一狐墮壇下知先有
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師之所遇當亦別
一狐也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五

斷天下之是非據禮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禮不合於律
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親黨家有婢名柳青七八歲
時主人即指與小奴益壽為婦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
益壽忽以博負逃久而無耗主人將以配他奴誓死不
肯婢頗有姿主人乘間挑之許以側室亦誓死不肯乃
使一媪說之曰汝既不肯負益壽且暫從主人當多方
資益壽仍以配汝如不從即請諸遠方無見益壽之期
矣婢暗泣數日竟僥首薦枕席惟時時促資益壽越三
四載益壽自投歸主人如約為合香合香之後執役如
故然不復與主人交一語稍近之輒避去加以鞭笞

略益壽使通翰訖不肯從無可如何乃善遣之臨行以
小篋置主母前叩拜而去發之皆主人數年所私給織
毫不缺後益壽負販婢縱初拮据自活終無悔心余乙
酉家居益壽尚持銅磁器數事來售頭已白矣問其婦
云久死異哉此婢不貞不淫亦貞亦淫竟無可位置錄
以待君子論定之

吳茂鄉姚安公門客也見二僮互詈因舉一事曰交河
有人嘗於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擠此人幾仆此人故
暴橫遂辱詈叟母叟怒欲與角忽俛首沉思揮而謝拜
且叩其名姓居址至岐路別去此人至家其母白晝閉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六

房門呼之不應而喘息聲頗異疑有他故穴窺之則
其母裸無寸絲昏昏如醉一人據而淫之諦視即所遇
叟也憤激叫喚欲入捕捉而門窗俱堅固不可破乃急
取烏銃自極外擊之噉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鄰里聚觀
莫不駭笑此人詈狐之母特託空言竟致此狐實報之
可以為善罵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憤反以隕身亦足為
睡毗必報者戒也

誠謀英勇公言

暢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內侍每雲陰月黑輒見空中朗
然懸一星共相詫異輾轉尋視乃見光自溪中出知為

戴梓杭州仁和人其父明道老也梓多有神童三日不食詩文康熙年間

寶氣畫計取之得一蚌橫徑四五寸剖視得二珠綴合為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棗形似壺盧不敢私匿遂以進御至今用為

朝冠之頂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產巨蚌蚌珠未聞有合歡斯由

天命

聖人因地呈符瑞

壽躋九旬

康強如昔豈偶然也哉

蓮以夏開惟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七

避暑山莊之蓮至秋乃開較長城以內遲一月有餘然花雖晚開亦復晚謝至九月初旬翠蓋紅衣宛然尚在苑中每與菊花同蒔對插屢見於

聖製詩中蓋塞外地寒春來較晚故夏亦花遲至秋早寒而不早凋則莫明其理今歲恭讀

聖製詩註乃知苑中池沼匯武列水之三源又引溫泉以注之暖氣內涵故花能耐冷也

戴遂堂先生諱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罷齊河令歸嘗館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與西洋人爭

從原親王平歌逆論功振謝宏安溪相國荐之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聖祖召試官翰林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八

然此器亦奇矣誠謀英勇公因言征烏什時文成公與

勇毅公明公犄角為營距寇壘約里許每相往來輒有

鉛丸落馬前後幸不為所中耳度鳥銃之力不過三十

餘步必不相及疑溝中有伏搜之無見皆其明其故破

敵之後執俘訊之乃知其國寶器有二銃力皆可及一

里外搜索得之試驗不虛與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公

征緬甸殺於陣銃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尚藏於家

苑不知何術製作也

宋代有神臂弓實巨弩也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

外貫鐵甲亦曰克敵弓洪容齋試詞科有克敵弓銘是

常後永保大典鈔
此勒成一書以俟解

也宋軍拒金多倚此為利器軍法不得遺失一具或敗不能携則寧碎之防敵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制勝至明乃不得其傳惟永樂大典尚全載其圖說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之度與其牝牡凸凹之形無一全圖余與鄒念喬侍郎窮數日之力審諦逗合訖無端緒余欲鈎摹其樣使西洋人料理之先師劉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術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國謂之東來法今從學算反秘密不肯盡言此等既相傳利器安知不陰謀以去而以不解謝我乎永樂大典貯在翰苑未必後來無解

國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九

者何必求之於異國余與念喬乃止維此老成瞻言百里信乎所見者大也

貝勒春暉主人言熱河碧霞元君廟俗謂之兩廟聖地獄變相西廂一鬼卒慘淡可畏俗所謂地方鬼也有人見其出買雜物如柴炭之類往往堆積於廟內問之土人信然不為人皆亦習而相忌或曰鬼不烹餼是安用此左傳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其他精怪歟恐久且為患當早圖之余謂天地之大一氣化生深山大澤何所不有熱河穹嶽巨壑每遷民居人本近彼彼遂近人於理當有之抑或草木之妖依其本質狐狸之屬原其

故居借形幻化託諸土偶於理當亦有之要皆造物所並育也聖人以魑魅魍魎鑄於禹鼎庭氏方相列於周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未嘗盡除異類既不為害自可聽其去來海客仰臨忽翔不下國字列子本作濶蓋古無書作雁鳥者故一起機心應之或反膠膠擾擾矣

苑平陳鶴齡名承年木富室後稍落其弟承泰先亡弟婦求析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一孀婦子女又幼乞與產三分之三親族皆曰不可鶴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道負欲

國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

以貴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息計筆當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取無著鶴齡遂大貧此乾隆丙午事也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終不負人

南皮張浮槎名景運即著秋坪新語者也有一子早亡其婦繼以殉繼處壁上有其子小像高尺餘眉目如生其迹似畫非畫似墨非墨婦固不解畫又無人能為道寫且寢室亦非人所能到是時親黨畢集均莫測所自來張氏紀氏為世姻紀氏之女適張者數十人張氏之

女適紀者亦數十人衆曰同觀成託爲異余謂此烈婦
精誠之至極不爲異也蓋神之所注氣即聚焉氣之所
聚神亦凝焉神氣凝聚象即生焉象之所麗迹即著焉
生者之神氣動乎此亡者之神氣應乎彼兩相翕合遂
結此形故曰緣心生象又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也浮槎
錄其事迹徵士大夫之歌詠余擬爲一詩而其理精微
筆力不足以闡發凡數易稿皆不自慙至今耿耿於心
姑錄於此以昭幽明之感詩則期諸異日焉

神仙服餌見於雜書者不一或亦偶遇其人然不得其
法則反能爲害戴遂堂先生言嘗見一人服松脂十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一

年肌膚充悅精神強固自以爲得力然久而覺腹中小
不適又久而病燥結潤以麻仁之類不應攻以硝黃之
類所遺者細僅一縷乃悟松脂粘挂於腸中積漸凝結
愈厚則其竅愈窄故束而至是也無藥可醫竟困頓至
死又見一服硫黃者膚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減古詩
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豈不信哉
長城以外萬山環抱然皆坡陀如岡阜至王家營迤東
則嶽崎秀拔皴皺皆含畫意蓋天開地獻靈氣之所鍾
故也有羅漢峯宛似一僧趺坐頭項胸腹臂肘歷歷可
數有蒼錘峯即水經注所稱武列水側有孤石雲舉者

蜀中劍門之險如
是

如龍洞背之危
耳

似金元人筆意

也上豐下銳屹若削成余修熱河志時曾躡梯挽縷至
其下乃無數石卵與碎砂凝結而成亘古不圯莫明其
故有雙塔峯亭亭對立遠望如兩浮圖拔地湧出無路
可上或夜聞上有鐘磬經唱聲畫亦時有片雲往來乾
隆庚戌

命守吏構木爲梯遣人登視一峯周圍一百六步上有
小屋屋中一几一香爐中供片石鏤王仙生三字一峯

周圍六十二步上種韭二畦陞陞方正如園圃之所築
是決非人力所到不謂之仙蹤靈迹不得矣耳目之前

倘恍莫測尚如此講學家執其私見動曰此理之所無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二

不亦值乎距雙塔峯里許有閣帝廟住持僧悟真云乾
隆庚戌前八年丹乃以此峯向有靈異欲引而歸諸彼
法殿疑以傳
疑併附著之
同年蔡芳三言嘗與諸友游西山至深處見有微徑試
緣而登寂無居人祇破屋數間苔侵草沒視壁上大書
一我字筆力險勁因入觀之復有字迹諦審乃二詩其
一曰溪頭散步過隣家邀我同嘗嫩蕨芽携手貪論南
渡事不知觸折亞枝花其二曰酒酣醉臥老松前露下
空山夜悄然野鹿經年相見熟也來分我綠苔眠不著
年月姓名味其詞意似前代遺民或以爲仙筆非也又

表弟安中寬昔隨木商出古北口因訪友至古爾板蘇
巴爾漢俗稱三樹塔即唐之居停主人云山家嘗捕得
一鹿方縛就瀆邊屠割忽細寸寸斷厥然逸去遙見對
山一戴笠人似舉手指畫疑其以術禁制之是山陞立
古無人踪或者其仙歟

先師何勵菴先生諱琇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
事宦途坎坷貧病以終著有樵香小記多考證經史疑
義今著錄四庫全書中為詩頗喜陸放翁一日作詠懷
詩曰冷署蕭條早放衙閒官風味似山家偶來舊友尋
棋局絕少餘錢落畫又淺碧好儲消夏酒嫣紅已到殿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三

春花鏡中頻看頭如雪愛惜流光倍有加為余書於扇
上姚安公見之沈吟曰何摧抑哀怨乃爾殆神志已頽
乎果以是年夏秋間謝世古云詩誠理或有之

趙鹿泉前輩言呂城吳呂蒙所築也夾河兩岸有二土
神祠其一為唐汾陽王郭子儀已不可解其一為袁紹
部將顏良更不省其所自來土人所禱頗有靈應所屬
境周十五里不許置一關帝祠置則為禍有一縣令不
信值顏祠社會親往觀之故令伶人演三國志雜劇狂
風忽起捲簾糊告蓋至空中斗擲而下伶人有死者所
屬十五里內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令亦大病幾殆余謂

兩軍相敵各為其主此勝彼敗勢不並存此以公義殺
人非以私恨殺人也其間以智勇之畧敗於意外者其
數在天不得而尤人以驚下之才敗於勝已者其過在
已亦不得而尤人張睢陽厲鬼殺賊以社稷安危爭是
一郡是為君國而然非為一已而然也使功成事定之
後歿於戰陣者皆挾以為警則古來名將無不為鬼所
靈矣有是理乎且顏良受殲已久越一二千年曾無靈
響何忽今日而為神何忽今日而報怨揆以天理殆必
不然是蓋廟祝師巫造為詭語山妖水怪因民聽熒惑
而依託之劉敬叔異苑曰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

關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四

也真為桓宣武誅便失所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
廟未即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
百姓立祠於是猛暴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
恒風雨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
人面龍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為雙之神為
是物憑也余謂來必風雨其為水怪無疑然則是事古
有之矣

舅氏張公夢徵言亦字尚文滄州吳家莊東一小庵歲

久無僧恒為往來憩息地有月作人每於庵前遇一人
招之坐談頗相投契漸與赴市沽飲情益款洽偶詢其

此月作人夫有
見彼士大夫有
味此者平端耳
餘復報可說也

鄉賢居址其人愧謝曰與君交厚不敢欺實此庵中老
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來往如初一日復遇擊鳥銃相
授曰余狎一婦余弟亦私與狎是盜嫂也禁之不止毆
之則余力不敵憤不可忍將今夜伺之於路岐與決生
死聞君善用銃俟交關時乞發以擊彼感且不朽月明
如畫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諾之即所指處伏草間既
而私念曰其弟無禮誠當死然究所媚之外婦彼自有
夫非嫂也骨肉之間宜善處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
兄弟猶如此吾時與往來儻有睚眦慮且及我矣因乘
其糾結不解發一銃而兩殺之棠棣之詩曰兄弟鬩干
牆外禦其侮家庭交構未有不歸於兩傷者舅氏恒舉
此事為子姪戒蓋是人負兩狐歸嘗目睹也
司庖楊媪言其鄉某甲將死囑其婦曰我生無餘貲身
後汝母子必凍餓匹世單傳存此幼子今與汝約不拘
何人能為我撫孤則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盡則行
囑訖閉目不更言惟呻吟待盡越半日乃絕有某乙聞
其有色遣媒始請如約婦雖許婚以尚足自活不忍行
數月後不能舉火乃成禮合昏之夜已滅燭就枕忽聞
窗外嘆息聲婦識其聲欬知為故夫之魂隔窻嗚咽語
之曰君有遺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於勢不得不然君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六

何以為祟魂亦嗚咽曰吾自來視兒非來祟汝因聞汝
哭泣卸粧念貧故使汝至於此心脾悽動不覺咽然耳
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視君子如子者
有如日靈語遂寂後某乙就玩覽囊足不出戶而婦恒
惘惘如有失某乙倍愛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語七八
載後某乙病死無子亦別無親屬婦據其貲延師教子
竟得遊泮又為納婦生兩孫至婦年四十餘忽夢故夫
曰我自隨汝來未暫離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雖日與
彼狎暱而念念不忘我燈前月下背人彈淚我皆見之
故不欲稍露形聲驚爾母子今彼已轉輪汝壽亦盡餘
情未斷當隨我同歸也數日果微疾以夢告其子不肯
服藥在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於故夫從其志也程子
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誠千古之正理然為一身言
之耳此婦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當別論
矣楊媪能舉其姓氏里居以碎璧歸趙究非完美隱而
不書聞其遇甚其志為賢者諒也又吾鄉有再醮故夫
之三從表弟者兩家所居距一牛鳴地嫁後仍以親串
禮回視其姑三數日必一來問起居且時有贈助姑賴
以活歿後出貲斂葬歲恒遣人祀其墓又京師一婦少
寡雖頗有姿首而針黹烹飪皆非所能乃謀於翁姑偽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六

稱已女鬻為宦家妾竟養翁姑終身是皆隨節之婦
不足稱然不念舊恩亦足勵薄俗君子與人為善固應
不沒其寸長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陷
自贖反甘心於自棄非教人稱遜之道也

慧燈和尚言有舉子於豐宜門外租小庵過夏地甚幽
僻一日得揣摩秘本於燈下手鈔聞窗外似窸窣有人
試問為誰外應曰身是幽魂沉滯於此不聞書聲者百
餘年矣連日聽君誦誦振觸夙心思一晤談以消鬱結
與君氣類幸勿相驚語訖揭簾徑入舉止溫雅甚有士
風舉子惶怖呼寺僧僧至鬼亦不異指一椅曰師且坐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七

我故識師素棲野無叢林市井氣可共語也僧及舉
子俱踉蹌不能答鬼乃採取所錄書縫閱數行遊擲之
於地奄然而滅

楊雨亭言萊州深山有童子牧羊日恒亡一二大為主
人朴責留意偵之乃二大蛇從山罅出吸之吞食其巨
如甕莫敢嬰也童子恨甚乃謀於其父設犁刀於山罅
果一蛇裂腹死懼其偶之報復不敢復牧於是地時往
潛伺寂無形迹意其他徙矣半載以後食是地水草勝
他處仍驅羊往牧牧未三日而童子為蛇吞矣蓋潛匿
不出以誘童子之來也童子之父有心計陽不換索而

陰所營弁藏一礮於深草中時密往伺察兩月以外見
石上有蛇蟠痕乃載燧夜伏其旁蛇果下飲於淵藪藪
有聲遂一發而糜碎焉還家之後忽發狂自掘曰汝計
殺我夫我計殺汝子適相當也我已深藏不出汝又百
計以殺我則我為枉死矣今必不令汝越數日而卒俚
諺有之曰角力不解必同仆地角飲不解必同沉醉斯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十六

孟鸞洲自記巡視臺灣事曰乾隆丁酉偶與友人扶杖
此贈余以詩曰乘槎萬里渡滄溟風雨魚龍會百靈海
氣粘天迷島嶼潮聲簸地走雷霆鯨波不阻三神鳥鯨
室爭看二使星記取白雲飄緲處有人同望蜀山青時
將有巡視臺灣之役余疑當往數日果

命下六月啟行八月至廈門渡海駐半載始歸歸時風
利一晝夜即登岸去時飄蕩十七日險阻異常初出廈
門即雷雨交作雲霧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適忽腥風
觸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數十丈濶數
十里長不知其所極勦然而深視如潑墨舟中搦手戒
勿語云其下即龍宮為第一險處度此可無虞矣至白
水洋遇巨魚鼓鬣而來舉其首如危峯障日每一撥刺
浪涌如山聲碎如霹靂移數刻始過盡計其長當數

百里舟人云來迎天使理或然歟既而颶風四起舟
覆沒忽有小鳥數十環繞檣竿舟人喜躍稱天后來拯
風異頓止遂得泊澎湖

聖人在上百神效職不誣也遐思所歷一一與詩語相
符非鬼神能前知歟時先大夫尚在堂聞余有過海之
役命兄到赤嵌來視余遂同登望海樓并末二句亦巧
合益信數皆前定非人力所能爲矣戊午秋扈從豫陽
與曉嵐宗伯話及宗伯方草濠陽續錄因書其大畧付
之或亦足資談柄耶以上皆舊考唐鍾輅作定命錄大
旨在戒人躁競毋涉妄求此凡仙預告未來其語皆驗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九

可使人知無關禍福之驚恐與無心聚散之跡跡皆非
偶然亦足消趨避之機械矣

高密單作虞言山東一巨室無故家中窠自焚以爲偶
遺火也俄怪變數作閻家大擾一日廳事上碎磁有聲
所陳設器玩俱碎主人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
日之下是何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訴爾於神矣梁上朗
然應曰爾好射獵多殺我子孫銜爾次骨至爾家何隙
八年矣爾祖宗澤厚福運未艾中雷神雷君門尉禁我
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家兄弟外爭妻妾內訌一門
各分朋黨儼若寇讐敗微已見衰氣應之諸神不散爾

祀邪鬼已關爾室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尚憤憤其聲
憤厲家衆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太息曰妖不勝德
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
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
其所爲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
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反覆開陳
引咎自責淚漣漣漬衣袂衆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
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不
於牢軟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
謝罪聞梁上頓足曰我復讐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嘆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三

詔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侍姬明珩粗知文義亦能以常言成韻語嘗夏夜月明
窗外夾竹桃盛開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詩曰絳桃映月
數枝斜影落窻紗透帳紗三處婆娑花一樣只憐雨處
是空花意頗自喜次年竟病及其婢玉臺侍余二年餘
年甫十八亦相繼天逝兩處空花遂成詩識氣機所動
作者殊不自知也

一庖人隨余數年矣今歲扈從濠陽忽無故束裝去借
住於附近巷中蓋挾余無人烹飪故居奇以索高價也
同人皆爲不平余亦不能無憤恚既而忽憶武強劉景

南官中書時極貧窘一家奴偃蹇末去景南送之以詩
曰饑寒迫汝各謀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見
地臨階惟嘆兩三聲忠厚之言溢於言表再三吟誦覺
編急之氣都消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三四〇

吾日中見一不才
矣。入賞得估雞
需次者垣者每有
恒數百人至衣食
不恰一旦得者亦
則里胥市魁飲錢
送規禮在歲日
有父母財以此常
也若其甚則亦
知夫當此者非委
非次拔委非有力
能得此一差使若
乘犯若提錢程百
甚夥甲乙未而已
絡繹於途州縣必
之具舟與除館舍
酒有行則攜以程
稍拂其意則馳
大言毀器物而去
此種人固不足道
民何以堪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灤陽續錄二

觀弈道人撰

一館吏議叙得經歷需次會城久不得差遣因頓殊甚
上官有憐之者權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復以氣焰驟
同僚緣是以他事落職邵二雲學士偶話及此因言其
鄉有人方夜讀聞窸窣有聲諦視之紙裂一罅有兩小
手擘之大纔如瓜子即有一小人躍而入練衣紅履頭
作雙髻眉目如畫高僅二寸餘掣案頭筆舉而旋舞往
來騰踏於硯上拖帶墨海書卷俱汚此人初甚錯愕坐
觀良久覺以無他技乃舉手撲之噉然就執踰踰掌握
之中音啾啾如蟲鳥似言乞命此人恨甚徑於燈上燒
殺之滿室作枯柳木氣迄無他變鍊形甫成毫無幻術
而肆然侮人以取禍其此吏之類歟此不知寔有其事
抑二雲所戲造然聞之亦足以戒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昌吉守備劉德音昔征回部時因有急檄取珠爾土斯
路馳往陰晦失道十餘騎皆迷裹糧垂盡又無水草姑
坐樹根冀天晴辨南北見厓下有人馬骨數具雖風雪
剝蝕衣械並朽察其形製似是我兵因對之嘔嘆曰再
兩日不晴與君輩在此為侶矣頃之旋風起林外忽來
忽去似若相招試縱馬隨之風即前導試暫憩息風亦

不獨仙也神如是
神仙皆與運命為
遷移

不行曉然知為斯骨之靈隨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嶺
兩重始得舊路風亦款然息矣眾哭拜之而去嗟乎生
既捐軀魂猶報國精靈長在而名氏翳如足亦可悲也

謂無神仙或云過之謂有神仙又不恒遇劉向葛洪陶
宏景以來記神仙之書不啻百家所記神仙之名姓不
啻千人然後世皆不復言及後世所遇又自有後世之
神仙豈保固精氣雖得久延而究亦終歸遷化耶又神
仙清淨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諸書所記凡幻化者皆
曰神仙殊為無別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嘗告先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母張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約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
果為糧掬泉而飲日夜擊木魚誦經從未一至人家有
就其庵與語者不甚酬答餽遺亦不受王媪之姪備於
外一夕歸省母過其庵前道人大駭曰夜深虎出爾安
得行須我送爾往乃琅琅擊木魚前導未半里果一虎
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別亦自去後忽失
所在此或似仙歟從叔梅庵公言嘗見有人使童子登
三層明樓上北方以覆瓦者為暗樓上層作
雉蝶形以備禦寇者為明樓以手招之
翩然而下一無所損又以銅盃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
出此皆方士禁制之術非神仙也舅氏張公健亭言磚

河農家牧數牛於野忽一時皆暴死有道士過之曰此
非真死為妖鬼所攝耳急灌以吾藥使藏府勿壞吾為
爾幼治召其魂因延至家禹步作法約牛刻牛果皆驟
然起留之飯不顧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
草中後以藥解之耳不肯受謝示不圖財為再來榮惑
地也吾在山東見此言行此術矣此語一傳道士遂不
復至是方士之中必有真偽何樂曰神仙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李南潤言其鄰縣一坐故家子也少年從達顯漁獵異
色言日自親串家飲歸距城稍遠雲陰路黑度不及燈
微雲又歛下方騰騰間見十許步外有燈光遣僕往
視則茅屋數間四無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嫗問有棲止
處否嫗曰子人出外惟一孫與我住此尚有空屋兩間
不嫌秋隘可權宿也遂呼童繫二馬樹上而邀生入坐
嫗言老病須早睡囑童應各童年約十四五衣履破敝
而面目極姣好試挑與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漸與諧
笑微似解意忽乘間悄語曰此地密邇祖母房雪晴嘗
親至公家乞賞也生大喜慰解繡囊玉玦贈之亦羞避
而受軟語良久乃掩門持燈去生與僕倚壁倦慰不覺
昏睡正醒則屋已不見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
袴鞞俱已脫無寸縷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馬亦

不知所在幸僕衣未襪乃脫其傲裘蔽上體蹙蹙而歸
詭言遇盜俄二馬識路自歸已盡剪其尾鬣衣冠則得
於洞中並狼藉污穢灼然非盜無可置詞僕始具洩其
情狀乃知輕薄招侮為狐所戲也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
流人置酒山垓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遍請諸流婦使唱歌
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
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
中僅二百四指若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
率之即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印馬曰此去昌吉九斗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四

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
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
稍濶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
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
此借陡厓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
攻為守反勞為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
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眾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
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
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鎗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
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鎗則鎗不及賊火藥先

今安得若人耶
今之盜匪若人耶
擇將者宜知之

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鎗敢先鳴者
手刃之俄而賊眾鎗爭發碎骨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
能為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及我我第必
及彼矣舉旗一揮眾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
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温公嘆曰劉德狀貌如村翁
而臨陣鎮定乃爾泰將都司徒善應對趨險耳故是役
以德為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
沒焉

由烏魯木齊至昌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葦湖連
天無際淤泥深丈許入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還據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五

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為惶遽迷替也後執俘
誅之皆曰驚潰之時本欲西走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
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靈乃及
於二萬里外
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蜩鋒蟄谷潢池
盜弄何為哉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
倉庫及聞城陷憤不欲生請於温公曰屯官激變其反
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於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縛獻渠
魁可勿勞征討如其梟獍成羣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

帥不與俱生濕公阻之不可竟棄驍馳去直入賊中以
大義再三開導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事已至
此勢不可回遂擁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濟乃掣刀奮
力殺數賊格鬪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屬
流人非其所治無所謂狗彘也豈起一時非預謀不軌
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署無所謂守禦不堅
與棄城逃遁也所劫者軍裝庫營弁所掌無所謂疎防
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為常山睢陽可矣故於
其柩歸罔不與奠而於屯官之殘骸歸則自置寸寸則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六

至頂亂定後無焚一陌紙錢者
朱青雷言曾見一長卷字大如杯怪偉極似張二水首
題紀夢十首而意頗破爛惟二首尚完整可讀其一曰
夢到蓬萊頂環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聞遙
望仙官立翻輪野老朋雲帆三十支高掛徑西遊其二
曰鬱鬱長生樹層層太古苔空山未開鑿元氣尚胎胎
靈境在何處夢游今幾回最憐魚鳥意相見不驚博年
月姓名皆已損失不知誰作也嘗為李玉典書寫併附
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託之古人然青雷詩格婉秀如
蘇少游小石調與二詩筆意不近或又曰詩字皆似張

東海東海集余昔曾見不記有此二詩否待更考之
跋謂前詩後四句未經人道然昌黎詩我能屈曲自
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即是此意特襲取無與耳
同郡有富室子形狀擁腫步履蹣跚又不修邊幅垢膩
恆滿面然好遊狹斜遇婦女必注視一口獨行遇幼婦
風韻絕佳時新雨泥濘遠前謂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
扶持否幼婦正色曰爾勿憤憤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
鍊形從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
且禍爾遂掬沙屑灑其面驚而却步忽墮溝中努力踊
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恆惴惴慮其為祟亦竟
無患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侑酒諦視即前幼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七

婦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指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曾往
東村乎妓漫應曰姊是日往東村視阿姨吾未往也姊
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
是一是二乃託故逃席去去後妓述其事曰寔憎其醜
態且懼行強暴姑誑以偽詞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
於麥場積柴後不虞其以為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
曰既入青樓焉能擇客彼固能千金買笑者也盍挈爾
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釋
妓姊姊即所謂大揚二揚者當時名妓復謝以小時固
士多作揚柳枝詞皆借其姓也
識昔昨喜見憐故答以戲謔何期反致唐突深為歉仄

敢抱衾枕以自贖吐詞嫺雅姿態橫生遂大為所惑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給夜合之資狎暱經年竟須於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則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行且耐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姚仍謂之死於狐可也

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屢侮其兄且詣縣訟之歸憇一寺見緇袍滿座梵唄競作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宣疏通誠之時淚隨聲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為叩佛祈福也三槐癡立良久忽發顛狂頓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語反覆不已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八

掖至家不寢不食仍頓足捶胸謂此一語兩三日不止大椿雙桂故別住閩信俱來持其手哭曰弟何至是三槐又癡立良久突抱兩兄曰兄固如是耶長號數聲一踊而絕咸曰神感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聖賢所謂改過釋氏所謂懺悔也苟充是志雖田荆姜被均所能為神方許之安得殛之其一慟立殞直山感動於中天良激發自覺不可立於世故一瞑不視戡影黃泉豈神之褫其魄哉惜知過而不知補過氣質用事一往莫收無學問以濟之無明師益友以導之無賢妻子以輔之遂不能惡始美終以圖晚蓋是則其不幸焉耳昔田氏

妹買一小婢倡家女也聞人誚鄰婦淫亂瞿然驚曰是不可為耶吾以為當如是也後嫁為農家妻終身貞潔然則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當先使知禮

朝鮮使臣鄭思賢以棋子兩奩贈于皆天然圓潤不似人工云黑者海灘碎石年久為潮水衝激而成白者為小車渠殼亦海水所磨瑩皆非難得惟檢尋其厚薄均輪郭正色澤勻者日積月累比較抽換非一朝一夕之力耳置之書齋頗為雅玩後為范大司農取去司農歿後家計蕭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九

鮮琉球日本諸國皆能讀華書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袤延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朝鮮琉球之貢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船往來均不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際似乎三千弱水然落際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時或得還亦不聞有白銀官闕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則三島十洲豈非純橫虛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或曰蔥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或曰和闐其正源蔥嶺之水

入之雙流既合亦莫辨誰主誰賓然蔥嶺和闐則皆在
今版圖內開屯列戍四十餘年即深巖窮谷亦通耕牧
不論兩山之水孰爲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
而所謂瑤池懸圃珠樹芝田槩乎未見亦槩乎未聞然
則五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鷲山在今
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
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即所謂大雷音寺回部游牧
者居之我兵追勦波羅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所見不
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
銅爲城近西之回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回部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十

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遙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
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人州珍奇靈怪均
此類焉耳周編修書昌則曰有佛緣者然後能見佛界
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
曾見一道士游崑崙歸所言與舊記不殊也是則余不
知之矣

蔡季寔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季寔頗
喜之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
故姑斂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私有外遇欲
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

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婦悔恨莫解亦遂併命然嫗昏夜
之中窻外竊聽僅粗聞秘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爲誰亦
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
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即如昨日四鼓
詣圓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之復不返更
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僱倩則曰風雨將來非
五千錢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
或以是耶季寔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爲解事人也
楊槐亭前輩言其鄉有宦成歸里者閉門頤養不預外
事亦頗得林下之樂惟以無嗣爲憂晚得一子珍惜殊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十

甚患痘甚危聞勞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在叩之道士驟
然曰賢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便死果遇良醫而愈
後其子治遊驕縱竟破其家流離寄食若敖之鬼遂假
鄉黨論之曰此翁無咎無譽未應遽有此見惟蕭然寒
士作令不過十年而宦囊逾數萬毋乃致富之道有不
可知者在乎

槐亭又言有學茅山法者劾治鬼魅多有奇驗有一家
爲狐所祟請往驅除整束法器尅日將行有素識老翁
詣之曰我久與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獲罪於先
生先生亦非有憾於狐也不過得其贖幣故爲料理耳

狐聞事定之後彼許餽甘四金今願十倍其數納於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故貪憚當即受之次日謝遣請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將檢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後意殊自喜因念狐既多金可以術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脅以雷斧火獄俾納賄焉徵索既煩狐不勝擾乃共計盜其符印遂為狐所憑附顛狂號叫自投於河羣狐仍攝其金去銖兩不存人以為如費長房明崇儼也後其徒陰洩之乃知其致敗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驅除妖癘此其權與官吏俸矣受賂縱姦已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

閻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三

谿壑天道神明豈逃鑒察微羣狐殺之雷霆之誅當亦終不免也

天地高遠鬼神茫昧似與人無預而有時其應如響彈人之智力不能與爭始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許字某乙子兩家皆小康婚期在二三年內矣有星士過某甲家阻雨留宿以女命使推星士沉思良久曰未攜筭書此命不能推也覺有異窮詰之始曰據此八字側室命也君家似不應至此且聞嫁已有期而干支無刑剋斷不再離此所以愈疑也有黠者聞此事欲借以牟利說某甲曰君家貲幾何加以嫁女必多費益不支矣命既如

閻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三

是不如先詭言女病次詭言女死市空棺速葬而夜攜女走京師改名姓鬻為貴家妾則多金可坐致矣某甲從之會有達官嫁女求美媵以二百金買之越月餘泛舟送女南行至天妃閣門俱葬魚腹獨某甲女遇救得生以少女無敢收養聞於所司所司問其由來女在是家未久僅知主人之姓而不能舉其爵里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鑿鑿乃移牒至滄州其事遂敗時某乙子已與表妹結婚無改盟理問某甲之得多金也憤恚欲訟某甲窘迫願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聞之又欲訟紛紜轉輾勢且成大獄兩家故舊咸眾為調和使某甲出資往迎女而為某乙子之側室其難乃平女還家後某乙子已親迎某乙以牛車載女至家見其姑苦辯非已意姑曰既非爾意歸爾時何不言有夫女無詞以應引使拜嫡女稍趨趨姑曰爾買為媵時亦不拜耶又無詞以應遂拜如禮姑終身以奴隸畜之此雍正末年事先祖母張太夫人時避暑水明樓知之最悉嘗語侍婢曰其父不過欲多金其女不過欲富貴故生是謀耳烏知非徒無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輩視此可消諸妄念矣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鸞最憐愛之會余寄書覓侍女叔母於諸姪中最喜余擬以文鸞贈私問文鸞亦

殊不拒叔母爲製衣裳簪珥已戒目脂車有妬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鸞竟鬱鬱發病死余不知也數年後稍稍聞之亦如雁過長空影沉秋水矣今歲五月將扈從啟行摒擋小倦坐而假寐忽夢一女翩然來初不相識驚問爲誰竚立無語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適家人會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婦余甥女也幼在外家與文鸞嬉戲又稔知其賁恨事留然曰其文鸞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體與夢中所見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來久置度外忽無因而入夢也詢其葬處擬將來爲榻片石皆曰邱隴已平久埋沒於荒榛蔓草不可識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志

姑錄於此以慰黃泉憶乾隆辛卯九月余題秋海棠詩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晚秋天詞人者大風憤減猶對殘紅一悵然宛似爲斯人詠也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孫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鶴亭記曰鶴巢鳩居謂鶴巧而鳩拙也小園之鶴乃十百其侶惟林是栖窺其意非故厭乎巢居亦非異鳩奪之也蓋其性拙視鳩爲甚殆不善於爲巢者故爾雪霜霰毛羽離礎而朝陽一睇乃復羣噪於木杪其音怡然似不以露栖爲苦且飛不高翥去不遠颺惟飲啄於園之左右或時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棄其餘便就

而置其味主人之客來亦不驚起若視客與主人皆無機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於堂之北東林四合鵲環而棲之因名曰拙鶴亭夫鳩拙宜也鶴何拙然不拙不足爲吾園之鶴也案此記借鶴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虛構是亦異聞也先生之弟會場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爲校讐因撮而錄之以資談柄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志

橫虎正欲尋之耳促僧掃榻共贊庵寢贊庵心怯近壁眠橫虎臥於外明燭以待人定後果有聲嗚嗚自外入乃一麗婦也漸逼近榻榻突起擁抱之卽與接唇狎戲婦忽現縹鬼形惡狀可畏贊庵戰栗齒相擊揚徐笑曰汝貌雖可憎下體當不異人且一行乘耳左手攬其背右手遽褪其袴將按置榻上鬼大號逃去揚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寢至曉臨行語寺僧曰此屋大有佳處吾某日還當再宿勿留他客也贊庵嘗以語滄州王友三曰世乃存過姦縹鬼者橫虎之名定非虛得

數有定而分卷之美惡則無定於是有榜房之例雍正
 癸丑會試楊丈農先房楊丈諱椿先姚撥入者十之七
 楊丈不以介意曰高卷定勝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
 黑白倒置也此間之考師介野園先生乾隆壬戌會試
 諸襄七前輩不受撥一房僅中七卷總裁亦聽之問靜
 儒前輩本房第一為第二十名王銘錫竟無魁選任鈞
 臺前輩乃一房兩魁戊辰會試朱石君前輩為湯葯圃
 前輩之房首實從金雨叔前輩房撥入是兩叔亦一房
 兩魁矣當時均未異詞所刻同門卷余皆嘗親見也
 庚辰會試錢籜石前輩以藍筆畫牡丹徧贈同事遂遞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六

相題詠時顧晴沙員外撥出卷最多朱石君撥入卷最
 多余題晴沙畫曰深澆春水細培沙養出人間富貴花
 好是艷陽三四月餘香風送到鄰家邊秋重前輩和余
 韻曰一番好雨爭塵沙春色全歸土苑花此是沉香亭
 畔種上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題石君畫曰乞得仙園花
 幾莖媽紅姹紫不知名何須問是誰家種到手相看便
 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風春雨剩枯莖傾國何曾一問
 名心似維摩老居士天花來去不關情張鏡壑前輩繼
 和曰墨鴉青泥硯澆沙濃藍寫出洛陽花云何不著胭
 脂染擬把因緣問畫家黛為花片翠為莖歐諸知居第

筆端舌端皆宜
 致遠即顏色亦宜
 慎之

中謂之拜帖也
 不可以人事君因
 有字質之義也

咸豐九年庚申
 恩科會試共閱
 二月初十日放榜
 至十一日始進
 呈錄知貢舉
 提調皆吏部
 議者舊章宜
 可忌也

幾名却怪玉盤承露冷香山居士太關情蓋其時
 友脫略形骸互以虐謔為笑樂初無成見於其間也蔣
 文恪公時為總裁見之曰諸君子跌宕風流自是佳話
 然古人嫌隙多起於佛語不如併此無之更全交之道
 耳皆深佩其言蓋老成之所見遠矣錄之以志少年綺
 語之過後來英俊慎勿效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七

放榜之日當即以題名錄進
 呈錄不能先寫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後付以填
 榜之紙條寫錄一名今紙條猶謂之錄條以此故也必
 拜而送之猶拜摺之禮也榜不放錄不出錄不成榜不
 放故錄與榜必並陳於案始拜榜大錄小燈光晃耀之
 下人見榜而不見錄故誤認為拜榜也厥後或繕錄未
 完天已將曉或試官急於復
 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久而視為固然
 嘗或或因可無錄而拜遂竟不陳錄又因錄既不陳可
 暫緩寫而進遂至寫榜竣後無錄可陳而拜遂潛移

於榜矣嘗以問先師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貞公之言如此文貞即公已丑座主也

翰林院堂不啟中門云啟則學院不利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啟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

羅奉公相繼逝又門前沙隄中有士凝結成丸儻或誤碑必損翰林癸未雨水衝激露其一為兒童擲裂吳雲

巖前葦旋殿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剋陸耳山時為學士毅然不信竟丁外

親至左角門久閉不啟則司事者有譴請無人敢試不知果驗否也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禮部前道屏

門舊不加搭燧焚燧以巨木二方夾於門限坡陀如橋錢鐸石前輩不聽旋有

天壇燈杆之事者亦往往有應此必有理存悉但莫詳其理安在耳

相傳翰林院實善亭有狐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迹惟宿筠心學士齋宿時夢一麗人攜之行踰越墻壁如

踏雲霧至城根高麗館遇一老叟驚曰此稱學士二姑娘何造次乃爾速送之歸遂霍然醒筠心在清秘堂曾

自言之
神效機巧有時收也多財恣橫亦有時敗也以神姦用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六

其財以多財濟其姦斯莫可究詰矣景州李露園言燕

齊間有富室失偶見里人新婦而艷之陰遣一媼稅屋

與鄰百計游說厚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婦約勿使

其子知又別遣一媼與婦家素往來者以厚賂游說其

父母偽送婦還舅姑亦偽作悔意留之飯已呼婦入室

矣彼彼此語相侵仍互詬逐婦歸亦不使婦知於是買

休賣休與母家同謀之事俱無迹可尋矣既而二媼詐

為媒與兩家議婚富室以憚其不孝辭婦家又以貧富

非偶辭於是謀娶之計亦無迹可尋矣遲之又久復有

親友為作合乃委禽焉其夫雖貧然故士族以迫於父

母無罪藥婦已快快成疾猶冀彼鏡再合聞嫁有期遂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九

憤鬱死死而其魂為厲於富室合卷之夕燈下見形撓

亂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數夜改卜其妻婦又志口豈有

故夫在旁而與新夫如是者又豈有三日新婦而白日

閉門如是者大泣不從無知之何乃延術士劾治術士

登壇焚符指揮叱咤似有所瞻遽起謝去曰吾能驅邪

魅不能驅冤魄也延僧禮懺亦無驗忽憶其人素頗孝

故出婦不敢阻乃再賂婦之舅姑使諭遣其子舅姑雖

直歎富室是舉使劉思賢不能訟使包龍圖不能察且
恃其錢神至能驅鬼心計可謂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
之業鏡問所費不下數千金為歡無幾反以殞生雖謂
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京師有張相公廟其緣起無考亦不知張相公為誰土
人或以為河神然河神宜在涑水瀛縣間京師非所治
也又密雲亦有張相公廟是實山區並非水國不去河
更遠乎委巷之談殊未足徵信余謂唐張守珪張仲武
皆曾鎮平盧考高適燕歌行序是詩實為守珪作一則
曰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再則曰君不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三

邊庭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於守珪大有微詞仲武
則摧破奚寇有捍禦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載文苑英
華以理推之或士人立廟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篋無書
可檢俟扈從

回鑿後當更考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灤陽續錄三

觀弈道人撰

輪迴之說鑿然有之恆蘭臺之叔父生數歲即自言前
身為城西萬壽寺僧從未一至其地取筆粗畫其殿廊
門徑莊嚴陳設花樹行列往驗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
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輪迴也朱子所謂輪迴雖有
乃是生氣未盡偶然與生氣湊合者亦實有之余崔莊
佃戶商龍之子甫死即生於隣家未滿月能言元且父
母偶出獨此兒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門云賀新歲兒識
其語音遠應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門未鎖請入室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一

小憇可也聞者駭笑然不久天逝朱子所云殆指此類
矣天下之理無窮天下之事亦無窮未可據其所見執
一端論之

德州李秋厓言嘗與數友赴濟南秋試宿旅舍中屋頗
敝陋而旁一院屋二楹稍整潔乃鎖閉之怪主人不以
留客將待富貴者居耶主人曰是屋有魅不知其狐與
鬼久無人居故稍潔非敢擇客也一友強使開之展襜
被獨臥臨睡大言曰是男魅耶吾與爾角力是女魅耶
爾與吾薦枕勿瑟縮不出也閉戶滅燭殊無他異人定
後聞窗外小語曰薦枕者來矣方欲起視突一巨物壓

身上重若磐石幾不可勝捫之長毛髮鬚喘如牛吼此友素多力因抱持搏擊此物亦多力牽拽起仆滾室中幾漏諸友聞聲往視門閉不得入但聽其碎旬而已約二三刻許魅要害中拳激然遁此友開戶出見衆人環立指天畫地說頃時狀意殊自得也時甫交三鼓仍各歸寢此友將睡未睡聞窗外又小語曰薦枕者真來矣頃欲相就家兄急欲先角力因爾唐突今渠已愧沮不敢出妾敬來尋盟也語訖已至榻前探手撫其面指纖如春葱滑澤如玉脂香粉氣馥馥襲人心知其意不良愛其柔媚且共寢以觀其變遂引之入衾備極纏綿至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二

歡暢極時忽覺此女腹中氣一吸即心神恍惚百脉沸湧昏昏然竟不知人比曉門不啟呼之不應急與主人破窗入嚔水噴之乃醒已儼然如病夫送歸其家醫藥半載乃杖而行自此豪氣都盡無復軒昂意興矣力能勝強暴而不能不敗於妖治歐陽公曰禍患常生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豈不然哉

余家水明樓與外祖張氏家度帆樓皆俯臨衛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樓下先祖母與先母姑姪也適同歸寧聞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樓自窗隙窺視見三人跪岸上若陳訴者俄見真人若持筆判斷者度必邪魅

遣僕偵之僕還報曰對岸卽青縣境青縣有三村婦因拾麥俱僵於野以爲中暑昇之歸乃口俱喃喃作譫語至今不死不生知爲邪魅聞天師舟至並來陳訴天師亦莫省何怪爲書一符鈔印其上使持歸焚於拾麥處云姑召神將勘之數日後傳三婦爲鬼所劫天師幼治得復生久之乃得其詳曰三婦魂爲衆鬼攝去擁至空林欲迷爲無禮一婦俛首先受污一婦初枝拒鬼擲榆曰某日某地汝與某幽會林叢內我輩環視嬉笑汝不知耳遽詐爲貞婦耶婦猝爲所中無可置辯亦受污十餘鬼以次蝶變狼藉困頓始不可支次牽拽一婦婦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三

怒詈曰我未曾作無恥事爲汝輩所挾妖鬼何敢兩舉手批其頰其鬼奔仆數步外衆鬼亦皆辟易相顧曰是有正氣不可近誤取之矣乃共擁二婦入深樹而棄此婦於田塍遙語曰勿相怨稍遲遣阿姥送汝歸正旁皇尋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卽問呼號乞命聲頃刻而寂神攜二婦出曰鬼盡誅矣汝等隨我返恍惚如夢已回生矣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門歎息而已其一度此婦必洩其語數日移家去余常疑婦烈如是鬼安敢攝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婦未遭患難無從見其烈也迨觀兩婦之賤辱義憤一激烈

心陡發剛直之氣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誤觸而終不
敢于也夫何疑焉

劉書臺言其鄉有導引求仙者坐而運氣致手足拘攣
然行之不輟有聞其說而悅之者禮為師日從受法久
之亦手足拘攣妻孥患其閒廢致鬱結乃各製一椅恆
昇於一室使對談丹訣二人促膝共語寒暑無間恆以
為神仙與妙天下惟爾知我知無第三人能解也人或
竊笑二人聞之太息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信哉是言神仙豈以形骸論乎至死不悔猶囑子孫祕
藏其書待五百年後有緣者或曰是有道之士託廢疾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四

以自晦也余於雜書稍涉獵獨未一閱丹經然歎否歎
非門外人所知矣

安公介然言東州有貧而鬻妻者已受幣而其妻逃鬻
者將訟其人曰賣休買休厥罪均幣且歸官君何利焉
今以妹償是君失一再婚婦而得一室又也君何不利
焉鬻者從之或曰婦逃以全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
畏人言故託諸不得已也既而其妻歸復從人逃歸曰
死也

怪編修魚門言有士人與狐女狎初相遇即不自諱曰
非以標補禍君亦不欲託詞有夙緣特悅君美秀意不

百持耳然一見即戀戀不能去儻亦夙緣耶不數數至
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請書作文則去曰恐
妨君正務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婦士子久無子嘗戲
問曰能為我誕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胎者兩精相
搏翁台而成者也媾合之際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
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
氣散不攝亦不能成不先不後兩精並至陽先衝而陰
包之則陽居中為主而成男陰先衝而陽包之則陰居
中為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故有
一合即成者有千百合而終不成者故曰不可知也問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五

變生何也曰兩氣並盛過而相衝正衝則岐而二偏衝
則其一陽多而陰少陽即包陰其一陰多而陽少陰即
包陽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問精必歡暢
而後至幼女新婚畏縮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陰精何
以至耶曰燕爾之際兩心同悅或先難而後易或親瘞
而神怡其情既洽其精亦至故或偶一過之也問既由
精合必成於月信落紅以後何也曰精如穀種血如土
膏舊血收氣新血生氣乘生氣乃可養胎也吾曾侍仙
妃竊聞講生化之源故粗知其槩愚夫婦所知能聖人
有所不知能此之謂矣後士人年過三十鬚髮長孤忽

嘆曰是鬚鬚者如芒刺人何以堪見甄生畏豈夙緣盡耶初謂其戲語後竟不再來魚門多髯任子田因其納姬說此事以戲之魚門素聞此事亦為失笑既而曰此狐實大有詞辯君言之未詳遂具述其論如右以其頗有理致因追憶而錄存之

呂覽稱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誠有之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巴哈布曰甘肅有杜翁者饒於貲所居故曠野相近多狐貉穴翁惡其夜中嗥呼悉薰而驅之俄而其家人見內室坐一翁廳事又坐一翁凡行坐之處又處處有一翁來往往不下十餘形狀聲音衣服如一擬指指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六

揮家事亦復如一闔門大擾妻妾皆閉門自守妾言翁腰有繡囊可辨視之無有益先盜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寢不納即返者翁也堅欲入者即妖也已而皆不納即返又有教之者口使坐於廳事而昇器物以過詐仆碎之嗟惜怒叱者翁也漠然者即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嗽一晝夜無如之何有一妓翁所纏也十日恆三四宿其家問之詣門曰妖有黨羽凡可以言傳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驗者必幻化盡使至我家我故樂籍無所顧惜使壯士執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交接其間反側曲伸疾徐進退與夫撫摩偃倚口舌所不

能傳耳目所不能到者繼芥異同我自意會雖翁不自知妖決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即速斫妖必敗矣衆從其言一翁啟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腦裂死再一翁稍趨趨呼曰斫果驚竄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真翁在此餘並殺之可也刀仗並舉殪其大半皆狐與獾也其逃者遂不復再至禽獸夜鳴何與人事此翁必掃其穴其擾實自取狐獲既解化形何難見翁陳訴求免播遷遷追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計其智數益均出此奴下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七

吳青紆前輩言橫街一宅曹云有崇居者多不安宅主病之延僧修禱事入夜放焰口時忽二女鬼現燈下向僧作禮曰爾等皆飲酒食肉誦經拜懺殊無益即焰口施食亦皆虛拋米穀無佛法難化鬼弗能得煩師傳語主人別延道德高者為之則幸得超生矣僧怖且愧不覺失足落座下不終事滅燭去後先師程文恭公居之別延僧禱誦音響遂絕此宅文恭公破後今歸滄州李臬使隨軒表兄安伊在言縣人有與狐女昵者多以其婦夜合之資買簪珥脂粉贈狐女狐女常往來其家惟此人見之他人不見也一日婦誦其夫曰汝財自何來乃如此用

孤女忽聞中應曰汝財自何來乃獨責我聞者皆絕倒
余謂此自伊在之寓言然亦足見惟無瑕者可以責人
賽商鞅者不欲著其名氏里貫老諸生也挈家寓京師
天資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疵類故得此各錢敦
堂編修歿其門生為經紀稍哀贈恤妻子事事得所賽
商鞅曰世間無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要津聞
之易於攀援奔競耳一貧民母死於路跪乞錢買棺形
容枯槁聲音酸楚人競以錢投之賽商鞅曰此指尸斂
財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欺不能欺我也過一旌表節
婦坊下仰視微晒曰是家富貴從僕如雲豈少秦宮馮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八

子都耶此事須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平生
操論皆類此人皆畏而避之無敢延以教讀者竟困頓
以歿歿後妻孥流落不可言狀有人於酒筵過一妓舉
止尚有士風訝其不類倚門者問即其小女也亦可哀
矣先妣安公曰此老生平亦無大過但務欲其識加人
一等故不覺至是耳可不戒哉

乾隆壬午九月門人吳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於余
綠意軒中下壇詩曰沉香亭畔艷陽天斗酒曾題詩百
篇二八嬌嬈親捧硯至今身帶御爐烟滿城風葉薊門
秋五百年前感舊遊偶與蓬萊仙子遇相攜便上酒家

樓余曰然則青蓮居士耶批曰然趙春澗突起問曰大
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沉香亭上揚貴妃馬嵬墮玉年已
三十有八似爾時不止十六歲大仙平生足跡未至漁
陽何以忽感舊遊天寶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
誤記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動矣大抵乩仙
多靈鬼所托然尚實有所憑附此扶乩者則似粗解吟
詠之人鍊手法而為之故必此人與一人共扶乃能成
字易一人則不能書其詩亦皆流連光景處處可用知
決非古人降壇也爾曰猝為春澗所中窘迫之狀可掬
後偶與戴庶常東原談及東原駭曰嘗見別一扶乩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九

太白降壇亦是此二詩但改滿城為滿林薊門為大江
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種稿本轉相授受固不足深詰
矣宋袁泉前輩亦口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詩頃
矣刻即成後檢之皆村書詩學大成中句也
田文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即巴里坤神字以吹唇
軍士鑿井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隸即今
八分即今似景龍鐘銘惟土蝕多剝損田文甚寶惜之
常以自隨歿於廣西戎幕時以授余姊婿田香谷傳至
香谷之孫忽失所在後有親串戈氏於市上得之以還
田氏昨歲欲製為鏡屏寄京師乞余考定余付翁檢討
樹培推尋銘文知為唐物余為鐫其釋文於屏跋而題

三詩於屏背曰曾逐燕車出玉門中唐銘字半猶存幾
同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舊手痕黃鶴無由返汝鄕空
留鸞鏡沒沙場誰知土蝕千年後又照將軍髻上霜暫
別仍歸舊主人居然寶劍會延津何如措盡珍珠粉滿
匣龍吟送紫珍香谷孫自有題識亦鐫屏背叙其始末
甚詳夜燈隨錄載威信公岳公鍾琪西征時有裨將得
古鏡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避禍正與田文同時同地
疑卽此鏡傳訛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十一

物夫人勿驚卽割一左耳敷以藥末曰數日勿洗自結
痂愈也遂相率呼嘯去怖幾失魂其創果不出血亦不
甚痛旋即平復以爲誓耶不殺不淫以爲盜耶未劫一
物既不劫不殺不淫矣而又戕其耳既戕其耳矣而又
贈以良藥是專爲取耳大也取此耳又何意耶千思萬
索終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埋外事也邱生曰苟得
此盜自必有其所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
我所見之理耳然則論天下事可據理以斷有無哉恒
臺曰此或探生折割之
魚取以煉藥似爲起之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畫自給一介不妄取先高祖

此夫人其壽
耶

厚齋公老友也厚齋公多與唱和今載於花王閣剩稿
者尚可想見其爲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
僻必無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別有說也吾聞諸
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亦無僕婢并曰
皆自操一日晨興見衣履之當著者皆整頓置手下再
視則盥漱具已陳天士曰是必有異其妖將媚我乎窗
外小語應曰非敢媚公欲有求於公難於自獻故作是
以待公問也天士素有膽命之入入輒跪拜則娟靜好
女也問其名曰溫玉問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日凶暴避
其盛氣也曰術士避其劫治也曰神靈避其精察也曰
有福避其旺運也曰有德避其王氣也然凶暴不恆有
亦究自敗術士與神靈吾不爲非皆無如我何有禍者
運衰亦復玩之惟有德者則畏而且敬得自附於有德
者則族黨以爲榮其品格卽高出儕類上公雖貧賤而
非義弗取非禮弗爲儻華奔則爲妾之禮許侍巾櫛三
生之幸也如不見納則乞假以虛名爲畫一扇題曰某
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亦叨公之末光矣卽出精扇置
几上濡墨調色拱立以俟天士笑從之女自取天士小
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勞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
覺足下有物視之則溫玉笑而起曰誠不敢以賤體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十二

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親執勝御之役則姬人字終為假托遂捧衣履侍洗漱訖再拜曰妾從此逝矣瞥然不見遂不再來豈明季山人聲價最重此狐女亦移於風氣乎然襟懷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風宜天士之不拒也先姚安公曰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彌重於是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取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二三能解事崇禎壬午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厚齋公卒後聞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神嘆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十一

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富不至此汝兩曾伯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東襍被問之與辨曰此神茶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邸處機西遊記為證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既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惟汝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番公及叔祖雲臺公存耳死生呼吸間不容髮之時尚考證古書之真偽豈非惟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論余初作各種筆記皆未敢載為涉及

兩曾伯祖也今再思之書癡尚非不佳事古來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補書於此
奴子劉福榮善製網罟弓弩凡弋禽獵獸之事無不能也析爨時分屬於余無所用其技頗鬱鬱不自得年八十餘尚健飯惟時一攜鳥銃散步野外而已其銃發無不中一日見兩狐臥隴上再擊之不中狐亦不驚心知為靈物惕然而返後亦無他外祖張公水明樓有值更者范玉夜每聞瓦上有聲疑為盜起視則無有潛踪偵之見一黑影從屋上過乃設機瓦溝仰臥以聽半夜聞機發有女子呼痛聲登屋尋視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十二

閉屋上罽曰范玉何故殺我妾時隣有劉氏子為妖所媚王私度必是狐亦還罽曰汝縱妾淫奔不知自愧反罽吾吾為劉氏子除患也遂寂無語然自是覺夜夜有人以石灰沙其目交睫即來旋洗拭旋又如是漸腫痛潰裂竟至雙瞖蓋狐之報也其所見遂劉福榮遠矣一老成經事一少年喜事也
門人有作令雲南者家甚苦寒僅攜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縣在滇中尚為膏腴地然距省寫遠其家又在荒村書不易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沉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惟於坊本搢紳中檢得官某縣而

已偶一狡僕舞樊杖而遣之此僕銜次骨其家事故所備知因偽造其僮書云主八父子先後卒二棺今浮屠佛寺當措資來迎並述遺命處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時親友以其撲訥意未必得缺即得缺亦必惡後聞官是縣始稍稍親近併有周郵其家者有時相醜問者其子或有所稱貸人亦輒應且有以子女結婚者鄉人有宴會其子無不與也及得是書皆大沮有來唁者有來唁者漸有索逋者漸有途途相遇似不相識者僮奴婢媪皆散不半載門可羅雀矣既而令托入親官寄干三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書之偽舉家被涕為笑如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西

在夢中親友稍稍復集避不敢見者頗亦有焉後令與所親書曰一貴一賤之態身歷者多矣一貧一富之態身歷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載而復生中間情事能以一身親歷者僕始第一人矣

門人福安陳坊言聞有人深山夜行倉卒大路恐愈迷愈遠遂坐崖下待天曉忽聞有人語時缺月微升畧辨形色似二三人坐崖上又十餘人出沒叢薄間顧視左右皆亂塚心知為鬼物伏不敢動俄聞互語社公來竊觀之衣冠文雅年約三十餘頰類書生殊不作劇場白鬚而袍狀先至崖上不知作何事次至叢薄對十餘

鬼太息曰汝輩何故自取橫亡使眾鬼不以為伍儼寒可念今有少物哺汝遂撮飯撒草間十餘鬼爭取或笑或泣社公又太息曰此那之俗大抵勝負之念太盛思怨之見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敵則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盡之案律無抵法徒自隕其生也其強者妄意兩家各殺一命即足相抵則械鬪以洩憤不知律凡殺二命各別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為之彌甚不亦悲乎十餘鬼皆吳俄遠寺鐘動一時俱寂此人嘗以告陳生陳生曰社公言之不如令長言之也然神道設教或挽回其一二亦未可知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五

嘉慶丙辰冬余以兵部尚書出德勝門監射營官以十刹海為佛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門徑與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說全殊非復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舊矣寺僧居寺門一小屋余所居則在寺之後殿室亦精潔而封閉者多驗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曠廢已久余住東廊室內氣冷如冰熱數爐不熱數燈皆黯黯作綠色知非佳處然業已入居姑宿一夕竟安然無恙奴輩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徹夜坐廊下亦幸無恙惟聞封閉室中啾啾有人語聽之不甚了了耳轎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曉已死其一矣飭別覓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

道士云聞有十刹海老僧嘗見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來曰我轉輪期未至偶此間游汝何來其一曰我繼魂之求代者也問居此幾年曰計餘年矣又問何以不得代曰人見我皆驚走無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藉其機七首將出袖而神色怡然乃有濟也汝以怪狀驚之彼奚為不走耶汝盍脂粉氣以媚之抱衾薦枕以悅之必得當矣老僧素嚴正厲聲叱之然入地數丈後寺果有盜者此鬼可謂陰險矣然寺中所封閉似鬼尚多不止此一二也

汪閣學曉園言有一老僧過屠市泫然流涕或訝之曰

閻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十六

其說長矣吾能記兩世事吾初世為屠人年三十餘死魂為數人執縛去冥官責以殺業至重押赴轉輪受惡報覺恍惚迷離如醉如夢惟熱惱不可忍忽似清涼則已在豕欄矣幽乳後見人不潔心知其穢然饑火熾燒五臟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後漸通猶語時與同類相問訊能記前身者頗多特不能與人言耳大抵皆自知當屠割其時作呻吟聲者愁也日曉往往有濕痕者自悲也軀幹癢重夏極苦熱惟汨沒泥水中少可然不常得毛疎而勁冬極苦寒視大羊軟語厚脣有如仙獸遇捕執時自知不免姑跳躍奔避冀緩須臾追得後躡

頭項拗振蹄肘繩勒因足深至骨痛若刃割或載以舟車則重疊相壓助如欲折百脈痛塞腹如欲裂或貫以竿而扎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柳於地心脾皆震動欲碎或即日死或縛至數日爛難忍受時見刀俎在左湯鑊在右不知著我身時作何痛楚輒斂斂戰栗不止又時自顧已身念將來不知磔裂分散作誰家杯中羹又悽慘欲絕比受戮時屠人一牽拽即惶怖昏昏四體皆軟覺心如左右震蕩魂如自頂飛出又復落下見刀光晃耀不敢正視惟瞑目以待到剔屠人先刺刀於喉搖撼擺撥瀉血益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

閻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十七

惟有長號血盡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聲漸恍惚迷離如醉如夢如初轉生時良久稍醒自視已為人形矣冥官以夙生尚有善業仍許為人是為今身頃見此猪哀其茶毒因念昔受此茶毒時又惜此持刀人將來亦必受此茶毒三念交繁故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屠人聞之遽擲刀於地竟改業為賣菜傭

疑園說此事時李滙川亦舉二事曰有屠人死其鄰村人家生一猪距屠人家四五里此猪恆至屠人家中臥

驅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來繫以鎖乃已疑為屠人後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載餘其妻將嫁方絲服終身

忽一猪突至怒目眈眈徑裂婦裙鬪其脛眾急救護其
擠猪落水始得鼓棹行猪自水躍出仍沿岸急迫適風
利揚帆去猪乃懷喪自歸亦疑屠人後身怒其妻之琵琶
別抱也此可為屠人作猪之旁證又言有屠人殺猪
甫死適其妻有孕即生一女落蓐即作猪號聲號三四
日死此亦可證猪還為人余謂此即朱子所謂生氣未
盡與生氣偶然湊合者別自一理又不以輪迴論也
汪編修守和為諸生時夢其外祖史主事珥攜一人同
至其家指示之曰此我同年紀曉嵐將來汝師也因竊
記其衣冠形貌後以已酉拔貢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六

廷試值余閱卷擢高等授官來謁時具述其事且云衣
冠形貌與今毫髮不差以為應夢迨嘉慶丙辰會試余
為總裁其卷適送余先閱凡房官薦卷皆由試御史
先送一主考閱定而後轉輪
公復得中式殿試以第二人及第乃知夢為是作也按
人之有夢其故難明世說載衛玠問樂令夢樂云是
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戊午夏扈從灤陽與伊
子墨卿以理推求有念所專注凝神生象是為意識所
造之夢孔子夢周公是也有禍福將至朕兆先萌與見
乎著龜動乎四體相同是為氣機所感之夢孔子夢奠
而習是也其或心緒稍亂精神恍惚心無定主遂現相

種幻形如病者之見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岐出者
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顯示以言微寓此氣機
之旁名者也雖變化杳冥千態萬狀其大端似不外此
至占夢之說見於周禮事近祈禳禮參巫覡頗為攻周
禮者所疑然其文亦見於小雅太人占之固鑿然古經
載籍所傳雖不免多所附會要亦實有此術也惟是男
女之愛骨肉之情有凝思結念終不一夢者則意識有
時不能造倉卒之患意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則氣
機有時不必感且天下之人如恆河沙數鬼神何獨示
夢於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獨示夢於此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九

且事不可洩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隱以不可知之
象疑以不可解之語如酉陽雜俎載夢得素者謂素字
象死朝野餘載崔暹夢座下聽講而照鏡謂座下聽講
法從上來鏡字金旁竟也小說所記夢事如此迂曲者
不是鬼神日口造謎語不已勞平事關重大示以夢可
也而瑣瑣小事亦相告語如嶺南實錄載未補夢人坐
人為肉食兩枚象而
者果得飽肉食之類不亦夢乎大抵通其所可通其不
可通者置而不論可矣至於謝小娥傳其父兄之魂既
告以為人劫殺矣自應告以申春申蘭乃以田中走一
日夫隱申春以車中猴東門草隱申蘭使尋索數年而
後解不又慎乎此類由於記錄者欲神其說不必實有

是事凡諸家所古夢事皆可以觀之其法非太人之舊也

何純齋舍人何恭惠公之孫也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

同知時嘗於肩輿中見有道士跪獻一物似夢非夢

然而醒道士不知所在物則宛然在手乃一墨晶印

章也辨驗其文端青官太保四字殊不解其故後官河

南總督卒於任官制有河東總督無河南總督時公以河南巡撫加總督銜故當日有是稱

特贈太子太保始悟印章為神預告也案仕路升沉改

移不一惟身後飾終之典乃為一生之結局定命錄載

李迥秀自知當為侍中而終於兵部尚書身後乃贈侍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三十一

中又載張守珪自知當為涼州都督而終於涪州刺史

身後乃贈涼州都督知神註錄籍追贈與實授等也恭

惠公官至總督而神以贈官告其亦此意矣

高冠瀛言有人宅後空屋住一狐不見其形而能對面

與人語其家小康或以為狐所助也有信其說者因此

人以求交於狐狐亦與欵洽一日欲設筵饗狐狐言老

而饗養乃多設酒餚以待比至日暮有數狐醉倒現形

始知其呼朋引類來也如是數四疲於供給衣物典質

一空乃微露求助意狐大笑曰吾惟無錢供酒食故數

就君也使我多財我當自醉自飽何所取而與君友乎

從此遂絕此狐可謂無賴矣然余謂非狐之過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三十一

劉香晚言有老儒宿于親串家俄主人之婿至無賴子也彼此氣味不相入皆不願同住一屋乃移老儒于別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潔筆硯書籍皆具老儒於燈下寫書寄家忽一女子立燈下色不甚麗而風致頗嫺雅老儒知其為鬼然殊不畏舉手指燈曰既來此不可閒立可剪燭女子遽滅其燈逼而對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硯上墨瀦搗其面而塗之曰以此為識明日尋汝尸對而焚之鬼呀然一聲去次日以告主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主人曰原有婢死於此室夜每出擾人故惟白晝與客坐夜無人宿昨無地安置君揣君者德碩學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現形也乃悟其婿竊笑之故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後家人或有偶遇者即掩面急走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污狼藉鬼有形無質不知何以能受色當仍是有質之物久成精魅借婢幻形耳酉陽雜俎曰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元振染翰題其頰曰久成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其物遂滅後隨進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數斗所題句在焉是亦一證也

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閭閻居住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隣舍如杜工部詩所謂一家村者且人無徭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稅即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有吉木薩軍士入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餘馬鞍轡悉具度必瑪哈沁所據噪而圍之瑪哈沁見勢眾棄鍋帳突圍去眾憚其死關亦遂不追入門見骸骨狼藉寂無一人惟隱隱有泣聲尋視見幼童約十三四裸體懸籬上解縛問之曰瑪哈沁四目前來父兄與爾不勝即家並被縛率六日率至久至山谿洗濯復歸共縛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割炙食男婦七八人並盡矣今日臨行洗濯我畢將就食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額魯特語觀其指畫似欲支解為數段各携於馬上為糧幸兵至棄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問其孤苦引歸營中姑使執雜役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理窖中營弁使導往發掘則銀幣衣物甚多細詢童子乃知其父兄並劫盜其行劫必於驛路近山處賸見一二車孤行前後十里無援者突起殺其人即以車載尸入深山至車不能通則合手以巨斧碎之與尸及襪被並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能通則又投羈繼於絕澗縱馬任其所往其負之由烏

道歸計去行劫處數百里矣歸而奮一兩年乃使人
偽為商販繞道至關展諸處賣於市故多年無覺者而
不虞瑪哈沁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連坐後亦牧馬
墜崖死遂無遺種此事余在軍幕所經理以盜已死遂
置無論由今思之此盜蹤跡詭秘猝不易緝乃有瑪哈
心求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食人無厭乃留一童子
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盜姓名久
忘惟童子墜崖時所司牒報記名秋兒云

佃戶劉破車婦云嘗一日早起乘涼掃院見屋後草棚
中有二人裸臥驚呼其夫來則隣人之女與其月作人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三

也並僵臥似已死俄隣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
至此以蓋湯灌甦不能自諱云久相約而偏仄無隙地
乘雨後墻缺天又陰晦知破車草棚無人遂藉草私會
倦而憩尚相戀未起忽雲破月來皎然如晝回顧棚中
坐有七八鬼指點揶揄遂驚怖失魂至今始醒眾以為
奇破車婦云我家故無鬼是鬼欲觀戲劇隨之而來先
從兄憇園曰何處無鬼何處無鬼觀戲劇但人有見有
不見耳此事不奇也因憶福建閩公館俗語之大學
士楊公督浙閩時所重建值余出巡語余曰公至水口
公館夜有所見慎勿怖不為害也余嘗宿是地已下鍵

睡因天暑移牀近窗隔紗幌視天晴陰時雖月黑而檐
掛六燈尚未盡見院中黑影畧似人形在階前或坐或
臥或行或立而寂然無一聲夜半再視之仍在至雞鳴
乃漸漸縮入地試問驛吏均不知也余曰公為使相當
有鬼神為陰從余焉有是公巨不然仙霞關內此地為
水陸要衝用兵者所必爭明季唐王

國初鄭氏耿氏戰鬪殺傷不知其幾此其沉淪之魄乘
室宇空虛而竊據有大官來則避而出耳此亦足證無
處無鬼之說

老僕施祥嘗曰天下惟鬼最癡鬼據之室人多不住偶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四

然有客來宿不過暫居耳暫讓之何害而必出擾之遇
祿命重血氣剛者多自敗甚或符籙効治更蹈不測即
不然而人既不居屋必不葺久而自圯汝又何歸耶老
僕劉文斗曰此語誠有理然誰能傳與鬼知汝母乃更
癡於鬼姚安公問之曰劉文斗正患不癡耳祥小字舉
兒與姚安公同庚八歲即為公伴讀數年始能開誦千
字文開卷乃不識一字然天性忠直視主人之事如已
事雖嫌怨不避爾時家中外倚祥內倚廖媪故百事皆
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買玩物祥啟張大夫
人曰四官今日游燈市買雜物若干錢固不足惜先生

明日即開館不知顧戲弄耶顧讀書耶太夫人首肯曰
汝言是即收而鍵諸篋此雖細事實言人所難言也今
眼中遂無此人徘徊四顧遠想慨然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來幼韶秀余最愛之亦頗知讀書
娶婦生子後忽患顛狂如無人料理即髮不薙面不盥
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無疾病似寒暑不
侵者呼之食自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餅餌
呼兒童共食不問其價所殘剩亦不顧惜或一兩日竟
之不得忽自歸一日徧索無迹或云村外柳林內似彷彿
有人趨視已端坐僵矣其為迷惑而死未可知也其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五

或自有所得托以混迹緣盡而化去亦未可知也憶余
從福建歸里時見余猶跪拜如禮拜訖卒然曰叔大幸
苦余曰是無奈何又卒然曰叔不覺辛苦耶然然退去
後思其言似若有意故至今終莫能測之

姚安公言廬江孫起山先生謁選時貧無資斧沿途僱
驢而行北方所謂短盤也一日至河間南門外僱驢未
得大雨驟來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見之怒曰造屋時汝
未出錢築地時汝未出力何無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時
河間猶未改題缺起山入都不數月竟掣得是縣赴任
時此人識之惶愧自悔謀賣屋移家起山聞之召來笑

而語之曰吾何至與汝輩較今既經此後無復然亦忠
厚養福之道也因舉一事曰吾鄉有愛時花者一夜偶
起見數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識知為狐魅遽擲以塊曰
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荅曰君自晝賞我自夜
遊於君何礙夜夜來此花不損一莖一葉於花又何礙
遽見聲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採碎君花恐人謂
我輩所見亦與君等故不為耳飄然其去後亦無他狐
尚不與此輩較我乃不及狐耶後此人終不自安後家
莫知所往起山嘆曰小人心竟謂天下皆小人
太原申鐵蟾好以香奩體寓不遇之感嘗謂某公未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六

見戲為無題詩曰聖粉開牆畫樓隔窗聞接錦筵篔
分去無信使通青鳥枉遣遊人駐紫騮月姊定應隨顧
兔星娥可止待牽牛垂楊疎處雕欄近只恨珠簾不上
鉤殊有玉溪生風致王近光曰似不應疑及織女誣蟻
仙靈余曰已矣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一相見彼此
隔河何事無元微之詩也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
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生妬故把支機石贈君李義山詩
也微之之意在於雙文義山之意在於令狐文士掉弄
筆墨借為比喻初與織女無涉鐵蟾此語亦猶元李之
志云爾未為誣蟻仙靈也至於純構虛詞宛如實事指

其地撰以姓名靈怪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此條見太平廣記六十八則悼妄之甚矣夫詞人引用漁獵百家原

不能一一核實然過于誣罔亦不可不知蓋自莊列寓

言借以抒意戰國諸子雜說頗多識緯稗官遞相祖述

遂有肆無忌憚之時如李尤獨異志誣伏羲兄妹為夫

婦已為喪心張華博物志更証及尼山尤為狂吠案張

應壽至此希後人依託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傳可為痛恨又

有依傍史文穿鑿鍛煉如漢書賈誼傳有太守吳公愛

幸之之語駢語雕龍此書明人所撰陳按遂列長沙於

變童類中註曰大儒為龍陽史記高帝本紀稱母媼在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七

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交龍其上見以道詩遂有殺翁

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龍交所生

非大公子左傳有成風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

私事云者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儒拘泥私字

雖朱子亦有却是大惡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學者

當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遺執為談柄也

從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此余小時聞公所說忘

也聞某墓中有狐迹夜攜鏡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

倚而睡醒則二人之髮交結為一貫穿繚繞猝不可解

互相牽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轉動即彼此呼痛膠

亦復睜眸見行路者始呼至斷以佩刀狼狽而返憤欲

往報父老曰彼無形聲非力所勝且無故而侵彼理亦

不直侮實自召又何借焉警必敗滋甚二人乃止此狐

小虐之使警不深創之以激其必報亦可謂善自全矣

然小虐亦足以激怒不如斂戢勿動使伺之無迹彌善

也

太和門丹墀下有石墮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貯何物德

春齋前輩云春齋名德保與定國前朝同名乾隆壬戌

殿工時曾開視之以問裕齋曰信然其中皆黃色細屑

僅半匱不能滿凝結如土坯諦審似是米穀歲久所化

也余謂

丹墀左之石闕既貯嘉量則此為五穀於理較近且

大駕鹵部中象背寶瓶亦貯五穀蓋稼穡雜寶古訓相

傳八政首食見於洪範定制之意誠淵乎遠矣

宣武門子城內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磚土人云五火神

墓明成祖北征時用火仁火義火禮火智火信製飛礮

破元兵於亂柴溝後以其術太精恐或為變殺而葬於

是立五竿於應譙側歲時祭之使鬼有所歸不為厲焉

後成祖轉生為莊烈帝五人轉生李自成張獻忠諸賊

閩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八

乃復警也此齊東之語非惟正史無此文即明一代程
官小說充棟汗牛亦從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
見漢軍步校董某言聞之京營舊卒云此水平也京城
地勢惟宣武門最低衙巷之水遇雨皆滙於子城每夜
雨太驟守卒即起視此培塿水將及頂則呼開門以洩
之沒頂則門扉為水所壅不能啟矣今日久漸忘故或
有時阻礙也其城上五竿則與白塔信礮相表裏設聞
信礮則書懸旗夜懸燈耳與五火神何與故此言似乎
近理當有所受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九

加耳壬午順天鄉試余充同考官時卷尚下得一台
字卷文甚工而詩不佳因甫改試詩之制可以恕論遂
呈薦主考梁文蔚公已取中矣臨填草榜梁公病其何
不改乎此度何侵下文改字題為始吾於駁落別撥一
合字備卷與余先視其詩第六聯曰素娥寒對影願免
夜眠香題為月已甚其秀逸及觀其第七聯曰倚樹思
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曰吳剛字質故李賀李憑登
葆引曰吳質不眠向在樹影斜斜飛濕寒免此詩選本
皆不錄非曾見昌谷集者不知也華州試月中桂詩舉
詩案為第一人棠詩今不傳非曾見王定保撰言計敏

天唐詩紀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開花臨上界持斧有
仙郎何如中此詩乎微公撥入亦自願易之即朱子類
也放榜後時已九月貧無絮衣將心餘素與唱和借衣
與之乃來見以所作詩為贄余丙子扈從時古北口車
馬塞塞就旅舍小憩見壁上一詩剝殘過半惟三四句
可辨最愛其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二語
以為雲中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惜
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詩在焉乃知針芥契合已在六
七年前相與嘆息者久之子穎待余最盡禮歿後其子
子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淵緣良非偶爾何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

嘗以撥房為親疎哉余張江舟中詩曰山色空濛淡似
蓬坐處處隨人欲上船齊從南山句奪胎當以語子穎
日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子穎雖遜謝意似
然可此亦詩壇之佳話并附錄於此
先師介野園先生言禮部侍郎扈從
南巡卒於路卒前一夕有星隕於舟前卒後京師尚未
知施夫人夢公乘馬至門前騎從甚都然佇立不肯入
但遣人傳語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勿勿竟過夢中
以為時方扈從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覺後乃驚悟
比因問至即公卒之夜也公屢掌文柄凡四主會試四
主鄉試其他雜試殆不可獲數嘗有

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

御園時接問公竟因循忘之 推頽老鶴也乘軒龍津

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丁丑年作也于文襄公

亦贈以聯曰天下文章同軌轍門墻桃李公卿可謂

儒者之至榮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終於一品武階他日

或以將軍出鎮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則將軍不好武矣

及公卒

聖心悼惜

特贈都統蓋公雖官禮曹而兼攝副都統其扈從也以

副都統班行故即武秩進一階日者之術亦可云有驗

陶徵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一

矣

仙多偽托古人然亦時有小驗温鐵山前輩各温敏乙丑進

盛京侍郎嘗遇扶乩者問壽幾何乩判曰甲子年華有

二秋以為當六十二後二年卒乃知二秋為二年蓋靈

鬼時亦能前知也又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

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

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

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

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

不能預為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滅二

年壽裏師德亦誤殺二人滅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

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悲所遇竟真

仙矣

族叔育萬言張歌橋之北有人見黑狐醉臥塲屋中

守視穀麥小屋俗謂之塲屋初欲擒捕既而念狐能致財乃覆以衣

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縮數四即成人形甚感其護視遂

相與為友狐亦時有所餽贈一日問狐曰設有人匿君

家君能隱蔽弗露乎曰能又問君能憑附人身狂走乎

曰亦能此人即懇乞曰吾家酷貧君所惠不足以贈而

又愧于數齎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訟頃聞覓一

陶徵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一

婦司庖吾欲使婦往應居數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

以失婦陽欲訟婦尚粗有姿首可誣以蜚語習多金得

金之後公憑附使奔至某甲別墅中然後使人覓得則

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覓婦返後某甲以在其

別墅亦不敢復問然此婦狂疾竟不愈恒自粧飾夜似

與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問狐狐言無是理

試往偵之俄歸而頓足曰敗矣是某甲家樓上狐悅君

婦之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敵無如何矣

此人固懇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橫如虎使

彼強據人婦君能代爭乎後其婦頓病日甚且具發其

夫之驗謀針灸効治皆無效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
狡黠如鬼而又濟以狐之幻宜無患矣不虞以狐召狐
如螳螂黃雀之相伺也古詩曰利旁有倚刀貪人還自
賊信矣

門人王廷詔言忻州有以貧鬻婦者去後二載忽自歸
云初彼買時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意
甚疑懼然業已賣與無如何道士令閉目即聞兩耳風
颼颼俄令開目已在一高峯上室廬華潔有婦女二十
餘人共來問訊云此是仙府無苦也因問到此何事曰
更番侍祖師寢耳此間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餚珍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三

果皆役使鬼神隨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此擬王侯惟每
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處倉庫此處庖厨
此我輩居處此祖師居處指最高處兩室曰此祖師拜
月拜斗處此祖師鍊銀處亦有給使之入然無一男子
也自是每自盡則呼入薦枕席至夜則祖師升壇禮拜
始各歸寢惟月信落紅後則淨襪內衣以紅絨爲巨
綆縛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動併以綿九窰口喑不能
聲祖師持金管如簪尋視脉穴刺入兩臂兩股肉內吮
吸其血頗爲酷毒吮吸後以藥末糝創孔卽不覺痛頃
刻結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極高俯視雲雨皆在下

忽一日狂飈陡起黑雲如墨壓山頂雷電激射勢極可
怖祖師惶遽呼二十餘女並裸露環抱其身如肉屏風
火光入室者數次皆一掣卽返俄一龍爪大如箕於人
叢中攫祖師去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天地晦冥覺昏昏
如睡夢稍醒則已臥道旁詢問居人知去家僅數百里
乃以臂鋤易敝衣遮體乞食得歸也忻州人尙有及見
此婦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蓋精血爲道士採盡
矣據其所言蓋卽燒金御女之士其術靈幻如是尙不
免於天誅况不得其術徒受妄人之蠱惑而冀得神仙
不亦僥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四

江南吳孝廉朱石君之門生也美才天逝其婦誓以身
殉而屢縊不能死忽燈下孝廉形見曰易綵服則死矣
從其言果絕孝廉鄉人錄其事徵詩作者甚衆余亦爲
題二律而石君爲作墓誌於孝廉之坎坷烈婦之慷慨
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鄉人之粉飾余
曰非也文章流別各有體裁郭璞註山海經穆天子傳
於西王母事鋪叙甚詳其註爾雅釋地於西至西王母
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而已不更益一語也蓋註經
之體裁當如是耳金石之文與史傳相表裏不可與稗
官雜記比亦不可與詞賦比石君博極羣書深知著作

之流別其不著此事於墓誌古文法也豈以其偽而削之哉余老多遺忘記孝廉名承紱烈婦之姓氏竟不能憶姑存其畧於此俟臆蹕

回鑿當更求其事狀詳著之焉

老僕施祥嘗乘馬夜行至張白四野空曠黑暗中有數人擲沙泥馬驚嘶不進祥知是鬼叱之曰我不至爾壘墓間何為犯我羣鬼擲沙自作劇耳誰與爾論理祥怒曰既不論理是尋鬪也卽下馬以鞭橫擊之喧鬪良久力且不敵馬又跳踉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遙見一鬼狂奔來厲聲呼曰此吾好友爾等毋造次羣鬼遂散祥

關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五

上馬馳歸亦不及問其為誰次日携酒於昨處奠之示靈響寂然不應矣祥之所友不過廝養屠沽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門人吳鍾僑嘗作如願小傳寓言滑稽以文為戲也後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以監運火藥歿於路詩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得於故紙中附錄於此其詞曰如願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澤清洪君以贈廬陵歐明者是也以事事能給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與不過則繫人之祿命耳有四人同訪道涉歷江海遇龍神召之曰鑿汝等精進今各賜如願一卽有四女子隨

行其一人求無不獲意極適不數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積君夙生所積今數月銷盡矣請歸報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無不獲意猶未已至及月求鮮荔巨如瓜者女子曰縣壑可盈是不可饜非神道所能給亦辭去又一人所求有獲有不獲以咎女子女子曰神道之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見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隨之不去又一人雖得如願未嘗有求如願時為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鑒之鬼神佑之無求之獲十倍有

關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六

求可無待乎我我惟陰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其事或喜或悵曰惜哉逝者之不聞也此鍾僑弄筆狡獪之文偶一為之以資懲勸亦無所不可如累牘連篇動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壁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為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為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

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憚
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猴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
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
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
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
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
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
寒之衣余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
而已矣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兩三丈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七

之高可翻然上兩三丈之濶可翻然越也余幼時猶及
見之嘗求觀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
前門外面相對余轉面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
者七八度蓋一躍即飛過屋脊耳後過社林鎮過一友
邀飲橋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
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
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
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踊
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
盡竟溺焉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

取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
勞有所恃則敢於蹈險故也田侯松巖於灤陽買一勞
山杖自題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當坦處亦防傾敢
因恃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斯真閱歷之言可貴
而佩者矣

滄州甜水并有老尼曰慧師父不知其爲名爲號亦不
知是此慧字否但相沿呼之云爾余幼時嘗見其出入
外祖張公家戒律謹嚴併糖不食曰糖亦猪脂所點成
也不衣裘曰寢皮與食肉同也不衣綳緇曰一尺之帛
千蠶之命也供佛麩筋必自製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六

香必敲石取火曰竈火不潔也清齋一食取足自給不
營營募化外祖家一僕婦以一布爲施尼熟視識之曰
布施須用已財方爲功德宅中爲失此布答小婢數人
佛豈受如此物耶婦以情告曰初謂布有數十疋未必
一一細檢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捶楚日相詛咒心
實不安故布施求懺罪耳尼憐之曰然則何不密送
原處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後婦死數年其弟子乃洩
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間年已七八十矣忽
過余家云將詣潭柘寺禮佛爲小尼受戒余偶話前事
搖首曰實無此事小妖尼饒舌耳相與嘆其忠厚臨行

索余題佛殿一額余屬趙春澗代書合掌曰誰書即乞
 題誰名佛前勿作誑語為易趙名乃持去後不再來近
 問滄州人無識之者矣又景城天齊廟一僧住持果成
 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無不稱曰三師父遂依其名果
 成弟子頗不肖多散而托鉢四方惟此僧不墜宗風無
 大利知客市井氣亦無法座禪師驕貴氣戒律特苦雖
 千里亦打包徒步從不乘車馬先兄晴湖嘗遇之中途
 苦邀同車終不肯也官吏至廟待之禮無加田夫野老
 至廟待之禮不減多布施少布施無布施待之禮如一
 禪誦之餘惟端坐一室入其廟如無人者其行事如是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九

焉而已然里之男婦無不曰三師父道行清高及問其
 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則茫然不能應其所以感動人心
 正不知何故矣嘗以問姚安公公曰據爾所見有不清
 不高處耶無不清不高即清高矣爾必欲錫飛杯渡乃
 為善知識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獨行者矣三師
然不以其名當有人知侯見鄉
試諸孫輩使歸而詢之廟中
 九州之大姦盜事無地無之亦無日無之均不為異也
 至盜而稍別於盜而不能不謂之盜姦而稍別於姦究
 不能不謂之姦斯為異矣盜而人許遂其姦姦而人許
 遂其姦斯更異矣乃又相觸立發相牽立息發如也

息如電掣不尤異之異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夫
 偶者已有子矣復買一有夫之婦幸控制有術猶可相
 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婦手其子微聞而素
 之事無佐證婦弗承也後偵知其藏貯處乃夜中穴壁
 入室方開篋携出婦覺大號有賊家眾驚起各持械入
 其子倉皇從穴出迎擊之立踣即從穴入搜餘盜聞牀
 下喘息有聲羣呼尚有一賊共曳出繫縛比燈至審視
 則破額昏仆者其子牀下乃其故夫也其子甦後與婦
 各執一詞子云子取父財不為盜婦云妻歸前夫不為
 姦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婦云父財可索取而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十

不可穿窬互相誣諍勢不相下次日族黨密議謂涉訟
 兩敗徒玷門風乃陰為調停使盡留金與其子而聽婦
 自歸故夫其難乃平然已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矣先叔
 儀南公曰此事巧於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則人也
 不納此有夫之婦子何由而盜婦何由而姦哉彼所持
 者力能駕馭耳不知能駕馭於生前不能駕馭於身後
 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濼陽續錄五

觀弈道人撰

戴東原言其族祖某嘗僦僻巷一空宅久無人居或言有鬼某厲聲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燈下見形陰慘之氣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應曰然遂作種種惡狀良久又問曰仍不畏耶又應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驅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實不畏汝安可詐言畏任汝所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終不荅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餘年從未見強項似汝者如此蠢物豈可與同居奄然滅矣或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謬若以畏可息事寧人彼此相激伊於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靜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氣凌之則氣盛而鬼不逼稍有牽就則氣餒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餌吾幸未中其機械也論者以其說為然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癡兒騷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於庭某公亦適至見二人笑容猶未斂

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姦未婚妻者杖逐亟呼杖眾言兒女嬉戲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創幾殆自以為河東柳氏之家法不是過也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際舉足趨起無事之時望影藏匿跋前疐後日不聊生慚懣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殤非禮豈不聞耶亦不聽後某公歿時口喃喃似與人語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於禮不可二語言之十餘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見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禮也某公於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孩稚之時即先定婚姻使明知為他日之夫婦朝夕聚處而欲其無情必不能也內言不出於閭外言不入於闈古禮也某公僮婢無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時時親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語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感處之過當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為厲猶以於禮不可為詞其斯以為講學家乎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貲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剝或事故繁牽二十載不得歸甚或金

盡裘傲耻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
有李甲者轉徙為鄉人斬乙養子因目其姓家中不得
其蹤跡遂傳為死俄其父母並逝婦無所依寄食於母
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鄰縣又家逐什一商船南北歲
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為死斬乙謀為甲娶婦會
婦舅旅卒家屬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
於山西人他時尚可歸鄉里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
已女眾為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
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
還嫁且詬且毆闔家驚起斬乙隔窻呼之曰汝之再娶

附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有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
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為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古
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婦再嫁而未失節載籍以
來未之聞也姨丈衛公可亭曾親見之

滄州酒阮亭先生謂之麻姑酒然土人實無此稱著名
已久而論者頗有異同蓋舟行來往皆沾於岸上肆中
村釀薄醪殊不足辱杯肆又土人防徵求無厭相戒不
以真酒應官雖管捶不肯出十倍其價亦不肯出保陽
制府尚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釀必
舊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節候水雖取於

衛河而黃流不可以為酒必於南川樓下如金山取江
心泉法以錫罈沉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冲虛
之致其收貯畏寒畏暑畏濕畏蒸犯之則味敗其新者
不甚佳必度閭至十年以外乃為上品一罈可位四五
金然互相餽贈者多耻於販鬻又大姓若戴呂劉王若
張衛率多嗜釀者亦稀故尤難得或運於他處無論
肩運車運舟運一搖動即味變運到之後必安靜處澄
半月其味乃復取飲注壺時當以杓平挹攪撥則味
亦變再澄數日乃復姚安公嘗言飲滄酒禁忌百端勞
苦萬狀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實功不補患不如道

附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小豎隨意行沽反陶然自適蓋以此也其驗真偽法南
川樓水所釀者雖極醉胸膈不作惡次日亦不病酒不
過四肢暢適恬然高卧而已其但以衛河水釀者則否
驗新陳法凡度閭二年者可再溫一次十年者溫十次
如故十一次則味變矣一年者再溫即變二年者三溫
即變毫釐不能假借莫知其所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輩之
叔名思任最嗜飲牧滄州時知佳酒不應官百計勸諭
人終不肯破禁約罷官後再至滄州寓李進士銳嶺家
乃盡傾其家釀語銳嶺曰吾深悔不早罷官此雖一時
之戲謔亦足見滄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先師李又明先生言東光有趙氏者先生言其子尊行嘗過清風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語及其年宿此宵招一麗人留連兩夕計其年今未滿四十因舉其小名妓駭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舊識方握手寒溫其祖姑問客出視又大駭曰是東光趙君耶三十餘年不相見今髯雖欲白形狀聲音尚可畧辨君號非某耶問之亦少年過此所狎也三世一堂都無避忌傳杯話舊惘惘然如在夢中又住其家兩夕而別別時言祖籍本東光自其翁始遷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猶存否因舉其翁之名乞為訪問趙至家後偶以問鄰之耆舊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即君家門客君之曾祖與人訟此翁受怨家金陰為反問訟因不得直日久事繁愧而孳家逃以為在海角天涯矣不意竟與君邂逅使以三世之婦償其業債也可可畏哉又聃先生又言有安生者頗聰穎忽為眾狐女攝入承塵上吹竹調絲行炙勸酒極狎冶蕩之致隔紙聽之甚了了而承塵初無微隙不知何以入也燕樂既終則自空擲下頭面皆傷損或至破骨流血調治稍愈又攝去如初毀其承塵則攝置屋頂其擲下亦如初然生殊不自言也生父購得一符懸壁上生見之即戰慄伏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五

地魅亦隨絕問生符上何所見云初不見符但見兵符狎狎戈甲晃耀而已此狐以為警耶不應有燕昵之歡以為媚耶不應有撲擲之酷忽喜忽怒均莫測其何心或曰是警也媚之乃死而不悟然媚即足以致其死又何必多此一擲耶李漚川言有嚴先生忘其名與字值鄉試期近學子輩後自燈下夜讀一館僮送茶入忽失聲仆地盤碎碎然嚴驚起視則一鬼披髮瞪目立燈前嚴笑曰世安有鬼爾必黠盜飾此狀欲我走避耳我無長物惟一枕一席爾可別往鬼仍不動嚴怒曰尚欲給人耶舉界尺擊之瞥然而滅嚴周視無迹沉吟曰竟有鬼耶既而日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此理甚明世安有鬼殆狐魅耳仍挑燈琅琅誦不輟此生嘲強可謂至極然鬼亦竟避之蓋執拗之氣百折不回亦足以勝之也又聞一儒生夜步廊下忽見一鬼呼而語之曰爾亦曾為人何一作鬼便無人理豈有深更昏黑不分內外竟入庭院者哉鬼遂不見此則心不驚怖故神不昏亂鬼亦不得而侵之又故城沈丈豐功諱鼎勳號安公之同年嘗夜歸遇雨泥潦縱橫與一奴扶掖而行不能辨路經一廢寺舊云多鬼沈丈曰無人可問且寺中覓鬼問之徑入繞殿廊呼曰鬼兄鬼兄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六

借問前途水深淺寂然無聲沈丈笑曰想鬼俱睡吾亦且小憩遂偕奴倚柱睡至曉此則襟懷灑落故作游戲耳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時於空山捕得一瑪哈沁詰其何以得活曰打牲為糧耳問潛伏已久安得如許火藥曰蟋蟀曬乾為末以鹿血調之曝乾亦可以代火藥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烏銃貯火藥鉛丸後再取一乾蟋蟀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二三十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然試之均驗又瘍醫殷贊庵云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七

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為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為水隨水銀而出此不知驗否然於理可信

田白岩言有士人傲居僧舍壁懸美人一軸眉目如生衣褶飄颺如動士人曰上人不畏擾禪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圖堵芬木畫也在寺百餘年矣亦未暇細觀一夕燈下注目見畫中人似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畫故視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畫中忽有聲曰此妾欲下君勿訝也士人素剛直厲聲叱曰何物妖鬼敢媚我遽擊其軸欲就燈燒之軸中絮泣曰我鍊形將成一付祝融則形消神散前功付流水矣乞賜哀憫感且不

朽僧聞假擾亟來視士人告以故僧憐然曰我弟子居此室患瘵而死非汝之故耶畫不應既而曰佛門廣大何所不容和尚慈悲宜見救度士怒曰汝殺一人矣今再縱汝不知當更殺幾人是惜一妖之命而戕無算人命也小慈是大慈之賊上人勿悞遂投之鑪中烟焰一熾血腥之氣滿室疑所殺不止一僧矣後入夜或嚶嚶有泣聲士人曰妖之餘氣未盡恐久且復聚成形破陰邪者惟陽剛乃市爆竹之成申者十餘京師謂之火鞭總結其信線為一閭聲時驟然焚之如雷霆砰礧窗扉皆震自是遂寂除惡務本此士人有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八

有與狐為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携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閭闔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遠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閣吾事必濟狐沉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携之飛行至一

處曰是矣營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爲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碎然守者呼有盜僮僕全至啟明燭執械人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共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爲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方忤被捉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挾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晉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餘年乃借狐之力欲亂其閭閻此誰非人耶狐雖情君無義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九

以游戲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卧榻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彤輪與所親有瓜葛故得其詳

老儒劉泰宇名定光以舌耕爲活有浙江醫者某携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鄰子亦韶秀禮泰宇爲師醫者別無親屬瀕死託孤於泰宇泰宇視之如子適寒冬夜與共被有楊甲爲泰宇所不禮因造謗曰泰宇以故人之子爲變童泰宇憤恚問此子知尚有一叔爲糧

履旗丁掌書筭因携至滄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見浙江糧艘一一遙呼問有某先生否數日竟得之乃付以姪其叔泣曰夜夢兄云姪當歸故日日獨坐舵樓望兄又云楊某之事吾得直於神矣則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悒悒自歸迂儒拘謹恒念此事無以自明因鬱結發病死燈前月下楊恒見其怒目視楊故猶悍不以爲意數載亦死妻別嫁遺一子亦韶秀有宦室輕薄子誘爲變童招搖過市見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肅寧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陽人不知其審大抵住河間之西也跡其平生所謂歿而可祀於社者歟此事在康熙中年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十

從伯燦宸公喜談因果嘗舉以爲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雲行帳夜半睡醒忽然憶及悲其名氏翳如至滎陽後爲錄大畧如右

常守福鎮番人康熙初隨衆剽掠捕得當斬曾伯祖光吉公時官鎮番守備奇其狀貌請於副將韓公免之且補以名糧收爲親隨光吉公罷官歸送公至家因留不返從伯祖鍾秀公嘗曰常守福矯捷絕倫少時嘗見其以兩足挂明樓雉堞上倒懸而捕磚線之雪四圍皆爭劇盜多能以足向上手向下倒抱樓角而登近雉堞處以磚凸出三寸四圍鑲之則不能登以足不能懸空也俗謂之持帚翩然而下如飛鳥落地真健兒也後光吉

公為娶妻生子聞今尚有後人為四房和穆云

門聯唐末已有之蜀幸寅遜為孟昶題桃符新年納餘
慶嘉節號長春二語是也但今以朱箋書之為異耳余
鄉張明經晴嵐除夕前自題門聯曰三間東倒西歪屋
一箇千鍾百鍊人適有鍛鐵者求彭信甫書門聯信甫
戲書此二句與之兩家望衡對宇見者無不失笑二人
不辛酉拔貢同年頗契厚坐此竟成嫌隙凡戲無益此
亦一端又董曲江前輩喜諧謔其鄉有演劇送葬者乞
曲江於臺上題一額曲江為書弔者大悅四字一邑傳
為口實致此人終身切齒幾為其所構陷後曲江自悔

閩徵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士

嘗舉以戒友朋云

董秋原言有張某者少游州縣幕中年度足自驛即開
居以蔣花種竹自娛偶外出數日其婦暴卒不及臨訣
心恒悵悵如有失一夕燈下形見悲喜相持婦曰自被
攝後有小罪過待發遣遂羈絆至今幸勘結得入輪
迴以距期尚數載感君憶念祈於冥官求視君亦夙緣
之未盡也遂相繼絕如平生自此人定恒來鷓鳴輒去
憐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語及家事亦不甚問兒女曰人
世器礫泉下人得離苦海不欲聞之矣一夕先數刻至
與語不甚吝曰少遲君自悟耳俄又一婦孳簾入形容

無二惟衣飾差別見前婦驚却前婦叱曰淫鬼假形媚
人神明不汝容也後婦狼狽出門去此婦乃握張泣張
情恍莫知所為婦曰凡餓鬼多託名以求食淫鬼多假
形以行媚世間靈語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媚女乘君
思憶投隙而來以盜君之陽氣適有他鬼告我故投訴
社公來為君驅除彼此時諒已受答矣問今在何所曰
與君本有再世緣因奉事翁姑外執禮而心怨望遇有
疾病雖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為神道所錄降
為君妾又因懷挾私憤以語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
降為媵婢須後公二十餘年生今尚浮游墟墓間也張

閩徵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士

牽引入幃曰幽明路隔恐干陰譴來生會了此願耳嗚
咽數聲而滅時張父母已故惟兄別居乃詣兄具述其
事友愛如初焉
有媵婦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歲家徒四壁又鮮族
屬乃議嫁婦色頗艷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姬說之曰我
於禮無娶汝理然思汝至廢眠食汝能託言守志而私
贖於我每月給貲若干足以贍母子兩家雖各巷後屋
則僅隔一牆梯而來往人莫能窺也婦惑其言遂出入
如外婦人疑婦何以自活然無迹可見姑以為尚有蓄
積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洩其事其子幼即遣就外塾宿

至十七八亦稍聞繁言每泣諫婦不從狎昵雜坐反故使見聞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晝入某甲家刺刃於心出於背而以借貸不遂遭其輕薄怒激致殺首於官官廉得其情百計開導卒不吐實竟以故殺論抵鄉鄰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於朱梅厓前輩梅厓先一夕夢是子容色慘沮對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母作也不書其實則一凶徒耳烏乎表書其實則彭孝子之名適以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安其靈也遂方沮罷其事是夕又夢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殞其身以報父讐復不彭母過以爲父辱可謂善處人倫之變矣或曰斬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三

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爲之乎是則講學之家責人無已非余之所敢問也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實信李雲舉言其兄憲威官廣東時聞一游士性迂僻過嶺干謁親舊頗有所獲歸裝襪被衣履之外獨有二巨篋其重四人乃能舁不知其何所携也一日至一換舟處兩舡相接束以巨繩扛而過忽四繩皆斷如刀截訇然墮板上兩篋皆破裂頓足悼惜急開檢視則一貯新端硯一貯英德石也石篋中白金一封約六七十兩紙裹亦綻方拈起審視失手落水中倩漁戶沒水求之僅得小半方

慎喪間同來舟子遺賀曰盜爲此二篋相隨已數日以岸上有人家不敢發吾惴惴不敢言今見非財物已唾而散矣君真福人哉抑陰功得神祐也同舟一客私語曰渠有何陰功但新有一癡事耳渠在粵日嘗以百二十金託逆旅主人買一妾云是一年餘新婦貧不舉火故鸞以自活到門之日其翁姑及婿俱來送皆羸病如乞丐臨入房互相抱持痛哭訣別已分手猶追數步更絮語嫗嫗強曳婦入其翁抱數月小兒向渠叩首曰此兒失乳生死未可知乞容其母暫一乳且延今日明日再作計渠忽躍然起曰吾謂婦見出耳今見情狀悽動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四

心脾即引汝婦去金亦不必償也古今人相去不遠馮京之父吾豈不能爲哉竟對眾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窺其忠厚僞飾已女以給之儻其竟納又別有狡謀也同寓皆知渠至今未悟豈鬼神即錄爲陰功耶又一客曰是陰功也其事雖癡其心則實出於惻隱鬼神鑒察亦鑒察其心而已矣今日免禍即謂緣此事可也彼逆旅主人尚不知究竟何如耳先師又聘先生雲舉兄也謂雲舉曰吾以此客之論爲然余又憶姚安公言曰丈耕野西征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借二千總將三百兵出游微猝遇額魯特自開道來二千總啟虎曰賊馬健退

走必為所及請公率前隊扼山口我二人率後隊助之
賊不知我多寡猶可以守虎以為然率眾力鬪二千總
已先遁蓋給虎與戰以稍時刻虎敗則去已遠也虎遂
戰歿後蔭其子先捷如父官此雖受給而敗然受給適
以成其忠故曰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
而實確

雲舉又言有人富甲一鄉積粟千餘石遇歲儉閉不肯
糶忽一日徵集僕隸陳設概量手書一紅箋榜於門曰
歲歉人饑何心獨飽今擬以歷年積粟盡貸鄰隣每人
以一石為律即日各具囊篋赴領遲則粟盡矣附近居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五

民間聲雲合不一日而粟盡有請見主人申謝者則主
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於久鏽敝屋中酣眠方
熟人至始欠伸眾驚愕拔起於身畔得一紙曰積而不
散怨之府也怨之所歸禍之叢也千家饑而一家飽則
劫為勢所必至不名實兩亡乎感君舊恩為君市德希
恕專擅是所深禱不省所言者何事詢知始末太息而
已然是時人情洶洶實有焚掠之謀得是博施乃轉禍
為福此幻形之妖可謂愛人以德矣所云舊恩則不知
其故或曰其家園中有老屋狐居之數十年屋圯乃移
去意即其事歟

小時聞乳母李氏言一人家與佛寺鄰偶寺廊躍下一
小狐兒童捕得繫縛鞭箠皆懼伏不動放之則來往於
院中絕不他往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敢盜饑則向人
搖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語指揮之亦似解人意舉家憐
之恒禁兒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語曰我名小香是鍾
樓上狐家婢偶嬉戲誤事因汝家兒童頑劣罰受其蹂
躪一月今限滿當歸故此告別問何故不逃避曰主人
養育多年豈有逃避之理語訖作叩額狀翩然越墻而
去時余家一小奴竊物遠颺乳母因說此事喟然曰此
奴乃不及此狐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六

陳雲亭舍人言其鄉深山中有廢蘭若云鬼物據之莫
能修復一僧道行清高徑往卓錫初一兩夕似有物窺
伺僧不聞不見亦遂無形聲三五日後夜有野叉排闥
入猙獰跳擲吐火噓烟僧禪定自若撲及蒲團者數四
然終不近身比曉長嘯去次夕一好女至合什作禮請
問法要僧不荅又對僧琅琅誦金剛經每一分訖輒問
此何解僧又不荅女子忽旋舞良久振其雙袖有物簌
簌落滿地曰此比散花何如且舞且退瞥眼無迹滿地
皆寸許小兒蠕蠕幾千百爭緣肩登頂穿襟入袖或齧
舌或搔爬如蚊蟻蝨之擾啞或抉剔耳目孿裂口鼻

如蛇蝎之毒螫撮之投地爆然有聲一輒分形為數十
彌添彌聚左支右詘因不可忍遂委頓於禪榻下久之
蘇息寂無一物矣僧慨然曰此魔也非迷也惟佛力足
以伏魔非吾所及浮屠不三宿柔下何必戀戀此土乎
天明竟打包返余曰此公自作寓言警正人之愠于羣
小耳然亦足為輕嘗者戒雲亭曰僕百無一長惟平生
不能作妄語此僧歸路過僕家面上血痕細如亂髮實
曾目親之

老僕劉廷宜言雍正初佃戶張璜於褚寺東架圍焦
之國瓢焦字音轉也守瓜夜恒見一人行步遲重徐徐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七

向西北去一夕偶窺隨之視所往見至一叢家處有十
餘女鬼出迺即共狎笑蝶戲知為妖物然似是蠢蠢無
所能乃藏火銃於圍焦夜伺之一夜又見其過發銃
猝擊旬然仆地秉火趨視乃一翁仲也次日積柴燭為
灰亦無他異至夜夢十餘婦女羅拜曰此怪不知自何
來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魂無老少皆遭暫汚有枝拒
者登其墳頂踊躍數四即土陷棺裂無可棲身故不敢
不從然飲恨則久矣今蒙驅除故來謝也後有從高川
來者云石人窪馮道墓前馮道景州人所居今猶名相
今石人窪余幼時見殘缺石獸石翁仲尚有存忽失一

石人乃知卽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煉成形片
不為不久乃甫能幻化卽縱以淫卒自取焚如之禍真
邵二雲所言水偶其事畧同均可為小器易盈者鑒也
外叔祖張公蝶莊家有書室頗軒敞周以迴廊中植荷
藥三四十本花時香過鄰牆門客閱姓者携一僕下榻
其中一夕就枕後忽外有女子聲曰姑娘致意先生今
日花開又值好月邀三五女伴借一賞玩不致有禍於
先生幸勿開門唐突足見雅量矣閱際不敢荅亦不復
再言俄微聞衣裳綵繒聲穴窻紙視之無一人影側耳
諦聽時似嗚咽私語若有若無都不辨一字踟躕枕席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六

驢不交境三鼓以後似又聞步履聲俄而隔院犬吠俄
而鄰家犬亦吠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近處吠止遠處
又吠其聲迢遞向東北疑其去矣恐忤之招祟不敢啟
戶天曉出視了無痕迹惟西廊塵上似畧有弓彎印亦
不分明蓋狐女也外祖雪峯公曰如此看花何必更問
主人始聞公莽莽有兇氣恐其偶然衝出致敗人意耳
滄州有董華者讀書不成流落為市肆司書筭復不能
善事其長為所排擠出以賣藥卜卦自給遂貧無立錫
一母一妻以繼絀潯濯佐之猶日不舉火會歲饑枵腹
杜門勢且俱斃聞鄰村富翁方買妾乃謀於母將鬻婦

以求活婦初不從華告以失節事大致母餓死事尤大乃涕泗曲從惟約以儻得生還乞仍為夫婦華亦諾之婦故有姿富翁頗寵眷然枕席時有淚痕富翁固問毅然對曰身已屬君事事可聽君所為至感憶舊恩則雖刀鋸在前亦不能斷此念也適歲再饑華與母並為餓殍富翁慮有變匿不使知有一鄰媪偶洩之婦殊不哭癡坐良久告其婢媪曰吾所以隱忍受玷者一以活姑與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餘度不數年即當就木吾年尚少計其子必不留我我猶冀缺月再圓也今則已矣突起開樓窺身倒墜而死此與前錄所載福建

關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九

學院妾相類然彼以兒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無恨此則以養姑養夫之故萬不得已而失身乃卒無救於姑與夫事與願違徒遭玷瀕痛而一決其責恨尤可悲矣

余十歲時聞槐鎮一僧槐鎮即金史之楊家鎮今作淮鎮誤也農家子也好飲酒食肉廟有田數十畝自種自食牧牛耕田外百無所知非惟經卷法器皆所不蓄昆盧袈裟皆所不具即佛龕香火亦在若有若無間也特首無髮室無妻子與常人小異耳一日忽呼集鄰里而自端坐破几上合掌誦曰同居三十餘年今長別矣以遺囑奉託可乎嗚

真和尚

然而迺合掌端坐仍如故身垂兩玉筋長尺餘眾大驚異共為募木造龕身氏安公實齋居丁家莊與相近知其平日無道行聞之不信自往視之以造龕未竟二日尚未斂面色如生撫之肌膚如鐵石時方六月蠅蚋不集亦了無尸氣竟莫測其何理也

喀喇沁公丹公言號益亭名丹巴多爾濟姓烏梁江氏蒙古王孫也內廷都領

侍蕭得祿幼嘗給事其邸第偶見一黑物如猫卧樹下戲擊以彈丸其物甫一轉身即巨如犬再擊又一轉身遂巨如驢懼不敢復擊物亦自去俄而飛瓦擲磚變怪陡作知為狐魅惴惴不自安或教以繪像事之其祟乃

關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十

止後忽於几上得錢數十知為狐所酬始試收之祕不肯語次日增至百文自是日有所增漸至盈千旋又改為銀一錠重約一兩亦日有所增漸至一錠五十兩巨金不能密藏遂為管領者所覺疑盜諸官庫榜掠訊問幾不能自白然後知為狐所陷也夫飛土逐肉斷竹續逐肉尖越春秋載陳音所竹飛土謂古歌即彈弓之始也兒戲之常主人知之亦未必遽加深責狐不能暢其志也餌之以利使盈其貪孽觸彼禍羅狐乃得適所願矣此其設罪伏機原為易見徒以利之所在遂令智昏反以為我禮既虔彼心故悅委曲自解致不覺墮其彀中昔夫差貪句踐之服事卒敗

於越楚懷貪商於之六百卒敗於秦北宋貪滅遼之割地卒敗於金南宋貪伐金之助兵卒敗於元軍國大計將相同謀尚不免於受侮况區區童稚烏能出老魅之陰謀哉其敗宜矣又舉一近事日有刑曹某官之僕夫睡中覺有舌舔其面舉石擊之踏而斃燭視乃一黑狐剝之腹中有一小人首眉目宛然蓋所鍊嬰兒未成也翼日爲主人御車歸狐憑附其身舉橙擊主人且厲聲陳其枉死狀蓋欲報之而不能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洩其憤耳此二狐同一復讐余謂此狐之悍而直勝彼狐之陰而險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丹公又言科爾沁達爾汗王一僕嘗行路拾得二種囊其一滿貯人牙其一滿貯人指爪心頗詫異因擲之水中旋一老嫗倉皇至左顧右盼似有所覓問僕曾見二囊否僕答以未見嫗知爲所毀棄遂大憤怒折一木枝奮擊僕僕徒手與搏覺其衣裳柔脆如蓬草之心肌肉虛鬆似蓮房之穢指所握處輒破裂然放手即長合如故又如抽刀之斷水互關良久嫗不能勝乃舍去臨去顧僕曰少則三月多則三年必殲汝魄然至今已逾三年不能爲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此當是鍊形之鬼取情未足不能凝結成質故仍聚氣而爲形其蓄人牙

爪者牙者骨之餘爪者筋之餘殆欲合煉服餌以堅固其質耳

田侯松巖言今歲六月有扈從侍衛和升卒於灤陽馬蘭鎮總兵愛公星阿與和親舊爲經理棺衾送其骨歸葬一夕如廁缺月微明見一人如立烟霧中問之不言叱之不動愛公故能視鬼疑神諦審乃和之魂也因拱而祝曰昔斂君時物多不備我力緝薄君所深知今形見豈有所責耶不言不動如故又祝曰聞殁於塞外者不焚路引其鬼不得入關曩偶忘此君母乃爲此來耶魂即稽首至地倏然而隱愛公爲具牒於城隍後不復見又扈從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南巡時與愛公同寓江寧承天寺規模宏壯樓閣袤延所住亦頗軒敞一日方共坐忽樓窗六扇無風自開俄又自闔愛公視之曰有一僧坐北牖上其面橫潤鬚髯鬚如久未剃目瞪視而項微僂蓋縊鬼也以問寺僧僧不能諱惟怪何以識其貌疑有人洩之不知愛公之自能視也又偶在船頭戲拈篙刺水忽擲篙却避面有驚色怪詰其故曰有溺鬼緣篙欲上也戊午八月宴蒙古外藩於清音閣愛公與余連席余以松巖所語叩之云皆不妄然則隨處有鬼亦復如人此求歸之鬼有繫

心開窗之鬼有爭據心緣篇之鬼有競鬪心其得失勝負喜怒哀樂更當一一如人是膠膠擾擾地下尚無了期釋氏講戲悔解脫聖人之法亦使有所歸而不為厲其深知鬼神之情狀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莊周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灤陽續錄六

觀弈道人撰

狐能詩者見於傳記頗多狐善畫則不概見海陽李丈碩亭言順治康熙間周處士瑒薄游楚豫周以畫松名有士人倩畫書室一壁松根起於西壁之隅盤擎天矯橫逕北壁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覺濃陰入座長風欲來置酒邀社友共賞方橫立壁下指點贊嘆忽一友拊掌絕倒眾友俄亦開堂蓋松下畫一秘戲圖有大木榻布長簾一男一婦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態宛然旁三侍婢亦裸立一揮扇驅蠅計以兩手承婦枕防蹂躪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躡墜地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譁然趨視眉目逼真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劃詈妖狐忽擔際大笑曰君太傷雅曩聞周處士畫松未嘗目睹昨夕得觀妙迹坐臥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嘗拋磚擲瓦相忤也君遽毒嘗心實不平是以與君小作劇君尚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衆矣君其圖之益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與奴子乘燭至書室突一黑物衝門去士人知為狐魅曾詬厲也眾為慰解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不見其形而語音琅然行酒至前則盡惟不食餽饌曰不茹靈

四百餘年矣瀕散語士人曰君太聰明故往往以氣變物此非養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儻遇負氣如君者則難從此作矣惟學問變化氣質願留意焉丁寧鄭重而別回視所畫淨如洗矣次日書室東壁忽見設色桃花數枝襯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開者有半開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八九片反側橫斜勢如飄動尤非筆墨所能到上題三句曰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道之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後周處士見之嘆曰都無筆墨之痕覺吾畫猶努力出枝有心作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景城北岡有元帝廟明末所建也歲久壁上徽迹隱隱成峯巒起伏之形望似遠山籠霧余幼時尚及見之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畫工以墨鉤勒遂似削圓方竹今廟已圮盡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戲故得此名或以爲齊姓誤也棋至劣而至好勝終日丁丁然不休對局者或倦求去至長跪留之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銜之次骨遂拜綠章詛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誤一著道士倖勝少年欲改著喧爭不許少年粗暴起欲相毆惟笑而却避曰任君擊折我肱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亦可云癡物矣

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所聞者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鬚鬢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毋陣喧噴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益益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以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可云佳話今老矣久不預少年文酒之會後來居上又不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以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可云佳話今老矣久不預少年文酒之會後來居上又不

知為誰矣

高官農家畜一牛其子幼時日與牛嬉戲攀角捋尾皆不動牛或鯁兒頂砥兒掌兒亦不懼稍長使之牧兒出即出兒歸即歸兒行即行兒止即止兒睡則卧于側有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頭頸皆浴血跳踉嗥吼以角觸門兒父出視即掉頭回舊路知必有變盡力追之至野外則見已破願死又一人橫卧道左腹裂腸出一棗棍棄於地審視乃三果莊盜牛者三果莊回民所聚滄州盜藪也始知兒為盜殺牛又觸盜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又西商李盛庭買一馬極馴良惟路逢白馬必立而注視鞭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四

策不肯前或望見白馬必馳而追及銜勒不能止後與原主談及原主曰是本白馬所生時時覓其母也是馬也亦有人心焉

余八歲時聞保母丁媪言某家有犍牛跛不任耕乃繫諸比隣屠肆其犍甫離乳視宰割其母牟牟鳴數日後見屠者即奔避奔避不及則伏地戰栗若乞命狀屠者或故逐之以資笑噱不以為意也犍漸長甚壯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既堅利乃伺屠者側卧機上一觸而貫其心遽馳去屠者婦大號捕牛眾憫其為母復讐故緩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時丁媪之親串殺人遇赦獲免仍與

其子同里開丁媪故竊泉是事為之憂危明警不可狎也余則取犍有復讐之心知力弗勝故匿其鋒隱忍以

求一當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黃帝巾机銘曰机是本字

為破體俗書改日中必慧案漢書賈誼傳引此句作慧為機字反誤六韜引此句作慧音義並同

操刀必割言機之不可失也越絕書子貢謂越王曰夫

有謀人之心使人知之者危也言機之不可洩也孫子

曰善用兵者閉門如處女出門如脫兔斯言當矣

姜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舉子以京師逆旅多湫

隘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偶晚涼樹下散步

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頗白皙挑與語不噴不答轉牆角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五

自去夜半睡醒似門上了烏微有聲疑為盜呼僅不應

自起隔門窺窺之乃日間所見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啟

戶擁以入女子自言為守墳人女家酷貧父母並拙鈍

恆恐嫁為農家婦頃蒙顧盼意不自持故從墻缺至君

處君富貴人自必有婦儻能措百金與父母則為妾媵

無悔父母嗜利亦必從也舉子諾之遂相繼縷至雞鳴

乃去自是夜半恆至妖媚治蕩百態橫生舉子以為巫

山洛水不是過也一夜來稍遲舉子自步月候之乃忽

從樹杪飛下舉子頓悟曰汝母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諱

笑而應曰初恐君駭怖故託虛詞今情意已深不妨明

告將來游宦四方有一隱形隨侍之妾不煩車馬不擇居停不需衣食晝可攜于懷袖夜即出而薦枕席不愈於千金買笑耶舉子思之計良得自是潛住書室不待夜度矣然每至秉燭則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鬢亂釵橫狀舉子疑之而未決既而與其變童亂旋為二僕所窺亦並與亂厄人知之亦續狎焉一日晝與變童寢舉子潛扼殺之遂現狐形因埋於墻外半月後有老翁詣舉子曰吾女託身為君妾何忽見殺舉子憤然曰汝知汝女為吾妾則易言矣夫兩雄共雌爭而相戕是為妬姦於律當議抵汝女既為我妾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六

則夫婦之名分定矣而既溺於他人又淫於我僕我為木夫例得捕姦殺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則何不殺君僕舉子曰汝女死則形見此則皆人也手及四人而執一死狐為罪案使汝為刑官能據以定讞乎翁俛首良久以手拊膝曰汝自取也夫吾誠不料汝至此振衣自去舉子旋移居準提菴與慎思隣房其變童與狐尤昵銜主人之太忍具洩其事於慎思故得其詳

吉木薩烏魯木齊所屬地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單管曉望之名與一

菜園近灌園叟年六十餘每遇風雨輒借宿於卡倫一夕鳴鳳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於營弁驗所創尙

承平申上官除鳴鳳糧時鳴鳳年甫二十眾以為必無此理或疑叟或會竊污鳴鳳故此相報然覆鞫兩造皆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為怪也曩牧馬南山為射雉者驚馬逸懼遭責罰入深山追覓倉皇失道愈轉愈迷經一晝夜不得出遙見林內屋角急往投之又慮是盜巢或見戕害且伏草間覘情狀良久有二老翁攜手笑語出坐磐石上擁抱偃倚意殊褻狎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恣為淫媾我方以窺見陰私懼殺我滅口惴惴縮不敢動乃彼望見我了無愧作共呼使出詢問何來取二餅與食指歸路曰從某處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七

見某樹轉至某處見深淵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峯曰此是正南迷即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無草汝馬已饑而自歸此間熊與狼至多勿再來也比歸家馬果先返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非此老翁類乎據其所言天下真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許人遁跡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為乃如此因樹屋書影記仙人馬繡頭事稱其比及頑童云中有真陰可採是容城術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採及老翁有何裨益即修煉果有此法亦邪師外道而已上真定無此也

張助教潛亭言昔與一友同北上夜宿逆旅間綽綽有

聲或在窗外或在室之外間初以為蟲鼠不甚訝後微聞嘆息乃始慄然偵之無睹也至紅作埠偶忘收筆硯夜分聞有閣筆聲次早几上有字迹陰翳慘淡似有似無諦審乃一詩其詞曰上巳好鶯花寒食多風雨十年汝憶吾千里吾隨汝相見不得親情立自悽楚野水青茫茫此別終萬古似香魂怨抑之語然潛亭自憶無此人友自憶亦無此人不知其何以來也程魚門曰君肯誦是詩定無是事恐貴友諱言之耳眾以為然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疎濶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糞足者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八

始於似之奴輩玩弄如嬰孩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尤甚乃盡發其姦迫逐之然結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為竹君騰謗反得喜事名於是人皆坐視惟以小人為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薪米不給彼時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于主人者共排擠之使無

食宿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盡獻所積助棺斂奠少贖地獄罪也祝訖自去滿堂賓客之僕皆相顧失色陳裕齋因舉一事曰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走往挑之少婦正色曰實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殞命已自誓於神此生決不再偶爾無妄念徒取禍也此僕其類此狐歟然余謂終賢於掉頭竟去者

曰侯松巖言幼時居易州之神石莊土人云本名神子故也後有三巨石開於莊北如春秋宋國偶與僮輩嬉之事故改今名在易州西南二十餘里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九

戲馬廄中見煮豆之鑊凸起鐵泡十數並形狹而長僅輩以石破其一中有蟲長半寸餘形如柳蠹色微紅惟四短足與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猶蠕蠕能動因一一破視一泡一蟲狀皆如一又言頭等侍衛常君青此又別一常君與乾隆癸酉戌守西域卓帳南山之下塞外山脈自西南趨東北西域三十六國依之以一山居在山南者呼曰北山在山北者呼曰南山其貴也一山半有飛瀑二丈餘其泉甚甘會冬月水結取水於河其水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繫瀑泉之水水窳甫通即有無數冰丸隨而涌出形皆如橄欖破之中有白蟲如蚕其口與足則深紅殆所謂冰蚕者歟

此與鐵中之蠱鍛而不死均可謂異聞矣然天地之氣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極陽之內必伏陰極陰之內必伏陽八卦之對待坎以二陰包一陽離以二陽包一陰六十四卦之流行陽極於乾即一陰生下而為姤陰極於坤即一陽生下而為復其靜也伏斯歛歛斯鬱焉其動也鬱斯蒸蒸斯化焉至於化則生生不已矣特坤和之氣其生有常偏勝之氣其生不測坤和之氣無地不生偏勝之氣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熇寒泉返結其中皆可以生蟲也崔豹古今注載火鼠生炎洲火中積其手為布入火不燃今洋船多有之先兄晴湖蓄數尺余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一

嘗試之又神異經載冰鼠生北海水中穴冰而居嚙冰而食歲久大如象冰破即死歐羅巴人曾見之謝梅莊前輩成烏里雅蘇台時亦曾見之是獸且生於火與冰矣其事似異實則常理也
數皆前定故鬼神可以前知然有其事尚未發萌其人尚未舉念又非吉凶禍福之所關因果報應之所繫游戲瑣屑至不足道斷非冥籍所能預註者而亦往往能前知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過崑山因問宦途崑判一詩曰春風一笑手扶筇桃李花開潑眼濃好是尋香雙蝶蝶粉牆牆過巧相逢茫不省為何語俄

翰林以編修改知縣眾謂次句隱用河陽一語花可云有曉然其餘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馬者杖簪蓬出蓋朝官僕隸視外吏如天上人司閭者得主入外轉信方立階上喜而躍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足遂損其脛故杖而行也數日後微聞一日遣二僕而罪狀不明旋有洩其事者曰二僕皆謀為司閭而無如先已有跡者乃各陰飾其婦俟主人燕息誘而蠱之至女一婦私具餅餌一婦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書齋廊下猝然相觸所賫俱傾愧不自容轉怒而相詬主人不欲深究故善遣去於是詩首句三四句並驗此此可謂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一

靈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終無理可推也
人言在是家云二僕謀奪司閭則自之初無自其意乃乘隙以進一僕僕為書此策均與約是日有耳而此告主人者至相傾亂至輟轉多方而不已黃雀據之喻其明矣
余官兵部尚書時往良鄉送征湖北兵小憩長新店旅舍見壁上有歸雁詩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風雁字斜深秋又送汝還家可憐飛到無多日二月仍來看杏花其二曰水澗雲深伴侶稀蕭條只與燕同歸惟嫌來歲鳥衣巷却向離梁各自飛末題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

語意筆迹皆不似先兄當別一人或曰有鄭君名鴻撰亦字晴湖

偶見田侯松巖持畫扇筆墨秀潤大似衡山云其親筆
德君芝麓所作也上有一詩曰野水平沙落日遙半山
紅樹影蕭條酒樓人倚孤樽坐看我騎驢過板橋風味
傷然有塵外之致復有德君題語云是卓悟庵作畫即
畫此詩意故並錄此詩殆亦愛其語也田侯云悟庵名
卓禮圖然不能詳其始末大抵沈於下僚者遺情高韻
而名氏弱如錄而存之亦郭憲先之遺山數角耳
古人祠宇俎豆一方使後人抱想風規生其效法是即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三

緝風廟俗之教也其間精靈常在盼靈如聞者所在多
有依託假借憑以獵取血食者間亦有之相傳有士人
宿陳留一村中因游暑散步野外黃昏後冥色蒼茫忽
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樹之下叩其鄉里名姓其人云君
勿相驚僕即蔡中郎也祠墓雖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士
流歿不欲求食於俗輩以君氣類故敢布下忱明日賜
一野祭可乎士人改雅量亦不恐怖因詢以漢末事依
違酬答多羅貫中三國演義中語已竊疑之及詢其生
平始末則所述事迹與高則誠琵琶記纖悉曲折一一
皆同因笑語之曰資斧匱乏實無以享君君宜別求有

方者惟一語囑君自今以往似宜求後漢書三國志中
郎文集稍稍一觀於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頰微耳
躍起現鬼形去是影射欽財之術鬼亦能之矣

梁豁堂言有客遊粵東者婦死寄柩於山寺夜夢婦曰
寺有厲鬼伽藍神弗能制也凡寄柩僧寮者男卒為所
役女率為所污吾力拒弗能免也君盍訟於神醒而憶
之了了乃炷香祝曰我夢如是其春睡迷離耶意想所
造耶抑汝真有靈耶果有靈當三夕來告我已而再夕
夢皆然乃牒訴於城隍數日無勝靈一夕夢婦來曰訟
若得直則伽藍為失糾舉山神社公為失約束於陰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三

晉獲譴故城隍躊躇未能理君盍再具牒稱將詣江西
訴於正乙真人則城隍必有處置矣如所言具牒投之
數日又夢婦來曰昨城隍召我諭曰此鬼原居此室中
是汝侵彼非彼攝汝也男女共居一室其僕隸往來形
迹嫌疑或所不免汝訴亦不為無因今為汝重笞其僕
隸已足謝汝何必堅執姦汚自博不貞之名乎從來有
事不如化無事大事不如化小事汝速令汝夫移柩去
則此案結矣再四思之凡事可已則已何必定與神道
爭反激意外之患君即移我去可也問城隍既不肯理
何欲訴天師即作是調停曰天師雖不治幽冥然遇有

控訴可以奏章於

上帝諸神弗能阻也城隍亦恐激意外患故委曲消弭使兩造均可以已耳詎訖鄭重而去其夫移柩於他所遂不復夢此鬼苟能自救即無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城隍既為明神所司何事毋乃聰明而不正直乎且養癰不治終有釀為大獄時併所謂聰明者毋乃亦通蔽各半乎

田白巖言濟南朱子青與一狐友但聞聲而不見形亦時預文酒之會詞辯縱橫莫能屈也一日有請見其形者狐曰欲見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見欲見吾幻形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四

耶是形既幻與不見同又何必見眾固請之狐曰君等意中覺吾形何似一人曰當龍眉皓首應聲即現一老人形又一人曰當僊風道骨應聲即現一道士形又一人曰當星冠羽衣應聲即現一仙官形又一人曰當貌如童顏應聲即現一嬰兒形又一人戲曰莊子言姑射神人綽約若處子君亦當如是即應聲現一美人形又一人曰應聲而變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之大孰皆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獨示真形乎大笑而去子青曰此狐自稱七百歲蓋閱歷深矣
舅氏實齋安公曰講學家例言無鬼鬼若未見鬼語則

吾親聞之雍正壬子鄉試返宿白溝河屋三楹余住西間先一南士住東間交相問訊因沾酒夜談南士稱與一友為總角交其家酷貧亦時周以錢粟後北上公車適余在某巨公家司筆墨憫其飄泊邀與同居遂漸為主人所賞識乃披余家事潛造蜚語擠余出而據余館今將托鉢山東天下豈有此無良人耶方相與太息忽意外嗚嗚有泣聲良久語曰爾尚責人無良耶爾家本有婦見我在門前買花粉詭言未娶誑我父母贖爾於家爾無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後歿別無親屬爾據其宅收其資而棺衾祭葬俱草草與死一奴婢同爾無良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五

否耶爾婦附糧艘尋至入門與爾相詬厲即欲逐我既而知原是我家爾衣食於我乃暫容留爾巧說百端降我為妾我苟求寧靜忍淚曲從爾無良否耶既據我宅索我供給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動使伏地受杖爾反代彼筆我項背按我手足叱我勿轉側爾無良否耶越年餘我財產衣飾剝削盡盡乃鬻我於西商來相我時我不肯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窮自盡爾無良否耶我歿後不與一柳棺不與一紙錢復襪我做衣僅存一務裹以蘆蓆葬叢冢爾無良否耶吾訪於神明今來取爾爾尚責人無良耶其聲哀厲同住並聞南士驚怖瑟縮莫措

士人某寓俗廟之環詠亭時已深冬北風甚勁擁爐
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燭就寢既覺見承塵紙破處有
光異之披衣潛起就破處審視見一美婦長不滿二
尺紫衣青袴著紅履纖瘦如指髻作時世粧方蕪火
炊飯竈旁一短足几几上錫鑿熒然因念此必狐也
正疑視間忽然一噫婦驚觸几燈覆遂無所見曉起
破承塵視之黃泥小竈光潔異常鐵釜大如椀飯猶
未熟也小錫鑿倒置几下油痕狼藉惟蕪火處紙不
燃殊可怪耳

徂徠山有巨蟒二形不類鱗頂有角如牛赤黑色望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八

之有光其身長約三四丈蜿蜒深淵中間廣可一畝
長可半里兩山夾之中一隙僅三尺許游人登其巔
對隙俯窺則蟒可見相傳數百年前頗爲人害有異
僧禁制遂不得出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似此亦無
足怪獨怪其蟄伏數百年而能不饑渴也

泰安韓生名鳴岐舊家子業醫嘗夜騎馬赴人家
忽見數武之外有巨人長十餘丈生膾素豪搖鞋徑
過相去咫尺卽揮鞭擊之頓縮至三四尺短髮蓬鬆
狀極醜怪肩吻翁閭格格有聲生下馬執鞭逐之其
行緩澁蹣跚地上意頗窘旣而身縮至一尺而首大

如甕似不勝載殆欲顛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
不見不知何怪也沒陽范灼亭說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吳林塘年五旬時居太平館中
余往爲壽座客有能爲烟戲者年約六十餘口操南
音談吐風雅不知其何以戲也俄有僕攜巨烟筒來
中可受烟四兩蕪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頃方盡索巨
盃瀹茗茗飲訖謂主人曰爲君添鶴算可乎卽張吻
吐鶴二隻飛向屋角徐吐一團大如盤雙鶴穿之而
過往來飛舞如擲梭然旣而嘎喉有聲吐烟如一線
亭亭直上散作水波雲狀諦視皆寸許小鶴鶴鳴左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十九

右移時方滅衆皆以爲日所未睹也俄其弟子繼至
奉一觴與主人曰吾技不如師爲君小作劇可乎呼
吸間有朵雲飄緲筵前徐結成小樓閣雕欄綺窗歷
歷如畫曰此海屋添籌也諸客復大驚以爲指上毫
光現玲瓏塔亦無以喻是矣以余所見諸說卽如擲
盃化鶴頃刻開花之類不可殫述毋亦實有其事後
之人少所見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終不信
也

豫南李某酷好馬嘗於遵化牛市中見一馬通體如
墨映日有光而腹毛則白於霜雪所謂烏雲托月者

也高六尺餘駿尾鬃然足生爪長寸許雙目瑩澈如水精其氣昂昂如雞羣之鶴李以百金得之愛其神駿芻秣必身親然性至犇劣每覆障泥須施絆鎖有力者數人左右把持然後可乘按轡徐行不覺其駛而瞬息已百里有一處去家五日程午初就道比至則日未銜山也以此愈愛之而畏其難控亦不敢數乘一日有偉丈夫碧眼虬髯款門求見自云能教此馬引就櫃下馬一見卽長鳴此人以掌擊左右肋始弭耳不動乃牽就空屋中闔戶與馬盤旋李自隙窺之見其手提馬耳喃喃似有所云馬似首肯徐又提

開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

三

耳喃喃如前馬亦似首肯李大驚異以爲真能通馬語也少間啓戶引韉授李馬已汗如濡矣臨行謂李曰此馬能擇主亦甚可喜然其性未定恐或傷人今則可以無慮也馬自是馴良經二十餘載骨幹如初後李至九十餘而終馬忽逸去莫知所往



昔陶九成著說部易略詩
傳而外兼採唐宋說家言
終能鑲繡稱大觀矣然其
中或多窮悲感情荒忽無
稽之言君子弗取焉余嘗
謂說家者流義近于史而

序

旨合于詩正是非以昭法戒
史之義也辨貞淫以示勸
懲詩之旨也此豈徒筆墨
馳騁誇異聞侈談助已哉
凝齋王君以名孝廉宰大
邑循聲著江漢間非窮愁

著書者比秋燈叢話一編蓋實
有見于人之厭常喜怪而思
因其勢以利導之也使徒執
格言莊論鐫于申之匪直以規
為瑱甚且取以覆瓿耳今觀
此書層層海市可愕可忻山

序

鬼如薜荔欲歌欲泣當夫孤燈
小閣冷雨幽窗或一往而情
深或正容而起悵其油然有
所感而肅然知所懼則雖雲初
諾臯之遺而有閔法戒有繫
勸懲非淺鮮也君嘗屬予序

其書畧題數語于簡端俾世之閱是書者想見作者之苦心知其近于史合于詩而無徒以小技目之也

乾隆四十二年冬十月仁和胡高堂題于武昌官舍之孫業齋



序

唐宋以來文人學士多以風流淹雅相尚生平遊歷所及目見耳聞隨其意之所至薈萃成一家言散璣碎貝輝映后先蓋小者之識賢者亦不遺焉戊戌秋吾宗疑齋先

生以所著秋燈叢話問序於余凝齋為名孝廉天資穎茂學殖深厚雅與當代名公鉅卿贈紵投縞賞竒問難壯歲從伯仲方旭觀察西園撫軍馳騁名會大都凡山川之靈竒風俗之異同人物之蕃變無

不考據淵源言之鑿、至其篇中
往、還導揚忠節孝義之事歎咏
流連低徊不置樂道之誠出於天
性視世之小說家托語諧謔褻
嫚罵詈其口而不顧理之所安其
立言命意之目去又豈可以道里

序

計耶 國朝商邱愚山竹垞諸君
子詩話名者不一家漁洋說部尤
膾炙人口澹齋世居犁育距新城
不千里先輩遺韻流風宛乎若接
語云海岱之隩代有聞人此鼎中
一齋也知味者可以識全鼎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下浣寶應宗

弟嵩高定堂甫題於東園之

藉山閣



序

星橋塵市微茫幻景原多月
黑燐青來往精靈不少攬吾
家之良史干寶搜神探仙洞
之奇書張華博物故居山不
語謂乾坤自有常徑而禹鼎
序

曾圖詎宇宙全無是事一自
鑿開渾沌蒙莊託以寓言道
入輪迴梵筭衍成因果壺藏
日月不妨元之又元墮覆塵
蕉洵屬夢中說夢緊翻新而

齟故半是傳訛或捕影以捉風
強為解事無闕懲勸祗助談諧
從而效之抑又甚矣
有容先生烏衣公子斑管名
流文成則鳳起蛟騰藻揆則
序

雲垂海立孔文舉芝蘭滿座
益廣見聞荀勗慈棣萼盈朝
更諳掌故然而早登桂籍未
遂鵬圖因之留佐金昆暫依
蓮幕效黃州之說鬼剪鋒燭

以成書述厥新談無事乞靈
嘉簡出其餘技藉以消耗雄
心非同聽鬼唱於秋墳聊以
和鶴鳴於涼露本諸忠厚覺
彼貪寢其事固信實可徵其

序

文亦雅馴可喜天地皆有情
之物妖自人興旦明無可遁
之區分由數定豈非謔：出
出諾臯之所希祥色：形：
齋諧之所未備者欵彼玄眼

光如豆井霞同蛙下士心疑
豎儒舌咋茫：雲棧爭知萬
石之舟燕：江鄉誰信千人
之帳遇賞音於特鑿庶幾心
則寫而心則藏鷲雄辨於四

序

筵漫謂姑妄言而姑妄聽揮
來塵尾但愁中夜螢飛播諸
雞林定有一時祗貴

乾隆戊寅嘉平月平原極董元度

拜題於潞河書院



秋燈叢話吾宗 齋先生所手著也 先生少好學廣聞見從諸兄宦遊四方足迹徧天下後以孝廉筮仕三楚有惠政民稱賢父母焉公餘之暇執一卷不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有所得輒筆之於

跋

書積既久遂成斯編其大旨在於彰善癉惡使閱者怵目警心可以遷善而改過夫說部之興由來久矣自王子年拾遺記以及齊諧諾皋諸書類皆奇二怪二駭人聽聞近世說部不下百餘種亦復典雅

滑稽膾炙人口然不過資談柄却睡魔而已於世道人心曾何裨益是書所載忠孝節義可以興人之善心邪僻奸淫可以懲人之惡意下逮昆蟲草木無一不備皆實有其事確有其人非捕風捉影之談

跋

有合乎興觀羣怨之旨讀是書者以讀三百篇之法讀之庶無負先生之志也夫

乾隆歲次庚子小陽月睢水宗姪

正祺拜跋



秋燈叢話卷之一

福山王 臧凝齋著

淮郡山陽國學生程允元父勳著康熙庚子
貿易京邸與平谷劉登庸友善允元年甫二
齡劉女週歲相與締姻後允元隨父南返劉
亦出守蒲州越數年劉卒於任眷屬流寓津
門女之母兄姊妹相繼逝而程父子音耗杳
然煢獨無依名門舊族議婚者踵至女矢志
不他峻拒之屏跡尼菴童穉末由識面里人

秋燈叢話

卷之一

一

競傳其事允元父歿後依兄嫂居訓蒙餬口
與劉女不相知者五十餘年堅守前盟亦不
另娶乾隆丁酉春允元隨漕艘教讀抵津門
聞劉女事踪跡之即其所聘妻也白諸官官
訊得實為主婚遂合卺成夫婦焉大吏上其
事於 朝 旌其閭余方緝是編成見邸抄
洵盛事也爰冠諸卷首
粵西李公梅賓康熙辛丑進士額正中有肉
凸起高寸許腹及兩股皮粗如鱗每遇大雷

雨則神致飛揚有凌雲之想雍正中任廣平
府時河大決城四面皆水以土掩門樵蘇不
得出入危在旦夕李設祭城頭大言曰梅賓
奉 命來守是邦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今不
浸者三版矣皆太守不職所致願先死巨流
中言訖聲與淚俱踊身投下吏民爭持之水
驟退城得無恙後調天津守擢山東運使所
至皆以廉能稱尋 予告歸廣平民思之建
祠於南郭外龍王廟側一日邑人夢新龍神

秋燈叢話

卷之一

二

到任視之李公也後晤粵西人云公果以是
日捐館
豐潤董氏兄弟三人以富稱族人子有不檢
者三人倡議告廟數其罪而縊之夜夢其父
詈曰爾等輕戕人命上千天和已得絕嗣報
矣三人夢僉同其季深自艾悔而兩兄以妖
夢置之未幾三人所出相繼歿季益懼值歲
大饑鄉里多流亡者告兩兄曰吾等已顯受
天罰阿堵物守此奚益莫若散之鄉里庶可

稍減罪孽也弗聽季遂發藏粟減價平糶恐商販藉以謀利合五穀雜而市之來者皆計口授升斗遇赤貧之家則不取值賴以全活者甚衆復夢父謂曰爾仁心及物可釋前愆更當勉行勿懈季益砥礪成善士連舉九子登科第列黌宮者居其半至今仕宦不絕揚州都天廟頗著靈異禱者雲集有某寓廟中屢祈無所驗偶被酒詬曰我寓廟已久杳無感應神烏靈言訖昏卧夢神責曰窮通有

秋燈叢話

三

數爾不安分反詬我乎發儀徵縣答三十甦念儀徵去揚州六十里不為意一日有白衣冠哭拜於地者視之甥也云母已故候舅氏舍殮甥儀徵人某憶夢中語不肯往甥懇求不已因念甥鄉居且臨水次舟中往來可無虞乃強行暮抵甥舍出如廁瞥見紅燈兩兩循河干而來則儀徵宰也驚愕急奔騶從呵之行愈急宰疑為盜執至某以探親告甥亦力為之辨宰固詰之乃述前夢宰曰既蒙神

示數也命隸責如數焉

康熙丁酉東省鄉試德州祁生子徵以二場違例被黜鬱鬱不自得十四日夜被酒獨卧歷下亭廊間月明如水輾轉未成寐忽見畫船簫鼓自葦中出泊舟登亭有偉丈夫三咸蒼顏白髮風概非常攜一麗人共席地坐亭中童子陳酒榼於前一客曰今歲又丁酉矣尚記與王阮亭賦秋柳時乎一客曰恍惚昨日事往來代謝可勝浩歎一客遙指岸上曰

秋燈叢話

四

此季木先生宅滄溟白雪樓向在韓倉後建於此余弱冠鄉舉時曾從季木先生遊今且百有餘年明季樓燬於火又改建趵突泉上矣命美人歌以侑酒酒酣歡甚咸曰不可無詩以記之一人詩先成命童子取筆硯題壁上朗吟數過其二人及女郎以次屬和各書諸壁初假寐伺之心頗疑訝不敢出聲女郎回顧見祁拂袖曰可行矣談笑登舟而去祁起視壁上墨跡未乾不著姓字其詩曰四大

飄然一葉身。昆明留得劫前塵。同知仙侶知何處。只有南山似舊人。鏡裏亭臺夢裡身。詞壇白雪早成塵。重來下令偏多感。且把金尊對美人。當年曾現宰官身。滄海茫茫一撮塵。莫話大羅天上夢。浮名偏悞後來人。一串驪珠掌上。身可憐。寶鏡久生塵。紅衣翠蓋。亭亭影也。學凌波。微步人。祁歷歷誌之。天明漸就磨滅。日出杳無字跡矣。

先曾祖 贈光祿公芳型碩德備載邑乘姑

秋燈叢話

五

錄一二以徵我後人食報所自明末余邑數不登崇正辛巳大饑公分家之半煮粥賑貧柴薪竭撤屋材佐之全活甚衆邑西北郵逋賦數千金追比無所出皆代為完納又諸社欠兵米千餘石軍檄星馳而野殍載路邑令吳公無所措公慨然助米如數事訖將徵還公曰饑饉若此安所得米吾憐此里社之復死追呼耳先後等死也非吾初心請盡捐之吳公嘆賞書數語贈曰國課虧矣賴爾輸完

民生鮮矣賴爾安全爵爾所羞祿爾所慚天道福善報爾燕山後以伯祖大司農貴贈如其官壽至八旬有二饗饌善飯一日微疾家人環侍曰見有綠袍銀鎧人跪我前殆不久乎沐浴具衣冠端坐而逝是夕里中有陳李二生挑燈對奕陳出溺久不至李疑其託故去尋及戶外有物蹟而踣燭之陳也瞑目僵卧移時始甦云適溲溺忽見羽衛軍騎簇擁而至王公端坐車中詢所往騶從呵曰公

秋燈叢話

六

赴任神州爾何敢褻衝前導撻之遂昏去初不知倒卧於此也山左某中丞患痢危甚百方不能療乃徵醫諸郡福邑以安某薦而安正患痢堅不肯行令已具報強之往中途宿旅店渴甚索飲主人以熱水一盃飲之痢稍止詢所飲何水主人曰適煮蔓菁取汁相餉耳安索數甌携之遂飲數次病全愈抵省謁中丞病與已同取汁煮藥服之遂痊中丞德安厚贈而歸

予邑有童子夏日浴溪河中忽覺身栩栩然離水面寸許後每浴起漸高心竊喜為飛昇兆日往無間父母怪而詢之弗告也一日再往浴高幾丈餘益驚異之忽仰視見山崖巨穴內一蝦蟆大如斗垂首下吸乃狂叫墮水亟奔而歸不復作凌雲想矣

粵東何某與同年陳某交最篤何將死囑其子於陳曰此子亦聰俊可教但性近佻達恐不能自立幸兄念交誼維持督教之俾勿敗

秋燈叢話

我家聲感且不朽何死其子果浮蕩不務正業陳每正色規之不聽浸與陳踈陳知不可化誨遂薦一狎客與之遊客善伺人意指何子意之所向莫不先意迎承凡襦蒲雜戲與夫聲色之奉狎邪之遊靡所不為家財將盡客復勸鬻宅產及書畫古玩器物售主皆客陰致之閱數歲家貧妻死客旋亡去而何子孑然一身矣陳使人招至家勸同兒輩習舉子業學稍懈即使子弟家人輩譏誚以激勵

之何子因此發憤文藝日工將秋試以資斧缺乏難於啟齒陳一日宴客親朋畢至延何子上坐命取一巨冊至謂曰承尊翁見託奈爾少年豪氣非可以口舌爭故陰使客縱爾所為俾備歷艱難庶幾知所懲創其實所售諸物皆予輾轉購得之即客所釣取君家財賄亦在予處彼即稍有染指統計之十不失二三冊具在可覆按也今幸不負所託天牖爾衷飛鳴之期定在旦晚余有弱息願奉箕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八

帚試畢徐議合卷向所稱狎客者亦出謝罪何子潛然感泣不知所對親友無不稱陳公盛德是科果獲雋歸而續絃於陳始赴公車焉

安邱紀生雲會敦行士也家突遭狐祟冠履衣服輒栩栩自動或轉瞬裂碎甚苦之而無如何一日紀自外歸有物卧梁上大如犬知為狐擊之墮地旋失所在自是狐益肆飲食皆雜以穢汚婦女簪飾竊取一空裙褶多掛

之樹杪紀憤甚遍訴諸神無驗值大雷雨紀赤身跪水中仰天呼曰苟謂無神天何雷雨如曰有之紀某無辜遭妖侮若是而冥漠不聞神靈之謂何俄見雲中有巨掌下垂大如箕指粗如截筒往來摸索攫取一瓶作旋繞狀頃置院中巨掌倏沒紀裂布封瓶口置沸湯中煮之唧唧有聲久漸寂然乃瘞諸郊外妖遂絕

明末河南某媪蓄一棺封置空室逢朔望親

秋燈叢話

卷一

九

往拂拭每啟戶輒見紫衣人長尺餘立棺上諦視無所不解其故後吾鄉王公子房開府中州值流寇犯汴公沒於陣家人知媪棺美重價購以殮遂應朱衣之兆萊郡某自陝歸過太行嶺下見羣鳥飛翔至山畔輒跼跼下墜異之策馬陟視有蝦蟆潤丈餘昂首上吸飛鳥俱墜口中某大驚馬亦辟易挽轡力策乃得下楚省黃氏女字李學博士藩長子端端體羸

而力學疾日篤女父母頗憂之無何端卒女夜夢端來垂涕作別醒以告母遣使馳問使歸甫及戶倉皇躡蹶女急進曰無須言兒夢驗矣一慟而絕移時始蘇泣請奔喪母不許請益堅乃攜之往女哭奠夫靈即請留居李室終三年喪母婉言促歸弗聽晨昏事姑甚謹撫姊氏子為夫後數月而殤女椎心泣血竟喪明聞母疾歸省以手捫母頤相抱悲傷越日女亦病復夢端命僕輩以車馬來迎泣

秋燈叢話

卷一

十

謂母曰兒以省母故竟死於此然齋志已久願以櫬歸李氏遂不起學博客京師歸則女歿已數月竟葬母族矣聞而哀之往視其墓澆以酒墓忽轟然若霹靂聲土裂棺露枕木盡開女貌如生麻衣被體蓋生服夫喪至死不除也學博悲悚交并乃易棺改殮而合葬焉

江南某禪師道行精深語多奇中有舊家子某貧甚詣師求謀生策師曰無他術惟盜可

醫貧耳某訝其言師曰無害第從吾教今夜人定後持梯入某大姓園中必有所得某如師指踰垣入見高樓上燈光隱隱乃潛伏簷際於窗外窺之床帳箱篋俱極華好而寂無人聲移時一少婦至據床兀坐凝睇若有所思頃啟箱揀裙衫嬌艷者著之復臨鏡妝梳盛挿簪翹妝甫畢瞥見一矮人向婦揶揄婦陡作戚容潸然淚下即解帶置梁上矮人往來導引婦遽投縲某失聲大呼破窻躍入解

其懸舉家聞聲趨視婦已昏去力救始甦其姑見某訝曰子何人何以此某爽然自失備道其故姑曰師豈誨盜者必知我媳有此厄假君力救耳君恩人也貧何傷館於家察其樸誠出資使之營運遂成富室余長兄東牟雍正中任楚省監司元日偕同人赴會城謁制軍寓古剝有火頭僧敝衣垢面飲食無節寺人皆厭之時殿前有古鼎可容數石衆戲謂曰爾善飲亦能盡此鼎乎僧

笑應曰能乃命沽火酒注鼎中僧掬飲立盡神色自若既去復回謂衆曰前酒暫貯皮囊耳今請還之言訖昂首舒頸以左指抵上脘向空而嘔高出數丈儼若長虹良久乃滅衆方知其異也次早訪之已遁去灤州汪邁陶明末諸生也赴歲試中途為流寇所獲以其文士命司簿籍汪佯應之尋俘一女子至頗娟好強汪約為室詢之乃灤州某村民女也遂分床寢一夕乘諸賊醉卧為

易衣冠携之潛遁抵某村訪其居止叩門而入其母自失女後日夜啼泣見女驚喜交集問汪姓名不告而去後應順治戊子鄉試卷幅忽汗鼻衄時已晚不及易裹具欲出一叟立簷前曰三載辛勤何自棄也汪告以故叟曰易耳舉袖拂之血跡頓失汪驚詢所自叟曰予某村女父也感君高誼聊效結草之報耳言訖而滅是科預鄉薦江南某中丞聞其名延入幕府頗蒙信任適讞重案犯

家啖汪三千金求為援汪毅然曰吾有子方期遠大肯以糞土物刈吾蘭桂乎卒却之後其子成進士迄今書香弗替也

予少時見一行脚僧來村募化年七旬餘面多創痕若金錢傷者詰之憮然曰少時無賴好與不逞之徒遊適有某大姓婚娶妝奩豐盛填溢街衢遂糾黨夜往劫焉歷重垣始達寢室門已扃燭光熒熒外射穴窺之新郎已就枕新婦猶兀坐床頭乃揚言曰我輩乏

才火書言

卷之二

十一

資斧道府相求可否惟命新郎惶懼以被覆其首婦從容下床開箱篋眾意其持物相贈也旋見出衣二襲窄袖短襟刺繡華莞婦結束畢持又一柄滅燭啟戶呼曰鼠輩敢來辱吾刀仗乎眾不敢入修見白光一道自內出婦已躍戶外立院中矣眾圍繞擊刺婦往來馳突連踏數人眾大駭各抱頭竄余自恃強梁獨相持漸不能支乃踰垣走婦已尾至捷如鷹隼相繼而進許倉皇失足墜甬巷中為

荆棘所絆不得出婦連發數叉余創甚垂泣哀懇婦叱曰姑貸爾命乃得脫重傷遍體匍匐而歸數月不能起因棄宿習雜髮空門已四十餘年矣

海陽鞠生慕周訪友錢塘夜夢泛舟西湖見舟中先有兩人對奕正欲詢問復一人乘畫舫而來風姿瀟灑搖箴喟曰漠漠烟波畫裏傳兩來齊駕採蓮船蒲團一個三升酒誰識人間有散仙聲音清越餘韻悠然奕者停子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十四

顧曰君知否此回道人也鞠返舟追之相離咫尺終不能及忽波濤洶湧人舟俱杳再顧奕者亦不知何往鞠乃驚寤乾隆戊子楚北鄉試有士子某入闈忽見亡妻坐號舍中大驚趨避他號妻復在焉如是者三不禁狂呼官詰其故以病發辭乃扶出眾詢其無病狀怪而問之士悵然曰此固由余薄倖亦緣窻友某媒孽所致今悔無及矣眾詢所以曰友與余少相謔謂余妻不貞於

母室余信而欲出之妻憤極自縊未幾友見
亡妻索命歿今復見祟冤孽相尋不可解矣
遂絕意場屋以諸生老
園丁孫鳳勤於灌溉積蔬錢數十貫夜半聞
羣馬奔嘶恐蹂躪園中菜起逐無所見甫就
枕復聞如前跡之絕無踪影惟見村邊草舍
中火光隱隱就視之羣小聚博方酣邀孫入
局連擲敗北計積錢已罄怏怏歸寢而馬聲
闐如矣

秋燈叢話

卷之二

一五

喀太史爾喀雍正中奉差楚省過洞庭見飛
鶴往來檣帆間喀素好彈雀不禁技癢舟人
動色相戒為洞庭君使者犯則禍立至喀哂
其妄彎弓彈之鳥即星散旋覺頭目森暈體
寒熱不可忍咸謂神譴強喀詣廟謝過甫入
有物自神榭滾出乃彈雀丸也大驚稽首再
拜回舟病立愈又楚鎮某陞任粵西渡湖舟
人以賽廟請不許且多慢語中流狂飈頓起
舟簸蕩波心而內眷船飄泊落後正窘迫間

忽一尸附船過諦視其妻也痛不欲生復見
其子亦順流而下益悲憤欲投湖者數衆力
勸止頃之舟已過湖將泊岸聞鐺聲自林間
出蓋其子到已移時適登岬射鵠為戲合舟
固無恙也始悟神幻形以警急泥首謝焉
滁州秦紹觀簪纓舊族青年博學而家中落
其父在時為聘富室姚氏女貧不能娶姚陰
有退婚意女知之遂抑鬱卒墓外以乳
媪附焉一日秦策蹇行山中遇大雪天且暮

秋燈叢話

卷之二

一六

離村落頗遠山故有虎怖甚遙見古柏一叢
旁有茅屋數間環以竹籬微露燈光急就之
一媪迎謂曰即君深夜獨行不畏虎乎秦以
失路告且求假宿媪延之外室坐定詳問里
居媪曰君即秦即耶姚氏女父令改適逃而
居此老身是其乳母所謂死者誰君也挽秦
入內室見一黃瘦女郎坐床上媪告之故女
悲不自勝媪曰此天緣也為煖酒合盃遂同
寢天將明媪促之曰此地不可久留秦披衣

起女纏綿不忍別聞窗外驢嘶聲出視東方已明逡巡間房舍頓失惟兩墓在焉雪地中畫一大圈即昨所見竹籬界也圈外虎跡無數悵然而去行數里始有居人細詢之古柏叢中為姚氏祖墓外二小邱則葬女及乳媪處也後秦成進士歲時祭其墓遇覃恩以原配請封焉

江夏儒生洪應召之妻王氏美姿容工文辭適洪年載而應召病氏割股和藥以進不愈

秋燈叢話

卷之一

十七

尋歿氏一痛幾絕殯後即獨處小室雖三尺童莫覩其面族衆有涎氏產謀奪其志者氏以死自誓而衆謀益熾乃泣訴監司殷公公見氏年少諭之曰矢志固佳守節非易且青春淚眼能保不渝初心乎氏聞言容色頓變出所懷利刃割耳擲案前血濡襟裾公肅然起敬以鼓樂送歸為之選嗣於族并撰詩嘉其閭氏撫嗣子入泮孫六人皆成立卒年七十餘孫為請坊旌其墓墓聯有股膏耳血

傳千古 鳳詔 龍章賁 九重句為士林傳頌焉

予邑當夏秋之交溪水暴漲沿河樹木多被冲刷兒童爭取之以為利邑南張家村有兩小兒見巨木長數丈順流而至遽泅水跨其上視之鱗甲生動儼然龍也駭極欲下而迅去如飛一兒號曰死不足惜其如老母何言訖忽擲於岸一兒噤不出聲竟負之去平原西南五十里有市鎮曰腰站東二里許

秋燈叢話

卷之十

十八

即古繹幕縣也縣久廢謂之古城城無雉堞亦無居人春時陽氣薰蒸烟霧中常見樓閣房舍若海市然土人呼為坡市張環樞者平原人有事於腰站天將暮頓迷路徑惟向人烟稠密處縱轡而馳俄至一城郭入之市中燈火鱗次居人衣冠俱非時式心甚驚疑下馬問路居人曰城門閉矣安得出忽見儀衛騶從甚盛曰王至矣路人咸屏息不敢出聲王在輿中見張問曰何處人張以實告王曰

客也命左右送賓館憇息張道謝上馬轉過
一街向西若官衙然顏曰寅賓館有義冠博
帶者肅張入供帳華整張與揖讓畢方欲細
詢其人搖首曰不須問也即命歌妓侑酒八
人皆殊色所歌者不類人間聲但覺宛轉可
聽內一衣紫者年最少光彩動人張屢目之
其人曰客且休矣紫雲可侍客寢一拂袖諸
妓悉散其人亦辭去紫衣者導入內室解衣
共寢纏綿殊甚贈張一指環色如碧玉而質

化水龍可療心痛膠膠熟睡聞耳畔呼曰

可起矣張驚起紫衣人已不知所之惟一隸
控馬立階下張上馬城市館舍頓失所在急
鞭馬行遇早耕者詢之始知為古城也然所
贈指環尚在遇心痛者煎水飲之立效後數
年泛舟大明湖同人傳玩偶失手墮湖中不
可得矣

上虞曹娥廟香火甚盛士女祈拜者雲集有
無賴子見少婦跪於前私以指度其足比眾

散去獨號呼不起廟祝視之則兩指貼地如
膠粘然知其遭神譴也代為祈禱移時始開
而兩指遂僵直不能屈伸矣又萊郡叔嫂二
人素通於室結伴進香岱嶽礙眾目不能遂
其欲乃與嫂謀登岱日偽為疾作者屆期行
及山畔嫂呼腹痛不可忍咸信之令叔扶歸
逆旅遂偕至岩穴深處私焉眾返寓不見其
回復至山畔覓無踪方疑訝間聞有喘息
聲跡之兩人交股而卧力撼不能解因置諸

床而覆以被舉之歸沿途知其事者競來聚

觀兩人悔恨欲死終莫能轉移及抵家宗黨
醜其行乃告於族而活瘞焉

漢陽兆太守云伊祖在盛京時嘗結伴入山
採葭偶迷路與眾相失繞尋數日不得出而
糗糧已罄自分不免遙見密箐中炊烟騰起
跡之得石室有老嫗坐門首因告以失路故
并求食嫗不答以手指屋內者再入視無所
有惟釜中煮白石累累疑懼不敢啖但挹水

飲少許覺精神陡發頓忘饑渴知為異人也
正欲求其指示俄見一巨人髮垂至背腰間
綴樹葉如裙搖曳而來益惶駭祈救嫗招與
語喃喃不可辨巨人跪而頷之即起拽之行
迅疾如飛約食頃乃擲諸地倏忽不見審視
已出故道矣尋同伴跡至迷所遇復回覘探
則荒烟蔓草雲霧羃歷而已
乾隆壬申七月長山大雨浹旬有龍墮東郭
外長數丈大寸餘圍首如牛頷下碧鬚累累

鱗甲皆白閃爍有光頂微凹大如盤一蝦蟆
伏其中時出跳躍頃復入闔邑聚觀縣令命
架棚覆之經數日忽雷雨暴作乃飛去
睢州黎國奇明末進士官縣令正直剛方為
鄉里之望春日肩輿赴友人飲中途值風雨
猝至雷電交加趨避大樹下陡見一物長尺
餘毛茸茸然自頂下垂不辨面目向之敲觥
戰栗有求援狀黎曰何不入與中暫避耶物
即應聲竄入而雷霆迅疾電光激射旋繞左

右良久乃散物亦遂巡去晚歸見一獼猴跪
几前曰我輩雖修鍊多年至五百載必遭雷
劫或遇義士及顯爵者皆可庇免公正人也
脫我大難沒齒弗諼願服役左右以申啣結
之感自是相隨不去凡有驅使千里若瞬息
或值休咎無不預報黎幼子赴省試謂曰能
入闈探試題否猴諾而去頃之踉蹌趨至曰
幾不獲與公相見矣詢其故曰甫入闈為周
將軍所窺持刀趕逐我踰垣急遁倏已追及

力隨之陽中牆角我歸後子自省曰
注聞嶺東南隅無故崩塌數丈即猴所云之
日也相從十餘年黎一日偶染微疾猴曰公
數盡矣宜備後事如其言閱月而歿殯日眾
見一巨猴伏塚哀鳴即之頓失所在

秋燈叢話卷之二

福山王 槭凝齋著

康熙初咸陽西鄙有明經某為冥府十王之
一人初不之知有村民與明經拱揖忽自批
其頰云無知小民敢與王抗禮衆始覺其異
競問陰曹事不答堅叩之乃曰有一事言之
無害且可風世近奉勅訪求山東左公懋第
至古廟中偕一僕在焉遂同諸王護送帝庭
仰視瓊闕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十一

遠若近不可測量及入門有星冠嶽帔者二
人唱左某進十王陪進歷數門唱名如之最
後至一處唱左某進十王止步余同諸王肅
立以待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
而已有頃賜諸王茶余亦欲飲諸王止之曰
公陽魄飲此恐不能回也昔予族人赴陝歸
述其事如此嘗聞父老云左公盡節時有僕
夫左春者持刀越級而登衆呵之呼曰我公
今日升天當隨往言訖自縊司之僕殆其

人與

順治間京師正陽門外有相士某風鑑如神
長安貴客造之者輒相擊也武定李文襄公
時官待御偶往訪焉相士見公倉皇莫知所
措屢叩之張目不語公笑曰蠢人浪得名耳
乃去蓋某本不知相有狐憑之故所言休咎
多驗文襄至狐忽遁匿某遂不能對已復見
狐責之狐曰此非常人也他年位無將相身
後有金甲神隨護我焉敢見耶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十二

淄川農人杜某畔田郊外地忽陷塌露古墳
一座周圍壘以細石鏤刻花鳥倍極精工碑
勒大元從事郎李公墓杜以狐墳無主乃折
石而徐鬻之一日晝寢朦朧間見卒來拘隨
之去須臾至一廟鬼卒羅列神上坐叱曰爾
何得毀縉紳房舍杜稱冤神云我已勘實爾
拆鬻將盡尚敢呼冤耶乃悟辨云某僅拆其
石棺固無恙也神怒命責之仍令修補完固
杜醒兩股創甚不能起而鬻石之資已罄遂

置之復夢卒拘去神詈曰爾何敢抗違若是責如前痛楚加劇呼號不已乃匍匐告貸修砌而掩焉

予邑農人柳某耕田東郭外得古鏡明晦各半寒光刺骨照之耕牛皆具人形已乃驢也怪而碎之石

海陽馬孝廉揚潛心周易卜筮頗驗偶山行避雨廟中有老人先在長幹修髯顧盼雄偉馬異焉與之談言詞淵博因及易理老人曰

秋燈叢話

卷二

三

君亦習此耶出囊中書示之詮解深奧非意計所能及馬稽首求教老人為剖析精義且囑曰宜守三戒勿占國事與婚姻詞訟也違之將致禍臨去持書贈曰演至蒙卦當見還自此卜皆奇中恪遵三戒不敢渝戚某因婚涉訟求為決疑馬堅不允戚強求之占遇山水蒙大驚擲筆起書亦尋失雍正癸卯鄉薦後未嘗試禮闈自言甲榜無分終身亦無官祿僕僕道途徒耗資斧耳屆選期不赴終老

於家

京師緞行劉某山西洪洞人正直不苟與黃村莊頭李某善值李誕日劉往祝途遇主僕二人衣冠甚偉跨二騾詢劉何往告以故曰余黃姓行四官主政亦欲往祝遂同行忽西北雷聲殷殷劉恐雨沾濕急策馬前進黃逸運在後相去半里許劉回望疾雷過處兩人輒倒立鞍心張兩足如箕雷旋退如是者數劉大駭馳至李門黃亦踵至李邀入叙賓主

秋燈叢話

卷二

甲

歡雨大作賓客皆留宿李以黃與劉偕行設榻一室劉疑道中所見辭欲去李強留同宿及夜雨霽月色朦朧劉輾轉不成寐見兩人頭忽如獅藍面巨口徐徐伸頸而起懼欲喊不能出聲俄一人躍而前以手量其軀旋躍去復一人來亦如之須臾偕來嗅其身殆遍若將吞噬狀劉驚悸欲絕倏有紅光潤三尺餘自梁間下垂扼妖前妖躍而左光隨之左妖躍而右光隨之右隱隱若道家靈官像相

持久之間戶外喝曰伏魔大帝至門忽自開
二妖條化為蝶大如扇將抵窓隙適覺有物
如砂飛撲而來蝶遂落地而劉亦昏去矣比
曉李起視客見劉苑榻上黃主僕不知所在
窓下惟鮮血二泊以薑汁灌劉醒詢得其故
訝之視廐中騾固在遣人覘黃安然無恙云
昨欲來祝因兩騾忽失不能行故中止耳
臨川韓氏同邑江紫雲妻也家貧早孀生遺
腹子道智比長為擇配陳氏踰月而道智病

朱姓

年

卒氏與姑相依為命以鍼管佐晨昏值歲饑
米價昂貴山隈產白土膩奕可食俗名觀音
粉里人多掘取以療饑氏計十指所出僅足
供姑膳乃取土自啖不令姑知久之食過多
得脹滿症遂不起將死諄囑鄰婦曰痛不能
事姑天年飲恨何極切勿語我食土故恐傷
姑心語竟而絕無以為殮姑守之日夜悲號
時當炎暑尸儼然若生蠅蚋不敢近越三日
復甦遠近神之皆以為苦節純孝所感云

朱姓

年

年

溧陽太學生黃龍川自射渚策馬入城至燕
山之麓方欲入寺稍憩忽風聲怒號雲垂四
野馬遽伏地不敢動黃鞭之不起俄覺鼻間
腥氣不可忍有蜻蜓無數飛舞而過又有白
蛛如斗大自空墜田間時滿田皆青秧蛛一
下即劃然成河未幾蛛復一吸而上隨吸隨
落凡五七下上則白浪滔天矣黃魂魄俱喪
疑屬夢境而視其馬故在因亦伏地以俟見
一物首如金牛徐降河際四圍之水無不沸
騰而盡其鱗開闔閃爍旁有雲氣擁護瓜尾
猗不可見約數刻許此物遽上躍旋見白蛛
投下起落復五七次河形頓失彌望青葱仍
秧針滿畛也黃衣盡濡濕乃力牽其騎振策
而歸
宋監司越初名鍼烏程人應府試適吏填卷
面悞作越父欲令改正問塾師師曰逢戊則
走此佳兆也是年入泮乾隆戊午領鄉薦戊
辰成進士官刑部主政又十年戊寅陞郎中

在部有聲旋授福建驛鹽道及戊子歲以疾卒於官終身事跡不出逢戊則走一語洵有數存焉

通州城西鬼王廟神腹內裝塑金珠夜有偷兒盜取置囊中將遁去忽聞然有聲雙扉自閤偷兒急發局一巨掌大如箕毛茸茸然攔之不得出駭絕仆地黎明僧起見而呵之乃遺囊而竄

萊陽張某宅前明舊官第也常有鬼物出沒

秋燈叢話

卷二

七

廳事中宿者輒病海陽李望石先生未遇時愛其爽塏欲居之主人告以故不聽乃設榻其中夜半覺陰風颯颯瞥見朱衣人悲惋叱咤徘徊堦墀間公呼曰爾後嗣式微不能振堂構業何預人事且與廢數也君何不達而戀戀此數椽乎言訖朱衣人俛首却步臨堦而沒自是闕然

明末予郡村人某家貧無聊以博為業一日大雪有道人可宿某殷勤留越三日未霽

待之無倦色道人德焉詢知其親未葬謂曰我頗通青烏術當為卜一善地既霽引至某山曰此處頗吉葬下數尺發雖遲而數甚長若上尺餘百日内當發財鉅萬三年後即不振矣某貧甚欲速效遂葬於上葬後屈指三月餘毫無徵驗且疑且盼中夜聞柁門聲甚厲啟視之縣役也云奉票來刻不可緩某謂博事發踉蹌隨往則以奉檄開礦欲募人董其事有薦某者故召至即令督衆開採獲利

秋燈叢話

卷二

八

無算後以人命波累貲財蕩廢三年後仍孑然一身耳

掖邑林寶林者與其表弟趙某每夜至郭外逐熐火以為戲一夕出北郭見熐火熒熒大如斗競逐之遶城而走其光漸濶洎至城東飲馬池張姓園圃中光益閃爍肆射兩人愕視間忽砰然有聲火光散亂現一石槽長丈餘七八人圍坐其上杯盤畢具酣歌縱飲未幾復響震如前仍化熐火而去望之漸滅兩

人驚悸而歸遂罷逐憐之戲
吾鄉先達某公少時豪縱不羈春日郊遊悅
一村婦美誘而私焉為其夫覺逼婦投繯夜
夢神責之曰爾祖德頗厚他年狀元宰相也
何不自愛而有負心之行已鐫職三級矣驚
覺遂深自檢束後成進士歷官卿貳負重望
咸以台輔期之公憮然曰予祿位其終於此
乎舉前事向人言之不少諱未幾以論事被
謫終於戍所

秋聲叢話

卷之十

九

濟南主政某臨流濯足忽見足甲內有物如
紅絲一縷隱伏肉際而殊無苦識者曰此蟄
龍也自後每陰雨覺蠕蠕動某患之砌石建
樓高峻鞏固南向留一穴雷雨時輒伸足穴
外待其騰躍歷三年矣一日暴雨忽雷起樓
前甲內紅絲頓失足依然無恙也
寧海李道人者大司空繩其公族弟也遯跡
黃冠多道術公官侍御時道人千里來謁適
寒威凜栗朔雪紛紛公方重裘擁爐道人披

蓑跣足坦如也公冢子少年英異登賢書賀
者盈門道人曰孝廉公宜從我遊不然福不
永公嗤其誕不數年果病歿公偶與客談及
闕荔甘芳味甲諸果道人笑曰公思此耶姑
取一枝相餉命童子捧盒立戶外少頃啟視
鮮荔纍纍宛然樹頭初摘也萊郡沙河波流
浩淼往來病涉李募建成橋長數百丈方興
役時庀材重大運致頗艱工役以告道人跨
石上鞭之昇者瞬息達河干匠役常蔬食以

秋聲叢話

卷之十

十

為苦道人垂綸河畔頃刻得魚數尾烹以啖
眾有存其餘者越宿取視柳葉也其他異跡
不可枚舉橋成跌坐而逝
婺源某孝廉頗負時望鄰邑聘修縣志有公
舉兩婦人節孝者哂曰不嫁易易耳奚足奇
擯棄之癸丑春赴禮闈過泰山下宿旅舍夢
兩婦戟手相向曰我輩茹藥飲冰所得僅此
虛名何物狂生乃謂易而黜之耶今得請於
帝矣某驚覺告諸同人咸謂夢境恍惚不足

憑及入闈三藝成將脫稿兩婦忽至詈曰今科本應掄魁入翰苑因爾妄肆雌黃革除已盡尚望終場耶共執其筆不得下乃狂呼徹夜自碎其卷而出

天津李某愛習採鍊每延方士講吐納之術弟某聞之曰此大丹也吾身自具陰陽罔識源頭遂誤用耳於是仿其法潛修經年夙有足疾艱於步履一朝頓愈謂兄曰明午將遠行當以爆竹數百枚贈我兄不解姑從之乃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十一

自扃窗鑿窗入勿往窺至午聞室中砰訇不絕况潛覘焉其弟席地危坐以爆竹圍繞左右俄鼻中有物黝然粗如指徐徐下垂甫及寸許燃爆竹震之輒縮入如是者數乃無所見既而啟戶謂兄曰何違吾戒若他人則危矣沐浴更衣跣坐而逝有戚某赴蘇貿易路過維揚遇於平山堂下輿馬僕從倍極都麗問所適曰久疾不瘥聊徜徉山水耳立談移時乃別戚歸家往候云某日已長逝矣憶

維揚晤語時不爽畧刻也

陝西薛侍御尺庵設帳樂邑從學甚衆已卯場前占及門得失卦辭曰眇能視榜發本闈中宋芷北闈中潘同善兩人皆短視同人常以眇嘲之

予族人某元旦殺雞為饌方舉箸忽神思昏然恍惚入城隍廟見神坐堂上一雞躑躅塔前神曰雞訟爾某曰雞固人間所食奚訟為雞訴曰元旦令節獨不能少寬一日乎神曰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十一

元旦縱口腹害生命何云無罪雞言是呼卒笞之乞貸不許忽見先伯祖肄三公登堂為之請神乃宥伯祖囑曰歸稟我父前有驢墜井係我攝取非諸童罪也時先曾祖年踰耄耄常跨一黑衛往來鄉里數日前驢飲水井畔墜而死以家僮不謹嘗責之族人甦言其故遂釋焉

海陽李太史海若少司馬望石先生冢子也少年豪邁不羈阿堵物頗不甚惜先生每裁

抑之囑司鑰者不得任支取一日觀劇梨園見坐中數人有歎嗟者異而問焉曰我輩邊省人春闈被落貧不能歸觀劇觸情不禁悲從中來耳詢其未歸者約百人公慰之曰此事易易且盡今日歡傳語諸君某日集慈仁寺當具薄贖助行裝屆期向司鑰者索千金時先生待漏朝班以不敢擅發辭公不聽強持之去方諸人聞公言疑信半之識者曰李君氣岸不羣言詞慷慨似非誑語者蓋同往

秋燈叢話

卷三十一

十一

規之至則公已候久矣計程途之遠近給以資斧諸人欣然拜謝公亦長揖而去先生退食司鑰者惶悚請罪先生喜曰吾所靳者浪費耳今用得其當區區千金奚足措意聞者無不高先生之風而重公之義始先生之巡鹽兩淮也有年家某應賠官帑萬餘金囊索罄如而吏追頗急與妻孥謀曰非李君不能活我乃夜遁維揚告以故先生唯唯即命酒縱談契濶某欲再申說而樂奏塔下笙簧

盈耳相與品題伶人優劣勸酬笑語竟不得畢其詞夜闌宴罷先生已酣醉而入寢矣如是者累日某窘甚寢食靡寧忽傳家奴至色頓變以為官逮也詢之乃知先生已命人代交官項復以三千金遺其家色始定泣謝曰先生盛德求之古人未有匹也予村西磁山有童牧牛其上倦卧巖畔見巨蠍與壁虎鬪虎被蠍螫憊甚奔竄石隙中踞一物若吮啞狀俄頃雄健勝前輒赴鬪鬪被

秋燈叢話

卷三十一

十一

一復躍入石隙救兒怪之諦視所啞乃一小石卵大如彈丸色殷紅瑩潤可愛因擊碎之未幾虎受傷而歸覓石卵不能得蜿蜒拳曲而斃

海陽張真人者不知所自順治初年來邑東北菩薩頂結菴居焉坐卧一蒲團外無長物恒累月不食薇村有泉頗清冽日往掬飲無間寒暑嘗云吾遍遊天下水味無踰此泉者人有疾病求之摩其頂立愈小兒經其撫摩

終身不出疹痘一日告人曰今夕當有大風雷雨宜扃戶早寢衆素神其言從之夜半狂風振屋雷雨交作比曉晴霽失張所在峭壁上炭書一七律曰孤峯雲隱舊山堂遠寄萍踪到此鄉不羨高車雲節擁。可堪松蓋晚風涼。南宮行滿三千錄北院蒲團六月長。今夕乘鸞歸海嶠碧桃開處姓名芳。歷經風雨不沒至今猶存方張之羽化也有海陽人訪友盛京遇諸途詢所往白久坐蒲團聊航海自

秋燈叢話

卷二

十一

遣耳臨別出紙裹一具封緘甚密授之曰他日值困苦時投紅爐中當有濟否則萬勿輕啟某受而歸始知張已化去即所遇之辰越數載邑大饑饕餮不繼忽憶張言拆視之有物如兒拳質似鉛而色黝然試投諸火烟霧迷空舉室頓暗頃之烟消變為黃金遂易升斗得度荒歲云
諸城士人某春日遊山迷路徬徨聞見一道人担柴自山凹中嘯歌而來問之曰吾有句

能對即示爾歸逕士稽首求教道人指肩上柴謂曰此木為柴山山出士思索移時不能得句道人笑曰若亦士子耶言訖其去如飛士旋得路出告諸同人莫能對予宗人內翰中孚聞而對曰因火成烟夕夕多時年方總角也
招遠村民某豕爪生拇指間自云前世居某村值歲饑為人鬻子女私得錢數千文歿後謁冥王怒其喪心圖利叱逐而出忽聞絲竹

秋燈叢話

卷二

十一

盈耳跡之見數人着綠衣登臺演劇悅焉亦易衣入隨之跳舞失足墮臺下驚起回顧鬣毛被體蠢然豕也遇矢知其穢而馨香撲鼻不覺啖之至飽比長恐肥脂遭屠宰恒經日不食腹餒甚輒復食稍食即肥旋被屠人牽去縛諸床舉刃刺之遂狂呼而奔視所著仍前綠衣有數人自後呵曰速追至禡其衣頃諸人簇擁而上撲諸地爭解剝之衣粘貼肌膚痛不可忍掙脫逸去尚餘半袖倉皇前奔

驀然墜深坑中聞人語曰生矣男也張目審視復易人形但肢體短小耳豕爪在手其即半袖之未脫者與

予族人某冬日樵磁山見青草數莖嫩綠可愛有羣鳥飛翔却去疑為仙芝擷數莖茹之頓覺身體憊甚踉蹌而歸昏迷僵卧累月不醒驚蟄始恍然寤所啣者豈蟄草與姑錄之以俟博物君子

予邑侯段公堅陝西人前明嘉靖進士狷介

秋燈叢話

卷之十

十七

廉明為衆所服每途丁祭先期齋居蔬食羊豕必親飼不假手僕隸歷數年不少懈某歲值祭日享獻未畢大風驟作殿上燭光閃爍幾滅少頃風定神几上有燭油書仲由享祭四字蓋公精誠所格也

楊氏清江人適太學生蔣良紱蔣雅不喜浮圖常作闢佛論諷示同人一夕夢遊佛殿遶之三匝神像皆旋轉向之作努目狀覺語妻孥不以為意未幾蔣忽精神昏瞶兀坐若呆

遽起繞屋者三止之不得氏驚曰向夢其凶讖乎踰刻而卒翁姑在堂遺孤甫五齡家甚貧無隔宿糧氏躬勤織紵養親撫孤至老彌篤鄉里賢之

姚公啟聖有女端慧工詩句無善丹青及笄領下忽生髭剃之彌茂遂任之後長至尺餘乃易道家裝繪大士像懸樓間長齋禮拜無間晨夕終其身不下樓雖至戚罕有見其面者

秋燈叢話

卷之十

十八

桐城方監司煇雍正初被議僑寓臨清人以室多怪異告弗之信居載餘毫無見聞有戚蕭某自南來訪設榻廳舍觀書至夜分將就寢驀見一白鬚叟方巾潤服昂然而入甫欲通問叟輒舉手拱揖遂噤不能出聲叟造几前取書從容翻閱至得意處擊節稱賞竟數頁一垂髻童子捧茶至叟執杯畧讓旋自飲飲訖袖微拂童子俯首趨進叟以拳擊其頂童子即蹈空而旋捷如車輪每一擊輒應手

而轉閃爍奪目後轉益疾第覺涼風颼颼砭人肌膚蕭已頽然如入夢境矣天明僕起見蕭昏卧喚之乃蘇其宅後亦無他異蕭歸歲餘歿

余家有祖遺公宅一區凡族人寓其中者不數年即貧乏他徙後傾圮拆毀梁隙有木寸許鏤兩馬駕車向簷外作奔馳狀御者鞭其後乃知為匠役厭勝之術也或謂營造將落成時取鋸木行馬立大門左架以丈木置斧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十九

一柄於其下逼令眾匠跨之即可解然斧須木師所手執者方效未知信否

余邑東鄙有村人娶婦某氏合卺後見婦和衣縫紉周密且不與同榻稍犯之則啼泣堅持經數月無轉意翁姑憂之而難於啟齒託氏母曲為勸解不聽姑無如何乃曉之曰婦以承祧為孝吾二人年已向暮又無他出今若此則爰爰一脉將何賴焉且爾孑然一身異日安所託也婦聞言不答而意頗動是夜

夫往就之遂相歡好次宿仍堅拒如初而婦已受孕踰歲生子夫旋歿婦撫孤養親終其身無間

楚有諸生某績學能文每入闈輒不能終場乾隆辛卯頭二場俱畢文頗佳深自喜三場漏下二鼓五策將脫稿正搦管吟哦忽一人倉皇奔入急呵止之而硯覆卷上已墨濡淋漓矣其人乃鄰號生緣如廁見一物大如斗黑氣彌漫自地中栩栩起驚駭急走未遑審

秋燈叢話

卷二十二

二十

視遂悞入某執卷求易辭過激監司怒其傲也逐出之

陝西廣安城外有河名延河每山水漲發波濤迅激轉巨石如彈丸而漂木甚多居人競撈取以為利一日將暮聞水中語云爾在此我往洪洞去矣眾疑訝間忽砰然有聲若巨霆驟作見一物黝然而黑冲波直上至城東女墻而墜奔視之乃鐘也驚為神因即地而覆以亭鐘鐵質大數十圍厚寸許篆文類蝌

蚪不可辨識撫以指聲轟轟不絕擊之可聞
十餘里邑故多電初起時有怪雲如墨惟鳴
鐘俱紛紛散滅後晤晉省人云洪洞縣有銅
鐘一具亦自空中飛墮者稽其月日正廣安
落鐘時也

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乾隆辛卯
余宰當陽稽其遺跡即古長坂坡曹劉交兵
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
沮水冲塌成河僅存堤壘名曰麥城堤有任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二十

生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前令陳公掘其
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築
墓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偽託者夫
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
則將軍之英靈所格未可妄非矣
蘭陽世宦侯某素饒於財任四川學政頗尚
苞苴探知某生殷富特索重賄靳弗予乃故
置劣等將施夏楚生哀祈不允仰天呼曰冤
哉咎也我死必為娼盜以報汝歸即自縊侯

聞之心悸恒忽忽如有所失及旋里宦囊豐
裕復置良田數百頃富甲一郡尚乏子嗣姬
妾十餘人俱無所出心惡某生語乃盡遣焉
時夫人年已五旬忽懷孕分娩夕侯獨寢書
室夢生自外來竟入內室急起逐之躡闥而
路遂驚寤而夫人已生子矣侯知為孽報欲
勿舉夫人不可比長頗聰慧但性好遊戲屢
責弗悛未幾夫婦相繼去世恣意荒淫不三
載貨產蕩然僅餘大厦千間而已無何妻歿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屋亦轉售躡居茅舍貧不能支遂縱姬妾與
人通初猶諱飾繼則要於路曰我某氏孫某
氏子也因貧無奈遂醜顏為此耳及諸姬老
夫計無所出結無賴習穿窬之術為主所覺
縛送邑宰宰廉其家世曲宥之未幾病死鄉
里每羞稱焉

秋燈叢話卷之三

福山王 械凝齋著

乾隆初京師有某大姓乳母與僕人私主母覺而撻逐之僕斷念以制錢數十枚給其幼婢曰夜分叩主母門當為我啓婢如言乃突入弒馬訟於官刑曹其坐幼婢以斬決律同僕棄市閱月某夜夢有侍賓弟東來邀者隨之行見宮闕巍峩堂上坐一老世所塑冥王狀某至王起謂曰有訟公者故請面質俄見一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一

女跪階下捧其首呼曰殺主者僕也我何罪王即坐而問曰案由公定失入之咎將何辭某曰此婢夤夜啓門主遂遇害例有應坐惡得無罪女辨曰實不知情罪不應死某曰正惟不知情僅予斬決耳不然罪豈止是無論知情與否當昏夜之際忽有叩門者安得不問而遽啓之且啓門由於賄囑百喙奚辭女子悲泣攜其首去王復起謂曰公斷良是案結矣遂趨出見友人策馬而過謂曰恭喜回

秋燈叢話 卷三

陽矣余來倉卒忘一言煩告內子有金三百藏錫器箱內以備緩急需殞殮諸具得此足矣言畢上馬去某亦望見家門洒然而覺命僕至友家探之還云昨晚暴得中風症五鼓時已物故矣某即往弔友子尚幼請其妻出告以故不之信入檢其箱塵封寸餘曰此中詎有銀耶啓至箱底果得銀如數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上

全無算事載邑乘次子文炳以康熙乙酉經魁中丙辰進士出宰廣濟有賢能聲時里中徐某亦以孝謹聞於宗族子某由甲科任孝感令夫廣濟孝感命名已久乃二君作宰其先人之積德若借邑名以顯雖曰事屬適然而天之報施善人亦巧矣金陵藩署故徐中山第署後樟園高樓在馬上多狝會新舊交替署尚空胥吏先期掃除相謂曰有敢登樓宿者當釀金為筵適薛某

四二一

年六旬餘聞之毅然往持劍危坐夜將半忽
笙歌盈耳儀從雲簇凌空而至瞬息燈燭輝
煌酒筵羅列薛避匿樓角覘之見一白鬚叟
踞席上坐身畔有垂髫女郎可十六七許舉
杯勸飲醜籌交錯薛自村遲則必為所覺即
挺劍躍出呼曰是何妖物敢來作祟斫之鏗
然有聲燈火倏滅寂無所見東方既白得金
爵二上鐫恭祝周某翁七十榮壽字未幾衆
至薛不言夜來事但問城中有周某否一人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應曰此翁新慶七旬余即與賀筵者薛遂往
謁周詢來意薛曰君家小有亡失知之乎周
曰無薛曰酒器在否周疑其言入室驗視出
謂薛曰前月為余誕辰戚好惠金爵二今竟
不得君何由知薛語之故出杯相示周大異
曰吾有孫女年甫及笄數月來神思恍惚每
夜若有物凭焉醫藥罔痊殆即公所見之祟
與顧妖既畏君之威聲息所在自當遠遁且
君年齒高邁吾孫即若也敢祈宿室以鎮

之薛慨然允諾女竟安寢次日薛去妖復至
女問其故曰畏薛某耳翁復以女言告薛薛
曰妖猶畏吾劍耶遂掛劍於門大書薛某在
此妖乃絕

萊郡有狐自云吳姓號九峰常與人杯酒論
文高談雄辨雖博洽之士不能難也有請見
其形者輒云我貌寢甚恐諸君見之欲嘔耳
或贊其可登仙籍吳云某畜道未脫尚入輪
迴倘得轉為儒家子博青衿一領乃可望成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四

正果也衆詢以三教之說答云三教中儒最
尊佛居西方白光射二百里百里外我能入
之道居東方青光射三百里二百里外我亦
能入儒居南方紅光耀五百里其芒竟天離
光三百餘里我即不敢近常山行忽紅光照
耀呵殿聲振山谷驚伏巖穴下良久出探乃
仲夫子過也有士人某夜宴吳至請移尊門
外衆不解其故頃有偷兒入室家人逐之衝
帝而出遂遭擒將鳴諸官吳笑曰孽由我作

解其縛以警將來可耳衆議之一旦辭去不知所終

前明登郡有軍門某母死覓美材不得聞郡中陳媪家藏一具質堅而厚蓄已數年持金購焉其子弗許軍門怒責而強取之子因發憤力學登賢書筮仕適宰軍門之邑時軍門謝事家居且老矣向時情事茫不記憶令抵任往來甚密隱得其兩子不法事募人首告佯謂軍門曰狂徒逞刁誣讒緹紳當為置之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五

法但須暫屈兩公子一質以杜奸民之口軍門信而遣之令畧不剖詰主命杖斃初杖時家人奔告曰若輩妄傳耳若者聽至云命在須臾乃號呼赴救令戒閹人拒不納旋聞二子死遂以首觸石死治前未幾令婦懷孕臨產見軍門披髮入後堂方驚愕聞內傳夫人生子矣令心知冤對無如何比長在恣荒淫產業蕩盡不絕如綫云

江南某商趨蘇貿易攜三千金藏艙板下將

發一人求附舟行李都甚商不疑而納焉其人風雅善談笑杯酒盤桓頗相得一日持金錢隨意旋轉墜艙底商覓還之次日別去商偶啓艙取他物則金已烏有矣大驚登岸入林中痛哭將自縊有老人扶杖至曰咄咄兒郎何輕生乃爾商泣訴其由老人曰子有緣幸與我遇速返舟至彼作別處俟夜深尋訪見衣白痛哭來者金必可得然慎勿言我也商如教至其處交丙夜一白衣人披髮痛哭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六

手提壺漿沿路洒滴商直前視之即附舟人也驚問商商告以覓金故其人曰無多言隨我來抵其家棟宇崇闕儼若巨族乃延商上坐曰吾習此術久矣師嘗言不義而得人財必取償於異世當斬衰枕塊若子受父遺業者以禳之然三日內有物色至者即宜付還今甫二日而遇子原金必奉償矣顧何所聞而踪跡至此商不以告曰此必吾師漏言耳因與流連對酌商醉假寐天將曙呼商取金

封識宛然命僕担送登舟道徑迂曲歷數村乃達江干商再往訪之迷路而返

揚州巨商吳某其婦翁任黔中鎮遠守吳赴黔就婚合卺後夢一青衣人來曰奉城隍檄有事須往質吳以非本籍詰之卒曰因子來此故就近歸結耳遂掖之去俄至一官廨有投繯少婦跪階下詈吳曰負心即吾尋訪久矣今得遇將復何辭吳愕然不解神命取案示之吳忽悟前世客濟寧眷一妓妓私贈三

和必讀詩

卷之三

下

百金將為落籍計既歸父母怒其流蕩不令出妓堅守前盟而鴆母逼奪其志遂自縊及再往墓已宿草矣吳辨曰事誠有之但上迫親命且我重來婦已物故非爽約也神曰婦死縱不爾罪而欠金宜償吳蘇乃市冥鏹焚馬夜夢神責曰爾償尚輕須罄陽世三百金酬之吳即焚如數復夢神呵曰婦控爾低銀塘塞令卒引視銀色皆黑吳私問卒卒曰子謝我我語爾故吳許諾卒曰冥鏹穿破色即

低潮也乃恍然悟更市數十萬錠并謝卒物焚馬夢前卒來婦亦至向吳拜曰感君還妾故物得免貧窶但妾久羈陰曹衣服器物蕩然無存如不忘舊好祈具以贈我吳命匠悉製人間應用物火諸野入夜夢婦人來則楚楚衣裳矣稱謝畢感然曰恃愛多求君得無厭乎妾尚有苦衷項間索不去超拔無期若肯見憐為我懺悔庶可免吳許延僧道祈禳婦曰若輩何能為揚州南郭有老入某禮斗

和必讀詩

卷之三

八

甚虔得彼醮薦厄解矣吳歸從其言復夢婦來謝項上素包去白賴君高誼得脫苦海斗八載再圖會吳中年多蓄姬妾孰為妓後身不可得而考矣豫省某縣羣山環繞林巒叢雜僻邑也邑令子外出遇虎攫去令痛甚廣募獵人期盡殲以洩忿數日無所得令悲且怒責復往捕經旬餘仍無獲令益怒將斃諸杖眾泥首請曰某等獵近地久矣意虎畏公威聞風遠遁山

南百餘里層巒密箐為虎狼窟穴歷久無敢入者某等願冒死一往務得虎復公命乃質其妻子遣馬衆結伴裹糧而入第見古木參天修篁蔽路蝟伏鼠竄狐兔縱橫杳無虎迹衆徘徊山蹊日將夕棲身無所遙望屋角巍然隱約林際羣赴之有樓高數丈甃以鉅石堅固宏敞衆登樓環視塵灰積寸許皆心悸股栗坐而假寐比曉同人忽失其一競覓無踪歸述之令令痛哭而已

秋燈叢話

卷三

七

蘇郡吳縣王某乾隆初任寧夏邑倅夢本邑城隍謂曰適奉蘇郡檄有事須質當速行王以路遠辭神曰有馬可乘俄一卒控馬立階下促王乘之疾如電瞬息抵蘇至城隍廟見大門楹間懸雕金聯句光輝奪目書處世但能無死法入門猶可望生還殿楹書地獄空留點鬼簿人心自有上天梯神謂曰爾伯歿後爾叔不撫諸孤利其田產爾曾出不平之語其信然乎王以年遠不能憶對神曰即

事而論曲在誰王曰曲在叔神曰若然則案定矣寤後差人抵家探問其叔已故即夜夢之次日也王乃親書聯句送諸廟

康熙中充郡有數人共舁一人行市中圍以幔欲觀者索錢乃啓視形圓如毬手足拳縮耳鼻皆陷入肉內儼然卵也監司某聞而異之託言太夫人欲觀命與至內室其聲啾啾貌頗慘然詢之則左右顧若畏人狀衆曉之曰此地人莫敢入爾有苦衷可剖陳昇爾索

秋燈叢話

卷三

七

錢者遠在署外無慮也乃泣訴云四歲時即被拐裝圓罈內封固之上鑿一竅通飲食下鑿二竅通溲便數年漲滿罈中奇苦萬狀又十數年乃破罈出之招搖索錢居恒祇啖以棗栗恐形體長大也監司執而鞠之盡寘諸法

康熙間萊郡忽來一馬不知所自神駿異常蹄間毛長尺許往來騰踔日踐四手無算鄉人苦焉捕之不得乃糾合諸人而圍逐馬

徑奔海中履水而行踏浪蹴潮宛如平地久之入大洋踪影杳然矣

膠州諸生周雲赴歲試夢遊一處水碧山青迥非凡境眺矚間忽聞環珮鏗鏘一女子飄然而過貌甚都周尾之而行迤邐至竹林中林盡露甲第一區女緩步入周亦隨入門宇深邃悄然無人室內圖書滿架陳設皆非耳目近玩女據床兀坐指几上雲箋謂曰妾有詩四章願質高明周取閱詩曰極目秦樓月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廿一

悵然思遠人誰云好事近辜負洛陽春細滴芭蕉雨懶傾荷葉杯憐憐薄命女寂寞看花回佩解丁香結愁看霜葉飛滿庭秋夜月不見阮郎歸疎影橫窗瘦梅含瑞雪濃何來月下笛撩得鬢雲鬆周反復披誦擊節歎賞歎然而寤時乾隆辛未三月二日夜也
徽商汪某赴蘇貿易遇載青蛙盈艙而鬻者心惻然買而放之啓囊露多金舟子頓萌異志謂曰君誠長者去此十餘里余友亦載有

數百頭若盡行買放則功德無量矣商欣然同舟往至其處暮色朦朧杳無舟楫正欲詰詢舟子遽起扼其吭而投諸水復恐其浮也取舟中石磨蓋繫而沉焉越月縣令舟過其旁有青蛙千餘頭夾舟鳴躍皆昂首若有所訴令異甚使善泅者沒視之獲錢百項有繩繩端繫磨蓋孔內令具棺殮其屍磨蓋他所選幹役沿河物色得一舟有空磨盤在焉取蓋合之不爽一鞠而服論如法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廿二

平陰劉生偕其兄暨友玉生讀書山寺劉患時症神忽離舍信步至一處繞垣綿亘有月門半啓顏曰別有洞天劉徑入曲房幽折迴異凡境一披髮女郎丰致翩跹見劉來作嬌羞狀掩戶而入劉神搖目蕩莫能自持徘徊間有老叟出謂曰即君何來佇立於此劉曰讀書近寺仰瞻華屋故爾流連因問翁何姓曰姓子劉疑之曰商王後裔也延生入願恭敬旋進食烹飪皆精潔抵暮留生宿次日一

客來詢之主人近鄰也坐談移時客曰主人有愛女聞君未娶願締姻好生大喜過望當夕合卺新婦靚麗如仙其侍兒即被髮女郎也琴瑟頗篤生偶與叟閒步出一洞門却非前徑門外高山峻嶺若與人世相隔者叟請題額生即揮筆書曰古桃源忽聞梵誦聲悟曰此處與山寺原隔咫尺余所讀書皆手自塗乙心血所在盍往取歸叟潛然曰一去恐無再見期矣生驚問故曰此地將有天變意

欲擇地徙居生曰頃刻即回豈不能待耶叟笑曰吾戲言耳生遂攀蘿越嶺而出出即寺之後園見兄顰蹙立園中呼之不應遽走去生牽其袂隨至卧榻豁然醒乃歷述前事王聞之笑曰此壁開鼠穴耳予戲題四字尚在驗之果然乃悟十二辰中子屬鼠其為鼠怪無疑矣其兄恐復著魔促之歸病月餘而愈再詣山寺其屋經大雨圯毀循牆跡之果有空穴鼠已他徙無踪窮其曲折直通後園

湖山石石孔有字如豆大略可辨識乃已所書古桃源三字也

登郡梁某武弁也常夜巡東郭外遙見走燐簇簇如叢星逼近之彷彿聞語云梁貢生至矣速避諸即紛紛散滅梁深訝之他夕過其地復聞如前乃慨然作讀書想顧家貧延師無力適余戚徐某設教城中遂從受業銳志力學三年業大進補蓬邑弟子員食餼以明經老

蓬萊城東七十里巨峰集有兩婦人自西來憩破廟中村人詢之姑媳也囊橐蕭然有一犬隨行姑謂媳曰我餓死不足惜汝年尚少何不適人以自生媳曰姑老且病吾嫁後將何倚姑以已為媳累也乘其出遂自縊媳歸大哭曰姑以我死我豈容獨生亦自縊村人哀之醵金買棺葬於村外其犬日夜哀號守墓旁月餘後雖依人以食猶日數往三四年來未嘗有間也乾隆庚午年事

萊郡倉大使劉銓浙江紹興人康熙中歷官二十餘載囊橐充饒咸勸其援例陞任去劉曰數已預定烏可強求衆詢其故曰余少時祝壽戚某家戚門臨溪側遙見一婦人浮沉溪內余將至婦踉蹌登岸去抵戚門言及即其女婢也云浣衣水次有不識姓名二人來邀之去不從強扶溪中不數武遠摔跌而颺之輾轉苦不得脫忽云萊州倉大使劉銓至矣頓失二人所在時余初補郡庠頗自負且

微職亦非所應得未幾緣事被褫遂考吏員授茶職

康熙中萊郡司馬來某浙省人署登郡守適學使歲臨點冊儀門左有武生孫秀者以劣跡被黜憤極而狂持刀奔試院及儀門為衆所阻不得入遂舉刀斫來倉皇格以手四指迸落遂被害是夜夫人夢來血跡遍體繞屋呼曰余不幸已遭慘害今託生萊郡西鄙某村民家他日南回當往視右手缺四指即我

也夫人驚覺深以為不祥越三日而訃音至後輿輓歸中途猝遇暴雨往避村民家姓名居趾恰與夢合詢其生子已踰月右手果缺四指夫人心知其異潛然流涕厚恤而去比長性淳樸不如葷酒好興作廟宇孜孜惟恐不及先是來居官雅不佞佛行部所至遇脩寺院者輒責而毀之某廣行募化經來所毀者悉為修整歷數十年各廟俱落成無疾而逝

萊郡掖縣富室張某其祖貧甚以灌園自給偶於途間拾皮囊啓視皆金知為人所遺也坐候其傍頃有號呼而來者詢之即失金人乃取囊還焉其人感甚欲厚謝之堅不受適張妻饋食至知其事曰是物吾稔聞之未識其狀客解囊相示笑曰此固金耶命持之去謂夫曰吾昔採茶野外見土坑內累累然以千百計皆客囊中物也張往覘不謬遂昇歸成富室

新城宗兄某言伊村河邊有柳橫亘水面常見大鱸長丈餘蟠其上村中無賴子思取之操習手標俟其出一發中首鱸負傷拔柳而去河水盡赤後值大雨無賴子開戶外有喚者曰河中漂木甚多可往取也出戶無所見及河果有木流下泗水要之忽變為大鱸急向岸呼曰寄語老母鱸魚索命矣言訖隨波而沒

登郡普某奕中國手也晚年尤篤好技益進

秋燈叢話

卷三

十一

對壘者咸望風靡常攜局登蓬萊閣一道人前揖曰聞君善手談願窺高深普欣然既布局陣守攻擊備極變化道人應接不暇東南一隅旋為普所困道人縱橫馳突不得出乃外設伏以待普從隘處扼之曰爾雖仙亦難解此重圍矣道人微哂而起手持普鬚曰君奕固高君鬚尤美乃遜謝去普亦未之異也及俯視白鬚有黑跡五匝指痕宛然拭之不落始悟道人仙也普技亦神矣哉

浙江陳某康熙中曾應山左趙撫軍幕晚年家居食指頗艱值其友為山西河津令遣子往候而令已陞任去僦居逆旅獨夜無聊據案作草書不數行覺有物憑其肩回視之乃一女即嘖嘖讚曰好書法陳子呵曰夤夜至此不顧瓜李嫌耶女復作嬌媚態陳曰若仍爾當呼主人來女赧而退次夕挑燈披誦女復至笑曰即君夜讀得毋寂甚陳不應女徐近前凭伏几側脂香襲人不覺心動遽擁於

秋燈叢話

卷三

十一

懷撮其領而探之女曰爾識我乎曰連夕光顧已曾相識女搖首曰爾審視果識我否遂變一披髮咋舌之狀陳驚仆復向之呵氣不已正窘迫間一叟排闥入叱曰何物鬼子乃敢作祟倏忽不見叟扶陳起曰少年奚矢志不堅非遇我幾危矣陳拜謝詢其氏族叟曰我河津薛姓向在山左承尊公雅愛故爾相報再三安慰而去陳歸語其父思之良久曰是矣昔年隨趙公遊大明湖見薛文清公祠

風雨剝落力勸趙公重葺之薛河津人也拯
爾於難殆為是與

予業師趙拙菴先生武進人為予言戚某精
占驗百不失一有秘書珍藏不以示人雍正
壬子秋試金陵聞其已故場畢往唁并訪遺
書比至其家問致病之由老僕潛然曰主人
本無疾村南數里有短碑一座文字漫滅
不可辨識俗傳建自劉青田主人命劊室碑
左工未畢一日忽驅匠役去留僕在側主人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十九

披髮仗劍掘地深三尺餘見大石盈丈堅厚
不可卒拔乃鑿掘石旁浮土甫及尺許露微
孔陡有白光冲出如匹練森寒襲人光芒射
目旋繞主人身畔主人鬪擊良久狂呼而仆
白光仍縮入扶歸遂不起舉家問故不答垂
危乃憮然曰石中有寶劍白光劍之精也數
戒妄求我思強取致劍光凌逼傷右臂命也
我死當埋石上以鎮之從其言葬後風雨之
夜輒丁東有聲詢及藏書僕曰主人習數隕

身主母已焚之片紙無存矣

霑化某歲冬大風迅發屋瓦皆飛河中吹浪
高丈許一夕凍成塔形玲瓏洞徹有類鬼工
觀者如堵經數日乃融宮詹李公建廟河干
落成題額未得佳名正思索間有道人來訪
言詞博奧甚為傾倒因告以故道人曰時事
即嘉名也何不題為冰塔禪院李稱善道人
既去李念道人風骨超凡必非恒品命復邀
之回方道人之來也一童子倚門酣睡呼之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十

不應道人出即隨之往使追於途見童子負
柳一株隨其後去如飛奔馬不能及回告李
李嘆曰此必純陽真人也惜覲面失之遂如
所言題焉

京師有驢夫某載一客至西直門因如廁落
後比追及日已向暮客僵卧道旁驢不知所
往榜徨間為坊卒所獲令鄉地守其尸鳴於
官詰朝官至失尸所在官怒勒限尋覓踪跡
杳如鄉地懼責乃掘一新尸搪塞之官命驢

夫識認曰客無鬚此長髯不類觀者如堵驢夫忽於叢衆中舉一人告曰此即騎驢客也詰以故曰素有痲疾中途陡發昏迷仆地夜始醒起覓驢夫不得遂跟尋至此官檢所掘尸遍體無傷痕惟頂門貫長釘深入髮際喚鄉地嚴鞫始得其實蓋村豪某以圖財致死者鄉地知之而莫敢發也乃置諸法乾隆丁丑年四月事

唐陸鴻漸先生楚之竟陵人以文學徵不赴

秋燈叢話

卷三

二十一

徜徉江湖間性嗜水天下名泉嘗歷殆遍稱楚水為第一詩云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所謂第一蓋指竟陵言也但年代久遠鮮有知其處者明僉事柯公喬博求無踪於西塔寺甃井並刊茶經額曰陸井究失真耳真蹟在北郭外官池內名文學泉邑令邱公築城始掘得之中有斷碑廢柱隱存茶經字跡擬修治之而未果遂仍湮沒乾隆戊子夏旱居人於池內掘藕復獲故井前令馬

君鳩工淘浚得積茶數十餘石及文學殘碑意必先生品茶處也乃甃砌而建閣於左並勒石以紀其實余於乾隆甲午春調任天門天門即古竟陵也簿書之暇輒訪陸井遺跡或謂在天門山北或謂在西湖中覆釜之下然稽其故址惟文學泉與邑乘所載脗合其為真陸井無疑惜自馬君去後久漸湮塞而閣亦就傾余因復加疏浚並閣之圯者而重葺焉井徑七尺深十餘尋上覆巨石鑿竅凡

秋燈叢話

卷三

二十二

三汲飲之甘芳而冽逾時覺齒頰間猶馥馥不散則知先生之所品題固非虛語也予村中羣兒夏日浴於河見一小白蛇往來游泳光耀波間異而逐之潛入沙際掘之得劍長尺餘青瑩照人利可削鐵羣兒相競不已截為數段分取之識者惜焉山陰漁人顧某月夜操舟捕魚偶扣舷而歌聞有依歌和者聲低而啞起跡之見一人蹲踞田間彷彿有黑氣罩其上持篙追逐其人

急走至古塚旁一大穴而沒遂以篙槩穴中
數十乃回漁人家有老母幼弟時已寢其弟
忽起捧母衣詈曰我好意倡和爾子輒無禮
相加槩傷吾體行取其弟償之矣母曰冒犯
者兄也弟何罪曰其如彼強橫不可近何若
以雞酒祀我怨可釋母曰夜已深物難猝辨
容俟翌日復曰我不及待漿粥亦可耳正索
取間忽聞扣門聲即惶遽而言曰兇暴者又
來矣遂寂然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十三

萊郡某氏婦凶悍異常連嫁五夫俱遭其折
挫而斃聲播遠邇居數載無問名者文登邑
有執鞭某聞而娶之衆動色勸阻不聽竟載
之行一日引至幽谷密箐中推婦下騎褫衣
縛諸樹謂曰亦識我本意乎爾悍名四布莫
敢與婚我所以娶爾者特為爾前夫雪怨耳
婦厲聲叫罵毫無懼色某從容拾柴薪堆積
而藝之執刀謂曰且剗取悍婦肉俟飽啖後
再畢爾命即剗其左髀肉駢三指許炙而啖

之婦罵益厲某更割其右髀肉大如掌炙啖
如前婦色稍沮頃欲割其乳始哀呼祈命申
誓重疊願改前非而某若不聞故持刀作欲
割狀婦號極聲嘶奄奄欲絕乃擲刀嘻笑曰
技止此乎姑貸爾餘生再犯不宥遂解縛而
封其創攜歸恪遵婦道井曰親操偶有微失
呵叱之即惴栗惶懼屏息承迎居然稱賢婦
矣世之夫綱不振歸咎獅吼豈篤論歟
史子見黃岡諸生也明末遭寇亂子見率里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十四

人斃其魁賊怒獲子見磔之筋肉都盡骨猶
屹立乃鎖其項於彰孝坊夜分鎖脫骨走臨
湖寺次日賊索獲之復刃其首里人以為神
建祠祀焉
胥秉哲江夏人狀偉岸談論風雅尤奇於醫
有徐某妻孕而疾診之曰條隱條現尺中有
神非癥非痞結為狐形投以藥果產異物某
中丞夫人病歿將殮胥觀其色謂可活煎劑
投之須臾復甦王方伯女患痘已死胥見曰

生氣猶存藥之而起其他神效多類此余友
王生調鼎其壻也嘗備言之

馮氏雲夢人諸生龔沆妻也年十六適沆四
載沆卒遺子甫七月氏哭泣喪明三十餘年
一日覺天宇空曠霽景暄妍目中翳障忽盡
獨子病瀕危望空拜禱夜夢媪持漿灌之旋
愈乾隆丙辰 旌焉

黃仁還潛江人家僅中資喜施予貧死無棺
者每代為營厝明末遭亂避遇賊刃於路

秋燈叢話

寇退家人返黃已在室詫而詢之云初刃時
頸將斷恍惚有人為正其首敷以藥復有數
輩掖之歸視其人皆施棺之人也孫金鑲中
康熙辛丑進士

秋燈叢話卷之四

福山王

江南諸生某工詩文尤精楷法其家素寒以訓課自給中州某邑宰慕其名
延之課子邑中有因奸殺其本夫者宰推鞠
情狀婦實不知情爰書將定矣會中秋宰宴
諸友偶論及之幕僚謂宜按律擬絞衆咸以
為然生獨折之曰婦既貳心烏得不知且釁
所自起也如公等議春秋討伐之義謂何反

覆難莫之能屈衆為所奪竟如生言周納
為知情改擬凌遲律未幾婦伏法而生以偶
爾縱談事過亦不復置意越年忽嬰嗽疾久
不愈憊甚辭歸行數日疾略減一夕宿逆旅
又值中秋徘徊月下意頗自適突有婦人至
前曰爾盍嗽嗽果應聲發後少瘥見婦至輒
嗽乃力疾抵家語其故皆惶惑莫解因念生
平於婦女無虧心事究不知是何孽報也祈
禱百出委頓真劇見前婦復來謂曰我即某

縣某氏也失行有之謀毒吾夫實未與知爾腐儒拘牽經義妄逞臆斷致我蒙殺夫之罪受極慘之刑此心何能甘也業已訟之冥府逮爾赴質矣哀祈冥益越日果歿

兗郡張某精數學所占每奇驗嘗貸友人金友以囊空告張笑曰昨夕某餽金若干命婢登几藏諸閣且戲握其足謂無人知耶友驚以為神借如數張持歸中夜聞屋瓦有聲知為盜呼曰諸君辱臨可下輝蓬華盜大驚急

秋燈叢話

卷之十

十

走復呼曰若見拒休怪唐突羣賊一時俱墜若有執之下者咸稽首曰夙畏神明焉敢冒犯特假道公府耳張曰無他有物持贈出金示之羣賊姓名備書其上衆相顧錯愕張曰數也不可違衆乃拜受而去又冬日赴友人宴圍爐笑語忽以足炙火中衆驚拽出之張不可移時始令人舁之而卧呻吟間家人來報室遭回祿幸未傷人張曰予子應斃於火父子骨肉也自毀之故得免耳人求其

術張曰學術至難授受非其人恐速禍張死術竟無傳

棲霞林某性兇悍不信鬼神偶於田間掘得肉毬色黑大如斗形蠕蠕動衆驚曰此俗所傳太歲也遇者不利林叱其誕持歸妻孥咸奔避謂讓林怒曰冥頑一物耳何畏乃爾烹而食之方舉箸忽倒地七竅流血死

即墨袁侍御為諸生時頗負文名自以掇科第如拾芥初試棘闈極意經營夜將半一人

秋燈叢話

卷之十

三

立簾前視之其亡父也袁怖甚不能言父曰兒毋恐再見我當捷言訖而沒後屢試無所見康熙丙子場畢偶為所親道其事所親賀曰今歲必售矣若翁名三重闈中次題乃王天下節非預兆耶榜發果雋

吾鄉孝廉某南遊返棹病卧舟中恍惚至一處城垣高峻而寂無人聲方徘徊間有躍馬出者乃其故僕也見某即下馬問訊云主人欲入城散步耶適有事不及追隨門卒吾友

也可令前導言畢馳去即有人引某入至一官署峻宇雕甍重門洞啟出入紛紛某亦隨衆進見綈冠朱衣人坐堂上左右人各抱冊籍俄聞門外呵殿聲一達官肩輿至極騶從之盛朱衣人拱手起迎遜之坐吏檢冊呈上朱衣人覽竟仍起立拱手達官乘輿鼓吹而出頃之復有乘輿呵殿來者視之乃其戚某也朱衣人拱迎遜坐如前吏復呈冊閱數頁色遽變成某衣冠頓裂若有人褫剝者旋被

秋燈叢話

卷四

四

鬼卒捧下銀鐙被體某方驚訝忽為朱衣人所見呼問曰爾陽世人誰導爾來此某以門卒對拘卒至杖之令送出尋瘡某計出門時戚故無恙意或病中幻境耳抵家問之其戚果歿數其期正舟中夢見時也乾隆庚午七月事

余村農家畜一牛頗雄健後有暗疾家人謀曰以此欺不識者尚可得價乃賣之鄰村獲五金束腰纏間途見一兔伏草內潛躡其後

捕得之抱諸懷復恐其逸解腰纏繫其項適遇里人立談持少懈兔忽脫去時秋禾遍野踪跡無所得某以細故不為意歸方悟銀隨兔失悔無及矣越日買牛者刈禾田中得一死兔項間有纏帶啟而視之金在焉

寧海優人當夜半時有喚演劇者優辭以夜喚者出多金為酬優人利之遂偕往既至庭宇宏敞賓朋羅列惟燈火青荧殊無光燄時值炎暑座間但覺陰氣逼人所演皆生旦諸

秋燈叢話

卷四

五

劇聲樂幽細扮演既半飼優人以縷麪啖之有塵土氣咸疑訝不敢食乃密謀輟前戲扮天神鼓噪而出賓從俱驚駭奔竄燈光几筵條無所見衆亦昏然若夢天明始醒則共處一大塚前旁列小塚累累有瓦器數事內盛蚯蚓及視所贈金乃冥鏹也

姑蘇家宰某公為諸生時疎狂縱酒豪邁不羈常夜行街衢見一巨人長丈許面目猙獰搖曳而來公直前當其衝叱曰爾何物欲何

往巨人曰我奉差遣公幸暫避問何差不肯言公堅持不釋巨人不得已乃曰我紅煞神也某家完婚日時與我犯將往禍之公怒曰此我良友肯容汝往耶相拒久之神曰時已過往無及矣倏忽不見公急之友家則設彩張樂新人方下輿謂主人曰速飲我酒為守門坐至旦辭去其家問故以夜所見告并問日者為誰曰某翁也遂造其寓曰為人擇日奈何使紅煞當今日者曰固知之第此日

秋燈叢話

北

六

有文曲星化解耳

紹興獵戶某夏日山行雷雨猝至奔避密林中見大樹之株高挿雲表中有巨穴如斗雷霆繞樹奮擊忽穴中惡烟騰出雷火輒被冲散如是者數心知為怪也祝所挾鳥鎗曰請助雷公一臂俟雷烟相持時舉鎗擊之雷應聲而下樹忽裂一大白蛇斃焉長數丈巨宦某身沒無嗣封翁猶在堂家資豐厚族人爭求為繼封翁難其選告於族卜吉集宗

支擇當意者立為屆期族人咸至封翁指一幼子謂曰此兒可兒何名眾以乳名僧竹對問取何義曰生時夢一僧頂竹入室遂以名之封翁瞿然曰數也立為嗣封翁歿僧竹不守禮法家資蕩然矣傳封翁宦南中利某寺僧財構衅掠殺之埋竹下云子鄉有赴都貿易者至某村外見一小兒尸戲溺其口曰稚子若有知試嘗乃公鹹淡味自是其村每夜聞有呼鹹淡公者村人怪異

秋燈叢話

卷之四

六

循聲踪跡得兒尸若自口出疑為神醮金瘡之建廟其上即額曰鹹淡公治病求福多有效驗轉相告語祈請無虛日歷數年某歸過其村欄而笑曰枯骨烏能靈我一時戲語耳告之故遂無驗又通州東壩有古廟三楹久經頽敝一旦香火忽盛傳數日前東便門有輿夫舁一老嫗探親潞河至古廟即下輿而入久不出輿夫入視之闌無人惟案傍有篋值在焉詫為奇遠近哄然施捨無算將刻日

新其廟有司聞而禁之風頓息廟仍荒落如
初又鄉人某途行風雨驟至頓四畔有廢石
白蹲其內張蓋避焉雨霽而行村衆赴田間
見雨後溝澮皆盈獨石曰無涓滴以為神異
爭建廟祀之祈禱頗靈香楮相屬於道一日
值祭賽期鄉人避雨者復過是計詢以故衆
告之鄉人曰此我張蓋以避雨也豈區區
頑石果能為神耶越日廟燬於火申繻曰
妖由人興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其此

秋燈叢話

卷四

小

之謂與

萊郡諸生某春日郊行至某故官別墅遊賞
力倦即亭園幽絕處憩焉恍惚聞語云八仙
將至速掃除生驚起頓覺清風習習塵翳捲
空堦除庭院宛如新掃竊疑之半候亭側有
衣服襤褸形狀醜齷者八人相繼至某心數
之知仙幻形也拜懇解脫諸人笑曰我輩乞
人耳何仙之有生懇求不已乃曰無多言隨
我行繞亭三匝境界倏易雉垣聳峙高閣嵯

峨嶺嶺而望波濤洶湧仙山出沒烟際諸人
相謂曰可去矣即有蓮花片片浮水來衆各
躍立蓮瓣上生逡巡却步衆共招之終疑懼
不敢前諸人乃嘯歌徜徉凌波上下頃之一
望杳然矣生悵惘不知身在何地尋見攜榼
提壺至者問之乃登郡蓬萊閣也瞬息間去
家已二百餘里

武定李氏婦夫死無子家貧苦節自守惟翁
在堂奉事維謹翁時六旬尚強健婦有侍婢

秋燈叢話

卷四

小

進於翁翁可憐納之繼以泣曰倘上天見憐
不絕李氏宗支此猶一線之望也如不見納
更遲數年悔無益矣言畢嗚咽幾不成聲翁
不得已納其婢逾歲生一男婦調護周至囊
粟屢空日夜勤紡績以佐朝夕稍有餘即積
之比長為之授室男亦連舉二子婦乃以其
幼子承夫祀里人賢之舉於官 旌焉
同年孫午橋為余言其兄任大城時有馬生
者文學士也述其祖與南省劉某俱中康熙

丁未科進士選縣令同謁八座某公公見劉愕然曰子來乎劉應曰來矣已發甲筮仕乎曰然見皮匠否曰未也公囑曰若見時務告我劉應諾馬問其故弗告堅叩之乃曰余前世為明嘉靖間進士令某邑頗著廉能病歿至一處若公府狀有朱衣人坐堂上余入揖朱衣人起立讓坐謂曰君歷官清正夙深欽佩須臾有一人跪階右詢之乃業皮匠者言未竟役報云某禪師至朱衣人降階迎僧入

林燈叢話

卷之四

一

讓上坐僧曰人數已足可無須我行神揖而啟曰上帝命也乃開座後門請僧入復命役引皮匠從西角門出引余從東角門出覺踏空而行下視雲霧滃然不可辨識久之現一河波濤浩渺水純赤色方徘徊間忽失足墜水內呱然一聲形體頓小已在棚裯中矣比時心雖了了而終未之洩今所見某公即禪師也劉仕至監司未知見皮匠否
江南舟子某駕一艇往來江湖間常為商旅

載貨物舟頗精潔一老客南北貿易恒主之後客復買其舟南下索負畢將歸而疾作計不能抵家瀕危泣謂舟子曰吾病且死囊中金幸付我妻孥來生當矢報大德舟子慰諭許諾賈歿涎其金具棺殮之瘞諸道旁載金歸徐出營運廣置田宅遂成富室舟子先艱於嗣後生子頗俊爽深鍾愛之漸長喜遊蕩屢戒不聽撻之奔匿床下舟子忿甚奪幃奮擊陡見老者伏地上白髭鬚髮宛然舟中病

林燈叢話

卷之四

二

賈也大驚投杖起後益恣肆無賴糜費貲產如糞土每怒責即以床下為藏身地舟子心知孽報無如之何不數年家產蕩盡依然窶人矣
萊陽武生馬某病絕一晝夜將殮忽呼曰跌死我矣舉家驚駭而某已復蘇眾問故云病中恍惚信步出門覺身體輕逸任意所之入一寺院聞無人聞窞內有呻吟聲遂側身入見少婦軟坐床際袒衣露腹一小沙彌自後

抱其腰一僧在前往來摩挲佇視良久忽腦後若有物擊之者未及回顧身已撲地手足頓小化為嬰兒僧欲斃之婦曰我已失身幸慈悲無傷此兒僧不聽遽擲之地不覺驀然驚醒豈頃者已入輪迴乎時鄰村有婦歸寧無踪夫家與訟經月未結馬心憶前事訴之邑宰宰命役偕往跡之果有一廟入廟得窖而婦在焉乃置僧於法

黔省修文縣白水洞產水銀官設場開採夫

秋燈叢話

卷四

十三

役不下千餘巖下居民亦數百家附近一巨寨也洞前二里許有溪清淺忽來一婦人裸體浴其中艷麗異常而乳垂至臍居民哄動空室走觀甫近溪旁忽轟然有聲巖石崩塌屋舍俱沒幸男婦先時走脫免於難而溪中浴婦條已無踪方悟神之化身救衆也越三載餘村民至墜石處搜掘藥物聞石中有呼救聲衆以為鬼叱之應曰我非鬼寨西趙二也昔年山崩為石所壓幸當隙處得不死衆

力出之詢其故云山初震塌時昏暈不知及蘇見四圍皆石其中空隙僅足容身無術可出而饑餓特甚突有白鼠伏身旁長尺餘目光如電照石上歷歷有字諦視乃觀音經也鼠伸舌舐字作吞咽狀異焉試效之饑餓頓減後每舐一字輒果腹累日三年來經字舐滅殆盡今第餘數行耳衆視石上毫無字跡而白鼠亦不知所往趙為人素誠樸尤信奉觀音經呪每晨必虔誦數遍歷數十年不倦

秋燈叢話

卷四

十三

及遇救抵家取經展視字跡大半滅沒僅存後幅數行宛如石罅中所見也清河東鄙村有弟與兄嫂同居者兄應縣役奉差別郡弟以叔嫂聚處恐涉瓜李嫌送歸母家夜半聞叩門聲啟視乃鄰家婦婦素不貞詢其弟獨寢故私來就力拒之婦竟解衣而卧無如何寄宿酒肆肆主人詢知其故潛往偕婦寢焉其兄宿逆旅啟囊而公文無有及奔回尋覓夜已闌叩門不應踰垣入寢戶

虛掩疑之撫衾中有兩人卧意弟與妻私怒截其首盛以囊詣縣陳訴時晨光熹微路經婦翁家揭其門門甫啟遽擲首於地婦翁驚喊舉家聞聲競出妻亦與焉乃駭以為鬼倉皇疾奔翁追之及衢其弟亦自巷左來適相值復失聲反走弟挽其裾告曰昨送嫂歸寧晚宿酒肆比曉抵家有兩尸無首橫死床榻將稟官訊驗兄何為去而復反且驚異若是耶益惶駭莫措亟偕弟往岳家徵視始知兩

未燈素節

未走印

十四

首為酒肆主人與鄰婦也共赴縣投首云

李侍讀漁村典康熙庚午雲南鄉試著滇程日記云點蒼山之巔有石室登者入其中輒忘饑渴予兄方旭守大理常憑眺其上並無所謂石室者內載苗人能變牛馬猫犬等形夜入人家聞有其事亦未之見也
康熙癸巳恩科懷慶余生讀書開封某寺為入闈計一日雨雪生擁爐獨酌諷吟不輟忽有客寒簾入氣宇不凡問其里居姓氏曰

閩人郭姓寓同寺別舍慕君高雅故來奉訪讓之坐即坐勸之飲即飲言辭豪爽叩以時藝議論多出人意表生不覺心折持近作正之客曰可也再加陶鎔化其圭角則百發百中矣因口授數題囑曰此我所竊擬者幸秘之勿洩并教以批卻導窾宛轉取神之法談次一童子攜樽至客曰昨友人貽我旨酒願共一醉於是且飲且談夜分始去至明遍訪同寺寓客並無其人末至一郭公祠木主題

未燈素節

未走印

十五

曰祥符令福清郭公某神位生甚驚疑謹識之其教作數題極意揣摩入闈果如所擬遂獲雋公車北上復捷南宮閱同年登科錄有福清郭姓其祖為祥符令名亦同亟訪之告以故郭曰適攜先祖遺照在展閱之狀貌宛然旁立一童亦與所見無異

蘇撫陳公行部見藥室匾有題半半齋三字者不解所謂命逮之比返署公冗不暇詢越日呼至則銀鑄被體釋之問匾取何義對曰

取半積陰功半濟貧之義耳公笑而遣焉方其初逮也役以為有所廉訪凌逼百端其人亦疑為怨家構陷竭貨周旋及出微息已罄矣公聞之悔償其值每舉以為戒云

明末徽省有諸生馬某避難入深山得茅庵一老僧在焉風度不凡馬求披剃為之徒僧曰子名心未化姑暫寓此馬見几案間多制義及詩古文詞問之僧曰吾向業此結習未忘耳居常與馬講論皆舉子業絕不及經懺

歷數年馬離家已久頗動鄉思僧已知之謂曰吾早料子不能久居此今且去十載後再相見也馬至家房舍俱遭兵燬宗族流亡無有存者馬叔某任粵東監司往投之值開科馬入試登第授兵科給事中尋以督師被劾免官遂隸籍東粵順治初友人任陝西某邑宰招馬往遭王寶臣之叛逃避山谷兩晝夜攀援百餘里至一庵疲極倒卧簷下忽聞人呼曰子來乎吾候已久矣驚起視之僧也馬

恍然悟削髮從焉一日有官長至詢之係四

川某邑令奉上檄採構楠木者叙家世亦馬姓云父訪友死於兵因時在強祿未及收骸骨至今以為恨馬知為己子也曰尊公與某交最篤今幸相值可云天緣某有不腆之物且方外人亦無須此願以奉贈乃金釧一具令受之歸其母見而泣曰此爾父物也當時覓良工製造各佩其一露腕相示宛然無二隨遣人赴庵求之已行矣踪跡經年竟不可

得
宣武門外粉坊琉璃街有室多怪異僦屋者率不信宿而去部郎某愛其舍宇精潔欲居之其戚某素負胆力請先往覘焉挑燈兀坐將三鼓承塵上忽滴瀝有聲視之殷紅點點濕潤如珠瞬息間濶至尺餘割然墮地乃一半體尸也自頂及腹截然斬齊予能行頃之有聲如前條又墮落半體左右踉蹌某方注目凝視尸忽逼近其身急以手推撇勢如

膠粘不能脫旋即挾之起繞室趨躍某神魂
飛越不覺厲聲大叫僮僕聞聲趨視已昏仆
於地半日方蘇因述所見衆遍視室內依然
空寂也

江南吳尊詒籍山東即墨乾隆癸酉春夢至
一廟遇故人曰爾何得至此吳仰視額書森
羅殿三字驚曰吾命不足惜獨恨父母棺猶
藁厝死不瞑目矣須臾一人執簡出紫書數
行體甚飛舞視之有姑念吳某孝心可嘉令

秋燈叢話

卷之四

六

於明年四月以下則模糊不能辨識問執簡
者曰不過屆期令汝來耳醒以夢語家人曰
來歲四月定難逃矣吳為萊郡宋司馬記室
預支館穀寄其弟襄葬事甲戌春同宋司馬
赴濟南倦憩古廟恍與夢境同尋得疾殆甚
至四月六日昏卧床榻見其兄踉蹌自外來
謂曰可憐吾兩人皆客死他鄉今奔馳數千
里特來視汝相持痛哭蓋其兄已亡陝西數
載矣俄其父亦至曰汝數當死以亟葬余余

已哀求神祇可速以臍貼地即活矣吳如其
言汗出而愈

江陵屠戶任某業屠六十餘年年逾八旬力
尚健子孫濟濟某日夜經營積白鏹千餘兩
又易黃金百兩寶而藏之一日市得大猪重
三百餘斤解其半命店役掛鈎上役屢舉不
能抵鈎呼衆助焉某笑罵曰一班無用物只
會噉飯此事須讓老將軍耳聳身躍出櫃外
一手握豕蹄搭鈎尖上鈎連岩未與肉接某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七

性發欲試其武舉豕蹄猛力投之鈎甚銳穿
其手腕透於臂不得脫老將軍竟掉臂游行
矣沸血淋漓衆抱持欲出其鈎而新血茹鐵
凝固不可解因并鈎置榻上延醫治之血流
不愈呼號數日而絕子孫輩恣意蕩費黃白
物頓盡店亦轉售別主其子無生理猶立他
人砧案鼓刀以屠

登郡周某業雜髮性愛象局戲而技甚劣與
人對局輒北一日宿廟中夢神告曰吾耳痒

甚如是者三天明登神案覘之有數雀巢神耳中驅去度為拂拭夕復夢神謂曰爾有功當賞顧爾命薄既好奕導爾以用馬法因指授之曰持是日得百錢以贍飲食慎勿多求醒後技頓高用馬尤多奇變常賭財物人莫能勝但過百文即昏然失其故步後竟藉此畢餘生焉

天津賈客某赴京貿易中途值雨趨避鄉村天色向暮而雨不止求宿地衆曰村東有舍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三

數楹但新停一尸恐未便賈不為意往宿焉夜半雨益猛霹靂加劇電光激射中尸輒蠕蠕動初疑為晃灼之故頃電光頻耀尸蹙然起旋卓立於地賈懼甚破窻躍出尸接踵追之以爪攫其背幸為牖牆所阻而止乃疾聲喊救衆聞趨視尸仆牖內而賈呼背痛不可忍審之有爪痕深寸許色白而無血跡旬餘痛止而痕如故賈至今往來京津間或詢及輒袒背相示云

蜀中士人李枝高才博學垂髫入泮年未弱冠而夭其父母哀慟過甚逾數日夢枝歸告曰兒已死父母勿過傷十五年後清明日父呼兒名哭塚上庶可相見仍為父子及醒夫妻述所夢相同異之越十五年父果攜酒餽哭奠兒墓有同邑童子名李芝者偶行郊外聞哭心動細聽所呼者乃其名也大驚尋聲至墓所見一老人伏塚上涕泗漣沔芝心知同名欲前勸之老人忽驚起抱曰兒果來矣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三

芝曰孰為爾兒者老人哭訴其故且曰形神聲氣與亡兒畢肖問其年適十五問其生日即夢之次日也芝曰予生齒既符形象亦肖而名又同音豈爾子後身耶老人亦詢其祖父居趾曰若父與余同庠曾通譜為兄弟若不棄敝廬在邇幸過我以慰老荆想念之切芝如命造其家母見之悲喜交集宛似兒之更生也芝感其誼歸白諸父次日父率芝至謂枝父曰余與君同姓老兄弟余子即若子

也况有夙緣乎立命芝拜為義父枝父曰兒死後遺篋不忍啟視今舉以相贈芝攜歸檢視窓稿二百餘首閱之恍然心會蹊徑若出已手迨後入泮登鄉薦乾隆戊辰成進士枝父母猶無恙芝仰承色笑一若親父母然襄陽城東南有山名筆架峰高數十仞峯巒層折天然奇秀為一郡人文鍾祥之地前明甲科尤盛登顯秩者代不乏人第恃勢為虐恒不守理法有司畏其威而莫敢制嘉靖間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二十二

郡守某公惡其所為思有以敗之因謬謂紳士曰此峰形勢固佳但裏城北鄙川原平行文星尚覺低陷若於峰頭建塔作文筆挿天勢則科名更顯矣眾以守素精堪輿惑其言遂如所教塔成後合郡無中式者歷我朝百餘年科名仍不振乾隆中有風水家尋龍審脈始知塔居龍首主山失權致文秀之氣鬱而不宣乃告諸紳士鳴於官毀其塔塔內有鏤刻木人數十皆巾服攜具若諸生入闈

狀或眇或跛或荷械而立無一完善方悟為魅歷之術也悉投諸火至庚辰恩科宜城龔君國榜始領鄉薦聯捷成進士後則漸次繼起蒸蒸日上矣

前明睢州有宿儒某屢試不第鬱憤無聊夜夢人謂曰子須待袁可立同考乃可望中耳覺而異之遍訪學校內並無其人偶出遊力倦憩村塾中見一總角童子貌頗岐嶷詰其姓名師曰此袁氏子名可立某聞之甚為驚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二十三

異詢其家貧甚乃攜歸親為課讀弱冠聯登甲第某鄉會皆與同榜袁歷官大司馬及其歿也閱數年有老僕赴鄉收租途間陡見旌旗閃爍驕從呼擁而來以為達官經過趨避道左忽與中人呼僕名甚悉視之乃其主袁公也匍伏而前曰公已故尚在人世耶且現居何職赫奕若是公曰勿多言正室樓級下有藏金五甕當時未曾言及可歸語主母掘取之言訖車馬輿從飄忽若風望之漸杳僕

歸告掘視果得金如數

有閩鎮某寧夏人五旬無子夫人為置妾貌頗端麗鎮喜甚婚夕就寢撫衽衣宰宰有聲問之愀然曰容俟異日為公詳言固問之乃曰妾父身列鬻門御究繫獄三載於茲矣妾弟幼穉不能控訴故備書顛末囑妾收藏俟弟長成時授之為申雪之計耳鎮聞言驚躍而起趨至外室命女婢伴寢翌日言於郡守白其寃并出資擇婿嫁焉後納妾連舉二子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三十四

皆成名

明末滄州旅道每有少婦月夜獨行作迷路狀或哀泣途次偽稱新寡者值孤客過乘機誘之墮其術即有棍徒躍出多方嚇詐必盡喪其貲而後已名曰拋白余鄉有杜姓者赴都貿易戴月早行遇縞衣艷婦坐泣路隅問之曰新喪良人無所歸是以悲耳試挑以言亦不拒甫下騎欲與款曲突數人馳至呵曰何處狂徒擅敢誘拐良婦將執去鳴之官杜

秋燈叢話 卷四

罄囊以獻乃免抵都告貸親友經營載餘頗獲利重價市駿馬朝夕馳騁人問其故不答歲暮乘之東返復夜過其地見一婦徘徊月下詢所往以失路告策馬近視即昔年泣路婦也乘間挾之起繫騎而馳比眾趨出已奔騰十餘里追莫及矣途間詳詰姓氏始知其夫飾之以行騙局者年來過客受其害不可枚舉婦亦恥覩顏為人解願隨杜歸遂納為妾不復北上矣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三十五

寇氏鄖縣諸生郭以親妻也明末同夫攜三歲兒避難匿山谷中賊至將殺其夫氏給之曰此吾夫與姪乞無戕害吾從汝矣舉兒授夫去度其去遠乃罵賊擲石中其面賊怒殺之頭已墮地身屹立行百餘步乃仆伏林莽者猶隱隱聞怒詈聲

四四五

初燈叢話卷之五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徐州銅山張令能吏也他日外出遇民婦投狀云身係嫠婦安貧守志有子年十六向為李姓牧牛早出牧晚常不歸主人逐之遂拾薪為活近於某日出至某日始歸凡七晝夜驅牛七頭而返詢之不答敢自首令拘其子至軀幹短小狀貌猥鄙蠢然一村童也詰其故不對脅以刑乃云前歲牧牛田畔見有美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一

好女子二人來云前村某家女也相與調戲遂成野合比散歸已越日矣再出常會合田間返輒經宿後女又攜兩美至并婢三人皆與私焉自是歡好無間已經數月昨來謂曰我輩緣盡將他適但與即來往年餘未識妾家今當偕往至一處有塔一座由塔門而入房舍窈深床帳裊褥皆極華麗置酒作別歡樂徹夜臨曉謂曰念即貧窶欲相助無如命薄何今且分手各贈牛一頭聊以表意因相

率送行代為驅策將抵家眾女曰妾輩從此別矣後會無期好自愛乃去實不知在外已七日也令訝其奇命暫繫此童出示召牛主越日領者相繼至皆宿州村人同夕失牛者村與徐屬接壤數里許果有塔在焉令諭牛主各捐金若干召其母謂曰爾子事涉狐祟不足深罪爾若守清節又能訓子以正志深可嘉今給此十餘金作爾養膳資牛各聽眾領還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二

兗郡有劉趙二人異村而居皆嗜酒赴郡城偶同飲肆中量相若遂成傾蓋交每至郡輒聚飲一日酒酣趙謂劉曰吾有女及笄君若有子結為婚媾可永固情好矣劉欣然曰固所願也酌酒定盟極歡而罷未幾劉喪偶趙往唁入室惟一襁褓兒呱呱床第問壻何往囁嚅不能答固詰之乃指兒以告趙怒曰焉有及笄之女而字孩提之童乎何見侮如是拂衣而去方趙之請婚也劉業入醉鄉朦朧

許可醒而悔之已無及趙歸告其妻欲離婚女不可曰一言既定彼雖幼我夫也且一悞豈可再悞兒所慮者姑既歿翁多外出乳哺無人必至失所何若攜歸親育之為得也父無如何從之饑寒疾苦女調護惟謹長始婚而女齒近邁艱於育為納妾生數子充人至今稱之

太湖鄰邑居民某渡江舟覆聞空中語曰此人應歸太湖中且譯之覺身忽浮起遇救獲

秋燈叢話

卷五

三

免某雖得生頗惡太湖語有女嫁洞庭山往來必渡湖每值親家慶弔概託故不往一日女歸寧回夫家某送抵湖岸請登舟話別堅不許舟將發女忘攜奩具丐父回取艤舟以待比至呼舟子接授眾誚其癡乃履板而上足甫及舷忽風蕩舟開竟墜溺救無及矣余家瀕海康熙中有一巨魚隨潮至潮退不能去遂苑沙磧長數十丈高三丈許鬚鱗完具而兩目無珠村民駕梯而登爭取其肉數

日方盡目眶可容數人有失足墜其中者幾溺死魚骨大於梁刺粗於椽里人取以建廟或曰魚得罪龍神因抉其目或曰為巨蝦蟹去未知孰是又村人泛海曾見蟹大丈餘螯如巨椽尾舟而前舵師戒勿言急撒米海中久之乃沒又有舟遭颶風入大洋遙見檣桅林立以千百計意為泊舟處也拔舵往將近絕無舟楫惟高檣植立水中舟子大驚曰此蝦鬚也觸之蓋粉矣

秋燈叢話

卷五

四

予邑峇壩寺僧夜行河畔見二人蹲沙際云明年有驢騎人而渡者我輩得脫矣互相慶慰僧叱之不見心知為鬼而異其言也翌日佇俟水次停午有婦人乘蹇同夫至後隨一駒將渡駒跳躑不前夫乃負之以濟僧悟牽其裾告之故夫懼偕婦返夜半二鬼譟於寺曰吾等沉淪水底數十年今幸得代以爾饒舌超拔無期行且禍爾矣連擾數夕僧為禮醮乃已

磁州有馬生者性倜儻喜吟哦一夕挑燈誦讀忽覺香風習習几前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一翩躚女郎笑謂生曰妾與君夙緣契合不恥自媒幸勿疑懼生神魂飄越遂相繼離每夕必至至則異香滿室生父母初以為妖繼見生精神充悅疑頗釋久之家人咸得接談齒牙便利無不傾聽然終莫覩其形性喜歌每一發聲逸韻悠揚笙簧未足過也居五載欲別去生挽留之曰數已盡矣相依久不

秋燈叢語

卷五

五

無戀戀當暫停三日遍別家人於是眷屬畢集殷勤聚話眾從容請曰接談屢矣未覩芳容今遠別肯一示色相否言訖女已端坐榻上眉目嬌好真天仙化人也臨行出符數紙贈生曰妾與君緣雖已斷情未能忘他日或猝遭急難焚此當立至否則萬無輕責無何生以事忤達官某陷生於法囑州牧煅煉之勢頗危生憶前言焚符而女果至謂曰君恃才傲物應有此厄數日後灾星自退無足慮

旬餘達官以親憂去職州牧亦緣事左遷遂得釋生念女慕切復焚符符女至讓之曰相會未幾何遽違吾戒從此當永訣矣生慟悔無措女曰後會既絕今夕當為君留但可清談徹夜勿少褻懼天譴也戚好聞風畢至見其踪跡頗異羣以仙目之女憮然曰我非仙乃畫眉鳥也馬生前世飼我倍極珍愛歷五載不倦是以感念夙情與偕僂亦以五載報也或問此去可証仙籍乎曰余功力淺薄

秋燈叢語

卷五

六

恃一綫靈光第能幻化形質尚須潛修數百年庶可望成正果耳頃雞鳴曰時至矣轉瞬已失

無錫孝廉某美丰儀有玉人之目少時悅其女婢私之不可以小星約齒臂定盟乃從焉生授室後屢欲納婢而婦性嚴厲嘯嚙不敢言婢屢促之未果中心鬱結適主母以小故請讓遽自經生屢躡南闈入成均應京兆試闈中丙夜方濡墨揮毫忽有操吳音者掀幔

入視之婢也生驚怖無所措婢含笑曰即無
恐預賀即君今科捷矣前此投繯非關君故
妾命薄也但殘骨置水濱行將漂沒即君其
忍乎登科後無忘昔情收葬高原感且不朽
矣生深許之榜發果雋生父以春闈期近令
留京肄業勿遽歸庭訓頗嚴不敢以私情白
及入闈見婢盛怒而前曰即何爽約之甚也
生懇試畢南旋必踐諾婢厲聲曰今無及矣
負心薄倖我已訴冥司命懸旦夕尚作非分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七

想耶忿詈而去生完場後即病日漸沉篤乃
遣人抵家陳始末生父遍為踪跡杳不可得
蓋婢沒時藁葬水濱春水驟漲遺骸早付波
臣矣生踰月而卒
寧夏某堡產西瓜味甘美甲於他郡有某姓
種瓜十餘畝內一最大者視常瓜數倍驚喜
以為神佑昇獻某紳家先是某鄰人早起見
巨蛇伏瓜傍瞪目凝視瓜棚相然隨之長大
可合抱蛇始去鄰奔至某家以所見告弗之

信適紳聞鄰人語不敢嘗啖犬犬斃哄傳遠
近謂某堡瓜有毒相戒不食而瓜業遂廢又
某邑民園中結一桃大如斗妻摘以食夫咽
未半仆地而絕姑以毒夫控官廉其情往驗
之樹去園牆尺許適風吹桃枝拂牆角者再
當其拂處露微孔掘之有巨蠍匿於內乃悟
其寃而釋焉余家人自楚回云於黃河岸側
見產高粱一本粗如拱穗婆婆四垂士女觀
者相望於道物反常為妖或有毒物伏其下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八

如前蛇蠍之類
予邑諸生某博學能文弱冠入泮先達咸器
重之謂是後來之秀某亦深自負視取科第
如拾芥顧數歲屢試輒蹶某科行裝將發忽
中止莫解其故有知之者云某臨行夢其父
謂曰凡值省試士子祖父皆先期赴棘院考
校善惡積善之家乘肩輿不善者荷桎梏兒
科第今生已矣何必僕僕道路貽乃父縲紲
苦也遂終身不試以廣文老

兗郡諸生某私婢有娠母覺而詰之婢以實告母問生諱不承母素性嚴酷掠笞備至婢不勝楚訴曰願與即君質苟涉子虛死無所恨生至婢詳述顛末并出贈物為証言辭確鑿生終報顏不肯應婢屢受苦毒竟抑鬱死生入闈見婢來謂曰曩者妾未死懼罪潛逃耳今欲歸侍主母恐見責願得即君手字為驗遂伸掌倩生書其上生時神思恍惚聽婢指揮信筆直書書訖婢顧笑曰聊洩吾憤耳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九

乃去生移時醒視卷面字跡縱橫即書婢掌中字也

余同年徐君士楹文登人中丞公士林弟也一日行隴上見車馬旌旗簇擁而來意達官過方欲趨避歛已至前一青衣吏鞠躬請曰方伯需人特迎公往署徐訝其不倫峻拒之吏曰不見允當再至言訖而沒儀從亦頓失所在始悟其非人也驚奔而歸後每出輒見懼而匿諸室吏復現形迫致曰陰謀已下辭

亦奚益且不過暫行攝理頃即歸耳何害徐畏其逼漫應之即昏然如寐旬餘不醒家人守視越月始蘇曰冥攝藩篆新任到始放歸問其情事不肯言惟云兄將來祿位遠勝於弟好自愛中丞後登第歷官蘇松巡撫清潔自勵不名一錢以勤勞沒於任同官贈賻儀千金徐却之曰兄素矢清白恐拂初心不敢受 上聞而嘉之時徐已雋鄉榜 賜進士授東粵某邑令抵任踰歲卒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

予邑之梁山下漁人網得一魚首稜稜似鵝形雙目閃爍若向人乞憐者異而放之其去如矢甫及波心霹靂震耳海濤山立魚陡長數丈回首向岸叩謝者三乃鼓鬣揚鬣而逝後漁人每舉網必得魚稱小有焉

揚高王翁以勤苦起家晚年田連阡陌賦獲盈門王衣粗食淡晏如也每他出喜獨行一日五鼓赴儼徵城未啟席地以待有二人踵至若公役狀坐王側詰所事曰奉票往儀徵

拘人數三十有六限三日畢集是以早行王
索票見己名首列駭之因謂曰露處頗寒願
具薄酌以盡微情邀入肆流連勸侑飲畢王
曰票中第一名即我也不知何以見拘役愕
然曰實告君余非人乃陰卒也適叨厚愛不
能少為地奈何但票中人數頗多俟先拘若
輩君歸處分家事三日後再來相邀是即所
以報君也言訖而沒王歸召集親朋謂之曰
今將永訣如念曩好幸偕赴儀徵一別遂乘

秋燈叢話

卷五

五

巨舟令僮僕俱隨行抵中流見一婦人奮身
投水王號於眾曰能拯者酬多金眾競救援
婦得免詢其故云夫不才荒於博勸之反見
辱慚忿莫伸故自溺也王召其夫子百金俾
改業抵儀徵悉焚諸奴券放歸置酒與親朋
高會踰期無恙乃返棹回而竊疑其誕也次
日復早起立俟城闌頃見二役蹙躡而來王
迎謂曰侯子三日昨始歸非爽約也役曰君
數應終因力行善事盡釋前愆增壽二紀冥

司責我輩漏言杖配遠方矣王請再酌役曰
君今陽氣甚熾不敢前如念曩好代為懺悔
俾稍減罪孽君之惠也王許諾倏忽不見
諸生某豐才博學屢落孫山而志不衰年六
旬餘復試棘闈三藝成頗自喜剪燭朗誦正
擊節時忽一人牽簾入曰告字某畫一時失
記公幸教我因伸掌索書生笑曰腐頭巾此
字亦忘却耶遂援筆書其掌其人遜謝去生
展卷披閱不覺驚叫鄰號競出視生試卷上

秋燈叢話

卷五

五

一告字墨跡淋漓愕眙問故生訴其由乃納
卷出蓋生固以訟師世其家者
馬桂官吳郡名優也長興蔣某赴蘇見而悅
之傾心相結馬感其情從之歸蔣或馬坐卧
不少離戚友規勸弗聽其妻患之無術可遣
詭曰馬子丰姿濯濯如春月柳妾見猶憐無
怪君之眷戀也蔣聞言大驚恐妻有異志乃
贈以金帛涕泣與訣馬訝之詰其故以實告
馬憮然曰情計如吾兩人何來此魔障耶請

淨身以釋君疑遂自宮蔣為延醫調治痊後情益篤無何妻歿誓不再娶與馬寢處若伉儷蔣饒於財惡少多挾之以邀重利有不滿其欲者控蔣私蓄內官蔣懼厚贈馬使之潛逸上下賄託乃得寢而貲財亦零替殆盡矣後應京兆試入都遇馬於慈仁寺服飾華麗握手道故馬歎歎曰不意君蹉跌至此吾今給事某王府幸蒙委任囊頗豐君勉志功名當竭資襄助倘得善地舊業可復也為蔣接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一

例除山西某邑令未幾馬緣事為王府遣出往依蔣情誼如初蔣性喜揮霍座上客常百餘人且簞簞頗不飭馬屢諫弗納乃從容謂曰日不常午何不預營三窟耶蔣曰誠善顧安所得腹心之託乎馬曰某不可當此任耶蔣出金授馬馬挾之而遁留書曰君危若朝露燕處自喜今且別矣眾咸謂蔣不知人蔣曰某之獲官此土馬力也且安知馬之終負我乎無何蔣以貪墨敗戚友星散偕子僑寓

僧舍饑殮不繼而追帝嚴切狼狽萬狀無過而問者一日有僧來訪視之馬也謂蔣曰曩不聽吾言預知有今日余囊中物可稍解目前急欸曲數日辭去逾年蔣病歿馬來弔哭極哀適遇 赦援免乃同蔣子扶柩南回蔣子隱傷無家憂形辭色馬曰公子長興山中有薄產何過慮也蔣子不解至則舍宇脩整沃田數頃居然康阜馬為之卜地營墓訖出券契冊籍謂蔣子曰此公子家物某歷年所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四

生息者謹以相授今而後吾事畢矣請從此逝蔣子謂馬將遠去苦留之馬笑而不答明晨不知所往遍覓之見馬倚墓樹而立以手牽帶置項下即之氣已絕揀其底衣繫白綾一幅書偈其上曰前世冤家今生佳話蠶死絲纏烟消雲化蔣子感其義以禮葬之父墓傍

東萊王兆麟前明嘉靖壬子解元也春夕偕同人夜讌坐中一人曰郭外東嶽廟頗著靈

異孰敢往取神主當拜下風王應聲願往有諸生李某時微醺攘臂請先行衆未及應已離席而去久不返王疑李不勝酒故託大言遁去遂繼往抵廟拜禱登案取主出聞院中有呻吟聲跡之見李生高懸樹間並無綰結扶之不得下大驚奔告同人咸集神廟焚香謝過李墮地良久始甦詢其故云甫至廟未及叩拜瞥見一長人持巨帚喝曰王大人將至余恐甚匿香案下長人入繞室掃除瘴案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五

幙見余怒梓之出遂昏愒罔覺王仕至兵備道及時同郡有王某妻方臨蓐王夢一冠服人登堂展謁視其刺乃兆麟名云與翁有宿契願假館相依王方錯愕不知所答忽家人以生子告驚寤因名之曰兆麟終嫌與鄉先達同名更名萬象萬歷壬子孝廉仕至大京兆臨終囑其家人曰吾將降生江南趁壬子科去矣言訖而瞑雍正初蓬萊揚令一正有幕友闕生濬遠揚

州人夙不諳聲律之學一夕夢空際垂素紙一幅長丈餘書云微雨初晴淡泞天鵲華雲淨月娟娟雙峰聳秀相高下萬樹榮枯各歲年獨鶴遠飛沙浦立蒼龍潛伏石根眠洞庭水森煙波濶搖宕星光一釣船運筆飛舞矯若游龍正吟哦間轟然有聲如雷紙忽凌空捲去闕遂驚覺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六

郭姓恩縣人住四女寺鎮宦裔也家中落鎮有販紅棉線者至棠邑過張大司馬門媪婢輩傳呼估買偶詢里居一婢曰太夫人鄉鄰也遽入白俄太夫人出白髮穆穆約年七十餘矣召至廳前問曰爾知郭氏近况乎對曰郭餘二子家計蕭條迥非昔比矣又問曰其樓無恙耶對曰尚未拆毀曰郭吾姪也煩致語便中視我任貧迫無賣樓也貽以酒食並餽之贐其人歸語郭郭曰吾安得有此姑曰彼意諄諄盍往探之郭束裝往太夫人見之悲喜交集二子亦不敢細問越日命車馬偕

郭歸省墳墓夜分屏人語二子曰爾識我乎我乃爾祖母婢也待我甚厚祖母歿爾父體先人意不索值出貲嫁余東昌為媒氏所誑遂為司馬側室現任某郡太守者我子也我以主人厚恩遂冒郭姓受封樓中頗有積鏹皆我與祖母親埋者歷歷誌之可掘取也如言發之果獲多金郭仍為富室黃邑姜姓妻王氏幼時坐榻上天忽陰晦巨霆暴作見一物大於猫伏匿膝下移時晴霽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七

物始去而裙裾間臊濕若溺心竊異焉後歸姜姓姜應康熙壬午鄉試二場病疴力疾入漏下三刻甫脫稿忽燈蕊爆落卷為所燬窘迫無計一老叟奪簾入曰君無慮當代易之頃出卷授姜曰君表中多疵句恐為累如不棄鄙陋某有數聯尚可採擇姜閱之組織精工迴勝已作德焉詰叟姓氏曰姓吳侯君鹿鳴筵後當踵賀也姜完卷詢同號者並無此姓甚驚訝之榜發果獲雋赴宴時知書藝幾

被落賴表冠場耳心益德叟深以無可踪跡為憾歸寓有迎門而候者視之叟也延入展謝叟笑曰山荆蒙尊闈大恩聊以相報何謝焉姜愕眙不解叟曰歸問當自知之方姜之未歸也王氏夜夢一艷婦斂衽而言曰夫人識妾耶昔蒙蔭庇得免於難今妾夫已代為報矣王把袂欲與之言忽報錄入至喧闐驚覺姜歸語其故方悟昔年所化之物即狐也託於王以避雷劫耳姜中康熙丙戌進士歷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八

官兵科給事中

有富室子遇相者曰某日時應為牛角觸斃疑其誕而恐或驗乃深居院庭足不窺戶屆期復樓居防範周密停午啟牕憑眺謂過此以往相士之言不應矣俄耳內痒甚取簪搔之忽風來窻闔觸簪貫耳遂死蓋簪係牛角製也

錢唐章明玉娶妻汪氏色美而才琴瑟最調章客楚中夢抵家杳無人跡惟見壁間題二

絕云寂寂花時鎖院門綺窓風破月黃昏海
棠開落春無主誰惜亭亭倩女魂草草春風
十七年漫嗟紫玉竟成烟他時却扇重相見
珍重蕉窓話舊緣覺憶詩句不祥急束裝歸
而妻已物故矣章哭之慟搜箱篋得絕命詩
二章正夢中所見也屢議婚未諧後官粵東
從化令始續絃李氏却扇時面龐酷肖前妻
審其生辰即汪之逝日也細話前事適窓外
微雨滴芭蕉浙瀝可聽屈指歲月已十有七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七

載矣

河南劉孝廉石渠精數學占驗如神康熙己
卯春予外舅勵文恭往問科名劉笑曰尊翁
座上客不可慢也再問之不容及歸李殿撰
蟠適在座是秋獲售正考官即李也劉屢蹶
禮闈而每試必赴衆謂曰君負管郭之智既
知藥榜無分安用此僕僕為曰此亦有數存
焉艱辛須盡償之妄行趨避恐遭陰譴耳劉
房師為德州盧公喜臣抱孫其子也幼時每

以終身問輒曰公子賢人也以為諛詞置之
後成進士再任兩淮一任長蘆理鹺政者三
方悟前語蓋鹹與賢音相仿也

淮安寺僧某常往來徐沛間一日薄暮途行
忽天氣清朗如晝見道傍朱門粉壁樓閣參
差方行立疑訝問門內一女即出光艷動人
含笑相招僧魂迷神蕩徑與女郎攜手而入
覺名花異植應接不暇適有途行者遙見一
人坐塘側形狀怪異連呼不應就視之乃僧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二十

自取穢泥遍塗頭額叩其故云我自與麗人
遊何與卿事而來相溷耶途人知其涉邪批
頰數下始恍然寤

予邑有軍戶丁姓楚省人以宰牛為業一夕
獨行街衢有輿從鹵簿飛馳而來方欲走避
為輿中人所見叱問衝路者誰前馳以屠牛
丁姓對輿中人怒曰可剗其目言訖車馬人
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丁歸目遂眚

萊陽遲某讀書山寺中秋步月見一書生醉

卧巖畔有紅丸自口中閃爍而出圓如徑寸之珠遽前吸而吞之書生驚覺懇曰還我物當圖重報心知狐也吐還之後任直隸磁州牧制府趙公之垣以遲無治才頗相齟齬一日報有故人吳某來訪延入即書生也曰聞君不獲於上官眷念曩情願効指臂耳遂代為擘畫凡所陳啟悉中欵要自是得趙公歡遲性豪侈日食全羊猶云無下箸處吳以殺生太重屢戒不聽尋辭去未幾署遭雷震延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二十

燒衣物殆盡驚悸成疾以病免山西某村每夜雞多亡失競覓無踪後有人至古廟見死雞數十頭堆積簷下內惟一柩停焉莫解其故有蔡某者素饒膽力衆慫恿覘之及夕月光皎潔蔡詣廟潛伏柩際夜半戛然有聲棺忽闢一女尸蹙然起旋躍而出移時雞聲啞啞自外來則尸挾數雞反已坐棺中矣屢嗅若疑有人者頃手握雞項吸其血血盡擲門外復屢嗅乃仰卧棺閉如初某

屏息觀之股栗欲墜天明眾不見其出抵廟視之則盤曲樑上已昏去救甦得其故鳴於官昇至郊外焚焉

晉藩朱公一蜚好秉燭寢竟夜凡三易率以為常乾隆辛酉調任楚藩起程前夕燭焰結花大如卵火光高數寸東方既白含葩吐穗熒煌如故詢諸僕從燭猶昨夕所燃並未更易親朋稱異咸賦詩紀瑞無何被議尋歿語云反常為妖信哉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二十

寧夏私販某避邏卒盤詰繞山而行洎至一處懸崖仄徑溪水潺湲行數里境漸潤溪中石卵累累大者如拳小者如彈丸某拾其類毬者二攜歸兒童戲蹴之熠熠有光磨視乃金也喧傳遠近競往尋覓峯巒猶是而石卵杳不可得

余郡少司馬李望石先生初名立順治乙未成進士授館職賜名贊元康熙初官侍御按巡楚省武昌寺僧某稔惡多端而錢神廣

佈莫敢發其奸公假日者覘焉僧延接良殷
頃趨出久之不至公起視外戶已扃正惶惑
間有小沙彌伏墻際謂曰爾非按君李公乎
公咄之曰聞新按君山左人願身長髯今公
語探北音面貌惟肖必微服來探者師謀夜
靜時縛而投諸井若不以實情告此厄恐難
免矣公聞之懼而虞其以言餌固詰之沙彌
泣曰我亦良家子遭其污騙欲報無由豈肯
復相傾陷耶公察其誠乃出印印其臂令赴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五

官投首無何官卒馳至啟戶出公捕僧訊之
不答第問公原名為何公告之歎曰數也夫
復何言遂斃諸杖僧少時曾遇異人謂曰他
年值非桃非杏非坐非行之人當謹避焉公
名姓恰合誠數之不可逃也沙彌還俗從公
今子孫猶有存者

終南山有石洞當亢旱時村民設壇祈禱必
於洞中取水雨乃降洞在山之麓狀類井兩
旁梯磴歷歷即就石鑿成者衆挈瓶秉炬而

下歷百餘級始達洞底舉火燭之旁有竇高
三尺許進不數武復一竇亘其前低僅尺餘
蛇行乃能入紆曲與折高低不一而森寒逼
人炬搖搖欲滅約行一晝夜忽平坦軒豁與
夏屋等四圍石壁光潔如削中構一殿鑄鐵
佛三殿後有聲甚厲怒號不絕跡之得巨穴
聲自穴中出或投以物即有迅風捲之而起
相傳龍潛其下得雨後必返水於此否則後
雖祈請不復驗殿前兩壁各有清泉一股左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五

右噴激往來如織又如素練之橫亘空際第
見晶光迸射曾不墜溢涓滴取水者舉瓶於
首望泉跪祝移時有水如珠墜瓶中頃即泫
然滿矣急起以絮塞瓶口持之而出比至洞
外已陰雲四合油然欲雨及入壇則滂沱立
霑焉

山西何生隨叔某遊京師寓崇文門內年未
弱冠叔防閑頗嚴不令外出一日叔赴友人
飲生潛至街衢眺望俄見輕車鞞鞞而至珠

簾繡箔數青衣欵段相從內有女郎紅粧艷
冶頻窺簾以目挑生生少年心醉信步隨之
歷數衢不覺日暮至一巨宅女郎下車招生
入堂中錦茵燦設異香滿室酒饌紛陳倍極
珍錯遂止宿流連數夕生迷戀佳麗頓忘其
出之久也叔歸覓姪無有跟尋頗急女已知
之謂曰君家踪跡者行將至此可速歸命青
衣導之出生惘恍如夢方欲覓路旋為物色
者所得奔告其叔叔詰之乃以實對跡其處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二十五

則宣武門外將軍教場籍沒官房也封鑰儼
然窺其內惟蓬蒿滿徑而已

秋燈叢話卷之六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即墨韓某訪道名山數年不返父母覓至勞
山上清宮見從一道人遊促之歸後欲再往
父母嚴防之鬱極而狂跳踰垣屋乃拘而幽
諸室一日撼戶呼曰吾師於某日行可速出
我遲無及矣家人以為妄臨期韓破窓躍出
奔往上清宮詢之云甫禮拜出跡至下清宮
云已赴海矣追及海濱道人踏蘆而渡離岸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已遠見韓至遙謂曰念子遠來如不相忘來
歲中秋可訪我於焦山之陰頃之烟波萬狀
渺不復覩及期往訪道人已先在謂曰子信
人也乃攜至一庵囑曰靜坐蒲團凡有聞見
須忘却身心切勿恐怖韓唯唯半夜狂飈驟
起牆宇震搖一虎咆哮而至有吞噬狀初甚
驚悸憶道人言收神凝坐虎相向久之始曳
尾去既而火光照耀滿室皆紅瞬息間窻戶
俱燬烈焰逼近鬚眉韓屹不為動火頓滅復

聞波濤洶湧聲如崩裂俄自窻外奔瀉而
初僅及腰漸沒至頂仍不為稍動頃之水
消萬籟無聲寂無所見而東方已白矣道
謂曰子功力已臻其半當益勉之我有道
見邀數日方回可耐心靜俟庵後門切勿輕
啟也既去復回叮嚀者再韓住庵數日道人
不至念諄囑可疑暫行開視師豈知之甫啟
扉道人迎門突入呵曰何道心不堅而違我
戒致前功盡棄耶韓驚愕謝過道人曰子緣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

分止此耳注水釜中命韓藝之謂曰爾誠心
相隨無以為贈釜中水可任意取飲竈旁列
盞盃盃等器韓心志灰頽乃取杯飲少許
道人嘆曰吾固謂子緣分薄淺此玉液也多
飲之可以伐毛洗髓今吸此涓滴僅能却病
延年我亦從此逝矣轉瞬房宇頓失身露處
岩穴間惟聞松風謾謾溪澗潺湲而已
有童子某雙目失明聞勞山道士多異人往
求之道人曰恐爾立志不堅徒勞無益也童

矢天誓日自明無退悔心道人出三針撒山
凹中謂曰子能如數拾得可立見光明童敬
諾日入山尋摸無間寒暑始猶歸庵兩餐後
則採松毛柏子而啖之恒經日不歸手足重
繭肌膚皴裂不以為苦歷數年始得一針道
人曰孺子可教矣當益勉力勿懈又經載餘
復獲其一第三針甫數日而得不禁狂喜雙
目豁然頓開泥首謝曰非吾師異術弟子何
能重覩天日道人曰志一則神凝神凝則精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

氣充足而慧光內結雙目自可復明權操於
爾何異術之有
杭郡孝廉沈某學問博洽邵君元齡器重之
延請訓子督課頗勤一夕方就枕有二青衣
人自床下出強沈行不從掖之而去天色慘
淡杳無人踪行數十里隱約有城郭入焉至
一衙署門宇巍煥侍從森嚴有達官坐堂上
據案理文卷呼沈曰爾知罪否沈自揣生平
無大過以不知對達官哂曰爾細思之沈念

母多年未葬不孝之罪莫大於是達官曰非也沈念少年不檢曾狎一女婢且多口過罪應坐是達官搖首曰亦非也沈遲疑間有吏稟云此沈某前世事今生安得知達官領之命役取水一盃至令沈照視頓悟前世山西人執鞭為業有客催沈騎見重貲遂生異心路過太行時值薄暮險峻在前遽推墜之而劫其財了了如目前事達官曰爾知罪乎沈戰栗未及答達官拍案怒曰既知罪矣又何

林燈叢話

卷之六

甲

辭焉沈魂魄飛越不能自主頃之神少定所見俱杳而陰風漫漫波濤洶湧浩無津涘恍惚已化為巨蛆形附葦葉上隨波旋轉慘楚萬狀痛哭而醒邵問之以夢告曰冤業相尋不能活矣邵多方慰解沈曰命盡須臾公長者願以身後託乃索筆書吾必死矣四字嘔血數升而絕
吾鄉孝廉張某雍正壬子應試省闈漏下三鼓陡見婦人褰簾諦視曰非也轉瞬失所在

張大驚徧語同號生一老儒感額曰是為我來也張愕然問故曰先兄即世寡嫂守志忽有煽中葺語者予恐為門戶羞白諸母令改適嫂遽自經後每試輒相擾惟是釁有自起萋菲者實階之厲奚獨予咎慮其仍為祟也延僧懺悔謂庶幾可免今復爾爾是終不我釋也言訖神色慘沮張解慰間號板忽若然撲地硯覆卷上墨污殆遍生潛然曰今生已矣夫復何尤索張草視之曰君文雖佳慮難

林燈叢話

卷之六

五

入彀吾三藝頗得意君試錄之倘朱衣首肯庶知予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張如言榜發果雋
揚州有顧氏兄弟者販雞為業勤苦力作家漸饒為弟納婦生子後兄嬰惡疾輾轉床蓐不能生理弟憎之詬詈時聞兄忿甚乃匍匐池中溺焉弟收葬後被除房舍酌酒自慰醉先寢妻挑燈縫紉門忽軋然啟見一人泥水淋漓躑躅而前乃其兄也妻駭極欲呼倏不

見其夫忽口動目瞬不能出語驚告鄰右莫測所以凌晨方號呼而醒臂創墳起若受杖者云兄訴之冥府因余陽數未終遂笞責以儆耳時有麪店王老頗愿樸富室咸信之稱貸每不索券一日貸五十金懷歸夜已闌恐有不虞密置枕內其嫗不知也越宿而王老死富室遣人詢金嫗無以應顧呻吟床榻疾少閒問王老安否妻云歿已旬餘顧瞿然曰幾悞矣速掖我往抵王店謂嫗曰冥中見爾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六

夫云寄語我家貸金宜速還遲則落畜道以償之嫗力言無有顧曰金置枕中爾家無知者故煩我轉白耳如言折視金故在也海寧陳生妻某氏陡染奇疾白晝起居如常夜即呼號悲泣若有物憑焉百方不能愈搢著決疑得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莫解其義夜有縣胥三人叩門假宿陳欣然款留忽聞哭聲來戶內陳倉皇奔入踰時乃止陳出衆詢所以云內人嬰此疾年餘矣醫藥罔

痊諸君患顧其有異術相極乎衆茫無以應夜闌陳辭入頃哭聲復作三人聒不成寐乃相與徘徊塔墀恍惚間一紅裳女子自內出而哭頓息訝之共俟戶側見女子一入室則哭如前三人謂曰始是為祟也俟其出尾之東去至村外大樹下隱隱而沒三人環守樹旁曉無所見乃回陳出謂衆曰昨夕三鼓後內人安眠如初前此所未有也衆以所見告陳聞之色變曰有是哉寃孽相尋無生理矣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六

蓋陳妻御下嚴有婢不勝捶楚縊死埋樹下夜所見即其魂也衆問而知其故曰何害彼自輕生耳且主奴之分不可沒盍往樹下曉以大義延僧懺悔厚恤其親則死者怨釋而病可瘥矣陳從其言遂愈康熙中長安肆客貨一皮毬大如鵝卵縫紉周密搖之窻窳有聲莫知其用經年無問者有西賈見之撫弄不已叩所值客察其異詭之曰十金賈曰當如數客益驚大言曰適相

戲耳非三十金不可賈亦無難色既售客曰
吾以此博公多金勢無悔理公幸告我賈曰
此東珠也舟行恐為蛟龍攫故藏之皮中以
韜其光耳

山陰諸生某妻歿閱月即續絃妝奩器用皆
前妻物也合昏夕陡見亡妻坐帳中生狂呼
而奔婦亦驚仆家人扶救起忽作前妻語曰
薄倖郎我逝方一月何忽遽不能待且居我
室用我物曾不以杯酒相告人之無情一至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八

此乎我今取新婦行將及汝矣舉家哀祈良
久婦乃蘇立移居別室四時婦必親祭終其
身弗敢替

太湖漁人汲水灘畔拾得一盆細潤古樸將
攜歸忽波濤洶湧湖水頓長其人急走水亦
隨至大驚置湖中水遂落

宛平徐某承祖業頗豐及晚年耗費無餘歿
後示夢其子曰我生前蕩爾祖產今當償汝
明晨出廣寧門值披蓑負鷄囊可採取之

有啄爾拇指者即我也買歸勿失覺後以為
妄復夢其父怒曰何悖慢不信吾言子異之
晨往果遇貨鷄叟試探手囊中一鷄起啄其
指出視之素翻如鷺神駿不凡市之歸初賭
酒食輒勝後稍貸金與人決雌雄屢鬪屢捷
時此風盛行貴戚子弟爭招與角鬪每局多
至百餘金無不勝者遂恢復舊業如初一夕
復夢父謂曰已為償足我將去矣曉起視之
鷄已斃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九

予堂兄某宅旁有墳一區前明周千戶墓也
後嗣式微遷移祖墓得一鏡可以摺疊舒之
鏗然有聲芒鑿毛髮求售錢數千兄以其墓
中物却之後不知歸誰氏

通州賈人某性嗜羊夏日啖食過飽復飲冰
水一盃旋即卧病狀似瘋痰而脈理則非羣
醫束手後一醫至詢知致病之由乃命取佳
釀十餘罈煮數沸傾浴器中昇病者坐浴冷
即易焉凡數次通體汗淫淫下移置衽席須

史蹶然起平復如常或問醫遵何術神效若此曰多食羊肉為冰水所凝胸膈閉塞故病今得酒氣熏蒸汗出則滯化而疾瘳矣何神之有

江撫某公太夫人夏日染急症危甚延醫診之云年邁表虛服參桂當立愈僕司煎劑捧獻行數武忽躓而藥傾焉惶懼莫措憶肆有貨香薷湯者色頗類市以進飲之而愈撫軍厚酬之醫揚揚有德色僕私曰盍分惠否則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

漏言醫驚愕僕告以故乃分給焉蓋偶中暑氣醫誤視為虛症也
某山蹊有石卧道左或偶近其旁輒青傷遍體叫號而絕眾莫解其故適一叟負椒囊過而憩焉見者驚相告語叟曰坐此已逾時矣何害共發石驗視有尺餘巨蠍死焉向者皆中其毒椒性辛辣足以制之耳又某村寺宿者多死漸致頽廢有雄黃賈夜行失道入而假寐黎明見佛口中有物蜿蜒下垂諦視之

蛇也蛇畏雄黃觸其氣遂酥軟不能動鳴於

其額曰亦園夏月晨興偕友人散步聞鼯聲隱隱跡至書舍有狐卧榻上大如犬毛黝然而光令僕潛入持之狐醒作人言曰我向居城北古塚被酒誤入祈赦餘生感且不朽客有議取皮為冠者狐哀鳴雨泣李憐其能言謂之曰今赦汝吾郭外有山庄數椽頗幽僻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

假汝藏身勿為人禍此地不得再至也狐點頭作叩謝狀乃釋焉倏不見庄側為張氏別墅名可園風亭月榭與亦園相頡頏張有西賓高某寓園中值梅花盛開獨酌月下更餘興未闌徘徊庭除見一女即自花叢中出淡妝雅服丰韻嫣然高驚愕未及問女曰我狐也前蒙李公宥令我安居此院聞梅花爛熳特來遊賞且與君有夙緣幸勿以異類相訝高性素豪放復中酒遂攜入室後每夕輒至

情好日篤，狐頗通翰墨。高嘗出其詩詞質諸同人，衆以高夙不嫻聲律，詢得其故。傳聞遠近，能詩者競造訪之。狐每與唱和其警句，如鳥啼春有泪花落月無聲之類，膾炙人口。露邑好事者咸藏其稿，又善絲桐，欲聆其奏，埽除密室，衆坐戶外，聲泠然出簾櫳間，踈越悠揚，四座傾聽。一時琴師莫與匹也。

江南方別駕，鳴夏雅愛手談。康熙初，應楚藩伍公格幕，偶訪友城外，值友與客奕，客布局

甚高，詢其氏，曰：王姓。與之談，頗風雅，遂成傾蓋。交延至署，行裝華好，而恂恂若書生，似無他能者。人未之奇也。一日署外火，王隨衆往觀，火延援例某監司家，焰勢迅猛，其兩子樓居，不得出。監司號於衆曰：有能拯吾子者，酬千金。王聞之，聳身躍入，捷如鷹隼，須臾負兩子下。監司喜極，謝曰：感君大惠，已活我子，箱篋中尚有部照一紙，係某他日服官券，不識猶肯為力否？王復騰蹕直上，挾數箱，冒烈焰

飛出，方其初登，人第見白馬往來，烟焰中比出樓已灰燼，而王神色自若也。衆始知為非常人，競求其術。王曰：城東數里外，洪山之麓，有寶通寺，深宏幽靜，盍具饌餉我，藉陳薄技。伍公乃擇吉張帷於廟，賓朋畢集，酬酢移時，王袖中出鉛丸二，謂衆曰：諸君欲觀此耶？即拋擲空際，旋有白光两道，各長丈餘，上下盤旋，矯若游龍，而寒氣侵人，不可逼視。忽聞崩塌聲，牆宇震動，殿東南角銀杏一株，大數圍

斲然中斷矣。衆相顧驚愕，白光倏沒，王頓失所在。遺素紙一幅，署曰：與方公交半載，囊中物留以誌別，計其物可值數千緡。

棲霞林次山未第時，午睡方醒，有僕夫控馬造門曰：主人有事相求，祈賜光臨。未及致詳，隨之往，至則宅第崇宏，一叟貌頗魁岸，候門揖入，餽馘羅列，勸酌殷勤，從容請曰：吾子若孫，每為公族人所苦，幸垂憐憫，實感高惠。林族多習獵者，默悟其異，謂曰：此易易耳。某潦

倒半生尚能獲一第否翁非塵埃中人當預知之叟曰公異日名登四榜無虞也言訖命僕送歸將抵家僕馬俱杳視所騎乃一竹杖耳林歸戒其族勿淫原獸族人咸如約後三中副車至康熙戊子科始雋方悟四榜語予族姪某與村人戲扶之而仆頃始甦云初仆時恍惚有人持繩繫之去至公廨見一官坐堂上云此人不宜來可放歸乃蘇又紹興張李二人素交好偶因事論辨張以掌扑李

秋燈叢話

卷六

十四

胸李驀然昏倒扶之已僵矣張大驚潛遁經歲餘知其未死也遂歸李聞之過其家殷勤話舊張曰前者恃愛與君角口並未著力何至乃爾舒掌仿其狀李仍仰仆而絕力救不復醒張心知為宿孽詣縣投首云小兒號為啞科調治頗難遇僧人授予海上方云小兒三日後取雞子白粘擦前後手心心足心及兩肩井穴各十數遍見有黑絲即用尖鐮拔出以不見為度可除一切胎毒驚

風等症出痘亦稀試之頗驗

登郡士人某娶婦至門兩新人從輿中出容貌宛肖家人莫能別白無如何乃共安之兩婦俱賢淑各有所出一婦先歿一婦撫其子女如已出又數年亦歿毫無他異究莫知其真贗也

予邑西郭外元帝廟來一道人不知姓名貌蠢甚而力作頗勤仲夏麥將熟道人遽刈以歸師呵罵之弗顧也未幾淋雨浹旬河水暴

秋燈叢話

卷六

十五

漲鄰麥漂沒殆盡方悟其異覓之已遁去天津某氏婦臨蓐產一肉毬旋轉不已夫以為怪埋諸郊踰年復產如前剖而視之儼然嬰兒也哺之成立登賢書紹興尹友堃云其婢女之父亦生肉毬中剖之得活初家饒裕及其長也田產蕩盡遂鬻及子女焉康熙中有方士某言未來事多奇驗甘中丞赴任滇南某祖餞謂曰公好自愛一路功名到吉祥以為諛詞置之後盡節吉祥寺乃悟

其語又予宗人某試用川省問之答曰子指日位列三台大喜謂將來台鼎可期抵省適三台縣缺出撫軍題署踰歲卒於任山左王生有戚某任楚湘潭令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羈寓僧寺一夕挑燈獨坐有女子褰幃入丰姿艷絕掩袂笑曰良宵兀坐得毋岑寂耶生驚詢所自女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生悅其美不暇細詰既而枕畔自云小名繡琴寺牆外高樓即妾居也曉去夜來情好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甚篤他日偕僧散步寺後有畫樓高出牆際而窻戶塵封若久無人居者疑而問之僧曰此李某宅也李授山左宛郡某邑令攜眷赴任已數載矣生聞之色變僧笑曰君著繡琴魔耶生益駭而叩其故僧曰李有婢女名繡琴偶因小故為其主母撻死埋寺牆外每逢月夜輒出現形生如夢初醒夜分女至生詰之女慘然曰妾非禍君者有夙緣故相會耳既見疑難以復留但妾賚恨夜臺非伊朝夕

君若眷戀情好延僧懺悔早拔沉淪惠莫大焉生許諾欵然而滅後歸應康熙丙子鄉試首題子游為武城宰一節日既夕尚未脫稿方挑燈苦吟見女褰簾入曰妾知君文思枯澁代購得首藝頗佳口誦命生錄訖謂曰君今科捷矣是即所以相報也榜發果雋其房師則宛郡某邑李令也來春公車北上生迂道謁李未及款叙遽問生首藝何處得來生以已作對不信固問之乃以實告李憮然曰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子固應中亦天所以罰我也蓋是歲李之子應試楚省首題與山左同藝成頗自喜以犯規被貼後省親來署閱同門卷王生首藝正已闈中作也即墨城隍廟有吳道士者暑夜裸體溺殿側見神端坐簷下一役跪稟曰西鄉打死人命一案兇犯張進福已在逃神躊躇云著吳道士代坐監一年道士聞之甚悉凌晨至郭外見有人倉皇而來吳遽問曰西鄉有人命事

乎時某村果有其事兇犯潛逃鄉地莫知為誰疑吳知情執鳴於官吳亦忘其名屢受捶楚禁錮囹圄逾年懸案未定一夜吳忽憶神語號呼稱冤詢之備述其故乃差役往拘適張以日久事寢即於是夜潛歸廉得實遂釋道人

東昌諸生許有進家寒鐵筆為生一日晝寢不醒其子喚之驚覺云子為誰復左右視曰我何至此母與妻出急起避之曰非內親何

秋燈叢話

卷六

一八

得相見母曰子爾母也汝夢耶曰非也我河南副榜傅某言訖遂出徧遊街市曰風景略似吾鄉其子強之歸腹饑索食食粗糲不能下咽晚不入內許無客舍就廚下憩焉三日後晨起忽曰吾適至門遇客趨出不知為誰頃之豁然頓悟告其母曰兒向者神魂飄忽抵河南某城見一官斷獄判曰傅副榜病不至死但恃才傲物不知悛改可徒往山東受罪三日以警其後旋至某庄入一富家款待

甚豐并邀入內室我以素非相識惟於廳室憩兩晝夜而返家人亦以前言告之競以為異來春燈節忽有人高車而來至許門徑入曰予河南傅某也伯母嫂夫人無恙耶適許觀燈他出家人尋歸許見之即向所遇出門客也兩人各述夢中境易地皆然握手談心盟為兄弟

山西榆次縣城東五里有東嶽廟頗著靈異神像裝塑如生東廡有木雕立判藍面赤髯

秋燈叢話

卷六

一九

貌尤猙獰諸生顏有德素矜胆力春夕諸友會飲或戲之曰君向有豪名敢抵廟中負得左廊判官來當劇金作筵顏笑諾徑去無何負至則一女尸也眾驚愕而散顏撫其體尚溫負至家顏母灌以湯水移時乃甦詢之曰我虞鄉縣沈家女今夜嫁為曲家婦將就寢忽聞雷聲轟然神輒昏迷覺有人拽之而走如在雲霧中不意竟至此計其地有千餘里其時有德未娶僉曰此天緣也勸令議婚顏

母以有夫之婦不允命顏往詢其家至廣鄉則沈曲兩姓爭訟方與顏告以故邑令備訊其詳判歸顏家乃結

有樵子入深山遙見虎啣一巨鹿來急升大樹匿焉虎置鹿於樹旁徑去樵者下取鹿藏深草中復登樹以伺頃虎導一獸至高二尺許獨角上豎目閃閃如電雄猛異常即蹲踞樹下虎左右覓鹿不得窘甚獸長吼一聲響震山谷虎敲鉢叩首獸復吼虎長跪其前獸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二十

以角剝虎胸剖然中解乃吸盡其血徐徐而去樵夫下樹負鹿虎歸

濟南農人許某偶掘後園隙地得甃缸二啟之貯水如漿疑財物幻化掘勺許於甃置甃前有鄰女來乞火見而訝曰此地非貯銀所若遇他人必攫去矣許婦聞女言視甃中水果化為銀意此女必有後福謀諸夫聘為子婦鄰嫌許貧故索厚聘許即取甃中物為定踰年娶歸三朝後備牲醪命媿啟視依然水

也許屢欲傾棄終不忍捨經旬餘輒開視仍如故後許歿貧無以葬試再啟之已盡成白鏽矣

部郎某有婢無故自縊經旬餘部郎夢至一府第輝煌截業堂上坐冕服人儼若王者謂曰婢訟爾調姦致死有之乎某力辨其誣即見婢跪階下呼曰主人忘某夕月光皎潔命取溺器因露下體戲我乎曰事或有之亦軒睡方甦不及檢攝所致實無心也婢猶嘵嘵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二十一

爭訴某曰此外曾有談笑之迹及凌虐之情乎婢辭塞王曰一節雖涉嫌疑餘無可指爾自輕生耳叱婢出某遂驚寤

某邑旅店中有廂室多怪異遂扃閉不敢宿後一客嗤其妄強啟之秉燭而寢夜分風聲肅肅門忽闢有女子褰裳入姿態絕人粧束尤為奇艷徐步至榻前客諦視謂曰美麗如卿誠尤物也若生人有此豈不可慰我旅邸寂寥女聞言搖首散髮形容頓改旋自取其

首置几上某笑曰適雖異類猶覺可憐今作此伎倆可憎極矣遽吹燈寢達旦寂無所見自是怪絕

吾邑南鄙村山崖下有巨潭深不可測魚充物其中某歲夏旱水勢漸減村人利其多魚也岸水而取之稍涸即有清泉一股噴激而上勢如匹練頃刻泓然滿矣衆異焉詰朝集多人期必涸以窮其怪日晡家人饋食至方舉箸忽有道人來乞予數甌意猶未足衆舉

秋燈叢話

卷六

十一

食盡推其前曰任從爾啖道人略不遜謝恣意飽餐須臾而罄衆相顧愕眙道人旋去移時潭水將竭競舉網取魚無片鱗可得惟穴底有巨洞洞旁集飯數堆一鼈首昂然自內出粗如截筒厥狀睥然衆驚走登岸回顧潭中水仍泓然如初

浙江孝廉某館於京師大紳家有日者來決已往事頗驗既而謂孝廉應遭雷殛孝廉哂其誕日者曰固知子之弗信也第今年有造

訪者子必留飲席間物吾能預知盍即此以示信署券而別移時果有契友至久不去且索飲孝廉恐其言驗雅不欲留而居停則出饌相餉餉核紛陳悉如所云異焉詰朝日者至孝廉告以故堅求厭禳日者乃指塾中童子四人私謂曰此數子將來皆大貴顯某日時至東郊古柏下命四童環坐其旁任有見聞切無恐怖踰時可免孝廉惑其言屆期偕四童坐樹下俄見陰雲四起飛電盤旋巨霆

秋燈叢話

卷六

十一

暴作響振山谷內一童噤不自持遂奔去三童亦隨之而奔行未數武忽轟然一聲烟焰蔽空頃之晴霽四童回顧見柏樹已震裂而孝廉不知所在馳告家人競往踪尋不可得惟樹根下有髮蓬蓬掘視之一人僵立其中即向之日者也正惶駭間值途行者言數里外有人昏卧道旁衆詢其狀急趨省視乃孝廉也已甦而起矣

吾邑有王李二人各以胆力自負時歲饑多

餓芋李謂王曰郭外有倒斃者七敢深夜持粥歷數而哺之來朝觴以席且拜下風王許諾中夜往哺一尸忽吮啞而言曰粥甚美盍再哺我王大驚擲碗而奔歸即卧病次日李往候王告之故謂將不起李驟然曰何怯甚此吾戲汝耳尸凡七我易其一而代之王爽然悟病若失

江南諸生某夜夢一武夫身環介冑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鬚鬣張動撥刺不休目光爍爍若乞憐者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沉衆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破浪而前若有物負之行者水雖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一巨鯉搖尾而逝

文登諸生林某苦志好學交丙夜猶吟哦不

輟忽見女子牽簾而入衣繡衣冠玉冠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謂生曰妾蓬萊仙子也仰慕高風願託神契生驚喜不自持遂相綢繆每夕必至儼同伉儷因之宿業頓廢精神恂恂如癡其戚詰而知其故曰豈有仙人而淫泆者非鬼即妖今夕就寢當留其衣比曉可立辨也生如衆指女酣睡時潛起取衣匿箱篋內女聞雞鳴急起披衣不可得問生生不答晨光欲動乃號泣赤體而奔天明起視篋中

秋燈叢話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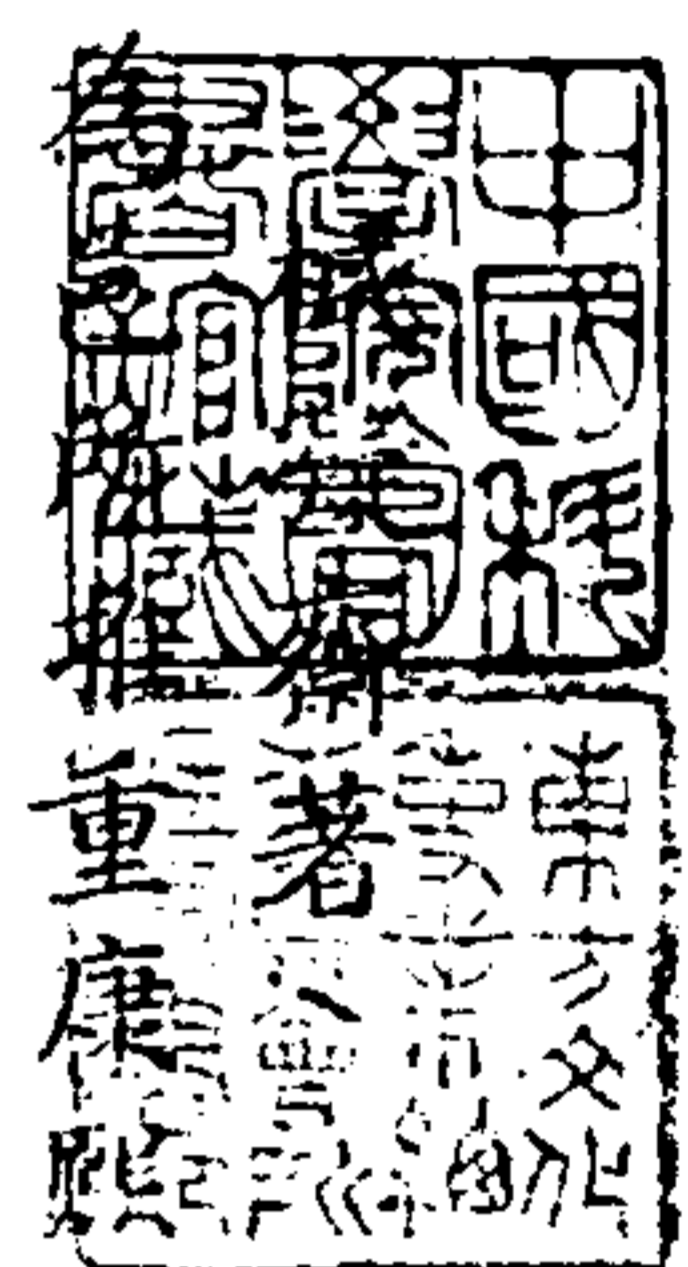
十一

惟有五色碎泥數片耳白於衆跡至城南十里許俗名娘娘廟者有素泥胚在焉毀之怪乃絕

秋燈叢話卷之七

福山王

寧海諸生孫某持躬方正



甲子元旦昧爽聞空中人馬騰藉仰視無所
覩佇立聽之彷彿有唱名聲第一李公永紹
第二趙公資已名第三以下則聲微細不可
辨頃之寂然孫大驚謂名登鬼錄矣恒悒悒
不樂是歲秋闈榜發李公名裒然高列乃大
為喜兆父科趙亦中 自負謂異日

功名必步兩公後顧趙李皆相繼成進士李
官大司空趙官侍御史而孫屢困棘闈僅食
餼以明經老嘗語人曰自揣一生無失行惟
代人作離婚書一念之差至今以為憾孫年
七十餘猶矍鑠善飯一日晨起肅衣冠趨出
戶外旋側行入揖讓就坐如對賓客狀頃復
起及門再拜而返謂家人曰爾輩知之乎吾
已授某邑城隍矣適本州城隍來賀且告赴
任期咸以其老而顛目笑之越日與戚友話

舊間忽默然有頃莊容而言曰敬覆爾主無
勞惠顧我亦不往辭語訖即呼取酒饌澆諸
門左人競問之曰城隍欲親來祖餞我特却
之酒饌所以餉來役耳翌日沐浴更衣遍召
親友與之話別登床而寢即之氣已息
先外高祖張公雲從登郡蓬邑人性仁慈喜
推施歲饑捐穀千石以賑貧乏活者萬計路
獲遺金踪跡失主歸之除夕獲盜知為故人
子與以錢布遣之終不洩於人嘗南遊宿沐

陽旅舍夢黑丈夫頽而髯跪床下曰來朝之
厄望君見憐驚寤不解其故晨行見道旁有
柞樹一株扶疎特異匠伐之津出如血恍悟
夢中所見詢其值倍價以償並立石於左識
曰山東樹康熙丙戌先外祖北岳公成進士
筮仕沐陽訪其地石在而樹無存父老曰數
年前樹已朽來一異僧剽木合藥為九療病
甚效人爭取之樹遂盡公乃祭其石復植柞
樹十餘株以誌故跡大宗伯許公汝霖聞而

異之為作柞樹記

青州士人某遭繼母之變入泮後欲往應秋試母詬之曰僥倖之事不可再何僕僕費資斧為某內制於母鬱鬱不樂一夕被酒酣寢其妻聞門外有呼名者曰人數將滿需候子其疾往如是者再妻喚夫醒告之故夫謂必戚友故相挪揄弗為意未幾復呼如前詰其姓名曰我老魁也急啟戶視之杳無所見默念鄰村無此姓殆鬼神示之兆而速我行乎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七

與妻謀典釵裙不告其母而去遂獲雋連捷成進士

巴縣陶生者宦家子也年少美姿容同人有小潘安之目值競渡節出遊有少女隨嫂憇樹下陶過女注目凝視嫂拍其肩戲曰此陶家小潘安也以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女赧顏微笑曰恐命薄無福消受耳時人語喧譁陶未之聞也有汎卒某向垂涎女美無路可通適立樹後竊聽其語假陶夜叩女門

女問之曰感卿福薄語特來請卿消受耳女方思陶轉側不成寐開戶延入遂偕私好未幾女適鄰村某氏子他日卒過鄰村遇女夫於塗問所往以探親告卒計往返約百里晚不能歸夜分踰垣持刀撬女門入女驚覺告以故欣然不之拒兩情方濃忽聞叩門聲聽其音則夫歸矣女惶懼無措卒曰無恐弟啟之女啟戶夫甫入卒舉刀斫之攜頭擲鄰家後園而遁家人執女赴官嚴加拷訊乃吐實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四

逮陶生至茫然莫知所對官屢施榜掠遂誣服第無首難以定案朝夕刑訊陶不勝苦毒告獄卒曰等死耳不如速死之為愈有能代我覓首者予百金卒難之而利其賄謀諸婦婦曰吾弟新死瘞郭外往取之百金非囊中物耶卒乃乘夜啟棺截其首另埋他所以告陶訊時如卒指果得首案遂定汎卒聞之喜酣飲肆中歸謂妻曰子知有異聞乎我殺人而罪坐陶生公道安在適有偷兒過其室聞

卒言徑赴縣搗鼓稱冤備陳其故捕卒鞠訊遂服所犯訊其首云棄諸鄰家拘鄰至供晨起見首懼為累潛埋郊外押鄰啟視不謬問陶首所自來以獄卒對逮卒至乃知其妻弟首也盡收付獄釋陶生而重賞偷兒焉

山西谷監司能記三生事初世家貧授徒僧寺僧募化十數金埋爐灰中為所窺俟僧他出竊取之僧回覓金無有抑鬱而死未幾已亦病歿見一老姥來引之去至一火坑旁慈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五

然推入起視身伏櫪間忽變為驢仍在寺中心知孽報稍長屢欲投身澗谷恐冥罰轉重遂竭力任驅策以償宿債經八年力盡而斃復見前姥來引至大池旁失足墜溺覺遍體清涼視手足縮小已為嬰兒喜曰吾今得復為人矣其家驚曰妖也殺之三世乃生谷家生而了了但懲前故不敢言長數歲猶不出一語皆以啞目之一日外出遇村童攜書從塾中歸攫取觀之不覺失聲曰嘻若許長大

始讀小學耶童譁然走告曰谷氏子竟識字能言矣父問之則啞如故百計誘之終不應父知有異佯怒曰不言當殺汝乃垂泣呼曰冤哉若言又將殺我矣父駭然問故以前生對父曰爾已長言復何傷為之延師授讀穎悟非常書經目輒不忘少年擢科第以致貴顯云

萊郡劉某遇僧投海上方多效其解砒毒尤為神驗戚某屢求不與啣之乃置酒延劉食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六

畢局其戶謂曰爾已中砒毒矣速語我方為爾療劉不信頃覺腹中潰動乃曰何惡作劇如是可疾取白礬三錢來戚如言取至調水飲之立解因惡其吝也榜其方於通衢又某治跌打損傷多奇效亦不肯輕傳於人有竊得者曰係紅沙瓦器擊成碎片夏日浸溺桶中三伏後火煨而淬以醋研末沖酒服之未知然否

蓬萊諸生王澤注棲心元門雅慕神仙術聞

勞山多異人裹糧往訪凡上清下清西蓮臺烟雲洞白雲洞以及諸名勝處遊歷殆遍迄無所遇回至華嚴庵憩焉庵外有荷池大畝許時嚴冬積雪堅冰在池見一道者破衲跣足踏雪而來飄飄有凌雲槩敲冰入池而浴毫無寒色遍體熱氣若蒸心異之及夕道人來庵中宿王潛起矚之道人瞑目趺坐並不就枕三更時則行功運氣似採藥狀愈知其異晨起稽首求教道人不答固請之乃授以

秘要戒勿洩

王識之

因問

此山幽峭可駐師足否道人曰天下名區吾遊跡所接無出華山之右者將往閉關焉王堅欲隨往道人曰子塵心未化何足語此王曰但得服役左右去家室如敝屣耳道人曰能隨我行便留子王欣然諾道人行不擇地崖壑荆棘步履如飛王竭力追之不能及道人乃止而待之笑曰固知子之不能從也且爾氣色晦暗宜速歸十年後可訪吾於華山之巔言訖揮手

別飄然而去

主歸

父母

妻室相繼歿悉如道人言益信其異而悔當日從之不堅也京師上巳日有少婦乘輿出遊遇一少年貌甚都悅之寡帷顧盼少年亦凝目注視女卒然問曰爾非某氏子乎少年會意應曰諾婦曰吾中表戚也睽隔多年幾至覲面失之今寓城中某巷三日後當視我不可忘言畢驅車去蓋其夫營卒也三日後為值宿期故佯假戚誼以招之如期少年至婦喜甚遂相繼

繼夜半卒忽歸

少年伏匿床下

婦問

故曰為取棉衣來婦即啟篋擲與促之去卒曰春寒孤宿宜善自愛婦漫應之將出戶復履闔諄囑婦厭甚不待其辭之畢遽推仆戶外而閉之門少年謂口適間景况何乃無結髮情耶婦曰吾繫心於子彼死且不足惜何情之有方婦之薄待其夫也少年已不勝忿及聞婦言心益恚給之曰子先寢吾出溺即來乃赴對覓刀納袖中婦不知也猶促令就枕少年

出刀俸其腹啟戶而遁巷左有屠某每晨必
供婦肉是日至門已啟寂無人聲疑焉逡巡
而入見婦屍驚駭亟奔卒歸遇諸門訝其狀
趨內室視之而妻已裸體床榻腹裂腸出矣
遂執屠鳴於官五毒備施屠不勝刑將畫招
忽一人直入上階攘臂呼曰殺婦者我也何
得枉及無辜自陳顛末甚悉其人即少年也
乃出屠而置少年於獄憲司嘉其義為之減
等遣戍會 救得免卒亦感其義相與為刎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九

頭交

膠州舊宦王某先世為某先達牧牛誠慤不
苟人咸信之偶假寐山畔見一人據岡眺望
旋至坡側審顧徘徊尋復登視如是者再連
稱詫異問之曰我地師也卜一吉兆登高望
之沙水龍穴歷歷不爽及下覓輒失其處王
笑曰此其故我知之師驚詰所以曰每見爾
將及坡側即有黑氣如規遮爾目不自覺耶
師聞言而地恍然現乃嘆曰此佳城也應富

秋燈叢話 卷七

貴數十世吾屢尋弗獲經子一言而顯數應
歸子矣為之點穴珍重而去王有老親未葬
試往求之先達以其牧芻地不之惜許之且
戲曰可攜物來為若書券王家貧僅畜一雞
鵝因沽酒借鵝以獻先達援筆書曰黃牛山
下牧牛坡賣與王公葬阿婆如問當年多少
價一瓶沽酒一雞鵝既葬逾年生子即水部
公也幼而岐嶷先達深器之命伴諸子讀穎
悟非凡一日出對云綠水本無憂因風皺面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

公年方九齡對曰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先
達有寵姬雪姐嬖之成消渴病故語及焉先
達心知風已而賞其夙慧曰此千里駒也吾
子真豚犬耳先達諸子皆無成而公弱冠連
捷成進士官至工部郎中廣西提學使孫某
相繼登科第歷官少司空至今書香不絕又
益都馮相國傳其祖綦貧邑中富室某葬親
未匝月忽大雷雨墳震棺裂富室惡其地棄
之改卜適相國祖喪偶乞其地而葬焉再傳

四七五

遂貴顯信乎吉地皆有鬼神呵護世之不務修德而覬覦非分者可以悟矣

棲邑有常某老而無子僅一女適福邑王姓中夜聞欸門聲啟視無所見甫就枕復有聲如前心疑懼以為鬼也無故遭鬼揶揄不祥乃遷至壻家避焉夏日偕壻納涼村外見一人攘臂叫號而來壻與爭論其人愈怒持石擊之壻疾走得脫常年邁行遲中其首仆地而死蓋其人與鄰村某訟某援常壻為証理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一

屈受杖心不甘且被酒尋衅相仇而常適值其災信乎苑有數且有地也

山陰武生某狂放不羈偶乘醉濯足河畔大言曰聞水中多魅妾也如果有之能崇我耶言畢足輒徐徐下墜若有物曳之者大驚躍起視足間物乃敝草履也火之有血跡

金壇王太史肯堂太夫人結縞載餘即獨處別院持齋供佛非逢令節希會其面重午封翁載酒往日夕將返雷雨暴至中夜猶未息

乃寢焉有孕惡其穢以二丸藥墜之夢金甲神謂曰此將來良相妄行損墜必遭天譴懼而止及太史墜地左右手各持藥丸後舉萬歷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清要雖未躋台輔而究心靈素著有證治準繩若干卷津梁後學語云良醫與良相功等神之所謂其以是與

江南某大姓年四旬餘猶乏嗣遇道者謂曰君無孤相或內室有故大姓出其妻妾令視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一

之曰俱非宜男相復出侍婢數十人皆曰不可至一秃婢目之曰此良田也定產美玉慎無拋荒大姓笑而領之一夕月光皎潔秃婢適值宿床下見婢肌膚如雪心動幸之遂生男長而貴顯至今猶綿綿也

浙西有士人某家貧授館他郡每經月必寄館穀於其妻以供餽醢適大雨浹旬踰期不至妻絕粒卧病晨聞有叩門聲聽之其夫也喜甚不及整衣袒胸倒屣而出某見之呵曰

無恥婦作此態度值輕薄兒能免中冓羞乎
妻忿然曰吾飢且病聞爾來急起迎何言之
詩也某怒批其頰妻不服益怒亂擊之妻輾
轉呼號蓬頭跣足手握一鞋而斃後某入闈
見妻掀簾入蓬跣如前鞋猶在手數之曰爾
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尚望終場耶某稽
首哀求妻出鞋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
可書我來矣三字於其上得以覆命即去矣
欣然捉筆書之妻倏不見審視乃書其卷幅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七

也

子戚謝華函先生康熙中知河南睢寧邑丙
子分校棘闈首題為鄉也吾見於夫子二節
閱一卷幾不辨段落時漏下四十刻倦欲寢
遂隱几而卧夢至一處竹籬茅舍花木蒙茸
徘徊間有老叟出迎貌甚恭再拜而言曰適
所閱卷乃兩扇格也祈公留意方欲致詢為
鄰房呼茶驚覺取卷細閱果兩扇格文頗佳
薦之入彀生來謁問其家居恍如夢中所見

以老者貌詢之潛然曰此生祖也下世已數
年矣

江南有偷兒行竊某姓甫及戶瞥見一人來
以手推扉扉自開若有為之啟者異焉尾而
伺之其人直達寢室几上燭已息吹之復燃
向帳中若書符狀頃有男子揭帳起趨別榻
寢俄又一婦人隨之起瞑目坦腹橫卧床際
其人揉捺移時一血胎墮焉裹之而去偷兒
大驚跡其寓以告邏卒捕而送之官天明其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七

家見婦死具控適相值乃斃諸杖

浙省石門城樓多怪經年高閉宰募敢入視
者予百金有某公幼孤家貧念得金足以供
母往應募吏導之登恐其逸也反局之夜半
聞語聲臨樓而返曰某大人在此少頃呵殿
而至一神人自空際下儀從甚盛俄酒筵羅
列揖公就席舉爵觴之曰吾非鬼魅特暫居
此耳今夕晤公當從此逝公叩以終身曰前
程遠大白馬之禍公其凜之次日出以告人

咸異焉有富室某慕公名齎以女遂得肆志讀書登甲第官至太僕公夙有支遁癖市得良馬毛色皎然神駿可喜每臨廐撫視一日馬忽驚躍傷公胸遂不起

紹興某赴友人宴適怒于室友聞而規之某乘酒投袂而起曰嘻君非吾丈人峰何責之甚也友唾其狂悖竟與絕交後某貿易東粵數年始歸妻已物故續絃他氏合卷後詢之即其友女也友自某去後染病歿女幼無所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五

依鞠於舅氏遂冒其姓赤繩繫足之說誠不誣矣

兩粵制軍某公與中軍同造有日者某寓海珠寺以星命自詡制軍召詢之曰人生賦命不同宜其爵秩有異余庚造與中軍不爽毫釐而官階迥別其故安在日者無以應歸寓推尋亦莫解其由夜分不寐繞階沉吟有火頭僧見而問焉日者嗤曰爾何知亦來饒舌耶僧曰第言之安知不能効愚者之一得乎

日者告以故僧笑曰是日生人皆貴若得貫索星對照命宮更主榮顯制軍得無產自獄中乎日者大駭詰朝謁制軍問生自何地制軍曰先人緣事獲譴久羈囹圄余實產自獄中者日者拜曰若然公貴顯宜矣因舉僧言以對又河中太守某未遇時一同研友談命多中每謂曰細推君造有官無祿雖奮志芸窓終歸乞丐守以為誕力學不怠聯擢科第由縣令擢至郡守友自慚疎於術乃赴都遍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六

訪異人皆以乞兒命斷一日詣欽天監遇精於算者云是日有文曲高照天厨化解若產於文明之地必貴友回謁守語其故太夫人聞而謂曰昔年避難他鄉值日暮將欲分娩而棲止無地因於樵星門左產焉兒之貴果為是歟命之理微矣

黃郡沿江某渡口行人往來如織有一舟甫解維狂飈驟起吹至江心而覆內一人見紅袍赤鬚者曳之起遂遇救得生未幾抵家斃

於火

寧海王某家藏粟一囤忽來蜘蛛大如椀布網其上每夕粟輒溢出石許日驗不爽親知聞而戒曰蛛大者遭雷擊焉用此以賈禍也王懼而送諸野次夕復回遂安之家道日豐一旦蛛忽去而業亦漸替

淮商郭某別墅臺池花木擅一時之勝但多怪異夜出擾人莫敢宿者有標客某過淮慕其園遨遊竟日倦欲寢園丁告以故客笑曰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七

巨寇尚無所畏區區鬼魅寧足膏吾刃乎時春風披拂花氣馨芬客偃仰床榻頗自怡悅謂主人有此名園而惑於浮議愚孰甚焉俄聞怒聲叱咤而來曰何物兒郎敢踞吾寢室視之乃一白髯叟高三尺餘服道家裝目光炯炯客未及答遽推仆於地客怒起操拳毆之倏分為二以足蹴之又變為四遂拔刀縱擊轉瞬多至數百身體面目無纖毫區別祇見滿室憧憧皆白髯叟也客苦於擁擠莫能

動移天明園丁入視則持刀僵立呼之不應良久始甦左右審顧曰怪哉怪哉述所見踉蹌而去

甘省武生吳某閒步城樓俯瞰濠邊有長帶繫皮囊趨視乃蛇也蛙伏其旁驚訝問一村民至持之去則帶囊宛然貯銀兩許某自謂此子尚我靳他無望也後出仕不數年官至提鎮又浙人某家貧出賃見前行者遺一紙裹啟之空如也仍擲道左頃復有過而拾之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八

者某索觀紉白金五星志曰命薄乃若斯乎憤激而回後探友東粵貸金營運久之成富室每揮金如糞土或規之輒話前事云阿堵物殊勢利故浪擲以抒昔年之憤耳

陳思王墓在東阿魚山鑿山壁窆棺其中以墓碣緘洞門墓前有祠祠中豐碑林立皆唐宋間物明末墓門中夜常放白光一直指家居覲其殉物至墓所欲啟之忽風雷大作咫尺不相覩直指大驚而退至山下並無風雨

念遂不敢復萌後光亦不現雍正中里人於山下建神廟將落成覓石作廟碑首事侶言曰曹子建奸雄之子盍取用其祠中者衆以為然掘碑碑仆壓傷數人有傷重致死者首事不悟即命石工就曹祠磨治之未施鐫刻覺頭痛不可忍首事亦於是日抱病工遂暫止適縣令過魚山見碑橫祠前詢得其故拘首事捷之命重立焉余謂子建詩篇寄託遙深每多閔時傷亂抑鬱難言之隱黃初以後

秋燈叢話

卷之廿七

十九

憂讒畏罪固宜爾爾若建安之世身為王公之子何求不遂詎非不滿乃父所為而又有不忍明言者歟向使得立為嗣則居然一晉室之桓冲矣英靈至今如在不亦宜乎滇南中丞甘公國璧家藏水晶蟾一枚睛赤如丹砂唇絳色縷刻天然光瑩奪目余友江望亭見之嘆為奇珍甘曰未也命取玻璃缸注以水置蟾其中少頃浮影蠕動綠毛毳絨細視之不啻千億迥迥其水而蟾依然如故

也甘歿後燬於火黯然無光撫摩之則層層剝落如蕉或謂蟾絲水晶出大洋海底未知信否商邱宋牧仲先生家藏水晶二塊一內蘊桃花一枝色鮮好如甫折露下者一內蘊蜘蛛一枚脚腹歷歷可數上下旋繞如珠皆奇物也

江南村落有數十爨輒立小庵非徒奉佛遇公事亦可會集某村建庵延僧居之未幾病卒後納僧報死相戒不敢居竟鞠為茂草矣

秋燈叢話

卷之廿七

二十

久之僧肩行李從遠方來求宿地村人曰某處有廢庵可駐師錫但多邪魅耳僧曰何傷遂往焉打坐於佛堂之東時月光朗徹內外皎然夜將半忽寒風颯颯見一人黝然而瘠徑入庵門禮佛畢升座上以手摸佛頂作得意狀頃躍下瞥見打坐僧詫曰何來此一坐鐵塔乃竦立不敢動移時僧舒右足曰異哉鐵塔倒半座矣僧復舒左足曰噫鐵塔全倒矣急前扼其吭僧厲聲叱之即震懼伏地

僧言曰擾害佛地乃爾耶行將獲譴矣對曰
我一生勤苦積白鏹三十錠藏佛帽中欲為
我佛裝塑金身事未成而病死後來住庵者
多淫蕩不肖惡其污穢道場且恐竊我金故
殺之以抒忿非敢為祟也僧曰佛門所戒貪
嗔癡耳爾為此數金作厲鬼以害人何不悟
耶急歸輪迴吾為爾了此夙願並解脫數僧
冤魂可乎鬼泣拜而沒遲明召村人述所見
取佛帽中金作道場三晝夜自是貼然不復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二十一

為厲

石門勞太僕之辨康熙中督學山左按臨登
郡適彌月不雨田禾漸槁守令聞公有禱雨
術請之不允敢求者再乃曰數定不雨祈亦
無益恐方諸公命姑試之令具大鏡一梳二
及童子二人磨墨以俟日正午置鏡堂中童
子捧梳水侍立公危坐執筆蘸墨瀋塗鏡時
方溽暑萬里無纖雲筆甫下即見片雲自南
來塗漸滿濃陰四匝指童子手中梳梳墮地

雷電交作雨下如注俄頃晴霽郡城二里外
並無涓滴亢旱如初予族人某應童子試於
堂下親見之

上虞縣署後峰巒環繞喬木千章內有古塔
一座傳係前明嘉靖時遭倭難盡節葬此姓
氏失考凡新令蒞任必親為致祭否則有灾
異之警張方伯奉堯宰上虞時獨以為誕弗
之信而後此者仍奉祀弗敢違乾隆初四川
冉某來治是邑吏舉舊例請冉笑曰區區朽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二十二

予之以崇奉為如曰有靈何獨不崇張公平
遂罷其祭并築牆阻塞之越年餘方據案理
事忽悚然起如迎大賓狀旋偃僕而入揖讓
遜坐面有懼容頰首稱罪頃趨至署後牆際
暈仆於地移時乃甦告家人曰適見一朱衣
人自外昂然而來竟入內室怒目相向曰吾
昔官斯土被難捐軀歷任諸君咸蒙優禮爾
獨妄自尊大比擬張公試思爾豈其儔且築
垣阻路礙我出入兩載於茲行當褫爾魄矣

言訖恨恨而去冉乃毀牆而祭其墓不逾年病歿

順治初余鄉有吳姓者貿易京都偶出遊郭外飲於旅肆見役押重囚憇檐下頽身虬髯面有饑色問之曰不食三日矣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立罄吳見其意未饜足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無數人之饌又須臾而盡復問欲飲乎曰幸甚不敢請酌以酒連沃數十觥乃泥首謝曰縲絏之人飽公大德願

秋燈叢話

卷之廿

二十三

聞大名為異日報吳笑而不答役亦掉之去閱數載吳生計蕭條羞返故里值歲暮親朋多有東回者咸助資強之歸一日行濟南道上忽聞鐺聲來林際羣譁然驚曰响馬至矣紛紛竄入古寺避之頃諸盜踵至圍繞寺外有頽而髯者持刀拒門喝曰速獻囊遲則不宥眾殼鯨不敢出一語髯熟視吳問曰子憶數年前有飯囚之事乎吳倉皇不能記憶良久乃對曰有之髯亟釋刀長跪曰某即當年

旅肆之囚也一飯之惠時不去懷崇 赦後物色不可得今幸相值可云天緣但倉猝無以為酬謹獻百金聊效淮陰之報耳於是扶吳出仍拘眾於寺吳曰我之得歸全資眾力今我出而眾留心何以安願施推烏之愛感且不朽髯稽首聽命盡釋之復護送數十里臨別吳從容謂曰君豪俠士幸邀 國恩應洗心易轍乃復弄兵潢池倘重罹法網噬臍無及矣髯聞言恍如夢覺誓改前非涕泣叩

秋燈叢話

卷之廿

二十四

首而去眾咸德吳復出資酬焉中丞劉公家藏一硯石質潤膩微噓以氣則露珠盈盈然自石中沸出銘勒雨中春樹萬人家筆法亦古秀可愛遂寶若璠璣康熙中赴任湘南遇風舟覆行李蕩然公不之惜獨扼腕此硯乃懸重賞命善泅者入水尋覓移時獲兩硯製式如一不差索黍審視之一係故物一則刻雲裏帝城雙鳳闕句也兩美必合其亦豐城劍氣之屬歟

穀城有諸生葛姓者娶妻江氏琴瑟甚篤妻
遘疫疾卒葛朝暮悲思忽忽若失一夕披簡
獨坐聞窗外有彈指聲問之良久乃曰妾江
氏也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
耳葛聞言不懼呼之入曰君几上有論孟諸
書妾畏之不敢近葛甫取書藏篋中而氏已
立榻前矣遂續舊好惟若平生葛詢夜臺情
况曰他無所苦但畏風雨耳雨則棲止無所
若狂飈驟起身如飄蓬不能自主故一聞風

秋燈叢話 卷之廿 二十五

聲即伏地握草木根不敢動嗣是每夕必至
約載餘忽悲啼不止曰君新婚伊邇妾冥限
已盈從此永訣無再會期矣次日果有執柯
者來而江之踪跡遂絕

秋燈叢話卷之八

福山王 械凝齋著

于公成龍康熙中建牙兩江奸宄剷除殆盡
惟積賊于小七狡黠尤甚免脫者屢矣嚴捕
之刻期必獲賊覺且寤覘公每夕閱案牘必
交丙夜乘隙伏梁間將刺公公甫入室忽砰
然有物墮地視之入也執詢所自因具述顛
末云見金甲神現室中不覺驚墜乃擊殺之
又姚公啟聖微時嘗寄食蕭山令署落拓不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一

羈人未之奇也令母遊園中忽聞軒聲異常
跡至書室有黑虎卧榻上大驚却走衆持兵
入無所見惟姚公酣寢方醒耳令母知其異
厚遇之後以定臺灣功官至浙閩總督又大
宗伯吳公襄其 贈公與一僧善僧來輒留
手談僧患足疾卧山中浹歲公為供養不少
懈一日公坐書室見僧自外至問之不答徑
趨後堂起跡之內報夫人生子矣即宗伯也
古有星精僧之說其信然歟

滇南郭提舉醞山西安邑人任滇時娶二妾一最寵一待之薄乾隆己卯解任歸欲棄去給之曰今將遠行可歸別父母臨期當迎汝妾歸久無音耗疑而覘之將刻期登程矣方悟郭之誑已也急奔至則行裝已發把郭袂大慟曰妾實意相從何忍心捐棄非妾自至今生與君永訣矣郭慰之曰吾非有他意念長途萬里家計蕭條且素無德於汝恐悞爾芳年故行此權宜計耳妾愈悲曰從一而終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七

婦之分也食貧居賤固所甘心至不見答於君妾之命也將誰尤倘肯垂憐沒齒無怨若執意不允當碎首君前斷不肯偷生視息人間也搶地長號悲動路人郭亦為之泣下改容禮謝攜與同歸
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間廬舍半被淹沒陳留有曹姓者居宅沉沒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及水退牆舍並未崩塌眷口亦安然無恙眾問之云日來惟覺

霧氣彌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課所入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鄉里之貧乏者自高曾以至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

濟郡有水夫李姓者晚歸拾得制錢一貫不禁狂喜挑燈沽酒擲錢於地睨之曰我經年勤苦不能積分文今亦為我囊中物耶言畢錢蠕蠕欲動太驚急起以足躡之釘貫足心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七

痛楚殊甚呻吟床榻聲所得錢而足始瘳
晉藩多公綸乾隆中任直隸臬使時一夕不能寐步月至科房側漏下三鼓矣書吏皆寢一室猶有燈光穴窻窺之一吏方據案理文書有黑氣數團圍繞身後彷彿類人形而面目模糊不可辨識公默然返詰朝詢之吏曰夜間辦秋審案耳又直臬署中某幕有戚來訪留之宿夜起如廁朦朧間見藍面赤鬚者坐燈前旁列鬼卒數十驚而諦視即某秉燭

閱情實諸冊也獄誠萬民之命司厥職者可不慎歟

紹興某村童子二人牧牛山畔雷雨驟至走避大樹下俱為雷震死其一旋活云恍惚見一老者方巾道服數以手摩其頂乃得甦後有自紹興來者偶語前事云其人復為雷震死田中矣數其年纔及一紀耳造化擊物固有先後與

雍正初京師阜城門外有王叟肩油赴市遇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四

犬啣其衣逐之不捨若導引狀異焉隨之往及郊犬奔踞一塚爬其土者再復聞塚中有涕泣聲大驚奔告坊卒競來覘之鳴官啟視一垂髻女子也自云某氏女年十三父遠出同弟隨繼母居數月前弟已為母毆斃昨因小過復被撻死有白鬚老者以棗餈飼我因得生計期已七日矣官拘其母訊之緣有奸恐為子女所覺連斃以滅口耳遂置於法有士人某教授生徒嘗持無鬼論徒多非之

偶夜深歸館月色朦朧見一方巾道服者面如傅粉鮮血點點漬眉額間隱立扉左某不為意及寢戶復有物宛如前所見者心頗疑訝疾趨入至榻前所見復同失聲呼曰果有鬼耶持硯擊之中其頂轟然仆地呼童燭視頭額迸裂審之其徒也因師持論過執飾相似者三人分三所以恐嚇耳鳴於官以過失殺論

雍正初淮安高堰別駕夏某以酒為命每對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五

之輒忘寢食一日同人宴集席間多冠裳革頗為儀文所拘不能暢意垂頭而睡忽鼻孔有物隱約欲出色殷紅甫及寸許旋縮入眾潛立以伺物漸蜿蜒下垂徑抵盃中飲而某斲駒不知也眾以鉗拽之出某大呼暈仆眾救甦視其物長尺許形類蛇燭之中有黑絲一縷懸之簷際血點點下滴移時乃一髮爾或謂誤吞髮之連蒂者遂成此形也自此涓滴不入口矣

南陽某太守子生而骨軟若患癱疾者十餘歲猶溲溺需人醫藥罔效有布商葉某者言能療此疾不須藥餌惟取美酒數十斛布列兒左右煮之歷三晝夜兒起立運動如常人守厚酬之詰其故商云我祖良醫也嘗謂乘醉成胎者產子多骨軟須用酒氣熏達四肢以堅其骨聞公素善飲必犯此症故依方療焉

紹興錢某善岐黃喜賙拯人有疾不問寒暑

秋燈叢話

卷之八

木

延之即往無力之家隨贈以藥餌極貧者復解囊濟焉數年來不稍懈也日應鄰縣聘有丐者衣敝履穿形容委頓要於路曰某命在旦夕願公憐憫錢亟下肩輿診之愕然曰脈氣大異凡夫君其仙乎丐頓失所在自是醫術通神經其診治無不立愈

天津某守郊行遇旋風起馬首環繞不去祝曰有冤耶當導我往風即盤旋而前若引導狀隨之至一新塚而沒問誰氏塚地鄰以某

明經對傳某詰之訴曰母新墳也親人者百餘人委無別故守欲啟視某堅不可曰第啟之若無他異我職其咎某不能掘墳無所見守沉吟間覺墳底隱約有迹掘乃一女尸項帶傷痕拘匠嚴訊之得其狀終黎明有女子過恃眾強污女誓不從遂勒死埋之墳下云

雍正中黔縣麪店傭某勤作多年積金娶婦頗相得中秋月夜烹魚對酌妻食膾哽噎而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七

絕某奔告婦家婦翁遠出母亦抱病遂歸殮而某痛妻甚裙釵盡納棺中厝於水濱有偷兒知之乘夜發其棺忽呻吟有聲駭極逸去蓋婦一時氣逆久之漸甦遂得活婦起不識路繞河千孑憊甚憇路旁庵門左僧師徒二人晚歸見婦問知其故老僧憐婦難於夜行留宿靜室戒徒勿生異心而徒涎婦美且疑師避已而狎之也持斧劈其師而強與婦奸慮人踪跡納婦棺中挾婦而遁未幾婦

歸往奠女棺棺縫露緇衣寸許詰其壻愕眙
莫知所以鳴官啟視幡然一老僧也頭顱逆
裂血跡模糊嚴鞫繫獄而女尸兇器屢訊不
獲案遂懸宕乾隆初赦配楚省中途值雨
偕解卒避村簷下有婦啟扉出貌與妻酷肖
婦亦注目睇視呼某入問之乃泣曰我即爾
婦也備述顛末某大慟婦揮淚止之曰勿聲
揚彼蓄髮為盜頗兇悍二三人莫敢前可速
去潛伏鄰近俟其歸我飲以酒乘醉執之如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八

其言械繫赴官某之寃乃釋婦以執僧故仍
歸故夫

文登諸生王某生子五歲而夭悼惜殊甚逾
年生女週歲置膝上戲謂曰勿似爾兄舍我
去女應曰我即前之五歲兒也爾負我多金
特來兩世取償耳王大驚後五歲亦殤又陳
友廷諤言其子年十七染時症頗劇晝夜守
視一夕將三鼓忽張目語曰尚欠我二十三
金速為區畫償畢我即行矣家人叱之則昏

然若寐不數日歿計所費恰如其數云

錢塘上四鄉土地祠忽靈應如響傳播遠近
祭賽者無虛日眾感神佑議建樓演劇而廟
逼近魚塘苦無隙地謀填池建焉夜夢神告
曰樓寧無建塘不可填眾述所夢同僉曰得
毋為我曹惜費歟一夢何可憑也試申牒神
前再示之兆則唯命焚之寂然眾取桔槔涸
其水塘僅數弓竟日不能竭次早更多集人
夫水始涸有巨螺大如斗伏泥中眾駭曰前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九

夕之夢非是物為祟耶擊而碎之自後神無
驗矣

錢塘某村老嫗號活無常每應役冥司輒暈
卧累日鄰婦疑為妄欲隨往以徵信嫗怪其
癡而允之白其夫偕婦卧二日嫗甦而婦體
已僵夫大驚詰嫗嫗曰予入冥司囑令佇候
無他適及出不見疑已回矣當再往求之復
卧移時起曰可亟向東南十餘里某村民家
猪產數豚內一花色者速買歸勿較值夫如

其言姬命持豚近婦前高呼婦乳名遽擲斃之婦乃蹙然起夫詢其故婦曰冥中風景無異人間第陰晦不見日月行至一衙署前姬入命我立俟俄見角門內昇一彩亭出鼓樂前導中設鑄鑪香氣撲鼻有數人左右跳踉若欣嗜狀隸卒數輩圍繞而行信步隨去至朱門側衆競投進恍惚間亦為衆擠入回視已變猪形矣姬謂婦曰冥司罪案皆比擬倫類若輩生前貪癡故罰為猪彩亭飾饌所以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一

順其生性而利導之也爾雖癡幸不貪是以暫入輪迴仍得還陽耳青郡盜某得馭馬日行五百餘里每夜出行劫凌晨即返人無知者一夜途遇老人騎牛徐行牛背有囊頗沉重呵曰止留囊中物去老人略不與競睨視曰暫以贈君擲予之盜甚自得揚鞭而歸及門老人已先在候馬大驚延入款以酒食老人飲啖自如旁若無人盜稽首請曰原物具在君長者幸無播揚顧

吾馬頗不劣而君牛何更迅速若是老人啞然笑曰途遇時吾牛已行六百餘里矣因少乏先到僅數刻耳奚言速也盜聞之心悸遂改業子邑童子林姓元旦浴面照見肩插一小旗驚告父母以為誕叱之後每浴輒見閱月牧牛田畔為暴雷震死膠州族兄少宗伯紘為諸生時館諸城縣某公家一夕師徒已就寢忽聞履聲索索見二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一

矮人身長三尺許秉燭繞屋遍視置几上去旋攜棊枰一棋盒二撫几對著落子丁丁了不畏人移時窓外啾啾作聲曰妾主人侍兒也埋園中紫薇花下百有餘年矣永閉泉壤超拔無期懇大仙垂救東向者曰我輩世外人無與塵事盍訴諸館師曰館師貴人也不敢前西向者曰然則告之學子曰學子將來任執法官亦不敢近二人復相謂曰想兩君亦略聞顛末矣自能為爾地聲遂寂然頃之

二矮人收棊枰等物從容而去天明起視几案間燭淚猶存棊枰印跡宛然族兄以其事白之主人伐樹得尸乃改葬焉後余族兄果貴其徒亦歷官侍御史

溧陽西門外有新昌村延塾師教諸弟子師年三十許只解句讀訓蒙此外無所長一夕短檠相對忽有少女來奔師悅其美不遑詢所自留之宿纏綿備至朝去暮來不爽晷刻有時女攜酒果至與師暢飲醉後倩師聯句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一

師曰聯句是何事女嘻笑曰君未解吾當獨吟作書殊秀逸每擬一題頃刻而就吟畢圈點品評俱出自一手然不肯稍留墨跡將就枕輒焚之師性遲鈍不能盡記所記野望詩如鳥飛雲影度山斷樹魂連真佳句也嘗嘆世無知音又言不久當別別後數十年重來瓦屋山作終焉之計瓦屋者新昌近地山名也後一去絕不再至今四十年矣而瓦屋山之信杳如

宜興與浙省長興接壤凡湖州船下太湖者遇利風一日可達順治初西泖岬旁延一師年甚少狀若處女性亦柔順湖州有筆客屢造其館每至必贈佳筆數枝又間餉以他物師亦時具飲酬之一日筆客執紅柬至云有戚女納聘求代書庚帖師欣然捉筆越數日復至偃偻言曰先生不棄微賤愧無涓埃可報今於舟中設小酌欲仰酬萬分之一貴人肯賜光臨否師許諾抵舟席頗豐盛舟中人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三

言談皆溫雅可聽捧觴勸飲惟恐先生飲興未適也正劇飲間不知舟離館地已數十里過東泖下太湖矣師舉頭驚曰此何地奚為到此筆客忽幡然改顏拍案怒曰吾好意勸飲何得多言今已入我彀中殺汝投尸太湖猶磔一鼠雀耳師惶駭伏地罔知所措筆客曰若不痛懲必抗違吾意乃令舟中人各執棒撻之百餘師痛楚昏瞶號呼乞命曰如有驅遣湯火不辭筆客曰欲令汝改妝嫁人毋

淺吾事當即恕汝師唯唯筆客出衣飾為之
妝束既而髮加膏沐面施朱粉宛然好女子
也筆客目之曰可矣又令曳以長裙妝甫畢
親迎船已至乃推師入轎過船行數刻師呼
曰爾輩謂我真新人乎悉語以逼打改妝之
事且曰急追可獲而娶親者以為影騙將師
痛撻假作追緝狀未幾船已及故相爭毆筆
客扭師入船瞋目大罵筆楚幾死師哀乞曰
此後永不敢多言矣同伴復偽為勸免妝飾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四

如初頃又一巨船鼓吹燈火迎師而去約數
里岸上人譁然曰新人至矣入門合盃畢婿
見新人美麗揚揚自得翁姑亦喜旋有少婦
數人艷妝入房捉其手慰曰舟行良苦盍少
餐勿過羞師察其家果係被騙乃以實告眾
婦驚趨而出曰吾家娶一男子矣合家驚駭
親戚輩俱憤謂且行拷問再鳴官究黨師泥
首袒示曰我被羣賊痛捶數次遍體青黥惟
不傷我頭面為改妝局騙地耳望加憐憫眾

見其苦毒種種哀號迫切無可如何送之歸
後筆客終不可獲師亦竟以諸生老
順治初京師正陽門外有空室頗精雅新科
翰苑某居之其人善書畫求筆墨者踵相接
頗以為苦偶有同年招飲晚歸見案上所積
匾聯諸物揮洒如式墨跡猶濕深為咄咄異
日復積數十種局門出既歸染翰如前非其
技所能及詫曰狐耶鬼耶令人無從解說矣
次晨具衣冠備香楮拜而祝曰某以不才為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五

虛名所累蒙代勞動且感且愧第不知係何
仙靈伏乞指示空中應曰君無恐吾實鬼也
前朝亦即官君之官久居於此因結習難忘
未免技癢故不避塗鴉之醜耳自此應酬敏
捷一時無出其右久之漸與接談訪以前朝
典故或載籍中幽深隱僻之事如響斯應翰
苑君樂甚一夕偶被酒曰與君相處久矣何
不以姓名示我鬼曰此必不能然則以形見
我可乎鬼沉吟曰恐亦非所宜翰苑君曰吾

與君情好有同骨肉有何嫌忌而隱避若此
今不聽吾言當與君絕鬼曰被君苦逼勢必
如命但恐不堪令君見也翰苑君大言曰吾
何怖吾若畏君久避去不居此矣言畢鬼屹
立案側緋袍金帶十指若玉而頭顱截去項
上腥紅點滴如新大驚仆地其僕聞主人室
中跌撲聲趨入視之死矣扶救獲蘇細述前
事移入僕房內令僕密置素箋於案墨跡不
可復得矣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六

予族人某赴都宿萊郡灰埠村見一雙足叟
親飼兩犬愛惜倍至謂族人曰老朽殘年皆
二犬所賜也問之曰數年前納涼巖畔二犬
在側俄有巨蛇昂首而來勢迅猛急趨避之
躡而踏未及起左足已入蛇口漸吞至脛痛
徹肌髓號呼無聞者一犬嚙蛇尾曳之一犬
奔回時家中方紉女出嫁衣犬躍几上啣衣
而走衆追至巖畔見蛇乃擊殺之雖廢一足
幸獲無恙乃至於今也又掖縣某乘馬晚歸

遭羣狼要於路馬驚躍墜地某有勇力亟起
與角馬亦往來冲突移時狼環繞不少退馬
奔回倚門咆哮家人聞聲出視馬往復馳驟
作引導狀家人見某未歸而馬之情形又可
疑隨之至野某正與狼相持將不支競逐之
乃免語云犬馬戀主信哉

予戚謝華函先生初艱於嗣一夕夢小兒跳
舞而前曰吾為戴帽來醒而惡之未幾生子
慧甚甫四齡能誦唐人詩句適先生自都門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七

應試歸市一新帽為兒戴之旋染病信宿而
殤夜夢遊廟中見樹際縛一兒呼救諦視即
亡兒也怒欲撻之神曰公勿怒今不令復往
矣後連舉三子皆登科第其季丙午孝廉子
姊丈也

余邑鄒姓染病垂危恍惚抵一廟宇神檢冊
謂曰爾應斃川省南溪縣井為期尚早且放
之回尋愈念川省離福邑數千里何由至以
妖夢置之嗣緣家貧充縣役值新令羅公泣

任公川省南溪人也老年生子甫週齡愛如掌珠一見役即喜笑撲入懷中於是抱負出入不少離偶離輒啼以此遇役加厚未幾解組歸念役素愿謹且因愛子故令隨之往役惡前夢不肯行公怪而詢之以實告嗤其誕不聽及抵蜀欲辭歸顧幼子戀戀不忍捨復留住數旬一日抱遊郊外納涼樹下偶起如廁子亦匍匐而前旁有井恐其溺也急起拯之已墮入井矣惶駭莫措亦投井死日暮役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八

與子未歸遍覓無踪樵夫自郊外來告以故乃慟悔而瘞之

子佃人甯姓暑夜乘涼樹下覺有物如蝶栩栩自耳畔過撲之墜地鏗然有聲獲制錢二晨鬻餅啖之倦眠隴畔病瘡幾殆

素蘭保定名妓也色藝兼絕善畫蘭因以得名有葉孝廉者每以未遇素蘭為憾一日偕眾赴友人于某飲坐間微道其意主人雅重葉因召之來妓固傾城葉亦名士互相傾慕

惟相見之晚也及夕主人設榻別院命素蘭侍寢時諸同人俱已安枕忽聞扣門聲甚急啓視葉也神色驚怖云將就寢忽足聲閣閣來窓外屢問不答室中燈光頓暗焰綠如豆一披髮赤體人跪床側曰我主人傭工張二也前月病歿因無衣蔽體為門神所阻不得出祈公憐之言訖歛失所在而素蘭已驚叫而絕眾往覘之果僵卧衾中力救乃甦當取白紙數幅製衣焚化各歸寢頃之葉復踉蹌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九

至云甫欲眠前鬼復來曰感公賜衣特來叩謝從此去矣素蘭見之氣絕如初眾復往救醒而東方既白不能作巫山之夢矣長山李某有僕名張王者誠懇謹飭一切家政皆倚任之李素揮霍張盡心經理絲毫不苟及李病臨歿託以二子張涕泣受命長子多疾而暴勸令誦讀恒遭撻楚張甘心順受無幾微見於辭色誦少懈輒號泣隨之三冬夜課則侍立門外雪深沒踵不為移步長子

乃感悟攻書洎入泮張奉幼主至墓前焚香
泣拜而告成立焉李歿時家業已替張夙有
足疾日肩油赴市以資生理雖寒暑無間次
子質鈍不能事詩書復為之積資納粟未幾
兄弟相繼歿各有遺孤撫事如前張年已六
十餘而幼穉方數齡奉侍益謹主僕之分不
少替

萊郡諸生張某赴陝訪友宿逆旅皓月映窓
清光如畫僕方就枕見主人忽起立絮絮若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二十

與人私語者旋啓戶出僕駭之急起尾其後
已入廂室中而雙扉緊閉叩之不應從牖罅
潛視有物靛面赤髭猙猙怪異若廟塑夜叉
狀伸舌長尺餘徐徐吐入主人口中僕驚而
號怪遽躍躡梁上目光閃爍四顧衆挾戶而
入主人昏暈仆地怪已不知所往救甦云適
見一女即來端美絕倫欲訂百年好礙爾輩
在側引我至曲房深處歡興方濃忽聞喊聲
外至曰事不諧矣皇遽捨我去初不料所見

若此

清河翁令於磐言其祖康熙間任粵東學政
時按臨廣郡親友閱卷樓上夜將半燈忽青
黯無光瞥見一物立樓級側長丈餘滿頭碎
光如星眨眨可畏諦視之縱橫皆目珠也衆
闕然舉硯擊之倏忽而隱一老吏曰此多目
神也向居此樓見者多吉諸公其有貴人乎
幕友後多發達其叔藻亦在焉中雍正甲辰
進士歷官按察使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二十一

宛郡有寡人徐姓者常從婦翁貸升斗婦翁
厭之一日復往求靳不與遂怏怏歸時已向
暮遇途行者謂曰有事相求幸勿疑訝前村
建廟落成香火應我主之祈語村中人備法
駕相迎後當重報徐許諾詰朝至村果有新
建火神廟頗壯麗因遍語村人言神在數里
外往迎必獲福村人如其言是夕徐夢軒冕
者謂曰感子高誼村外廢宅中有藏金一甕
聊以為報然須謹秘稍洩吾與若俱獲譴矣

及覺往掘不謬結妻云翁所贈也妻揚揚有德色而徐以貧兒暴富費用無節妻屢禁之徐不勝憤備述其故中夜火起房舍蕩然他日至某村廟亦成焦土即其被火夕也

湖南某山中有張李二人販雞卵為業一日晚歸門扃如故而筐中卵罄如疑焉次早潛伏覘伺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一大白蛇自叢莽中迤邐而來徑抵簷下垂首窓內頃出腹繫繫如貫珠即盤旋樹上左右繞擊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二十一

未幾腹消如初昂然而逝始知筐中物皆果蛇腹因刊木為卵飾以粉仍置筐內而潛窺焉移時蛇至吞幾盡復上樹旋繞良久憊甚墮樹下谷谷作聲俄見一赤蛇啣青草數莖就之白蛇吮啞有頃腹偃漸消乃去李誌其草以為軟堅良藥也後張患痞症遂取草煎飲越宿骸骨皆化僅餘衣履大驚而遁踰年聞事已寢私向所親語其故

江南諸生某夏夜讀書山莊樓上陡見一物

立樓窓側面斑駁如薛雙睛灼灼張兩頤至耳佇聽移時不動生潛引錐刺其喉物咋咋作聲躍去家人有知之者曰此山魃也可速歸遲則齏粉矣踉蹌奔回天明往視房舍俱為毀塌

會稽包姓就幕東粵夜理案牘漏三下僮子垂頭坐睡忽見一婦人索纒秀領泥首几前包疑為案內寃魂謂曰果有寃抑盍明言為爾昭雪婦曰妾幽閉多年願公慈悲幸得代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二十一

替包屬詞峻拒婦哀訴不已乃翻然曰我年已向暮寧惜此餘生不為爾地但何術之從明以教我婦解項索懸梁上招之包遽起將伸頸就縲適躡童子足童子驚叫恍如夢覺而婦已無踪或謂前令有妾遺嫡妬悍縊死埋夾壁中夜所見將母是耶折視之不謬乃墓諸郊外包棄幕為商粵中以老予族人某家貧居海畔潮湧一物似蛤蜊殼而圓整如蓋乃貯油以代燈具油不涸累歲

未嘗增其人素愚蠢不之奇也後遷居忘之
易瓦器油輒告竭始悟前殺之異還覓之不
可得

總鎮王某山右人乾隆初赴任湖南過洞庭
阻風旬餘鬱悶無聊思覓居人有可與接談
者而附近並無村落越日有老叟來謁容貌
清奇語言亦質樸可聽詰其姓氏里居第舍
糊應之餉以餐不拒且豪於飲至百觥不醉
王亦善飲遂稱莫逆日與盤桓偶言及五行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二十四

術叟曰此道頗有會悟如不棄愚陋願陳鄙
見王欣然出其命造叟細為推問凡休咎疾
痛以及起居諸瑣事無不登以月日而詳記
焉至年五十八某日時云有墜馬之厄即擱
筆不復推王曰余祿位其終於此乎叟曰數
也修德可以禳之然脩德莫先於濟人君其
留意語訖飄然而去風亦頓利乃解維前進
嗣後歷年所遭悉與叟言無異奉為著蔡寢
食必階一日江上獲盜甚夥細心訊鞫得可

矜者十餘人盡釋之自此精神腴悅飲食倍
常而所推多不應驗因亦漸置之他日策馬
山行忽心血上冲頭目森暈若中惡者乃扶
下移時始蘇而馬則往來馳驟長嘶數聲而
斃恍惚叟言取向所評者視之不爽晷刻也
後壽至七旬餘

乾隆甲子江南饑制府尹公 題請以工代
賑修濟各州縣水道於常州荆溪開一引河
命巡檢張某督其役掘得一古塚有短碣署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二十五

唐詩人戴叔倫墓碣底鐫字數行曰筮之吉
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寄語荆溪張巡檢
將我骨骸葬其中張以白制府乃令改鑿河
道築其墓巋然高數尺環植松柏表碣於旁
并鐫碑紀其事

秋燈叢話卷之九

福山王 械凝齋著

浙俗除夕設饌於庭向空拜禱名曰送年有偷兒潛入富翁李某室思竊取祭物為度歲資甫入翁適出為所窺詰之以實告翁惻然餉以酒食賜金而遣焉越月翁晨起有魚懸門楣閒後每日皆然不解所自載餘乃絕泊翁七旬誕辰親朋畢集閩人報有義男某偕婦來稱祝者閱其物頗豐而姓名非所素識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一

呼入叩之躡嚙不能對賓散後乃曰余即昔年恩釋之人也感公高誼改行捕魚頗得微利曩門首之魚即我懸也一日黎明見女尸掛門左意必有陷公者因移置郊外自是不復懸魚數年來蓄積漸饒遂成家室今值公慶特冒義男來謝大德耳翁恍然悟遂相歡好如骨肉云
聊城丁老人者性醇謹不欺然諾富室多信任之有無賴子虞某欠博人金往貸富室求

丁書券保丁弗許刳以兵丁畏其橫也從焉踰期無償意富室索金丁不得已代為償一日遇諸途告之故並斥其非虞怒欲毆趨避乃免虞歸即卧病昏然若寐經五載始愈適丁老已卒數月矣丁兩子夙好博父歿益無忌家資漸盡虞勸其改行二子因夙嫌不納且加詬詈虞復屏人諫曰從我言保致小有二子漫應之虞云爾牛欄中埋有白金若干足以恢復舊業不勝於呼盧場中覓生活耶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二

二子以為妄試掘之不謬詰其故虞憮然曰我因無良負爾父金冥司攝我魂魄罰為牛昔爾家所產之犢即我也竭力五載而斃我乃獲蘇金係爾父親埋我所目擊者今告子用以彰爾父之德且誌余過也
余同年馮給事秉仁歷城人父通青烏術為祖卜兆域偕葬師至一處翁曰此善地也葬師不可曰此地一發如雷一敗如灰矣翁不聽卒用之逾年馮聯捷成進士授翰林改御

史旋擢兵科典試江西蒸蒸日上矣乾隆已
已買宅宣武門外永光寺街夢冠帶者一人
來謁曰余明故指揮也以殉靖難師葬於宅
後幸全遺骨感且不朽馮許諾翌日築室後
院啟得一古墓馮買棺令僕輩改葬之未幾
馮病見冠帶者復來詈曰爾何殘我骸骨馮
謝曰僕輩粗莽改葬時或收殮未全非我罪
也曰余諄諄相懇爾徒假手僕隸豈仁人之
居心乎已得請於帝矣恨恨而去夫人請禳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主

之馮曰不記葬師之言乎亦命也豈果僵鬼
能為祟耶卒年僅三十餘
直藩玉公麟雍正中為督院筆帖式與景州
馮牧傑英相善偶以公事偕行宿涿州對床
而寢几上殘燈未熄熠熠微明忽地板砉然
有聲俄一人頂板而起高三尺許面黃而瘠
身著紫道服徑至几前取燈擲空際以首承
之適就其頂兀兀中豎往來跳舞燈隨其起
落始終不墜瞥見玉公卧床上趨近之離尺

餘即悚然退向馮牀挪揄數四復轉近玉公
牀作戲狀仍悚退如初如是者三乃擲燈還
故處而沒玉公呼馮馮已汗透衾簀矣述所
見同

乾隆丁卯平原董友曲江秋試東回憩逆旅
夢父石帆先生來歡笑如平時謂曰爾張四
哥中矣張四哥者曲江表兄也因思張以喪
子故未入闈惡得中不及細詢而寤迨榜發
獲雋赴會試謁座師出內號示之乃張字四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四

號也

吾鄉德州孫莪山先生官翰林時假歸遊徽
州中秋與客飲寓所酒微醺忽遍體汗流如
脫症然急扶卧榻上昏不知人矣少頃頓覺
清涼自顧已化為嬰兒而心頗了了因念此
身本同寄寓往來自如但前生所讀書不知
還能記憶否默誦之皆如平時諦視其家陳
設頗華煥一丈夫褰帷入競告曰男也其人
乃孫年家尊行許公許官監司解組歸無子

所居在寓側孫念許公古君子為其子亦不惡已復轉念吾親未葬何可遽死一媪方接抱急側身投地豁然而醒以語眾客曰倘果有其事余雖生媪必遭毆扑矣試往徵之遂扶病詣許許方以子死怒責媪辭不見孫固請不得已出告以故許慘然久之謂孫曰予福薄敢望玉溪生之於白傅乎

蘇州顧太史俠君徵刻元人百家詩集蒐羅不遺餘力恐或湮沒手自刪定付諸剞劂工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五

既竣時值除夕其幼子甫數齡告父曰兒見秀楚堂前有紗帽暨巾服者約百餘人向內作叩謝狀不知何客太史趨出覘之杳無所見噫文人愛名結習至死不忘表章前賢真盛德事也

歷城某生屆秋試期已納卷矣夜夢其先人曰爾欲中舉正如大海摸針耳醒後悒鬱不自釋日惟醉卧不復作入闈想妻怪問之告以故妻曰夢寐事何足據不聽初八日晨起

見親友紛紛入試未免技癢妻從而慫恿之始自故簾中檢出敝卷袋命妻縫綴妻曰針掉房內聯句上可取來某褰簾入忽狂笑曰中矣蓋針掉聯句海字中適符夢兆故也是年果雋

德州張某舊族也家中落餘室數楹喪偶獨居侘傺不自聊素工琵琶月夜把酒獨酌已微醺鼓絃一奏哀怨動人忽有剝啄聲啟視之乃一青衣人似曾相識者曰奉主人命邀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六

即君小飲幸攜琵琶往張詢主人為誰曰程公也程故盛族皆張戚好又細叩之曰到彼自知乃反扃其戶青衣代攜琵琶前導張尾之行轉數巷始至門外僕從林立僉曰至矣主人曳杖趨出白鬚朱履岸然道貌拱入一亭朱欄曲沼雜植花卉張揖讓畢主人曰余與若祖交至契即所謂海右陳人程正夫也張曰公謝世久矣為見招主人曰幽冥殊途世交如昨適步月偶過尊居聞琵琶聲切切

有愴予懷故邀共酌以消良夜且與君亦有
益幸勿怖張素個儻殊無懼色遂就坐主人
命童子歌以侑酒張援琵琶和之畢盡其技
彈一闕則浮一大白不覺沉醉假寐席上比
覺則曉日瞳瞳枕琵琶卧程公墓前石几上
張大驚起向墓再拜覓路歸將抵家遇鄰人
謂曰昨三更君家火起咸意君被焚今喜無
恙也張至家垣廬悉成灰燼矣
嘉興徐生玉台館蘇州楓橋某氏其書樓正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北

臨河岸適一舟泊其下舟窻與樓窻遙對簾
內有女郎淡妝素面光彩照人徐窺之不禁
神搖女初不甚避若默相喻者目注久之一
童子自舟中出女郎謂曰弟早去便歸徐急
下樓尾童子行叩之曰杭州林姓隨父母及
姊訪親濟寧緣遊虎邱遂暫止此童亦詢徐
姓名至岐路徐詭云入城從別道歸女郎方
啟簾凝望見徐來故遲遲下簾隱窻內盼注
不已徐心搖目奪相對若痴以客至而散次

早舟已揚帆出許墅關矣越兩月餘徐有事
於淮安泊舟高郵見官船自北來者亦泊岸
次僕從甚都徐舊僕李某與焉詢其行曰隨
主人張公赴任九江昨在淮主人納一姬定
情後先赴金陵此新娘船也徐不為意少頃
忽聞官船窻軋然啟諦視即林氏女顏色黯
淡崑崙骨立無復向時神采見徐悲不自勝
曰君非徐即耶從此一別茫茫千古矣擲一
鳳鳥與之遽閉窻入徐正徬徨間而官船已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八

解維去乃藏鳥篋中抵淮見林弟佯問之林
弟潛然曰別後予姊忽病至山陰疾大漸屢
醫不痊業於半月前死矣徐漫聽而疑之越
數日遇李僕弟於路詰所往對曰兄客死都
中今扶柩歸耳徐告以秦郵相遇狀李弟曰
安得有此徐大駭念友某九江人現任河員
往述其故且問郡守有無張姓友曰余郡某
公歷官多年未聞替任亦非張姓也徐啟篋
視所贈鳳鳥惟紙灰而已

蘇州蔡伯華未娶時夢一女子靚妝嬌好旁有指之者曰此爾妻也後頻入夢飲食居處若真伉儷然及娶申姓女絕非所夢者數年申死續娶於陳亦與前夢異陳又死再續宋氏宋年三十却扇時宛然當年夢中人也合卷未幾蔡應京兆試入都越三年而客死遺子僅兩齡宋苦節自矢教子讀書今將弱冠應童子試矣蔡與宋神合十年而實為夫婦不過月餘亦奇矣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九

康熙中濟郡長清邑西北鄙有村民張姓生子甫數齡被匪人誘去妻復多病久不育屢勸張納妾未果值兗郡歲饑有鬻婦女者囑夫往物色焉一日買村人婦頗娟好婚夕詢婦容戚甚問之不答固詰之始潛然曰妾隨夫多年育有子女好合無間值年荒家無升斗恐同斃溝壑遂鬻妾以延旦夕骨肉分離再會無期不覺觸懷增痛耳張聞言悚然曰我娶妾原為嗣續計也今反離爾母子折爾

夫婦心何忍乎遂移寢別室天明召其夫至反婦而不索其金其夫泥首泣謝攜婦去既歸夫婦感張高誼無以為報適有攜子求鬻者婦謂夫曰此子貌不俗何不買為張公嗣少酬萬一夫欣諾及送往張細詢之即前所失之幼子也樓霞胥吏林某賦性殘暴尤好擊蛇所傷無算夏夜納涼簷下簷際有蛇墮其項繞之三匝固不可解以刀斷之而氣已絕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

通州文昌閣踞城上閣前一樗樹高數丈大十餘圍三四百年物也乾隆初重修閣因樹礙閣簷欲去之一老匠曰樹歷年久恐有神憑焉請勿伐督工者不可匠再三曉譬遂止次日匠登閣脊偶失足旋轉而下至簷際將墜簷俯臨城濠墜即糞粉矣幸為樗枝所承得免匠心悸欲以病辭夜夢偉丈夫曰昨蒙拯救稍為報効來朝恐仍不免懇再往感且不朽匠醒急詣公所適州牧杜公至以樹生

城顛非宜命去之匠力阻且訴其故乃得不
伐閣今為潞河書院予嘗至其處老樹婆娑
生意尚鬱鬱也

山西賈人某客維揚舟溯揚子江而上至漢
口路與舟婦通以重利啖水手推婦夫於急
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為小
妻甚嬖之後賈以貲捐太守筮仕得楚省某
郡攜眷涉江遇風毀舟覓人拯救舟婦僕妾
皆得生而嫡妻及子女悉溺求其尸惟嫡妻

秋燈叢話

卷九

十一

未獲不得已招魂設奠而去先是舟夫之墜
水也實遇救不死流落安慶為人備久之以
捕魚為生一日操舟江上見一婦附木板隨
風飄至拯之起即賈妻也計離舟處已三
百餘里矣夕宿舟中舟夫與之狎情頗篤賈
妻憾其夫之溺於舟婦而不見答也願偕為
夫婦未幾賈罷官以賕故籍其家不得歸舊
僕星散惟偕舟婦及小童流寓安慶欲覓僕
姬為役舟夫及賈妻適往投宿見各大駭

俱未明言是夜賈及舟婦俱悔恨自縊舟夫
賈婦即於是夜遁去天道好還可不畏哉

明末中丞某公赴任粵東宿逆旅適夏日炎
蒸舍宇湫隘乃啓牖納涼見後院中有高樓
聳峙而封鎖嚴密召逆旅主人問之答曰樓
中每見怪異故久閉耳中丞叱其妾命啟樓
掃榻宿焉夜將半兀坐未寢聞樓下蹀躞有
聲頃見二青衣人履梯而登若公役狀跪曰
樓下藏金一窖應為公有小人守護久矣公

秋燈叢話

卷九

十一

至幸甚詢其數曰有主者當呼之來須臾一
吏至曰窖金八萬祈公取之免我革羈候之
苦中丞謂曰赴任遠方攜帶未便可暫留俟
我回吏唯唯退及抵任有巨商緣事獲罪將
置之法商納多金獲免後北歸復登樓寢夜
半僅一役逡巡而至詢前金曰公受某商賄
默合窖藏之數冥中已扣抵矣言訖而沒
棲霞孫某饒於財生子頑劣延師課之弗率
教師督之嚴持硯擊師斃之孫以多金啖師

子寢其事越數年入泮授室生子矣一日忽
瞪目股栗而言曰師至矣即披髮狂走跳岩
踰澗不避險阻家人急挽之則伏地叩首曰
師恕我師恕我昇回復乘問逸家人晝夜防
護偶怠而假寐遂自經

少司寇高公其佩善指畫冠絕一時而畫虎
尤為奇妙嘗蓄髮寸許布紙於案以頭濡墨
潘任意塗觸頃掃筆成之神采飛動識者珍
焉公自言初不解畫一日染病昏卧見老叟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三

謂曰子前世畫師也合以畫顯引至一處疊
嶂飛泉迴滌凡境而烟雲竹樹奇獸珍禽變
幻出沒目不暇給老人指曰此畫中畫也為
之剖析元微言下恍然頓悟老人曰藝已成
可歸矣覓舊路回條已抵家而醒自後隨意
命筆若有神助焉

余邑明經劉某夜夢卒持手牌寬尺許書已
銜名甚悉引之去至其地乃邑城隍廟也將
入一人自內出曰姑暫回再遲一日來劉未

及返俄聞廟內嘈雜聲竚足視之數人共昇
一牌出澗數尺上填寫金字銜名乃其兄某
也時兄任河南某州牧固無恙醒而惡之不
敢言月餘兄訃音至逝期即夜夢時也劉大
恐向人泣訴其故逾年劉病歿計其日恰一
週歲豈陰司日為陽世期耶抑鬼神秘密而
故隱約其辭歟

金川苗匪跳梁選楚兵往勦武昌省保安門
內有劉嫗者年六十餘頗誠懇遇鄉里婚嫁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四

事輒為効奔走咸信任之其子充行伍在選
額中子乃備豚酒奉母上坐哭拜於地嫗怪
而問之曰兒從軍遠出不能常侍晨昏故寸
心如割耳嫗正色謂曰爾祖若父受 國家
養育恩已三世矣常以虛糜餉精不能報効
為憾今爾幸得從事戎行正當努力疆場繼
祖父未竟之志何得以我老朽人為念乎子
仍伏地悲啼不能起嫗曰我苦口渴速出覓
柑數枚來比子携柑回嫗已縊苑房中矣語

云芝草醴泉不擇地而生姬亦賢矣哉乾隆
癸巳八月事

寧國守狄薪齋言其溧陽友林笠夫者新婚
彌月偕婦至岳家晚宿書樓樓東隅置一木
櫃未識中何有也夜漏三下燈光中見一紅
衣婦人手執梅花冉冉從櫃中出漸近視之
兩眉間黑痣數點繞床旋走且將披幃就坐
矣林驚而號倏忽不見家人聞聲走視婦翁
亦至述所見翁曰是矣余亡妻來看親壻耳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一

啓櫃出遺像示之紅衣面痣手執梅花宛然
燈光中人

餘姚富翁某延師訓子館中圖書玩物畢具
復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采生動置几旁師
一夕坐讀忽有美婦人來服飾艷麗向師調
笑師驚喜如出望外遂相燕好美人善吟咏
嘗賦七律以贈凄清婉麗師寶藏之詩曰妾
家生長在姑蘇飄泊如今未有夫竊恨生晨
纏水土還憐身世入泥塗何緣珍重藏金屋

祇可淒其伴鴨爐一自畫眉人去後消磨脂
粉孰重敷美人屢囑師無外洩而主人訝師
精神恍惚固問焉不告一日師外出主翁至
館翻閱所讀秘本詩箋在焉方諷誦問師已
至主人睨几上美人笑曰得非此物為祟耶
美人衣裾栩栩欲動頰上似有慙色擲而碎
之後師夜讀無復美人來矣
金陵沈某慕吳下山水之秀買舟往遊一日
至元墓幽僻絕勝處流連忘倦而燥渴思飲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二

見道旁茅舍數椽門庭雅潔花木交映有老
嫗倚門立沈前揖求飲嫗詢姓名居趾延入
餉以菓茗覺竹屏簾幙間彷彿有麗人行走
沈問室中何人嫗曰一小娘子為老身所乳
養性厭城囂故伴居此耳沈欲一見嫗領之
未幾環珮琤琮香風習習女郎盛服而出沈
瞻拜神馳罔知所措嫗詢知沈未授室謂女
曰老身閱人多矣無如此郎小娘子亦有意
乎女含羞不語嫗曰好姻緣豈宜錯過乃置

酒成禮指心誓日期以永偕沈遂移寓元墓
小庵每夕往女家就宿後沈以應試歸荏苒
將度歲忽一人自姑蘇來投書於沈折視之
綾帕一方繡詩其上曰細刺文綾記別言殷
勤留寄白門軒殘針點點傳愁緒線筆行行
隔淚痕除却贈人桃葉渡任憑貫酒杏花村
他年崔護如相憶青塚持來招怨魂沈覽詩
悲疑交集往蘇訪故處僅見荒墳二塚詢之
乃吳中十七歲才女死葬於此傍一塚乳娘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七

也
前明即墨舊宦周某為諸生時丰姿瀟灑個
儻不羣值孟蘭會隨友往觀遇女子數十輩
結隊而來中一最少者裙布荆釵雖無粉黛
之飾而丰韻天然為雞羣之鶴周神思飛越
幾不自持女亦凝目流盼屬意殊深既詢知
為圃人李氏女無緣可通遂置之而女自過
周後朝夕思慕寢食都廢寢成瘵疾毋廉得
其情語其父以門地相懸恐取辱不聽病

勢日增無如何姑俛人通情款周欣然許諾
女聞之喜疾頓減涓吉成婚逾夕而女竟斃
周悲悼萬狀盡婦所有納棺中墓諸郊外同
人哀其志共為文往奠其墓周晚歸方挑燈
獨坐忽聞欵門聲啟視則亡妻也驚呼反走
婦曰君勿恐曩因一時氣結未即死偷兒利
妾殉葬物發棺氣得蘇遂復活周時心神惘
恍信以為實凌晨靜思終詫其異潛赴郊外
覘之至及新墳依然無恙也驚歸詰婦曰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八

妾本狐也頗抱深情昨夕見君哭墓甚哀特
假形以慰君耳然亦有夙緣故爾相就無他
意周聞言不懼安之如初同人知其事有造
訪者輒與接談不之避惟黃生嘉善來則走
匿幃中屏息不敢出周問之曰彼煞氣太重
他年職掌威權我焉敢見周叩以終身乃舉
酒酹地曰君將來祿位當作如是觀再問不
答後黃總制三邊晉位大司馬周官終國子
監祭酒

予族人某家居海畔有垂綸之癖每操竿磯上夜分猶未舍去一夕見火毬大如卵凌波飛至落磯旁盤旋不已某注目久之擊以竿唧唧作聲旋飛去其光如電某心動罷釣而歸行未里許回顧火毬叢集以千百計自海中風擁而來水為之赤繞磯跳躍若巡邏狀移時乃散

予邑塗山村于某喜擊燐火每夜輒獨步荒塚間尋覓撲擊遇燐火衆多擊之不散腰間

秋燈叢話

卷之九

十九

出一小銅鑼鳴之即紛紛而滅一夕晚餐畢聞戶外有呼者曰北山之陰燐火甚盛盍速往于持杖趨出火簇簇遍岩谷間擊之轉增漸且千萬叢繞身畔逼近鬚眉而臨行倉卒忘攜銅鑼凌爍蒸騰幾不得脫踉蹌而歸卧病不起矣
雍正乙卯歲杭城大火延燒千餘家中丞李宮保親往撲救彷彿見火光中一金甲神持紅旗招展圍繞一屋移時火滅瓦礫中惟此

屋子然獨存問之乃鹽捕李姓屋也李奉差他出家惟母媳二人火起時並不知覺第聞人聲嘈雜紅光繞屋而已公異焉莫測其故方李之差往江南也舟泊常州郭外中夜聞泣聲甚慘聒不成寐起問之曰欠賈人金苦於追逼不得已鬻妻以償今分手不忍捨遂悲痛驚客寢耳李憫之代償其金而焚鬻婦券及歸公詢其生平有何善事李惘然莫知所答固詰之乃舉前事對計其期正失火之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二十

夜也公深加歎賞賜額以旌焉
蕭山先達某少為諸生時酒量不勝蕉葉後忽雄於飲同人訝而詰之乃自述某歲病疫昏憤間神已離舍隨風飄至一處天色慘淡不見日月道左有屋數椽乃即簷下憩焉未幾一婦啟扉出視之姑也因謂姑亡多年何為在此姑含糊應之呼入詢所自恍尚莫能對姑曰可暫居此爾姑丈職司判曹俟歸時當為爾謀俄聞傳呼聲僕僮奔告曰主人至

矣姑囑匿幃幙間頃見赤面虬鬚者昂然入轉瞬則白面書生也訝云烏得有生人氣姑告以故曰戚也奚相避出與叙禮情頗洽姑曰此子何由而至判取簿查視曰悞矣俟食畢送之歸時已悟入冥途因叩問終身事判曰子科第中人雖仕途不永而壽頗長比設食勸飲以量狹辭判復取簿視之曰果無酒腸當為子添三分援筆書其上引觥酬酢遂多而不醉食畢即命役送出乃寤自此病愈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三

竟能飲某後登第授縣令甫三年緣事歸壽至八十餘

萊郡有潭名烏龍濶畝餘盈盈清淺亢旱不竭競傳龍潛其下武弁某欲覘之以桔槔岸其水越日始涸潭底有洞湧出一物萍藻盤結不可辨識惟雙睛炯爍有光見者駭走潭水復盈後村人某夜過潭側似有物絆其履取視乃泥盂也持歸以飼鵝鵝貯食少許而啄食不盡異焉投錢試之經宿亦滿夜與婦

謀來朝易銀置其中比曉失盂所在歷城有兄弟二人捕魚為業其兄舉網得一物質似陶而式類盞頗粗笨因棄置艙內其妻見之取作燈具燈甫燃即結蕊如豆旋結旋落鏗然有聲視所落者爛若白鏹移時蕊燼悉取而藏焉次夕復然乃以告夫夫持至市鎔之果金也如是者數年遂成富室後其弟欲析居兄分產不受詰其故曰田宅我無所需願得此盞耳兄慨予之弟乃多置燈炬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七

光耀一室頃即吐花大如卵滴金纍纍數倍於前喜甚謂鉅富可期旬日後花不復吐雖減炬為之亦不驗大失所望復歸盞於兄而求產兄倩戚友為質即以前所分者與之弟素無賴未幾蕩盡仍望兄資助不遂控於官且訴以得盞故官逮兄並取盞試之無所驗廉其情乃責弟而貯盞於庫

豫省李姓者徙居宿州貧甚為人傭一日耕隴上有美好女子就之李懼禍不敢應女曰

實語君我狐也夙緣應相從故不恥自媒耳李益驚愕狐曰我非不利於君者願無恐李疑其幻而悅其美遂偕之歸居旬餘謂李曰力能為君高大門閭但地素相狎恐駭聽聞因另擇一村遷焉為李經營創作不數年宅第連雲田禾遍野合村仰望號曰李瞳狐性頗賢緣已久不育為李納妾生子撫之若已出居恒與李談導引術戒其節慾及生子後每令獨寢妾不得常侍衾裯深啣之煽動李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三

之戚黨謂李曰彼異類烏可恃一旦觸其怒貨物資財將仍攝去也且逞其蠱媚之術恐終為性命憂聞茅山多異人宜求法驅治之世世子孫無慮矣李惑於眾議從其指得符藏之先是狐常自詡能潛形入微孔中人莫之害李一日置酒欸曲飲之至醉從容謂曰子自謂善隱吾未之見也能入瓶中為戲乎狐醉不疑遂竄入李遽出符封其口狐曰悶甚速出我李不應始知其害已也懇曰廿載

秋燈叢話

卷九

恩情何忍心至此倘不相容第放我出當潛踪遠遁後此餘生皆君賜也李猶豫不能決眾曰勢成騎虎縱之禍立至乃置瓶沸水中移時傾視血跡點滴耳李欣然自謂得計戚友亦交相賀不數年家道零落與其妾相繼歿子亦夭折昔之連雲第宅傾頽皆盡惟李瞳名尚存

明相國嚴文靖公訥為尚書時偶抱病延其子之同年某診視某以凌晨至日將午始見

秋燈叢話

卷之九

三

公扶兩青衣倒行而出及戶乃轉身入某訝甚而未敢啟唇畢立方家人以紅東進公有怒容其子亟以白箋易之色始和俄聞內有詬詈聲頃漸近廳事則兩僕婦揪結至公前紛拏移時而散公漠然若無所覩家人輩亦無呵阻之者益駭然莫解所以公入詰其子始悉其故蓋公喜占驗機祥多所忌諱凡起居諸瑣事必推演而後行是日喜神在午必臨時乃出出又嫌與方位相背故倒行以迎

五〇七

之且日支在酉紅束屬火有尅治之象故用白箋取相合之義耳至僕婢之無所畏忌則公之素性寬宏然也越數年有金甌之卜令製酒十餘席而不延一客家人請命曰客已在此矣乃徧置矮几羅列餽饌呼諸僕入坐衆惶悚不敢前固命之始就食食畢正色謂曰汝輩素驕縱恒不循家人禮余每以大度置之但今非曩比倘仍蹈故習必不爾宥能如約者留否則聽去不相強也衆以主人

秋燈叢話

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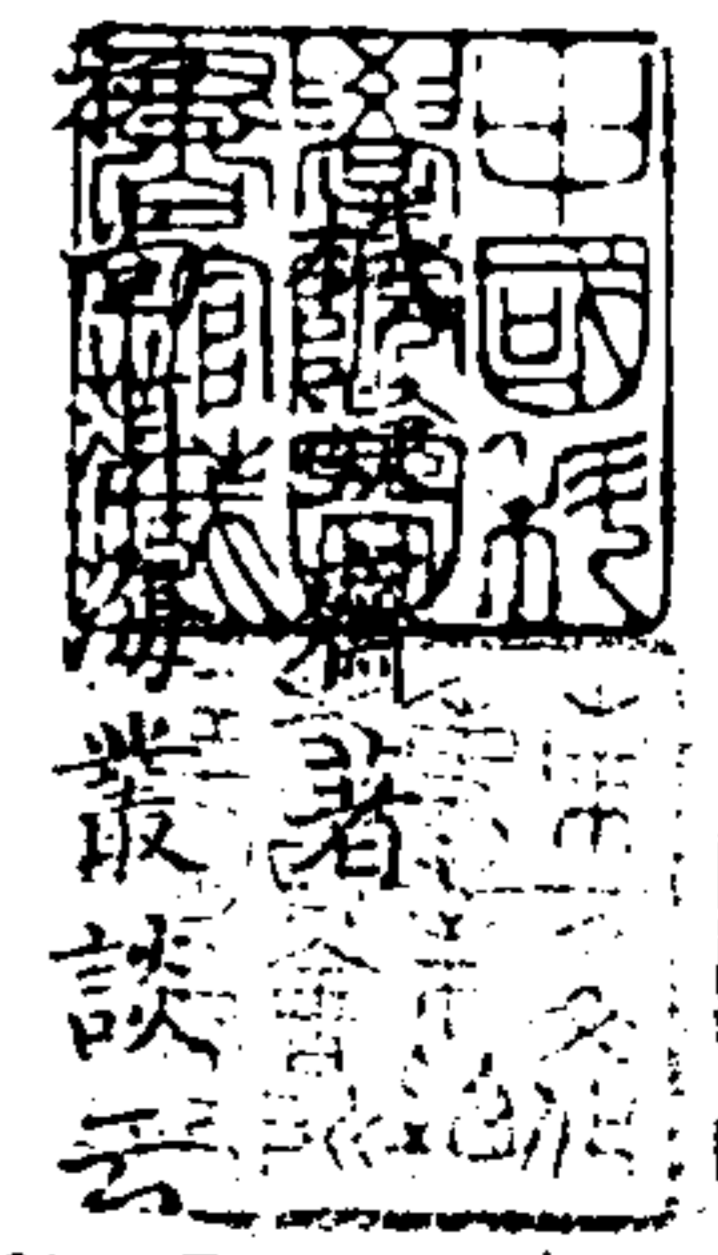
三五

素寬厚咸唯唯未幾諸僕故態漸萌公立治不少貸遂凜然無敢犯者

秋燈叢話卷之十

福山王

王新城居易錄中載輪庵



大理府三塔寺有三塔隔洱海百里即望見之中塔方正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範四金鸞各高二丈塔下人以巨石投地金鵝輒昂首而鳴音響清越又云蒼山中巖亦號雪山相傳即如來苦行之地草石皆作旃檀香傍一 眼洞天生橋其木半月一換四

季常新又云洱海八月望後海中出珊瑚樹

高數丈又云大理為龍窟余五兄方旭曾出守大理云塔高十三丈有奇四面羣山環繞離郡四十餘里始可望見塔頂鑄金雞一隻四角並無金鸞投石長鳴之說不知何據蒼山中巖草石毫無香氣洞傍亦無木橋至海湧珊瑚歷任四載未覩此異父老亦未有言及者惟云大理為龍窟屬寶山凹中深潭無數俱有龍潛其下里人相戒不敢過其傍稍

犯之風電冰雹頃刻而至十數里內田禾傷損無遺

江南王孝廉晉原博學能文為南中名宿雍正癸卯發解後終身不赴禮闈人疑而詰之曰余少時與妻不睦妻忿而自經嗣後入闈至夜分輒出相擾卷幅非墨污即燭燬每試皆然不能終場及癸卯春加意揣摩鍊熟文機入闈日將夕真草俱畢復恐其攫取乃藏衷衣內危坐以俟夜分妻至覓卷不可得嘻

笑曰爾誠狡矣然今科應中亦爾命也但一之為甚勿庸再涉妄想明春俟於黃河岸側斷不容爾北渡忿忿而去遂絕意進取終老於家

京師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見火球自南窓躍入霆電滿室聲轟轟不絕須臾穿北牖而去某驚仆床下家人排闥入視曳之起備述其狀衽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燭室中見書厨雙扉金繪四龍杳然失去或謂畫龍時

晴台干支遂有此異其信然歟僧繇點睛無足奇矣

楚省某郡守赴任抵境將泊舟旋風忽起舟次吹蕩江心波紋縈繞久之不散疑焉命泅人沒視云水底有僵尸踞椅而坐繩之起尸反縛椅背墜以巨石乃匿之戒役從不得洩風亦頓息維舟登岸行里許值暴雨趨避某富室見廳事設椅十餘座與江心沉者逼肖計其數奇問之對曰一椅久殘缺屢欲脩補

因循未果耳守領之抵任即呼富室至訊江心尸所自來以不知對出椅示之色頓變遂服辜蓋昔年曾延鄰邑生訓子生醉後自繩其妻美富室覘之信乃醉而沉諸江納其妻以為妾十餘載矣

京師正陽門外有劉姓者營馬磨業一日晚出未歸其傭燈下篩羅聞搗門聲以為劉至出視之則驟負重物立於門外疑賈貨走失恐有波累驅之去頃復來蹄觸不已傭開戶

扶之驟遽躍入掀所負於地馳去閉門啓視
燦然金也不禁狂喜慮為劉覺匿草薦中劉
歸見傭神色倉皇問之不答遂就寢移時聞
羅聲斷續疑馬起自壁隙潛窺傭持白鐵反
覆簸弄旋納諸懷頃復取視劉突出詰其由
來不得已具以實告劉曰天賜也且暫休息
當沽酒為賀殷勤勸酌傭沉醉酣睡劉取金
瘞他所假寐其旁傭夢中笑語有聲劉呼醒
問故傭復舉前事對劉佯驚曰我輩操薄業
秋燈叢話

君應京兆試何以來此顧言其故夏懇於書
中增已名許之書入二名俱補錄迨榜發夏
高中顧竟被落
桐城方公問亭少丁家難依戚好黃州某守
守未之奇也久且有厭薄意除夕親朋讌集
公獨愀然不樂有相士在坐謂曰君骨格嶽
奇異日飛騰未可量也衆聞其語咸目笑之
相士忿然曰諸君井底蛙耳烏足相天下士
謂公曰君明秋當發軔吾傾囊助君行無鬱
鬱久居此也公北上客平郡王藩邸從王軍
前王奇公才薦於 朝遂蒙 殊遇不數年
歷官節鎮加宮保果如相士言
張文和公允隨官黔省別駕時每同寮宴集
端坐不苟言笑咸以呆張目之某郡李司馬
獨奇公謂人曰張君非常人他年外建節旄
內秉鈞軸我輩何敢望也或以告公公曰彼
戲我本彊耳李聞之謂公曰吾非浪語異日
當自驗但故卜後恐祿位不永耳後總制滇

秋燈叢話

卷之二

二

默歷數載遂有金甌之命公每向人理前
說喜且懼曰李司馬之言驗矣余其不久乎
秉政踰歲而卒

康熙間賈某精風鑑相人屢中部曾孫某欲
試其術讌集同人各擇偉僕易衣冠置之
上坐主人俱衣僕衣立階下賈入視諸僕笑
曰那得婢學夫人如此僭越耶即下階揖各
主人上至孫賈不之顧孫嘻笑曰君於諸公
咸察察而獨憤憤於某乎賈驚起曰君骨格

秋燈叢話

無足取惟齒貴耳適因掀髯始窺見之非得
十而失一也孫益不快拂衣入其母問之告
以故母曰異哉初產汝頗艱聞空中語曰此
家有善行應生佳兒惜骸骨已成當更益貴
齒余以為恍惚所致未曾語及今相士云爾
真異人也孫乃出改容以謝孫初家寒封翁
以訓誥為童子師積館穀十數金歲暮歸遇
一婦抱兒泣水次問之曰夫出家貧無以卒
歲欲覓自盡耳封翁惻然罄囊贈之遂獲此

報云

順治初京師劉某好收買舊物一日至崇文
門外有老嫗持鐵器求售式類碗而制亦古
重觴許賤價市之不解所用路過一生見而
問曰此前朝禁中物爾從何處得來劉心知
有異詭云我固識之君試言驗其同異生曰
嘉靖好道步斗禮壇壇燃燈四十九盞盞金
質漆飾此其一也劉鎔之不謬乃造嫗曰鐵
器尚有收貯者乎願盡沽也嫗欣然引至屋

秋燈叢話

七

後地坎內堆積累累皆鐵盞也盡市以歸
于檀字暘谷家貧力學余邑名下士也金壇
于相國視學山左賞鑑之試輒冠軍與平原
董曲江相頡頏一時有東于西董之目顧屢
躡名場年四旬餘始登賢書乾隆壬申恩
科董君成進士入詞館于被放嗒然東歸遘
疾不起繼室張氏年二十餘結縵方一載母
呼令歸氏曰予已為于門婦矣將焉往遂沐
浴易新衣內外皆縫紉周密人莫測其故殮

日泣拜舅姑入室自經從容就義可謂巾幗丈夫矣

平原新庄張世珍舊族也患癱疾年久不愈遇一道士自言浙江馮姓善醫以藥酒一杯飲之沉疴立起乃深感焉館於家馮能攝亡人魂魄現鏡中雖歿數十載攝之無不畢肖又善丹術張試之銅錫皆成黃白遂告貸親友得數百金入爐火經數旬馮曰丹成矣須藥物點化顧本村荒僻無藥肆張復貸數十

秋燈叢話

卷之十

八

金借騾二頭令其子偕往村東水務鎮市之途中頻令張子下騎撮土置囊中云有用處須臾至鎮有一人自肆中出呼張子飲視之乃其戚杜某也甫接談忽家人奔至曰主人病發矣危甚張子驚惶無措遂以銀付杜偕馮市藥奔歸父固無恙家人亦未嘗他出因備述其故父駭曰杜下世已久惡得尚存且鎮去村遠何迅速乃爾子恍然悟啓爐驗視空如也馮初策蹇來尚繫廐中往覘之乃紙

剪者揀篋中黃白物皆還原質張悔恨無及病亦復發而索逋盈門盡鬻田產償之竟至赤貧

東安尉姚某乾隆初任鄴都尉時署有大桑一株每月夜輒見紅裳人徘徊樹下習以為常不之異也後因子病須桑白皮令僕掘取去浮土數寸露微孔澗之漸大忽有蛇湧出啣尾連綿不可數計盤旋樹下積高數尺末一物自穴躍出立衆蛇上長尺許巨於臂隆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九

首方頤齒歷歷外露鱗甲遍體渾如猩紅額挺雙角色碧而銳頰下赤鬚長與身等睛光灼灼睥然怒視若嗔人動其穴者姚乃具公服焚香祝曰余官雖卑 朝廷吏也署中尺土皆余所主爾既具神異何不遠藏巖穴乃混跡公署耶祝畢物似解人意即跳入衆蛇亦隨之入姚乃封穴而樹石其上焉

江西餘干諸生裘某每夕見紅光自井中起異焉洵之獲石匣啟得一硯質似端而細膩

瑩潤不可名狀試諸墨精光艷發經日不涸
遂珍同拱壁築室貯之額曰寶硯齋後登賢
書赴禮闈攜硯渡江狂飈陡起波濤洶湧遂
窻忽開忽闔若有啓閉之者經數刻風浪始
恬而硯已失所在矣

乾隆戊辰仲夏保定雨澤偶愆禁屠祈禱屠
人王鎧夜卧衢巷朦朧中見珠旗羽葆儀仗
森嚴傳呼曰東嶽大帝來將及巷前驅稟曰
王屠攔路神不答命迂道去覺而狂喜遍以

秋燈叢話

卷一

十

告人次夕仍寢其處復見神至稟報如前神
怒曰我為民祈雨何物王屠屢肆無禮發清
苑令責二十醒訝其夢之不倫弗以為意也
值縣令出王倉皇走避令覺其異執而問之
忽懷中豚蹄墜地科以私宰杖二十焉
順治初文登富室劉某創室落成夢中堂懸
扁額書金門待詔字以為吉兆歷數傳無中
式者而子孫零替殆盡乾隆中售與蓬萊馬
臬使馬雍正癸卯詞林金門其名也

掖縣張某雍正中為山西宰讞一竒獄邑有
諸生某父死廬墓母猶在堂每朔望歸省即
返墓所暮年母覺婦體有異詰之云某月夜
夫踰垣潛歸遂有娠母信而秘之後婦腹漸
皤生見而驚問妻不應母以婦言告生默然
遂縊死墓側妻旋亦自殺母訴之縣訪緝經
年毫無踪跡母痛子甚常詣縣泣訴令每多
方慰遣他日過某國學門適渴入啜茗值某
外出家人延之書舍見曲房中一櫃頗精巧

秋燈叢話

卷一

十一

意謂內藏古書啓視之乃貯白衣冠一襲時
某父母固無恙令心動憶及諸生事急掩之
出謂其家人曰爾主回可即過我復密囑幹
役伺某抵署後亟往取其衣頃某進謁令話
前事某色變呼役持衣示之益驚惶不能出
一語獄乃定

武昌郡東關外四面佛寺壯麗宏敞創自前
朝蓋數百年香火也佛像高二丈許鐵身銅
首其首四圍皆具面目因以四面佛名雍正

中有諸生三十六人倡議寺歷省會龍脈有礙科名邀附名者八十餘人公請於官而毀之顧佛身高大佛首更堅重斧鑿竟日不能損因謀穴佛背置烈炬其中移時鎔化佛首乃墜眾愛銅質精純水分之為制器用未幾首事者皆背生瘡疾潰爛及項墜首而斃附名者尋患頭痛歿百餘人無一免者內有胥某係盜名附入者屢欲出首恐干眾怨遂中止後見諸人死亡相繼心益惴惴竊念咎非

秋燈叢話 卷之七

由已或可倖免後選鄖陽訓導將赴任忽仰視驚叫云有金甲神持杵擊我首痛甚語竟而絕予族人某家貧以博為業偶得千錢置床席側夜半夢蛇伏身旁驚起燭之無所見屢夢皆同悟曰殆錢為祟耶戲擊之觸箴傷指瘡潰為患醫之錢盡乃瘥清苑有叔嫂二人同患瘋疾每相間而發醫藥罔效一日叔病發家人扃閉室中忽破窻

躍出移時歸家神氣清醒自言途遇一道士為我療治褫衣縛樹間出利刃貼符其上呼曰斬瘋鬼刃從腰間過了無痛楚但覺冷如冰耳臨行並以符訣贈我云凡遇此症皆可療也家人初以為誕後見其毫無瘋態且符訣儼然在手咸信為神仙濟渡也無何嫂瘋發某乃如法施之呼未畢而嫂已被戕矣眾大驚某擲刀狂叫跳屋踰垣舊態陡發執鳴於官官審其情欲援例宥之某自供仇殺言

秋燈叢話 卷之七

詞鑿鑿出仍昏迷如故竟定案坐抵萊郡舊家子某貧甚貸金販鷺頗獲利家計稍豐思此物足以居奇乃盡鬻所有市鷺千餘頭散飼沙灘將刻期赴都門求售忽聞鵝唳空際一鷺應之羣鷺皆鳴鼓翅翩翩縞如白雪旋高丈餘望之漸杳某跳巖踰澗尋覓累日片翻無所見棲邑林孝廉公車北上宿某縣將寢見一披髮婦人自牆角出跪訴曰妾某姓婦也不得

志於公姑被夫捶楚致斃妾父鳴於官夫家
行重賄將律以反坐死者已矣生者又復含
冤渺渺孤魂無可告訴知公長者且與令相
識希為解救林悸甚連聲許諾鬼泣謝而沒
林竟夜不眠黎明投刺謁令述所見令瞿然
起握林手曰我知過矣立返其賄而治之林
是科中式官至別駕

溧陽諸生蔣士超之父販米鎮江暇日與客
伴遊城外抵京口聞見江西大竹箬縣巨數

秋燈叢話

廿五

里循江而下將至關口忽水中出巨爪如雞
足色間紅黃攀籬不得行時籬夫百數十人
力無所以告籬主籬主就而視之曰吾聞
龍爪如雞足豈守江龍不欲吾籬過關耶此
異事宜鳴諸官太守出視之不能決乃轉告
將軍守道於是合郡官屬皆至籬側將軍沉
吟久之語道府曰龍守江猶吾儕守土是必
有邪物隱伏籬內欲乘以渡江故龍過其過
今姑拆第一籬驗之遂悉驅籬上人夫登岸

命水軍健者數百人駕龍船拆籬約至五六
層有小花蛇五寸許五色斑駁一躍入江龍
爪隨沒俄頃晝晦江中疊浪如山迅雷烈風
勢撼山岳惟見血毳大如斗屋溜色紅而氣
腥竹箬飄泊莫知所之泊岸船隻沉裂不少
岸上人奔避不及亦有死者逾半日勢乃定
江水為赤

溧邑西鄙七里村一少年素業屠所居門近
塘塘坎有大赤榆一株每至盛暑即浴於樹

秋燈叢話

廿五

陰下一日浴畢呼妻具飯飯訖礪其刃極鋒
銛攜之徑出妻詢何往曰將殺龍妻笑曰子
殺猪者耳焉能殺龍少年曰門前塘內有物
甚鉅鱗大如箕每浴於深處此物必在吾以
兩手合抱祇及其身之半但不知首尾作何
狀度之必龍也今往殺不愈於殺猪乎妻曰
龍神物豈可殺不聽疾趨而往甫片刻顛料
而歸泣曰吾不能生矣此物鱗大而堅刀不
得入因於鱗之合縫處刺之鱗忽開有水射

出寒徹心骨吾中此水手戰股粟刀亦墜塘中矣妻飲以薑湯不能受數日而絕

江寧貧民無他貿易攜衣袴貯炒豆其中沿街叫喊易敝壞諸物名曰收荒鈔庫街有民婦朱氏父母俱喪遺一襁弟鞠養於家令收荒生理一日攜衣袴出遇雷震死婦抱尸歸哀號不已忽有近地棍徒糾集多人攔門索觀婦夫婉言辭謝棍不聽諱曰雷擊人謂之天刑天原以此示眾爾何匿尸不令吾曹快

秋燈叢話

卷之二

一六

觀攘臂排闥徑入眾或爭或勸正紛拏間陰雲乍合雷聲轟然金蛇撩亂而此棍已跪死街心矣

揭債至扣折錢苦矣西人每結黨為之金陵朱姓借錢千文年餘滾算欠至數金力不能償西人每日踵門呼索且攜刀在手曰爾不還錢當血是刀一日侵晨門方啓西人已突入手中刃利甚朱稽首哀求冀再緩期西人瞋目詬曰刀在此非我殺爾即爾殺我此刻

可了事矣因倒持其刃而前曰爾請殺爾請殺朱自計總不免於死與其為彼所殺奚若我殺之猶得少緩須臾死乎徑舉柄戳其腹西人負痛以手護創疾走有王老父子開錢米店向與西人熟識見其踉蹌走過讓坐啜茶西人口不能答甫坐定驀然倒地血從腹中湧出王大詫呼鄰救視已死矣眾鳴於官王據實陳辨不聽刑求數次竟承為仇殺據法命案必獲兇器與創口相符案乃結官追

秋燈叢話

卷之二

一七

兇器王謬承藏某處終不獲遂長繫追比而王之子痛父邁此不白寃日夜號慟請代不得榜於門曰吾父所遺資產約千金有得殺人消息者當以五百金報朱目擊王寃心已惻惻及見榜愈心動曰吾所不自首者以有老母在也今得多金養生喪死無憂矣往見王之子白其故赴官陳前事甚詳並有兇刀可據官乃釋王後朱獲減等以孝養終福邑王姓婦夫出獨居一日晨起聞室中錢

聲錚錚遍視無有俄自梁間紛紛墜落婦素貧見之喜動顏色聞空際語曰亦愛此乎當倍以贈汝即有制錢數緡置几上婦亦不究所自取而藏之夜半有少年立榻前婦驚欲號少年曰母日間錢即我所贈若肯永好當勿憂貧婦利其金從焉後時有所贈久悟其為狐且願已盈乃潛歸母家以避之狐亦繼至惡徙居彰其迹掌婦頰仍相隨不去或侮之輒作祟驅禳莫能去上元有戲龍燈者狐

秋燈叢話

卷一

六

聞之懼匿壺中謂曰慎勿以猪脬封口而束以絃女潛告家人如其言投烈火中須臾壺融化而狐遁出肆虐彌甚六月六日復值龍燈過其門邀入跳舞狐恐怖無所匿婦指壺示之狐曰前幾不免安可再悞婦曰曩偶失言為家人覺常自悔今誓不再洩狐信之竄入婦急起如前封之而埋諸郊妖遂絕未幾婦亦貧如初子族人某貿易京都染噎症屢醫不效殆甚

乃東返無何復驅車北上眾詰之曰將抵家馬逸車覆痰忽上湧嘔吐移時胸膈頓爽而沉疴若失矣

固原參戎署多怪康熙中有張某蒞任一夕巡兵宿箭亭上忽聞足聲閣閣漸近亭級視之乃一巨人俯躬而入高與梁齊頭大如輪口張如箕目光睽閃繞亭而顧見眾聚寢以巨爪劈分數人兀坐其中腰間出大扇長三尺許往來動搖其風獵獵逼人毛髮眾魂魄

秋燈叢話

卷一

九

飛越冥然若迷天明家人起視眾皆僵卧救之活其半凡經巨爪攫者無一得免晉藩温公而遜雍正初秉鐸威縣時與狐友每來必以夜不令設燭杯酒酬酢談吐博雅且豪於飲月夜則見其形乃一黃瘠叟綸巾道服睛灼灼如電久之與家人稔熟遇童稚輒撫摩飼果餌覺指爪纖長而毛茸茸然偶與論古今佳麗狐曰褒姒輩未經目覩姑置無論漢唐以來無媿絕色惟昭君一人史氏

所傳洵非溢美和番時曾親見之至楊太真以肥婢工於蠱惑而元宗嬖之釀成天寶之亂文人弄筆盡態極妍其實亦尋常艷質耳未必六宮粉黛無顏色也公贊其靈幻過人狐曰人為萬物之靈七竅備具本有證仙之基特為情欲戕伐喪其至寶遂去道日遠耳我輩竅僅有六非經數百年伐毛洗髓不能脫此皮囊也恒以方伯呼公公訝之笑曰他年當自知及貴如狐言

秋燈叢話

卷之十

二

余鄉先達某雅不喜浮屠官南中時境內寺宇拆毀殆盡有古刹建自前朝像皆銅鑄某毀之鎔為浴器一日晝浴陡見佛像森森現水中旋繞相向咸有怒容驚悸成疾而歿平原張君陶山乾隆初任楚省城步令以廉明稱一夕居民不戒於火延燬廬舍勢頗烈而縣署正當其衝焰烟逼近狂飈大作咸憂懼以為不救俄有物長丈餘自空飄下書城步縣封四字大徑尺餘火光照耀筆畫宛然

墜儀門前遽返風滅火署獲無恙閭邑無不見者

黃岡報恩寺殿宇崇閣建自前明藩邸乾隆乙酉夏黃梅堤潰平地水深丈餘田畝廬舍多被淹沒蒙 恩發粟賑卹岡邑有協賑之米即寺中設廠碾運吏某董其事楚人之碾具名揆必引繩梁際貫揆柄之兩端始可推挽時殿梁高數尋無所藉手乃議施杆於佛項而縛以繩或有以瀆神傲者吏笑曰慈悲

秋燈叢話

卷之十

二

如佛方欲捨身濟民區區勞動諒所不嗔且彼土偶也烏能靈遂肆意束縛久之佛項剝落四圍繩痕深寸許及事竣亦不加修補未幾吏喉下忽生巨癰治之不效漸至潰延宛轉呼號墮首而斃

余鄉海市惟登郡蓬萊閣為最每春夏之交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人輒見之東坡守登州值歲晚以不見為恨禱於神乃見誠未有之奇也嘗聞父老云市之現也變態不一或城

垣隱起雉堞崔嵬綿亘袤延儼然都會或修為市鎮之形萬瓦鱗次千門洞啟摩肩擊轂者紛紛如織又或為大叢林浮屠聳峙殿閣崢嶸莫不宏傑嵯峩玲瓏耀目又或峰巒轟立夏木千章異卉珍禽宛如圖畫若遠若近乍離乍合或移時而更一境或轉瞬而變其狀靈幻萬端莫測所自順治初有登鎮某宴客閣上酬酢方酣突有艤艘無數遍列旌旗蔽海而來舟中人皆戎裝荷戟狀貌偉異有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二十

類天神某驚為海寇至即撤席命軍士戒嚴正紛曉間忽人舟俱渺惟見海色天光相與混漾而已余生長海濱少隨父兄奔馳宦轍今復一行作吏徒耳食其勝未經目擊聊紀所聞為異日探奇之一証云

秋燈叢話卷之十一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康熙間東粵明經蔡某能知前世事前世吳姓係廣州某邑諸生也家計充饒好讀書忽抱病卧床歷久弗瘥一日偶思散步甫舉念已翩翩門外見牆垣高峻欲登眺條已陟其顛周圍縱觀意頗自適下招妻孥共登俱不應第繞榻涕泣心方疑訝旋見昇一空棺至逼視之即納某棺中急呼曰我固無恙何遽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一

乃爾眾不顧竟合其蓋正煩悶間恍惚身已離棺遂悵快而出塗遇親朋訴其故咸掉臂去益悲憤無聊踽踽獨行俄道旁露園亭一座遊人如織某亦縱步入重樓疊閣應接不暇忽傳呼夫人小姐至遊者皆紛紛趨出某聞小姐名心動走匿假山側頃見侍從雲駢步搖競響有半老婦人攜艷女而來遊覽少倦至一亭中憇焉亭上錦茵燦設餽果紛陳諸婢潔卮勸酌因潛出私窺人不之逐徐近

亭級覺香風襲人沁入心脾方詫為奇遇女忽身發寒顫嬌轉呻吟夫人倉皇捧之歸情不忍捨追隨輿後竟抵女卧樓夫人延醫調治某肩隨侍女輩往來視湯藥人亦不問久之不愈或謂須延道教禳解某告眾曰野道何知不若請高僧懺悔眾若罔聞無何道人至治無效女疾益劇舉家驚惶某亦憂甚復有人告曰某禪師新至符咒頗靈盍亟往延夫人欣諾移時禪師登樓環視指某曰邪孽

秋燈叢話

卷之十

三

速避某曰我奔走數旬頗劬微勞反以為妖耶禪師不聽揮劍奮擊懼欲遁則樓外網羅密布望之空踈映徹而終不得出窘甚伏匿梁上禪師命取一甕至噙水仰噴不覺噤墜甕中復以朱書封其上瘞之郊外甕內殊不苦饑而昏悶特甚時聞車馬喧闐及焚燬殺掠聲久之闐如也後里人掘井獲甕擊破之乃得出隨風飄蕩至一池畔覺清澈可愛偶失足墜落驚顧已化為嬰兒方悟身入輪迴

心雖了了而不敢言後長值父應試歸錄文稿置几上竊執筆評其優劣時方七齡耳父見驚愕乃以實對並述前生事父不信攜至原籍訪之城郭如故人民已非問其家莫有識者入其祖祠棟閣木主內有與所記名姓同者視之係其家十三世祖乃宋端宗景炎元年月日也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三

菊者推劉為冠一日有道人來謂曰南山下某種菊數畦頗堪寓目子箇中人能一往賞鑑乎劉欣然從之穿林渡澗約數十里至其處則叢菊盈谷花大若槃不下百餘種光艷奪目晶瑩可鑑視已園中所植真不足觀矣附根有嫩芽長尺許怪問之曰土腴而樹藝有法故發獨早耳劉乞其芽道人靳弗與堅求之始分兩芽授焉劉復強折白菊一枝歸插諸瓶隆冬如新經春分乃萎芽植園中花

發與道人所植無異第微欠瑩澈耳次歲開
漸小三年乃同凡質再造其地訪之層巒疊
嶽烟雲滿目而已

余邑人某康熙間航海遭颶風吹入大洋隨
波上下經數晝夜船忽墜落如在深坎中第
見海水壁立四圍瑩澈而濤影滉漾曾不漫
溢涓滴仰望天光熒熒如豆老於舟師者不
知為何地舉舟惶恐計無所出夜半有圓目
鉅齒藍膚紅鬚者四五輩左右夾船徐徐提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甲

之起衆屏息而伏少頃船出水面乃獲免
清江浦太平樓雍正中有童子浴於河值江
省白糧幫過停泊水次一尾艙內有兩少女
方啟門凝望見而悅之含笑相招童子涉至
舵傍兩女挽之入忽糧弁催行鑼聲頓發而
舟已解維前進矣兩女徬徨莫措乃謀匿諸
艙底其父母莫之覺也舵工只此兩女防閑
素密日兩餐皆其母饋送先是女每食所餘
必多後則若有不足父母竊訝之且往時饋

食女必延母入數日來一聞履聲即爭出接
受神色倉皇母語其父益疑之突啟艙入見
童子怒甚將殺而棄諸河童子泥首哀乞兩
女慚悔涕泣亦不欲生母既憐兩女又見童
子貌不俗詢其家世知為良家子尚未聘也
謂夫曰事已至此如必甘心勢將連斃三命
此子不足惜其如吾女何且恐傳為鄉里笑
不如因而妻之所蓋多矣夫從焉船南回仍
泊原處有焚楮錢望河哀痛者童子審視則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五

其父母也登岸問慰父母驚以為鬼望而卻
走童子備述其故舵工夫婦亦踵至相告始
信而喜方其浴於河也久而不歸父母跡之
見衣履置岸側疑為溺死乃招魂而葬屆百
日期臨河哭奠不意相逢且獲兩媳焉
朱方伯一蜚浙江嘉興人未遇時遊西湖有
異僧自滇來卓錫靈隱寺往問科名僧曰君
非科目中人也來秋當點冊龍門觀諸生綴
隊入場耳朱愕然僧笑曰非誑語旬日當有

驗未幾接舅氏錢少宗伯以壇書已為祁奚之薦趣其赴都朱置書靴中趨寺謁僧僧迎問曰君靴中物吾言驗矣乃驚服叩問終身僧書一紙授之曰一帆風午時下再問不答堅請之復書曰若再起功名大朱北上試用晉省署陽曲令值省試果點冊如僧言後歷任至方伯被論去職旋即捐館年止五十或謂帆音類藩午時類五十蓋預知位終於藩而壽則大衍之數也

秋燈叢話

卷之二

木

有一客投宿村店居停已滿無容膝地幾於露處矣主人謂曰村東有空舍數楹可駐足但多怪異君敢往乎客毅然往宿中夜秉燭持刀以伺忽狂風震屋門自闕燭遽撲滅月色朦朧中有物黑氣週身大數圍高出梁際躑躅而前客急持刀迎砍之其聲丁丁物漸退客斫擊不已逐至後園昏仆於地天明村人起呼客不應排闥入不知所往惟見柳葉柳枝縱橫滿地跡至園中客僵卧樹下而樹

其樹草盡而童然禿矣救客醒詢得其故乃伐樹拔其根有小人長四寸許五官備具雙睛灼灼投諸火怪乃絕

余戚李某長山人雍正初任粵東肇慶協遊擊部卒羅某善泗水能經時伏水中攫取魚蝦應手而獲午日偕同輩泛舟肇慶峽眾德羅取魚侑酒羅入水髣髴有門崇閣類城闕漸近別有洞天飛閣朱樓極煥麗羅拾級而登有金冠道服人叱羅羅不應強入之道人

秋燈叢話

卷之二

二

乃牽臂標諸門外羅出水言其狀眾以為奇更覓善水者下視之波濤洶湧無所見矣余郡文登劉令元錫山西人幼聘某氏女未娶女雙瞽婦翁議離婚劉毅然不可曰妻瞽而我棄之我瞽將若何繼以媵以美婢劉拒之曰娶妻為後嗣計能生育足矣貌之妍媸無論也卒迎娶如禮延醫調治一目復明終身不置妾合好無閒劉歷官濟南守生三子

皆成立

開封有士人某晚歸如廁地忽陷墮墜深窟
中呼家人繼之起秉燭下視環廊曲室連亘
相通男婦尸大小以數十計或偃仰在床或
橫斜於地箱櫥什物無不備具黃白珠玉及
銅磁器甚夥約值數萬緡或謂明末闖賊決
河灌城為水所淤沒者遂近聞風競相搜掘
廩舍崩塌竟無所得

雍正中直隸學使吳 示伯襄閱某邑童子
文得最佳者三卷擬置前茅恐混他卷特自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收貯錄案時覓之不得取備卷易焉案發後
因覓他物得之彼時匆忙誤記置書櫥內故
屢尋不獲也余郡諸生某雅擅文名某科鄉
試房考閱其文擊節稱賞以榜首薦主司欲
置第二相持久之房考忿然曰 留為來科
作解首不可以第二人屈也後某淪落終身
江西周力堂先生應雍正癸卯鄉試主司何
淡庵先生闈中屢夢人謂曰三男作解元以
為其子登科兆是時周試卷已被房考塗抹

棄置矣何定榜首無愜意者搜得之深加讚
嘆謂章羅復出閱卷面則男字三號也恍悟
前夢遂取冠多士又某省有書吏夢其子中
若干名入闈書榜將至其處驚喜交迫至不
能執筆監試怪而問之以夢告恐其暗通關
節託辭於夢者易其卷並更他吏填寫及唱
名訖吏躍然曰此真吾子也

蜀鄞都邑有鄞都觀香火甚盛靈應異常觀
在邑外鄞都山山勢巍峩草木蔚秀觀奠其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九

陽殊為雄偉山陰亦有宮殿境益幽俗傳殿
後石穴通地府莫敢入者有某宦萊郡人性
剛愎不信鬼神過鄞都入穴窮其異崎嶇行
數百步豁然開朗露宅第頗崇閱歷門宇數
重悄無人聲信步入室室內空洞無物惟一
劍懸壁間劍匣鏤刻精工心愛之乃攜歸行
未數武房宇頓杳身處昏暗中惘恍若夢踉
蹌趨出手中劍依然在也歸寓出匣觀之光
如秋月銍可吹毛奉為珍寶居常佩之夜則

置諸枕畔宦有妾某氏擅專房寵後色衰復
嬖一少艾者妾失寵怨望宦怒屢加捶楚幸
兄庖人也性兇狠且憤宦所為夜踰垣取其
劍殺之而遁

鄴都令朱某浙進士也性耿介素以氣節自
許聞鄴邑有洞可達陰界疑焉將試之公餘
攜二僕入初猶清朗益入而晦歷一坊陰氣
颯颯逼人從者仆地朱弗顧毅然獨前昏暗
中約行數里復露微光移時抵一衙署閉閣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一

柱礎悉可辨識而慘慘如將夜朱縱步入見
堂陛多懸鬼怪形即世之面具可以除戴者
也徘徊間忽聞人聲立而待眾擁一公服人
出則其亡友某見朱誅曰君司陽職我忝陰
曹幽明異途何相及耶朱告以故並叩其所
主答曰守孽鏡臺朱求觀友不可堅請之乃
命人導之往至一臺高可數丈朱拾級登旁
有聯云日月森羅殿風霜孽鏡臺中設大鏡
清析毫芒寒侵肌骨朱照視一七品服耳默

念曰我殆以縣令終乎既而再視則豕衣無
首人也驚而下友迎謂曰以多情故遂露機
緘然此地不可久留君宜速返將復有所問
而友已揮手去矣乃循舊路出至前坊二僕
亦醒從之歸後朱以御史內擢出巡江右頗
尚嚴覈怨家素啣朱又多不法事懼為所廉
陰結縛聶輩欲甘心焉朱竟中刺客斷其頭
以去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一

平原董某任威縣時攝郵驛篆一客商死路
間驗時突有牛三頭馳至尸傍旋繞抵觸鞭
之不去莫解其故乃就里中稽烟戶見一人
黑而上儂鷓目虎吻詢之姓吳名三牛以執
鞭為業恍然悟叱之曰路間死者得非爾謀
財故耶吳股栗服罪遂置之法
江南舟子載客糧每多侵盜有徽商某屢年
販易不少升合其法俟載滿時拈釜底灰洒
烏龍為記奇狀蜿蜒勢欲振躍善繪者咸嘆
為絕技以故舟子莫能行其弊一日買舟十

餘販米淮上一舟子見而垂涎苦無術可致
憂形於色其幼女問之曰爾髮未燥徒語奚
益女曰姑語之安知無分憂策耶舟子告以
故女曰此事易耳第取米我當效為之舟子
從其言女乃如法印記神形逼肖及卸載商
驗龍不殊而米頓減怒曰必有盜吾糧者舟
子曰君灰龍在何以盜商曰形雖相似有真
贗之分耳乃過船以火燃灰龍瞬息金光
激射鱗甲皆赤頃之火滅復變為白龍更覺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十一

飛動至舟子艙內熱之不驗觀者莫不嘆異
舟子亦無辭以應商曰不實告必鳴於官舟
子不得已始吐實呼出見乃一垂髫稚女耳
試之不謬商驚曰吾習此術數載始成爾女
一見即能得其形似豈非天授若肯為我兒
媳一切無問也舟子喜乃與締婚
粵東某府女多癩疾必與男子交移毒於男
女乃無患俗謂之過癩然女每羞為人所識
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要諸野不從則

啖以金有某姓女染此症母令夜分懷金候
道左天將曙見一人來詢所往曰雙親早沒
孤苦無依往貸親友為餬口計女念身染惡
疾已罹天罰復嫁禍於人則造孽滋甚告以
故出金贈之其人不肯受女曰我行將就木
無需此君持去尚可少佐衣食母過拒拂我
意其人感女誠受之而去女歸不以實告未
幾疾大發肢體潰爛臭氣侵人母怒其誑且
懼其染也逐之出乃行乞他郡至某鎮有鬻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十三

胡麻油者女過其門覺馨香撲鼻沁入肌髓
乞焉衆憎其穢不顧而唾一少年獨憐而與
之女飲訖五內頓覺清涼痛楚少止後女每
來乞輒挹與不少吝先是有烏梢蛇浸斃油
器中難於售遂盡以飲女女飲之瘡結為痂
數日痂落肌膚完好如舊蓋油能敗毒蛇性
去風女適相值有天幸焉方其踵門而乞也
觀少年即昔日贈金人屢欲陳訴自慚形穢
輒中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識疾

愈託鄰媪通意少年趨視不謬潛然曰昔承厚贈得有今日爾乃流離至此我心何忍若非天去爾疾竟覲面失之永作負心人矣歎歎不自勝旁觀嘖嘖咸重女之義而多少年之不負其德也為之執伐成夫婦焉京師有園戶常寧者緣事送部質審官訊之瞑目不答狀若癡少頃泣而言曰我海淀童子二格也賣豆擦糕為業某年月日被常寧誘我至大河庄西南柳樹下強行奸污我不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四

從遂被勒死棄尸田禾中含冤十餘載矣官知為鬼所附折之曰爾果有冤情何遲至多年始行控訴供曰數年來渠陽氣方熾不敢前今獲罪被拘神氣沮喪故得附之以控也言畢而仆常醒訊之狡辨不承行查司坊果有其案年月日俱合緣緝兇未獲懸案至今舉牘示之乃懾服案既定隸牽之下忽臨堦高唱賣豆擦糕者三隸呵之曰沉寃已伸不覺故態復萌耳蓋鬼又附之以鳴得意也乾

隆十六年事見邸抄

陳宗山陰人從事部曹盛暑公餘返寓至一廟側覺熱風炙面即暈仆其戚過而見之載歸移時始蘇云恍惚中有公役二人引我去路徑崎嶇歧途百出既至一處古栢蒼松翳蔽天日中有朱門甲第簾戟森嚴門左右設高櫃數十座比次鱗立咸有主者役引至一櫃前有赤鬚人舉牌示之上書拘犯陳學宗聽審因辨曰余名宗非學宗也赤鬚人愕眙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五

曰誤矣回顧二役已杳尋瘞山陰武生某馬逸道左踉汲者墮諸井懼入之捕也疾馳而歸驚悸未定其子遽前櫻之曰與爾素無嫌何得戕吾命今將取汝矣某哀祈久之曰須享我如祖考始可宥某允諾其子獲蘇遂設神位祀之經月餘不敢窺戶後徐出覘探至酒肆中適眾話前事一人曰幸井水淺遇救得活耳某猶介疑信俄有老者過眾指之曰前月墜井人來矣視之果然

急歸碎神位火之

漢軍董泗儒僑寓保陽累世簪纓望族也納
貲例得監司需次未獲補而宦興頗濃夏日
晝寢有青衣數人至前叩請赴任取文呈驗
款式異常格而朱筆淋漓居然部憑也董大
喜隨之往甫出戶方悟身著便服赳赳間青
衣人取衣冠至華莞而質薄似紙為之者董
時已神迷不復審辨升輿鳴金而去至一官
衙行馬森列中門緊閉巍煥若王府遂下輿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六

由東角門進至儀門前有冠帶者十九人其
表姪連某在焉乃相率趨入立階下仰視堂
簾高十餘級宏敞空濶遍地布白錐各以紙
條封其上堂前設方几供赤金狻猊爐一座
香烟自獸口噴出氤氳若雲霧未幾一達官
出侍從林立羽旂繚繞衆齊班參謁畢達官
謂曰有三十年未結之案需爾等亟為剖斷
其毋遲衆曰諾各以次就東西兩廡廡設屏
四扇屏開入則有堂設公座案牘累累吏役

環伺董據案審理判斷如流頃鎖一犯至乃

董僕名黑兒者應答二十黑兒曰奴係主人
犬馬祈憐宥董為惻然吏曰公雖寬宥恐鄰
司尚執法須發一帖關說則免矣董以寅弟
帖與之去案上燃雙炬無間晝夜吏終日侍
立亦無更替者次日旁午案將完傳呼賜食
饌饋豐腆四時果茹畢具內橘一盤色如新
摘董訝夏令烏得有此意頗欣嗜吏即捧呈
因念吏何以知余心得非冥司乎吏遽曰是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七

也公尚未之知耶董大驚食不下咽聞有在
屏間呼者曰案完否視之連也匆忙判訖吏
抱牘去乃隨之出十九人俱在焉仍齊班以
伺達官出衆跪謝達官謂董曰爾頗勞苦可
速回曰某來此已久恐不能回也淚潸然下
達官曰爾陽壽未盡異日當受 國恩命左
右取黑蒲捧與之食色如墨長寸許跪而吞
之甘香滿頰涼沁肺腑遂蘇董之隨青衣去
也實暈仆在床奄奄一息氣漸微時有董先

人制府舊卒羅某累官至協鎮適任畿輔因公來保陽念舊恩親視舍殮歷十二日胸膈猶溫未敢遽殮而羅實不能久待乃曰聞化毒丹頗效盍灌之或有生機乎眾如其言甫入口而董已霍然醒即冥司食黑蒲捧時也啟目諦視家人環立羅亦在焉吐痰升餘口不能言舉手作寫字狀家人與之筆書問連表姪在否適連使至與董問同詢之云連死十二日復甦矣須臾寫黑兒安在云死已數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一

日旋又寫索冰水字與之飲盡一盃躍然起遂能言細述其故董在陰司不過一晝夜耳豈陽世日為陰司時乎董終身未仕以子貴受封

川陝某制軍喜延方士直省技藝之流爭往附焉蘇郡吳某善六壬數頗自負聞風而往一日宿西安逆旅有客自蜀回者亦在寓吳與接談吐屬馴雅論及數學更為博奧時客設榻牆壁間吳謂曰牆應崩於午夜君精推

測何不移榻避之反以身試耶客笑曰然但牆向外圮又何懼焉夜半風雨交作轟然有聲吳起視之牆果頽陷簷外而客鼾寢自若也大驚拜服曰君神奇不亞管郭制軍方延客何不作幕下士乃東旋耶客曰彼署中異人頗眾自慚術疎是以歸耳吳悵然若失與客同返

永嘉有村民婦某氏日詣鄰村佐紡績村相距數里午往暮歸歸必遣人伴送或其夫往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一

迎率以為常一日夫他出值婦家戚眷來留餐及去天已向暝婦復欲往姑止之不聽至中途遇營卒三人見婦獨行擁至幽谷汚焉婦呼號而歸泣訴其姑姑慰令俟夫回鳴於官而婦至夜半已潛起自縊矣翌日夫回知其故列營卒名赴邑投首令商幕友劉姓劉謂婦死無証不直其詞而夫屢控不已令怒其煩責而遣之夫念婦既舍垢已復受辱遽赴水死其母痛子與婦遭此無辜也亦自盡

才幾令暴卒於任劉妻旋病歿劉饒於資子
三人皆授室及母死彼此不相下劉乃析產
各爨三子赴鄉收租渡湖狂飈頓起皆覆溺
無一存者劉驚慘而卒奴僕星散子婦亦不
安其室家遂落後營卒亦斃於雷云
明末余郡土寇于七橫行村落莫敢櫻其鋒
遇饒裕者輒登門索助稍拂意即刼制之有
富室鄭某娶媳甫三朝于率衆往賀鄭勉設
酒食而舉家倉惶無措新婦異而問焉姑告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一

以故曰易事耳我能杜其患家人動色阻之
弗聽乘間出廳事斂衽而前曰久聞君名今
幸相值願與為戲于嘻笑曰可遂令健兒與
新婦角婦捷如飛隼一轉瞬而健兒壯矣更
擇其尤者與敵頃復北于忿甚投袂而起躍
出席間相持僅數合遽顛仆於地因驚詢姓
氏曰我趙某之女也于聞言泥首謝曰我無
目甚矣祈恕我祈恕我立率衆踉蹌而去終
不敢過其村蓋婦父即于之師也

乾隆己亥儀封漫口監司委員勘救有候補
佐員申桂隆景州人亦在檄委中渡黃風急
舟覆從人俱獲救免申獨漂沒無踪妻徐氏
聞信奔赴河干悲號求夫屍不得奮身投水
衆挽出之氏年二十餘子女無所出或憐其
年少無依諷之改適氏齧唇嚙血呼曰吾夫
捐軀王事未亡人恨不能同葬波濤尚偷生
人世已有愧泉壤倘更萌他念狗彘不食吾
餘矣哀慟不止飲食皆廢勸諭百端矢志不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十一

移無何乘間投繯死中丞陳公聞而嘉之上
其事於 朝請 旌焉
天門諸生聶某夙負文名設帳同邑鄒紳家
鄒需次銓曹止女婢供役使聶挑之鄒妻詈
而辭焉聶思掩盖其非揚言曰鄒夫人效尤
文君我恥學相如遂託故歸耳鄒返聞之憤
甚詣城隍焚牒申訴夜夢神告曰渠天祿頗
高非我所能制可赴府訴之鄒寤如神言聶
方誦讀書舍忽戰惕而起呼曰有府役來拘

不可緩即瞑目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泥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事甚悉觀者如堵鄒乃具牲醪懸匾額以答神佑學使來郢歲試題為我四十不動心句聶文頗佳已擬前茅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街柳巷之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學使大駭置諸劣等遂發顛狂以死予任天門赴郢郡匾額曾親見之

秋燈叢話

二二

劉灼字見心豫省陝州人積學能文時陝省有解元劉姓與之同名愛其元墨高古朝夕揣摩康熙壬子舉於鄉癸丑赴春闈陝劉亦應試入都造訪叙及字亦相同遂成莫逆交一日誦其掄元作憮然曰此道攻苦有年但聞墨非出已手耳異而詢之得其故劉家貧授徒不能應省試主人出資助之渡渭水有少婦泣河干問之不答固問焉乃曰夫外出迫於飢寒欲投河自盡耳劉惻然傾囊濟之

而返眾嘉其義醪金勸之行入闈忽患腹疾日暮猶未成稿起如廁有老叟先在佇候移時不之起乃共登馬詢叟鄉族曰余複姓皇甫渭南某村人三藝草創頗自得顧患痢不能脫稿今生已矣君長者願以奉贈閱其文果佳錄之雋榜首往訪其村村人曰是明經某歿經載餘矣劉叱其妾曰今值殯期盍往覘之至則弔者盈門入奠有縞衣婦人趨出泣謝即投水婦而死者其父也

秋燈叢話

卷二十一

二十

張保者祥符汪氏僕也誠慤不苟汪有庄田四頃命之管業張盡心區劃仿古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法行之數年增田七十餘頃張目不識丁而歷年收穫公私所入之數皆默識於心毫釐不爽東作時禁佃侶遊市廛所需鹽豉蔬果諸物皆代為市之物率星碎市歸逐戶裒散無一舛錯者汪歿遺兩子奉事維謹及張病且死輿疾至汪子前告曰老奴行就木恐田產未析貽即君他日憂令珥筆者

侍側凡券約年月以及契值之多寡疆界之毗連無不條分縷析口述錄諸冊授汪子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即君守此可世世温飽也既歿或疑其有私竊發其篋無一金之蓄所遺一嫗兩兒僅蔽緼掩體而已汪子感其義給田二十頃還其身契不令與諸僕齒張之未歿也同邑趙氏析產有徙居他郡者後其子歸查田里多蒙混無據結訟經年或謂曰弟問諸張保可立白矣詢之張剖析確鑿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二十四

訟立解趙昆季分產時張曾與聞歷數十年猶識之不忘云工部懷古詩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聯前人未經詳註或謂荆門即今之荆門州但州去秭歸三百餘里於義未合孝感高明府于役巴東曾過其地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有山名荆門羣峰聳峙惟此山低且中凹類蜂腰山下有村名香溪當年產明妃處也韓文杜律無一字無來歷信哉

文登于某體素壯忽染弱疾疴羸日甚每昏迷間輒見紅裳婦人率小兒四五輩圍繞不散家人以為祟延善勅勒術者驅治之俄有紅裳婦人匍匐訴曰夙孽相尋非同邪魅某呵叱久之婦曰我姑依命諸兒寃深不能強也自是紅裳者不復至而小兒仍環繞如故不數月竟逝傳某嘗私乳母李氏連墜數胎李抑鬱病歿遂獲此報云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平原諸生某因妻病祈籤神祠有此時賓主歡相會他日王侯却並肩之句不解所謂妻既歿續絃於河間之故城會親時其僚壻一姓王一姓侯也江夏有陳貴者性恂謹敦孝友乾隆甲午歲赴川省主瀘州某戚家一夕忽夢黑團恍類人形俄伸巨掌毛毳毵然拽之出怒撻不止昏暈移時始蘇醒後瘋癲大作醫藥罔效黑團輒相隨不去乃力疾抵家巫卜厭禳訖無所驗遂瘖瘂不能出語如是者已五六年矣

已亥夏夜夢一老媪頭裹白袱手携竹籃籃內盛紅丸一顆命貴啖之貴疑為棗欲以奉親媪不許強之食復以杖擊其背焉然而覺次夕夢如之又次夕亦然黑團即不復見癩亦頓減惟啞則如故翌日偶散步至古廟側見有携竹籃而來者容貌巾服與夢中老媪宛然無二欲前致詞苦於不能言媪亦倏隱詫異而歸適父母晚餐貴侍立有頃忽豁然出聲話言朗朗舉家驚詢因具述以對始悟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二十六

夜之所夢途之所見蓋世所傳魚籃大士也乃繪像供奉並述其事以彰顯應云

秋燈叢話卷之十二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即墨勞山為道家洞天之一萊郡李生讀書山中每值青峰啣月古栢棲雲輒翛然作出塵想一日有道人來訪軒軒霞舉若不食人間烟火者李接談久之躍然起曰頃聞奧義如覺晨鐘人生石火電光百年猶旦暮耳願棄家從師遊道人曰仙機元妙未易參徹何遽語此李懇不已申以誓言道人笑曰初志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二

十一

雖堅安知無後悔耶余草庵在山南去此數十里來朝過我當為子一決李欣然諾凌晨往中途腹餒憇道左出餅餌啖之聞深林密箐中悲風蕭瑟有嘆息聲驚起審顧見一裸形人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雙睛灼灼光彩射人李意必仙也稽顙曰幸遇仙翁願聞大道其人憮然曰我北宋諸生也昔年遁跡亦欲乘白雲跨元鶴翱翔於蓬瀛而樂無極也孰知紫府仙都渺然無跡徒與鳥獸同羣

木石為伍故家何在城郭俱非僅留此孑然之軀獨處巖壑每一念及悔恨莫追子乃復蹈迷途乎言訖即穿林踰澗而去李惆悵移時深悔入山之悞因與道人約勉強前行方里許而道人已迎於路曰君凡心未化勿庸往顧李恍悟前所見者乃道人化身堅求超拔道人口授以却病延年之術曰習此足矣條已不見李惘然返後登賢書官廣文年八旬餘輕健如少壯蓋習其術之效云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

平原董曲江言為諸生時夢輿馬齊備若將遠行有隸呈素筭一握謂本縣邑侯所送展視之書三絕云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簫鼓瑟瑟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梁州春風豈惹知多少並作秋江一段愁尺五城南並馬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戌聯青瑣不信陳王八斗才末題巫湖散人醒時猶歷歷在目乾隆辛酉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也

秋燈叢話

卷一一

寧海張某精術數鄰人買陶器數事問曰此物成敗亦有數乎張占云應壞於來春某日時鄰人乃藏器壁穴中外封以泥嚴戒妻孥無得動屆期謂張曰子言不驗矣吾器固無恙也張曰衆目未覩真偽奚辨某啟壁出之有巨蠍緣器旁螫其指痛甚失手墜地片片碎矣

又張與王徐二人探友鄰村中途徐戲謂張曰子試占吾三人誰當飲食者張曰吾兩人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飽啖爾杯勺不能嘗徐深以為誕復恐其驗乃先至友家語其故友曰易易吾當速餉君以杜其口頃之酒饌紛陳徐方欲舉箸其僕忽至曰小主人與鄰人角口擊以掌仆地而絕衆將執以鳴官徐聞言色變投箸而起亟抵家鄰人已救甦而張王皆醉飽歸矣張某吳郡人美丰姿善絲竹而家苦貧欲北遊京師祈夢韋蘇州廟夢至一宅第杳無人跡步入內室金玉錦繡充物其中顧己身高

五三三

髻紅裙變為女子相方自驚駭忽門外火光赫赫逼近房闥窘迫不得脫聞有呼者曰爾丈夫來矣條一人自火中提之出驚覺不解所以未幾買舟北上過維揚有孝廉汪某來附舟宛然夢中人也以為異遂與同濟汪悅張少美酒酣燭跋時輒以言挑之繼以諧謔張羞澁不自勝但以夢故弗甚拒遂成斷袖好抵德州汪作別訪友去張獨行入都自此不相聞問矣後張為某制軍公子所嬖囊橐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四

豐裕而汪亦登第授某邑宰謁制軍頗蒙優禮汪以未有介紹竊疑訝之歸寓旋傳制幕有故人來訪及見則張也備述先容故並詳近况汪曰子遇合誠竒然此米山也一旦崩解悔無及矣張頓悟告公子曰家有老親音耗久踈邇夢多不祥乞暫假歸省公子許之悉載所有迂道避汪署無何制軍被謫隸門下者多緣事牽累而張以見幾免有士子某臨場夢壁間懸雙鳳雲中扶輦下

六鰲海上駕山來句以為聯飛兆及入關經題鳳凰于飛訛寫鳳鳳于飛違例被貼德州孫孝廉于直峩山先生第五子也先生出少宗伯徐公門時有江右某生家貧而孤以年家子依徐公居京邸先生每於公所見之生患怯症甚劇先生憐焉謂曰吾師官九列事頗煩恐無暇為君疾計請與余同寓庶醫藥稍便也生如教至其寓調護備至而病日增漸至不起臨沒握先生手歎曰感

秋燈叢話

卷之二

五

公厚誼惟願轉生公家仰報萬一耳言訖而瞑先生經紀其喪殯葬如禮踰歲夫人懷孕臨蓐先生夢生來產一女頗聰慧五齡能背誦古人詩句一日置諸膝戲謂夫人曰此某生轉世報我者其如女子何女即應聲曰父嫌我當即去再轉為男子來矣先生與夫人呵止之女是夜身熱如火信宿疽出其色黑天庭一粒獨大醫者謂毒盛難療以針挑之無膿血歷五日而沒經載餘夫人夢前女來

旋舉一男即于直也生而額有黑癥如珠宛然當年瘡痕及長賦性恂謹恪守子職雍正乙卯登賢書生子四皆能紹其家學濟寧一顛僧語無倫次多奇驗有河員某往問休咎僧見躍起戟手而言曰打鑼進京再問之對如前某哂其誕一日他出猝與上官遇騶卒係新募不諳規例鳴鑼如故上官以為傲御之論其不諳河務改授京職方悟僧語有因也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六

沈椒園先生未遇時有日者謂曰異哉推君星命應入詞垣官中外然科名無分求一第不可得公以為誕日者自負精於數亦不解其故公連困棘闈乾隆丙辰應博學宏詞科授館職歷官按察使朱生芸嘉興人家素貧舌耕為業歲暮解館歸路過姑家值姑丈之弟死無以為殮其婦攜數齡稚女相對悲號莫知所措朱惻然曰吾尚有館穀數十金願分半以為殮葬資

家感激拜受朱後斷絃年四十尚無子而家益落人嫌其貧莫與議婚時死者女已長成念舊恩而嫁焉踰年生一子朱旋病歿婦撫孤守節生母賴其孝養終身吳郡諸生某性殘暴多戕物命家畜一猫初極愛惜既因竊食惡之以木板釘其爪棄諸河後登第官京師眷屬北上憇逆旅其妻方抱乳週歲兒見旁卧一猫宛似當年所畜者捉足觀之猫鳴竄而爪傷兒膚驚啼不止店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七

主婦云數年前夫遊蘇郡見猫釘木板上觸舟而來起其釘畜之頗馴何一時頑劣乃爾妻聞之默然知為孽報也兒竟以瘋症殤膠州高西園先生博學多才尤善鐵筆每為識者所寶一日偶出遇乞而瞽者持一瓢手氣浸潤光瑩耀目高呼至家賜以食洒濯其瓢書云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難莽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孫飯即為鐫刻命持去語句風雅刀法秀勁好事者爭相傳玩瞽借是日

獲一飽而高時加優恤後瞽歿為買棺葬焉
一夕夢瞽者來適僕婦夜產一兒高心悟其
故取名瓢兒比長服役恂謹甲諸僕晚年高
得癱症動止倩人瓢兒朝夕扶掖不離跬步
深得其報云

毘陵周蓉湖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公祠
夢忠肅盛衣冠降階款迎揖就坐莊容相對
默然無語有童子立戶側朗誦一片冰心在
玉衡者三竊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送及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八

階握手言曰余事在汝汝事在余其謹識之
覺後不解所謂及入都謁侍講董公默菴公
一見如素館於家先是董公夢忠肅投刺拜
訪意若有所囑未及詢而寤凌晨閤人報周
至故異而優禮之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
遂薦周於 朝賦題乃璿璣玉衡句也恍悟
前夢文思沛然有若夙構遂中選授職檢討
分修明史適周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
儲事議之者公力辨其誣論始定初周 廷

試後有山人平韓卿者精於數董公使為周
占之曰當得祭酒董公以為官太尊曰否則
助教又以為太卑及 命下謝 恩章服未
具周某戚官祭酒平原張良哉官助教朝服
假諸戚補服朝帽則假諸張始知平言有驗
也後周督學浙江重修于公祠官至工部侍
郎

平原張閔中名自涵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初
官貴州安平道卒於官未幾道缺裁道署廢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九

為傳舍逾二十餘年丙子歲其邑人董石帆
先生以吏部副郎典試雲南過黔宿公廨見
室有磚炕頗動故鄉之思命展衾寢其上夜
夢一人入朝服而不冠揖畢就坐謂董曰君
識余乎余張閔中也董曰某後輩從父官京
師公以遊宦遠方未及瞻謁然與公子輩交
歡聞公去世久何尚在也張曰上帝念余生
平無過仍命官於此幽明異域去家萬里久
不見故鄉人聞君至甚喜且與余有同道之

雅故來相視煩囑小兒輩各自勵無墮家聲也言訖而覺次早詢承役役曰此安平道廢署也炕乃故憲張公所製小人曾為道署門役故知之悉董驚異設奠而去試竣復命過里門為張子言及狀貌與生前無異張子泣曰先大人易箒時甫著公服未及整冠遽溘逝君言不冠殆此故歟董官至口北道亦卒於任同道之識早示之矣

海陽李濬川先生雍正中試用滇南過平溪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十

道中偶成七律云平溪一線嶺頭分極目關山對夕曛紅樹餘痕鴈有淚碧天留影鴈無羣夜郎江上三更雨日主祠前萬里雲攜得楚騷來澤畔不堪重讀望夫君內紅樹一聯尤為得意每吟咏不置未數年丁艱歸里伯仲十餘人相繼徂謝二語蓋識也

士人某於除夕耳卜占來歲科場至一家聞夫妻相謂曰今年窮秀才明年富舉人矣前明陋習紳士頗豪於鄉一登賢書凡鄉里之

溫飽者皆劇金結納甚至餽田宅投門下以免徭役故有窮秀才富舉人之謠某喜為吉兆秋闈榜發乃中副車始悟富副同音也張七京都人賦性兇悍宗黨不齒父母恐貽累謀毒斃之而張嬉遊無度恒經月不歸未之及也一日閒行街衢見麗人乘油碧從青衣數輩車簾高捲艷雅絕倫方凝眸注視女忽吐檳榔於掌向日暴之張情不自禁遽前攫其腕攫而吞之女殊無愠色惟點頰微哂

秋燈叢話

卷之二

十一

張神魂飛越傍車左右行既而車去如電追之不及乃悵然返路過姊家腹饑索食姊憶母言置毒食中張食後氣忽上逆大吐食盡出神思倦憊踉蹌而歸父母詰知其故隨餉以晚餐吐如前委頓就寢中夜有推門入者視之即車中人也喜躍而起忽轉念途中所遇似貴家眷屬何深夜獨行得非鬼魅女已知其意曰我非鬼爾若非我已登鬼籙矣張愕然問故女曰今日兩餐俱吐亦知其故乎

父母惡爾素行無狀共欲謀斃我預以檳榔護爾胸膈故得無恙張聞言恍悟而終悅女美遠擁之曰感卿更生啣恩無極願效魚水歡女拂然曰試捫心自問親不以為子姊不以為弟覷然面目尚忍為此態乎張頓如夢覺垂泣自責幾不欲生女喜曰能晚蓋可釋前愆矣宅旁槐樹下埋金三百取以營運足供甘旨我與爾無枕蓆緣毋得相瀆他日我妹為爾婦如相憐愛即所以報我也言訖而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十一

去張掘地得金如數遂改行成善士父母始為議婚却扇時婦貌酷似前女語及往事婦曰聞父少與狐交產一女不知所向其即是歟

平原諸生張重光歲試濟南聞妻病危篤筮之得困之六三云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深謂不祥值試期尚遠急奔歸出郡城過黃岡亂石縱橫驢觸而仆張墜蒺藜滿身心益惡之為巧合爻辭妻必無生

理慘戚前行抵家其父曰媳得危症幾不起昨幸小愈今晨歸寧矣易之妙用不測也如此

山左平陰陳生者素端謹以訓詁為業乾隆辛酉貧不能赴省試親友斂金勸往一日抵某村時方停午倦極不能行投逆旅主人宿主人以嫁女辭陳懇之堅乃令居屋之後廂夜聞泣聲甚哀異而詢焉主人曰前云嫁女乃託辭耳家寒只生一子性喜讀懶於肩負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十一

責之過急遂逃去數年來音信杳如遺媳難以瞻顧轉嫁鄰村馬氏子媳不願往故悲耳陳瞿然曰爾子雖久出安知不旦暮返况爾媳矢志堅貞倘釀成事端為翁姑者能無惻然主人聞而悔曰事業成矣且期在明晨將奈何陳曰易易俟其來我為若計翌日馬至反覆勸諭馬為感動曰聞君正論敢不如命第近我聘金歸圖另娶可耳而主人得金業已用盡徬徨無所措陳慨然舉親友所贈者

傾囊與焉於是遠近嘉其義咸出資相助陳抵省試畢忽憶遺判語一條嗒然自喪懊悔而歸路仍經某村村人知其來爭相款接留以候榜陳堅欲行衆強止之越日有報錄人過衆要於路曰錄中有陳某否曰中矣我即往報者出錄條示之不謬陳方疑訝忽喧傳主人子回矣陳詢其外出何為對曰數年來為人作書傭今歲值試期受倩入騰錄見一卷有遺第五判者因取他卷代為足成未知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十四

何府人曾否中式陳聞而驚知為已卷也因告以故主人亦道陳之高義其子泣且拜曰是天使吾報德也

山左日照李姓前明舊宦也其祖有僕差往鄰省通函問往返計程二千餘里給一月限僕好博持書出徑赴博場晝夜呼盧遷延二十餘日猶未行主聞之怒親往搜執僕踰垣而遁遍跡無踪越三日持回書至主責其頑且怒其誑也將施以杖僕曰第啓函如涉子

虛情甘受責且限期未逾又何罪主啟視果不謬大驚乃善遇之蓋三日內已行二千餘里矣後凡遇緊切書函及闕說權貴諸秘事俱遣僕往無不迅速報命恩寵為諸僕冠一日使回賜之酒食醉卧樹下朦朧中見羽葆車騎凌空而至欲起避醉不能動車中人呵問之騶從以李僕對車中人怒曰聞此奴善走恒助主為虐可去其足筋以示懲僕驚寤覺脛骨痛不可忍經旬始愈僅日行百餘里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十五

矣

予表兄張某黃縣人其子甫成童應縣試歸忽暴卒既而甦曰我前世福山吳某也昔年蔡李結訟我為之証今因受賄事發三日後當往質矣父母以為祟讓之不效越三日竟歿時乾隆辛酉六月間事也康熙初吾邑有蔡李二人者爭田構衅李以叛逆許蔡賄吳為証蔡懼夤夜持重金餌馬庭訊時吳瞠目不答狀若癡遂坐李以証告律去令七十餘

年矣而案始發豈陰曹案牘較緩於陽世耶抑報施遲速自有時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信哉

粵東邱太守政華為孝廉時冬日讀書蕭寺夜將半聞窗外肅肅然若飛砂之撲洒者跡之無所得頃復有聲如前疑同寓友相嘲戲謂曰諸君何作劇乃爾露立頗寒盍不辱臨斗室俄覺履聲索索有寒簾入者視之則亡叔也驚愕移時始定讓以茗不啜復奉以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六

烟曰塵世物非我所宜我自有具未幾一襤褸人逡巡而前出烟奉叔面目枯槁而胸膈間有創口若刃傷者血盈盈下滴益疑懼默念叔安用此齷齪兒叔已覺謂曰冥中非無好僕但僱值太昂余因囊乏故遷就覓之耳且爾亦知我來意乎爾孽弟母子熒獨無依嫡室日加摧折且欲謀斃余思惟析居可免煩往告爾孀給以茅屋薄田令其分爨為便邱曰此舉固善其如母子不能存活何曰余

有藏錫六百元埋茅屋東南隅母子得此一生衣食足矣邱許諾因邱以功名事曰爾明歲即不家居余是以亟來諄囑也語訖而没比明往孀家探問云叔已夜回崇擾竟夕因突入言曰有奇禍孀知之否昨三更時叔來寺中云孀殘虐庶室業已訴之冥府不日即赴逮矣孀叱其妄曰置毒食中謀斃幼弟此亦妄言耶孀聞之色變惶然求策邱曰姪已代為哀祈然非析居不可孀有難色曰良產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一

二七

歸孀屋後茅舍及瘠田數畝畝界伊母子可乎孀始應允而妾殊怏怏乃私以藏金告遂遷焉夜分掘視果得金如數孀知之而無如何也次年雍正癸丑邱捷禮闈入翰苑旋出守保寧不復家居之言驗矣
文安紀觀察秋槎祖有老僕某夜將寢見面黑白者二人推扉而入遠近榻掖之出力掙不能脫至村外曠野釋馬授以槍法及拳勇諸技令其習練情輒捷之鷄鳴始送之還次

夕復然如是者載餘僕厭其擾而憚其嚴莫可如何一夕僕與黑面者角試乘間刺其股白面者曰可矣自此乃絕僕因事涉怪異未敢以告人也同村有甲與乙者各聚黨相仇僕遇於途見乙強梁勸之觸其怒揮衆奮擊僕格以手刀杖即紛紛迸落若有掣而擲之者衆乃驚駭而竄一日乘舟淀河有附載者僕招與俱不數里其人突起執僕而數之曰爾識我乎我乙黨也曩受窘辱心實不甘言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六

訖即倒持其足而投諸水僕乘勢翻躍捷如轉輪條已卓立舟中神色自若其人惶懼莫措僕笑曰勿恐我不爾讎可速去於是遠近皆知僕勇主人亦覺其有異因詰所由始以前事告主人之戚將構怨於某丐僕往助不許固請乃遣焉某見僕至知為戚助也蜂擁而前僕不與較第以手掣其臂而臂若痿按其股而股若痺歷數十輩皆踣踞不能動戚家乘其憊欲撻之僕勸止仍撫以手則起立

如初矣僕貌蠢而訥於言未嘗以勇力自矜或求傳其技則婉謝之後以老病卒亦無他異

余邑有安姓者善走日可行五百餘里羣以飛星號之生平未嘗市屨遇農夫有脫履隴畔而耕者即取而著焉耕者力追之莫能及一日行青州道上見有新履置隴頭安履適做乃從容易之去視耕者方鞭牛徐行若不經意未數里忽聞風聲颯颯回顧耕者條已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一九

追及詈之曰著我履將焉往安悸甚跪而進之耕者乃以足受笑曰我昔年為此曾被撻辱爾不自揣亦作此伎倆耶安每以語人信技之不可恃也

嶧縣諸生王某雍正癸丑春蒸豚饗客啟釜突為犬啣去王怒以杖擊其首遽斃夜夢卒拘至一廟神南面坐犬跪階下訴曰為主人司戶有年以小過遽戕生命何殘刻乃爾王辨曰饗客物惡得竊食且由誤殺非有意也

神領之命判檢冊呈閱謂王曰爾陽數未終
候十二年來仍令前卒送之還某竊喜尚有一
紀之算逾歲病歿時雍正十二年甲寅冬
也

江夏有村人子性頑劣惟事飲博其父老且
病毫不顧養雪夜父出如廁失足陷溝中創
甚呼子扶救子高卧不起聲徹四鄰眾聞之
披歸病劇而歿後子每食輒見蚯蚓盤盂內
驚擲之另易他器皆然不解其故識者曰此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

雷影也不早自懺悔天譴難逃矣弗聽一日
郊行忽陰雨四合轟然有聲震斃於路
海寧陳孝廉遇堯乾隆壬申 恩科赴禮闈
夢二友造訪乃浙江壬子及江南甲子兩孝
廉也方欣然道故忽喧傳寇至陳倉卒欲踰
垣走甫舉足即騰身霄漢間而墜失一履頃
見二方招之下遂拉與偕往覺天氣昏慘不
類人世頓悟友故已久何得至此叱之而醒
舉以告同人咸不解而陳每疑為不祥場畢

董西江聞其事謂人曰陳子捷矣或詰之云
今科首題君子有三畏節乃壬子浙省所已
出者次果能此道節又與江南甲子同題聞
寇失履非三題業履弗得之意耶至置身雲
路當為飛騫之兆但與泉下人相周旋恐享
年不永耳榜發果雋不踰歲竟赴玉樓之約
矣

余鄉某姓娶新婦登床輒溺翁姑不悅謂其
性成習慣也而婦家堅稱女素無此疾或疑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一

床有故婦歸寧姑宿其榻竟夕遺溺者數繞
床尋覓無所見拆視之得木雕婦人約寸許
作蹲踞欲溺狀投諸火婦遂不復遺溺
蘇郡彭殿撰翰文先生乾隆初以少宗伯告
假歸里值鄉民有侵田構訟者出券約為証
原中係公名蓋公為諸生時事也縣令不察
遽出票拘之公於票尾書一絕命役持之去
有自從 御筆親題後又被琴堂一點紅句
令大慚親登門謝焉

余四兄西園太史乾隆丁巳考試休致歸適
夢兄授河南守兄以為誕每伯仲讌集輒話
夢以資笑噱戊辰 召試蒙 恩復供職調
垣已已出守河間意者河南其河間之謂歟
甲申由甘藩開府鄂渚姪啟緒任侍御史迴
避改補戶曹癸巳授河南守更與夢合云
余幼時侍先君由粵西太平守東歸路過洞
庭時維八月湖水初平怒浪驚濤駭心震耳
乾隆壬戌春聞夢汎舟洞庭氣蒸波撼當年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十二

情景宛然在目咏成七律覺後僅憶起聯秋
雨秋風過洞庭廿年曾已識湘靈餘皆忘之
場畢語同人僉謂登第食祿楚省之兆榜發
被放至庚寅歲筮仕直隸臨城旋因迴避改
補楚北當陽食祿有方其信然歟
余郡蓬萊閣側有避風亭逼臨大海無論寒
暑亭中微風不入每值賓朋夜宴即狂飈震
屋而亭內燭光輝煌如故又郡東樓邑濱都
宮為邱長春脩真處畫棟雕題高插雲表主

秋燈叢話 卷二二

觀者恒經歲不加掃除無纖毫塵翳又余村
環繞皆山當春夏之交山水陡漲奔騰澎湃
樹木多被冲拔巨石亦旋轉如丸村南有古
刹名崩岌寺寺背建巖畔至水發時經由寺
後輒左右分流寺基毫不崩損或謂亭有辟
風珠寺觀俱有辟塵辟水珠鎮其下雖係附
會之說亦異事也
浙紹有陳姓者初就吳江幕每夜分輒有老
叟來與之接談頗相得詰姓氏含糊不答他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十三

夕閱陳所定招冊謂曰君叙案多疵恐難成
信讞既而果如所云叟代為登覆悉中肯綮
常與論律例辨析微芒陳自是慕學大進一
夕愀然曰今遠別有事相求君切勿訝余昔
年亦遊幕於此不幸病沒浮屠荒郊妻老子
少歸葬無期君長者且同梓里敢以身後托
寢榻下有藏金三百付我妻孥感音不朽言
訖而滅翌日告於衆掘之不謬乃歸櫬遺金
於其家陳從此著名江左

五四三

嶧縣諸生劉東山事親以孝聞母性慈好善年八旬餘視聽不衰偶倚門眺望忽昏暈仆地若中惡者扶入氣已絕劉痛甚時繞棺悲啼覺棺中窸窣有聲意母復活欲開視家人不可劉曰倘母有生機而不之救何以為人即不然慈顏再覩亦可稍舒悲慕眾不能止棺啓捫口鼻間依稀微息久之氣漸壯投以水漿輒能咽愛劉大喜昇至床榻移時復活云我方立門側見差役十餘人押檻車數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四

輒自西來有役注視我云此劉東山母盍速往乃掖之上車向東疾馳至一官廨眾役牽諸囚入頃復出仍載我行行數里一役曰此生人魂攜將焉往促令下車憊甚憇孤塚側有亡婢來扶我行及門而婢去予遂甦江蘇嘉定秦簪園先生為孝廉時續絃某氏婚夕氏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其貧逼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有乖婦道是以痛耳秦聞之竦然曰何不早言

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敝廬合卺所有奩資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秦乾隆癸未成進士 廷試大魁天下

陵縣蘭公剛中明末為山西巡道罵賊而死甚烈見明史子孫貧落欲售其墓樹正與售主估計間忽焉然有聲樹枝折墜去售主僅尺許幾中其顛其人心怖神呆蘭孫亦驚跌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五

傷額後無有敢覬覦其樹者襄陽言太守如泗乾隆初令山西聞喜時頗尚嚴厲惡囚之多狡展也特置木榔頭擊其脛夫人賢明有德每規之曰國家自有常刑非法煅煉無論有干功令亦豈父母斯民之道耶弗聽越歲生孫貌頗岐嶷惟兩足與弱不能起立若癱症然夫人謂曰曩諫君弗納今生孫若是殆天所以示之罰也苟執迷不悟當有甚於此者乃悚然懼深自艾悔立取

刑具焚之凡審獄俱布以誠悃不尚刑求孫長至十餘歲足骨遂堅能步履如常人矣言每以告人為居官之戒云

正定獲鹿縣署有大槐一株輪囷離奇長條委地蓋千餘年物也相傳居官清正者樹神即以袍笏現像否則有風雨之警河南張君篋華乾隆中宰是邑一日午夢初酣有袍笏而至者儀容修偉風概不凡張揖入坐談自言吾槐神君也在是署幾何年矣凡官斯土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三

七

者賢奸善惡無不在吾睹記中一一可以悉數某也忠節最冠現為河神某也循良最著子孫現居顯要簠簋不飭者為某某俱緣事獲譴剛愎虐民者為某某其後嗣多不昌報應昭然可不戒歟語訖而別張醒後起視庭中日影正午槐陰滿地而枝條猶宛轉向張作舞狀因賦槐神君歌以記其事

秋燈叢話卷之十三

福山王



孝婦失其

石榴花塔在漢陽城西一姓氏事姑至孝嘗殺雞為饌姑食而死姑女訟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折榴花一枝挿石罅祝曰若毒姑花即枯瘁若屬誣枉花當復生後果秀茂成陰歲有花實時人哀之謂天彰其冤立塔花側以誌異歲久塔廢前明主事黃公一道董儲漢陽僅伐石識之乾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三

一

隆丁酉夏余宗人嵩高復任漢陽訪求遺蹟塔為居民築牆毀去碑亦不存因甃石建塔繚垣鞏固補種石榴十餘株植碣道旁大書宋孝婦石榴花塔將勒碑紀其事旋膺薦入都未果夫闡幽勵俗風化攸關黃公鐫石誌蹟已屬義舉然未若茲之立塔植樹俾數百年湮沒之跡一旦昭然永傳不朽則表揚遺烈之功偉矣

鄒曾輝字實旃天門人乾隆乙酉鄉試房考

周君夜聞室內窸窣有聲疑為鼠也命僕燭視無所見自起燭之聲自卷箱中出啓視仍無所見取一卷閱之即鄒卷也係欲薦而嫌其近墨調者不為意復擲箱內寤移時忽聞有數百婦女聲或哭或笑或歌或吟滿室哄然驚寤不能成寐異而薦之獲雋榜後鄒來謁以所聞詰之鄒云憶數年前邑令修縣乘曾襄其事訪得節孝婦女若干名捐金受梓始謂是歟鄒丙戌聯捷成進士現任雲南大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

姚令

王仲宣樓有謂在襄陽有謂在荊州及當陽者迄無定論余宰當陽時考之究於當陽為是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按邑志漳水出於南漳沮水出於房陵而當陽適在沮漳之會又云西接昭邱昭邱即楚昭王墓康熙初土人曾掘得之有碣可考距昭邱二十里有山名玉陽一名仲宣臺即當年登臨處也俯矚平原歷歷如繪漳沮二

水左右縈拂遙睇昭邱隱然可指揆諸賦中曰挾曰倚曰接實為脗合其在當陽無疑矣至荊州仲宣樓乃五代高季興所建名玉沙樓又名望江宋陳堯咨始易此名若襄陽止有漢水與漳沮昭邱渺不相及杜詩春風回首仲宣樓及髣髴識昭邱句註皆指為當陽其訓昭邱並引盛註登樓即見之語據此而論亦確切不易但當陽漢初為南郡地景帝析江陵寔當陽縣仍屬南郡三國時蜀以編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都地為荊州領當陽而孫吳領荊州又於襄陽寔南荊州當時有三荊州以故荆襄之間借仲宣遺蹟以彰名勝而註疏家言人人殊皆未親歷其地而詳考也若林西仲謂為江陵城樓且以浸濕訓曲沮則又失之鑿矣余邑劉公村有呂氏婦者懷孕經年腹大如斗臨產夕烟氣彌漫異香滿室頃之烟消香燼而腹偃空如矣予邑南鄆張家庄諸生王某家貧不能應省

試乾隆辛酉夏屢夢人謂曰子盍行為牛也耕向親友話及曰佳兆也共醵金勸往與窓友牟生同號舍皆習尚書首題偶忘蔡註王為之講解榜發牟獲雋而王被落或云牟去么乃牛字也耕與經北方土音相近故神示之兆歟

新舊唐書皆載子美客耒陽以啖牛炙白酒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譜並無其事按元微之撰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四

岳陽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於岳陽足為確証劉斧撫遺小說謂子美來耒陽醉宿酒家江漲漂沒元宗詔求之聶令積土江上奏子美牛酒飫死葬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其謬載入本傳誤矣至太白卒於當塗李陽冰家葬於謝家青山史冊昭然捉月騎鯨之說不知何據子美懷李白詩有應共冤魂語投書贈汨羅及夢李白詩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句疑當時必有妄傳太白墜水死者

故子美云云後世或因公詩附會耳夫李杜齊名為千古詞壇之冠其歿也訛傳亦復相同誠足異已

康熙辛丑先君任粵西太平守署中有物頭與身等口濶尺餘雙眸開合有光鑿跚於地冷氣襲人見之病且死無能免者族姪某夜行遇於路相向而笑怒曰遭爾害者數矣恨不裂爾以洩忿尚敢現形耶舉杖擊之應聲而倒乃草薦一束也怪遂絕姪亦無他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五

孝女周氏天門人父庠生以揚無子常與母言及以為恨女方九齡聞而進曰父期於子者為終養計也兒願任子職終其身以養雙親可乎父母以其幼戲諾之比長有議婚者女謂父母曰前已諾免請矣今何棄之不諒人惟有死耳父母反覆曉諭不聽女綜核簿籍酌劑出入鉅細井井雖男子有不逮而父母且忘其為女也父病女丸股肉食之愈母病又割股以進亦愈父母歿女請於族之長

擇諸從之賢者立為嗣祝髮尼庵以老予邑之果山險峭奇勝俯臨大海始皇東遊不夜求神仙曾登其上李斯奉命篆文勒石山巔百年前尚存因摹榻者衆邑人疲於奔命乃仆其碑於海為巖樹枝柯所承得不墜航海者皆望見之

陝省孝廉某策寒山行風颺頓起一虎搖尾來從人星散某戰栗不能移步虎倏至作人語曰君勿恐吾乃同年友某也往歲至此馬

秋燈叢書

卷之三

不

逸驚墮頓易形質而家人無有知者每一念及痛心如割知君過此煩寄語妻孥今已化為異物勿庸相念書室中有藏金數百可掘取為餬口資言已復潛然曰此時心地尚明爽知有故人過午即迷本性矣君宜速行恐逾刻不相識也某至其家以所見告咸以為妄及掘地得金始痛哭而信焉唐人日出潼關四扇開句先哲聚訟紛紛鮮有定論乾隆甲申秋予赴甘省過潼關關有

東西兩門裴晉公破蔡州回東西門俱闢故云四扇也

康熙初滋陽忽來一叟自云侯姓氣岸不羣言辭淵博與文人相辨難莫之能屈有侯生者從之遊叟謂曰幸叨同譜且馬齒加長盍以伯呼我乎生欽其風範聳然應曰諾居恒與生講儒學宗旨教之作舉子業督訓頗嚴生亦循循執子姪禮赴省試約與偕行登程無所見抵郡覓居停叟已先在生始知其非

秋燈叢書

卷之三

七

常人益敬畏之臨場謂曰吾欲遊棘闈觀諸君鏖戰並為爾筆削三作可攜我入生難之叟曰我匿爾臍中護以掌抵號時去掌呼我即出矣生如所教中丞見其狀疑之命垂手視其臍乃放入歸號頻呼莫應悵然若失草草完場出見一猴據床寢轉瞬間伸欠而覺依然叟也曰吾本形已現羞見子矣生曰辱承不棄形骸可忘又何異焉詢爽約故叟慚然曰幾蹈不測入龍門時為中丞所詰迹頓

露有金甲神見而逐之逃遁川省雲陽山洞中條追及斫洞口巨石立碎且入捕幸大士至憐我苦修有年救之獲免爾他年筮仕宰其邑可考也生詢以科名曰已名列桂籍但甲榜無分官終縣令耳今將赴南海皈依大士後會難期然爾家或有急難仍相救也榜發果雋後謁選適宰其邑訪其山斷石在焉父老云某年八月八日為巨雷擊碎益信之抵任未久即告歸感其義為之肖像以祀其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八

孫某嘗私一女云來自蓬瀛遂相纏綿一夕愁容黯淡泥首請曰來朝午刻妾有大難祈君垂憐著妾紅裳正襟危坐逾刻可免從此永證仙班常偕伉儷感且不朽生慨諾凌晨遇老人謂曰有賈禍於爾者不早自覺悔無及已某驚問其故曰昨求爾救援者乃狐也應遭雷擊紅裳其皮囊爾著之即代其災矣某猶豫未信曰吾即爾家供祀之叟念與爾祖交不忍漠視故以告某審其貌惟肖始惶

駭求救曰無恐與爾善條一束腰際營戶而卧彼必多方搖惑靜以鎮之勿為所奪其如其戒狐至畏縮不敢前某謂曰本無害於君何信讒置我於死某不應怒曰君若執迷其無悔條變諸怪形作欲吞攫狀仍卧不為動正相持間忽雷聲轟然將屋震撼某絕而後甦狐不知所往而條亦失去子姪孫鍾泰乾隆戊子應秋試闈中得其邑人王生口述遺像猶奉祀不絕也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九

節婦王氏鍾祥儒童魏之淳妻年十七歸之淳閱三載淳死遺周歲子將殮忽甦張目注視父母及幼子淚泫泫下氏會意截髮納淳手呼曰倘萌他念不奉雙親而棄藐孤者有如髮目乃暝氏哀撫弱息孝養翁姑甘旨無缺子七齡而夫嗣姪五歲復殤姑翁相繼逝氏孑然一身艱苦萬狀處之怡然毫無怨悔鄉里欽焉

浙省有蛟撰其為蛟蕪時過洞庭遭風舟覆

墜落一處波濤頓失別有天地瞥見宮殿
我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周遭牆垣悉
以水晶疊成光明映澈可鑒毛髮正疑訝間
有高冠魚服者來導之入殿上坐一虬髯史
冕裳絢麗狀類王者起與序賓主禮甚殷某
私念必龍君也叩以休咎王命吏捧一硃盤
至內盛烏紗一利刃一方欲致詢王遽命人
送之出倏已登岸愴恍若夢後成進士擢大
魁歸第日有道人遮於路曰公讀書之願已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一

償然夢幻泡影富貴何常宜亟早回頭免沉
苦海某斥其妄道人歎曰固知公不見納且
亦定數難逃他日當相會於雲陽市上也某
怒欲執之忽不見踰數年緣事見法臨期道
人來謂曰早聽吾言焉有今日對之喃喃諷
誦移時始去
玉泉山在當陽西三十里形如覆舟疊嶂回
環飛泉迤邐為四大名山之一山麓有寺
自隋開皇間有禪師智顛者來自天台愛此

山佳勝欲建寺而沮洳旋繞無基可卜乃入
定喬木之下見金甲神謂曰余漢壽亭侯也
願捨此地為掛錫處請安禪七日以觀其效
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虩化湫潭為平
址而寺果成事上隋主賜額玉泉其說載山
志及邑乘中前明孫松山作闕廟記謂浮屠
立不經說以侯願護法玉泉誣侯實甚余宰
當陽詢諸父老皆稱其異且云掘地尺餘即
水試之良然又理之不可解也寺東為顯烈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

廟有華表勒漢壽亭侯顯烈處蓋因 帝顯
聖建寺以答神功者三國演義謂 帝殉節
後顯聖於普淨禪師考之乘志並無其事未
知何據

湖州諸生三人讀書僧樓月夜見荒郊停柩
有朱衣人冉冉而出向月作吞吸狀久之迤
邐由西北去衆異而伺之交五鼓朱衣人始
還天明往覘柩底有圓孔如盃衆謀俟再出
以印紙封其孔夜半果出乃潛往封之憑欄

以待朱衣人回入樞不得往來旋轉聞諸生
嘻笑聲即趨寺樓詈曰我修鍊多年與爾素
無仇怨何得封我房舍三人懼甚一匿棹下
一伏床際各畫卦形繞身旁朱衣人畏縮不
敢近一生倉皇無措援佛龕避之甫登即為
朱衣人持其足遂昏去日舖僧不見諸生出
疑而入見兩生暈迷若中惡者一生僵立龕
側旁有朱衣人握生足瞑目時立大駭聚衆
鳴鑼尸薦然仆諸生漸醒詢其故乃瘞焉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恩施縣南三十里許有地極幽僻名白泥坡
明末紳士童大護庄也庄丁童有福一日山
行見二白犬搖尾而前狀甚猙獰異而逐之
入一洞洞內有水清且淺犬涉水而過有福
亦隨之往不數武出洞口豁然開朗烟村繡
錯桑柘依稀宛然桃源景物心益異之欲窮
其跡約里許有數老人聚飲樹下見有福詰
所自以逐犬對老人曰是吾犬也賜之食有
福食訖納所餘於衣袖及出視之肉則木石

蔬則草也歸而告其主同往訪之頑石荒草
茫然無跡矣

淄川唐太史夢賚登第旋里路過青城偶憇
村塾見一總角童子貌頗岐嶷問之師曰此
子穎悟非凡書寓目輒不忘試之信顧其家
貧甚攜歸親課之唐家藏四庫恣其漁獵無
不淹貫唐深喜目為遠大器字以女合卺後
神志頓昏毫無智慧叩以曩昔所學茫如隔
世矣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予從姪某於濟南旅店中見有持小木龕者
蔽以紅幔招搖索錢欲觀者投錢畢始啓幔
呼之乃一矮人長六寸許頷下垂白鬚數莖
道裝朱履徐步而出聲呶啞若蠅鳴不可辨
詰以手揮之仍退入

孝感丁生若蘭善擘窠書為時人所重一日
攜巨筆赴友家作字晚歸遇數人要於路若
公役狀謂曰奉主人命請君書額遂擁之行
抵一處類官廨其橫額為照膽臺兩楹懸鏤

金對聯云勿昧獨知地須嚴不見時堂上坐
達官見生至起謂曰聞君久擅如椽可為我
作冰心玉壺四字生如言書訖達官頗嘆賞
旋命役送之出轉瞬失所在恍如夢覺審視
則邑之城隍廟也乃奔歸具述之家人以為
誕正紛論間聞門外有呼者曰丁生忘却筆
矣啓戶視之渺無人跡惟巨筆插門楣焉
天門黃貞女大姑國學生大義女也許聘楊
弼聖未歸而弼歿氏聞訃哭臨剪髮納棺中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一

遂留守志事姑極孝姑病女躬視湯藥晝夜
不懈及病篤號泣籲天願以身代有道人踵
門而告曰勿過哀疾可療也投以藥丸沉疴
立起道人忽不見歲大疫女所至則無恙一
夕鄰人不戒於火延燬百餘家惟女室巋然
獨存
余邑有兄弟二人者家頗豐弟常夜出行竊
兄責之曰中夜輒聞窻外有人喚云時已至
盍行乎遂起而往殊不自由比反悔而無及

矣兄夕覘之果有黑氣隱約窻際弟即脫扁
趨出追之弗獲次夕兄持銳伺焉見如前擊
之黑氣頓散弟室中狂呼跳躍若中傷者移
時乃止不復作梁上君子想矣
豐城西三十里有地名生米許真君得道處
也山麓向有真君廟後燬於火里人以艱於
材欲募修而未逮一日天大雷雨山忽震裂
內藏樹木甚夥衆拽出之鳩工重建一棟一
椽皆量材取用及落成木無缺乏亦無餘者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五

乾隆癸亥七月也
蘭山東鄙有泉在山巖之麓名聖泉水甘而
冽亢旱常盈有村人晨過其旁聞磬聲自泉
中出頃之格格作響如擊木魚者繼則梵誦
畢宣嘈雜震耳約食頃磬聲復作乃寂驚告
其侶覘之信自是每晨皆然遠近哄焉或有
欲掘泉窮其怪者手輒痛不可忍益信為神
焚香奠帛者相望於道有老僧過而問之衆
告以故僧以杖擊泉曰邪孽逃遁至此不思

歛跡尚敢為崇耶衆詰之不答而泉聲闐如矣

仁和賈人某赴蘇貿易過鎮江有少年丰姿韶秀求附舟賈悅其美從焉言詞雅馴相得甚歡酒闌時雜以戲謔輒含笑不答賈惑之晚求同寢亦不之拒益欣喜過望少年坦腹而卧鼾聲震耳無其體堅若鐵欲轉側之重如巨石不可動移驚訝莫測其由翌日問之惟搖首微哂而已將抵郡指岸際竹林深處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六

謂曰此余家也幸賜光臨賈欣諾至則門庭雅潔有士人風室內空洞無物惟一劍懸壁間坐甫定少年即脫劍起舞盤旋馳驟疾如風雨劍鋒時時抵賈鬚眉賈震懼莫敢喘息舞罷以手折之劍曲如鉤頃復伸之直如故賈愕眙欲去少年止之曰尚具薄酌請申地主之誼乃置酒勸飲既而進饌則烹一巨蛇盤曲盂內昂首咋舌猙獰若生賈狂呼暈仆少年扶起笑曰好意相餉何吐棄若是如嫌

不腆當更進佳者賈力辭出少年送至河干謂曰念同舟之雅奉贈良言君託跡江湖切戒佻達幸遇我不與君較否則危矣歸舟照視鬚眉俱有劍削痕震悸不寧者累日比反再往跡之不得

平番令有僕某貌魁梧左耳獨缺若削問其故不答而性頗馴謹不與人校或犯之輒遜謝避焉一日隨主人蒞任遇羣盜勢甚兇猛僕從星散某奮勇直前縱橫揮擊連殲數人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二

餘各鼠竄主人駭詰之慙然曰某當年亦綠林中客也嘗結黨途行過叟偕幼童跨二騾囊中物纍纍心艷之顧行人如織無可為計乃尾其後同宿逆旅夜半遣一人矚叟動靜久不返復遣一人覘之亦不返疑焉持刃往門微啓燈光熒熒然童已酣寢叟俛首而坐甫欲排闥入叟忽舒掌外向突有白光一線自掌中沖出倏及頭面寒徹肌髓急走避覺左耳痛不可忍撫之已斲然若誠矣驚悸奔

匿遂洗心遷善云

宛平有張姓者訪友津門途遇奕客白某問何往告以故白曰吾亦欲往耳遂偕行造友家友見白訝曰聞子已故矣奚尚在白唯唯友設酒饌歛之晚同舍宿將三鼓張輾轉不成寐時殘燈未滅欲起熄之方褰幃見白伸頸長丈餘直抵几畔呼吸作吹燈狀下體猶兀坐床榻不覺失聲而呼衆聞聲入視白枕簟猶存而踪跡杳如主人差急足至其家探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元

問云下世已月餘矣

黃州東坡墨池其故址人罕知者宋商邱先生判黃時求得之復獲短碣書洗墨池三字乃趙文敏真筆也於是楚池建亭榜碣於亭之楣並構雪堂竹樓合名曰宋賢祠作記以紀其事歷時既久祠與亭相繼傾圮廢為蔬圃而池亦污塞乾隆乙未冬居民有爭圃界者黃岡沈尉往勘見片石沒淖中掘視之知係墨池故額然亦不識為文敏手蹟觀察吳

公聞而索觀深加賞鑒擬興復而未果厥後邑令顧君虞一修葺官廨建樓於署之西刊椽柱為竹式蓋仍竹樓之意疊石為池廣數武深半之置文敏碣於壁亦隱存墨池故蹟云爾碣中字跡微有剝蝕處顧君恐久益磨滅命石工鑿深之復堊以粉雖煥然可觀而廬山之面目失矣

趙姑者施南崇寧里民人女也及笄未字餉父於田渴而飲於溪久不返父呼覓不得惟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元

見飲處揀金釵一股夜見夢於父曰兒為龍攝去已成禮不能生還但鞠養深恩無以報明春預於溪內插籬置筍春雨雷鳴得魚必夥即以為甘旨之供也父如言歲頗獲利以此畢餘生焉村人以香楮往祝者亦必得魚至今相沿名趙姑魚而所插金釵則化為鐵云

明末兗郡有諸生某不火食每親朋宴會祇啜茗飲酒而已訪其家云歷旬餘啖一生豕

啖時置豕密室食畢出惟皮骨僅存雖妻孥亦莫知其故有戚某者欲窮其怪特構邃室數楹於牆角深奧處留微孔致詞敦請某以至戚不之疑欣然往戚置豕室內某入重門親加扃閉戚從牆孔屏息窺之某顧豕色喜復週圍審視脫衣席地倏變為熊騰蹕而前食豕立盡徐啓戶出依然人也戚驚訝累日往來遂絕

古人咏蟬多以飡風飲露為言温嶠賦飢吸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晨風渴飲朝露梁簡文詩乍飲三危露及陸雲賦含氣飲露之類皆以蟬性清虛不食故也余幼時愛蟬鳴曾捕數枚置籠中懸諸風露處逾夕皆僵不解其故他日納涼蔭下見一蟬踞樹不動諦視之樹皮皴裂處有白汁沸出蟬以喙承其間若吮咽者捕而得之喙津津猶濕是知蟬固有所食古人飡風吸露之說猶未確也

青郡丁野鶴負逸才放蕩不羈讀書山中畧

巖石云有願從吾遊者山魃木客皆良友可毋猜也俄一道者至丰骨稜稜有出塵之概丁詢所自道者笑曰知君奇士聊共晨夕耳無煩過詰邦族也談次甚相得遂成傾蓋交他日謂丁曰有契友見過欲屈紀暫為承應遂引僕去巖徑崎嶇約數里許至一處壁立千仞道者以扇拂壁即有門豁然啓玉宇瓊樓迴非凡境一虬髯叟先在焉餽果紛陳皆目所未經僕供役竟自見塔砌間碎石殷紅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可愛潛取二枚納袖中出視之乃寶石也往來年餘一日與丁話別曰我實非人曩以罪被謫今期滿當去矣踪跡遂杳安邱有諸生某自塾歸遇雙鬟立道左丰姿綽約屢目生羞赧不敢諦視趨而過後每出輒相遇漸款洽謂曰妾與君緣結三生願偕伉儷生以家有高堂辭女曰告之父母諒無妨也生私告諸母父聞而怒曰妖也奚可偶越旬告如初父領之謂曰若再言試偕之

歸次日女隨生至父母倚戶覘之無所見回視女已立簾櫳間矣居數日悅其婉愉納為婦孝事翁姑恪盡婦道竟無殊名閨女也連舉三男貌俱俊爽讀書穎悟先後補弟子員余表兄叢梅溪秉鐸安邑其子中模聞其事執通家誼見之女時年踰四旬貌若二十許言詞莊雅綽然有林下風

江氏安陸人布政使王第魁妻明末流寇入郢恐見辱同弟婦江氏投於塘歲旱塘水僅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數寸許濡首泥淖中死王感其義終身不復娶後遷塋忽有聲如雷起墓下莫不辟易變色咸謂節烈之氣鬱積所致孫三人字樂雍正丁未成進士字大領雍正壬子鄉薦亦足徵節烈之報而字舒長子聘楊氏女未及娶而歿女聞訃奔喪守節以終尤堪繼美於前云

保定丁某曾任南中武職晚年家居納涼簷際見一壁虎匍匐塔砌首尾長四尺許皮皴

皴若鱗甲睛大如彈丸色赤而灼灼有光時方亭午觀者如市虎見多人了無怖狀從容由院左確棚緣柱而上直陞棚脊東向張吻吮舌歷午至申始徐徐下入井而歿夜半雷聲殷殷丁夫婦恐天將雨呼婢出覆醬甑甫啓戶見火毬數團盤旋上下倏一火毬繞棚柱一週即轟然震裂旋又一火毬墜井中頃高起丈餘霹靂隨之雨下如注婢驚悚逾時始能移步入天明起視一死壁虎蜿蜒井側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空殼而無尾長猶三尺濶尺餘皮現存省垣天合堂藥肆中

棲霞南鄙有潭最深一道人夜過其旁遇黑面男子要遮之聞行人聲乃入潭而沒翌日道人布石潭側燬以火投潭中頃與水鼎沸一巨鱉浮水死

葉某蘇郡人鑒別珍玩百不失一都門典商某重價聘之一日有持徑寸珠來質者索價五百金葉與之去既而細言之廣也乃致酒

招諸同人飲告以故並求貸以償典主衆慨許乃出珠與衆傳觀訖謂曰承諸公惠助留此奚益立擊碎之翌日典珠者持價來贖葉收價而還其珠固原物也其人瞠目無語而去蓋另造一珠仿其狀特對衆碎之使聞於外以誘其來耳

平原有嫠婦某氏夫死多年腹忽皤然若受孕者而婦實無瑕可摘久漸大如甕翁姑疑之婦飲泣無以自白就養塔家歷數載腹大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十餘圍轉動俱須人扶持既歿棺不能容其女以手撫之覺褻衣中蠕蠕蠢動解視有物飛出類蝙蝠蜻蜓者約百餘翔集庭院撲殺之血水淫淫然

恩施洪厓山高數百仞峻嶺崇巖幽深莫測為全真栖游之所順治初有道士蔣某者入洪厓訪修煉地忽見茂林修竹中瓦屋數楹白板朱扉最為幽潔履其室空洞無物惟粉壁題七言一絕筆勢飛舞墨跡猶濕詩曰頑

石盤旋白玉松枝頭暗結紫芙蓉青雲有路終須到紅日光輝滿太空蔣諷吟數過默識其處次晨負笈至竹樹依然而舍宇杳如踪尋竟日終不可得又山中有巨杉恒隱藏沙土內傳為千百年物居人求之者持錐刺土嗅錐末有香氣則掘得之或負之不盡立表以誌其跡翌日往視並表亦失之矣

乾隆甲子江西鄉試正考官康公五瑞入闈時不覺見獵心喜夢已亦與試中三十五名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及榜發三十五名則張五瑞南康人也張與康同名而夢先兆之奇矣

秋燈叢話卷之十四

福山王 械凝齋著

恩施龍洞山在城東七里山半有洞高廣丈餘洞口水盈盈清淺內則淵深不測相傳為龍窟也洞有潮子午時則至其未至之先有聲如雷俄霧氣迷濛自洞中出而洞口水騰湧若鼎沸如是者三潮即噴激上射高可數尺迅折而下匹練飛空勢若倒海砰湃之聲震溢山谷食頃始退落如初歲旱守令祈雨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一

必焚疏通誠遣官往祭候潮至以瓶取水馳歸雨立降不誠則潮不至
南昌曹生敦行士也善撫琴攜琴赴楚過洞庭未半狂飈驟起舟旋轉如葉舟人聚泣生獨危坐援琴鼓湘靈之曲風聲頓息浪靜波恬衆推蓬起視城郭宛然蓋瞬息間已抵岳州而生之絃音猶冷冷也咸驚疑間見鄰舟有兩女郎珠冠玉佩端艷絕倫凝立若審音狀合舟噪觀生亦輟琴趨出女郎乃刺舷冉

冉向中流而去久之漸渺或疑為君山神女云

李嘉杰字越凡漢陽人事繼母最孝而母遇之虐杰先意承迎孝養備至母卒不悟嘗因杰酣寢扼其吭幾死以救免杰毫無怨懟奉事如初待繼母弟友愛倍常弟歿以已子承其祀且割產贍之母思子抑鬱致疾醫藥罔效割股肉療之愈母感而悔視同已出泊杰故母哭之痛曰天乎何奪吾孝順兒之速也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二

每逢人道及輒拊膺悼嘆泣數行下
子有別業乃博士李某產也家素封曾僭僕以千金產室內傳及子掘之無所見家且落以宅鬻林姓林更新之發土獲巨甕啓之金也有傭在側潛然曰命矣夫徐詢其故曰某本李氏僕此物實主人僭某同理者後屢掘不得意神物化去矣孰意猶在此
施侍讀閩章除服北上一夕宿青州官舍夢青衣授刺署曰愚山道人後視學山左閱青

郡誌地故有愚公谷恍悟前夢遂號愚山銘
曰愚以陋名哲人斯恥人之所惡天之所喜
夢耶覺耶神或予啓抱醇守璞以歿餘齒
王氏鍾祥人年十八適張士華甫一載夫卒
氏妊身四月矣慟不欲生鄰婦謂曰倘得男
可延夫嗣徒死何為乃強起飲食親族垂涎
氏產將奪其志氏懼不免悉分以腴田僅留
薄產自給閱數月生子有欲還其所分者氏
婉辭之子長延師授讀稍怠則涕泣勸勉子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三

乃發憤力學補博士弟子員族人愧悔盡歸
其田氏始受而謝曰非伯叔兄弟不能為未
亡人守此業也蓋向之不受藉以安衆心以
俟子之成立爾節而有智可謂巾幗丈夫矣
巡道吳公嘉之題其門曰節婦之門
予三兄研深乾隆己未任豫省南陽守冬夜
理簿書將三鼓忽見燈前有白衣人長三尺
餘玉色瑩然對之挺立兄張目視之形漸縮
頃之入地而歿或曰財兆也盍掘其處兄以

事涉怪異且財不可妄干竟弗許後白衣人
亦不復見

傳記昭君南郡人今秭歸有昭君村凡生女
者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予宰當陽去
秭歸二百餘里訪諸父老並無灼艾之說或
往古有是事亦未可知但其地產女恒白皙
多姿殆亦昭君餘韻之所鍾歟

予邑樓子口農人王某月夜獨行有物如犬
搖尾而前王潛躡其後至路旁古廟躍入頃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四

有美好女子自廟中出冉冉東去異之入廟
遍跡無所見惟佛座後一皮囊若蟬蛻者挾
之出女已回祈曰還我物當圖厚報王悅其
美欲劫而私之乃以皮裹石擲諸井女泣曰
失我物棲身無所矣王曰我尚無家室如不
相棄盍偕我訂百年好女不得已從之居數
年家計充饒連育二子他日偕往親串家過
廟側談及往事王曰井中物應敗朽久矣女
強使取視之毛茸茸如初顧之色喜曰尚無

恙耶即披諸身修成一黑狐跳躍而去王晚年貧且病二子為予族人傭數年前尚存蘭山潰堤水大至居民皆逃避有村人女挿簪翹乘櫓浮於水冀人之援而贈之也一少年泗水至悉拔其釵環而去女哀祈之弗顧尋漂值淤洲乃得生踰年出嫁鄰村某氏子吾鄉婚娶行親迎禮新婦梳妝時必延壻入俟妝畢始啓行女窺壻即曩之少年也憤填胸臆痛數其罪而詈之毀妝誓死堅不肯行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五

父母勸諭百端不聽竟却其婚為尼以老少年悔恨發狂死

孝感白雲鄉有紳士某將治第基已卜矣夜夢四人金冠朱衣投刺請謁刺書宋四君子拜未及詢而寤次日掘土見紅椀四而無前和可考因憶所夢遂不敢動乃掩土築墳勒碑於上即以宋四君子墓題焉

樊氏竟陵程一模妻生子甫一載而夫亡矢以身殉夢程謂曰殉節固佳但遺此呱呱者

何託吾後當昌其勉撫孤我助卿理家政無過激也自是氏起居愴愴如有所見習久亦不之怪他日婢入室竊物納手篋中若有人按其腕不得出婢驚而號氏為之請乃釋有夜盜其禾者刈畢且負歸見黑氣隱約類人形遮於前天曉猶旋轉田畔家人見而呵之恍然醒乃奔居三年一夕夢謂樊曰緣盡從此別矣凌晨有烏衝簷去踪跡遂絕子欲時順治乙酉領鄉薦任南豐令孫翅中康熙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六

已丑進士官檢討果如其言

工部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注宅在江陵城北三里庾信避侯景之亂自建康徙居於此又入宅詩宋玉歸州宅按陸務觀入蜀記秭歸縣東舊有石碣鐫宋玉宅三字今酒家其故址也湖廣通志載宋玉宅有二一在秭歸之巴東一在荆州與杜詩頗合而水經注宜城亦有宋玉故宅又不止秭歸與荆州矣余宰天門嘗于役安郡皆艷稱宋大夫事

而鍾祥邑志亦謂郡學即宋玉舊宅昔李守
曾得雙珉於荆榛間其右為蘭臺所謂玉從
襄王遊披襟當風俾之作賦景差斂手者即
其地也學宮有井亦以宋玉名郡中水味率
鹵澁惟此井最為甘冽而石城之麓復有白
雪樓與郡治西隅陽春臺高聳相望遺蹟班
班視他處較詳是安陸亦有宋玉宅然昔人
鮮言及者豈歷覽未經故題咏不及歟抑宋
之旅寓無常凡遊踪所駐皆得以宅名也姑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七

錄之以備考

郢郡有犬姓某家嫡庶和洽無間言家中落
僮僕星散凡役使皆妾任之所居乏水每汲
必至鄰村嫡憐妾孱弱欲分其勞妾固辭曰
操井白躬箕帚妾之分也况主母老矣妾又
不能生男以代勞勤命實不辰夫復何尤遂
獨任無難色一日值盛夏汲水憊甚憇後園
樹下忽有泉滂然湧出驚而白諸嫡嫡視之
喜且慰曰汝服勞不怨不啻孝子此天所以

惠汝俾汝息肩也乃掘地儲水雖亢旱不竭
居人皆賴之因呼為姨娘井

江夏蛇山舊傳夏夜更闌時嘗有燈出現由
少而多漸至不可紀極土人呼為燈籠神惟
無意中或一見之余未之信也乾隆壬辰夏
于役會城舍館與蛇山相望一夕納涼庭院
漏已四轉見林際有燈大可合抱表裏瑩徹
如世所燃琉璃燈狀旋轉而出勢甚迅捷甫
數十武若有所觸條分為二復交相騰擊則

秋燈叢話

卷之四

八

化為四俄轉擊轉增盈千累百往來熠燿有
一燈前行一燈自後追逐者追及之忽合為
一有雙燈並舉或疾或徐兩兩相顧既而百
什排列次序井然若達官出行鹵簿前導者
有綴聯一綫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者又或
分佈林谷隱約依稀如晨星之寥落頃復絡
繹奔赴合而成圍如行陣而肅伍者又或忽
亢忽墜如蹴踘之騰躍或層疊而上如貫珠
之累累變態無窮目不暇給適偕觀者失聲

詫異倏然而滅次夕復覘之不可得方知人言不謬而事之幻境之奇有不可以常理測者

許環者施南人賦性醇篤以明經出宰某邑有賢能聲尤良於醫邑紳士有女及笄忽得奇疾終日卧帳中偶揭帳即昏暈若絕諸醫束手皆不識為何症紳榜通衢能治者酬以產之半許聞而往甫啓幔女已昏不知人矣家人皆泣許止之令榻前貯水十餘斛去其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九

衾自頂及踵悉沃以水舉家駭然環而相阻弗聽益沃之移時水罄而女已微有聲息乃命拂拭之仍覆以衾出謂人曰愈矣少頃果大汗而瘳又某大姓生子週身皮膚若蛻因請於許許以淨黃土研末糝之數日結痂越旬痂落肌膚完好矣其治諸怪症皆類此或詰許必有異書及秘授者恒笑而不答求其技則遜謝之以故術竟無傳後許以歸田卒其卒之明年有同憲張宦夜夢二役拘入城

墮廟覘之則巍然上坐者許也怒數張曰爾作民父母枉致人命可乎命截其耳張痛徹肌體呼號乞貸始叱逐之既出見一人以鐵鉤貫其背懸廊下審視乃族人子駭極而醒逾月耳後忽生癰潰延至頸垂斃而族人子固無恙一日來省張疾歸而疽發於背相繼死

草鞋道人者武昌諸生也少習舉子業屢試不第遯跡黃冠拾取途間敝草履編葺成屋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一

居之因以得名寒暑一衲不炊食常從人乞魚肉生啖之或兀坐草室經月不出亦不食偶發顛語多驗人問之則不答咸莫測其崖際也一日告於衆曰明午當別矣翌日衆往覘之已化去道人常言草履可驗陰晴兼已百疾每將雨輒有雲氣佈履上致後人爭取之病者燒灰服之立愈

許公治雲夢人乾隆己未進士筮仕宜君令著廉能聲以母憂歸服闋需次都門夢歸太

僕有光持刺來謁謂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
祈公主持之幸甚寤不解其故尋除崑山令
抵任有歸姓訴其祖墓被佔者閱其詞即太
僕之後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所越佔者悉
懲治而返之並勒碑定界祭告其墓

慈谿以八月十六為中秋一傳宋高宗南渡
金兵追迫值中秋避匿其地居民不忍宴賞
改期次日遂沿以成俗一傳錢武肅之子分
封寧郡十六乃其誕辰令移中秋節於來朝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二

至今不改固屬齊東之語而風俗獨異亦有
不可解者

競渡節五月五日直省皆然楚俗呼為小端
陽至月之望更置酒張宴競渡水濱視五日
尤盛謂之大端陽中元薦亡祀先俗稱鬼節
而當陽縣則於是日接咸峽通往來是又謂
之人節矣習尚相沿與寧波之以十六日為
中秋同一不可解也

當陽玉泉山有獸狀類鹿而三足上下陵谷

爛爍若電獵人有即之者輒失所在驚而四
顧則於對峰層巒之上斫草自若蓋瞬息間
已穿巖踰澗矣聲如牛鳴鳴於澗谷則雨鳴
於岡阜有高軒經過歷試皆然余於乾隆癸
巳歲由當陽署令蘭溪比返獸不復見詢諸
邑人云數月前已不知所往

武昌郡西郭外觀音閣俯臨大江與晴川閣
相聳峙銅像高五丈許額題蓮華淨域四字
為董文敏真蹟雍正丙午有乘夜盜之者僧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三

夢神示以兆起視額已失乃駕舟追之至楊
邏江邊大士閣獲焉又寺前接引庵銅佛一
尊高丈餘當年屢鑄不就有乞丐數人來投
錢爐中像立成至今佛掌及肩臂間錢形錯
落輪廓皎然予因公赴省曾親見之

天門文廟向建城內西北隅前明僉事柯公
喬始改建北郭外先是有直指某行部至城
北倉基地馬忽鳴伏不進異而掘視得石碑
鐫先聖遺像吳道子筆也後柯公至邑見

殿廡頽圯地址湫隘欲徙治之而無基可卜邑人以倉基地請且告前直指事柯曰數也遂改創於此碑立尊經閣內今現存

嘉魚漁人於江心網得一大鐵鈴撼之昏暈欲仆持歸家人試之則舍宇震搖幾至傾塌驚而投諸地乃止遂持至故處棄焉識者謂禹治水時有驅山鐸當是此物未知然否航海者遇颶風驟起檣柁傾折智力皆窮爰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中之神莫詳姓氏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三

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閭大夫靈異昭昭有求斯應康熙中王君云森遭風折柁舟復中裂舟師告曰惟划水仙可免乃披髮與舟人共蹲舷間以空手作撥櫂勢衆口假為鉦鼓如午日競渡狀遂頃刻達岸又顧君敷公中流舟敗已半沉共划水仙舟復浮出久之有小舟來救此舟乃沉似有人暗中持之者又陳某遭風舟底已裂鷁首欲俯轉旋巨浪中危亡之勢不可頃刻待有言划水仙者試

效之沉者忽浮穿浪如飛俄抵一嶼乃得無恙陳自言當時雖十帆並張亦不足喻其疾也神之靈應如此

黃岡王大宗伯吳廬由運河赴都水次舟淺篙師入水祛淤覺有石隱亘舟底採取之石縱橫二尺有奇厚三寸許昇至舟中摩挲久之漸露字跡告諸宗伯宗伯見石質瑩潤拂拭審視乃唐太宗命褚河南摹蘭亭本宋米友仁跋為小板蘭亭第一碑驚喜過望寶而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古

藏之雖連城璧不易也抵都有索觀者輒飾辭拒之久漸播揚來觀者衆乃裹囊置輿中命姬載之歸藏於家及解組旋里建堂顏曰繩武嵌石於壁非親密者不輕以相示宗伯歿後家中落田產罄且盡乃拆堂而貨其材前一夕聞堂中隱隱有悲泣聲即之聲出石間無何為一老明經持十斛麥易去明經故子孫亦不知珍惜乾隆癸巳武昌吳明府世雲聞而購得之丙申致仕攜歸今不知存否

吳霑化人也

義妾曹氏郢郡人石參戎佩玉侍兒也石臨
歿握氏手謂曰汝年少且無子宜自為計氏
以頭搶地呼曰氏雖卑賤亦識大義所以不
敢從公死者恐累盛德耳遂截指以示無他
石含笑而瞑氏毀容持服事嫡維謹有以微
辭諷者輒拊膺長慟不發一語人皆感泣不
忍啓齒氏布衣蔬食終其身
余族人某每寢至夜半輒啓戶出繞村而走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五

頃復歸卧殊不自覺他日隨親友航海貿易
恐其蹈前轍夜則縛諸床後偶懈某遽啓舟
扉步入海中死又余戚新招一僕李姓夜寐
忽蹶然起抗聲吟唱畢旋仆衆問之軒駒
如故每夕皆然一夕有偷兒入室甫登牆值
僕躍起高歌手足舞蹈若演劇狀偷兒大驚
墮諸地衆聞聲起視乃執之僕歌喉宛轉猶
未歇也

蘄州道士洪有武弁某緣事去職貧不能歸

寄寓僧寺時亢旱不雨天氣炎蒸農人刈麥
田間有片雲布空際衆相謂曰雲安得長留
為吾曹蔭息地弁曰易易耳取鏡置雲影下
雲竟日不移衆喜告於官官異而請焉乃建
壇延僧道祈禱壇前設大鏡四列五色旗各
一壇外豎長竿掘穴寬尺許內置虎頭一祈
禱三日命壯夫持木椿擊虎頭入土尺餘甘
霖立沛連擊之大雨滂沱四野沾足官民厚
酬之得以旋里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六

世演搜山打車諸劇為嚴震直搜獲建文君
感程濟言釋而自剄蓋人多不察而信之鄭
曉遜國名臣記嚴震奉使安南至滇見建
文君悲愴吞金而死永樂本紀甲辰尚書嚴
震直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東山西諸
省嚴震直列傳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
病卒紀載昭然野史固非實錄而傳奇尤失
之誣矣

漢陽五顯廟神頗靈驗居人奉之虔有羅某

者賦性凶殘居近廟側適鄰蓄一豕將以祀神觸其籬羅怒擒豕去截一耳鄰往論羅詈且毆既而羅生子缺一耳及生孫亦然始悟為豕報也又富民鄧氏見犬交以刃斷其勢後生二子俱閹

警者陳姓善揣骨相遠近馳名漳州鎮某公延致之先令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揣摩久之曰此乞兒骨不足道從人呵之陳復遍摩殺然曰不謬及摩至首遽跪曰此總鎮骨也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十一

當貴公奇之禮而厚贈焉先是公未遇時因貧行乞路拾遺金訪其人還之失金人分半以酬拒不受詢姓氏亦不告是夜宿神廟夢神易其首後從軍遂致貴顯焉

長沙南郭有無賴子屠牛為業牛斃其手者數矣里中有牛魔王之號一日其黨解牛牛不受縛屠忿然曰此畜必煩老夫耶攘臂而前牛逆觸之貫入胸膈遂以角負之而逸其行迅猛追之不及道路駭然觀者如堵奔至

善化邑治前伏地不動邑令魏君奇之當闢門坐堂皇牛即趨入跪階下如俯首認罪狀昇屠驗視則胸膈洞穿成穴奄奄一息矣諭牛曰爾殺人律應抵之牛點首下泣越日屠斃牛發先農壇耕籍老

張氏崇義人父業屠無子中年始生氏慮不育決之星士曰格壽而康但夫星宜長否則有刑尅之害鄰人饒某弱冠未聘聞而戲謂曰願結絲蘿備東床之選可乎張感星士言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十二

許諾比女及笄饒年近四旬矣家甚貧父欲改婚富室氏不可父曰曩僅片言耳未通媒妁且年長而貧奚可為偶女曰一諾千金不易矣焉用媒妁况人無不知兒為饒氏婦者長與貧命也又將誰懟父知不可奪乃贅婿於家氏屢諫父改業弗納乃與夫徙居於外貸微息鬻陶器以存活夫婦相勞苦負戴於道每饕飮不繼氏安之無悔父怒其去弗恤也他日偕夫肩器中途遇石躓而顛夫方嗟

惋氏曰吾不惜器之碎而慮石之踣後來
乃與夫掘之起露微孔潤之漸大中有物
纍色黑而類鉛者甚夥悉運歸示鄰人不
識持赴市或告曰金也鎔之不謬家乃裕父
年老業替氏迎養以終

藍某蓉城人與同里邱姓交相善藍貧邱常
假之金不索券邱卒其子討之不應且盟神
有味良轉畜之誓無何藍死邱牛產犢色黃
獨背有白毛旋轉成字即藍之名姓也筆畫

秋燈叢話

卷之四

九

皎然觀者如織藍子往覘牛見之凄然欲語
請贖歸邱子不允強而可牛逾夕即奔去再
挽之伏不肯行力勤倍他牛不須鞭策越數
年牛將老始貼然來藍子殷勤喂飼不數日
而斃徐友親見之乾隆己丑年事
余友有如火烟者烟吸盡徐徐自口中噴出
旋繞如環蟬聯不斷長竟數尺觀者咸嘖嘖
稱善後見余世講歐陽陟亭於密室內吸烟
數口吐出一圈大如盤騰騰直上距承塵尺

許即凝然不動俄圍之四圍垂細絲縷縷
末皆贅小環如華蓋瓔珞諸狀久之乃滅視
余友為尤奇矣及閱近人說部有大僚薦藝
士於某有司者叩其技答曰吾善吃烟衆大
笑問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於是置烟斤許
客吸之盡初無所吐又問可益否曰可復益
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頃自口中噴前所吸
烟或為山水樓閣或為人物或為花木禽魚
如海市蜃樓目不暇給因知技藝之妙雖一

秋燈叢話

卷之四

十

食烟之微而層出不窮如此
予堂叔疾延一醫至食畢茹烟烟房大如升
容烟斤許盡吸入腹即瞑目不語歌倚仰卧
而氣急闕如衆大驚其僕曰無慮也頃且蘇
俄唇動口翕烟自口中噴騰而出翕然若雲
霧數刻始息乃欠伸而起張目四顧曰快哉
晚食復如之詢其僕云家居朝夕餐烟二次
俱以斤為率否則病家人聞其言懼而辭焉
雖無幻化之奇而量已異矣

順治初浙藩吳公夫人臨產三日不下諸醫
罔效勢甚危忽有僧稱懶狗和尚者踵門告
曰聞夫人有產厄特持藥以獻夫人服之產
立下子母俱無恙公德僧甚延入詢其居址
以楚人主嘉魚淨保寺對欲厚酬之忽不見
公大駭遣使赴楚至其寺訪之寺僧曰吾師
也歿且多年現瘞塔內使歸以告公益駭乃
齋千金重修寺塔鐫梵經以報異僧前明人
姓張名紹忠中年祝髮號懶狗和尚戒律精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三

嚴經年不火食常乘白馬出入一黑犬為之
導或諷經默坐犬伏其旁不稍離後化去犬
亦不食苑寺有紅牡丹一株高丈餘粗如拱
傳為僧手栽者移他處則萎還之繁茂如初
土人每以花之多寡卜歲之豐歉乾隆戊戌
夏秋不雨田禾無收子時官楚省詢其邑人
云花僅發一枝徵驗誠不爽矣
孝感程氏為楚望族始祖某原籍江南新安
明初遷居孝感洪樂里生兄弟四人慕張公

藝之風折棠棣數枝叢植園中祝曰願我子
孫世世同居無間言有如樹樹枯乃析自是
發榮滋長大數圍至三世有懷貳心者私以
沸瀋灌樹而樹茂如故猶弗悔悟與妻謀赴
漢鎮置釜另爨中途天忽陰霾為暴霆震斃
而妻亦同時斃於家眾惶懼志益堅懸鉦鼓
於中堂每朝夕令僕人鳴擊呼曰勿聽婦人
言郡守聞而造其廬見母羸哺犬子詢知牝
犬死而代哺者異之上其事旌表義門延至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三

七世子孫蕃衍不下數百人棠棣亦枯乃析
居焉乾隆丁酉選拔程君行任其裔孫也與
余善得備聞之
唐處士陸羽自傳云負書從鄒夫子遊鄒之
所造自非尋恒惜名字失考前明竟陵有張
氏子夢一叟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告之曰子
唐人鄒姓名坤字戶郎陸羽稱鄒夫子者是
也鄒歿已數百餘載猶示夢於其鄉文人好
名至死不已斯亦奇矣

孝感有老嫗畜一鸚鵡善言語能於親知家傳音問啣取針線一日令往某家取針回值鄰村晒穀置針碗礮上啄食為鷹攫之去適遇一熟識婦呼曰寄言阿姥吾不得見矣針在碗礮上可取之嫗聞之泣目幾盲

李奧幾不知何處人流寓漢陽貨魚為業一日黎明肩魚赴市過土神祠怠而假寐聞神呼其卒曰羣仙將至速迎謁驚寤伺之頃有乞丐數人來一跛而杖者踵其後竊意必李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十一

仙也乃執裾跪請曰有緣幸遇真仙願列門牆以脫苦海跛者笑曰我輩乞人耳且有疾何云仙也幾堅執不釋跛者乃遍體塗垢為丸授之曰持此納魚口中沃以水死者可活一生吃著不盡矣受之頓失所在持歸試之效魚雖經信宿無不活者人購之恐後同儕異且忌矚得其故夥衆乘間奪其丸幾見衆猝至惶迫無以為計遽吞之遂發顛狂歌哭市中言語誕妄或卧糞壤終日不醒予之食

升斗立盡弗予累月不飢寒暑著一敝袍經年未之易也邑中有黃某者事母孝母病垂危禱於神夢謂曰詰朝出朝宗門遇李奧幾來求其救援疾可瘳黃如神指果遇幾呼救幾愕然曰我何能醫不顧而去時隆冬積雪徒跣履冰凌無寒色黃尾至大別山巖中仍固請不已乃覓草一莖若蘭者授之曰無多言服此可延壽一紀自是遠近傳以為神求者踵至幾輒箕踞慢罵或擊穢撒之否則瞠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十二

目不語康熙乙未秋遁去不知所往前明余邑東郭有王老者樸誠不苟鄉里重之偶倚門眺望見一人踉蹌而來跪其前曰某有急難翁其援我王諾之未及詢遽竄入避焉倏追者至問曰頃見有人過此乎王漫應曰過已久矣其人急馳去王呼出問故曰彼讐也欲得某而甘心焉幸蒙拯拔恩重山嶽矣王餉以酒食而遣之踰數載歷城有大盜攀王老為窩主者王驚泣莫知所以鄰里

皆代為申辨縣宰察其情無他致書歷邑並囑役善護之比解至所攀之囚即前救釋之人也不覺憤填胸臆涕泣詬詈盜惟笑而不答夜深乃耳語曰昔蒙大恩未有以酬今日暮且死曾埋金某巖穴中欲藉以報萬一顧遠隔千里無由可達故作誑語邀翁來贈之耳庭訊時我自為翁地無害也王誚讓愈厲不之信翌日官鞫王王稱冤呼盜証之盜熟視曰誤矣乃立釋其罪王往掘果得金為之

秋燈叢話

卷之十四

十五

納索饘焉越載餘援救出王返其金且規以大義盜為之感動痛改前非卒成善士

秋燈叢話卷之十五

福山王 械凝齋著

馬氏江夏人許聘劉姓子于歸有期而夫亡氏年十八聞訃絕而復蘇泣請於父母往視含殮欲畱守志翁姑不可父母亦強之歸久之諷令改適氏截髮自誓獨處一樓範泥為夫像供几上朝夕拜奠足不出戶雖童子罕識其面家貧以女工自給一夕縫紉燈下忽見泥像栩栩動條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即已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十

暴長如其夫徑至床前謂曰感卿苦節幽壤酸辛但俗緣未斷應偕伉儷氏曰吾矢節冰霜心如槁木縱使復生亦難苟合况土偶耶仍相逼不已氏怒以剪刀刺之齧仆地無所見夫像猶儼然几上也乃悟曰得非邪魅憑之奪吾志耶且吾已矢靡他奚以土偶為立碎之霜操益勵今現存

誌異編載山東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烟祭山神求豺狗相隨遇虎溺其背而虎

肉即潰海旁居民無豆屬油不可致有鳥如鴨自呼曰壓油土人捕得壓油為供考山東並無陸路可通高麗惟登郡東與高麗一海之隔然海禁最嚴無敢私涉者海濱離郡城四百餘里村落毗連產豆最夥並無烏號壓油且亘古無虎患豺狗亦未之見余生長其地知之最悉說者不知何據文人好奇以耳為目率如是耳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三

宰東粵日事恬括簿牒堆案弗之省也諸生某與鄉民訟田訊之生以憲藝呈劉顧之喜即案頭評閱民呼曰公今聽訟豈閱文時乎劉弗應閱畢謂生曰文頗佳但恐贗耳生請面試益喜命題授矮几坐簷下民復呼曰公必欲課其生請俟諸他日劉以擾生文思呵之頃卷完點首稱善謂民曰田係若田但此生能文科第可望暫借爾田為膏火資他年當倍償汝民呼冤不服怒

號詈而出劉

若弗聞者及罷官里居鄉人驟逸入厩中命僕執之僕不可劉曰此飛來驟也奚不可鄉人賄其僕僕曰若第牽主人馬去驟可得也鄉人疑其誑僕強之告劉曰馬走入驟主家亦云飛來者堅不與劉悵然久之曰彼言良是吾老矣以馬為足無馬是無足也奈何僕曰以驟易之諒無不允劉鼓掌笑曰策善哉遂易而歸炕敝欲新之而不欲工匠入室夫人言之弗聽乃令子姪輩伴其出遊夕還炕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三

已成問故曰造自外舍成時舉入耳年七旬餘猶終日操管作制義會學使按臨同人欲戲之彙歲試數題求擬程墨劉欣然執筆時暑且夜裸體揮毫蚊集如蝟而劉弗覺也楚諸生某家貧舌耕為業後授徒於巨族館穀頗豐以其餘權子母久漸饒裕置田宅蓄僮僕居然素封矣忽陋其妻欲出之日肆凌虐妻不能堪謂曰妾之見絕於君者以妾貌寢耳金釵十二任君自置但得為嬖下婢免

饑寒足矣弗聽且擲以離婚書婦知不見容而母家又無可歸碎其紙號泣而出其遂以多金娶妾相得甚歡越數載坐訟繫獄比事白資產蕩然妾亦歿貧窶如初親故鄙其人咸莫之援乃求乞他郡一日至漢陽大姓家有傳孺人出者見其詰里居備述以對訝曰乃子耶某諦視之即其所出妻也先是婦被出時或諷令改適堅不許以縫紉糊口值歲歉覓食漢陽適漢邑有某商早失怙恃親婦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四

貌酷類其母異焉既而詢知所由憫之且嘉其志招至家婦躬操紡績兼及家政無不井井商德甚遂母之婦服飾華好音容非昔以故某猝遇之而不識也於是慙悔投地莫能出語婦曰狼子野心死何足惜但結髮之義余不忍忘乃閉諸空舍給飲食不令外出居數日某愧恨自縊死
前人說部載王慊海鹽人生有神力常以指觸屋壁穿之而指無損舟行遇劫佯執炊不

顧第取大竹用脇夾破之為薪劫者斂手去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拜為師力至此亦云奇矣然壓衣柱礎衆族人某即能之族某常虐其室妻弟不平與衆謀邀遊古剎羣毆之以洩憤某見衆層至知其意笑曰俟乃翁卸袍與若戲遂挾寺殿簷柱起高數寸納袍入衆咋舌而走某遮之曰須為乃翁取袍出方可去衆竭力扛舉莫能動某復笑曰若等螳臂亦當車耶仍挾柱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五

起出之袍已片片碎如鑿斫者余邑有武生周姓運氣餌壯膂力絕人常行隴上見力田牛謂衆曰牛雖健吾能以掌斷其項羣斥其誕牛主人曰果爾吾不怨否當受罰周諾之掌下而牛首墜又吾鄉張與何常角力張屢北愧且憤置豆一斛於座旁終日槩以指凡慶弔往來悉屏絕之經一載乃出何聞之懼以鏡護胸藏袖衣內他日遇諸塗張以爪槩其胸鏗然有聲鏡中裂何幸免彼夾竹為薪

以指穿壁者視此又遜一籌矣但力亦練習而成不可盡謂之神也

會稽吳氏婦性悍惡不孝其姑姑好佛每伺婦歸寧輒裹米赴尼庵禮佛他日姑甫出而婦已回見之怒奪姑念珠及米投廁中詈且毆姑畏之而不敢言忽雷霆大震室中烟霧彌空比消霽失婦所在舉家驚駭莫解其故有人自郊外來云萬羅山前有婦人夾石隙中呼號不得出夫趨視之婦也泣謂曰妾不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七

孝上干天怒應極死憐有呱呱兒俟哺乳一載後即永墜地獄矣衆掘其石思出之婦即呼膚痛如磔不可忍觀者相望於道平昔之不孝其親者無不戰懼而改行焉夫編茅覆其上日飲食之就乳其子經一載石隙復合而婦不知所往事在乾隆丁酉七月部郎趙公振紱於都市購得一薨蓋紺色而有光置案頭以代水中丞公子輩戲以蓮實投之逾夕抽荷蓋如錢異焉戒勿動信宿則

出小齒苞數朶次第開放姿態亭亭清芬滿座久之花瓣褪落結蓮房如豆數日始萎易以桃杏諸核亦萌芽含秀本粗於韭花葉皆稱是但不實耳若梅菊之屬隨意插植彌月猶鮮遂珍同拱壁冬日偶插蠟梅一枝為冰所凝劃然中裂公扼腕累日

江夏東關外長春觀枕山負郭松栢參天入其中者有塵外想內塑老君像奉祀甚虔康熙中殿圯像且頽觀主募修之落成欲易像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七

以銅屢鑄不就執爨髯道人者嗜酒語多不倫同儕皆厭之忽謂衆曰若輩徒勞耳盍飲我酒為若成之衆不顧而唾觀主素奇髯姑任之髯悉屏鼓鑄物取後園紫荊樹根置殿中索酒痛飲飲畢闔扉戒勿窺伺及夕衆潛覘之一無所覩惟聞軒聲四徹而已比明推扉入視裝塑儼然審之與髯貌畢肖而髯已不知所往矣像高三尺許即就樹根為之者神采奕奕人左右視之覺目光皆宛轉相

顧或謂髯即老君化身語雖近誕而事亦奇矣

王世澤妻向氏安陸民向明女也明與世澤父以名總角交以名生澤明適生女遂與締姻澤長明始知其瘖不之悔也女及笄歸澤澤生母已故嫡母撫新婦背謂曰好新婦奈吾兒不堪為偶何氏不答復語者再氏低問曰姑不以為子耶母曰王門宗祧恃此一綫奚云非吾子者但痛其瘖有負新婦芳年耳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八

氏正容對曰兒承父母命為王門婦縱惡疾不敢辭瘖也何害且兒早已微聞之矣於是合好無間閱十載澤亡翁姑在堂子方襁褓氏節哀強起仰事俯育備極辛勤姑患風疾數年不起晝夜扶掖無倦色姑體腐蛆生衽席間氏為齧蛆蛆不復生翁姑繼歿喪葬以禮撫孤成立年踰古稀乾隆壬申春大吏聞於朝 旌焉

子戚呂遊戎大智因公赴都失道天且暮遙

見路旁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扁鑰嚴固抉扉入殿宇宏壯然蓬蒿歿徑似絕行蹤者廊西停一樞東廊有廂室頗潔而空洞無牀几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寢命兵役秣馬殿後夜半若有覺之者驚寤適月色橫窓輝耀若晝見琵琶盤旋空際砢砢有聲異之危坐諦視忽撲面來捷其額呂躍起拔刀揮擊條裂為二復兩相騰繞往來如織呂連擊之輒上下閃脫莫能中如是者數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九

久之乃無所見呂亦倦極甫就枕聞院中格格作响穴窺之見樞憑兩凳若足躑躅而前已至戶側抵觸甚厲牆宇震搖亟破窻跳出樞即折轉尾其後呂趨左樞隨之左趨右亦隨之右駭極奔避殿內樞復踵至乃蹤登神龕甫掀幔入陡見一紅裳婦人立龕內向呂而嘆寒風刺骨暈絕仆地天明兵役入救醒樞仍停廊間琵琶依然掛壁上也

天門陳尉念祖山陰人乾隆壬辰攝鄞縣尉

查確至一洞俗名仙女洞洞在山之半高七尺寬丈餘深二丈許石乳纍纍下垂或為菩提或為羅漢法相天然雖雕鏤莫能及由右而轉寬廣倍前石乳滴地成塔形色間紅黃宛如九級浮圖特欠玲瓏耳再轉一洞稍狹有水寸許踏水而行進數武復有竇如圭內則水深沒膝漸及腰一望幽深莫知所極不敢入父老相傳洞向無水由竇進里許有石門常閉云仙女處其中里人每祈借什物多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十

應須先期於石門外焚香楮拜禱次晨往取無不如意用訖仍還故處否且歿或有求雞者賜雞雛數隻長成倍常雞後有妄男子欲窮其異還物時久佇不去頃見石門微啓矚之朱楹碧瓦樓閣參差一縞衣艷婦憑欄獨立方凝眸竊視忽聞風雨之聲震耳驚悸而走水隨之至比奔出洞外波濤洶湧銀漢飛流洞門遂阻於水而禱求無路矣
趙州董家寺有大理石二方一嵌佛座前高

尺許橫長八尺有奇宛如蒼山景色九峯十八溪歷歷可數玉帶雲縈繞峯畔璧月照溪中鬱盤飛動雖善畫者不是過也其一嵌常馱神案寬長遜之有黑鷹立石上左足微拳首右迴以喙拭其羽神駿不凡儼然如生雍正中有大力者見而羨之賄僧移去夢金甲神持杵怒曰石在寺已百餘年爾貪心覬覦載此焉往不昇還首立碎杵下矣其人驚覺亟返諸寺而焚香謝過焉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十一

湖州毘山之麓 關帝廟前明潘司空季馴所建潘治河稱最而夙奉 關帝虔其築高家堰也工屢潰積誠默禱夢 帝謂曰堤有蛟為祟功故難施可備石灰數千石擇其時日投諸河勿失寤如 帝指屆期投灰河中水鼎沸俄見兩蛟昂首起倏有白光如虹自雲際下貫其首河水盡赤蛟蜿蜒而斃堤立成後歸里遂建廟以酬 帝佑落成欲書額未就忽一老農披蓑來謂曰諸君欲書額

我當任其勞衆笑且斥會巧者有墨瀋置殿中農以敝帚濡墨振腕而書衆曳止之力迅猛莫能阻書畢擲帚而仆乃漢壽亭侯四字也末以帝諱為款衆方詫異而公適至視之筆力遒勁英氣鬱勃驚嘆曰是豈農人所能殆帝顯聖以成此額也頃農甦詢其事茫然莫解於是焚香再拜懸額殿庭至今皆瞻仰焉

雍正中豫省某縣有富翁老而無子以其壻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十一

經理家政凡貲財悉付之壻儼然以嗣子自居後翁侍婢有娠生子翁憐其少而懼壻之生異心也不敢言將俟稍長而析其產無何翁以暴病歿壻逐婢與兒婢攜兒鳴於官壻賄囑戚黨皆誣非翁子聚訟數年婢知力不敵時兒已長成乃含忿行乞他郡每撫子而泣悲動路人一日至清苑縣或詢知其故謂曰吾邑宰邵公青天也何不訴之值宰出婦哭訴與前邵細詰之曰爾情似實可投狀來

好事者遂慫恿以狀進邵請於制軍李公公以越俎為嫌邵曰公第主持之涇渭可立判也歸取獄中大盜指河南某巨室為窩主訊成而闕取其壻壻至邵庭鞠之壻極口呼冤盜曰爾翁起家咸賴我輩爾房舍幾楹門窓何向皆所熟睹今爾享成業令我輩在縲絏中耶壻惶迫訴曰翁生前所為實不知之且我壻也非子也彼子不肖久經飄泊外出我不過代持門戶耳邵曰渠果有子爾尚識之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十三

否曰識邵令以婦免見壻大呼曰是真翁子矣邵笑曰子既非假何不以家產給之壻俯首稱罪案乃定李公聞之嘆曰良吏也薦擢通州牧

蔣太史士銓鉛山人乾隆甲戌官舍人請假南歸夢步月山凹中見一人踽踽獨行恍惚似同年某宰南昌者謂曰君官斯土豈乏騶從何簡褻乃爾其人曰余與騎在此山後請偕往觀之攜蔣崎嶇而前少頃旌幢儀仗滿

山谷其人升輿不顧而去蔣憤其無禮徘徊
間頓迷歸路峰巒崩劣溪澗潑洄莫知所適
山畔有僧瞑目趺坐就詢之曰山名虎口峯
不可前進宜南行如言行里許遇巾服人拱
立道左云係書吏迎抵新任者時憊甚命備
車馬吏曰荒山中無地可覓前山有寺可稍
憩導之往寺門左右各塑泥馬一皆有僕夫
控馭方向神展拜僕夫已控馬立階下吏請
乘疑懼未決吏倏乘其一凌空而起僕夫隨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十四

之去如電蔣無如何試騎之疾如前頃落一
山巔馬及僕夫俱杳惟吏侍馬山色類煤土
履之輒簸簸下墜勢將傾跌而暴雨猝至傍
徨莫措忽山麓一人持傘而登便捷如履平
地掖之下至一處宮殿嵯峨類王者居書吏
等已不知何往信步入大門內東西列二井
東井洞若天日其下房舍歷歷可數西井則
黑氣迷漫如重霧茫無所覩左廡下設大甑
有姬執炊火熒熒如豆問之曰東井天堂西

井地獄也俄見一人披髮徒跣出徑投西井
中姬曰此自作孽者問何無械繫姬曰陰曹
不比陽世有罪者知無可逃皆行自投無須
縲紲也蔣始悟身入冥途詢已何以來此姬
曰不知也聞王今日宴陽間貴客得毋君是
耶言訖聞內有呵殿聲姬曰王登殿矣蔣欲
入觀姬固止自牆隙窺之堂上坐冕旒執圭
人儀狀雄偉階下鬼卒羅列猙獰可畏姬曰
可速出勿累我蔣甫出門盡閉頃之門復洞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十五

開有吏前致詞曰王候君久蔣入王降階而
迎謂曰此地事頗繁特屈君助理君勿回却
屆期當相召矣蔣不應拍案而呼驀然覺以
為幻夢也頃復睡去仍至其地堂中列長几
二位皆虛設左右悉列短几半有人坐其上
內一人曰子來乎王亦薦賢美意何辭為視
之乃房師馮君秉仁也告以親老子幼馮潛
然曰吾未了事尚多豈當來耶蔣大哭而醒
晨起念夢兆不祥有卜者某居藩署前占頗

驗訪之不過時方伯為太倉王君與吾與蔣有舊進署告以故王曰前人有類此者誦觀音經得無恙盍歸修佛事以希神祐乎歸遂病詳以告母夫人母平時奉佛甚虔命蔣處書室已竭誠露禱囑至危急時誦佛號不可忘夜三鼓神思恍惚見珠旗羽葆充滿庭院請蔣登輿甫舉足覺有異欲返步而左右環繞逼近若將迫之登者遂朗誦佛號儀衛遂巡漸却復連誦數十聲一時紛紛散失乃

秋燈叢話

卷之一五

十六

甦自此遂愈

李氏鍾祥民人克輝女贅婿周子體素羸弱婚夕甫成禮即暈仆不支踰月而卒未合璧也氏椎心泣血誓以身殉父母防之謹不得間乃強起視息持三年服服除醜令改適即斷髮勢面顛天自矢父母知不可奪許其祝髮為尼氏念藉此可絕覬覦恐有乖於禮乃請命于宗之長謂曰守節固佳而髮膚所受不可不愛且一為尼其如不能別嫌疑何氏

嗚咽曰免知所處矣沐浴更衣闔戶自經傳之元字木希長壽人少習舉子業不第棄而習醫遇異人授秘傳精太素脈理談禍福多奇驗順治初遨遊公卿間無不推重之者豫撫丁公聘至署診其脈賀曰公脈君相二氣交和榮擢指日矣未幾節制兩湖胗李廷尉謂曰秋得春脈弦且長草青時當痛左脇而終屆期病發醫治不痊卒張中丞湖陽聞其名延致之退而告人曰撫軍脈大粗且急

秋燈叢話

卷之一五

十七

祿位雖顯恐他年有蹉跌之虞劉方伯緣事罹重譴眾憂不測傳胗之曰無恐不過貶謫耳既而俱如其言學使李公不信其術欲試之使二女子年相若者各出一手隔帟胗之曰脈氣清濁不一緩急各殊應出兩人且有貴賤之別李不覺喟然曰神乎技矣蓋令其女與婢同胗故也
湖州弁山有蠻怪種類甚繁常幻人形往來村鎮間自言百姓服飾翩翩儼然世家子或

異而窮其跡則入弁山中而沒近村禾麥將
稔恒遭掠取其來必以午有氣如虹色間黃
白俄頃彌漫阡陌比散滅刈割殆盡村人望
氣輒鳴鉦相逐乃退有歸安其賈於川者將
治任遇一少年容服都麗詢賈所往具以對
還詰之曰余弁山白氏亦客於此有書函希
便致之賈許諾少年即於袖中出一物類竹
管長五寸許裹以紅綾兩端皆用綵絲束縛
授賈曰入弁山東行二十里村盡有石門即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六

余宅以此付家人當不令君徒勞也賈歸往
訪村落鱗次舍宇華好果有石門如少年言
叩之一美婦人啓扉出賈以寄書告且持管
示之婦接受審視曰果吾郎君物延賈入門
庭雅潔花樹扶疎迥非凡境比出婦持米椀
許贈曰勞客遠涉薄物相酬幸勿却賈鄙其
嗇而重遠其意勉納諸囊行數武即傾棄道
左頃探囊取他物得巨珠數粒默念囊中焉
有此適所餽米得無有異亟返故處尋覓舍

宇俱渺第見白霧迷濛而所棄米亦顆粒無
存矣

滇南苗人婦多盡惑術有比賈至其地與一
婦狎越數載將歸婦挽留不從因曰蒙君眷
戀今遠別無以為贈有藥一劑服之可以療
饑無需飲食也其人服之而行過逆旅主人
見其面色異常問之諱不肯言主人正色曰
君必有所私者已中其毒不言且殆其人恐
以實告主人與一藥丸戒之曰服此入夜必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九

吐任其吐盡胸膈物勿以燭視也及夕如其
言覺有物自喉中出及地有聲逾刻乃止天
明視之尖刃七柄卓立榻前遂獲無恙
中州有士人某入闈神思瞽亂竟日不成一
字及夕夢人謂曰汝若做一字便不能中矣
醒而不解其故至次日晡猶未成極忽聞鄰
號大呼可惜者再驚往視之則卷為墨滯所
污其人面色如灰慨然嘆曰余諸作頗費經
營惜時迫不及易卷君如不棄願以相贈其

喜而受之及榜發中魁選越數日同號生來賀云君必有大陰德故造物令我為君捉刀也某曰生平無他長惟某年月日山行天將晦見少婦策衛而馳忽失足墜澗中呼號無應者彼時急於拯溺不但不及於亂即邪念亦未敢萌送至坦途而別同號生撫然為問曰噫此天罰我以報君德也先是婦歸以情告夫夫疑莫釋遂離之蓋即同號生之妻也時其婦尚未改適歸而親迎焉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二十

陝西雒南縣環萬山之中向不產狼乾隆丁卯秋狼忽麋至大為民害第在城西黃栢川三十里內無越界他往者所食惟小兒若成童以上雖遇諸塗即曳尾逃鄉里患之每置小兒於密室狼輒破牖攫之去遭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獵人多方捕之莫能得有老者曰六十年前城東北鄗山巔建二郎廟曾有此異後拆毀患乃息今聞寺仍建山巔得母因是乎衆往論之弗聽鳴於官官以事涉荒誕

弗之理而狼患益劇監司張公坦行部至雒居民環繞泣訴乃立命毀之寺甫拆村人報獲狼二豎拆卑狼跡杳然不知所往

王瘋子者雒南西梁原人也有奇術適潼關苦旱副使聞其名招之至署問以祈禱事曰不需他物只妓女二三人同處空空為其戶而自牖納飲食兩可立降副使怪其誕業已致之俟無效將加之罪越數日旱魃愈熾天無纖雲副使愧為所愚遣使密瞰之見其與

秋燈叢話

卷之五

三

妓赤身遊戲歸白副使怒命擒之衆甫排闥入忽雷聲轟然自內滾滾而出響振牆宇陰雲四合大雨如注溝澮皆盈乃禮而歸焉

邵可立商州人萬歷戊戌進士任山西布政使多隱德年八十餘猶矍鑠健飯有侍婢悅之受孕生男彌月婢抱至邵前邵摩其頂曰兒生也晚無產業可分將余一生陰隲畀汝足矣乃於郭外構茅舍數楹置田十餘畝使

其母子居焉蓋郤已有兩子析居多年察其無讓產意且恐見偏居於外以遠害也明末流寇破商州屠其城兩子靡有孑遺惟此兒以村居免大定後田產盡歸之迄今宗支蕃衍書香不絕

海陽修某赴乾隆庚寅恩科鄉試途遇夫婦二人攜幼子哭之哀異而詰之乃貸富室金將鬻子以償者修惻然曰爾鬻此子猶有他子乎對曰夫婦四十餘矣只此一脈計無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二十六

所出不得不割愛耳修乃計其所需傾囊與之兩人泣且拜願求姓氏修不告而去及入闈題為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夜夢老人告曰此題作兩扇格必元遂驚覺即以宋魯分股場後見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即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一軸與夢中與宛然無二詢之為乃父之遺像及榜發果登首選

漢陽有賈人婦素堅貞賈買於外數年不返

賈之族弟常稱貸於婦婦厭其頻也未之應某啣之會中秋賈適歸婦喜為烹鮮於葡萄架下餉馬食畢而賈死遍體青腫若中惡者婦哭而告諸鄰適族某至譁曰兄中毒必嫂不良因姦斃之也鳴於官榜掠備至遂誣服而終無實據宰中夜徘徊忽一守宮墜几前心動次日親驗其地視葡萄根粗於拱枝葉密蒙蓋數十年物也令烹前物置原處伺之頃葉底有守宮無數頭皆下垂而涎落於盎

秋燈叢話

卷之十五

二十七

飼犬犬斃婦冤乃白

北賈某貿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數人之量有精於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餐如是已十有餘年矣醫者曰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為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前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松蘿可解悵然而返

傳其會稽人操舟為業夜聞二人語河干一曰明晨有跛牛過此可代矣一人稱慶者再

起視無所見異而伺之凌晨有汲水婦人甃甃而來問其姓曰牛乃代為汲而止之夜復聞聚語者曰爾何不索替去答曰彼洪洞縣典史救之矣傅訝且疑亦弗以為意也他日探親暮歸見田畔一人往來撐拒若格鬪狀比近前遽仆於地詢之云適為羣鬼所困急不得脫一鬼忽稱洪洞縣典史來倏然而滅遂暈仆傅頻聞預兆乃慨然作出仕想悉鷲所有赴都為吏期滿考選果得洪洞尉任數

秋燈叢話

卷之二十三

二十

載兩以憂歸服闋復選其地凡三任洪洞尉以終

安寧吳氏女生週歲而母歿稍長頗慧其父口授千字文及女孝經皆能背誦同里有陳姓子年相若亦聰俊識文義因許字焉女七歲以痘殤陳子聞之不輟泣者累月陳異且憐將另聘子堅不可曰非免偶寧終鰥耳父呵止之乃強委禽於許氏踰年有聞吳女墓中哭泣者吳往覘不謬掘之女果活言初塋

時實不死母每以糕餌餉我兩日前忽曰汝父當至吾去矣遂不復來不意重見天日也既而知陳子另聘事輒涕泣不食父慰之曰以免才慧何患無良緣奚必陳氏子女拂然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苟渝初心豈忍偷息人世吳往商陳適陳子聞吳女之復生也悲且喜亟尋舊盟父以業締許氏婚難之因以情告吳吳轉喻許許愠曰欲吾女為媵耶否則離婚可耳許女願下之弗聽女閉門而泣

秋燈叢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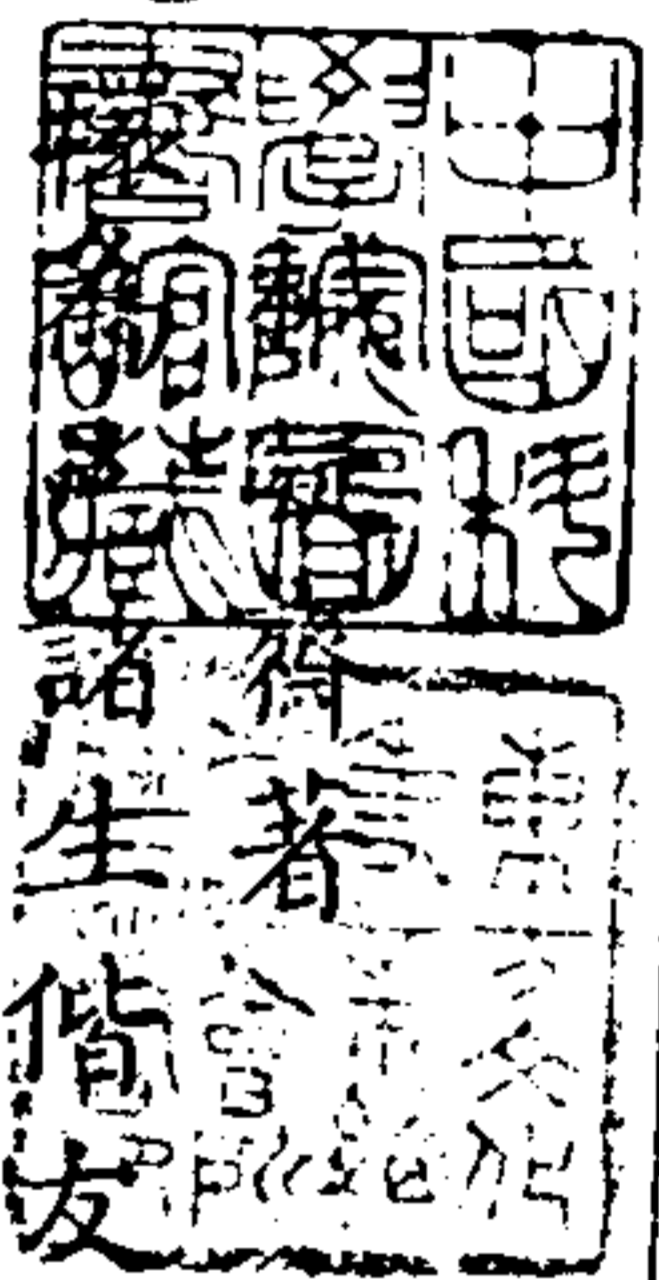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目盡腫各相持久之莫能決質於官官庶其情嘆曰抱貞守義出於童穉尤不可及當兩歸以成其志乃題其間為貞義之門

秋燈叢話卷之十六

福山王



翁孝子蓼野餘姚人父大遊粵過楚阻風新塘一夕失其踪同舟遍索不獲以夙有棄儒冠食烟霞語意其遁去三載音信杳如妻以憂卒蓼野昆仲俱幼既長補諸生同兄至楚尋父久不返其姊遺書責之曰汝兩人俱無所出今不歸可謂孝乎乃返終日悲涕廢誦讀伯叔規之乃強起應舉

秋燈叢話

雍正癸卯成進士思親益切刺臂書血疏禱神祈籤有已分天涯成死別豈知意外得生還句悲且喜與家人訣曰此去穿雲入壑若不與父同歸誓不生還矣歷山川走風雪險阻備嘗經數載終無所遇復至楚維舟新塘若有所感晝夜望河號痛矢以身殉一日有老人鄭海還者言及其弟海生少時被溺憑已溺者屍浮出因舁屍葬白沙洲詢其狀貌與父同被溺期亦與父泊舟時合適海生已

歿其婦出一鑰云洲葬時見鑰袋製繡精工解而珍藏之立命使持告其姊果係昔年手刺奉父者信乎誠能通神而生還二字應鄭氏兄弟之名更奇矣乾隆癸亥蓼野宰武陵建祠新塘旋擢道州刺史距新塘甚邇足徵至孝所感察宴會有演周瑞龍尋親劇者聲淚俱下不終席去同人哀之不復演此劇云

乾隆初漢陽漢陰里有娶新婦者是夕新郎

秋燈叢話

遺矢園中偷兒踰垣殺之襲衣冠與新婦寢夜半盡取其釵釧出婦驚愕不敢問天明翁見子被殺詰婦語其故翁疑婦夙有外遇鳴官刑鞫之堅不承問令炳知婦寃莫解其由禱神有蛛落冠纓繞絲三匝棄之仍繞如前異焉微服出訪憩酒肆問有朱三其人乎曰某村有朱紅絲者行三新設旅店生計頗豐往矚之方聚黨呼盧朱屢北錢且盡憤甚出金釧為質即婦物也拘而訊之置於法

錢塘某帥欲伐黃相國塋木建署夢金甲神
求救不允忽驚叫曰神射我矣遂以心痛死
蘇松方觀察國棟造舟缺材伐陽羨善卷洞
前古木夢七男子黑而偉環跪哀乞弗許促
斲之血出射木工死方亦驚悸卒慈谿張昂
令鉛山見大樹妨稼率眾往伐有衣冠三人
拜道左叱之忽不見比運斤血注昂怒立仆
之巢中墜婦人二係妖魅攝去者昂官至四
川僉事夫同一木也皆能著異而伐者所遭

秋燈叢話

卷之三

三

各別豈人與木各有邪正歟

雒邑書堂山在縣治西北二十里村人入山
採樵見壑中修蛇巨蟻含水而吐成雷頃黃
雲起谷中雷聲殷殷電大如卵西梁原二十
里禾稼無存白之官值西北有黃雲起邑宰
率武弁登城樓鎗礮擊之雲退電止居人率
以為法電不復為患
節婦王氏漢陽人家貧夫代人操舟為活生
子女各一俱幼他日渡江舟覆氏聞信奔赴

逐于覓尸不得沿岸哀號聲震波際水忽中
分漏舟尸出苦無棺枕尸而哭不絕聲者信
宿鄉野哀之醮金殮其夫氏以敝裙裹土累
積成墳十指俱秃感諷其再醮氏痛哭曰妾
年甫二十餘即失所天忍隱節未亡人者冀
子女成立慰夫靈於地下爾必奪吾志是速
吾死也言訖搶地呼天血淚交迸自是無敢
言者氏飲冰茹蘗備歷艱辛子長奉母孝女
適人事舅姑有賢聲皆氏教養之力也苦節

秋燈叢話

卷之三

四

五十餘載今現存

余邑有數人行道中風雨驟至趨避古寺雷
霆大作旋繞寺側眾相謂曰有應遭雷擊者
當自首聚死無益也適寺外有石磨一少年
指示曰我輩各出繞磨一週以聽天命互相
推遜少年挺身先出雷聲如故眾以次出俱
無恙各趨入獨一老者戰栗不敢前羣譁曰
劫數焉逃速出勿相累老者哀祈不已眾怒
舉而擲諸外忽轟然有聲殿宇傾塌寺中人

無一免者

余聞言室某家富有及子孫貧乏取祖遺花梨紫檀諸器毀之以供炊或諷其易薪則以為恥又余長兄東牟赴鄰村飲忽聞異香跡至某舊宦家香自竈中出蓋以沉香為爨也詢其家祖遺頗多皆長徑二尺許每薪之輒蒸之尚餘其一乃以柴數束易歸石崇以蠟代薪不足奇矣

予戚張姓有祖遺彩扇縱橫各丈許鮮麗耀

秋燈叢話

卷一六

五

目伸之可長數丈縮之如故傳為前明魏璫籍沒物乃祖得自京邸者後有人重價購去稗史載倭船至浙貿易欲登陸眾弗許倭持毡徑數尺謂眾曰但得容此足矣眾易而許之及登岸伸之漸濶眾畢登遂為寇足徵所載非誕

前明浙江遭倭寇之變紳士株連者眾太史某以末減遣戍一日行失道天且暮路旁有小庵虛無人因憩焉役謂太史曰腹餒矣吾

欲投近村覓飲食且以飽君君勿逸太史曰

吾銀鐺被體將焉往役去太史蹲佛座後更餘佛堂上忽有光爛然一狐向佛九拜席地一轉皮褪落乃一絕色婦人踞蒲團而坐口吐蓮花一朶清芬襲人嬌冶可掬吸而入再吐即成兩朶隨吸隨吐九次得蓮花九朶婦人意甚自得遺皮距太史不數武潛以足勾之藏於身更闌婦將去取皮無有突見太史驚曰君何人乃在此太史曰吾憩此久矣婦

秋燈叢話

卷一六

六

曰吾物君藏之耶如見還感且不朽太史曰若餉我以蓮花即奉還婦曰吾養內丹百餘年始得花一朶今有其九功行非易君如奪其一則吾之功行不完矣太史不允婦不得已吐蓮花一枝太史吞之溫暖達臍下婦曰可還矣太史堅不與食其花過半舉體輕健銀鐺俱墜地婦嘆曰吾苦修多年乃為君有吾亦不能生矣不如盡與君來日君覓至某林吾邱首焉以禮葬我即君所以報也悉以

蓮花歸太史得其皮急馳去役回見太史刑具盡脫容光煥發請其故具以告役拜賀曰此天賜也君不須赴戍所吾願終身為君執鞭太史不可覓至某林內果有死狐葬以禮而去太史赦還徜徉山水間數十年後猶有見之於終南山者

漳州北江銅鼓灘涵湧湍駛萬歷戊午午日白石山中人掘土獲銅鼓一漁人於灘亦獲其一俱獻之官一置文廟一置觀風樓尋俱

秋燈叢話

失雍正初北流縣農夫獲其一完好無損灘下忽有物叩波鬻浪隱隱如躍漁人糾眾舉之鏗然又一銅鼓也權之重百餘觔高一尺六寸面徑二尺六寸腰微束中空面有蟾蜍疊踞大小各六中邊圓紋六十二道旁兩耳如環置城隍廟中尋亦失或傳馬伏波征交趾舟載駱越二銅鼓躍入八桂江中即在此灘網目彙編韓雍用兵兩粵軍門設銅鼓數十或為襄毅所遺未可知也

四川松潘有獵戶山行見一青衣童子背坐石畔俄鹿過其前戰栗而斃疑為妖舉銃擊之狂風陡作童子忽不見遍山踪跡一巨蠟死洞前長丈二有奇鳴官貯縣庫

樂陵諸生鄭某後園有樓頗軒敞人跡罕到每聞笑語聲訖而登梯見白髯叟徘徊其上貌甚古叱之叟曰此樓幽寂暫假棲止無碍於君且備談友可乎詞意和婉有儒者風不覺心折詰所從來曰我獼猴也黃巢時同白

秋燈叢話

鶴師一道人鍊丹勞山巔數年後心頗靈通口不能言丹成師曰爾隨我有年各給一粒服之可仙熱極戒飲水師服丹後習習風生乘雲而逝吾與鶴各服其一覺熱自丹田起俄頃遍體若蒸鶴不能耐下飲澗水立化為血余懼甚強持少頃毛落身輕可御風往來而口亦能言矣鄭富於學詢前代典故言之如目睹微與史傳異叩以休咎不答鄭每暇輒携樽對談相處十餘載一日謂曰吾將有

海上之行與君別矣未幾鄭染病歿
山陰有蔡瞽者喜食龜其法以敝草履裹之
焙火中越宿取食歷年食無算一日得龜頗
大如前法焙之夜半火起房舍盡燬資財蕩
然比明有人過其處見巨龜負零星草履踏
跚於地蓋自火中逸出而餘火遺入積薪致
此災也咸以為龜能報怨
黔省有賈人貸富室金者還金驗券倍所貸
數賈以改券控官審視無黏補痕惟筆法稍

秋燈叢話

卷一六

九

異鞠之得其故蓋以吸墨石吸其原數字迹
而添改者按吸墨石聞產自外洋漁洋說部
載晉陽人於古墓中得玉籤一枝以拭字墨
迹頓脫殆與吸墨石等物性之相制有不可
解者
余郡巨室公子某性佻達好奇服一日探親
他郡屏僕從獨遊巷衢見演戲術者探懷中
金屬投之若糞土時有劇盜未獲縣役見其
行踪詭異恐為盜夥執而私拷之以實告役

唾其妾益加撈掠比僕知奔救已奄奄一息
矣官聞之立械役重懲而某公子竟死又江
南有逸盜官緝之急捕卒見一人著奇衣冠
貿然獨行疑焉尾至一樓眾欲登內一點者
請先往覘之其人方憑欄啜茶卒潛立其後
飲畢即舉盞向後令卒接受若役僕隸然卒
急退告眾曰此憨公子非盜也既而訪知為
某宦子幾受辱左氏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二公子可以為鑒矣

秋燈叢話

卷一六

十

閩鄉喻姓妻產二物具男女形女三目男四
目眉介其中頂豎雙角毳毛遍體臍下垂皮
三寸餘掩其私家人欲斃之喻曰凡產怪異
固無有育之者安見其必為人害也况懷娠
旬月不能無情乃置木籠中飼之月餘高與
籠齊聲啾啾類鳥語見父母有依戀狀一夕
雷雨大作破籠飛去歷數年喻染疾垂危妻
侍藥倦寐爐內火起延及房舍而積薪滿戶
外夫婦呼號謂無生理忽大雨如注火頓息

仰見雲霧中有二物宛然當年所產者轉瞬而沒予族人某偶折一柳條遂酷好擊蛇蛇遇無能免者凡牆孔地隙垂條引之即有蛇躍出應手而斃所殺不下千餘頭視柳條如拱壁不釋手他日浴溪邊忽見一赤蛇昂首而前勢甚猛忘携條來乃急奔蛇尾其後過田夫鉏殺之始免驚悸成疾愈後取柳條試之不驗矣

秋燈叢話

徽郡黃山多深穴傳龍潛其內每值旱土人繼下取水出即投鐵穴中雨隨至雨足取瓶水傾之立止乾隆辛未夏經月不雨眾登山覓龍穴遇一老叟指其處有吳姓者下取水繩斷墮穴內無水但見亮光如月跡之行里許漸開朗奇花異卉目所未覩有野果一叢形如棗色黑採食之甘芳滿頰復行里餘有物類水牛猙獰可畏絡繹不絕若酣卧者乃躡足而過光漸暗路亦漸狹蛇行數十步頓

覺天日清朗審視已出洞外眾見之競呼以仙吳愕然問故眾曰洞名仙人洞向無入者今子自內出非仙而何詢其地屬太平郡去歛六百餘里木葉黃脫已屆深秋奔歸妻女皆著縞素見吳至譁為鬼吳述其由乃驚定而喜母以思子卧病取洞中果奉母食之病立愈母子今尚存

康熙甲子武昌郡廣福坊掘地得黑米數十斛堅如石炒研為末治膈症如神傳為偽漢

秋燈叢話

陳友諒積粟所又天門學宮前明改建北郭倉基地亦掘得黑米治疾頗驗乾隆丙申黃州重修郡學疏濬泮池池底積米甚夥色似漆而堅治病効如前人爭取之太守王公廷棟恐係前人鎮壓物禁而掩之荆郡諸生某赴省試宿逆旅前夕主人夢女子持桂花一枝立客舍中而生適至以為預兆殷懃備至生詢知其故色頓變即束裝歸主人挽留之竟去蓋生有婢名桂花遭其槌

死知冤孽相尋必為祟場屋遂決計歸終身不入試

沔陽民人某患癱疾兩足屈而不伸有某宦見而憐之養於家其人每歲以手代足往朝武當十餘年不倦一夕夢入宮殿見冕旒人謂曰伸足來為爾換之翌日遂步履如常夙疾頓瘥

江南醴商汪姓富甲諸郡晚年緣事獲重譴資財蕩然傳其少時流落儀徵擔鹽為活早

秋燈叢話

卷一六

十一

行遇少婦泣於路詢之以新寡無歸告遂納為室汪患貧婦發地得多金藉之貿易成巨富婦居恒謂汪曰歿後禮葬我感且不朽許之不解其故一日雷霆暴作婦震斃裙裳如蛻一狐死榻上汪恥之頓悔前約棄郊外未幾罹禍咸謂負狐之報也
萊郡有張老人者家富有每掘地求金無不應眾傳其異郡守聞之以為誕九日登高召至蠢然一叟也試其術老人曰環山皆石無

寸土烏得金守怒曰否則妖也當斃杖下老人窘迫漫以足蹴地曰金在此掘視果不謬老人歿後諸子析居啟箱篋金悉化去
漢陽王氏婦素不茹葷日採馬齒莧馬蘭頭諸野菜煮食之一朝絕粒經年弗食不饑神壯容腴迄今三十餘年矣或謂偶食仙草未知然否又甘省某公子婦患病年餘瘥後不火食終日惟飲熱水一二盞或鮮果數枚歷數載面色轉少連生二子無他異

秋燈叢話

卷一六

十二

吾邑蒙師某得驅蛇書藏篋內徒俟師出啟誦之忽見蛇無數啣尾而來驚悸莫措蛇漸逼近窘極躍几上蛇環繞其下眾驚告其師師至曰此不知遣法也吾在外法不能施書數語於衾衣上謂曰誦此可望活不然將及我擲與之徒未及接一大蛇昂首吞嚙師狂走徒皮膚盡化血水淫淫而已
江南諸生郭某應雍正壬子鄉試文機頓塞竟日未成一字鄰號一老叟吟哦自得頃之

聲寂俄拍案大呼趨視之卷幅血跡淋漓訝而詢其故云三藝成頗自喜忽神倦伏案而寐見二人來引至一處宮闕嵯峨有王者南面坐責吾前世負郭某三千金當酬以三藝驚寤而鼻衄盈卷上矣此行無望但不知郭某為何如人郭聞之矍然曰我是也取卷面示之名姓不爽叟舉卷授郭遂冠多士關中有老夫少妻者日以絃謳行乞晚宿山穴中一日夫為山石确礪傷足不能行同伴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有點少年垂涎其妻謬相欸曲夫不疑也久之病甚少年乘間扼其吭斃強與婦私給之曰夫死無依從爾固便但遺骸暴露恐為虎狼食曷掩之少年從其言仍相逼婦復曰既永相合好何草率若是當乞市杯酒作合盃歡少年欣諾遂同行及衢婦力持少年呼冤眾詢其故鳴諸官徽有富室某家累巨萬慳吝異常坐無賓廚無肉敝衣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子喜揮霍

父在不敢肆父歿或戲曰若翁所有能守之十年乎子攘臂起曰阿堵物不半載罄之非夫也性好客會食常百餘人意未足使僕候道左無論識不識皆要致之一日無客客或稀則悒悒不樂夜聞歌聲乃酣寢稍聞即寤每夕演劇達旦厭輒易以新聲有佳者隔數百里必多方購致千金弗惜也聞有撒金之說欲試焉劉赤金為屑旭日方升登高揚之霞彩繽紛金光耀目即狂呼稱快每午必出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遊載白鐵無算地曠野中老幼男女爭奪之以為樂其他糜費類此未及半載室如懸磬矣威縣武舉劉某夜觀書忽來靚粧女子立燈下心知為鬼狐不少動徘徊久之始去虞其次夕復來藏利刃以待夜分果至盡態極妍盡惑多方劉觀書自若頃出纖手掩卷復佯傍劉懷而捋其鬚劉持刃刺之嚙然有聲他紅光一道衝門而去天明猶夫小數百許

踵至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俱無所覩惟
劉見其形麾衆持銃擊之乃紛紛竄滅
建昌東鄙從姑山有兩洞穴大如錢並列巖
畔油米自內源源而出足寺僧一日用每晨
如是不減不增後有僧嫌其狹鑿而大之油
米頓竭經月餘僅流米合許油涓滴而已今
尚然

臺灣玉山在萬山中獨高遠望如積雪遍山
皆美玉番人不知外人又畏番莫敢近每遇

秋燈叢話

卷二

一

晴霽望之瑩然可愛又銀山有礦積錘皆大
錠不知何代所藏康熙中有兩人常往取之
臺廈道王公聞而異焉命僕挽牛車隨兩人
行既至見積錘如山恣取滿車迷不能出盡
棄乃得歸明日更率多人雜草開徑入失故
道尋之累日不達後兩人亦不得復入矣
嘉興守某乘舟赴任夜泊河干尋一官舫同
泊水次詢之亦嘉興守也訝焉投刺造謁有
達官出謂曰吾與君忝係同寮但有幽明之

別耳守心知其異不敢詰抵任後常夢中往
來相得甚歡凡有疑難叩之立剖一夕守見
神有不豫色問之曰太夫人於某月日應遭
雷擊奈數定不能為力何守聞之泥首哀祈
神沉吟久之曰人生衣食祿冥間咸有主者
祿盡則奪其算君可倍以奉之俾得先期逝
厄可免矣守事母孝如神言未幾病歿踰旬
忽雷霆大作電光旋繞樞旁守默計正屆期
亟以身翼樞呼天泣血頃雷電直向城隍廟

秋燈叢話

卷三

六

而去殿宇焚燬殆盡

說部載武岡于梓人任登州郡守部民有訟
其家人被虎傷者守命吏持牒焚山麓頃有
虎自峰畔來弭耳帖尾隨吏赴公堂踰伏階
下守數其罪杖而遣之按登郡崇山峻嶺綿
亘數百里從不產虎虎患何來余登郡人也
錄之証記載之証

楚北楊某業賈致富恥未學令子姪習舉子
業從無入泮者謀諸堪輿某指其父墓曰此

絕地也骨已朽富且難保况貴耶若移葬善地富貴可兩得矣楊惑其言掘土尺許有青紅氣數十縷滾滾而出俄結聯成片彌漫山穴堪輿曰此煞氣也正欲消除耳及棺啟貌如生頃肌膚頓化惟餘枯骨追悔無及楊體本豐碩其子女如之自是漸厄羸子女亦然未幾楊歿家漸替俗呼其塋地為肥猪所乃佳城也遭怨家忌賄堪輿敗之

甘省有巫某精術數凡新歿者必延其視舍

秋燈叢詒

卷之二十一

十九

殮否則多不祥李生父歿巫適外出不及待另延他人殮巫忌且怒謂李曰子不待我而誤聽瞽言禍將不測生斥其妄巫曰夜敢獨宿柩旁方知余言不謬生夙負氣慨諾之頃有道人來目生曰君神氣晦暗必有謀不利於君者生駭以巫言告道人曰如彼所云墮其術矣須潛卧柩底患可免生遵道人教夜半柩忽砉然有聲尸蹙然出瞋目四顧往來婆娑若搜邏狀聞雞鳴始退入比曉巫至生

益斥之巫以再宿請生亦無難色道人復來生告其故曰今夜可徙卧炕上寂無動慎勿復爾致蹈危機也中夜尸仍躍出徑趨柩底覓之不得瞥見生卧炕上以爪攫之莫能及屢欲登而足若痿久之乃寂翌日生揚揚自詡巫憤然曰若敢三宿無懼當甘拜下風生欲勿許恐為巫所笑且冀有道人援勉許之跡其所道人已預知謂曰子違吾戒殆矣今夕必竭其術邏執之無地可匿將奈何生求

秋燈叢詒

卷之二十一

二十

之堅乃投爆竹三令夜踞梁際俟其來燃震之生受歸屏息以待尸仍闖然出勇猛勝前滿室跳舞仰視生即躍起將及梁巫燃爆竹投之乃退如是者三忽不見柩閉如初日晡巫不至生往覘之尚鍵戶寢排闥入磺氣滿室已焦灼死矣段楠浮山人任興國富池巡檢乾隆戊戌以計典休貧不能歸妻復歿旅殯富池僑寓武昌郡將鬻其童養媳浼所善某友介紹之會

有揚州童大成者收覓古玩至楚欲娶妻友告以故童聞而往段令媳出見童睹之惻然曰拆人婚姻行已嗣續心何忍乎且恐不祥願備數金為令郎合卺費再贈賻助君西旋勿久作他鄉客也段驚喜過望愧不敢受適吳君業洪為童居停力贊之且解囊經紀其喪聞者莫不嘉童之義而多吳君之玉成其美也

蕭刺史丹山家藏稻穀佛一尊頗有神工係

秋燈叢話

卷一六

二一

稻穀雕成者中坐一佛二侍拱立鬚眉如繪其佛龕即稻壳之半佛光即稻芒也

樂陵張氏婦家貧茹荼守志多年一夕聞有啟其扉者視之夫弟也以梭擊之去晨白於姑姑舐犢反不直之婦媿而投繯置柩屋西隅每夜有光如炬輝耀滿室厝後光乃止洞庭席氏仕宦巨族也先世富而不貴與堪輿友善謂曰此處有一牛眠兆葬之貴可立致然不利於點穴者席諄懇曰果爾當酬以

多金且奉養終身也遂為點穴未幾日雙瞽席竟食其言越數載有術者進曰此山勢成劍脊煞氣未除若依法治之貴登五等爵矣席惑其言於穴前浚雙井甫及泉瞽目復明後筮仕者至四品每有蹉跌術者即前瞽子啣其負心而鑿損其脉也

獸莫猛於虎施南則不然民間有一猪二熊三虎之謠猪有羣有獨羣者年未深無大異獨者經數百年無可羣而羣亦莫敢近也合

秋燈叢話

卷一六

二二

抱木嚙如拉朽大石喙擊之立碎虎豹遇諸塗咸避去莫敢與鬪者

施南大田所枚馬洞有泉每日流出五色圓石數枚居民拾之次晨亦然又野貓洞經水漲退時流出八方水晶石石現山水人物諸狀通天洞泉中亦有類此者

乾隆辛巳蘄州道士袂里人掘地得古錢一窖眾爭取盡露石扉啟之左右列磁缸二一貯油燈光熒熒一貯米潔白如新比入燈條

滅而米亦頓失中列長几供銅鼎一高二尺許紋斑剝陸離奇古不可名狀其內幽深莫測衆欲窮之陡起寒風砭肌骨不能前乃取鼎出官聞而禁之

天門有童丐二手足拘攣蹙跚於地余常見之未審為何許人一旦聞俱能行異而問之一名周祖曾邑東鄙人幼患骸骨疼久之卷曲不能伸成廢疾他日有道人過詢其甲子謂曰爾灾星已退當強為善與藥丸吞之煖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三

氣達肢體筋節格格有聲頃之起立如舊矣一名袁天祐京山人四年前登高墜地筋骨損傷遂匍匐乞食見一人飄然來目之曰爾有夙孽應遭此厄幸與我遇授藥一刀圭服之陡覺四肢通利步履如常衆跡其人不得詫為仙起沉痾於俄頃洵非常人矣乾隆庚子五月事

湖南任某性倜儻家貧依舅氏舅業賈精五行術謂任曰推子星造巨富可期惜運未至

耳一日命販米漢鎮並贈金囑置貨任鋪諸篋夜半鏗然有聲瞰之銀自篋中出頃破窓躍去驚起視金固依然在也疑不祥欲弗往會有醫麻價廉者舅以金代市強其行渡湖風濤大作舟子以載重麻悉投諸水抵漢米價頓減狼狽歸舅弗為意閱月復令載米往辭不許中途舟覆僅以身免流寓漢陽鬻字為活舅數招之恥不返乃親邀之回越載餘舅謂曰子滯運已滿此行可獲三倍利任欣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三

諾甫出境遭盜劫欲投水盜憐而止之以所掠漆百餘桶授焉任昇至舟桶底有滲漏者傾視之內藏金十數餅啟他桶皆然載歸舅不受自是倣往咸利閱數載財雄一郡矣舅常曰吾子不才他日必傾吾家憐而極之即所以報我任驚訝不敢應舅歿子果蕩其產寄食於任以死撫遺孤如已出割產賙之曰聊以報舅氏也

余鄉諸生王某遭狐媚父母憂之無如何其

戚武弁也謂曰我輩邪不敢近今夕飲我酒同寢處若再至當手刃以報夜分狐來弁已頽然寐王以足躡之罔覺比寤王昏卧狐去久矣次夕弁曰當不寐以待倦即引錐刺我股狐至弁酣寢王數以錐刺其臂弁斲齧自若狐去呼臂痛不可忍燭之血淫淫漬枕蓐間懼而奔狐與王會合如初有善勅勒術者延治之狐徘徊戶外詈曰何薄倖若斯已為君生兒可抱入生視兒聰俊可愛不敢出狐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七

二十五

怒擲兒去天明視之碎泥升許耳順治初孝感多病瘡或於古錢中檢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遠近喧傳每文價值制錢一緡

秋燈叢話卷之十七

福山王 械凝齋著

余郡宋臬使荔裳康熙中分巡秦州時城北寺基忽震裂丈餘得古磁一窰同人索取殆盡癸卯入都僅餘碗二杯一一碗濶五寸內外純素一碗差小波紋動盪似吳道子畫杯貯水可一合許有魚四頭亦凸起游泳宛然商邱宋中丞牧仲見之歎為異物載入說部余友劉君幕遊潁州聞邑紳劉吏部家藏古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七

十一

磁碗四內繪彩蝶貯以水蝶即浮水面栩栩欲活索觀者眾遂秘不示人都門營卒張姓愚而貧咸以傻呼之絕糧晝卧有叟推扉入曰子饑乎食之卒恣意飽啖不問食所自來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每思食叟輒至往來數月值上元節謂曰揚州令夕燈火甚盛盍往觀乎漫應曰諾遂授竹杖夾股間囑閉目條凌空而起耳畔風聲颯颯可吹黍時曰至矣開視燈火熒煌士女喧闐

每至景物繁麗歷歷為卒道之辛苦饑叟引入酒肆坐客聚飲無隙地攜卒登樓俯視飲者盤餐羅列叟下樓任意取酒餚啖卒筵中人莫之覺卒見東南隅飲饌頗豐欲取食叟曰此不食牛肉人烏敢近卒默念自今當戒食牛一注想叟頓失所在身墜樓下飲者譁為妖卒仰視非樓乃梁間耳以實告眾釋之乞歸

寶坻李姓娶孫氏女披帷有三婦同坐驚告

秋燈叢話

卷之二十一

二

家人莫能辨其母曰吾女耳後黑子三真廣可立判也視復相同訴之城隍經旬無驗他日墻自外來聞室中語曰吾姊妹與李郎有夙緣妄控奚益入問之互相推抵莫知誰語者一夕父夢人告曰女怪城隍不能制盍訴諸關帝乃焚牒帝庭次夕父夢有黑而髯者持刀繞室而去天明視兩婦頓失所在予宗人瑤過寶坻曾見其控神狀山陰嚴姓久客京邸弟由浙來訪出遊晚歸

溺巷側神氣頓變兄訝之未及詢忽瞪目語曰我會稽錢某也病故都門隅行街市爾弟遠溺吾頂無禮甚矣兄折之曰鬼自避人人焉能避鬼且既屬鄉曲何無桑梓情反為厲耶有閒乃憨笑曰我無他意餒甚圖舖啜耳兄備物奠之弟如夢覺

邱守恩榮黃岡人家貧而寤寢幼聘黃氏女既而女父嫌之于歸時易以侍婢婢不敢當夕以實告邱笑曰嘉禮業成赤繩繫足矣婢

秋燈叢話

卷之二十一

三

也何傷遂成夫婦好合無間言未幾邱入泮乾隆庚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歷任衡州守生子四俱成立黃女另婚富室陳氏子好博飲不數年田產蕩盡女悔恨縊死江夏道人某夜歸籠燭行路經蛇山風雨驟作燭滅見林中燈光炯燦迎面而來視之乃一赤體婦人腹皤然如瓜光自腹中出表裏晶瑩向之而嘻道人懼厲聲叱之不為動窘甚以履極力蹴之若然一聲腹頓裂有白光

一錢如水銀之瀉墜至山麓而沒道人跟踪奔回未幾卒

李世富武昌郡人住保安門外新橋左質直不苟家貧鬻蒜為活他日見急流中飄一人過眾莫有救者李毅然躍入拯之其人問姓名不答肩蒜而去逾年途遇老叟欲市蒜而囊無錢李慨贈之叟賈客也嘉其義相交好適有急務歸貯粟不及售謂李曰君正人也敢相託以五百金為率多則君自取之載餘

秋燈叢話

卷一七

中

當重來叟去五載始返李藉其資營運獲金萬餘矣李欲均分之叟不應惟問曰子數年前有拯溺事乎李已忘前事良久乃對曰有之叟矍然曰是吾子也蒙君大德未有以報取原值足矣蓋叟歸其子告昔年遇有蒜人拯已溺但不知名姓為憾叟覩李狀與子言合疑是其人詢之果不謬李家道日與子孫成立今猶存語云濟人勝造浮圖信哉
天門成衣王某生子埋胎衣得銀無算悉運

藏之貸米填其穴方欣喜為經商計忽風雷大作舉室頓暗有鳥無數自窓樞飛躍而出比晴霽子已驚殭箱積空如僅存數十金敷米價而已鄰人王生錦章目擊其事乾隆丁丑六月也

余鄉居夏日散步河干見柳枝垂蔭波間游魚往來唼喋有柳影垂淵魚上樹句蓋比也及作吏楚北聞恩施有魚四足作小兒啼能陸行上樹名呱呱魚世講歐陽定庵云棗陽

秋燈叢話

卷一七

五

亦見此魚事信有之

滇南有物名旱龍鱗甲備具類四足蛇逢旱則見余友奚君寅乾隆戊子于役永昌一日山行天將暮遙望叢山半空巨石磊磊一平台上螭形拱立約長丈餘疑好事者鑿石為奇觀輿人曰向未曾有乃相與趨而前離半里許螭形者忽張口如甕其色殷紅躍起尋丈竟入松嶺去從人相顧眙眙比宿逆旅土人告曰此旱龍也觸人立死

杜詩隴竹和烟滴露梢竊疑竹難稱梢又何
必隴地為然晤施南鍾郡佐偉云其地有慈
竹笋出高與林齊籜全不解彎彎一線如弱
柳垂絲經兩三月方解籜次年始見枝葉又
山深多露傍午露珠猶滴於此見古人詠物
之工

廣濟胡氏女小字媛儒童張成聘室也成病
革其母私往視女知不起是夜飲啖其弟如
常更為父母具明日餐伺弟熟睡沐浴整衣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

裳自經死母歸與其父哭之目不瞑姑至撫
其心磔然有聲血直出蘇姑衣遂瞑

李公念慈涇陽人弱冠成進士康熙丁卯宰
竟陵自述前世為獼猴與一狐交得其導引
術遂縱橫如意出沒無踪一日遊某大姓園
見女郎美艷盡惑之會有道人過女門詫曰
宅內妖氛甚惡乃登堂作法重門封閉是夜
來不得入騰躍屋上從空下見道人危坐不
覺神攝莫能動移道人攫置罈中罈逼仄不

能容呬唔有聲道人笑曰若嫌狹乎可稍寬
言未已即寬數寸許然無隙可遁道人命埋
深山中多歷年所一旦蛟起巖石冲塌罈逐
水浮出土人見而擊碎之乃得重覩天日悵
悵乎靡所騁適復尋至迷女處荒烟蔓草杳
無踪跡前道人忽至叱曰爾將焉往引至一
高山迎面捷之失聲驚墮如落萬仞深潭諦
視之骸質頓易已成嬰兒形卧浴器中矣余
承乏竟陵紳士多道及之者傳其祖父云李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

公面戍削舉趾輕逸宛然一猴也

天門田家灣有蕭進祿者性鯁直上元夜步
月郊外遇老叟邀至家備致慇懃告曰居址
遭鄰豪侵削公長者祈理論之感且不朽蕭
以與豪無素辭叟懇之再舉杯勸酌頽然而
寐天明起視卧古塚旁異焉具以告豪豪悚
懼祭墓謝過盡反所侵地蕭一日晚歸值燐
火簇擁不得前忽來一叟叱曰鼠輩敢崇正
人耶燐火倏滅謂蕭曰我即上元所遇叟也

蒙恩無以報君家有急事可速歸蕭至家妻與姑角口方投繯救之免

鄭縣劉氏事姑孝夫出姑病噎醫藥莫能療氏剖股和粥以進姑食之愈旬餘復發氏仍丸股肉奉之旋愈但疾必開旬作氏默禱願以身代醫憐其誠謂此非丸藥所能治若得人肝一片根可除矣氏信之即以利刃刺肋下肝長數寸許垂於外斷之遂暈仆恍惚有老姥撫其體曰免苦矣以丸藥敷傷處遂甦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八

烹以奉姑疾頓瘳姑見氏舉動恒以掌護脇下屢詰不答薄而觀之創痕宛然惶駭問故乃具以告姑慟曰子以我至此我心何忍哄傳遠近觀者踵相接氏深匿不出族長呈於邑令李君集欲驗視氏不可曰妾因姑病篤故不惜餘生非希表揚無煩過詰真偽也李肅然起敬聞於大吏請旌焉乾隆己亥六月事

江夏西鄙某大家夜作醮事鄰媪携幼女往

觀叢衆中有巨人猙獰可畏拉女入閉諸廂室女號且詈衆若罔聞者苦腹饑巨人取所供餅餌令嗅其氣饑頓減移時人聲寂巨人攜女出強之行路徑崎嶇天色昏慘忽東南隅紅光隱隱巨人惶懼捨女奔頃紅光漸近侍從林立內一人瓔珞被體類觀世音像詰女所自具述其故且以里居姓氏告問何省何縣人則茫然莫知乃曰余南海大士也可隨往再覓歸路耳俄至一處碧水丹山樓閣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九

縹緲迴殊凡境大士顧侍者不知作何語頃侍者偕巨人來大士叱之巨人瑟縮恐怖俄有金甲神捧之去一日見黃冠人叩謁云來自某村與女居址同大士指女曰識彼否黃冠人述其母奉佛終身不茹葷大士謂女曰爾母善行可嘉當隨往令母女重逢也黃冠人囑閉目覺履空而行風濤震耳頃聲止啟目審視則故鄉也黃冠人已杳女歸見母與家人皆感額默坐屢問不答榻上卧一人與

已類魁且訝恍若有自後推合者遂如夢覺
先母與女看醮事時忽暈絕第胸膈温煖不
類死者月餘始甦備述顛末乃知為大士救
拔也女自此亦不茹葷奉觀音經弗懈云
予宗人魯山被酒仆石面額俱傷血流不止
或傳水磨橄欖汁塗之信宿而愈毫無癢痕
武昌范尉弟沸瀋傷臂皮盡蛻晝夜呼號百
方莫能療有老叟謂曰非猫頭骨煨灰敷之
不可如言治之痛立止經宿結痂三日後痂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

落完好如舊二方皆醫書所不載錄之以備
用

濟南銅工李某常工作舊紳家索值無償以
銅絲數十觔酬焉鎔之金也堆積尚夥李探
知之盡市歸又舊紳某有鐵獅二高尺許因
貧鬻於市為鍛工徐姓所得覺有異磨視之
蓋金質而漆飾者此二物也其祖父巧於留
貽子孫昏弱不知而賤售之亦可為多藏者
警矣

揚州某別駕饒貲產妻早逝無子妾七人亦
無出別駕以癆瘵卒停柩未殯諸妾咸有去
志一老僕素誠慤主人歿而諸妾不安其
室也悲憤交集徧求返魂術咸目為顛亦有
憐其愚者未幾遇一道人貌甚古謂曰爾得
母有所思乎曰然顧何由知道人笑曰爾不
過欲主人復生耳我頗能之但主人生我與
爾皆不利奈何僕驚且喜跪而請曰某老矣
苟利主人死無悔且主人蒙再造恩必虔誠

秋燈叢話

卷之五

十一

超度不令吾師沉淪也道人不許請之堅繼
以泣始諾僕素奉真武虔詣廟訴其故有赤
鬚人自殿後出叱曰爾死期至尚不覺耶僕
倉皇莫知所對乃以紙裹授之曰念爾忠誠
來朝遇急難時啟之可免言訖不見翌日道
人來張幕柩側令僕卧幕中勿動鍵其戶戒
外人勿妄窺僕疑潛覘之道人被髮徒跣以
劍劃地地裂有二矮人闖然出猙獰可畏見
道人頂禮畢趨柩旁啟蓋扶主人起即仗劍

入幕僕察道人狀似有害已意亟折紙裹視之內以紅絲縛指爪一片方惶惑間道人已至乃大呼真武救我俄指爪化為龍負僕騰起直抵梁際僕以手攀梁龍遂沒道人怒揮劍擊之不中益怒履矮人肩層疊而上將及巨霆暴作屋宇震搖道人仆地僕亦暈去家人聞霹靂聲莫不股栗頃之寂然排闥入烟燭滿室道人七竅流血死僕拳曲梁際撫之已僵救甦語所見而柩固未啟也或謂道人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一

有邪術欲附魂主人體以踞其室恐僕敗露殺之以滅口故為神所殛耳諸妾感僕義擇族人子立為嗣終身無他志

明史載錦衣衛經歷沈青霞鍊以攻嚴相得罪謫佃保安會捕白蓮教黨總督楊順巡撫路楷希嵩指竄鍊名籍中棄宣府市戍子襄極邊順楷俱受賞意未憚取鍊子褒袞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適順楷被劾去乃免說部載襄之被逮也由紹興拘至有

妾隨行中途計脫反以卒謀夫控久之莫決嵩敗襄乃出與正史異殆好事者為之也江蘇陳姓家貲巨萬子以不檢蕩且盡僅餘鏤金床為婦嫁時物婦勸鬻床權子母陳鄙而哂之婦曰貧富何常爭奢儉耳向以奢故貧苟反所為舊業可興陳以為然得價四十金販蔗糖為業適貨舟未至獲善價後每有所謀利輒倍數月獲三百金有販烏梅者遭母喪欲速售陳利其價廉傾囊易焉親友訕

秋燈叢話

卷之七

十一

笑婦亦嗤其愚未幾疫大作烏梅無不效藥肆俱缺陳故昂其價利至十倍獲金三千餘遂深自損抑洗滌前愆不數年家業復興且倍於舊

海昌硤州有東西二山中流映帶曲折迂迴西山有井水色碧機人汲以漂綢名曰紫薇綢顏色天然非人工所能造東山有塔聳立峻嶺數十里外皆見之每值中秋月光皎潔水面塔影參差拱向若來朝狀里人呼為塔

王會稽唐姓精幕學而廉隅不飭乾隆初作幕山左有劇盜三人賄數千金求其援唐納之既皆坐大辟心悸辭歸一載餘矣他日偕友出遊神氣頓異如有所見奔回匿臥室中自批其頰曰既誑我金何畢我命踪尋經年今始遇將焉逃耶語訖投於地頃復躍起若有棒之者移時七竅流血死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廿四

廟向未有建陳下車捐俸首倡卜城東南準提庵廢址創焉鳩工日大風驟起庵前古柏高尋丈大數十圍偃仆於地眾訝不祥陳弗為動召工相木雕行坐像各一落成前夕有舒城徐令紹鑑者赴郡夜行遙見儀從甚盛籠燭書銜則合肥宰也命役往問條遠條近追奔十數里及一村民家燈光忽滅有號哭聲詢知為明經王姓年七旬餘方正不苟夢冥王謂曰汝善行上格穹蒼今授合肥城隍

矣遂無疾而逝徐抵郡語陳陳告以建廟故互歎其異余友吳靜香在陳幕知最悉秀水有錢打菴者卜多奇中邑人李某素無疾忽精神恍惚類痴迷者醫莫能療錢卜之曰魂已離舍為物所覆藥餌安施獲病日經何所至彼發其覆則愈矣李昏瞶不復記憶僕云某日赴戚家問疾戚治材落成覆其蓋主見之神若驚歸即病錢曰是也當有物黑而翼者伏其中啓之愈且速家人赴戚告以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廿五

故蓋甫啟有蜚蠊鼓翼冲出李爽然醒曰吾始得歸矣錢自此名益振今尚存休寧萬壽山名勝為一邑冠山麓觀音巖臨大河香火頗盛河中有潭深不可測產魚最夥小者盈尺大者丈餘鱗甲如金鬚鬣皆赤游泳潭中從不遠逝遊人投以餅餌跳躍爭吞或戲以石擊之了不畏避董思白題魚樂園三字勒於石廟祝云元旦昧爽時有巨魚長數丈兩兩而來望巖縱躍者三若朝拜狀

歲以為常過此則伏而不見矣乾隆初有於潛趙姓者朝九華山回觀魚而倦墮諸水魚叢集浮起托其體得不墜榜人過而救之獲免

夏太史力恕孝感人康熙庚子夢謁 闕帝廟 帝諭之曰廟聯多不愜意如三分忠義等語適足增痛好為作對將元爾矣授以巨筆夏書云英雄幾見稱夫子豪傑於斯乃聖人 帝稱善醒誌之敬書鐫板懸於廟是科

秋燈叢話

卷一七

十六

鄉試第一

乾隆癸巳大雨浹旬漢水驟漲漫溢安陸郡之老龍堤將及城勢甚險士民驚惶無措安襄觀察重公祿率所屬詣城西北角焚香拜禱水勢如故公製祝文繫石投諸水文不沉溺逆流而上遙見波浪翻騰突出一物大如牛睛光閃爍公再拜物亦作答拜狀水消丈餘祝文即順流而下至城北繫馬椿取視之字跡毫無損殆有神護則公精誠所格也

固安王令埴章山陰人乾隆庚辰漬水齧城闕開溝疏洩深二尺餘忽有沙冲起撲面衆譁以怪驚走令怒親督之又掘尺許沙飛益劇彌漫空際衆力不能施移時露磁椀一底尖口潤玉色瑩然取置書室實以沙即紛紛飛起無顆粒存每值大風揚沙日纖塵不入後被賈人重價購去名曰噴沙椀

秋燈叢話

卷一七

十七

泮橋隱現波際必有中式者里人因其兆祥呼為木龍乾隆己亥 恩科現駕鴛湖左末經中式咸謂木龍洩氣矣庚子 恩科汪君如洋以會元大魁天下始知巨兆必蓄極愈通也 即墨楊宦家畜雄雞有年一日殺之宴客擲地騰翅而起斷其項復飛立屋上執而剖之腹內一小雞羽毛豐滿與大雞同其家後亦無他

秀水朱竹垞先生性嗜鴨少時夢行郊外見大池內蓄鴨數千頭有童子守其旁問之曰此公一生食料也嗣年八十一偶抱恙復夢遊其處池内存鴨二寤後戒家人毋進鴨適女歸寧烹二鴨獻嘆曰余食祿其盡於此乎是夕卒

醴陵東鄙有屠豕賽神者業已茹刃忽躍而奔衆追之踰嶺南竹林下仆焉有爪髮露土際掘視則嚇然死人也鳴於官官詢竹主人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七

云久外出拘其婦至言辭閃爍嚴鞫得其情蓋婦與人私恐夫覺殺而埋之乃寘於法乾隆戊寅十二月也

洪澤湖週圍數百里烟波浩渺風浪將作三日前有若甕鳴者經時不止榜人聞之即預為備值春秋晴霽或晨或暮非烟非霧雲霞四起城市樓觀臺閣車馬倏忽變幻目不暇給並隱隱聞雞犬聲海市蜃樓不是過也寧國莊守經畬令盱眙曾兩遇之

古北口叭噠嶺有喇嗎令巡檢張某市雄雞卵張笑曰雄雞焉能生卵故相難耶曰非也俗有斯言即有斯物第覓之可得也張漫應之語其役役曰聞前村民畜雄雞連生三卵衆以為不祥姬異而藏之命役取送喇嗎收其一給價五十金張詢所用曰能醫眼疾年遠瞽者得其汁點之即復明與空青同

秋燈叢話

卷之七

九

正法能致雷聲有雷公之號一日語其徒曰洞有孽龍將降之可持吾令牌候洞口俟予手出即付勿悞周入洞聞搏擊聲逾時有手伸出大如箕毛茸茸然徒駭極牌墮地俄有聲如千軍萬馬水勢洶洶自洞湧出龍已騰空起翁不知所往矣土人德而哀之建廟設祭額曰雷公廟龍去後洞口宏開好事者每於水涸攜爆竹火光結伴入石室室濛有龍床龍枕珍珠織等物再入則燈火無光陰氣

襲人莫窮其極人以老龍洞稱焉

陳海孝感人事母孝鬻薪為業約供一日廿
旨即止欲早歸侍母也母嗜音每唱山歌娛
之年六十餘常效老萊子作嬰兒戲凡得食
不敢嘗必捧歸奉母有憫其情多與者則跪
以謝母有疾晝夜泣禱乞以身代及卒哀慟
幾絕葬邑之北涇嘴結蓆墓側朝夕上食如
生時年老貧且死鄉人醵金置棺葬母墓旁
余同年玉君雯乾隆辛未宰孝感舟行遇風

秋燈叢話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幾覆忽見大船自北來有白鬚人揮衆用鈎
攀舟乃免條不見記舟梢有旗書大孝陳海
四字役指岸間二塚即陳海母子也擬建廟
未果高君質義重其孝為之立祠懸額
餘姚唐姓最信堪輿凡名流無不延致一地
師謂曰遍閱無吉壤惟屋後楊梅山有穴名
天鷲抱卵佳城也可置雞卵於穴週十二時
驗之若產雛即不謬其女竊聞之私往掘視
卵已啄微孔乃以他卵易焉屆期父與地師

往觀卵仍如故置之女締邵氏姻將嫁告父
曰兒性嗜楊梅屋後楊梅山給抔土可乎父
允之聽其自擇女即擇地師所指者歸邵載
餘翁姑繼逝塋其地夫服除補弟子員旋聯
捷成進士甲科累世但壽不永耳豈先時掘
視洩氣故歟

休寧汪進士接宋時人任崑山令墓在小東
門外瑠瑠鄉年久址無可考子孫每值春秋
期惟於瑠瑠左近行祭奠禮乾隆甲子有少

秋燈叢話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年鋤禾田間忽見峩冠博帶者昂然而來少
年驚伏地其人曰毋恐我宋進士汪某也墓
在此煩寄語家人少年起視條不見奔告汪
氏引至其處掘之果有墓碣乃築土封樹勒
碑記其事

休寧小東門崇壽觀建自前朝殿柱雕金龍
二爪鬣如生他日住持外歸瞥見觀前池內
兩龍遊戲奔告衆視之無所見入觀殿柱兩
龍水蹟淋漓若蠕動狀無不駭異恐為崇用

巨釘釘之血污滿柱乾隆甲申觀重修血蹟仍現

錢塘有同胞鄭四鄭六者家貧肩輿為活四鰥獨六娶婦生二子一女俱幼未幾六亡四老且病不能養弟婦子女目覩饑寒每拊膺流涕吳山三仙廟傳仙人張三丰遺址有坐卧立三像四素奉之虔力疾往禱中途倦卧見一道人如立仙狀出葯一粒納口中芳香竟體寤後筋力頓健鬚髮漸黑固知神佑也

秋燈叢話

卷之二十七

三二

撫弟子女成立婚嫁二子既壯養伯父老鄉人嘉其友愛而感神之福善也重新廟貌桐城北鄙有史仲宏者幼貧採薪龍眠山麓偶憩石岩下見巨龜伏穴中竟日不移憐其饑也以所攜糗糧飼之習以為常如是者三載一夕夢青衣人曰予穴中龜也受三載養無以報來日數當化去予死後泣必隨出按左右取以點睛左可識天文右可察地理勿以荒誕忘之覺後往視龜果死餘泣宛然

隨取右眼淚點右目痛楚異常遲疑久之復欲取其左淚已乾乃瘞龜而返及長精堪與冠絕一時母以父未葬為憂史曰已擇吉壤恐福薄難得正穴耳除夕過其地正穴露焉方欣喜間恍惚聞人語曰此三聲世家穴豈容覬覦耶速去勿干天罰史駭然返中途聞書聲紡織聲及小兒啼聲咿喔相聞乃悟曰神所謂三聲世家者得非是耶叩門入具述來意指穴而定交焉其人即制府問亭方公

秋燈叢話

卷之二十七

三三

祖也

楚北節婦陳氏家貧守志紡績為活積青蚨十餘千謀為子娶婦夜有偷兒入竊之去氏驚覺見其狀兇橫屏息莫敢呼比明訴告鄉鄰曰識其人不取明言衆憶里中有某甲者素無賴因諷諭之甲不服攘臂叫號指天誓日且欲毆衆忽以手據地滿室旋轉衆掖之不起移時舉體顛搖衣衫脫落若褫剝者兩股出黑毛寸許條遍四體修耳巨尾龐然驢

也惟口鼻及一掌未變泣語妻曰余不合盜
陳節婦錢冥司嗔怒罰我為驢倍以償之錢
存榻下速送往言訖即奔至婦園中子力挽
不返遠近哄然觀者如堵子訴其故皆以錢
投之經旬足所盜數踣於地移時起依然人
也乃併以償陳而改行焉

曹郡有富室來徙居者頗身美髯爪長五寸
好與文人交鄉里雅重之豫省某巨姓遭盜
劫僕衆且能俱拘執獨一盜躍屋走矯若猿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七

三十四

猿共逐之屋盡登樹穿行樹枝如鳥移枝警
然不知所往官嚴訊諸盜逸者乃其魁即徙
居曹郡人也多方始獲鞫之服其罪積年為
盜已改行忽蹈故轍遂罹於法爪夜以沸瀋
沃軟縛諸指攀援無礙晝濯以寒泉舒如故
其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謂歟
河豚性毒海豚尤甚橄欖青蒿荻蘆芽皆可
制子與白毒最烈無藥可解人皆拋棄幽僻
處恐雞犬食之而斃也予郡總鎮某御下嚴

有汛兵李姓者屢遭鞭笞啣之假歸適海豚
上時取子懸簷際俟歸伍獻之以洩忿忽構
疾數月愈後偽以海族獻總鎮食而甘之呼
賞其人已逃去又予鄉某貿易都門與逆旅
主人惡謀貯豚白器中攜以饋值子婚未行
慮人發之埋土內抵逆旅夜贈主人三鼓即
馳後往返其地俱繞村過一日遇於田驚為
鬼急奔主人挽其裾謂曰向蒙賜佳味飽德
至今何見而却走耶力邀至家厚款之或謂

秋燈叢話

卷之十七

三十五

二物過夏得土氣消其毒故耳

秋燈叢話卷之十八

福山王 械凝齋著

王公嘉會松江人乾隆中任西安守夏旱禱雨太白山之龍潭屏驢從躡草履徒步入山行數里有巨蟒當道公默禱蟒避去復行里許見兩物類水牛交卧道旁金光熠燿雙睛灼灼公俯伏再拜陰雲忽起兩物天矯騰空而逝頃至龍潭有幅巾道袍者二人對奕貌奇古有出塵槩默念必仙也長跪其前兩人

秋燈叢話

卷之十八

一

若無所覩日將晡一人顧曰爾何為者公告以故且求施雨曰我世外人不諳祈禱事勿相溷公以民命請者再一人曰天道東行亢旱日久汝不見東北黑雲漸起颶風將至乎仰視之兩人失所在俄風雷交作大雨沾漑槁禾復蘇民感其德立祠報之
錢塘徐冢宰青來幼時就塾師於江干五間樓對宇有老人業腐為生每夕傾所售錢計其數而利頗豐青來公晚必倚窗外望師詰

之曰異哉某翁之傾錢也輒有長人白巾道服從地檻出攫翁錢納懷中仍從地檻沒師過老人問曰翁業茂積必盈矣老人感額曰入雖多其如不敷出何師笑曰欲不負母而益子乎我有術能致之老人疑其嘲已師曰嗣後傾錢時令吾徒來定異疇昔老人如其言不一載獲利數倍徐中落脩脯不繼公父欲令改業老人德公甚厚助之遂致通顯前所見長人殆天耗星公貴人故解之

秋燈叢話

卷之十八

二

襄陽有薛羅張三人者同學友善縣試不利棄儒而賈貿易湖南洞庭舟覆尸漂沙磧居人瘞之家無知者三人子共矢尋親夜泊洞庭登岸步月有古剎橫路入見三叟秉燭飲瓶插野菊紅黃白各一三子至箕踞不為禮方欲返內一叟曰爾輩何來以尋親告曰孝子也命共飲三子辭詢姓氏與三叟同曰千里同宗不謀而遇亦屬天緣奚辭為三子乃即席謂曰吾三人家此久矣某年月日有三

尸漂來吾等憐而埋之後三塚產野菊各色
瓶內所貯是也距此不遠明晨當導往因留
宿設三榻姓同者偕寢曉寤各卧一塚旁髮
簪野菊與塚花一色咸驚異識父塚裹骸歸
葬焉

粵西李令某初蒞任升堂見一人奔至階下
忽跪忽起往來指畫氣勃如若有所訴隸卒
捽之去間日復來令異而問之左右以瘋且
啞對命役跡之云住城西鄙已交其主約束

秋燈叢話

卷一八

三

矣一日令有事西鄉徑造其廬問其主曰啞
係爾何人曰僱工新得瘋症憐其貧故留養
耳詢主人婦辭同而其家頗饒一女甫三齡
令給之曰吾餒矣命家人取果餌來呼女至
與之食食已取一枚與之曰給爾母女奉諸
婦令復取一枚曰給爾父女竟與啞者令悟
訊知啞係婦夫男子乃僱工也與婦私欺其
啞佔其田產而役之置二人於法家資仍歸
啞者

崇陽南鄙有鳳趨洞洞前怪石層疊一石長
數丈若鳳翹然作入洞狀洞內銅鑼銅鼓各
一土質以石擊之錚然有聲又石紋縱橫井
井宛如碁枰手拂之則沒少頃復現
桐城巨室子聘山東某太守女親迎行李華
煥僕從衆多路人艷之一日行至直隸界旅
舍俱滿惟一店餘廂室數間憩焉公子散步
庭院聞正室有笙歌聲竊窺首座類巨商燈
燭輝煌諸妓羅列水陸備具絲肉競陳公子

秋燈叢話

卷一八

四

注目諦視遽為商所見趨迎入讓之上座已
侍立筵側公子遜謝者再始就末座商形容
俊雅指爪纖長扣以詩文音律無不精妙遂
訂交詢所之云往山東訪友問其籍則江南
也公子曰吾亦往山東者偕行可乎商故為
謙讓而允之途中竭力逢迎惟恐不得公子
歡一夕語公子曰天氣炎蒸當早起四鼓即
促行至曠野商率從人各出器械盡殺其僕
將及公子公子哀祈商意欲釋其黨不可並

害之一僕落後潛匿林中俟其散奔告於官
遍緝無踪官比之急役白案無左驗雖置某
等重譴奚益廬州有名捕汪姓者鄰邑重案
皆往聘聞年老退役恐不肯來耳令三聘始
至曰稍寬歲月方可報命令厚給路費懸千
金賞汪偕三人行謂曰失事在直隸界四月
鄭州大會天下商賈輻輳往緝之或有機緣
也比至經旬無所見偶從緞店過有僧持銀
押綢緞自櫃內躍出汪見之心動謂店主曰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五

僧乃巨盜來時須羈留之俟我回縱則惟爾
是問矣當馳訴任邱宰添役往拘僧適至執
送於官訊之乃衆盜窩主所供夥黨俱獲惟
盜魁不知所往即長爪偽商也復嚴訊之有
臨別欲朝峨媚語汪偕一盜往跡路經河畔
見畫舫繫柳陰下有少年袒裼高歌諸妓勸
飲盜曰舟中人即某也繫之一款而服令問
汪何以知僧為盜曰僧躍出時露桐綢小衣
非此地物公子完姻必攜土產來是以疑之

令深加稱獎酬以千金

安陸村民有寄空棺僧寺者母歿啟之一童
子死其中驚駭莫解所以頃有人倉皇來視
之譁曰是吾兒也向屢尋無踪乃死此耶嗚
於官拘僧嚴鞫堅不承一日令出行有童子
旋轉道旁若與人撐拒狀呼曰向不過一時
誤耳何苦相逼訝而訊之即毆死童子者緣
偕諸童戲寺內怒相詈擊斃之昇置棺中僧
適他往不知也釋僧定案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六

金谿黃君含章為諸生時夢峩冠博帶者坐
堂上謂曰余黃叔度也黃以為遠祖執禮甚
恭寤不解為何祥乾隆丁巳 恩科成進士
丁卯授宜城令抵任閱縣志叔度墓在邑西
三里許立往奠祭繚以垣牆建碑紀其事
丁國士字公能紹興人雍正中任從化令置
吏議罰修城垣寓古剝見壁懸鐫板對聯云
百堵原為民社計公之所能者天一心惟有
鬼神知士亦何負於國旁鐫萬歷丁未某月

名姓與字俱載其中且寓修城意恍悟有數存焉竭力修築工竣歸老於家

鳳陽有賈某販猪為業內一猪甚馴似識人意者某愛之留為樣猪每猪結隊行此猪為之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智井人莫知也鬻猪於屠逸追之值州牧出猪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智井側而嚎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猪所自曰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七

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猪突入其室噉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猪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猪募化猪點首若會意狀懸袋猪項導入市眾皆樂施次日猪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眾曰此猪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猪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菓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茂子猪老斃僧以棺瘞

廟後表曰義猪墳

孝感金馬山有洞深不可測遊人必篝火而入綿亘迂曲廣狹不一蝙蝠大如箕石乳滴菩提形時雖溽暑冷氣侵人歷十餘洞不敢前明末楊姓者遭寇亂闔家入避經四十餘處俱幽暗頃見石門啟有微光透入行里許則皎日當空樓臺絢目花鳥迎人有垂髫艷女據石床坐謂眾曰劫已過此地不可久留遲則不能出矣眾怖而返及出屈指已四十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八

餘年洞中纔一日耳因名曰仙姑洞康熙中浙紹諸生李某妻為妖所踞夜以繼晝李志甚鳴之官官莫如何牒於城隍無驗訴張真人請遣法官往治曰無如爾本籍陳某者盡求之李歸物色果有其人年七旬餘閉戶獨處不與鄰人通聞問惟晨出市米蔬而已李伺其出求援陳笑曰老夫耄矣奚能為李懇者再始允問所須何物曰一竹劍足矣須東向者李如言製之陳仗劍入戶須臾

聞格鬪聲繼復波濤震耳如崩塌狀而陳已躍出泥濘遍體曰妖吸水澆我以土制之今力盡攝伏矣李欲觀其形陳以米篩覆床側令觀之見一蛇粗如桶盤伏床下昂首向陳作乞憐態李欲斃之陳曰此千年物且夙世冤不可傷驅之遠去可耳俄狂飈忽起蛇隨風去婦亦頓甦次日往謝陳已他適

江夏雷總戎澤遠任漳州鎮與提督武公不合將彈之巨室戴某與武善夜修書求援忽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九

見一僧著袈裟持塵尾立几前又有紅袍執笏人立戶外但不見首僧指謂曰此爾前世身也雷素饒胆力異而不怖跪伏於地曰望師超拔舉頭所見杳如粉壁書偈云當頭一棒莫相驚却憶沙場苦戰征兔尾但懸龍角上依稀指點是蓉城墨跡淋漓道勁可愛凌晨依然素壁尋告歸語戚友曰兔尾龍角必卯末辰初之兆吾值此其已矣乎乾隆己卯冬偶抱恙晨起沐浴正衣冠兀坐中庭命家

人備兩筵一置東偏設虛座一置已前屆午命酌巨觥供東筵曰和尚來矣瞑目而逝徐光大慈谿人康熙中任清河主簿著廉能聲以疾卒於官子雅涵扶柩歸渡黃忽風起水合夾舟不能行諸人履水登岸去徐獨拊柩長號矢以身殉眾哀其志謀以縶挽之甫數武陷水坎中力不能施徐仰天狂呼血淚交迸眾束手無策皆為掩泣岸際忽來一水牛趨柩前以角承之起眾無不踴躍呼曰天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

憐孝子驅牛為之助也龍機之遠達於岸聞家感牛德戒食牛肉已歷四世矣新昌張姓茹竹烟管四十餘年色如漆而光可鑑珍同拱璧雖戚好不輕假也母病無藥餌資質錢二緡典主子患損疾諸藥罔効或謂非多年竹烟管不可治遂取張物截數寸煎湯服之愈他日張來贖怒欲訟典主謂曰兒疾賴君物獲瘳雖萬金所不惜願以質庫酬大德可乎張歸告母母喜病亦瘥

歙縣吳某貿易外郡妻許氏獨處色頗麗園
產瓜大可合抱衆竒之鳴官官疑焉掘得一
尸貌如生衆譁曰是許氏夫也鞠婦吐其實
緣與鄰人私夫夜歸謀殺之負屍棄諸河失
路仍負回瘞園中十餘載矣

康熙中有烈婦夏氏者孝感諸生任仕女也
年二十二贅雲夢儒童劉以勸於家奉巾櫛
進退以禮有雞鳴昧旦風其慰安舅姑事父
母與祖母更晨夕惟謹踰年劉病歿無子女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毀容絕粒屢引刀自裁父母泣曰家貧歲歎
稱貸無門汝若死累我一家矣祖母亦止之
曰余以二十九稱未亡人頃年八旬矣豈以
老人為不足法耶女曰昔吾父已在襁褓事
固不同兒何敢比父知不可奪緩之曰三年
服闋死未晚也女曰從父命但恐不及待三
年耳自是寢苦枕塊晝夜悲號甫週百日告
父母曰前強兒不死者為乏費耳今新穀既
升可從兒志矣家人防之嚴一夕偶懈投繯

死三日貌如生塋後暴風撒所居室拔古桑
咸謂節烈所感

江夏感應祠未建前有鳥數百啣瓦壘壘若
屋復啣木觀世音像置瓦內咸以為神建祠
其地順治中有丐者三人不知所自晝行乞
夜宿廟內莫之異也一日鐘鼓撞擊無聲居
民駭異有老者曰相傳祠基為牛眠地得母
有盜塋人乎衆物色之神座前磚跡參差欲
掘視乞兒卧其上垂泣哀免詰之曰我兄弟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三人卜兆葬父無踰此地吉因改裝來土開
八尺得黃雀二即正穴脉圖所謂黃雀靈者
是甫及五尺見金甲神懼而止遂塋焉今遭
敗露天也容即遷勿傷父骨衆允之至今廟
貌如新香烟不絕

福建廈門夫婦二人操舟為業夫他適有魚
長丈許觸舟來婦以篙撲之魚昂首向婦三
躍乃逝後每夢與魚交有孕產子體若魚皮
欲棄之夫不聽自是獲魚倍常越數載貨頗

饒子亦成立苦體癢時閉戶浴乃快家人竊覘之宛然一魚游泳盆中也

孝感有胡孝燕者喜任俠善騎射膂力絕倫途行盜猝至拔堤邊柳斃數人眾各鼠竄暴客聞其名畏而忌之赴公車至豫省清化鎮見童丐貌岐嶷詰之曰遭盜劫無以餬口耳胡惻然收卹之童慧甚起居服侍先意承迎胡待之如子一日童指道旁密林中謂曰兒家適此祈辱臨且告母拜謝大德復曰須屏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騎從勿駭鄉中耳目也從之行數十里巉巖危徑渺無人烟山坳中轉出數人身軀雄偉裝束詭異謂童曰迎得貴人來乎童指胡示之眾環拜胡詢姓氏眾曰我輩慕君久矣到彼自知遂擁之去又行數十里抵一處棟宇雲連入門則錦茵燦設酒筵羅列眾舉卮酬勸胡性豪放連飲數十觥頽然而醉夜半酒醒轉側不能動似有物縛之者惶迫無計門軋然啟一女子秉燭入視曰君非胡孝廉耶

胡問何由識女曰不憶南陽旅店事乎胡曰此何地鄉何在此女曰彼皆巨盜也與君有夙怨使童子誘之來候盜首歸即畢君命妾不幸誤落陷阱屢逼污以死自誓君奇士能相救否胡曰速解我縛覓弓矢良馬來女如其言胡張弓挾矢與女累騎而馳行十餘里火光照耀羣盜追至胡連發數矢殪其魁乃退遂下騎授女轡送之歸先是孝廉客南陽時有私奔者拒之去即此女也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善刀筆者楚俗名為畫虎取虎噬人意漢陽高某擅其長受害之家不可勝數他日外歸甫入門呼家人曰室有虎獨不畏而逐之至中庭以手護體躍而泣曰羣虎爭噬痛楚難忍語訖暈仆移時甦猶呻吟呼痛遍體紅點斑駁久漸成癩膚肉片片潰脫而死山陰某氏家寒只一子鬻薪供母性愛山水常作登仙想一日採薪山中見樹菓摘食之歸覺徧體癢甚浴於河久不返母往覘之已

變龍形矣母哭之哀子曰母無憂日獻水族
數種藉供饘粥猶如兒在膝下也既去復迴
顧者九地成九曲里人以九曲望娘灣名之
自是母晨起必有魚蝦積戶外賴以存活母
歿忽風雨驟至失屍所在龍隱蕭山銅井山
遇早山頂有雲霧起即雨

雄縣蕭姓女手生股間足長肩際步履以手
飲食以足女工不異常人家頗豐父榜於門
曰願聘者分產之半女聞而泣曰天降廢疾

秋燈叢話

卷一八

十一

信知前因削髮空門以消夙孽父母不能阻
聽之獨處一室恪守禪規二十餘載矣

黃陂農人舌生白肉線數縷痛楚廢食飲醫
皆不解其症有搖鈴市藥者曰是不難令病
者脫衣俯臥取燈火按背穴灸之每灸一穴
舌線即落一莖遍灸之線盡落立瘥
江夏大東門洪修院有石長七尺寬四尺有
奇中具蟾形宛然如生順治初掘土得之牆
基下一日忽移觀外衆昇入次夕復然如是

者數道人鑿池畜馬不復出康熙中牛公撫
楚製欄杆為衛云夢蟾求之者

紹興田某精刑名乾隆初江夏胡公格令晉
江延入幕園有鹿衆每戲逐之田偶疾夢一
人盛服而前曰予亦紹人曾慕此卒瘞後園
槐樹下逐鹿者蹂躪難堪憐而遷之感切泉
壤矣問姓名不答醒以誕置之越數日疾劇
復夢其人持片紙謂曰君謹識勿忘視之書
一絕誰將墓碣姓名鐫闡發幽光盡在田莫

秋燈叢話

卷一八

十一

謂東西伴已失尾頭阡陌更相連驚覺汗流
浹背尋瘥掘地得棺厝諸郊繹詩意始悟田
字去東西王也有頭尾申也必王姓申其名
遂鐫石表墓歸紹訪之果有其人客死於閩
家極貧乃厚卹之令扶櫬歸

前明紹興范姓家貧代部吏作書傭踰年主
人辭焉無以為計正陽門帝君籤風靈應
往禱有到頭萬事總成空句念此生已矣憤
欲投繯遇友詰其故力阻之友工部吏也傭

書人適病以范易為值宿聞窸窣聲起視突有鼠啣物墜其前燭之乃未樂初建太和殿工程冊愛其估計精詳錄而藏之正德末太和殿災冊取入內命部估報屢以不合飭范以抄冊進堂司俱蒙獎范董其事遂致富成空蓋司空之謂也應亦奇矣

宜城王氏兄弟不睦因析爨猶相牴牾兄畜牝牛產犢鬻於戚繼又產一犢而牝牛死戚復鬻犢於其弟同兄犢置牧場中迨晚兩犢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同宿兄欄內弟力挽不出自是往來迭宿似識為同母者兄諭弟曰牛猶若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乎弟感動和好如初

江夏紙坊團山有洞穴外若門內高敞與夏屋等貯各色石盃箸及金銀盃箸甚夥居民有借之者三日必還否則疾其鄉富豪張某攜出月餘忽雷霆繞其戶張懼立返故處洞門遂閉碑記明末事也

鳳陽張某家貧力學補弟子員往拜岳家飲

之酒勸爵者眾不勝栝杓竟醉死氏年十九尚未婚聞之痛哭以剪刺喉救免欲歸夫家父母不可氏曰薄命壻已列膠庠敢有二心且卒於我家獨不畏人之多言乎父母聽之扶夫櫬歸祀夫主臥室中朝夕哭奠出簪珥治薄產奉養公姑有童子持荷根擲地拾栽磁盃中供主前祝曰願荷歲歲花以表予心荷死吾亦死每歲必花兩朵結蓮房子甘如

後荷忽枯氏自死將匿屍所不瞑目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翁姑事未畢耳尋卒

涿州鄉民蔣某每早行輒見道旁紅光沖起丈餘跡之得半面鏡於古墓中晶瑩耀目寒氣襲人常現神佛諸奇形再顧則無所見竇之時佩諸身一日赴戚家值其祀先祖照之有衣冠者數人立戶外如拱候狀頃一敝衣人入享畢衣冠者方入蓋其先本乞養子也後遭回祿失鏡所在

崇安黃生登甲幼失怙恃娶王氏甫親迎入

門遭戚訟累役立促之去浼鄰媪伴婦宿窻
友張某聞之賄媪晚假黃與婦寢越數日黃
歸婦知為人誑羞憤自經逾年鄰媪及張同
日為暴雷擊死王魂附張妻邱氏奔至黃家
歷叙前情願偕伉儷懼不敢納鳴於官判歸
黃

四肢百骸皆闕痛痒爪浮指端剪削罔覺似
可有無然亦有足異者五代陳章后手爪長
五寸許色紅每有期功喪一爪先折明史徐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一九

節婦夫亡斷指明誓及歿納指棺中爪染紅
色如新憶少時赴都遊白雲觀見道人據案
寫經左袂空若無臂者或曰道人左掌掩臍
爪繞體三匝許解視不謬詢之二十餘載矣
余著天津賈遭尸爪攫其背有以爪字為疑
者麻姑爪長爪即又何稱焉
江西有嫠婦某氏色美能詩兼精青烏術康
熙中偕弟來楚決墓有蟻者於墓頂開微孔
有水者旁疏小溝以皮箆扇之蟻水盡出另

築羅垣改作墓門化凶為吉或代人卜兆域
亦先以皮箆扇其地請視墓者必偕其家婦
女往否則不可婦弟云婦幼羸弱讀書聰慧
患頭痛有道人來以葫蘆枕之愈授堪輿書
數頁皮箆一柄曰好女郎恐福薄耳持此一
生吃著不盡矣詩不輕作不輕示人傳其寓
楚清明祭夫一絕云荒郊極目暮雲低緩步
行來失舊蹊縱使紙灰能作蝶應知飛不到
江西足見一斑

秋燈叢話

卷之八

二

康熙中江夏有楊姓者以孝聞形若侏儒年
十五喪父哀毀骨立幾至滅性家貧習青烏
術養母已食不再飽而甘旨無缺母晚年患
瘋疾晝夜扶持不解帶者數年及卒負土成
墳廬墓終其身每大風雷雨輒繞墓號曰兒
在斯兒在斯有蛇犬不知所自馴伏墓側遇
山魃則為之禦一夕虎咆哮而來蛇與之鬪
力不勝忽挺長丈餘繞虎三匝蛇虎俱斃犬
亦失當時識與不識者皆稱楊孝子

泉州張某貿易外洋赴呂宋久不返訛傳官於暹邏乾隆丁卯其子附洋艘訪之行數日遭風舟覆墜至一處宮闕玲瓏如佛寺所圖天宮狀光明激射目不能視有司闈者即之其父也父驚曰兒何來此可速返掖之登岸條抵厦門計解維時已月有餘矣陳又昂閩崇安人善刀筆有烟賈邱姓者與嫠婦通思出妻而娶之商於陳不可餌百金乃以誣姦告妻素貞邱有難色陳曰欲加之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一

罪何患無辭夜值市烟而醉者誘入可圖也夜果有款門人啟戶醉仆於地乘勢殺之妻聞聲竊瞰見其將持刀入即踰垣遁覓妻不得走商陳曰速歸瘞之再為謀邱求往助比至視之曰嘻吾子也邱驚愕莫措陳曰是天之所以報我夫誰尤昇而埋焉妻鳴官鞠之得其情置邱於法陳擬故殺子孫律馮侍御恩華亭人以直言論死子仕可血疏救免遣戍雷州事詳明史馮赴戍所有黑而

偉者六人登舟求見意其盜謂曰余孑然一身囊無長物恐徒勞此行耳六人再拜言曰某等素行不義蒙神叱責云來朝有忠臣過此求其收錄庶可稍除罪孽甫宰羊盟誓而公適至願生死相從勿悔馮不可六人曰請挽公舟抵雷然後返馮鑒其誠許之至雷仍不去馮曉之曰攜來一僕尚虞不支豈能贍若且若踪跡頗異其如招物議何六人曰公疑某等矣願死以明志陰魂侍公左右耳語

秋燈叢話

卷之八

十一

訖俱投水死馮惻然瘞諸郊踰年患目疾竟瞽一夕夢六人曰公賜環有日目盲何以跋涉羣按摩馮目者數始去次日目復明未幾遇赦歸隆慶改元起大理丞上疏備陳六人狀因逸其名俱封明目侯廟建馮第前牆宇屢修輒圯匠役夢六人謂曰我輩何敢與馮公第埒其遠徙便從之廟立成並塑羊廟左祈禱頗靈患目者以巾拂羊背拭目效更速然須求馮子孫刺書忠孝後裔馮某拜焚之

乃驗俗呼為羅神廟殆六音之訛也其耳孫廣忠善繪事嘗備言之

延津鄭太史志鯨祖父為張氏佃祖歿求張隙地葬焉及太史貴不欲遷餌張重價張纒地吉不允因遷其棺壙啟夜有紅氣亘天月餘方息張葬其地業漸凋鄭亦凌替

儀祀之間有廟曰高宮師素多鬼日暮無敢入者有無賴三人議曰孰敢入廟宿當釀金為壽一人應聲往至大殿月臺中卧焉反側

秋燈叢話

卷之六

十一

未成寐聞闢門聲頃燈燭輝煌儀從羅列有王者冠裳立門外問曰何有生氣左右以卧者告命量之一人持尺量訖云高九尺王者無言越其身而去五鼓回仍越其身而入燈火寂然翌日言於眾不信其一人晚入試之所見同量高七尺第三日又一人入見如前量僅三尺高王者怒曰彼二人者寢此可汝亦來相溷耶蹴其背痛徹骨後九尺者為總鎮七尺者為遊戎三尺者偏裨而已

嘉興諸生李某構園亭於梅會里鳩工有日矣夢僧謂曰知公創建特相懇倘能遊數年後必有以報寤而置之掘土為池深丈許露石板下有兩缸對合啟視一僧儼坐如生髮長被體指爪繞身未交者寸許頃隨風飄化杳然無踪後李試棘閣陰風驟作黑雲彌屋見僧來舉袖拂卷卷污被貼屢試皆然遂終身不試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二四

直隸諸生潘某於長安見歌者五六人籠鸚鵡數十陳兩琵琶於几出鸚鵡十頭分為二隊立琵琶旁歌聲乍起鸚鵡以喙爪按其絃清濁高下與歌聲相應曲終納已彈者於籠復出未彈者更迭為之給錢多始盡其妙否則一二曲而已又鳳陽有四人亦籠鸚鵡十餘頭置小戲臺於几上四人各執樂器唱某古人鳥即啣面具遊行臺上或合唱數古人即有數鳥啣面具以出又懸小鳥鎗一鳥啣火燃其引響聲震耳鳥毫無怖色雖人巧使

然而鳥亦智矣

馬烈女江夏人父故母再適李姓李艷女美調之拒且防盛暑未嘗浴李佯遠出甫就浴遽歸排闥入女號呼乃遁羞憤投繯救免夜溺於江三日尸浮起貌如生康熙癸未六月也里人哀之建祠江干名其渡為烈女渡江夏胡公格宰晉江時有役林姓悞叩詰之林訴受多子累出覓乳媪致愆期間其子以三十對問其年亦以三十對問置妾否對曰

秋燈叢話

卷之六

二十五

無胡叱曰豈孩提即娶妻生子乎役曰年十五娶妻每歲孿生所育皆男現存非誑命攜來自總角至襁褓嬉笑滿堂面龐無不相肖周之八士未足奇矣爰錄之以誌昇平之瑞

秋燈叢話書後

昔有宗蘓子家同人語故事必令人揀出零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當時謗曰古事莫如子家今事勿告君實前明王文恪公山居

跋

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閑治經有裨聞見則錄之久而成帙性括之用心如此無非以天壤間形而上形而下在皆學問所寓也今讀秋燈叢話古今事跡合雅俗以雜

陳人物情形統正而慄列蒐
奇探異累續連篇出入五都之
市百貨雲集巨細妍媸無不備
具令人目不暇給其中可歌可泣
可驚可愕之事委曲寫照繪影
繪形括毫成趣尤不啻麻姑擲

跋

米粒之皆成丹砂其足潤人耳目
沁人心脾與曩括之用心後先殆
有同揆焉洵哉博物君子也至其
以標筆叙瑣事歷落欽寄直
可接韓柳宗法豈墮入唐人小
說一派哉因書於中郎得王完

論衡祕之枕中此獲異珠余於
是編托玩之下有不忍揮手者
用綴如語書後以見陶雲士
有奇共賞之意云爾

乾隆庚辰秋杪七十有六老人

蕭劼拜題



跋

怪：奇：咄：甚：譔：出
出曾記取宜興數字此書
堪匹不向詞垣爭帖括那
從藝圃敲音律只年來廨
舍且譚元銷閑日 古今
內勤追述天地外頻窮詰

跋

更淋旌慝別文而有所一
枕秋醒莊叟夢三更燈炮
江郎筆問毫光幾許透青
箱吾能悉

右調滿江紅

姪文炯拜題



一、... 月、... 日、... 年、... 4、... 第、... 頁、...

新增聊齋志異

夢厂雜著

深柳讀書堂藏板

序

古人著述其足以信今而傳後者得於性情者半得於聞見者亦半不有性情則吐屬弗真不有見聞則語言無味古今來大而典謨制誥小而稗官野史胥是賴焉顧性情人所自有而見聞或恐囿於方隅儻足未嘗出庭戶舉凡天下山川之瑰異風物之懸殊與夫人事之恠恠奇奇無由開拓心胸卽識解亦殊覺淺陋是性情又實藉聞見以揚厲而發揮之也晉蕭恭不嘗云乎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世誰與傳者此太史公遊覽遍天下而文章始富東坡居士至海外而文字益奇後有作者儻出所見所聞以抒寫其幽鬱而見諸詞章安得謂古今人不相及泉是以讀夢厂先生雜著而深信其以古人自命也夢厂爲山陰道上人襟期磊落吐納雋遠儼然與萬壑千巖爭妍競秀蓋其耳濡目染已

極寰宇之奇觀繼復遨遊於燕趙齊梁吳楚之
區範水模山憑弔古今一肯聞入學士多樂與
之遊今日宦遊粵海矣雖足跡所經會未周覽
天下而山川之瑰異風物之懸殊與夫入華之
恠恠奇奇已畧覘太槩故其發為文也稱諸心
而應諸手令讀者一開卷而心目了然吁是足
以信今而傳後矣且夫夢厂固學有根柢才思
瞻逸其清詞儷句蔚然炳然時賢皆未之敢抗
夢厂雜著卷十一
使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安見典謨制誥諸大手筆不與
輩下名流爭光翰苑輝映一肯顧乃厚自菲薄
隱於吏而自述其見見聞聞亦良可慨也雖然
天下懷奇負異之士其鬱鬱不得志於有司而
卒以布衣老者又豈少也哉青雲失路皓首窮
經不見不聞於人世漠無輕重夢厂又瞠若
矣然則夢厂雖隱于吏乎而是編一出當代信

之後世傳之泉敢為夢厂券夢厂其勿厚自菲
薄而益進於古人可乎肯嘉慶五年歲次庚申
菊月下澣龍眠屋裏山樓居士同學愚弟姚興
泉拜手



夢厂雜著卷十一

十一

十一

余與夢厂交四十年矣其間合而離離而合自少
至壯壯而老求所爲晨夕過從者蓋無多日昔賢
所由歎良會之靡常而感浮生之若夢也憶歲甲
申始識夢厂於里門一時二三知己刻燭聯吟挈
舟訪勝相與盱衡今以上下其議論固皆慘綠
少年耳及丙戌余計偕北上雷滯長安夢厂旋亦
南泝粵江東游山左經歷萬里且被困於臨清圍
城中者四十餘日此其所遇何如而余兩人之相

夢厂雜著卷十

序

離而不獲見者已十年矣丙申夢厂援例入都而
余猶以選人需次輒紅十丈舊雨重逢徵鄉曲之
被譚話春明之軼事西窓樽酒藉以蘇客病而滌
羈愁樂何如之然而流光迅駛領下鬢鬢回首前
塵恍然若夢則又怒焉抱老大之傷也辛丑余捧
檄中邱浮沉宦海故人千里會面益稀惟聞夢厂
方以詩畫傾動公卿謂宜必有楊東里其人游揚
而薦拔之迨余移秩黔中而夢厂竟以一尉奉發

南越蠻烟蛋雨天各一方僕指不相知問者忽忽
又十餘年今秋余以鐫職入都道經百粵值夢厂
奉諱請急來省遇於羊城珠海間乍見疑夢相悲
問年蓋已皤然而翁矣驚喜之餘夢厂手出雜著
一編相示且徵余序余亟披而讀之文不矜奇事
務摭寔類多余所習知而君所親歷者洵足矜愚
訂頑信今傳後夫豈若燕書郢說盡屬子虛騰車
諾臯徒炫靈恠已哉余不自揆間嘗從事於斯而

夢厂雜著卷十

序

神志昏眊迄今未有成書以視夢厂爽然若失何
敢妄序獨念余與夢厂以四十年相知之雅今年
皆六十頭顱如許縱既離尙可復合而已老何能
再少匆匆解纜後會難期寧忍無一言附君集以
傳乎爰叙一生離合大端備載歲時以見余兩人
之情之摯緣之慳而并以見余兩人之遇之窮也
嘉慶十六年辛未陽月同里荀莊孫臨序



自序

余幼而失學不克自振弱冠卽以饑驅奔走四方其間之豫之楚之西粵至於燕趙齊魯之鄉則往來尤數焉遊覽之餘訪其民風土俗灾祥興廢以及牛鬼蛇神飛仙盜俠或經目睹或係傳聞輒登簡帙以資歌咏以助劇談間有事屬尋常而寓陳善閑邪之意似於世道人心或有裨益雜之爲言也卷帙無幾而倫類不一如入

夢尸雜著卷

自序

郵肆米鹽醃醢之屬錯列於中以供日用之取給焉而均非異物之足以炫人也至於舛陋不文序述無法是則幼而失學之明驗矣嘉慶六年四月申浣夢尸居士俞蛟識於齊昌官舍之凝香室



夢尸雜著

總目

春明叢說 卷一卷二

鄉曲枝辭 卷三卷四

遊踪選勝 卷五

臨清冠畧 卷六

讀畫閒評 卷七

齊東妄言 卷八卷九

夢尸雜著卷十

總目

潮嘉風月 卷十

春明叢說

目錄

太常仙蝶記

五哥廟記

了髻山神異記

林曉光傳

胡禾言傳

楚伶傳

夢尸雜著卷一

目錄

二

謝少山傳

八骨箸記

李少白傳

珠市武弁擒奸記

蜀伶陳銀遇盜記

葉子春傳

紅娥傳

玉兒傳

白雲觀遇仙記

夢尸雜著卷一

目錄

三

夢尸雜著

春明叢說 卷上 山陰 俞蛟 青源

邦畿地曠溥海朝宗不乏畸人爰多軼事
余客長安最久閉門却軌惟與一二素心
人晨夕過從酣飲縱談於都下之人有可
傳事有足紀無關理亂不干忌諱者操觚
輒書顧非寫生之筆徒覺其說之鼓焉而
已

夢尸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太常仙蝶記

太常寺有仙蝶大於盃色微黃而緋脉紺縷或
云明代物或云元時已有之均無可考春夏秋
三時翩躚飛舞於蒼松古栢間香徑花房非所
戀也人以老道呼之則冉冉而下戊申冬仲

上齋宿郊壇太常寺卿貳俱侍側

上問曩者老道無恙乎對以去來無常時或見之翌

日蝶集寺宇因持錦匣祝曰時屆嚴冬汝不避

寒威而出意者蒙

夢尸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二

皇上垂詢欲予携覲

天顏乎蝶卽栩栩下集匣內奉而進歛翅捲鬚作

稽首狀

上大悅賦五律一章廷臣恭和夫蝶爲園蔬菊蠹化

生微物乃延至數百年之久宜其靈異若此一

時卿大夫以下咸歌詠以紀禎祥蛟不揣固陋

亦援筆而爲之賦觀夫麥莖乍朽蔬葉方滋纒

經化蠶厥類如蟻惜有用爲無用幸無知而有
知報春之駒誇飈風而爭捷么鳳之子逞舞態
以呈姿至於麗景初融韶華正艷綠繡踈垌紅
酣深院林藏百嘯之鶯梁繞雙飛之燕尋春倦
後馬蹄歸帶芬芳鬪草忙時雅鬢亂簪葱僂則
有傅粉何郎竊香韓壽蛻綵縷於閨中勾金錢
於座右蹴羊氏之練裙曳趙家之廣袖閒棲葉
底以承陰倦宿花間而待漏心傷兮苦雨酸風
夢一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三

留

昭代不沾津唾長辭粉黛用覲咫尺之
天顏好越紛囂之凡界仰

殿陛兮抒誠歛翅鬚兮肅拜斯稱羽類之僊迥異
昆蟲之怪允宜老道嘉稱克荷

宸章寵賚

余友余竹西爲余言滇南總督明公諱德爲
太常筆帖式時仙蝶有三皆白色大於錢揮

夢一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四

之以扇呼老道輒翔而集偶思捕之一動念
卽飛去他人呼之不下也相傳爲明季殉難
者所化然無徵不信且不詳名字足知傳會
及公撫甘肅於燕寢凝香之會忽見三白蝶
飛舞於前揮之不去疑卽太常寺之蝶而路
隔數千里未必能至因試呼老道卽下集几
案始驚爲神後督於滇亦時見之卒後家人
扶柩北旋蝶恒於靈輿旁翩翾環繞夜則宿

棺上夫滇南去京師萬里甘肅亦四千餘里蝶果有靈何德於明公而生死相依也爾雅不釋蝶名六朝文士無蝶賦獨宋時謝無逸咏蝶詩至三百首人以無逸為蝶之知己今仙蝶又明公一生知己矣顧當時白而三茲則黃而一旦差大似乎有別而靈異則同則亦同為仙蝶而已矣聞粵東羅浮之蝶兩翅大於車輪人亦呼仙蝶未知靈異亦若是否

夢尸雜著卷十

清明叢說

五

耶

五哥廟記

彰義門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廟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閤廊其廊宇以紙作金銀錠大小數百枚堆疊几上求富者齋戒沐浴備牲醴而往計其所求之數而懷紙錠以歸謂之借數月後復潔牲醴更製紙錠倍前所借之數納諸廟中謂之還或還或借趾錯於途由來久矣一日余執途

夢尸雜著卷十

清明叢說

六

中奉紙錠赴廟者而問之曰所借得乎曰未也未得何以還曰未得而還神或鑒其誠可與他日之得倘以未得遂吝牲醴之獻是心存觀望與神斤斤較有無也恐終身無所得也余笑曰子之說誠然而子之心苦矣有陳姓者屢禱於神經歲無所得而誠不殺夜夢五哥語之曰求富之誠遍京國莫子若矣倘不為子謀人將疑子之無靈且笑子之愚也子試於某日起廟必

遂所欲如期而往徘徊顧盼至日中有群婦入廟拜畢墜釵於地陳曰此神之貺我也私拾而歸售之核一年禱祝之費微有羨焉嗟乎舉世孰不願圖利以致富倘盡禱於神而可得則天下皆豐衣足食無啼饑號寒者矣語曰富貴在天五哥何神而能主之乎乘人之遺使拾之以塞責伎倆亦可知矣而鹿鹿終年一無所拾者何限又將何以爲情耶余羨五哥享無功之祀

夢厂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七

而又憫世人求富之愚也故記之

了髻山神異記

京師出東便門百四十里有山巍然高百餘仞兩峰插天際如了髻因以名山上有碧霞元君廟四月十八日爲神設悅之辰焚楮帛獻牲醴者自春入夏合齊魯趙魏秦晉之鄉男婦擔簷杖策竭丹誠而叩祝者轂相擊趾相錯也而神之靈異亦最著有度支吏袁某購妓爲妾携之登山山路險且隘登者皆偃僕磴折猶虞顛蹶

夢厂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八

袁有莫逆交張姓者素聞其妾之美欲一觀而不可得適於是日亦携妻偕往聞袁妾登山屬妻徐行於後而已全息疾登尾之至山徑極隘處以手自下探入其裙捻其股袁妾驀然大叫聲未絕而張某已於數百丈崖間顛仆而下適其妻拾級而登有少年僧隨其後爲張撞擊俱牽聯而墜妻與僧皆昏絕抱持不可解觀者如堵噫艷他人之妾敢公然於千萬人鬪目之地

頓萌淫念小人無忌憚何至於此乃神既降
於其身復令其妻作此醜態風流薄謹為現身
說法神之靈爽何如哉

夢尸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九

林曉光傳

林旭字曉光宛平儒家子幼有神童之目
舉孝廉每大言曰以余之慧業掇巍科而登
輔如操券耳公車戰北輒詈主司冬烘然屢試
屢躓而年逾三十矣惑於緇流邪說謂東方聖
人之徒其富貴勲業主於西方聖人由是究心
禪理虔誦梵唄引詩書六藝之文為金剛楞嚴
諸經咒作註解以密諦真如之說詆格致誠正

夢尸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十

為迂誕不寧惟是且倩畫師繪瞿曇合掌瞑目
於上孔子旁坐於下諄謬狂妄難更僕數一日
詣寺焚香忽大呼仲由夫子擊我狂奔而出失
足墜野廁中腦裂而斃此李子少白所目擊而
述於余者也昔子輿氏謂士當幼學壯行幼學
者焚膏繼晷執經請業之事也壯行者釋褐登
朝致君澤民之業也今人初試童子科便思徼
倖紆青拖紫為戚黨爭光寵而於若何致君若

何澤民漫焉不講夫如是是以一失意便躁豫
紛如凡可以遂我欲者雖背理義而不顧試思
今日之握管行文洋洋灑灑得心應手而出者
非由疇昔讀書識字而能之乎奈何忘其本源
不思爲聖賢羽翼經傳立言垂後反爲釋氏闡
揚虛無寂滅之教信因果輪迴妄求多福若而
人與臣子反顏事仇以滅君親僉僕開門揖盜
劫主者何異宜乎行行如之季路擊之於溷廁

夢尸雜著卷一

辨明叢說

七

也雖然吾夫子量侔天地光同日月人自忘其
夜氣之枯欲迤於異類亦聽之而已其大呼墜
溷也乃談空說鬼之餘幻由心生耳豈真足煩
季路之一擊哉

胡禾言傳

胡禾言字自心世居山陰張漉村年弱冠負笈
遊京師與同里朱右馬陳良舌同堂肄業均冒
宛平籍爲諸生自心自言曾遇呂祖投吐納之
術其字亦呂祖命也因爲右馬良舌曰余三人
前身皆隸仙籍今謫降塵凡復得聚首洵非偶
然幸各自努力不昧前因倘戀戀於紛華靡麗
汨沒至性則墮入輪迴嗟何及矣朱陳皆敬信

夢尸雜著卷一

辨明叢說

七

之不敢忽無何三八相繼登賢書人謂前因之
說或不誣也余因右馬得晤自心時自心設帳
授徒堂中有小榻不盈三尺衾枕幃帳稱之怪
而致詰自心曰余絕夫婦人道八年於茲此余
卧榻也余曰獨不爲子嗣計乎曰凡夫婦居室
伐性促年以圖嗣續者皆矣也古來羽化之士
如安期羨門洪崖浮邱固未嘗有子彭祖謂上
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卧竊服膺

斯言余笑頷之他日遇諸途接談之頃適顯者
驅車過年可二十許衣冠甚偉僕從乘駿馬如
龍塵土障天日自心太息曰此純袴子大夢何
時覺乎余曰何謂也曰世之溺於富貴而不厭
者猶犬豕之食糞垢人以爲穢而犬豕方搖尾
咀齧津津有味夫珍羞何如素食華組何如緼
袍此中至理可與知者道耳余亦首肯之自心
既落落無所遇日貧乏徒亦稍稍散去乃遍告

夢尸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十三

其交遊曰呂祖以余志道篤命避世入山將從
此逝矣顧無布金長者贈買山錢耳於是右禺
良舌咸奔走勸募金錯紛投自心因得與室人
結廬房山之麓泉石煙霞萊妻鴻案高風足千
古矣逾年右禺除河南某縣宰抵任數月自心
挈其室人短褐錐髻擔簦躡蹻而往謂石禺曰
呂祖以君初緇墨綬虞多隕越命余夫婦助理
凡錢穀出納及一切酬應內外皆總持之右禺

之姻婭昆弟不得過而問焉庚子賓興值公車
大挑之期自心逐隊入都裘馬翩翩僕從林立
而雙腕之燦然耀目者金釧也時余猶客都下
途次相值幾忘其爲當日志道入山之胡自心
矣揀選得甘肅乞假還鄉過吳門以金千鎰購
雙勝或詰其故曰呂祖命余爲嗣續計不獲已
耳此右禺之弟陸田述於余並及其入豫情狀
致富買妾咸奉呂祖之命云嗟乎以自心學術
倘生於元鼎宣和間便如文成五利王仔靈素
輩重裊列鼎金印懸肘後豈特區區縣令哉余
又深爲自心惜矣

夢尸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十四

楚伶傳

王桂湖北沔陽人也娟好若女子入萃慶部清
歌妙舞名冠梨園嘗學畫蘭於余秋室太史都
人士得其片紙爲幸余見所繪使面雖不甚佳
亦楚楚有致因題祝英臺近一闋云貯黃磁滋
九畹幽谷素香輒修禊良辰採向竹籬畔輸他
子固多情芸牕移對時付與寫生斑管楚天遠
偏來湘浦離伶濡毫運柔腕雨葉烟葢知有墨
夢廡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十五

而忽之於是執贄踵門如弟子禮藝人咸笑其
妄而不知其有托以諷世也雖然欲抒一時之
憤而不顧身名之污亦無謂甚矣

夢廡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十六

謝少山傳

甲辰初夏余與章子次山遊豐臺有客披褐低
 徊花塍間揮手招次山去語移時次山返謂余
 曰此君同里狂生謝少山也相與皆酒徒醉輒
 狂吟或謾罵不可近余亦遂以狂生置之日暮
 返寓忽聞剝啄聲甚急啟之則少山醉顏欲酤
 口中烏烏吟不輟既謂余曰微章子幾與君不
 獲識面以此知友朋遇合其遲速亦如富貴利
 達之有數定豈漫然哉余因叩其所學極淹貫
 偉麗於書無所不窺蓋少山之困場屋也久矣
 家貧親老迫於祿養會

夢凡雜著卷一

清明叢說

七

朝廷開四庫館應募繕書得以丞倅需次銓曹懷
 才不遇此其所以放情麴蘖悲歌慷慨良有以
 也昔馬周遊汴新豐主人目為酒徒不之顧夫
 新豐主人亦屠沽者流其不識馬周也固宜次
 山頗知讀書宜有聲氣之孚乃亦以狂生日少

山也余因之竊有感焉凡士厄於時命偃蹇失
 志僅知兢業自守者則舉世往往笑為隘儒其
 中多抱負時或宜露為不平之鳴則又目為狂
 而避之惟恐不速然則士不幸而厄於時命偃
 蹇失志其亦何術以求免世人之白眼哉少山
 昔嘗以詩酒遊公卿間高談雄辨驚座上客而
 尤器重於諸城劉石菴先生先生時官吏部尙
 書公正持衡門無雜賓凡都下之逐聲氣藉資
 緣者皆嚴拒之而獨於少山授餐適館劇飲聯
 吟庾公之斯取友必端則少山人品從可知也
 未幾除江右崇仁丞瀕行謂余曰子亦知古人
 贈言之義乎余諷以勿豪飲而戒狂吟少山艱
 然曰若此則丞不負余而余負斯丞矣叱馭登
 車不顧而去

夢凡雜著卷一

清明叢說

六

人骨箸記

出永定門里許有地藏庵主僧陳姓本刑部吏胥作奸被黜髡頂爲僧庵四週多隙地凡客死者皆就其地瘞之而收其值余春日郊遊過庵小憩見後院草屋數椽髑髏纍纍雜骨如竹頭木屑堆置墻角如阜有長經尺餘整齊裝列高與簷等者則人之臂脛骨也不禁驚心慘目呼僧而問之曰此何爲者僧曰此歲久敗棺破塚

夢尸雜著卷一

清明叢說

九

無子孫爲之祭掃培植暴露於荒烟野草間納子隨時檢拾將焚化而掩埋者也余曰此苦聖人掩骼埋胔之義也上人功德偉矣哉時有客語類楚音仰天笑曰其然豈其然乎余異其言俟出而尾其後詢之客曰余曩者之江右阻風沙際同舟有客登岸袖骨二具出刀鋸切磋之成八箸色白而紋理細密似象牙貨於隣舟心竊異之而未敢問也後相處久兩情頗洽他日

酣詢其前箸客曰凡駝牛諸骨色枯乾無紋此夫人而知之矣象牙紋直色微黃而有澤此商王受所創製以佐玉盃者也然象產九真日南非如犬羊牛馬之多也數歲一易齒能給海內之用乎今天下之大比戶而索象牙諸器不啻竹木是象牙多於犬羊牛馬之骨也因以手指其臂復舉足而指其脛余驚曰然則人骨乎曰凡色白而紋理細密諦視之中有方格隱隱者

夢尸雜著卷一

清明叢說

三

皆是也居是貨者非他人皆游手游食說地獄因果勸人念佛戒殺放生之禿奴也每歲檢拾積貯私貨於治骨之家以其髑髏雜骨焚化掩埋以掩人耳目由來久矣余憮然曰然此其所以獨取臂脛整齊裝列不與雜骨混置墻角者乎夫兔死狐悲物猶傷類胡乃同具人形忍心慘毒曾狐兔之不若耶地獄之設正爲斯人

李少白傳

李杜字少白與余同邑里弱冠北遊入銓部爲
驗封主案吏日治簿書夜篝燈讀好爲詩遇有
感發卽閉門索句以杼寫抑鬱吟之既久卷帙
遂繁顧多志微噍殺之音鮮溫柔敦厚之旨識
者決其終身之濩落也與余旅居僅數武得以
時相過從量不勝三蕉相對輒飲少酣書空咄
咄歎歎不自勝余曰何憂之深也曰余肆力於
夢尸雜著卷一 濟明叢說 三

祀不幾絕乎余爲之憮然無何其室人卒少白
作悼亾詩三十章余曰此王武子所謂文生於
情者乎自是得嘔血疾其東鄰賣酒家有女極
慧美欲購爲媵鄰人昂其值力有未能因倩壽
師寫已照著牘鼻滌器旁一少女當鑪意蓋有
屬也都下詞人爭爲題咏余亦題賀新涼一闕
逾年續娶數月而前疾復作握手謂余曰李氏
宗祀從此絕矣死後君以一闕哀詞哭李郎耳
夢尸雜著卷一 濟明叢說 三

篇什幾二十年竊冀合乎有唐開元天寶之風
格步少陵太白之後塵顧姿性魯鈍學殖荒落
僅如候蟲野鳥應時而鳴究無當於風人之旨
立德立功非敢妄擬立言垂後宜乎有志之士
力所優爲而余亦漠然不敢自信半生沐心剌
目而爲之者徒供覆瓿糊蠶箔之用能無浩
歎至寒家五世以來皆一子相承無兄弟子然
一身任宗祧之重恐一旦溘然犯霜露李氏宗

其契友徐君名端揆者囊貲殷富豪俠好義能
濟人之急少白招致之謂曰鳥死鳴哀以後事
累君徐慨然諾之數日卒卒之前一夕檢其二
十年所著詩稿付之一炬傷哉徐經紀其喪皆
身任之不食言而更蠲資供室人衣食可謂賢
矣獨是余與少白有鮑子之知死生永別不克
與徐君分任其事少盡友誼詩曰每有良朋况
也永歎不禁愴然欲絕矣

珠市武弁擒奸記

珠市口爲京師四達之衝設都閫鎮之麾下兵弁晝夜邏察遇作奸犯科者卽擒送提督府居民之寧擾憑焉而武弁之黜陟亦繫焉忽有少婦與老媪携一子居市之東偏弁士睹其色美屢挑之不可犯然疑其冶容必不貞思伺短以洩憤一日薄暮見男子叩門而入與婦問答多柔昵聲所語又隱約不可辨弁曰假猩猩頻作

夢尸雜著卷十

春明叢說

三

態今得之矣因密言於都閫夜半率兵役十餘人升屋而入就榻上並男婦執之天明正擬訊供詞申送而金吾緹校忽至始知所擒者乃夫婦非犯姦者男子之昆弟及婦之父母已於黎明以夤夜劫擄婦女列詞籲懇矣男子金姓名德一售估衣爲業往來於保陽正定間去必數旬始返婦之移居金未見也歸因日暮寄行李於同行商侶家隻身奄入跡固可疑而弁士挾

嫌伺覺已非一日捉影捕風遑辨真僞乎遂使夫婦居室比於姦淫官役踰牆同於劫盜質訊後夫婦釋寧都閫弁士皆論如律此說聞諸故老爲雍正間事

夢尸雜著卷十

春明叢說

三

陳銀遇盜記

蜀伶陳銀走數千里來京師入宜慶部短小精悍顧盼自喜演劇時雖傅粉調脂弓鞋窄袖效女子粧束而科譚詼諧詞穢語醜狀百出屠沽及與拍隸往往拍案狂叫歡聲雷動其臭味相投所宜然也久之士大夫亦羣起叫絕劇中無陳銀舉座不樂數年間侑觴媚寢所得金綺珠玉累數萬陳銀於是居奇炫異謂京國好尚

夢尸雜著卷十一

清明叢說

五

者如此凡踵門求款曲者無纏頭之贈贈或不豐皆拒不納一日日既暮有客乘後輪車被服炫麗僕從如雲云粵西叅議計偕來京握手道相見之晚語次頗稍動一健僕奉千金至日聊以表數年來萬里思卿之意待公事畢尙擬畧盡綿薄語畢辭去陳銀私爲此人真奇貨持其裾欲留信宿以罄其囊囊客沈吟再四曰奈甫入都門諸事蝟集無已明晚當就教過北無涼

矣次日陳銀設盛筵并出其妻妾艷粧侑酒履舄交錯盃盤狼籍客令羣僕返寓而屏諸侍席者於重門之外夜分人寂潛以迷藥入醞中通觴諸人少選皆昏仆客一聲呼嘯羣僕從屋上躍下陳銀數年所蓄侑觴媚寢之貲傾筐倒篋而去

夢尸雜著卷十一

清明叢說

六

葉子春傳

葉子春宛平諸生也貧乏不能自存同里有溫姓者財雄於鄉生子八歲延師未就子春踵門請曰某非好為人師慕台翁高誼願廁門下脩脯之豐儉惟命不敢較溫納之然薄其自薦傲不為禮一切飲饌俱草草子春則先意承志欲得主人歡而無術也因為溫曰聞翁闔席久虛微絃未續寧欲終身守義乎溫曰余欲求美而

夢厂雜著卷十一

春明叢說

七

慧者主中饋顧里中難其選耳子春曰余東鄰有女貌可羞花翁如有意願執斧柯溫曰是非柳岸小樓日憑窓而刺繡人共呼鍼孃者乎子春曰然溫曰昨歲已受西邨某氏聘人所共知羅敷有夫子何矣也子春曰以台翁門第有欲攀附而不可得者今俯採葑菲不啻焉蘿繫松栢總指大執迷有儀秦之舌在溫漫聽而漫應之曰好為之事脫有濟不忘蹇修越日子春返

命曰日來反覆開陳幾敝余舌今諧矣敬為翁賀東隣遂絕前約而更納溫聘某訟於有司子春為設策上下夤緣當事左袒某無如何也吉期已訂溫設盛筵揖子春而謝曰始吾以先生為庸人今而知先生天下士也從此余家鉅細將並煩先生矣子春更詡詡自負次早忽倉惶入曰昨晚歸家偵知某氏於明日夜半劫隣女矣事在危急當先發制之溫曰計將安出子春

夢厂雜著卷十一

春明叢說

八

曰鄰女常從荆妻學刺繡頗相愛故余每他宿女輒過相伴今夜就余家挾之而歸如探物懷中翁誠沙叱利余為古押衙矣溫曰宜先令尊聞知之子春曰從來舉大事而謀及婦人者靡不敗此事惟余實始終之母慮也是夕三鼓率僕十餘人執械而往老嫗應門啟之而入至窓外聞笑語聲知隣女之在室也排闥入令妻匿牀後呼群僕以衾裹女而出抵溫家則燈火熒

煌笙歌闐咽候花燭矣昇女於內令已女與姬侍爲之易粧啟衾則一秃奴裸伏牀上口呼佛號稽顙乞命温大怒呼子春披其頰並僧逐之噫鄙哉子春之爲人也身列青衿乞憐於賈豎至欲奪人之妻以媚之而已之幃箔暗爲緇流所玷卒之求榮反辱求親反踈亦何爲哉亦何爲哉

夢凡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三九

紅蛾傳

大興陳某忘其名字官於蜀與同僚毘陵金某締金石交金有愛女紅蛾美而慧陳有子如玉亦倜儻不羣交相愛慕締爲婚姻後陳罷官歸里時金女未及笄陳子方舞勺也臨別復仲前約未幾陳卒於家而金則由丞倅累遷至司馬春風得意郡守監司操券可得陰念陳氏式微正宜結褵高門蓬戶甕牖之子葑菲可棄而陳

夢凡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三九

子亦以道里遼遠音塵間隔不復置念遂納舅氏之女爲妻越數年如玉以家業日漸荒落貨其遺產權子母恒往來於齊魯燕趙間偶過東昌間步柳堤見一家荆扉半啟有女憑欄柳黛凝烟桃腮暈玉心竊好之凝眸不轉失足墮溪巾服沾濡門內出老媪欸之入室爲易衣履殷勤詢邦族具答之忽屏後鶯聲呼媪入私語移時出曰當日官西蜀名某者係君何人曰余父

也曰然則君非如玉乎陳翼然曰汝何由知之
媪未及吞女卽泣然出曰君憶與西昌丞金氏
締姻乎安紅蛾也曩者翁罷任將歸携君過別
竟日盤桓嗣父以擒鄰邑劇盜三年中擢至滇
南司馬以所轄銅廠虧課橫被吏議籍資貽補
案甫結而父母相繼殂謝當日父遇宗黨寡恩
故任所無期功強近之親妾楚楚孤女遂遭奸
人掠騙當時不難一死竊以留清白之身而致
父母旅櫬漂泊風雨孤魂異域心實難堪生死
輕重畧爲權衡是以蒙恥忍辱數年雙棺已卜
土安塋父母之事畢矣而瓊漿之飲已許裴航
玉鏡之投終歸温嶠故不辭萬里之遙間關跋
履北上訪君昨夢亾親謂明日墮水者卽汝婿
毋勞遠涉今相逢邂逅詎非天作之合適聞君
絲繩別繫秋扇長捐此君負妾非妾負君試問
自今而後焉置妾乎陳雖惻然於中而終薄其

夢尸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五

章臺弱柳已遭攀折詭辭答曰余濟南尚多逋
欠匝月畢收當携卿歸里毋戚戚爲也於是治
酒作黍款語終宵次日女牽衣攬涕而告曰妾
身如斷梗所倚惟君身雖玷心則潔也伏冀棄
瑕原情勉供箕帚六旬之約敬聞命矣逾期不
至妾惟投繯伏劍晤君於夢寐耳陳再三珍重
而別至濟南部署貲裝遂巡北上抵家以金女
事告其妻妻故賢淑深咎其忍陳曰不貞之女
妾一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五

柩於陳氏之壟何如曰若此則妾恨全銷矣笑
地下矣嗟乎翟公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當其勢均分敵寅好綢繆非申
之以婚姻不足盡其契密迨勢分懸殊即陰圖
敗盟斯時固惟恐陳子之復尋舊約也一轉瞬
而身亡家破息女為娼金某能逆料乎如玉究
以穉年寡識且音疎道遠別婚之愆按律原情
猶當未減孰謂天道無知

夢凡雜著卷十

卷十

七

玉兒傳

李重華江左諸生也納雍赴北闈時都下樂部
中有李玉兒者色藝雙絕名冠梨園達官巨賈
或統袴兒如蠅蚋趨羶穢日相征逐他人惟凝
睇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執贄贄不豐相接
亦落落茶一盃寒暄數語即退不能腆顏久踞
賓座也生偶過歌樓見之神魂飛越不能制思
與握手道欵曲而客囊羞澀莫盡綿薄惟日携

夢凡雜著卷十

春明叢說

七

杖頭錢往院中觀演劇久之貲盡典質亦空不
能作顧曲周郎矣因訪其居址日伺門外俟登
車即先於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兒竊怪於
中欲詢之而未發也一日大雪迷漫赴顯者之
約元陰晝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躑躅道周眈
望顏色者又衝寒冒雪侍立車側矣玉兒問曰
君何為者生泪涔涔下嗚咽不能語邀之入室
叩知其故玉兒笑曰君既讀書當思奮迹雲路

以圖進取不宜矣自菲薄濩落至此雖然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請爲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復理慧業何如生唯唯適某顯者誕日玉兒屬生賦詩百韻以進時祝嘏者聯幃累軸而名作獨推生顯者大悅由是玉兒益愛敬生聯牀語夜隔座啣盃凡可以娛生意者靡不盡逾年秋闈報捷繼登進士入翰苑重華屬卮酒撫玉兒肩曰余向者喪志

夢厂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三

落魄幾墮泥塗微卿何以有今日敢敘雁行用答高義玉兒因呼生爲兄凡平日相與往來之通官巨賈及純袴兒皆謝絕不復與通後生出知某州旣典郡自簿書外皆玉兒一人總持之相從數十年交情不替如一日重華卒於官復經紀其喪撫其幼子若猶子焉嗟乎天下之至微極賤者莫優伶若矣乃亦知有知己之感引手窮途及知其懷才不偶

敬奉之不敢忽若預料其能發跡於異日者孰謂伶人也而可忽諸

夢厂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三

白雲觀遇仙記

出西便門八里有白雲觀元時邱真人修道於此後因其基爲廟上元之日爲真人生辰其前數日住持道士卽洒掃殿庭滌除院宇賣香楮及百貨者咸集遊人往來自朝至暮無停軌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塵或門或廊廡間注目凝視不言不笑終日跌坐蒲團作仙狀而人亦蟻集蔽視儼若真仙降臨惟恐失之交臂吁何

夢片雜著卷十

春明叢說

七

扉處皆巖壁冒以藤籬因大駭不得已復隨行聞水聲潺潺小溪澄碧渡以石橋兩岸喬松大皆合抱烟霧冥濛異花芬馥不復知有塵世矣遙見殿閣參差高出林表而朱甍碧瓦畫檻雕欄真不啻瑤島蓬壺蕊宮仙闕也道人屬立俟毋動俄頃趨出復握陳臂由殿左歷階而上見一羽士星冠鶴髦鬚髮如銀坐其上熟視良久曰可惜可惜命道士引之出道人又捉其臂欲

夢片雜著卷十

春明叢說

八

世人好異而喜於傳會若此也然故老傳聞昔年實有真仙溷跡其中而人莫之識或施符水治人疾病或人偶爲不善而猶可勸化者常現身說法以儆愚蒙康熙初有士人陳姓名谷者於上元日偕友數人入觀遨遊友遇其相識握手欵語士人先行入後殿見一道士從殿中出曰待子久矣來何晏也握其臂啟小扉而入曲經紆迴士人疑觀中向無此徑轉身欲退而啟

行陳谷曰頃者何所聞而呼之使來今何所見而揮之使去所謂仙人者舉動必有其道豈與凡下士無端戲嬉乎羽士曰子言甚善吾欲非片言可竟然子餒矣西廊具有酒食盍先飽餐而後畢其說時日已暮道人秉燭引至西廊則素食菜羹列几上矣道人別去陳視室宇幽潔几榻橫陳食頃見簾內燈影中似有雲鬢高髻者掩映其間啟而入見一女子坐榻上

諦視之大驚曰卿何以至此女曰昨與母遊白雲觀入殿禮拜畢母不知何往有老道士邀余宿於此耳先是女之父宦遊告歸與陳谷爲隣女家有高閣陳之卧室可望而見也女恒挑之以目陳踰垣就之朝夕往來爲女家所覺遂閉女他所兩情隔絕茲忽邂逅琳宮出人意表情不可遏不遑問此爲何地亦不記道士頃者何語恣情歡洽至五鼓夢中覺寒冽異常起視星

夢厂雜著卷一

春明叢說

完

斗橫斜屋宇全非則身卧曠野去觀里許狼蹠而歸探隣女則數日內從無隨母出遊之事始知昨宵幽會皆當日一念之差以致仙人示幻其連呼可惜者似憐白圭之玷所以提撕警覺者至矣盡矣遂襪被出遊終身不返或謂仙去云

夢厂雜著卷一終

春明叢說 卷二

目錄

義夫貞婦傳

陳天隱傳

正陽門記災

俠客傳

吳小將軍傳

毛老相公傳

朝鮮使臣

國初某中堂

梁 義女

龔隸

西峯活佛記

鄭少白傳

酒甕貯雲記

張晉傳

夏熙傳

記神相

豐臺買花女傳

記錄雲貞寄夫書

夢尸雜著卷二十一

目錄

夢尸雜著

春明叢說 卷下

山陰 俞蛟 青源

義夫貞婦傳

程允元字孝思世為淮南望族父勲著運漕莢於維揚日漸凌夷遂棄其業遊京師北平平谷人劉登庸謁選銓曹邂逅逆旅締為婚姻時劉女程子皆穉年也劉除河東蒲州守六旬無子署中惟老妻弱女臧獲數人而已妻尋卒劉感

夢尸雜著卷二十一

春明叢說

一

槍欬歔遂得瘵臨終為女曰淮南程允元汝壻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謹誌之卒後女扶柩歸塋勲著自劉抵任後亦數年物故孝思服闋正擬赴晉聞外父卒遂直趨平谷訪其鄉隣云女塋親後不知何之幾椽老屋迄今猶扁錮也程以蕭條行李走數千里道裘敝金殘大為逆旅主人白眼躑躅窮途勢將潦倒會逢俠客贈以貲裝得逡巡南返先是劉居官清介故卒後

囊無餘資女以鍼黹度日里中多其賢淑求婚者踵接於門告以羅敷有美而人未之信也女有姑母出家津門接引庵爲尼潛往依之尼勸其披剃女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敢毀傷且父於易簪之辰猶諄諄於程生姻事焉敢背之惟有匿跡銷聲以杜悠悠之口截髮毀容不敢聞命矣由是深藏密室雖三尺之童不獲覩而朝夕仰天默祝冀一見程生死不憾而孝思自

夢尸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二

落拓歸家生計益窮或有勸其別求匹偶者孝思愀然曰劉女存也未卜亾則已耳脫其尚存守貞待字棄之不祥詩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吾不爲也魄然獨處幾三十年年且五十藜藿不充課蒙於漕艘南北往來歲以爲常乾隆丁酉四月舟次津門與旗丁某登岸入茶肆適有語劉女事者諦聽之得其詳遂詣庵求見老尼爲陳顛末尼轉述於女女曰桃夭梅實所貴及

時衰年締花燭聞者齒冷矣敬謝程君三生緣薄夫復何言程要之再三終不允遂籲訴邑宰時宰爲金公之忠良吏也卽命駕赴庵反覆勸諭責以大義次日延女進署與程合卺一爲曠夫守義從無狹斜之遊一爲處子懷貞不作失時之怨故兩人年皆五十有七齒未搖髮未白面無梨凍痕不知者咸擬爲四十許人也夫古今貞義者不少然女貞而男或不義棄秋扇而

夢尸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三

長捐男義而女或不貞慕有狐以寄詠未有相隔數千里外聞問不通生死莫必彼此各矢貞義積三十餘年如一日者卒之天佑善人爲之作合於顛連困苦百折不磨之後謂非

熙朝盛事歟金明府旣成其美復爲詳請旌獎而又慮義夫貞婦之無以歸歸無以養也於是首捐廉俸爲諸離商及紳士倡一時伙助者金錯紛投夫婦得買舟南返構室置產若素封家客

有自淮南來者謂孝思歸後連舉二子相傳婦人五十而信水絕今劉女六旬而孕此又古今來所未有豈彼蒼賞善必曲為周旋有加無已不使一毫缺陷以為世勸乎劉女以衰年花燭為嫌若世之及時婚媾飽暖安逸至中年天喪或垂老孤貧其視程劉又豈羨不遑矣

夢凡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四

陳天隱傳

南西門外多農有陳天隱者祖若父皆胼手胝足負耒耜而耕終年未嘗得飽食天隱十餘歲父令業農對曰耕雲鋤雨所得幾何而役役於此耶秋稼登場父儲穀以償租天隱私糶之曰某貨可居旬日間獲利數倍父奇之聽其居積不十年富甲一鄉其持籌握筭絲粒無遺而尤能辨金色之高下凡金色等差自一逮十習之

夢凡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五

者從師指授越三四年尚有毫厘之失天隱一寓目莫有能欺之者晚年兩目失明市獐兒咸揶揄之謂陳氏子數十年來恃其雙眸炯炯今而後以銅鐵錫作金付之亦將什襲而藏尙敢踞竇闖逞其喋喋耶天隱聞之笑曰盍請試之持金歟以鼻而辨不爽於是咸驚詫以為神且有嘖嘖歎羨天隱一生何自得此神術以致富饒也天隱曰凡五金皆有氣公等秉之審耳昔

狼隄國人與中國互市遇夜以鼻嗅金古有其法余能審其法以意會之耳或又曰子每遇貨物居之輒獲利非有前知之術乎天隱曰余亦以天時人事測之耳烏有術且余之所以爲此者念祖父歷世耕耘劬勞無補因改農而賈商賈之人惟利是圖昔賢所鄙詩不云乎如賈三倍君子是識余滋愧矣於是都下士大夫聞其說者咸歎服多其能貨殖而且知義也其以農家子恢廓祖父之業也宜哉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七

正陽門記災

珠市當正陽門之衝前後左右計二三里皆殷商巨賈列肆開屋凡金綺珠玉以及食貨如山積酒榭歌樓歡呼酣飲恒日暮不休京師之最繁華處也庚子五月十一日午後居民不戒失於火黑烟迷霧烈焰飛颺不可嚮邇提督及五城員弁雖竭力沃救亦盃水車薪至二鼓後忽延及正陽門外郭之敵樓樓高五丈有奇皆燹以巨石無一椽之木爲祝融氏引緣周圍礮穴凡七十有六火自穴中橫貫而出光照數里余時僑居打磨廠之東相隔僅數矢竊念客中長物剩有青氈卽付之一炬無足介意乃竟獲幸免至次日辰刻始熄回祿施威何其暴也然是焚也燬房舍器物而不傷人殆子產所謂民望知畏故鮮死歟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七

俠客傳

賓店距彰義門二十里為旅客尖宿之所亦南北往來必經之地也離輦轂切近金吾緹騎恒偵探賊盜盤詰奸宄凡異言異服形迹可疑者擒獲無得脫一日有客黑面虬髯自北而南語音似楚結束整齊跨黑衛甚駿佩刀外無長物入店呼主人速治具解腰纏出白金一囊陳几上屬買鷄豚牛酒多多益善主人曰此物宜善

琴川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八

藏露虞有失客曰此物予得之甚易愛者任取之耳且予踪跡遍天下未逢豪客豈最爾賓店轉為荏苒之藪乎少頃酒肴羅列客掀髯大嚼連酌數十巨觥不醉而下酒物已罄矣因以餘酒斗許傾瓦盆飲黑衛熄燈而寢鼾聲雷動逆旅主人白保甲旋有汎弁暨緹校數十人圍繞戶外擬俟天明執之日向晨客啟門欲出眾人圍而前客笑曰昨宵不戒陳金几上汝曹今欲

白晝行劫乎舉手一揮眾皆顛仆村中有張姓者拳勇絕倫而尤長於槍人以張鐵槍呼之聞喧呶聲疾趨而至舉手砍客胸客駢二指撥其頰張即仰仆十數步外客曰如此伎倆亦欲與乃翁較勝負耶張故以拳勇自負授徒數十人今為客所辱愧且憤呼徒畢集環而攻之客於眾中奪一棍四面揮擊中者輒仆無敢近跬步者客於是從容就檻下整驢鞍跨於背拔佩刀向飲馬石槽上一揮中斷曰以汝曹頑骨祇須以木棍朴作教刑若試以佩刀一村無噍類矣發聲長嘯烟塵滾滾瞬息不見

琴川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九

吳小將軍傳

己巳之冬余自汴入京僦居櫻桃斜街之旅店
旁舍有客徹夜呬唔繼以歌嘯次早覘之方箕
踞坑上擘豚肩而食連舉巨觥旁若無人時朔
風怒號彤雲釀雪輿夫賣菜備且反披羊裘若
漁簑纒聳肩縮脰作敵觥狀客衣單恰脫帽露
肘額上汗津津也坑無衾褥而書簾縱橫几榻
皆滿因入室與之接談客笑曰僕飲食之人也
夢廡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十
風塵勞悴寂寞枯槁無當世用不祥姓字何足
爲足下告稔視其年約二十許語音類吳下因
私詢遯旅主人客何爲者主人曰客來匝月矣
至之日時方夜半叩門甚急啟之兩健兒負箱
篋置之而去問其姓氏里居皆不答視其行李
蕭條而書簾甚富必非暴客故任其居處而不
疑然一月來無交遊往還日用飲食過侈而白
金纍纍日者有鄉人自塞外歸云昨歲嚴冬遇

客於榆關道上輕裘肥馬行李甚都其夜同居
逆旅有綠林豪客十餘輩持白梃彎弓發矢思
劫其貲裝客奪梃縱橫揮擊中者輒顛擲十數
武外不能起餘皆伏地乞命客曰鼠輩不足污
吳小將軍刃急昇去毋緩於是盜皆扶掖背負
而散其爲系出延陵而鷲勇趨健將軍之稱非
誇語也會余有保陽之役返逾旬而客去主人
謂余曰吳小將軍於前夕欵段出都門矣余曰
嗟乎客果何許人乎其狼噉牛飲則有炮然憑
陵暗鳴叱咤之風暴客猝臨從容格鬥則儼然
可馳騁熊羆之隊而爭上駟至於行裝蕭索而
典籍橫陳則不啻寶威之癡杜預之癖也古人
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安知非客所優爲歐陽
永叔曰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
死於山林之間卒不得而見者天下無事無絲
知之也余終不知客爲何許人也

毛老相公

前明洪武初年凡老民年七十以上者例得朝覲有新會人毛某奏對明敏高皇因問曰朕築室後湖藏天下黃冊宜作何向毛對曰東西為佳早晚日晒庶無霉濕蟲蝕之患高皇首肯者再室成遂坎地埋老人於其下曰免汝謹守無廢朕命故雖歷年久而充棟之冊卷無恙宏治間戶部尚書鄧琛嘗於日暮坐後湖廳事見一

夢戶雜著卷三

清明叢說

三

老人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冊百四十餘年未蒙當事諸公隻鷄樽酒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也今京師六部中亦有毛姓相傳係會稽人曾為部中主案吏卒後葬永定門外凡有年久案牘卒無可覓者望空默禱其應如響三月某日為毛君生辰奉辦香而稱祝者相望於道每歲清明部中從事者咸携樽挈壺為之祭掃如子若孫奉祀其祖父不敢懈新會毛君既不得其

死死後越百數十年曾無知者至向當事而乞食亦可哀已而會稽毛君則掃墓有人生辰致祝牲醴之奉終歲不絕均為朝廷守案牘而幸不幸懸殊如此可發一歎

夢戶雜著卷三

清明叢說

三

朝鮮使臣記

友人盧藥林於琉璃殿書肆晤朝鮮使臣視其貌清俊不凡進與語各不能辨因以筆墨作問答自書洪姓名大榮號涵齋曾五舉於鄉始登進士今官翰林蓋其國鄉會試以詩古文經解分三場會試不售仍與秀才同入秋闈不赴則以讒避論科目之難視中國為尤甚焉間述其榜後忽委頓無疾而呻吟床次朝夕入睡鄉家

夢尸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十四

其國崇學校明禮義絃歌雅化猶有存焉藥林故工書因作楹句贈之曰快睹絲毫傳麗句偶懷舊雨得新知又屬其携贈涵齋曰望月三秋夢揮毫萬里情余時在座亦口占七律贈之銜命梯航覲紫宸風流文采羨詞臣聖朝柔遠宜恩渥荒服輸誠入貢頻舊雨新知皆繫念彩牋靈藥總宜珍小明莫向歸程賦計日

夢尸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十五

帆收鳴綠津

國初某中堂

國初某中堂勢位隆赫有張姓者以商賈起家積貲鉅萬為人鄙俚不文拙於語言百計夤緣將登仕籍與中堂之從弟締為婚姻因謂曰余與若既為兒女聯姻則若兄亦忝在姻末而從未識面上游寅好知之殊減顏色倘得引之一謁拜君之惠良多弟曰謁見殊易慮君語言獲戾耳張曰君盍教之當默記不忘因授以頌

夢厂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共

揚及寒暄數語令復之無訛遂為先容越日進見中堂曰壯年筮仕展新猷布雅化老夫與有榮矣張面赤汗淫淫下感踏而對曰久仰大人老奸巨猾為朝野所畏中堂大怒拂袖入從者揮之垂頭喪氣而出人謂張之拙於語言固也而中堂之老奸巨猾誠然不謬張殆聞之已稔故創卒間信口出耳

浙人徐姓者除湖南祁陽宰時陳公諱輝祖

撫浙適入覲在京因往謁之陳家祁陽謂曰敝鄉凋弊日甚繭絲保障其在君乎徐曰楚人多詐由來已久當創懲之陳公為之默然

夢厂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七

梁中堂義女

會稽梁階平先生由戶部侍郎晉爵大司農

聖恩優渥宜麻補袞哉日可俟旨其翰林令其夫

人執贄登堂拜先生為義父拜畢出懷中珊瑚

念珠雙手奉之先生面發赤疾趨而出某夫人

持念珠追至廳亭圍繫其頸時座上客滿皆大

驚失措越日有人題詩於門外曰纔從工第拜

乾娘金增于中堂妾封淑人某夫人其義女也今拜乾爹人姓梁熱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七

開門增新戶部淒涼庭院舊中堂翁如有意應

憐妾奴豈無顏祇為耶百八念珠情意重臨風

幾陣乳花香余同鄉章石齋與先生鄉榜同年

時亦在座親見之述於余問翰林為誰笑而不

答

聾隸

直隸河間府獻縣城隍廟泥塑皂隸昂首注目

狀若傾耳而聽相傳隸兩耳無聞喜為人作龍

陽之媒焚楮鏹附耳私語者實繁有徒有戈姓

者悅鄰人子謀之歲餘而莫諧或謂鄰子曰戈

某屬意孺子久矣子饑推食而食子寒解衣而

衣其通殷勤竭誠款者非一日而子守身如執

玉拒之實嚴聞某將禱於城隍廟之聾隸吾憫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九

子之無知也而虞子之終不免也鄰子笑曰吾

必有以遂其欲子靜伺之當有所聞一日日既

暮戈某入廟對隸長揖未及致禱忽暗中一人

突起殺之并毀隸像縱火焚廟有司捕之不獲

余客樂城土人為余語之如此今廟中復塑聾

隸側其首目睨視作傾聽狀而禱之者殊罕豈

經鄰子殺人焚廟之後城隍神能戒飭其隸不

復使作奸犯科於殿廡間乎抑土偶之隸前此

狐鬼所憑以博楮鏹牲醴之奉而廟中赫然危坐之城隍虛有其像靈爽固未之式憑乎是俱不可解也亦存而不論可也

嶺南潮州揭陽城隍廟亦有聾隸人俱呼為三官有調變童不得者焚香隸前以指抉其耳竅吻近竅密禱之事無不諧諧後酬以牲醴肩摩踵接日夕不休若忘其有城隍神垂紳正笏危坐於上者或曰城隍最靈異凡入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三

廟不誠者殛無赦所以有求於隸必吻接其耳虞城隍神之有所聞也夫城隍載入祀典非尋常淫祠可比也其神必聰明正直所轄邑內極窮鄉僻壤善良奸佞不能逃其鑒察非如人世邑宰耳目有所不及輒受吏胥欺蔽也乃殿廡之間相離咫尺終日任其交頭接耳而不疑視牲醴香楮之獻而不問隸果耳聾神則聾且瞶矣凡任於粵者計偕來京

恒為余道粵人之奸慝日甚一日不可以理諭不可以德化或者藉神道設教以徹愚頑知所忌憚茲則案下之隸日為淫褻之媒而神夢夢毫無聞見則無藉之徒安得不恣意妄行常罹法網哉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三

西峯活佛

西峯活佛者順義之村婦李氏也夫張某早死遺二子其一出家爲僧貧難自給鄉人任五素鷲黠與婦有私因謀結草庵於西山謬施符水療疾病求治者焚香於前視烟之聚散而辨其休咎焉時或偶中互相傳播遠近聞風至者摩肩擊轂檀那之施橐遂以豐於是度地鳩工創新寺宇椽薨末厝金碧莊嚴飛此棟而舞蟠螭

夢厂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三

駕虹河而曳文杏昔之蓬戶泥垣變爲藁宮紺因以西峯名寺而自稱活佛云殿中設蓮座黃綺爲裯布金者至皆持香長跪匍匐稽顙婦則合掌趺坐不爲禮而金少施薄者且不容入也始猶奔走邨氓繼而縉紳家亦趨謁恐後香車寶馬雲髻花鈿居曰焚修來爲祈福男女旣雜奸宄從生而祇林選佛之場遂爲巫峽行雲之地緹騎訪聞金吾擒治籍其所蓄珠玉

金綺而外違禁之物難更僕數遂與任五並按以法往來狎嫖者置不問存寬厚勵廉恥也嗟乎自大雄氏有識悔之說而淫惡狂徒遂藉作逋逃藪謂頻呼佛號可消罪孽行且獲福况活佛當前乎其望風而趨何足怪乃一入其域如溺深淵古來燒香聚衆遂至殺人謀逆漸其可長乎

夢厂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四

鄭少白傳

鄭琨字陸堂號少白家蕭山之湘湖少孤育於舅氏讀書寒暑晝夜不懈象勺之年業大進補縣學生會舅除山西介休令使總司出納介休為山右膏腴之邑計終歲金錢出納約十餘萬司其事者持衡握筭分其羨餘亦可得數千金少白夷然不屑曰余不勝斯任請詣會計者主之會稽梁階平先生為晉叅議好獎引後進亟

夢凡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五

往梁公謂曰子果志高行潔然猶忘師生之節乎京師逐聲氣者咸托求梁公書以納交於少白皆謝却之獨與余晨夕過從飲酒論詩嘗屬余作山水小幅余曰畫不徒作當易之以書少白欣然時當雪夜挑燈呵凍為書惠連希逸雪月二賦余亦如約報之其中表某數以縑素索畫余不答會筮仕安徽脂車待發見畫欲持去少白不可某解狐裘易之少白曰余豈市儈耶

夢凡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五

稱之招入幕府語之曰子制義博功名有餘矣然學者當淹貫古今精研道術豈區區尋章摘句已乎少白因北面執弟子禮更肆力為古文辭旁及詩歌間摹晉唐法書及篆隸每遇秋闈擔簦歸里屢試不售無愠色曰余學業未進其誰尤迨北闈又躓而進取之志始衰盡焚其素所讀書日縱筆臨池書法益進時梁公已進爵戶部尚書少白自歲時誕日一謁外雖招之不

享鮮衣美食之奉而慷慨好義之士每淪落終身不克少伸其志此司馬子長所以有天道難知之歎歟後其舅坐法死於京少白遂失所依經紀喪事扶柩南旋逾年卒其生平著述不輕示人一子尚幼死後孰爲編輯遺文余憫其篤行好學湮沒而無傳也故爲之敘述如此

夢厂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五

酒甕貯雲記

張子右銘其先與余同里祖某貿遷北平往來熱河遂家焉距熱河二百里爲木蘭

皇上每年八月秋獮圍獵於此右銘性豪縱喜遊覽

恒策蹇隨

鑾輿之後而瞻羽毛車馬之盛焉一日遣僕貽余

兩甕甕卽吾鄉儲酒器以棉紙封口甚固而題

四言於其上曰無心出岫鬱勃丹垠儲以甕甕

夢厂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五

遠贈時人余不解所謂僕人曰此帶隱山梁白

雲也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萬山圍抱正中高峯

名帶隱梁每陰雨時以潔淨甕貯少水置山頂

雲卽迤邐而入俟其滿用紙屑封遇天氣晴明

微風不颺鑽小竅雲卽縷縷出足稱奇觀余隨

試之一縷從竅中起若薰爐篆烟裊裊不斷始

而藹然俄而油然裝袷繞檐除輪囷杳靄郁

郁紛紛漸而匝地圍天日色晦暝詭詭然幾疑

大風之將起欲乘之而遊帝鄉也噫以天下之大古今之久遠凡事之未經耳聞目見者豈少也哉

聞其地又有噴雲虎形如守宮而大倍之眉有五道士人因又呼為五道眉匿山坳中恒翹首張口吐白氣一綫至天半即成白雲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天

張晉傳

太原張晉世家子丰姿秀整眉目如畫潘岳衛玠不足喻其美也年十四應童子試學使愛其俊秀補邑庠生且置前列每出遊市人咸屬目圍繞如堵墻嘖嘖歎賞為何處玉人其叔寶安仁再世乎婦女遇之則更流盼或投以巾扇果餌諸物晉皆不顧投棄道旁同行者笑其迂謂子欲學魯男子乎晉曰天下至穢者莫如婦女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天 烏用此不潔之物况我哉秋闈屢躓鬱抑莫伸而議昏之冰人又往來其家惡其煩擾遂挾策入都思納雍赴北關僦居沙河門之夕照寺其地荒僻四圍皆叢墓寺僧慧通少年狡獪不修淨業至以紅紫綾綺為褻服寺旁村婦少有姿貌者咸誘至禪室高歌酣飲畧無顧忌一夕有少婦冶容艷服赴慧通之約悞入晉室晉方燈下作文一見不問何來舉硯擲之中臂拔壁上

刀遂至門外婦惶惶遁去矣於是大聲呼僧慧
通不敢出令其徒謝曰先生休矣荒祠鬼狐淵
藪凡端人碩士過此者無敢戲豫先生不自警
省黑夜持刀或傷僧衆輦轂切近不識先生將
何以自處也請移文几別駐高軒晉不待旦即
詣其友人處叩門而入告以故友曰深宵佳麗
無因至前不納拒之可也何必引硯以投拔刀
而逐足下其梁蕭登之後身乎蓋蕭登惡見婦

夢尸雜著卷二

春明雜記

春

人在數步外卽遙聞其臭每幸姬媵必病臥累
日人之情性乖僻有如此者晉後終身不娶亦
不知其所終

夏熙傳

濮州人夏熙者父母早喪依於舅氏舅使與諸
子同就塾極敏慧機警過目輒了嘗與諸兒
戲入土地祠登踞神座或曰獲罪於神必降罰
熙曰土地何神敢作威福安知余他日不爲土
地或更出其上乎及長隨舅懋遷入都適朱仙
鎮河決堵塞疏濬計需帑數千萬因開豫工例
熙貸其所蓄以報捐舅曰汝家祖父以來皆業
農賈無登仕籍者忽爾易轍倘有蹉跌爲鄉鄰
恥笑不淺矣熙曰丈夫當奮跡雲路顯親揚名
豈能荷鋤負販老死牖下以守舊業乎需次銓
曹授熱河巡檢熱河去京師四百餘里爲

今上

每年避暑之所而巡檢者職守斯土日伺宮闈

與玉公大臣并內侍等常相接周旋應對毫無
隕越論理諸務亦皆得當以報且各得其歡心
而士民之敬愛尤甚也金壇于中堂亟稱之嘗

為周制軍元理曰賢能如夏巡檢何以久居矮屋俾不得擡頭其量為擢用何如周公諾之方擬遷除而熙卒越三年于公憫江左客死者衆糾在京宦遊者購隙地於宣武門外之土地廟斜街作義園以安旅櫬擇同鄉淳謹者守之每夕鬼魂嘶號驚擾凡往來及附近居民均為之不安時天師入

觀于公乞符籙鎮之天師曰人鬼雖殊其理則一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三

人有賢愚善惡鬼亦如之必有跳梁鴛鴦之徒爭強欺弱夜臺為之不寧宜擇同鄉生前有碩望而卒於京國者作土地神以資彈壓于公曰此席微夏熙莫克其遷即為立廟塑像像成酷肖其生前凡當日與熙識面者見之無不知為夏熙也者而義園之旅魂從此安堵矣噫夏君童時即有作土地之語不謂踐於數十年身後且塑像惟肖夫豈偶然也哉

記神相

阜城門外有張姓者忘其名嘗荷筐擊小鼓收買服飾及器皿諸物以餬口有隣女父母俱卒相從為妻一日得小鑪秤之重五兩有奇塵滓蒙積銅與鐵莫辨也磨之色燦然知為黃金從此居積致富不數年家貲累萬矣有相士決人休咎無不中張與友數人訪之張故炫其服飾相士遍視諸人皆隱約其詞獨於張笑曰子相

夢尸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三

當乞張大怒為侮已也欲毆之友勸而止或謂相士曰子之相術神矣凡士農商賈與置身仕籍者改其裝束以試子目力如鬼恠遇犀照莫能隱其形今張某家勢實衣紕食肉粟紅貫朽而子直許之曰乞其亦有說乎相士曰凡定人窮達壽夭不在目前而在異日若僅在目前而論其情狀夫人而知之何待相乎雖然吾熟視張君月角有光其婦必有奇相暗助其夫惜乎

縱理入口其紋漸顯終當窮餓其人撫掌曰先生真神相也張某嘗誇於衆謂其妻腹有紫毫蟠縮於臍引之長尺許異日富貴壽考不可量今先生語及此洵非誣矣相士唯唯後其鄉人遇張輒戲之曰爾何能徒享賢妻一毛之福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張憤極伺其妻熟寢拔去之以示人曰今而後子無藉此毛矣其妻詬詈相加終朝反目未半年而妻卒又數年而張果落魄窮餓以死噫燕領虎頭公侯可致鳶肩牛腹谿壑難盈許負之相亞夫師圭之相士雅靡不談言微中精斯術者能逃其鑿別哉

夢厂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三

豐臺賣花女傳

出南西門外數里曰豐臺居民咸以種花爲業四時紅白相間芬芳襲人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爲最盛連畦接隴一望無際皆婪尾春也有陸生者不知其里居名字儀容俊拔衣履鮮潔而性情豪放携童挈樽榼就畦畔席地飲有女郎年約二十餘採花盈筐過其前雖裙布荆釵而風姿韶秀生調之曰花賣乎曰携歸供佛非賣

夢厂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三

也生日分惠可乎女卽置一枝並頭者於地生日伊其相譁贈之以芍藥當爲卿咏矣女似有所解暈紅粉頰嫣然一笑而去生因送之以月不過數十武卽其家啟扉而入生神魂若失舉酒連飲數觥玉山頽矣酣睡畦間惟時夕陽欲下童呼之不應掖之不起遂大哭忽有老媪招童去見採花女倚立門外向童詢生姓氏及家世甚悉因謂媪曰昨宵之夢驗矣媪曰沉醉若

此當非好兒郎汝自主之蓋女黃姓名若蘭其父在日有花田數頃終歲自給有餘女無兄弟惟與寡母日相處自幼喜文翰願生長農家苦無指授然頗工相術父母愛之令自擇配無富意者故年近三十猶守貞不字先一夕夢神授蘭花一枝曰明日雲間陸士衡至此汝宜贈之頃見生飲於花塍神彩奕奕竊動於中詢其姓恰符所夢鼓瑟琴而諧伉儷神命我矣生醉醒

夢凡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三

後已三鼓媪邀之入室作黍食之告以夢且微示以意生大悅次早歸倩媒備禮遂成夫婦

記錄雲貞致夫書

范秋塘淮南諸生也早失怙恃個儻不羈恃才鴛傲繼母某氏素悍秋塘不能供子職遂以忤逆呈當事謫戍伊犁其妻雲貞淑而多才擅長筆札工吟詠恒致書萬里外與秋塘相問答金壇相國猶子和同在戍所時相過從秋塘每出妻手札以示于君歎服錄藏篋底遇赦來京以札示同人約四百餘言纏綿哀怨如不勝情書

夢凡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三

後復綴七律四章亦宛麗清和真掃眉才子所不如者一時都下傳錄幾於紙貴余惜其才悲其遇因記之以廣其傳

憶自楓亭分手樓指幾十年矣遠塞風烟空
幃歲月箇中滋味領畧皆同然侍慈母之晨
昏撫兒女以歡笑貞雖隱憂耿耿尚有片晌
寬慰之時獨念我夫子隻身孤戍誰與為歡
問暖嘘寒窺飢探渴涼涼踽踽不知消受幾

許淒其貞雖相距萬里而清夢離心寔遍
爲想到思君十二九折迴腸此語夫豈欺我
九年中七奉手書僅寄覆三函便果罕遇筆
尤難罄零詞片語未足以慰絕域之盼睫也
前歲端陽後一日得密書於四爺處書至之
日適貞抱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
姐解人覩破遮護支吾傷寒瀕急之症轉得
冷汗涔涔一豎寂然退避伏枕卒讀感慰悲
夢尸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民

時發精神稍衰細書不甚了了是雖可慮亦
無可如何耳老叔官星照命別房分無一聞
者親友族黨概同陌路大姊夫姊姊雖不甚
冷落亦初無大照應二姊夫已作故人二姊
在東音耗已見前書六姊夫姊姊遠在楚省
音問久踈翼庭大兄人雖刻薄但母親倚賴
之人嗣有書來總以一味謙讓感激庶可不
失其歡至負心人今已移居他所罕覩其面
然難免萋斐之言曖昧之事慙慙於夫子之
前貞惟忍性堅志潔身立腳杜漸防微以期
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牆茨之嫌夫子信
與不信又何敢必總瓊女在時尚可自解母
女相守何惜人言不幸又於酉歲八月十二
出疹天矣十五年辛苦屬望到今盡付東流
草草治棺瘞於塋側沒之前夕捧貞頰悲啼
曰爹爹離家幾年矣兒倘沒後萬勿寄信知

之今憶此言不禁泪如泉湧更何待殘稿遺書驚心玉碎零脂剩粉觸目蘭摧耶丁郎讀書頗有父風惜資性敏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知簡練詩詞却有新穎奇想制藝則太駁雜不純不過青青子衿非館閣中人物今因病中不能抄錄詩文後當寄閱來字詢所從師十二歲以前經書史記文選唐詩莊荀等書皆貞口授溫背熟習乙未仲春始就楊先

夢尸雜著卷十一

春明叢說

四

生肄業開筆後楊先生選教辭去繼以小權齋訓迪權齋教法頗嚴貞亦不假詞色館散回家仍課以詩詞惟母親姑息太甚不得不仰體慈懷稍爲寬假耳貞母於丙秋患病延至酉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脉惟貞一縷之存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痛耶庸原非已出漠不關心祇知收捲家貲良可哀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

顆粒縷絲均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擬將無用舍字典售而護恤不捨徒令風雨剝蝕半成荒廢之區近亦傾頽過半幾處租息又被負心人據爲已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零磚碎瓦大非當時景象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累足不前遇有急需不輕啟齒正恐無濟反惹笑談所以馮郭處絕跡多年間承四妹霞姑等投以

夢尸雜著卷十一

春明叢說

四

錢物時詢夫子近狀情意頗真些小通融尙可資助亦恐久而漸衰難保始終如一耳顧其諄諄懷舊思慕之忱未可負之節次囑帶瓶口扇套鞋襪諸物盡爲負心人賺去言之恨恨貞邇來兩餐之外些子不敢自由嫁笥衣奩陸續盡歸典鬻頻年已身補綴蓮姐盤纏丁郎膏火束脩瓊女釵釧鞋脚在在皆貞一掬肉補瘡所辦也至問安侍膳未敢稍離怡

色柔聲猶恐獲咎卽飲食穿戴亦須較前留意蓋儉則負慳吝之名奢便有花銷之責太素則云意存咀咒稍粧則云冶容誨淫非詬諍相加則夏楚從事求一日之免咎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對兒女家人有何面目自結禱以來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近十年一旦斷梗飄萍往事不堪回首年來羌管絕吹屬和之章亦屬勉強從事吟風弄

夢厂雜著卷十一

春明叢說

望

月之句斷不敢露於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蓮姐自辰夏摘花受逼之後其志益堅雨榻風櫺寒砧烟竈與共甘苦此貞今世之朝雲而爲夫子他年之桃葉也高魁何西兒輩祇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素芝碧蓮輩鈎深索隱播弄如簧尤爲心腹之患狂奴故態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將就旣以好言博得一時清靜而已去歲四爺遣人自伊犁來述夫子

起居甚悉並云每年若肯節省尙可餘積三四百金幸買心人未將此語上聞而貞初亦不之信也夫子天資機警賦性疎狂未能一展才華輒遭大難一朝失足萬念都灰又有何心矜持名節且棲身異域舉目誰親回首家山剛腸應斷則花晨月夕燈炮酒闌擁妓消愁呼盧排悶或三生石畔五百年前遇解渴之文君值多情之倩女書生結習諒亦未

夢厂雜著卷十一

春明叢說

望

能免俗貞聞之方痛憫之不遑又焉敢效妬婦口吻引不近人情之語相勸勉耶惟念夫子體素羸弱性復過癡彼若果以心傾君亦何難情死特患口傷齒蜜腹刺腸冰徒耗有用之精神轉受無窮之魔障私心遙揣可惜可傷况麴蘖迷心能致疾病樗蒲耽戲更喪聲名些小滄來之財更何足計貞酸鹹苦辣色色備嘗釜底餘生尙知自愛豈夫子有爲

之體而甘自頽唐毫不念及反待巾幗之規箴乎來書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其中原委未得其詳風聞雙桂一端傳言不確然夫子既與四爺爲骨月則相依邸舍便可爲家何必捨此他圖別生枝節此則貞所不能解者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多邀未曾拜德之前先思圖報之地四爺豪俠中外頗有微名但其癡意柔情殆亦堪憐堪笑自聞夫子與爲莫逆貞卽向黃允升大叔及王六表媵張小坡處訪其爲人大抵舉動不純近於遊俠顧能超拔夫子於苦海中而嘯拂之將來酬報貞心早爲之區劃矣相隔萬餘里又復忽西忽東奉命不定空致魚書未瞻雁足卽有欲寄諸物恐蹈邢奴之中落被負心人噉吞微物幾何反致空函不達也去歲有查辦回籍之

夢片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四

恩旨惜乎未能波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難滿我夫子斷非終老荒沙者諸凡墮過而安兩地耐心靜守鏡合珠還我面人寧終無團聚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如夢夢幻泡影內典所云貞於生死兩途久矣思之爛熟別來况味不減楚囚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難一揮慧劍超入清涼無如緣孽如絲牢牢縛定不得不留此軀殼鬼渾排場與了一面

夢片雜著卷二

春明叢說

四

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日白頭無恙孺子成名大事一肩雙手交卸貞心方爲安適總之夫子一日不回此担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之便掩扉挑燈疾書密寄泪痕在紙神思遄飛遙計書到開緘嘗在黃梅時節心與俱酸附詩四章聊以見意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言不盡意伏惟珍攝此上秋塘夫子几席戊戌十二月一

日雲貞再拜

鶯花爛熳芳菲底事傷心泪暗揮鏡裡漸
凋雙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身如
寄一線餘生命亦微強笑恐違慈母意竹筍
偷與嫁時衣

十五年華付水流綠窓不復喚梳頭殘脂賸
粉釐絲閣碎墨零牋問字樓千種淒涼千種
恨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

空花合罷休

夢凡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四

當時壽裡喚真真豈料追隨若比隣每禱團
圓禮繡佛嘗占榮落祝花神堪嗟失意飄零
日翻得關心屬望人倩我憐才頻寄語年來
消瘦不關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歛歛課兒夜
半燒殘獨奉母春寒剪嫩蔬豈有餘閒弄筆
墨偶因定省過庭除萋斐休更紫懷抱猶是

堅貞待字初

夢凡雜著卷上

春明叢說

四

鄉曲枝辭

目錄

靈杖夫人傳

陳佩之

岳忠武墓前重鑄鐵人記

王寶一

某侍御

趙古董

夢凡雜著卷三

目錄

十一

顏鳴臯傳

張振奇

嚴君平裔

屋上火神

甘泉令

高雲姑傳

汝南妓

金氏婦



獄卒縱囚記

記械鬪

夢凡雜著卷三

目錄

十二

夢厂雜著

鄉曲枝辭 卷上 山陰 俞蛟 青源

天下事經乎目者可覈實得於耳者當存疑余鄉人多奔走四方每當燕集各舉其所閱歷離奇詭異以恣其滑稽調笑竊無從辨其有無真偽卽有一二事出於梓里者亦非經目觀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疑于中曷爲乎識詩不云乎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余亦惟數而存焉可也

夢厂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靈杖夫人傳

吾鄉呼鬼爲王大哥疫爲天地不正之氣中而成疾烏有鬼神又烏有所謂王姓者乾隆二五年間無知村氓立廟於鑑湖之畔獻牲演劇酬願者趾相錯也五月五日謬爲王之生辰龍舟競渡士女雜遝惑世誣民安得如漢之胡穎唐之狄仁傑者家諭戶曉毀淫祠而污之哉璜山陳某舉家染疫禱於王大哥愈後架臺於村演戲酬神而竊慮王舉觴顧曲之孤寂也立土地神位於旁以作陪賓劇未登場忽陰雲四合天大雷電以風臺圯於水優人幾淹斃於是村人咸咎陳之立願不誠牲醴之不潔也于王之怒以致風雷疫且復作陳亦惴惴擬次日辦香謝罪是夕夢一老婦拄杖而前曰余爲璜山保障久矣御大災捍大患余有力焉所宜祀也疫鬼何神敢分庭抗禮乎故以風雷逐之傳語

夢厂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村人其安堵無恐蓋土神為璜山王氏號靈杖夫人朱儲村朱氏之始祖母也夫與子早卒孫名居仁至正間封沛郡侯曾孫五人俱登甲科享年百有十歲臨卒時遺命投杖於河視所止處為窀穸如命投之逆浮至母家而止村人因其靈異遂塑像祀之而稱之為靈杖夫人云余謂夫人其生時備洪範之五福卒也兆域先知靈筮示吉非釋氏所云來去了然夙有定慧者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乎宜其廟食數百年之後猶昭昭而不泯也彼王大哥者一經雷霆迅擊寂然無聲其靈爽又安在哉然夫人責以抗禮則王又非全無影響而出於傳會者此如妖蛇享祭河伯娶婦讀書明理人不為所惑而已

陳佩之

維揚陳璧字佩之與同里李祿少共筆研有墳笮之好後同舉孝廉倍覺親暱李家貧依陳為活推解所及不可勝計陳子名九華呼之以姪呼陳妻為嫂耐久忘年莫可喻其交契也無何陳卒李以截取授紹郡山陰令是時陳子年弱冠矣採芹入泮為學使王詩先生門下士克繼青細罔知生計家遂落數年饗殮不繼母曰李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四

叔受余家蔭庇不少茲已服官汝持余手札往告以孤苦渠憶富貴所自來千金之贈不為過也因謁蹶而往維揚距紹郡八百餘里至則懷刺求謁閣人以其布衣紉履不為通自清晨候至日中昃始啣命出告以事冗不遑接見且署舍無下榻處導往廟中暫為棲息陳因投以丹書冀見書或念舊至三四日無音耗不得已再往李傳語新撫軍刻日蒞任當越境以迓旌旌

東裝渡江歸期未定出二金贈其母四金作歸費過此以往或致札奉邀耳陳子大失望垂橐急返至中途迎撫軍者馬騰芳岸舟塞澄湖訪之卽王詩先生也因具手柬往謁其同舟者俱以寒士冒昧干貴官必遭呵斥頃之傳見禮遇甚殷詢其何以至此陳具以對先生曰負德者無良何可膺民社子暫留余舟中余有以處子矣有頃李祿迎謁語次先生曰維揚陳生名九

夢廡雜著卷三

柳洲校釋

五

先生爲李請命先生終薄其爲人卒以他事黜之嗟乎覆雨翻雲乘車戴笠昔人且致慨矣遑問於今顧身被其德目擊後嗣之凋殘不爲一顧誠禽獸之不若而尙得爲人乎先生謂背德無良莫膺民社斯言旨哉先破其慳囊以周急而終黜其官亦維持世道之一端耳

夢廡雜著卷三

柳洲校釋

六

岳忠武墓前重鑄鐵人記

武林錢塘門外岳忠武墓在焉鐵鑄秦檜及其妻王氏反接裸跪往來者無論士大夫卽樵叟牧豎必施撻楚擲瓦礫甚有洩溺其面塗矢糞於口鼻自古權奸身後之辱莫賊檜若矣勝國迄今屢經更鑄乾隆乙酉間鐵人復身首破裂錢塘令擬更鑄之啟於中丞時中丞爲熊公學鵬謂忠如忠武其精誠貫金石浩氣塞宇宙亘夢片雜著卷三

鄭曲枝辭 七

千古而不磨若賊檜死後何知鐵鑄其身不過杼後人憤鬱非政之急務也任其銷蝕可也是夕夢檜夫婦枷杻琅璫蓬首垢面稽顙階下云忠武斧鑕身所應受世人蹴踐凌轢不堪其苦微公言一經更鑄此身又不知幾歷春秋矣次日中丞呼錢塘令告以夢令促鑄無緩且以精鐵爲之俾至厚可經久也夫古來國賊以操莽爲首然猶一薰心富貴遂致見利而忘義彼秦

檜何爲者身爲宋臣反爲金人作奸細必欲其君納幣稱臣於敵而後快致燕雲不可復兩宮不可返且殺忠武以媚之豈其隨徽宗北狩時受金人國士之遇必賣其君以報知己耶釋史謂檜妻與兀朮狎帳中檜恒竚立於外竊聽之檜而稍有羞惡之心歸國後君父之仇姑置不論幃箔之辱亦應切齒則藉公憤以報私仇其時矣乃不以爲仇反以爲德胡乃同具人形

夢片雜著卷三

鄭曲枝辭 八

而別有肺腸如此耶然則東臆擒虎之語在婦報其所私毋庸深責而檜嫖於豔妻竟不知天下有羞恥事精鐵可銷遺穢莫洗若檜者狗彘當不食其餘

王寶一

樊江村氓王寶一務農爲業年饑餽粥不給時當歲除無以爲活家有貯粟甕携十歲兒載以小艇思售以易升斗爲度歲計行十餘里無問值者至一村有富室議三百錢易之令舉甕昇諸其家而付值焉將入門富室之鄰人適至曰余昨見二百文易七石大甕者此時米珠薪桂烏用此不急之物且甕裂紋已見其弊也可計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故辭

九

目而待也富人旋悔閉門入扣之不應日將夕矣中心如焚復與兒昇甕入舟兒失手墮地破裂不完王憤拾甕片擊之而斃歸家其母妻待玉舉火方倚門而望也問甕售乎曰售矣兒焉往曰睡舟中未醒妻視夫顏色慘變急往瞰之則兒死甕破稔知其故卽縱身投諸水王脫衣泗水半晌負妻出已不可救不禁寒冽呼母燕逝不應視之則自縊矣變起倉卒無可爲計舉

厨刀斷頸以殉不移晷而家四口俱喪非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而禍機祇伏於鄰人之片語故余每向人曰凡見售金綺珠玉受者若與國爲交好不妨從旁代衡其值蓋金綺珠玉非素豐家不能有其出售也必居奇弋利否則亦適有所需不成無害也售至器用則窘迫可知縱價浮於物必怨思之使成爲德當非淺鮮質諸善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故辭

十

某侍御

國初某侍御浙人忘其名與氏性迂緩以疲軟挂彈章家有膏腴地數十頃招佃佈種佃欺其懦積數載不供租因令羣僕擒而械繫之其家人曰盍付有司治以法侍御曰有司必事鞭撻敲筋剝膚心所不忍但坐處不設脚凳每餐食以精饗使過飽不令食烟而更使瞽者唱南詞於其側此不惡而嚴之法不越旬逝可盡得也

夢凡雜著卷三

鄉曲叢辭

上

南詞者盛於江浙所談皆男女相悅其詞鄙俚不文婦女及屠沽者流聆之恒終日不倦稍有知識者多掩耳而走烟與脚凳侍御所刻不可少而南詞侍御所不欲聞故推已及人亦欲以此困之顧不知胼手胝足之夫俾終日飽餐聽曲何修得此烟與脚凳有則固佳無亦何害乃人情物理且未諳安望其執法綱而秉國憲其疲軟被黜也宜哉後唐有李載仁者為推官

日赴高從晦召途中見部曲相毆載仁怒急命從者取飯并蒸豚食之戒曰再犯必置醢於肉夫肉酥並食非鳩毒也特無佳味耳部曲樂於私鬪必怯於公戰非嚴法以懲之何以肅軍政而飭戎行迂謬若此聞者絕倒使二君生同世而仕同方其措施必更有解人頤處

夢凡雜著卷三

鄉曲叢辭

上

趙古董

西粵撫軍忘其名有直隸人趙相爲廣文三十年推陞柳州融邑今年耄矣謁見時撫軍踞胡牀命趙坐廡下趙兩手抱椅於臀偃僕而上直至膝前爲撫軍曰某初至此人地俱疎未稔何邑最佳能使某飽囊橐以正首邱乎撫軍微笑曰余之職在黜貪情而進廉能爲屬吏謀財非余所敢知也同僚皆以趙古董呼之數月後緣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七

事勒歸嗟乎好官多得幾文錢由來久矣孰無囊橐孰不欲飽此囊橐顧積絹盈筐托言餘俸懷金私贈昏夜誰知而趙某獨於大吏之前面陳其好貨畧無欺隱此古之愚非古董也聞撫軍後以婪贓伏法所謂黜貪進廉者安在又爲趙古董笑矣

顏鳴皋傳

顏鳴皋廣東梅州人自幼豪雋喜讀書常謂丈夫功名當於詩書中求之一朝發跡釋褐登朝由他途進者雖位極人臣奚取焉時有相士謂顏君他日當以長鎗大劔策名麟閣安事毛錐顏笑其妄而攻苦益力會其父母相繼殂謝苦磈之餘年三十矣急於進取乘禪服未終應試補學官弟子爲鄉人告訐被斥或謂之曰相士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七

之言驗矣觀子骨相魁梧他日爲朝廷寄閩外之任折衝禦侮亦大丈夫所爲何必呶呶咕哩暗中摸索望朱衣一點首哉於是顏君焚棄其所讀書習騎射越歲卽能穿札超乘一試冠軍遂登武科公車北上舟次維揚夜泊聞鄰舟吩噉喧聒聆之鄉音也過訪之則皆南粵握刀控弦之士入都應武闈者內有番禺朱某病劇垂斃或擬舉而棄諸厓一任其死生存亡而不顧

所未決者虞他日歸鄉朱之父兄索屍棺結訟耳顏曰公等與朱君姑無論同鄉里兩人同舟之義謂何顧忍棄之原野以飽犬豕之腹乎眾曰君亦同桑梓盍過君舟或者起死人而肉白骨君之德也倘徒袖手於旁作勸人為善之論則事在鄰舟無煩喋喋為也顏曰濟困扶危此余素志所不敢請者恐蹈越俎之愆耳遂毅然挈之歸舟親侍湯藥越數日捨舟登陸而朱病瘳尸雜著卷三

柳曲枝辭 法

見白哲而頤者尾君同入又同坐室中非君同行之友乎顏知為朱魂默祝曰知君情重朝夕相從甚善願稍為斂戢現形惑眾恐於僕有不和焉從此寂然武場故事先試馬步射擊及石為外場藝力出眾者名雙好次則單好單好選而難於中式不與雙單之列者并不得入內場顏固文士武備非夙嫻而策論則累累數千言場中莫與埒廉官以其單好置之未閱也夜夢尸雜著卷三

柳曲枝辭 法

益甚為顏曰余雖與君同里而素昧平生荷君義薄雲天引為骨肉今更以後事累君倘他日得附行李之末歸葬故土死而有知當魂依左右圖結草啣環以報耳言迄歿於車中途次無以為殮而旅店已死者不得入遂以帕蒙死者之首託言中惡嫌車中顛播者負之行三十里晚入逆旅主人不辨也次日擇土殮埋封識而去後每宿店主人必具兩人之饌詢之則云頃

分假寐見案上火光如蜃趨視之見一青衣人立於前而置卷於案若求其鑒賞者閱之犬稱善曰此人他日為將祭遵羊祜之儔也因薦於主司劉文正先生并述其異遂登甲榜後禮至福建台澎鎮時劉公已大拜歎曰顏君善士其功名顯達宜哉贈以楹句曰掄文我早覘儒雅出鎮公惟篤蓋忱劉公剛正不阿凡經其許可者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而顏君顧被簡拔獎借

則其人豈尋常伉伉勇夫射御不違者所可擬哉或曰顏君固文士讀書數十年宜其行事卓越恒流余曰今之文士讀書者吾見亦稔矣平日稱相知莫逆一朝事變惟恐牽累於已引身遠避卽親如兄弟生死之際亦難強之使前而况鄉人之困阨鄰舟者乎雖然此固游俠事也孟子曰同室之人鬪披髮纓冠而救之鄉鄰有鬪雖閉戶可也朱之將斃無異鄉鄰之鬪挈之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七

過舟負之而趨不異披髮纓冠而救游俠聖賢所不取顏君之見賞於劉文正者其生平文章之外或更有善蹟不僅此一事歟

張振奇

河南人張振奇者凶狡多力嘗爲盜被獲其渠魁伏誅振奇得末減發遣滇南大理府彌渡安插彌渡爲滇中通衢振奇構屋數椽作逆旅主人以速往來之客數年橐漸盈娶妻生子女各一大理別駕駐彌渡因結納胥役凡官署所需猝難構畫者謀諸振奇無不得於是村人咸謗其豪俠多才一日有楚客騎而宿其居又一騎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八

駢箱僂其同行侶宿他所次早叩門呼楚客則云五鼓早發矣某大駭謂數千里同行何以今日忽然獨往且昨晚分手時固有約也因入內見兩騎繫櫪下詢客去何以騎猶在耶答以客有急需貨騎而往某知有異鳴於官時別駕刁成鳳拘振奇訊之不伏是晚衙齋陰風蕭颯燈影耿耿豎毛寒心夢數百鬼魂血污披髮號泣訴冤苦刁驚起卽率役親赴振奇家其後圃一

室錮閉殊嚴啟之空洞無物墻下微露辨髮掘之得屍二十一具皆剖腹實灰其中攢手足而反縛之始直認不諱云遇孤客橐豐者殺之客侶多者則出妻女爲餌置迷藥於酒中記二十餘年以來殺死過客三百八十餘人於簿籍所得財物不可勝數因焚其籍僅以屍數具詳磔振奇妻女子若孫皆緣坐棄市振奇每殺人所

夢尸雜著卷三

柳曲枝辭

九

用斧柄長二尺餘木皆紅潤亦二十餘年凶器也白晝拄杖作老病狀晚則棄杖持斧人莫能敵臨刑時猶瞋目怒罵此古虞周世榮官於滇爲余述之故得其詳嗟乎人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亦何至殺人如斃鷄犬若張振奇者凶惡殘忍覆以加矣

嚴君平裔

西蜀有嚴姓者自言爲君平裔築卜肆於道旁占六壬决休咎無所驗卜者絕少一日清晨有客至前語音似江右謂嚴曰今日假君肆賣卜日暮奉白金五錢可乎嚴諾之日午一人蹀躞而來客爲布盤推局附其耳曰汝懷中十金當指生路其人惶遽探懷與之果十金也客告曰西南十餘里有古窰速往匿之然由戶而入必不免其顛有穴可入匿未申時聞樹杪鴉鳴急出往東南而奔可無慮矣頃之復有數人倉皇求卜客布盤如前曰公等追逋逃者乎曰然今晨有囚越獄試推匿何處曰囚未遠颺出金五錢當指其處不驗則倍以償如數與之曰速往西南古窰內可弋獲稍遲無及矣日暮數人返索金且責其妄曰窰果有之亂柴塞戶蛛網如織無人跡久矣囚非蟻蚓可由罅隙而入

夢尸雜著卷三

柳曲枝辭

下

也客曰公等誤矣凡窰顛必有穴不由戶入能
禁其不由穴乎細推卦象人雖逸窰中必有遺
物可証當與公等往驗否可立辨償金未晚也
嚴亦隨往至則撒柴拭蛛網而入履跡宛然仰
視土穴如罾井繫帶於上蓋緣之而入復緣之
而出者諸捕無言而散客遂以金五錢付嚴嚴
不受長跪而請曰夫子之術神矣願北面執弟子
禮盡夫子之術以授余使余祖君平之業復
夢

夢

雜著卷三

三

夢

雜著卷三

三

可教

屋上火神

丁亥二月紹郡大火武林尤甚每焚輒延數百家遇晚間火起見赤面朱髯者往來屋上若指麾狀平時日暮亦踣踞簷際居民咸惴惴稽顙祈禱一日夜分人靜有潛窺者見赤面人鎚石取火出烟管吸之烏有回祿神嗜淡巴菇者羣起執之蓋無籍亡命假此劫人財物有時且因風縱火一訊而服置諸法

夢片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五

甘泉令

雲間金某忘其名為陝西甘泉令贖貨無厭握篆數載閭閻膏血幾枯有士人葬親穴土得玉圓如拱璧厚四寸圍經五尺有奇而色青無溫潤縝密之致世所稱藍田玉也體雖鉅而價不昂約所值千餘金金欲得之難其說邑庠生嚴姓者儉人也其祖墓與士人塋地為鄰而金交頗密因與謀訟其侵地盜玉誣飾証據士人理不得伸地與玉皆歸嚴嚴陰致玉於金人無知者金有二女皆秀美年及笄同官薄其人莫與為婚因令其妻率二女挾所有南歸抵家縣玉求沽無問值者有尼往來其家為婦曰草菴雖小亦頗潔靜凡士大夫家求嗣祈福者恒戶外屢滿夫人盍携玉赴庵既可待善價復可朝夕焚修婦然之挈二女偕往無何婦歸留女於庵凡售玉者至女靚粧出論值於是統袴裙屐知

夢片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五

其事者咸以售玉爲名肩摩趾錯謔浪笑傲無所不至有金姓者貌美而行儇薄因同姓呼女以妹交相愛慕賂於尼通焉漸招狹斜少年遊而陰索其贈若居奇貨久之婦微有所聞令女携玉歸至中途與金偕遁而甘泉令之玉女俱失矣愧憤成疾卒於秦聖人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茲金某不特悖出其貨併息女亦私奔於人彼蒼於人之善惡往往逾其分以相報類如此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五

高雲姑傳

慈谿有時登失者爲邑庠生一弟贈來年甫弱冠與同里高氏女雲姑締姻未娶而時來卒雲姑恒於無人處飲泣父母勸之曰以汝年貌寧慮無王謝高門求委禽者何自苦乃爾况但覓媒灼之言未成夫婦之禮吾兩人年近六十無子嗣欲覓佳壻爲半子之倚汝卽不爲身計獨不爲父母計乎因別爲擇昏吉期已訂女眠食俱廢父母亦無如何聽之而已一日登夫之妻夢子牽衣告曰城隍憫雲姑之節令與兒明日成花燭諸神祖宗咸降兒髮鬢兼乞母難之天明泣語其夫謂花燭之語或夢中誕妄但兒卒時髮長幾二寸茲夢中相見特語及此悔殮時不爲芟剪也語未竟高氏乳媪號泣而入則知雲姑於昨夜自經因告以夢請於高氏舉雲姑柩與時來合葬之嗟乎女之於夫猶臣之於君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五

也國亡殉難夫死殉節忠臣節婦其精誠可以貫金石泣鬼神城隍主婚庸或有之獨是時來不過裙屐少年溘然天喪直與草木同腐今得烈女相從地下寧止光增泉壤垂諸志乘與雲姑並傳不朽豈非深幸歟

夢片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汝南妓

白下劉生名渥字湛恩素好狹斜遊以父宰陰平恒往來秦隴凡青樓佳麗靡不叩藍橋而親鄉澤焉丰姿秀整性復溫雅經其一宵之愛輒心醉有不願為達官婦願作劉生妾者後父卒索逋雲中不遇歸途疾作醫藥罔效日漸委頓僮僕知其不起罄貲裝遁去逆旅主人移置外舍俾園人同寢處呻吟土坑自知必死昏瞶中

夢片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覺有穴撫之太息頃之身搖搖若卧籃輿繼而餓之則欲食之則食亦莫辨誰何數日病少間視室中几窗明淨裊褥溫爽對床一榻橫陳綺帳流蘇美人倚枕坐生驚問此何地卿何人幸祈明示以釋疑懷先是生由陰平南返與女遇於汝南邸舍留連數日別後女思之寢食俱廢如玉簫之致念萍草若蘭之繫情陶穀無可如何亦置之而退後賈母卒想出籍從良流寓

雲中間有客垂簷旅店詢之知白下劉生親往
驗視雖病容枯羸而神情可憶遂遣人與之而
歸蓋女與生晤後已相距五年矣女縷述顛末
生伏枕稽顙號泣曰余當日何德於卿而蒙拊
畜顧復若此耶再生之恩無以酬萬一家雖寒
微尚有負郭田十餘頃衣食粗足如卿不棄敢
屈爲箕帚婦耳女曰妾在風塵中閱人多矣未
有如君者數夕之愛惓惓於中奈三生緣薄數
月前已委身廣陵朱氏子伊負販都中昨致書
於妾期匝歲事竣相携南下恨君杜牧尋春去
較遲妾已老大嫁作商人婦若此情未斷續之
來世可耳生欷歔不自勝月餘病愈欲女侍寢
女曰妾與朱生已各矢天日証鬼神侍君湯藥
則可若一接肌膚則負朱氏子生歛容謝之女
厚贈貲裝設筵致餞殷勤謂生日君往矣無以
妾爲念尚有一語奉贈溫柔鄉終非安樂窩此

夢厂雜著卷三

鄉曲校辭

五

後幸自愛勿復浪遊則君爲不負妾矣緣盡於
此卽異日相逢邂逅蕭郎陌路毋煩顧盼促之
登程挹淚而別夫從來娼妓惟利是圖易所謂
見金夫不存躬也其視往來交接之人如過眼
烟雲畧無留意茲劉生所遇數夕之愛輒戀戀
不置邂逅他年猶目睹情傷不忍其顛躓於中
路斯已難矣至矢志從良雖素所悅慕之人數
旬相聚能守貞不亂爲尤難世人握手論交亦
啻手足及貧富貴賤之或殊則引身而避卽相
見亦落落望其引手一援更不可得而平日所
爲不善旣悔悟矣意外遭逢復爲馮婦者不少
余故於此妓樂爲識之以風世

夢厂雜著卷三

鄉曲校辭

五

金氏婦

嶺南多盜而沿海諸郡縣其藪澤也始則劫財他物棄擲不取漸而衣服飲食劫無遺近則遇男婦之少壯者亦掠去男子脇之入夥或令駕船不從者殺之婦女則囚繫俟其父母與夫備贖取贖視貌之妍媸定贖之多寡焉海陽有金姓者饒於財妻王氏被擄遺有幼子方離乳思母晝夜啼不止因挾贖赴盜舟求贖匍匐而前

盜魁曰汝妻頗艾留供驅使無徒饒舌以取禍殃王涕泪不斷如縷而其子之啼號更慘人心目盜亦為之惻然謂曰念汝子幼姑許贖然三十金較錙銖者以違命論汝亦無望生旋矣金解囊如數以獻因引起隣舟其妻方與羣盜鬥葉子戲喧笑聲達船外盜魁曰汝夫汝子覓汝來矣賀汝聚骨肉完室家其速歸毋滯婦若罔聞門葉子如故也盜促之再四不顧因引其夫

夢江雜著卷三

柳曲校辨

三

與子入艙金見婦泣而呼子則疾趨至膝持其裾而泣羣盜之與門葉子者淚亦泫泫下也婦愠曰家中猶存姑與嫂乃賴予一人撫幼子脫予死將奈何盜魁曰汝歸否宜一言決毋令呱呱者聒耳煩心也婦戰然曰此間樂不思歸矣盜因呼金抱子出還其金且倍其數曰累汝遠涉此六十金娶婦有餘矣金不受抱子長跪乞哀盜怒令羣盜挾其父子登岸入謂婦曰汝夫與子業逐去心無牽挂洵足樂已顧汝夫婦結襁數載而子實汝所自出今而後死生永訣揆諸情理宜出送諄屬數語畧盡夫妻母子情婦因出至舟首未及開言盜自後執其髻遙為金曰婦之無良一至於此斷難姑容吾為汝殺之以快憤揮刀斷頸投屍於海曰此等不義婦恐龍鬣不食其餘也時盜舟林列齊聲歡呼海波欲沸噫盜豈無道也哉昔晉懷宗后羊氏為石

夢江雜著卷三

柳曲校辨

三

一第 一八八 丹 黃 參 日 月 入 書 第 4 反 正 句

勒所得寵之專房醜詆其夫聞者莫不惡羊后之無恥無義然懷宗被擄遇害國破家亡勢難完聚而勒方崛起兵強勢大承何如司馬家兒之問不得不逢迎以固寵所語未必由中也若是時懷宗不死國猶可轉禍爲福羊后未必便委身胡羯出此無恥無義之言彼金氏婦者兒夫當前頃刻間骨肉可重聚顧乃忍棄其夫與子而自此間樂不思歸不解盜舟之樂固何如也聲其罪而誅之殊快人意盜豈無道也哉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獄卒縱囚記

阿盭哥者忘其姓新會縣獄卒也新會土俗口生子最少者曰盭盭屬土音呼賴字典不載爲人淳樸好義凡被罪入監者他卒必索貲不如意輒詬誶鞭撻盭每爲之排難解紛故獄中咸愛敬之推爲獄卒之長視其言動莫敢違者時當小除獄囚念及家室咸欷歔泣下阿盭惻然於中大言曰今夕釋諸君歸家對妻孥而醉椒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酒樂乎諸囚唯唯疑其戲言以博笑也阿盭曰予素無誑語諸君能於明正二日如約歸來則兩無所害否則予立斃杖下矣衆指天矢地遂爲之脫械縱去其儕輩皆咎其妄曰君主之無相累也至期囚皆逡巡返獄無一失時阿盭左踞地獨飲喜極擲盃大笑曰諸君至予可告無愧當從此逝矣兀坐不動視之氣絕諸囚感其義爲肖像於狴犴昔唐太宗嘗縱大辟囚三百

餘人至期無不來歸夫唐太宗爲何如主四海六合懷德畏威安知縱之不能擒之囚或計及於此所以來歸歟彼一獄卒伎倆幾何雖所縱無三百人之多然能如期歸無一失奇矣一笑而逝則更奇是可紀也獨是司獄者獄卒縱囚三日慢無覺察曠官尸位之罪其可挽乎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紀械鬪

閩粵民情凶悍愍不畏死無論鄉黨姻戚稍有睚眦卽各糾數十人或數百人以白刃相向謂之械鬪此風盛於粵之潮閩之彰泉就粵而論昔惟潮郡之揭陽今則饒平澄海海陽潮陽鬪更甚約期將鬪先聚族人於宗祠議備值被傷者卹其身被殺者卹其家殺仇幾人按其數本非已殺而能挺身公庭認罪者謂之頂凶則授

夢尸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以田產俾養妻孥議既定卽有賢有司亦不能理論勢禁也擇隙地作鬪場先舉大炮樹旗旛書姓氏於其上則伐鼓振旅十人爲一隊以多力善鬪者領之隨鼓聲而進有宛然擊鼓其鏗踴躍用兵之勢焉火藥鉛丸鎗炮無不備也弓矢劔戟戈矛無不勁捷銛利也國憲王章不及計也父母妻孥不遑顧恤也爭勝負於崇朝判死生於俄頃迨夫鼓衰力盡勝負分而死生

決然後各鳥獸散然昔也一鬪而止今則一而再再而三不勝不休昔也每鬪不過殺傷一二人今則血肉淋漓屍骸枕藉動十數人且有數十人者考之史傳紀載亘古未之聞也噫其凶悍藐法爲何如哉有陳姓者素習拳勇受人傭值以助鬪率數十人憇於中途之村店方將舉鬪復有數十人執械而至詢何往則亦赴某所助某家鬪者陳曰今日之會各有所主盍先於

夢厂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此試手滅此而朝食乎遂奮勇相殺及互有死傷始鬪然而散而某所之約期會鬪者轉以助鬪無人嗒焉若失其輕生好鬪又如此非亂民乎究其故皆當局者愛民君子姑息爲懷積漸而至若遇鬪時理論勢禁不聽則不論其曲直擊之以矢石轟之以大礮洗其邨莊敢尙有輕生藐法者乎昔北齊高歡令諸子各治亂絲以觀才畧獨次子高洋拔佩刀盡截之曰亂者當

斬余謂治亂民亦當以高洋治亂絲之法治之其庶幾乎

夢厂雜著卷三

鄉曲枝辭

三

鄉曲枝辭

目錄

孟德隣傳

張吉

雷擊逆婦記

年大將軍慕容

斷腸草

剡城瞽者

麥川雜著卷四

目錄

食茄

肥龜婦

下方寺僧賣膏記

訟師果報記

開房斃命記

鴉片

平南仲傳

苗變虎



蚰蛇

龍城苗

蘆生

黃石夫入鄉賢祠記

吏目決囚記

紀西粵幕

麥川雜著卷四

目錄

夢厂雜著

鄉曲枝辭 卷下

山陰

俞蛟

青源

孟德鄰傳

浙人孟德鄰先世業商賈至祖父遂援例納貲登仕版雖未臻顯秩而門庭炫耀居然世家每向人曰余家黃金屋千鐘粟不向章句爭呶呶咕哩得來足徵黃卷青燈徒事辛苦不如持籌握筭撲滿銛筒計日可待所粹難得者顏如玉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一

耳蓋其妻畢氏貌陋故云娶期年生子芸兒因產致疾數月天殂同里趨勢者爭妻以女訪之皆不羨赴武林以百金購妾嚴氏小字芝孃頗饒丰格生子名覺併芸兒令撫之不復議娶芝孃從容進曰夫婦居室人之大倫主年方壯宜急續冰絃以調琴瑟專房之名妾不願居也會有茅通判以賍敗黜官歸里其女美而豔因委禽焉夫婦相得如魚之比目花之並頭孟凡三

閱月不出庭戶然性極悍妬雖白晝不許與妾

通語言偶以米鹽相問答即目豎如蟹爾唇可

懸餅頃且獅聲吼矣德鄰因使妾與兩兒居別

院茅氏曰妻之子不應與妾子為伍禁不令往

兒啼欲赴毒楚之德鄰無如何也里有孝廉高

國英者性豪放不羈偶飲於孟所酒酣語曰余

妾生女五歲矣欲以令嗣芸兒為婿幸不以對

菲遐棄也茅氏於屏後應曰妾與妻勢分懸殊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二

姑勿論即其冶容誨淫專房固寵甚且墻頭密約花底私鈎恒置廉恥而不顧妾女欲附人嫡子為婚姻言何妄也高亦庶出聞言大怒曰家之有妾猶國之有妃妃之子承大統而君天下者史册班班可考漢文帝賜南粵趙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未嘗諱也妾雖不在五倫之內然服制倫理律有明條論婚必辨嫡庶語何本乎父母貧則賣為妾父母富則嫁為妻為妻

爲妾亦視父母貧富何如耳非有種也且汝父幸而漏網罷黜歸來脫以焚贓伏法籍沒家貲烏知此時不賣作娼家婦敢望良家妾乎芝孃欲避專房之名俾汝得入孟家門作威福何不自量也茅聞之涕泗橫流叫號直出高避去後數年高舉進士授江南武進令一日肩輿中見男子負縑囊携婦酷肖茅氏令役密偵云浙人張鳳與妻茅氏赴山東道經於此高疑有異呼

夢凡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子歸來勢難復聚且於汝有不利焉婦曰然則奈何張曰余有親串居武進汝能偕往可白頭偕老否則余請從此逝矣遂相約月黑夜挾貲遁抵武進甫登岸爲高所見訊得其情呼婦曰偷情私奔此賸妾所爲言猶在耳汝孟氏正妻亦喪廉失恥乎男女各子杖馮回籍孟適於是月歸家愧且憤褫其衣鞭之流血芝孃勸而止中夜抽簪上簪刺喉畢命嗟乎世之婦人於翁

夢凡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四

張前詰之曰茅氏浙人孟德鄰之妻奸拐何往張神情皇遽梏其脛遂吐實先是德鄰赴京索逋二年不返茅氏不安於室日艷粧倚門窺往來行客張素奸宄乘機誘入情逾夫婦爲芸兒所窺私告芝孃茅知大怒撻芸兒幾死并罵芝孃欲逐之芝孃曰我何罪而被逐欲去眼中釘當俟主人歸否則惟有死耳張聞爲婦曰我二人情好生死不渝而嚴氏長舌骨梗其間脫男

姑則不孝於夫子則不敬獨於妾則斤斤爭大小辨名分不少寬假甚者聞鄰家納妾熬酸隔院者有矣其所以然之故不過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耳居恒以結髮自負謂能敦節操重廉恥不與婢妾等及男子天殂或治裝遠出往往柳梢待月花底迎人而妾媵則機聲札札午夜不休者吾耳中目中不知凡幾由此以觀婦人當視賢不肖貴賤不足論矣世家故多劣婦

寒門不少賢媛日夜作獅吼以爭牀第無恥已甚無恥則何所不爲吾願世之鬚眉如戟儼然而衣冠也者不幸娶此等妬婦便當嚴閨闈之防何則妬者靡不淫也

張吉

孫奎浙人官於閩下車之日有訟其隸張吉佔屋十餘年不遷者呼隸前詢之對曰小人非戀此居也實捨此無可居故十年來增其租三倍矣因詢有父母兄弟乎曰無有有妻子乎曰無有孫曰既無親屬則孑然一身隨地可棲何必佔屋十年之久增三倍之租且令居停主人曉曉致訟耶隸曰小人有總角友相隨形影不幸夢厂雜著卷四

孟箸寢則依於棺積十餘年不離如一日昔衛靈愛彌子色美至食其餘桃不為褻及彌子色衰卽引以為罪而誅之夫朝夕相依一旦色衰卽前情盡棄若溘然而逝形銷骨化宜更易於忘情乃張吉至十年之久猶寢食不置至殉之以身古來愚忠愚孝每出於至微極陋之人良有以也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七

雷擊逆婦記

龍邱湖鎮卽有郭姓者以賣布為業家惟母妻妻頗悍不孝於姑而母年高耳目聾聵每起居飲食郭皆身親檢點惟恐其妻之有忤也一日郭因急事欲赴郡語其妻曰子往還須三日老年人非肉不飽子已買置厨下天且暑用鹽醃之可供三日餐妻諾之戲以糞為糟置肉其中每餐蒸以食姑越日郭歸母方食詢肉味佳否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八

母曰肉何自來糞穢觸鼻亦勉強食之耳郭取嘗一嚙而嘔因詈其妻妻反肆詬誶且語侵其姑鄰人咸集為之排解忽雷聲殷然黑雲如墨妻似有所覺急趨後圃取大甕覆其頭俄頃霹靂一聲甕底穿穴頭出於外穴環其頸若荷校然宛轉哀號母憐之欲破甕以出郭曰此天之譴逆婦也違天不吉越日而斃又蘭溪李氏婦家道極殷值四旬壽日親鄰畢集餽遺豐隆其

母白頭龍鍾鴉衣百結右手拄杖左手提鰕滿
筐謂女曰不幸汝父早世剩孤貧之母又邨居
迢隔汝四十壽辰予幾忘之無物稱祝此鰕子
村外池中物也亦足以助筵中一餽乎女大怒
曰何物老嫗吾父墓木拱矣偏汝爲閻羅王所
棄長留世上作乞丐吾面皮如甲被汝刮去幾
十層奪其筐擲堂下鰕跳躍滿地母無言俯首
而泣座客或勸或仰天太息或有逡巡而去者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九

年大將軍幕客
雍正年間大將軍年公諱羹堯網羅英傑凡瑰
閎奇特之士與博奕撻鞠擅一長一技者靡不
收置幕下有一帑匠疊帑百千幅於案以小鑿
自上而下鏡諸花樣餘帑皆遍而獨留極下一
帑無纖微鐫劓痕斯已奇矣又有庖人裸人肩
背作几案置生豚一二斤其上揮雙刀雜踏剝
之旁觀者咸驚咤失次及肉成糜而背無毫髮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十

女益怒詬詈不絕聲時日光當午天無纖雲而
空中之虺虺者已隱約發聲俄而陰雲驟合大
雨傾注轟然震激有不及掩耳之勢而女詬詈
聲猶與雷聲相間雜也忽然趨階下一擊而
斃珠翠羅綺淋漓雨中噫孰謂天公夢夢哉雖
然世之逆子悍婦宜撻雷轟者不鮮而彼蒼曾
不施一震之威且俾終身富貴逸樂抑又何也
余終不可解也此一則爲余友何鐵蘭目擊

運斤成風墜盡而鼻不傷皆非寓言也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十一

斷腸草

粵中深山大澤多胡蔓草其花有黃白二種食之腸斷凡有憤激怨毒於中者輒茹之或置食物毒其仇或持之以詐人財物不遂即納諸口須臾血潰百竅而死計闔省每年斃於毒者何止百數十人有監司某憫之出示村民每日拔草以獻一筐給值若干於是賣菜傭及窮民無業者咸採此草荷擔入城市踵相接也無如採者雖衆而產於地者不竭且愈拔愈多未及一年而罷其役愚謂此舉雖屬仁人之用心然何異鄭子產之乘輿濟人無補於事爲人上者惟貴乎潔已奉公教民敦節行勵廉恥加以糾察撫循俾頑梗殘忍之徒潛移默化如孟嘗之治合浦而珠還宋均治九江而虎避方爲循良卓行區區拔草以救民舍本逐末亦何益哉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十一

剡城瞽者

剡城有張姓者自幼失明一日與其友晚出過瓦礫場壘碗礙足忽謂友曰足下有金蹴而俯拾之大於盃一日購竹几售者以其無目可欺也以破裂者與之張曳之移地作聲曰破裂在几某足上驗之不爽人疑其有術詢之笑而不答夫瞽者固有聽聲揣骨辨人吉凶貴賤然猶有聲可聽骨可揣也北史載盧大翼幼稱神童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上

後目盲以手捫書而讀癸辛雜志載張五星日盲於金玉之美惡與婦女之妍媸均以手捫之毫髮不爽是遵何術歟近日姑蘇市廛中以錢一貫置案上一過目缺數幾文薄小幾文百不爽一此特目力之敏至漢時蔡中郎黃夜捫碑而讀更無足異上下數千百年以來畸人奇事出乎意計之外者烏可枚舉哉

食茄

乾隆丙戌夏紹郡有食茄而斃者茄為夏蔬中佳品烏有毒然屢試屢驗剖視之蟲生於穰非外人者於是咸棄置不敢食蒔茄者亦鋤而去之堆壘道旁窶人與乞丐收貯之作饕餮竟無恙於是鼓腹而誶於路曰天憫窮人之乏食也故置毒於茄吾儕小人藉以不餒倘粟中有毒吾儕為侏儒矣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古

爬龜婦

浙中之東陽義烏民情獷悍卽鄉農婦女多膂力絕人精於技擊每三時之餘輒往各郡縣爲人捉牙蠹或以龜置筐內使周行卜人休咎名曰爬龜幻妄惑世已屬可惡而更有假此入人閨闈攝財物且取孕婦之胎佐刀圭治病以圖利者某村一孕婦其夫出外數月未歸一日驟雨中有爬龜三婦托避雨求入婦以其能卜休咎藉問旅人歸耗頃之復有客荷筐避雨門外爬龜者逐之去客不得已趨前村小巷憇焉主僧靜遠亦工技擊問所自來客爲縷述僧遽然曰此村後賈六郎家其婦臨禱家無男子今夜必爲所害余與六郎有舊當往救之子能相助乎客欣然各持械往叩門一婦問曰何處遊冶郎昏夜叩人門戶欲何爲者客呼曰殺人賊婦速出受縛門啟一刃飛出中僧臂僧躍入以杖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十五

擊之仆兩婦並出僧與客比肩奮鬪且大聲以呼聞村人有遙應者龜婦知不免匍匐乞命因駢繫之入視孕婦則血湮牀褥而斃矣聞其法以新草履置百沸湯中繫孕婦手足於腹上極力揉之數揉而胎墮朱子謂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爬龜者三姑之儔歟六婆之列歟余不遑辨也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共

下方寺僧賣膏記

吾鄉出昌安門二十里有下方寺其僧賣膏爲業凡肢體損折者敷之立愈紛紛求治趾錯於門前明時每歲除夕僧備酒餚十數筵函白金自五十兩以上至數百雜陳几上夜分或男或婦或緇衣羽流咸啟後圃小扉而入無揖讓之文無通問之語至輒酣飲大醕飲畢各出其一二所得人之肺肝心腎及孕胎遂取應得之金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七

若取值焉而散夫肢體折損非死疾也取其肺肝心腎孕胎則死矣置生人於死以治不死之疾雖至愚至忍者不爲僧特欲神其技以獲利違顧其他余竊謂生人臟腑諸物既不能任意脩合取之無禁而且終不若參苓桂附載之方書確有靈效故疑其說出於傳會未必果然然相傳明季獻賊營中有老神仙者恒取處子陰油熬煉成膏以治斷脛剖腹能續之合之不啻

起死人而肉白骨則當日下方寺之說庸或有之今寺僧賣膏如故而效不神殆時移世換刑政肅清一切作奸者皆斂跡而藥籠中物祇采草木之英無生人肺肝諸物乎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六

訟師果報記

吾鄉奸宄之徒無論姻黨稍有睚眦輒向公庭飾詞作膚受愬不直不休者俗呼爲訟棍代人作詞以愬視事之輕重而受值者爲訟師其立意措詞能顛倒是非混淆曲直雖神明之宰虛堂縣鏡莫能燭其奸新昌有張二子者貨菽乳爲業一日晚歸見妻與鄰人通怒殺其妻鄰人奪門逸去諺有殺奸必雙之語惶怖無策里人陳某訟師之黠者因罄囊謀之陳笑曰此易與耳明日昧爽有沽菽漿者給使入室揮以白刃孰能起死者而問真僞乎次早有少年叩門求漿殺之則陳子也又吳江酈允恭刀筆銛利經其謀訟無不勝一老翁毆子其子抵觸隕翁二齒翁鳴於官子急以重金奉酈求計酈曰此死罪也何能爲子長跪哀之酈不得已徘徊庭中忽呼子耳語因齧其耳血流被面曰汝得生矣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五

授以辭往見邑宰號泣請死宰詰之對曰因父噬耳急痛極求脫不圖傷老親齒也宰因不直其父謂子有過箠楚以懲之齧其肉以爲快非豺狼乎父無可置辯而子得原情薄責貫死凡若此者不可枚舉後酈不修幃箔妻女相繼竊貲遁至老窮餓以死夫朝廷以三尺法付有司使彰善癉惡以蒞斯民庶惡者知懲而善者知勸乃奸回巧詐逞其伎倆以撓國家之法使是非曲直無從辨甚至生者負疚死者含冤其害何可勝道若而人謂能幸免王章復逃陰譴則天公夢夢尙可問乎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二十

鬧房斃命記

世俗娶妻花燭之夕親朋畢聚於新婦室中歡呼坐臥至更闌燭跋甚者達旦不休名曰鬧房此風盛於江浙而嶺南尤甚然房中之喧寂視婦貌之妍媸姿近中人者不過酣飲謔浪媮者一顧而散妍者則百端狎戲必擾之俾連宵不遑寢處而後快有周姓者娶婦甚美其友五六人醉後繫周手足裹以衾昇之擊鉦鼓遊於市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皆山虎逾垣入啣子去矣夫他人娶妻而美何與已事而必百計擾弄至裹之縛之哉羨之極妒心生焉妒心一萌其中有不堪自閤者矣在周金二人之死雖出於意外而究其致死之由烏能逃罪故凡遇鬧房之友當面斥其非其人知過而退則已否則絕其往來亦無不可乃世俗相習成風且有同室之人亦與鬧者更可惡也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鴉片

鴉片出海外諸國大約以草根花葉合製而成或曰卽米囊花子亦無從辨也彘人入關貿易携之愚中國獲厚利而閩粵兩省土人視爲至寶其物如馬糞色微綠以水浸之凡三宿三易水去渣存汁以先後出者遞爲高下微火煉之成膏如醫家所用以敷人瘡毒者分之丸如粟粒置燈檠於牀持竹筒若洞簫者橫卧而吸其烟必兩人並卧傳筒互吸則興致倍加其烟入腹能益神氣徹夜不眠無倦色然越數日或經月偶吸之無大害若連朝不輟至數月後則侵入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則疾作俗呼爲癮癮至其人涕淚交橫手足痿頓不能舉卽白刃加其頸豸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少爲運動也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識者方代爲歎息而彼且謂謂自

夢凡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得矜於衆曰余癮至食幾許矣余每日非此不能存活矣久之家資耗盡而死期亦至哀哉夫鴉毒害人見之者必變色疾趨避之惟恐不速間有服毒自戕其命非迫於飢寒卽罹於法網無生人之樂遂視死如歸彼食鴉片者明知耗財傷命甘心不顧亦何爲哉

夢凡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四

平南仲傳

平南仲忘其籍隸家貲頗裕而怪吝異常遇飢寒垂斃者雖一錢可活亦靳而不與而於選色調情擲心賣取則百計圖成罄囊不惜偶出遊遇一婦携幼女同行年可三十許色頗艷因尾其後訪之知爲楊氏婦夫寒士課蒙於家藉館穀以餬口者也因日伺於門外偵其夫與某某最契而轉輾納交往來漸密緩急相商無不應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五

楊德之謂管鮑交情復見於今日也一日邀楊過飲酒酣握手曰余有季父宰滇南近得手書以新開銀礦乏人經理屬余適往相見何遲相離何速且八千里外滇南啣盃握手正未知何日殊堪於邑耳楊亦歛歔不自勝旣而楊謂平曰研田相薄生計終微荷君刮目竊欲一附驥尾倘得彈鋏侯門君之施也平日代籌已稔所不難請者虞足下繫戀室家憚於行役今旣不

忘弧矢請卽治任不特舟車之費毋煩過慮卽尊闔衣食室人亦可代謀斷不致如齊臣之托妻寄子有凍餒之虞也楊感激涕零刻日就道至滇平謂楊曰距此百里爲某邑余有夙逋必躬自走索計四日可往還楊於是休於旅舍而平則逾期不返引領跣踵幾二旬遂貨其衣履迹至某邑平踪杳然猶疑其或繞程先謁季父緣事逗遛也復踪跡之則曩日所云季父開礦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五

諸說皆屬子虛楊始爽然大失自惟彼以殷富之家何藉於舌耕寒士而慙慙締交屢供困乏且挈之遠行以圖生計哉今忽爾免脫是明知其旅囊一無所有而欲置死於異鄉溝壑而甘心也昔者恩何驟今則仇何深雖至愚極戇之士可不假深思而得其故然而楊已露肘决踵潦倒窮途矣匍匐乞食八閩月抵里門則妻孥已歸平氏遂徑詣平平詭云外出未歸詢其妻

曰卧病不使相見詢其女則云死矣楊素孀平時凡遇橫逆之加受而不報至此憤極亦惟以首搶地號泣呼天不能出一辭詆平短處也先是平給楊於旅舍兼程并食迅急歸家偽作楊手書報平安云藉平之力業已得所而途次之情誼更堪銘佩屬妻踵門謝之且可因此往來以時商緩急相見如家人不必以男女為嫌平由是得與婦通楊歸之日婦已懷妊五月矣因蔡氏雜著卷四

用藥墮其胎胎墮而婦暴卒陰使人伺楊他出舉婦屍置於其家時邑中土寇竊發當事登陴禦賊不遑理民事平竊私幸未幾城破賊頭目陸姓者向與平為鄰曾以飢寒告助平無絲粒之給憾之且知其惡蹟縛平於柱裸其妻妾子女於前令羣賊逼淫之而後斃割其肉嗟乎使邑無賊警臨民者即廉明按律治罪申詳准覆動必經年不過戮其身妻孥猶安然無恙也烏

有斃割之慘裸淫之辱哉觀此可以知天道之不爽

蔡氏雜著卷四

無情伎倆

苗變虎

聞西粵苗人每有變虎之異其變未久而被獵獲者往往於前兩足皮內猶帶銀釧蓋苗俗婦女以腕釧之多寡為貧富余初以爲誕後居懷遠陽溪山中三閱月與苗人習處詢諸頭人云其家自祖父以來三世而兩見矣蓋其祖母與叔皆變虎也將變時肢體發熱頭目昏眩呻吟床第如寒疾數日後口噤不能言則知其將

夢尸雜著卷四

解曲技辭

五

變虎矣多方拯治間有愈者否則口噤數日尻上骨輒隆起又數日而盈尺漸而目光爛爍身上黃毛茸茸其親屬皆環泣病者淚亦泫泫下乘夜號哭昇諸野外閉門不使入次早不知所之矣數月後時啣犬豕置門猶不忘家室云余謂天下理所必無而事爲或有者此類是也然按淮南子謂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又述異記曰漢宣城太守封邵化虎食郡民則古恒有之

矣惟是易曰大人虎變虎爲百獸之長而苗則犬豕之類也苗而變虎可謂善變者矣

夢尸雜著卷四

解曲技辭

五

蚰蛇

粵西南梧諸郡產蚰蛇大者合抱在當日已絕無僅有今所見者粗圍經尺而已性最淫見婦女必追及之蟠繞不解被交者多死或產蛇故邨婦樵採於山者必視路之遠近而量繫裙之多寡遇蛇追及則解覆其頭而奔少頃蛇覺復追解覆如前倘道除裙盡則不免矣然畏葛藤捕者繫藤其頸牽之如犬羊以竹籤釘頭尾於

琴川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五

龍城苗

柳州諸邑皆苗聚數百家或數十家為寨結屋即就山之高下遠而望之崇者如層樓卑者如雞墜墾隙地為田鑿池養魚而結厠於池上得陶朱公養魚之法焉其俗男女衣袴俱墨色男子不留鬚不辨髮或有髡其頂反留兩鬢及腦後者皆挽而蟠於額上嗜淡巴茹如命雖三尺之重烟管不去手女子髻偏左以木梳啣髮際

琴川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五

地數人執巨槌遍擊槌所至胆即隨之急用利刃剖之可得用以合藥罪人被三木時服之無痛楚明楊忠愍公被罪有餽胆者忠愍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用蚰蛇為即此是也其外腎如鉤可為房術而其油沾人陰處則縮如天闊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凡榻食無箸探以手每寨必設鼓亭有事則擊鼓聚眾朱輔溪蠻叢笑所謂集人鼓也椎牛剖分其肉而生啖之去牛腸糞垢揉其汁白如

漿者聚益內醮肉而食人以爲穢而彼則不啻
珍錯嶺表錄異謂交趾重不乃羨不乃羨者卽
牛腸之垢柳州距交趾不遠故其食物之相類
如此夫婦配合必以歌聚男女數百人更唱迭
和不知何詞翕然而合則相携於深谷無人處
成匹偶散後夫自歸俟女與他人合而生子然
後娶爲婦否則不齒於人數夫桂林象郡始皇
時已入版圖數千百年以來滄桑且更而獨此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汚風陋俗竟無能移而易之者其故何與

蘆笙

苗寨多在窮巖絕壑間其地生蘆大逾中指似
竹而無節截短長其六管束列匏中爲笙大者
長丈餘小者亦五六尺每管各一孔吹時手指
互相啟按亦成聲調每於農隙或黍稷登場後
合寨中老幼數百人吹之且吹且舞爲賽神之
樂聲振陵谷物果見所未見音亦聞所未聞余
爲長歌記之西風瑟瑟蘆花老蘆葉離披見孤

夢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篠截來六管短間長攢束如笙製亦巧短者纔
盈三五尺長者丈餘真絕倒相傳此物制自漢
武侯會與征蠻銅鼓同時造牂牁郡僻山之陬
彝人雜處爲朋儔按牂牁志苗徭伶僮
四種總名西南彝服食迥
與世俗殊語言莫辨惟啾啾蠻烟瘴雨無音樂
不解絲管與笙篴我來正值秋風裡無限羈愁
胸臆起忽聞邨落烏鳥鳴云是蘆笙心轉喜環
列羅漢幾百人苗俗男子三十
以下者名羅漢魁顏感鷓鴣真壯

士齊聲吹徹凌雲霄響震危崖勢欲地初疑邊
笳鳴晉陽鉄騎來縱橫又疑吹威靈龜茲舊樂
多悽惻倏爾斷復連轉瞬徐還捷所費群吹無
錯雜何必商徵與呂律小笙音節殊悠揚偃僕
舞蹈兼趨踰大笙窾坎復鞞鞞特立不倚排風
檣當前聆近股戰慄臨風遞遠心悲涼最是荒
邨日欲暮野烟鎖斷樵人路嘹唳哀鴻叫不休
嗚咽寒蜚泣玉露離情別緒雜沓來蘆笙餘響
夢片雜著卷四 柳曲枝辭 三

偏難住頻寄語遄歸去賞音此地終難遇任君
能作鳳凰鳴未必浮邱真一顧笙兮笙兮喚奈
何為君翻作蘆笙歌

黃石夫入鄉賢祠記

黃石夫者不知其里居藉祖父之遺家業豐裕
補縣學生財豐而用嗇一介不以與人而性喜
修飾遇人謙抑以邀虛譽偽使相識者遺金於
道而拾之揭示通衢曰遺物者急詣認取毋自
悞其人奔而往質銀數無訛給還之使人聞於
邑宰及學使者遂以道不拾遺舉為優其家僅
通於鄰婦為本夫所執截其髮繫頸而牽至其

夢片雜著卷四

柳曲枝辭

三

家詭言及黃黃揖之求免事平謂人曰以我家
聲勢付有司置諸法易易耳顧犯而不較嘗聞
聖人之教矣居父母喪作哀痛擗踊狀水漿不
入口設藁席於柩前而背人飲酒食肉實與妻
妾同寢處其生平詭譎類如此而人亦往往為
所欺曰石夫君子人也生可為間黨之表率死
可入鄉賢祠而無愧矣石夫亦遂居之不疑詡
謂自得謂其子曰吾生平無愧忤死而食報以

享春秋俎豆之薦庸何忝乎未幾卒其子遵治命賂鄉黨中之素有聲望者爲之合詞請於邑宰擇日奉粟主入祠是夕其子夢石夫衣冠破裂面目青紅相間云祠中鄉前輩索贄儀不遂被逐子次早入祠其父木主果仆於地因默禱奉香楮牲醴始獲安焉明成化間有給事中王徽剛直有大節將卒戒其子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其中又劉健爲相河南有司欲奉其封

雙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吏目決囚記
梅州蔡阿三者凶狡無賴傭工於其隣張某家張婦年少微有姿阿三圖姦而無隙偶入山遇婦自母家歸誘入寮房強污之寮房者農圃家司夜之所也婦謾罵曰汝傭於我家無禮若此歸語我夫汝死無日矣三因舉木棍連擊斃之且褫其衣袴而遁後捕得當誅部中文檄至例不得少延時刻而佐雜官又不得監刑遊擊某

雙尸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三

翁入祠劉謝曰吾郡鄉賢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可並也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以招訾議是辱之非榮之也今黃石夫旣不能如王徽之立品而其子復不能如劉健之有識可謂是父是子矣然祠中諸賢不以石夫之不當入祠而逐而因索贄不遂仆其主而逐之其卑鄙爲何如哉鄉賢如此無怪王徽恥居其中也

刑事間於

令制軍嚴鞫得囚兄某賄屬行刑實皆伏誅千
總吏目雖無情弊而決囚大典慢不驚心亦置
諸法州牧與游擊戍邊夫決囚常事耳待旦不
及而決於夜亦恒有之適逢霖雨而行刑者又
醉遂成天下古今未有之奇事宜記之知事之
出於意料外者固不少也可不慎與

夢戶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完

紀西粵幕

幕友惟刑錢為最要就二者而論刑名尤重焉
蓋錢穀所司惟出納而刑名則按律引例以判
罪人生死所爭在毫厘間歐陽公謂求其生而
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所謂求者即在按律
引例之間豈細故哉故習是業者必求申韓老
手北面師事朝夕切磨積數年之久方可出而
應世各省皆然惟粵西去京師稍遠一切刑政
簡易稍有出入當事亦不甚苛求故蓮幕捉刀
人往往有未經師傅逞其私智抄撮成案藉有
力者為之推轂即踞案指麾顧盼自喜有某姓
者行貨於粵資本耗去改業為幕矜於眾曰此
何難事而亦如學者負笈從師遷延歲月乎倘
予汲引有人斷不貽譏幕府於是遇新除州縣
至必先懷刺求見曰晚生賦閒日久資斧不給
求老先生培植一席之地舉家啣感同人皆鄙

夢戶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四十

之不與往來桂林郡守與有桑誼推轂兩次俱
不勝任東人辭焉因復往求薦見壁上大書一
絕曰改將貿易學刑名不用工夫那得精培植
兩番梓誼盡不須再瀆老先生某大慚而去

夢厂雜著卷四終

夢厂雜著卷四

鄉曲枝辭

望

遊踪選勝

目錄

巖裏記

七星巖記

劉仙巖記

白龍洞

浯溪山記

平山堂記

夢厂雜著卷五

岳陽樓記

滕王閣

萬柳堂記

靈隱寺

柯山石佛記

夢遊天台記

目錄



夢尸雜著

遊踪選勝 山陰 俞蛟 青源

昔許椽好遊而體便登涉時人謂許非徒有勝情且有濟勝之具余二者兼有特未行數萬里路睹天下奇山水耳然一邱一壑會心不遠固不必泛滄瀛登喬嶽窮奇歷險為愉快也昔人以州有九未歷其一為恨事未免見哂達人

夢尸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巖裏記

吾鄉出五雲門由阜埠陸行二十里地名巖裏凡生長山陰者未之或知焉其山之深林之密顧名思義可想見矣戊子秋許子蘭谷言子孝思及余皆竹杖芒鞋而往山雖層疊高不過三四仞惟石徑千紆萬折雜樹藤蘿扶蘇滂鬱白雲若飛絮縈繞間以烟嵐籠淡抹野鳥喧喧似訝客之何來者許子曰此中風景不異桃源

夢尸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居人數十家高陽平之避明季亂徙居於此復行數里有嶺橫於前水聲潺潺攀附而上至其顛則萬壑濤聲起足下聒耳嘈雜二人問答語不可聞望之崇山環抱非復人間是嶺始巖裏之鎖鑰歟譬諸長江大河必有隘處東其源然後一瀉而暢其澎湃汪洋之勢行文者必紆徐往復逐層頓跌而後縱筆出其詭麗宏傑之辭余於是嶺而歎造物之於山川邱壑位置得宜

如此也許子與余俱足力不勝小憇嶺頭言子
時年六十獨扶筇先進余曰矍鑠哉是翁乎少
頃有大聲疾呼巖谷皆震則言子拄杖相招也
至則男女老幼出而聚觀衣冠樸野許子族人
握手勞問殺鷄作黍次日越陌度阡低徊瞻眺
屋皆茅茨以卵石疊墻踈窓面嶺草閣梯雲溪
流瀲灩繞渠穿隴清鑑毛髮沃野可畊卽以諸
壑爲灌一老人爲余曰余居此凡四世路不拾
遺夜不閉戶野田千頃從無旱潦之患做鄉可
舉以誇美者惟此而已時惟九月黍已青黃相
間且多雙穗放翁詩曰路不拾遺知政肅野多
滯穗是時和夫政肅時和不過一時之盛未有
經百數十年如一日者嗟乎此真桃源矣信宿
而出余也銳志林泉每讀陶靖節桃花源記竊
謂天壤間安得此避世之地以遂考槃衡泌之
樂而不謂桃源近在吾鄉數十里內也顧勝地

當前塵網莫解恐不能相從巖裏老人優游歲
月也因記之以示孝思蘭谷均曰可

七星巖

桂林八景皆奇偉瑰恠幽邃滂鬱而七星巖為最巖石上舊鐫北斗文近已漫滅而名尚存時惟十月王子舜一為前度劉郎因歷道巖中之勝相與挈杖頭往山高數十仞嵯峩險削榛莽交錯攀附而上山半有真武廟其巖洞在神座後窺之陰黑聞中有蛇虺惟冬令可入道士燃篋炬且籠燭幽火煤為前導壁間題咏頗

夢尸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五

多幾無措筆處皆記遊之作漸入而陰森之氣逼人毛髮題咏亦漸少矣蓋世人問幽選勝者多而遇奇僻險恠之域往往裹足不前半途而返山靈竊笑所不顧也中多鍾乳點滴如簷溜椰子厚謂楚粵多鍾乳餌之最良者土人謂之石漿經千百年凝結而成巨石有直立者如人獐惡者如鬼魅蹲伏而張爪牙者如猛獸蟠旋環繞揚鱗鼓鬣鱗甲閃爍者如蛟龍千態萬狀

不可摹擬真奇觀也復行二里餘有石欄圍繞憑欄俯瞰窅然而深投以石半响始聞水聲澶然道士曰此癩子潭也其源通彭蠡深不可測有龍伏其下余為之毛髮森豎促道士引出約百餘武如曙光初逗旭日將昇名曰東方亮則出巖矣同遊者王子舜一徐子竹樓朱子湖塘暨余而四溯塘曰是游鳥可無詩歸而釀飲酒酣余作長歌并為文以記

夢尸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六

棲霞寺前山勢惡半扼灘江半枕郭稜稜骨立草木踈綿亘地軸挺霜鏘徒多怪狀無奇觀粵中終鮮真邱壑不有携筇著屐來致使山靈亦寂寞阿誰此地經前遊峰圍澗繞恣探搜洞門隱隱羅魁杓洞門有七星石因以名巖每逢雷雨蟠螭蚪是中有景三十六揮毫欲寫繁名目巨斧曾煩開鑿勢崆嶺嵌窟英靈毓惟余耽奇愛最真攝衣踵步寧逡巡火煤函繫紗

籠燭數枝篋炬燃如薪僂僕側肩還俯首忽
高忽下殊艱辛冷氣陰森浹衣袂自從開關
無陽春摸索更進數十武路漸寬潤開廊廡
巖薛怪石勢欲傾仰視屏息不敢語或如凌
霄奮翮搏鵬鵬或如爪牙爭獐伏猛虎炯炯
流金星闐闐震天鼓隊仗布森嚴日月互吞
吐皆巖中景足力幾殫目亦眩顧盼殊難屈指數
結羣迤邐復前行摩崖陡壁圍重城嶮礙阻

夢厂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七

絕疑無路欲進不得心魂驚無何循壁轉向
左如陷大澤橫長阮潺湲激響深叵測投之
以石聲嘈呶濕霧陰凝氣昏黑炬光慘淡人
無色温嶠牛渚夜燃犀魑魅憑虛幻欲出深
林月黑聞腥風攫人猛獸伺斲崩人生意氣
當英雄探幽索怪開鴻蒙窮年兀兀困井底
安知造化多奇工向平靈運稱高蹈當時遊
屐烏能到振衣長嘯出東方巖盡處各樹杪
東方亮

斜陽落海嶠

夢厂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八

劉仙巖

出文昌門三里有劉仙巖已丑立秋後五日友人馮石庵邀飲於巖之冷然閣仙元時人名仲遠以屠豕為業家於巖下上有小庵仙每旦聞鐘聲則起磨刀霍霍屠豕趨墟有年矣忽一夕僧夢緇衣老婦跪而泣曰我母子八口之命懸上人手僧駭而問故曰勿擊曉鐘即生全之德也僧起憶夢中語因暫緩鯨魚之撞以覘其異

夢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九

有小巖即劉仙當日坐卧處也山故多虎而巖無門垣僅蔽風雨虎狼之患終不及者殆學道極於元解者乎閣在巖之左拾級而上憑窓一眺桂林四境歷歷在目詢石庵以冷然名閣之意曰斯閣高出雲表登眺果宜而尤宜觀雨雨將至暝雲四合冷風颯然為之先驅颺絲滿空斜飛亂舞谷響林偃有溟濛混沌之態至靜夜枕畔竹樹交戛與簷滴相應和彷彿琴筑之音

夢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

此冷然之所以名也山多垂崖危前人題咏皆泐諸石每歲郡人於九日作登高之會餽濃酒覆鉦鼓鐃吹是日與飲者凡九人題詩於壁者徐子竹樓朱子溯塘王子舜一及主人石庵

多中京師長春館道士邱處機聞其名致札邀其入都歲餘而還後不知所往村人疑其羽化改庵為道院肖像祀之巖中高曠如厦屋其右

白龍洞

去劉仙巖里餘為白龍洞崆嶮嵌窟若巨室旁
有小穴僅容一人無敢入者相傳昔有乞丐畜
白蛇最馴日蟠曲筐中呼為白龍後漸大筐不
能容因縱於此越數年蛇長數丈圍二尺餘食
邨中雞犬且逐人居民皆遷徙避之丐一日偶
經於此蛇倏至圍繞數匝丐大怖然察其意不
惡因問曰汝非白龍乎蛇點首丐曰數年不見

夢廣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一

修偉若此汝若有知當思自全之道何事造孽
負余參養倘天怒人怨無論雷霆之擊世豈無
董奉吳猛其人者操強弓毒矢以從事汝能無
悔乎蛇遂解圍宛延旋繞有依戀之意視丐去
遠逡巡入穴後遂不復見其地四週皆叢塚土
人於清明前後咸往掃墓挈榼携尊士女雲集
余亦偕友人聯騎而往適大雨如注避巖下日
暮方歸

浯溪山記

辛卯十月既望余偕靈川宰楊念山北上道出
祁陽之浯溪山遙見林麓亭臺掩映詢舟子則
曰陳氏別業也蓋陳氏為祁陽望族或因茲山
之勝構此以備游觀者於是艤舟崖際循石級
拾而登山不甚高惟怪石嵯峨若蓄蓄欲墜不
堪仰視平林陰翳綴以楓葉不啻三春紅雨也
時旭日初起曉風明滅露氣泠泠遍襟袂小憩

夢廣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二

石亭亭之左有古祠額曰雙忠肖二像義冠博
帶儼然古大臣風烈惜無碑碣姓氏及何代並
無從攷念山嗜古探索不得殊怏怏頃之清磬
一聲從林莽間出跡之為古中宮寺寺前環小
溪水潺潺然白雲滿山蒼苔沒徑殿宇止一楹
而蕭疎幽潔絕異人間世也無何寺僧以清茗
供客且語曰公等亦知此地有雙忠遺跡乎引
而前行里許垂崖如削壁立千仞似經巨靈斧

弊者其間石刻為唐代顏元兩公遺蹟蓋是時
漁陽垂絕明皇復兩京肅宗即位於靈武朝野
欣然有中興之望微之遂作中興頌以抒其忠
君愛國之忱而真卿適任荆南節度緣泐書於
此二公一撰一書固屬氣求聲應而文辭之高
邁與筆法之遒勁又可稱合璧云後人之建此
祠也豈偶然哉然則祠因碑而建也祠前之亭
臺聊以綴前人陳跡也而陳氏別業之說為舟
蔡氏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三

平山堂記
維揚之有平山堂猶武林之有西湖也薄海內
外咸慕其勝有相距道遠不獲一至為恨者西
湖去吾鄉百餘里六橋三竺山色湖光領畧殆
遍獨於平山則南北往來經維揚者再不獲艤
舟而一覽焉丙午秋余有事維揚主鹽政董蘭
坡六閣月時携小童出天寧門一望花木扶蘇
亭臺掩映兩岸疊石為山有峯有巒有岡有嶺
蔡氏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四

子訛傳也嗟乎士生千百世後凡古聖賢及忠
義士不獲親炙風範僅於史乘中想見其梗概
間有碑銘遺蹟亦為好古之士椎拓漫漶或經
歷朝兵燹之餘銷毀殆盡求其如是碑之完整
不朽者蓋亦鮮矣余何幸而猶及見之也然是
遊也初不知碑也并不知祠也因叩野衲之禪
關獲睹昔賢之遺蹟念山曰是不可無記余即
於舟次援筆為之漏下三刻月映篷窓矣

今上行宮
翠華巡幸駐蹕於此有井深不可測蓋亭覆之額

1268 丹黃參日 頁五

曰天下第五泉味清冽每往僧必汲水瀹茗以
獻余雖無盧仝之癖頗亦領其滋趣其左宛延
屈曲聳如龍脊則蜀岡也植梅花千樹開時瑩
白如雪暗香襲衣袂彷彿行孤山庾嶺間余爲
之低徊而不忍去也昔人謂人生只合揚州死
又曰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獨照揚州夫當日之
所謂平山堂者山則培塿堂不過數椽書屋而
已烏有亭臺花木掩映扶蘇極雕繪疏鑿至十
里之修廣令舞裙歌扇倚畫舫以呈妍烏帽青
衫醉芳樽而拄笏使昔人生當斯世其留連咏
歎不知又當何如也余滯跡京華日鹿鹿於車
塵馬迹欲鼓維揚之棹再續斯遊勢有未能慮
滄桑多更勝蹟易湮也故援筆記之

夢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五

岳陽樓

岳陽樓者岳州府城樓也兀峙大江之滸凡往
來客舟必經於此余幼時讀杜工部登岳陽樓
詩首聯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想見憑高遠
眺曠濶無涯之狀爲之神往辛卯秋余偕武功
楊念山北上遠見層樓高聳於雉堞之表遂艤
舟其下聯袂而登畫檻紆迴榭櫺丹碧是日適
烟雨迷離憑欄四顧凡漁帆之出沒浦樹之蕭
疎俱在有無想像間而遠山之縹緲更若隱若
現一幅米襄陽圖畫也歲甲寅晤岳陽李仰峯
於嶺表爲語是樓之勝并憶昔遊不禁慨然服
日仰峯索畫因卽寫岳陽樓圖歸之并繫以詩
岳陽城上岳陽樓俯瞰長江估客舟記得昔年
經此處一帆烟雨放中流

夢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六

滕王閣

滕王閣余凡三過其下塵鞅羈身悴於征役未
遑登眺也癸亥三月捧檄赴嶺南阻風不得進
同舟者盡估客不解覽勝之趣因搆衣而登聊
償夙願且欲覈王子安之賦而弔帝子焉閣三
楹南向西山峙於左南浦泛其前賦中所謂畫
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也碧構丹榭
平欄曲檻四顧蒼茫雲山千里可以憑弔賦詩

夢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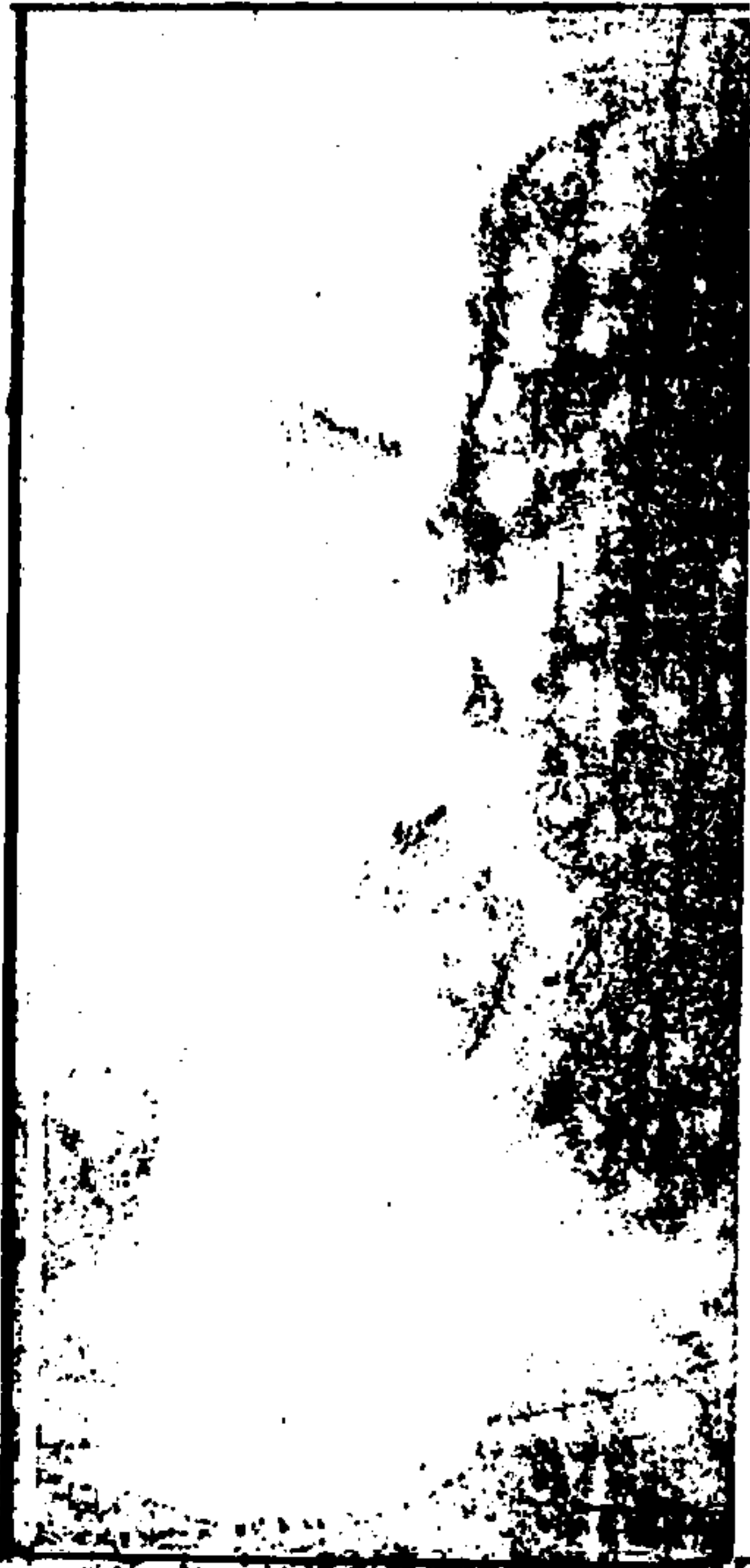
可以遊觀會飲此所以當日間都督於陽九佳
辰聚如雲勝友於斯也然而繞閣無山泉之深
沉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蒼鬱而遇春夏淫
雨泛漲閣下一派濁流滔滔滾滾舳舻艤帆
櫓如織吩呶喧號晝夜不斷有風波之虞無燕
嬉之樂焉當日者子安倘無捷風引舟不與斯
會則閻公婿文必不佳而斯閣幾經兵燹之後
頽廢久矣安得後人時為修葺且踵事增華俾

千百年兀然永峙於江渚哉地以人傳人以文
顯閣存而滕王亦籍以不朽文章之為用誠非
淺鮮矣

夢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七



萬柳堂

京師廣渠門內多隙地其間有屋數椽四周繞以短垣聚土為山稍溝為池所植無雜樹春夏時青葱交映陰森蔽日者皆柳也因名之曰萬柳堂本元時廉公野雲讌遊之所本朝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而整葺之為別業每當休沐之暇輒與翰苑諸名士賦詩飲酒以含咏太平之盛今相距已百有餘年而公之後人無

夢厂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十九

宦達於京國莫有起而整之葺之者榛莽接徑瓦礫塞渠惟依依之楊柳猶搖曳於頽垣斷礎間令人不禁撫今追昔而憶張緒當年也戊戌之春偕章子次山鄭子少白載酒而往各賦詩紀遊酒酣余忽憶心腴蔣太史為余題深柳讀書堂小照有他年烏帽簪紅杏去宴京華萬柳堂之句余時年方壯頗知勉力自奮後以飢驅奔走四方蹉跎失學慨壯志之頽唐負高賢之

期許記是游而有觸於懷故并及之

乾隆壬申上巳李薦青招諸名士修雅游柳堂寧郡王聞之携琴酒而往為助雅游主以下二十二人鄉人樂君滙川與焉因繪圖以紀其盛一時爛於篇什者爭相題咏余友宗子芥颺亦題七律四章王以天潢之貴下與諸名士游咏畧分忘形高風真足千古而芥颺詩之醇雅流麗冠於諸作因并附

夢厂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二十

記相國遺莊萬綠稠暮春天氣禊重修盛開詩社飛英會難得賢王降節遊古道論交無貴介帝城此地足林邱攀花藉草君何幸大雅堂中占一籌蘭亭觴詠西園集冠蓋千秋儼比肩襖帖重摹王內史畫圖還倩李龍眠地餘泉石居然雅事入風騷便足傳三十二年來鴻爪在垂垂老柳尚含烟平泉草木感滄桑選勝園為選佛場行帳徵詩來白社

晨鐘催夢破黃粱幾曾逝水留雲住猶記殘
花撲酒香二十二人無恙否一回檢點一蒼
涼 惠風不減永和時轉惜堂堂歲月馳名
士散場君老去春光如水我來遲卷中姓氏
曾相識局外烟雲頗耐思小步城陰尋舊蹟
雞鳴啼上最高枝

斐廣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三

靈隱寺

戊子陽月可浣友人嚴五巨川邀余渡錢塘僦
居西子湖頭凡湖山勝處游歷殆遍一日擬登
北高峯小憩靈隱之冷泉亭有客乘肩輿狐裘
貂帽隨兩狡童停輿入寺俄頃而出亦徘徊亭
畔察其語音似晉忽謂嚴子曰天下名勝可供
游觀者當首推西湖子越人也會當領畧其趣
也嚴子日子之首推西湖為名勝意何居客曰
斐廣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三
崇樓飛榭畫棟連雲旋室迴房珠簾蔽月真不
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也而莫不彩櫺丹構刻
桷鏤楹引水為池波紋滌漾疊山以石磴道嵯
峨極人間之結構聚天上之仙靈至若酒鑪茶
社任醺飲以抒懷蕭寺琳宮洵焚修之樂土又
若肩輿堤上放棹湖濱靜女如雲妖姬聯袂脂
香如麝髮影籠蟬盡塵世之繁華助湖山之景
色此余之所以不能忘懷於西湖者也嚴子曰

是固西湖之趣是亦微子莫能領畧也客逸巡而退嚴子爲余曰夫西湖之所以名天下者山色湖光耳至軒楹臺榭雖不可少而加以廣堦複宇飾以金碧朱鉛於是僮父村姬亦溷入其中提筐挈榼歡呼狂叫不大爲湖山減色乎東坡居士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淡粧者湖山真面目濃抹者金碧輝煌也西子固無藉乎濃抹而尤不宜於濃抹鮑昭之賦麗

夢尸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三

人則曰蕙心蘭質玉貌絳唇陳思王之賦洛神亦首贊其雲鬢修蛾丹唇皓齒又曰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李義山咏虢國夫人曰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則可以知美人之不宜濃抹也明矣以西湖比西子果爲允當而曰濃抹亦宜則坡老未之深思也今世人之遊西湖者祇以軒楹臺榭爲羨而不問山色湖光是西子濃抹勝於淡粧矣余曰善夫子之論也西湖

有知當以子爲千古賞音茲巨川謝世偶憶是遊并記其言

夢尸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四

柯山

山陰柯山有石佛寺已丑春借巖宇巨川出郭由鑑湖泛舟東南行三十里山高不過數十丈廣不過數里而巉巖嶸嶸竦竦棘木之滂鬱無飛瀑之潺湲復無亭臺可憩息燕飲故探幽攬勝之士遊踪鮮及焉山下居民多石工架木梯絙日循斧鑿礪礪砢砢之聲恒震巖谷採取既久山石遂多奇詭瑰幻之狀或懸而欲墜或削而若擎或仰而突俯而窈或高曠如厦屋或孤聳若浮圖而懸崖之下則皆深潭水色澄碧土人嘗以數十丈麻繩繫石沉之以探深淺綆盡而石猶懸蓋石質愈窪愈美採者恒屨竭其水而下至千尋水不可汲而止此潭之所以多也溪迴谷轉榷桷聳出崖際者為石佛寺佛就巖石鑿成覆以殿止有前楹佛肩背卽枕懸崖跌坐高約三丈有奇左手舒掌膝上可供兩人卧而

游踪選勝 五

有餘此殆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漢明帝所夢之丈六金人乎考郡志晉永和時居民鑿石成佛至唐始創寺覆之明萬歷間副使黃猷吉重建更名普照計當日開鑿之工範金之費殊非易易然而無方丈軒楹及廊房庖湏卽枿榱栳廂亦無金碧之輝煌惟一二老衲梵誦其間惟時風鐸冷然夕陽欲下巨川與舟子咸促歸棹遂廢然而返

游踪選勝 五

夢遊天台記

余居恒讀孫興公天台賦而深景行仰止之思焉竊謂天台離紹郡僅數百里而遙不在天上又非若崑崙之在絕塞與夫圓嶠方壺之必憑雲馭風而後可登陟也會當招勝侶治裝裹粮芒鞋竹杖捫藤蘿攀絕磴作汗漫遊肯令司馬子長向平輩誇遊踪於千古乎顧饑驅奔走三十餘年無停軌遂使泉石烟霞之志潛消磨於

夢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三

車塵馬足之餘歲庚子遇呂子鳴謙於京邸賦詩酌酒時相過從鳴謙家新昌之斑竹距天台百數十里一日酒酣留宿寓齋爲余述天台山勢之峻極峯巒之奇拔松檜之叢鬱溪澗之紆迴飛瀑之激湍及琳宮梵宇邃閣幽軒可以憑弔可以讌遊歷歷如繪其衆峯平列乍低乍昂如覆孟几案者牛姑嶺也巨杉千餘株皆二十圍木杪隱見梵刹者萬年寺也巨石左右兀立

蘭蕙叢生芳流襟袂者香谷巖也磐石大如屋

瀑水蜿蜒其上光潤膩滑旁有井深不可測者

觀龍潭也小山環繞由窄徑屈曲行度石橋遙

望一峯插天際者華頂峯也其間亂峯拔起如

筍作紅霞色瀑布千丈直飛而下者卽興公賦

中所謂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也

由此折而東有石梁修二丈有奇寬不盈二尺

梁盡處有洞極明厥者相傳劉阮採藥遇仙處

夢廡雜著卷五

遊踪選勝

三

也他如靈巖龍湫慧墅桃源暨望月峽桐栢宮

惆悵溪諸勝不可枚舉矣言者不煩聽者忘倦

余不禁爲之馳神運思恍若置身於台嶽也須

臾就睡見一羽客舉簾而入曰余天台山道士

也知君慕天台之遊非一日矣茲風日晴和盍

擔簦杖策以畢斯願舍余其莫爲導者於是欣

然隨往薄暉灑影涼飈襲裾黛色參天松濤聒

耳而幽邃窈窕峭崿崢嶸之狀俱在有無杳冥

間道士曰此處由龍湫登雁山不遠君亦有意乎余曰唯唯正欲取道為呂子謹語而覺急披衣起以語鳴謙曰子殆班孟堅所謂魂與神交精誠發於夢寐者乎昔與公見天台圖畫而作賦固未嘗親歷其境也而子則得諸傳聞遊於夢寐均恍惚不可為象然而泉石膏盲烟霞銅疾足下有焉盍記之以為他日歸遊之券余因援筆而為之記

夢厂雜著卷五

遊踪題勝

一

夢厂雜著卷五終

夢厂雜著

臨清冠畧 山陰 俞蛟 青源

臨清為山左水陸之衝距京師八百里而近商賈輻輳市廛林列乃嘯聚陽穀壽張堂邑三縣之亡命蟻屯蜂集雖三旬撲滅而干戈烽火村市為墟狂寇跳梁用紀顛末顧軍需旁午執簡擦觚終虞舛漏且敘無倫次不賢識小聊存其畧云爾

夢厂雜著卷六

臨清世畧

一

甲午之秋余客臨清吏日范龍山與有葭葦誼
投轄下鍵館於衙齋時逆匪王倫以清水邪教
煽聚亡命至數千人陰布其黨於東昌兗州二
郡八月二十八日子夜陷壽張縣令沈齊義朝
服坐堂隍罵賊賊支解之臨清之南鄉張四姑
莊亦同時被賊殺掠一空莊去州僅二十五里
閭閻洶洶協鎮葉信江右人髦且病部下兵不
滿三百州牧王溥入京未返攝篆者別駕秦震

夢厂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二

釣束手無策龍山謂余曰寇至奈何余曰昇平
盛世此等么磨直飛蛾投火滅亡可立待何慮
爲雖然不可無備宜先諭四鄉運積聚入城無
爲賊掠西南二門外民舍與城毗連者毀之虞
賊人藉足且縱火也派城內居民列名造冊上
城分守壕口其四門敵樓則以兵守之令紳士
分任段落爲兵民造飯供應毋缺禦賊器物自
弓矢火藥鉛丸外更多備灰石蓋遠憑鎗炮近

宜矢石仰面攀登者揚灰可眯其目此其大畧
也至隨機應變不可枚舉矣龍山曰賊之來與
否未可知先運積聚毀民舍余以吏目微員敢
張皇滋事乎後賊專攻西南藉民舍爲障蔽致
城上鎗炮不能擊四鄉積聚恣其淫掠所備灰
石復不多拆女牆用之龍山初未嘗不笑余爲
書生談兵也

夢厂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三

先是五月間四鄉忽起訛言清水教主招聚訓
練擇八月二十八日起事矣或問起事云何曰
殺官劫庫藏察之每村果有賊目數人教習鎗
棒聲言飲水一甌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
爲清水云時猶未知渠魁爲王倫也倫陽殺人
貌魁岸性狡譎多力有拳勇嘗爲縣役因事責
斥無以爲生遂抄撮方書爲人治癰瘍頗驗擇
受病男婦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願爲義
兒義女以報德又詭稱遇異人授符錄能召鬼

神諸邪法以惑愚民積十餘年而奸黨遍諸各
邑壽張與陽穀連界沈明府齊義於八月始廉
知其事方擬移文陽穀協擒而胥役皆賊黨有
偽授元師將軍之目者遂作先發制人之舉於
二十八日召優在衙前演戲椎牛醪飲至更餘
聚賊數千人呼嘯而入沈明府出諭禍福而偽
帥李旺轉率羣賊脅降李旺者皂役也沈知事
不可為遂朝服升堂罵賊李旺抽刀而前曰小
人今日犯上矣遂遇害夫縣令職司民社貴能
勞來撫字而尤貴摘奸發伏乃奸民搗亂於下
不能察甚至胥役舞弄肘腋間亦夢夢而無覺
及風聞已確復不能急為消弭撲滅方且鄰邑
行文機事不容身殉而民社隨之邑宰如此

朝廷亦安賴哉

交州鎮惟一滿洲人素以勇畧自誇聞變率所
部三百人疾馳而至軍法以烏鎗利於殺賊為

焚尸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四

前鋒而烏鎗每桿必以長刀或長矛一人護之
蓋烏鎗一發之後加藥丸引火綆須片刻俄延
則全賴護之者從旁抵禦而鎗火復發方保無
虞充鎮藐視賊為烏合倉猝而往又眾寡不敵
遂為所敗騎兵被創而奔步兵無生還者

九月二日賊陷陽穀陽穀為賊藪胥役皆黨羽
故陷之倍易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禮俱被害
報至人情益皇遽是日城上畫角烏烏城門已

焚尸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五

晝閉數日而州衙大門亦閉往來者進出即闔
夜二鼓解內外人聲如沸余數眠數起不能寐
少選龍山倉皇呼曰此何時猶酣睡耶余詢賊
氛若何曰頃又報堂邑陷署篆陳枚訓導吳標
俱殉難餘被害者無從考賊距城二十里矣余
急起見龍山率役十餘人各持械而出俄頃詣
南門探之聲息寂然惟聞各衢巷鳴鈺按册呼
民兵上城時陰雲慘合涼飈颯颯透襟袂望陴

上無燈火惟城下繫馬二十餘騎而已天曙龍山返謂已得確耗賊大隊踞柳林距城四十里枝黨踞茶庵有國學生王某以妹進王倫爲僞后羣賊慶賀優人方演劇也日向午充鎮惟一率部下馬步八百人駐城中遇賊北走人心稍定

陳枚者浙人以孝廉截取發山左試用堂邑宰湯柱計偕入都因攝其篆而是日湯適返陳已

夢厂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六

交印綬脫然事外矣會賊至分守西城城垣頽敗又乏守兵無可捍禦賊因驅馬直入陳軀肥重其僕牽馬至四五人扶掖不能上挾之而趨賊尾至文廟前僕皆散去遂就擒至演武場先是賊帥歸太以貨私鹽爲業數月前被陳擒治荷校當途其黨劫之去陳不知也今欲洩憤杖以百數且割其勢置口中而後齧割之歸太凶逆之罪可擢髮數乎歸太本名國太因與藩司

同名姓當事思避之而山左國音爲歸遂呼爲歸太後賊黨擒解入都

皇上親鞫得歸太戕陳狀

上震怒嚴諭大將軍舒公赫德必生致歸太於是就被擒諸賊逐名質訊均以不知對及鞫其妻劉氏云歸太於九月二十四日戰敗相向泣下探懷中雞卵八枚付劉氏曰若等自爲計余不復相顧矣提鎗跨白馬解纏頭黑布易以犢帽而

夢厂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七

出從此不復見方王倫造逆時四鄉村鎮皆立義堡賊至鳴鼓聚衆作捍禦或預掘土坎遇形跡可疑者卽生理之事定後撫軍榜歸太狀貌服飾檄東昌司馬龔孫枝遍查俱云有其人及摺而驗之皆非則歸太或漏網脫逃未嬰斧鑕也

初五日傍晚撫軍徐公績檄充鎮并河督姚公立德於五鼓合兵赴柳林剿賊充鎮留步卒二

百人助守而率騎兵六百入往是日軍民胥慶
謂以撫鎮大員剿烏合之草寇直摧枯拉朽耳
咸引領盼捷音而余亦與諸同人酌酒衙齋為
歡孰料捷音未奏而賊反於初六日巳刻臨城
下矣賊將至人無知者龍山猶奉監司札往開
河撤渡至西城外雞市市人告曰君毋往賊前
鋒已渡河宜急返馳回而城門已闔城上武弁
閉不納一時紳士及兵民皆譁謂吏目雖微亦
夢尸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八

朝廷官烏有因公出外棄之以張賊勢者門啟
而入賊即踵至
賊之初至也遇開河河濶數十丈雖有一二舟
楫而賊徒頗繁因拆居民廬舍浮木板葦蓆於
河或曳馬尾迤邐而渡倘以數百人伏河岸乘
其半渡賊眾可殲惜當事無遠畧僅知撤渡而
計不及此至之日聽國師樊偉之謀偽收人心
不殺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價有一賊食人梨

而少與值立斬之而倍以償於是無知細民咸
為賊無所害而稍有知識者亦圖苟安不思遠
避三日後賊狀畢露掠財物擄婦女四鄉要路
均守之無一人得竄逸者遂逐戶編名以老弱
執役少壯者每人給藥一丸令吞之又給黑布
一幅裹額上刀一口俾相隨攻殺不從則殺之
相傳食其藥即心迷能殺人余同里人李允恭
者為臨關椽吏被虜給藥偽含於口藏齒頰間

夢尸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九

俟賊去吐之得無恙然其母若妻拘賊營半月
事平獲返其不死於賊不死於官兵者幸也其
他不受賊脅不為賊污甘蹈白刃而不顧且有
闔門殉節者人固有賢不肖之不同烏可同日
語哉
賊之攻城也皆黑布纏頭衣履墨色望之若鬼
魅間有服優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諸營汛或以
厨刀樵斧縛桿上跳躍呼號兼挾邪術城上以

劈山礮佛郎機過山鳥齊發擊之鉛子每九重
二兩其勢摧山倒壁當之者宜無不糜爛乃自
午至酉賊徒無一中傷益跳躍呼號謂炮不過
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竊竊私語謂此何妖術乃
爾也賊中有服黃綾馬褂者係王倫之弟偽稱
四王爺右手執刀左手執小旗坐對南城僅數
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詞眾炮叢集擬之鉛丸
將及其身一二尺許即墮地當事諸君俱惴惴

夢廠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十

無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褻衣
以陰對之而令燃炮羣見鉛丸已墮地忽躍而
起中其腹一時兵民歡聲雷動賊爲之奪氣羣
知其術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憑城兼以雞
犬血糞汁縛帶洒之由是炮無不發發無不中
賊碎首糜軀洞胸貫脇屍枕藉城下以千計自
此白晝潛踪每至夜分束黍楷堆城下如阜焚
之烟焰障天日敵樓幾隳者五次賴將士用命

以水沃救得無恙一夕以大車四乘載火藥駕
牛而至城上發礮斃其牛車不得展動投火焚
之焰冲霄漢民舍咸燼脫令近城則敵樓必燬
而城不可保矣時有武孝廉吳召倫者爲賊主
謀以牛馬駕車不能避矢礮因去其輪兩旁設
木板約寬三四尺名曰水鵬雙展翅令有力者
七八人伏其下背負而行與至城下發火焚敵
樓城上急投磚石一時堆車上若阜負者力不

夢廠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十一

勝而仆絕兵士下城盡殺之
南城外有小樓高數丈係質庫中每夜巡更擊
柝之所賊踞之俯瞰城中虛實間施鎗箭當事
患之募有能焚之者得十餘人束藟於背絕城
而下踰垣越屋至其樓前先從窗外覷之見賊
多酣睡獨有兩人坐胡牀而飲盃盤狼藉火發
賊皆呼嘯而出有三婦年約三十餘均以黑縑
裹額短小精悍結束整齊揮刀縱馬追至城下

城上急發火礮三婦均以左手向城上揮搖自南而西飛馳而去云皆王倫義婦義女也

充鎮惟一自九月五日起柳林後杳不知其所之會城音耗隔絕文檄不通者八日臨清孤城捍賊所恃民心固結兵士用命至十四日得登州兵三百名助守始知初六日柳林三路合剿之師皆不利賊眾所以即於是日乘勝圍臨清也十五自充鎮復收合師徒千餘人扼城下結

麥片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三

寨西南之衝充之叅將烏大經守南門躬詣營延之入城共守充鎮曰我為若等掎角於此城可無虞往者壽張之役事起倉卒柳林之敗咎有攸歸茲來努力建功一洗前恥區區賊奴烏足當我前鋒哉邀之再三終不入時識者竊憂之蓋賊雖烏合實皆亡命且合脅從而計已不下萬人彼眾我寡形勢懸殊兵法固有以少擊眾者充鎮豈其偷歟越三日賊果率二千人劫

戰離北門僅里餘可望而見守城者咸作壁上觀吶喊助勢不敢施鎗礮以我兵與賊混鬪恐致悞傷也俄而賊眾磨至充鎮力不能支率數十騎策馬馳去計敗陣三次欲委為非戰之罪蓋亦難已後舒大將軍至臨清奉

上命正法軍前

自十五後各郡助守兵陸續而至兵民益奮擬夜半縋城掩賊不備而協鎮葉信不可謂行師

麥片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三

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祇宜堅守以候王師之至倘有不利則人心餒而賊勢張柳林一敗臨清被圍非明証乎蓋葉信雖武夫無干城之畧因前一夕賊人火攻敵樓幾焚適信退而休息聞報急馳一驚而腰為之折遂不能乘馬每日坐籃輿兩卒舁之巡城上尙敢櫻賊鋒而速其攻圍乎聞信頗知吟咏兼工擘窠書足徵毛錐與長鎗大劍兼擅為難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

若而人卽古來亦豈多見哉

賊黨窺東昌時東昌城垣殘缺兵不滿五百戰守均不足恃賊於日暮見一人赤面修髯身高丈餘坐雉堞上火炬籠燈約數萬賊大驚相謂曰誰云東昌之守兵耶由是駭散東昌實山左要地故神物效靈爲一方保障

賊之來也多挈其妻孥老幼並載牛羊雞犬且有劫其戚族俱來者逞其邪說謂本鄉有黑風劫遭之者死亡相繼宜出門遠避經七七之期庶可免耳後賊之妻孥皆緣坐或發披甲爲奴其餘釋歸鄉里然

朝廷雖下寬大之詔而閭閻之明大義者咸拔刃砍地曰吾鄉烏容此逆種再遺他日之害盡殺之雖孩提無得免者

賊擄婦女數千人置大寺大寺者城西古刹也室宇寬廣多隙地色羨者王倫自取之次給賊

目作戰勝之賞迨舒將軍至賊徒敗衄官兵圍寺將施大礮轟擊被擄者皆奔竄投開河水爲之不流

樊偉壽張人自幼獷悍無賴好博負多不能償爲其徒窘辱匿王倫家久之髡其頂名爲僧而無師傳所爲多不法逞其私智妄談天文識緯以惑衆嘗語王倫曰子閱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卽若輩位至督撫衣錦食肉能生殺人亦徒擁

虛名按其才與貌終出君下子爲君孽畫十年當爲君姓上加白字母自棄也又嘗勸王倫糾黨千人潛入京師爲變因事遷延不果倫之造逆多出其謀後與官兵抗禦恒執紅旗指麾被擒囚解入京

上廷訊猶稱王倫爲新主其冥頑無知與明季艾山賊劉永明臨刑稱寡人者均堪捧腹

孟燦兖州人勇鷲克悍嘗因爭博以一掌斃其

徒亡命至楚素與樊偉善聞逆謀潛返王倫倚如左右手跬步不離破壽張陽穀堂邑得其力為多

王師歷壘賊勢窮感倫與其黨踞汪氏室侍衛英繼圖與把總仙鶴翎率死士數百人挺身直入大呼王倫安在倫出應鶴翎即前摔其辮繼圖扭其胸蓋欲生致之也羣賊盡力格鬪我兵稍却時鶴翎頸上被砍深寸許繼圖亦遍體受傷

夢凡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廿六

然兩人猶與王倫卧地上扭結不可解孟燦掣短矛刺繼圖中其喉繼圖遂釋手幸援兵繼入劫兩人出俱受重傷而繼圖尤甚因以輿車護送入都未至而卒王倫亦從此不復見矣後燦擒解入都與樊偉等磔於柴市

顏六唐邑人面黑鬚捲指甲如爪故賊中稱虎爪顏六家僮於貴招聚亡命居積私鹽荷筐入市莫敢誰何樊偉招之入黨賊中稱勇健者推

六為首後為大礮擊死

李三堂邑人年約三十許身長八尺而兩脚過身之半日荷擔衙前貨菽乳乾為業子嘗見之不謂即賊黨且賊之先行也一日夜能行八百里王倫遣其人京偵探見舒將軍率師出得勝門三於次早即報知王倫作備禦語云長脰者善走果不爽與擒置囚車索酒肉不與且謾罵猶自稱先行官云

夢凡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廿七

楊某其里居王倫義兒也多力賊中妄稱萬人敵每跨白騾持白蠟幹鎗與直隸叅將某戰被圍數重自辰至酉不能出為流矢所中斬於陣

李旺者壽張人亦王倫義子篤黠善鬪八月二十八夜戕沈君犯上作亂已罪無可逭又相隨破陽穀堂邑圍臨清北門之戰充鎮惟一失機敗走其部下馬兵張某面麻而黑力殺賊數十

人不退賊無可如何旺步行潛出其後以矛刺之墮馬羣賊相慶謂官兵盡如此麻吾輩無噍類矣曾與楊累同被圍旺獨免脫後終被擒解京伏法

烏三娘兗州人年二十許娟媚多姿而有膂力工技擊其夫某能為角觝戲俗所稱走馬賣械者也嘗與三娘挾技走楚豫間以餽口而三娘技實過其夫嘗患瘍遇王倫治之而愈不受值

夢厂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廿

且助以貲三娘感其惠願為義女夫卒遂依於其家王倫破壽張諸邑三娘皆從而更招致其當日同賣械者十餘人王倫皆呼為女而實與同卧起如妻妾

王師困王倫於汪氏室三娘率諸女巷戰短兵相接諸女次第死三娘獨揮兩刃能捍敵鋒鏑忽於馬上躍升屋自屋而樓即汪氏之三層樓也高十餘仞官軍圍三匝矢炮擬之若的三娘揚

袖作舞狀終莫能傷日將夕矣一軍皇駭蓋不慮其不死慮其遁走而莫可致也有老弁就賊屍割其勢置炮上一發而三娘墮地諸軍呼聲雷動鋒刃齊下立成肉糜

王王氏王倫嫂也號五聖娘娘年六十餘白髮盈頭身高八尺跨馬揮雙刀巷戰被擒當事聞婦有妖術以鐵綆貫項下骨擬次日解京一宿而斃

夢厂雜著卷六 臨清寇畧 廿九

臨清被圍幾二旬幸大倉儲粟頗饒然食有餘而薪不足拆屋而炊鎔錫器作鉛丸以擊賊賊亦發大礮攻城鉛丸如雞卵者皆由敵樓飛越而過挽二石弓矢集城上如蠟毛均未嘗傷及一人一騎謂非神祐乎余易儒服隨守土諸君巡城上衣不解帶者旬有八日二十三日黎明南門外呼噪連天炮聲如貫珠疊疊不斷報徐撫軍兵至矣縱火焚鼓樓賊眾亂竄城上鄉兵

絕城助戰運河北岸喊聲繼起望之人馬如豆
 往來馳驟塵土障天則直隸制軍師也賊蹙蓮
 花巷穴牆施鎗炮日向午報大將軍舒公赫德
 統八旗勁旅至余急趨東門觀之干戈耀日旌
 旆翳雲軍容之盛實生當 盛世所不能常觀
 者大兵四集爰掃欃槍賊惶怖不敢出然猶踞
 市廛作負嵎勢兵不能驟進因四面縱火且攻
 且焚擊斬之外日生擒數百人於是王倫黨羽
 焚尸雜著卷末
 臨清寇畧 壬
 俱盡勢不可支且自知罪大惡極法所不宥因
 縱火自戕人競以不獲寸磔其屍為恨余謂糜
 肌骨而灼肺肝殆尤甚於寸磔歟計賊匪造逆
 至蕩平凡二十六日三邑一州良民遭殘害者
 不可勝計其間明大義知順逆不為賊脅潔身
 自盡或罵賊被害自守土諸公外亦難更僕數
 於是

皇上海綸下頒酌

賜蔭恤以慰忠魂而草野之流離失業者倍加
 軫念開倉廩蠲賦稅給籽種不基年而間閭瘡痍
 斯平葢藏如舊復熙熙皞皞矣嗟乎我
 朝自承平百數十年以來普天率土仁聲蕩洽
 凡在海外靡不重譯來格間有不靖六師解甲
 何堅不摧乃王倫以山左細民妄逞跳梁
 致厘

屠筭命將行師計日而著戎衣詰朝而殲狂
 黎尸雜著卷末
 臨清寇畧 壬
 風掃秋葉何其神且速耶 蛟 躬臨壁壘目擊情
 形故敢就所見聞畧紀顛末為冥頑狂徒 妄弄
 潢池者戒

黎尸雜著卷六終

讀書閒評

目錄

閔孝子傳

童二樹傳

余秋室

潘蓮巢

王三錫

戴芭塘

夢厂雜著卷七

目錄

湯松阿朱青雷羅克昭合傳

李蘭亭

朱中峯傳

許蘭谷

尤貢夫

方蘭如奚鐵生合傳

蘭陵女史

陳衣香



羅兩峯傳

董小池

陳壽山傳

唐琴巖

劉峩峩

余竹西

寄塵

王湘洲傳

夢厂雜著卷七

目錄

金竹蹊

李穀齋

程不山

李紉齋

王蓬心傳

羅存禮傳

夢尸雜著

讀書閒評

山陰

俞蛟

青源

語云人微則言輕况弁陋不文妄談風雅
寧不為識者笑乎顧六法一道雖無寸長
之擅而心竊好之每搜覽古人遺蹟兼採
往哲論畫諸編摺摺審核三十餘年矣馬
雖駑而識途農以老而知稼因就時彥之
善畫者別其宗派論其優劣而生平行事
有可紀者亦因其藝而及之若云確然有
據軒輊無訛余則未敢自信所惜者交游
未廣聞見無多四海之大僅得如干人不
足供耽奇嗜雅者之一瞬耳

夢尸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一

閔孝子傳

閔孝子名貞字正齋或呼閔駉子居湖北漢白
鎮幼失怙恃稍長見人於歲時伏臘懸父母圖
像而致祭者輒欷歔流涕痛二親遺容不獲見
也或謂寫真家有追容之法求生人眉目口鼻
修短肥瘠之相似者可彷彿得之而楚中寫真
訖無佳者因篤志學畫吮粉研朱歷晦明風雨
暮年而得長康韓幹之妙朝夕虔禱觀音謂天

夢尸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二

下人如恒河沙數寧無一二人與父母相肖者
求慈航神力默使來前而圖之鄉人咸笑其誣
有給之者曰昨見翁媪携筐拄杖與君家椿萱
酷類有事荆襄計程可追而及也於是正齋屏
息疾趨一日夜行二百餘里足皆重繭果見翁
媪延之而返其貌直與父母相似寫畢翁媪忽
不見鄉人於是驚異歎息孝思所感可以通神
明若是其靈異也由是楚以北咸稱正齋為孝

子云正齋既工寫照四方求畫者摩肩擊轂然
遇貧賤者靡不應富貴者必重索金幣曰世多
黨太尉殷荊州之流非金箔點睛輕雲翳目無
以得其歡余何爲以傳神阿堵之筆爲若輩描
食肉相平時湖督聞其名招致之正齋先以片
帋呈副本形韻俱全神情兼得制軍大悅令速
竣繪事正齋索潤筆二千鎰當事怪其妄正齋
曰制軍之位黨太尉殷荊州之儔也倘無重貲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三

而應其命是輕制軍且輕余畫也益至千金卒
不應制軍怒欲繩以法因挾其父母圖像避入
京師寓潘家河沿之晉陽庵余過訪之正齋注
目疑視握手大笑如舊相識出奉饌圖索題圖
繪其二親憑几坐已率妻妾奉壺飡於堂下蓋
識其不獲生事之恨也幅中名作如林余亦題
長亭怨慢一闕恒欲爲余寫照余嫌其每作必
三日謝却之其寫意人物最工閒作白描山水

師巨然墨竹有梅花道人意然不多作求畫者
所贈潤筆隨手耗散絹素積几榻皆滿卒不償
以是人皆怨之至有嫉之如讐而正齋不顧也
居三年窶甚遂負襤被策欵段出都門而去嗟
乎以正齋之畫上而卿大夫下而士農商賈孰
不欲爲父母寫真以遺子孫歲時瞻仰倘求而
輒應楮墨之潤不數年而成素豐如反掌耳且
以制軍之貴自兩司而下莫不奔走恐後思得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四

其歡心正齋顧一布衣挾筆墨以相抗幾蹈不
測之禍而不悔亦何爲哉或曰此其所以爲騃
也余曰非騃也古之愚也其孝不可及其騃尤
不可及也

童二樹傳

童珏字璞巖號二樹會稽名士也博聞強記有
文名又工書善畫尤長於梅畫竟必題咏刻印
章署其下曰萬幅梅花萬首詩性高潔不求聞
達年二十餘未嘗應童子試也郡守聞其賢倩
人勸使就試特置榜首迨學使按臨仍托病不
出日與里中耆舊飲酒賦詩座上客嘗滿半皆
問奇字索書畫者豫省撫軍數千里外走書幣
夢尸雜著卷七 續畫閒評 五
聘修省志解維將發猶杼帛篷窓寫暗香疎影
以償夙逋其畫學宋人楊无咎而花蘂不繁枝
幹屈蟠微見橫斜之致而無拔劍張弩之態可
謂得梅之神韻矣然余不奇其畫而奇其詩蓋
二樹之作畫也無論巨幀尺幅求之輒應數十
年來墨蹟遍天下豈止萬幅哉而其詩長歌短
詠信筆而書各極其致不盜襲前人不雷同已
作斯為難耳萬幅梅花萬首詩豈誇語哉豫志

畢復就江左撫軍之聘未幾卒於維揚誌館

余秋室傳

余集錢塘人字蓉裳號秋室登乾隆丙戌科進士廷試不用逾年以薦徵入史館授編修自幼神情蕭散讀書之暇留心繪事以逸筆寫生凡叢蘭修竹花草禽魚無不入妙而尤工士女都下遂有余美人之目然頗矜重不輕作求者恒經年不報索之急則隨手作花竹應之余曾見其繪文姬歸漢圖鬟髻魏裘裙裾飄渺低徊於

夢厂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七

黃沙衰草間一胡奴韉馬作努力狀神情奕奕又見欠伸簪花二圖俱綽有風致不類凡工畫竟題詩神韻閒遠不屑作庸熟語而書亦古秀三絕之稱殆無愧焉爲人和易無達官氣嘗做車羸馬踟躕道左間或徒行遇故人相識者卽立談移晷塗人不知其爲玉堂人物也故余每遇當道避之惟恐不速而於秋室樂與之交問字聯吟且十年矣其文采風流之雅冠於翰苑

不自侈清要驕態凌人不役役於要津奔趨諂媚以求遷爵秩學優品粹有足多者然而花磚顧影供職承明之廬幾二十年每爲同列所笑年來由諭德贊善薦擢侍讀功名遲速固無待乎奔競也

夢厂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八

潘連巢

潘八公壽字蓮巢江南丹徒人畫山水用沒骨法
 林嶺秀異傅色明淨別有意趣余不勝心折友
 人重小池自楚中來携蓮巢畫作便面用白石
 翁法染以雲林墨光清潤蓮筆古雅直非都下
 山水家所能夢見王太史夢樓與同里開每畫
 無不經其題咏者昔鄭友一人而兼三絕今則
 各兩人為之從此藝林又添佳話矣按古來畫
 麥片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九

花卉者以徐熙其筆為最而沒骨始於黃筌當
 時有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之語余以富貴不若
 野逸為佳然宋時馬遠作山水間用此法於峯
 頭坡脚且以朱標惟樹本用墨筆勾擦蒼潤
 清湛別有意趣是富貴態亦未始不佳也茲蓮
 巢又全施五采絕無墨跡可謂用古而不泥於
 古至氣韻之厚薄有目者所共鑒不必余為置
 吻也

王三錫

吳郡王三錫石谷裔孫也工山水北平余竹西
 客吳門得其所繪冊頁十二幀示余邱壑位置
 不作尋常蹊徑運筆亦別具雅韻著色尤清湛
 邇來山水家無其匹也蓋畫著色為難重色為
 尤難不知者動誇水墨詆著色為匠古來文人
 學士作畫用羸青石綠者不知凡幾彼特未之
 見耳顧著色不佳易流於匠世人避難就易以
 麥片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十

墨汁塗抹聊圖簡便遂謂山水不宜著色謬矣
 竹西為余言王君年七十餘無異少壯乞其畫
 者必重具金幣函致之一日有負錢數十緡叩
 門求畫却不受曰古人諛慕得金書碑酬絹當
 必有交接之禮豈余賣畫行同市儈乎其人怒
 而去時咸服其高致云

戴芭塘

戴鎬字芭塘吳興人弱冠卽喜畫竹購古名人墨蹟置之寢所仰卧靜觀久而領會合仲圭仲昭兩家法參以己意不拘拘於攢三聚五重分叠个而自得風梢雨籜之致所謂聚渭川千畝於胸中而出之者世人畫竹多以錢塘諸日如爲師承芭塘獨謂日如細筆虛攢避勻而失之碎蓋三五大葉之內間以虛筆點踢爲畫竹之

夢廡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十一

大獎也其取法之高而肆力之專如此家貧賣筆爲業恒往來於京邸凡公卿士大夫擅筆墨者無不識芭塘聞人畫竹必訪其居處親贈其交河接葉以驗己之工拙其虛心集益又如此倘芭塘天假以年爲之不已則竿頭日進安知他日不與吳夏齊名惜已西冬歿於京寓

湯松阿朱青雷羅克昭合傳

湯謙字松阿金陵人也童時出家爲道士故時人又以湯道士呼之畫宗黃子久而悞於麓臺山水欲毛之說因取敗毫如帚者蘸以枯墨皴擦而成重傅青赭色亦覺縱橫蒼翠惜於山水中法脉漫焉弗講每作小屋於數十仞山岡之上四面空無依倚瀑布不尋源噴湧峯頂昔人謂架上懸巾者是也又於崇巒複嶂之外不作遠山有時僅以濃墨抹如錐或如繭栗意以遠山爲可有可無之物殊不知窮巖絕壑綿延數百里少亦數十里倘不分佈遠山使掩映於崖坳林隙則雖巒容巉峭而山外無山安見其脉之長而氣之厚乎卽遠山之或瘦削或圓混尙須就近山形勢所宜非可漫爲之也至於氣韻生動全在烘染得之枯墨乾筆失之遠矣同時有山左人朱文震者字青雷號平陵外史亦宗

夢廡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十二

子久其詣力所至與松阿伯仲特不用敗箒如
蝟毛耳又工篆隸解吟咏似高松阿一等又有
羅克昭者休寧人畫不逮湯朱顧盼自喜其鄉
人程不山謂其六法不獲一十二忌獨得乎全
知言哉平日奉吳人張宗蒼爲師夫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張出黃尊古之門而尊古得力於麓
臺師學淵源一望而見宗蒼尊古之畫板濁室
滯彌伽居士畫徵錄論之詳矣卽步趨則效不
夢凡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七

失毫厘亦藝林所不取而况尙不能形似乎生
平好爲人師凡江南北作畫者必曰某吾弟子
也某私淑於子者也及觀其人之畫則皆大過
於羅并有引之觀面而不相識者以是人皆鄙
之然半生遭際頗得力於繪事其同里有大僚
適餐授館延之作畫爲納貲入方畧館後由指
揮仕至州牧而卒

李蘭亭

李豐字蘭亭如舉人善飲因號醉馨子墨竹樨
石室老人幹秀勁而葉森密縱橫清逸綽有師
範巨幅多作溪隈谷口清泉淙淙峭石兀立令
人有潯川淇澳之思焉性情瀟灑不慕榮利年
四十未娶每自謂願無枕骨終必爲僧五十後
當髡髮披緇以叅三乘耳北遊寓龍泉寺與一
時名下士詩酒往來求寫此君者必載美酒相
與痛飲酒酣興發則巨幀尺幅迅掃而成否則
終月不握管卽畫亦減雅趣

夢凡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十四

朱中峯傳

朱嵩字中峯山陰人山水師北苑而參以叔明合兩家神韻萃於一手與王石谷同時石谷長於傅色而中峯善於用墨石谷乾濕互用而中峯純用濕筆嘗見其一二大幅林巒崇茂氣勢綿亘點染勾擦由淺而深由疎而密望之淋漓滃鬱焚香靜對覺嵐光雲氣濛濛然欲沾人衣袂也至其魄力之宏厚結構之嚴密非解箇中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七

三昧者所能領會而時下以乾筆湊撮敷衍自稱學倪黃者流非特不足與談并不必與觀也顧世之純用乾筆者不知作俑何人或曰始於元季四家然試觀梅道人墨氣乾乎濕乎其餘亦淺絳烘暈或施青綠從無枯槁虺麻奄奄若病夫者即匠民疊石爲山經四時雨露之潤蒼蘚蔥鬱饒有生趣何以明懸淨几之下揮灑而出者反如灰堆土壤乎秀水張浦山先生曰濕

筆難工易流於薄乾筆點曳便捷不煩渲染所以學畫者爭而趨之作者觀者一於耳食相與侈大矜張反以濕筆爲俗而棄之然浦山祇論難易而不及美惡猶未爲知言也古詩云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又杜工部詩元氣淋漓幘猶濕合之可以徵非余一人私言矣余生也晚不獲親見其解衣磅礴僅奉遺蹟以爲模楷而十餘年來形似神非性魯腕拙徒自笑也石谷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共

名重一時迄今猶聲稱藉甚而中峯知之者獨鮮豈繪事一道其人之或顯或晦暗中亦有神物主持之耶嗚呼深可慨已

許蘭谷

許鏞字蘭谷與余同里開祖父皆以詩名有集行於世故其詩清雋不凡本於家學能鑒別古鼎彝鐫鼻金石古文及名人墨蹟真贋又工隸篆真草書墨竹師管夫人蘭葉師鄭所南烟叢雨幹秀骨天成既脫時習復不囿師資詣精進而性敏慧江浙畫蘭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摹書藤書畫能亂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時有李夢凡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七 某者開質庫凡持古書畫往者靡弗納蘭谷恒以舊帑尺幅迅掃而成宛然青藤道人也質金可供旬日醉興酣輒譁於同人曰彼何知設此時有藝過青藤而署已名者彼且錙銖是靳矣余以愜意者署已名留以自翫或贈知已以不愜意者始質其金耳後稍稍聞於李大慙即布以古入真蹟往者亦不敢納而蘭谷之樽屢空然李數年所貯古人真贋已盈筥累積所耗

金錢不可勝計既慙且悔因盡出而焚之近都下有翰林某其父以商賈起家積貲至百餘萬欲購古人真蹟裱工張姓者因倩人偽作元明畫售之家賴小阜余謂殷富之家坐享祖父之遺祇宜購珠玉錦繡世人所不能欺誑者居之以待善價或遺子孫斯亦已耳何必效顰風雅強作解事哉後蘭谷晚年益貧乏遂棄儒入釋環百八珠於項下與老僧子叅終日坐蒲團論

夢凡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六

禪理自號蘭頭陀或曰子叅畫蘭竹亦佳

尤貢夫

尤蔭字貢夫真州人以墨竹名於時用筆似木
乎伸圭而發籜不勁佈葉繁雜可以見功詣矣
欲自出機杼純用焦墨遂多窒滯嘗以粉牋寫
畢熟揉使墨與粉俱墮作碎裂紋似亦可觀可
謂善於藏拙若施於縑素則絕無生趣矣嘗為
友人馬撫菴作春帆細雨圖以草綠色點曳湊
撮莫辨林巒而居然署名其上直不知山水為
夢尸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九

何物矣

方蘭如奚鐵生合傳

方薰字蘭如家樵李之石門因自號禦兒鄉農
貌樸野如山僧性高逸狷介自守工詩古文善
書尤長於畫凡人物山水花鳥草蟲靡不臻妙
桐鄉金雲莊西曹有墨林之好收藏極富聞蘭
如名致簡招之出古賢名蹟以示真贗優劣品
藻無訛因屬為摹倣以試鑒賞家目力脫手無
不亂真西曹心折而蘭如六法亦從此益進矣
有巨商餽金數十鎰求作秘戲圖毅然却之曰
誨淫壞心術莫此為甚余雖貧不為也嘗與武
進趙味辛中翰暨雲莊諸公遊吳興道場山謁
太白山人孫太初祠墓乘興作圖題咏而返復
同遊惠山有前後載泉等圖為近日藝林佳話
皆金閣折枝花鳥圖板亦其手筆也同時有仁
和奚鐵生者名岡以逸筆作山水出入於倪黃
董巨而運以己意名噪遐邇嗜酒醉則放顛

夢尸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十

白眼對座上客雙瞳無儕輩久矣知不足齋主人鮑綠飲自石門携蘭如畫矜示鐵生鐵生謂此君豐於詣力而嗇於天分因作空靈簡遠之筆郵寄蘭如顧綠飲曰此雲林生老境非彼夢想所能到蘭如見之笑曰此子天姿果高惜少學力耳然無因至前足窺其隱乃作雄渾沉厚之幅答之以寓勗之意爾人既互為軒輊而時人亦莫能定伯仲余謂方奚二君皆廢盡時

夢戶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七

下膚習蹊徑而元氣淋漓高曠鐵生似為少遜歟

蘭陵女史

惲氏懷英鐵簫道人季女冰之女姪南田翁之女孫毘陵舊族也號蘭陵女史適其同鄉呂君名光亨自幼本於家學善花鳥落筆雅秀敷色明淨尤長於墨菊書法亦娟好望而知淵源有自矣呂登進士任部曹視學滇南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後典某郡太守復入為戶部員外郎卒於京師時恭人年五十餘貧不能作歸評携幼子寓長安委巷中鬻畫自給顧都下雖人文淵藪而獨於繪事王者果稀而解人尤鮮漫以眾工目之低昂其值可勝浩歎

夢戶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七

陳依香

武林陳紱蘭字依香家有小樓與南北峯相對因自號二峯山人歲辛亥與余寓於京師初不知畫見余作山水雅好之喟然歎曰是豈人所不能學耶僦居委巷謝交遊惟晨夕過余藉爲他山之錯逾年恍然有悟曰余家兩峯三竺闢林巒秀異雲烟變幻此天然圖畫也何爲撫古人成稿乎因治任遊歸不通音耗者十年庚戌

夢廬雜著卷七

讀畫間評

三

復遊京師出畫示余氣韻雅雋運筆沉著得南宗正派非近日都下學倪黃者所能望見因詢其致力之由二峯曰余居家二年日徜徉於湖山勝處領其旨趣久之覺兩峯三竺秀矣而未奇也因裹糧負橐爲天台雁宕遊觀夫奇峯插天危崖墜地烟嵐雨壑野樹平蕪日摩蕩於胸中欲吞吐出之而未能也余曰然此所以竿頭日進之驗乎雖然昔人謂山水欲傳世須五十

年功力幸毋自域余他日歸老家園舟次錢塘當訪君於兩峯三竺索畫而讀之矣

羅兩峯傳

維揚羅聘號兩峯喜吟咏精鑒賞嘗自言白晝能睹鬼魅凡居室及都市憧憧往來不絕遇富貴者則循墻壁蛇行貧賤者則捫肩躡足抑榆百端兩峯有感於中因寫其情狀裝成長軸名曰鬼趣圖幅中題咏長篇累牘皆海內知名士雖世俗好奇亦由兩峯腕下古趣橫生足以欣動一時豈漫然哉昔吳道子嘗畫地獄變相鬼

禁尸雜著卷七

讀書開評

註

子鬼母極琦瑰僑侷明季宛平崔道母畫許旌陽移居圖亦有鬼魅道子人物為古今獨步其畫鬼也乃一時游戲之筆而道母生當明季目擊亂亡不無感慨寄托惟宋時龔聖子直欲以鬼物見長口哆張而目狠視骨象猙劣觀之令人不歡然聖子諸人皆想像而出故作詭侷以驚世駭俗豈若兩峯確有所睹得於心施諸畫者之為善乎昔錢塘金壽門樹幟驢壇聲稱藉

甚客居維揚兩峯師事之惟謹每作畫乞其題咏署名其上時人遂爭購之其實壽門固未嘗有片楮寸縑之作而張浦山畫徵錄得諸傳聞之誤也歲辛亥晤兩峯於京邸見所繪梅竹雅秀多致而於西方象教圖莊嚴清靜宛然而壁觀心高出諸作之上始知兩峯之伎又不止於畫鬼也

禁尸雜著卷七

讀書開評

天

董小池

董洵字企泉號小池又號念巢家本山陰後移居京師墨蘭師鄭所南雨葉烟叢楚楚有致博通六書工篆刻集古來官私印益以近代名人所刻不下數千百方置几案間朝夕賞玩故得於心而應於手我朝自程穆倩丁敬身而後繼軌者獨推小池一時名士所用印章不經小池鐫刻者書畫爲之減色著有印說二卷別源流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間評

七

正謬悞非好古之稔而所見者博烏足以語此瑤華主人以天潢之貴嘗延之入座製印厚賚金帛以潤鐵筆題其寓齋曰印香書屋復爲延譽公卿間可謂不負所學云

陳壽山傳

京師萬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或謂卽燕京八景金臺夕照之遺址也大興王安昆書高松賦於殿之左壁右壁松樹五株爲陳壽山筆壽山名崧天長人遊楚不遇人都賣畫作生涯筆多匠氣觀之令人胸次作惡故其畫恒爲市屢商販及胥祿家所寶騷壇藝苑之士莫有持練素乞其揮灑者獨夕照五松離奇夭矯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間評

七

蒼翠濃鬱恍聞謖謖濤聲起簷際而置身千巖萬壑間余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爲余言壽山作畫時值長夏解衣裸體酌巨觥連飲磨墨貯瓦甌睥睨久之然後纒几而上皴擦勾斫颯颯有聲晌午天大雨傾注若黃河乍瀉千珠萬珠跳擲階下庭水積尺許雨霽而畫畢夕陽猶在高春也殆古人所謂習有成稿意在筆先者乎蓋畫無論山水人物花木不難於小

而難於大譬諸寫字以纖毫憑几於尺幅中作小楷極整齊結構及縱筆作擘窠書往往散漫而失繩墨者有矣殿壁縱橫各二丈有奇松本圍徑尺而有參天之勢枝幹屈曲針葉疎密均得平法畫松之能事畢矣王安昆書素亦自負與畫對峙似為減色足徵筆墨有一日之短長而壽山塗抹半生得畫壁而傳可謂厚幸矣

夢廬雜著卷七

讀畫間評

完

唐琴巖

唐庭楷山陰人善鼓琴因號琴巖居士工韻語喜飲每舉杯長吟詩成輒醉學畫於錢塘孫志臯有出藍之譽畫敗荷蘆雁尤工昔邊頤公以雁得名而墨中滲膠黠淡無致藝林少之琴巖有鑒於此故墨光秀潤生趣勃然一時文士暑月所持素箏無不經琴巖揮洒者家故豐日坐小樓樓前繞栽花竹自酌酒賦詩鼓琴作畫而外無一事溷心曲清幽高雅之致備於一身惜為悍妻所制詬誶交謫不絕於耳子復不肖因出遊齊魯燕趙間越數年返則貲產為妻子蕩盡無遺即昔日之琴尊花竹亦化為烏有因憤鬱而卒悲夫

夢廬雜著卷七

讀畫間評

三

劉峩峩

劉章甫字峩峩號望衡居士家長沙其祖父皆業醫而望衡獨愛畫雖青囊肘後世其家學非所好也余見所繪花鳥筆無耑師任意揮灑自然合度畫竹則千叢萬籜蔽壑連崖幾疑招蓬山之鸞鶴而永嘉高士結屋其中也山水工於摹倣不能自出機杼嘗贈余橫幅畫牧人荷蓑笠跨一牛數牛散於夕陽芳草間或降或飲或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問評

三

寢或說具有濕濕之致惜不多作故時人無知其能畫牛者

余竹西

余國觀號竹西其先揚州人寄居宛平工寫竹叅文吳而不滯師法有瀟灑之趣後尚寫新篁若微雨乍洗嫩籜初解非食肉鄙夫所能領其旨趣也竹邊多巨石以濃淡筆迅掃而成陰陽門凸自見有時墨筆之中間以朱綠二色亦別有生趣可謂自我作古矣居宣武門外竹垞老人之古藤書屋藤本經二尺餘春夏時綠陰滿院瓔珞低垂酌酒賦詩操觚染翰致足樂也昔竹垞居此著書不輟茲竹西復以書畫蜚聲藝苑藤花有知所以百餘年來猶欣欣向榮而不凋謝職此故歟竹西初任滇南以病歸病愈不復出高風可挹矣

夢厂雜著卷七

讀畫問評

三

寄塵

僧寄塵湖南湘鄉人能書工畫蘭竹敗荷殘菊
縱筆皆佳年三十許丰致翩翩絕無黃面癯曇
之相寓五羊城莊家園亭自督撫兩司外莫有
不識寄塵者余過訪之見案頭文玩金玉銅甕
畢備而室中衾枕服飾皆紈綺也晌午留客器
具精潔蒸豚炙鯉鴨臠羊羹咸軟脆得宜酸鹹
中欵且備於俄頃間不煩購諸市肆別倩庖人

夢尸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三

每過必留醉飽若以余為飲食之人而余亦樂
與之論書畫至於寶笈金繩真如妙諦固知其
未必領會於中亦絕不見其被傍傳會惑世誣
民每見世之緇流逢人輒談因果輪迴以炫其
家教之法力殊可厭鄙不若寄塵之屏棄一切
誦經茹素之虛文惟日事臨池揮翰以抒寫性
靈昔遠公招陶靖節結社廬山靖節以無酒攢
眉而去今寄塵酒食是議吾知諸善知識索書

畫者日繁有徒更不煩招而至也

夢尸雜著卷六

讀書閒評

三

王湘洲傳

王元勳畫師之良也字湘洲世居山陰工人物其山水花卉亦各有神理餘伎猶能寫照嘗於尺幅中爲余作深柳讀書圖身長徑寸面大於豆眉目井井神情畢肖而怖景設色直追元人其寫婦女則更於逼肖中增嫵媚故閨閣淑媛無論老幼妍媸莫不愛湘洲爲寫照也江以南奉金幣求畫者無虛日楮墨之潤家賴以豐余

夢厂雜著卷七

畫畫圖評

畫

愛其人物尤愛其仕女古來畫仕女者以五代周仲朗爲白眉畫鑑稱其不在施朱傅粉鏤金佩玉而在乎能得閨閣之態夫閨閣之態夫人而知之矣求其玉膚花貌如麗娟縹緲於風前飛燕輕盈於掌上無論橫幘豎幘不拘拘於穠纖修短而各得娉婷綽約之致方爲難耳仲朗之畫代遠年湮余未之見要亦名下之士無虛譽而後先頡頏者吾能舍湘洲而他屬耶歲丁

未晤湘洲於京師握手道契濶暇日爲余作美人曉起圖雲鬟斜鞞倦眸初啟展玩之餘宛然巫山洛水相遇於指顧間也茲湘洲南旋聞其舟次維揚諸商士欸之作畫二十四橋佳麗畢收腕下元微之詩日間倚屏風笑周昉狂拋心力畫朝雲當爲湘洲咏然而湘洲老矣別余時鬢髮蒼然余又以飢驅之故歸期未卜欲再晤其合毫杼腕渺不可得念及此不禁爲之黯然

夢厂雜著卷七

畫畫圖評

畫

金竹溪

余嘗於鄉人陳驥黝寓邸揀其書篋有白描畫冊一頁周圍僅尺餘筆細如髮無一絲錯雜所畫宮殿樓閣繚以垣墉牆內外植花木堆盤石而殿宇之棗廊棗檼瓦甍累以及欄櫺戶牖俱高下得宜崇卑有序左右列小閣懸以珠簾右簾內作男女裸接人大於豆雖五官不可辨而四支宛然時下所作秘戲圖無其妙也顧無夢片雜著卷七

讀書問評 三

李穀齋

李世倬三韓人號穀齋侍郎高其佩甥也少隨其父如龍宦江蘇南獲交王石谷指授山水間與筆遂大進古渾沉鬱綽有師範然細按之終在弟子之列不能並駕而馳其指頭人物則全得力於舅氏無疑也嘗於京師憫忠寺齋堂見所繪觀自在變相三十六軸人物高八九尺或老嫗或美人或鬼魅或將帥儒臣其狀或猙獰嫵媚各得其態度縱恣雄健心胸暢而手腕抒張諸四壁洋洋大觀不特何無忌酷似其舅直欲超而過之余寓居距寺八里每興至即往徘徊觀玩往往移晷穀齋之畫夙有盛名顧論者祇稱許其山水而不及人物足徵鑒賞家之難矣

夢片雜著卷七

讀書問評

四

程不山

程令觀字不山休寧人家貧走都下無所遇課
蒙餬口非其志也偶晤友人齋頭見其衣冠整
潔丰姿嫺雅私詢客何好何能答以客無所好
無所能也余亦姑置之一日與前友出郊歸途
遇雨友引避不山寓室則畫具橫陳几上不山
正吮粉調脂鈎勒傅染爲花竹寫生筆未停揮
也踈秀而多逸致體裁章法亦迥別時流心竊

夢廬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異之越數日作尺幅宓妃圖惠余所謂雲髻修
眉丹唇皓齒者果已曲盡其態而環姿柔情艷
逸綽約亦復能宛轉出之余曰子可謂畫中能
事者矣不山笑曰子烏解箇中三昧聊借此自
娛耳因出秘戲圖十二頁示余布置點染似本
仇英而男女燕昵之態蕩人心目處無多讓焉
余因告以秀水張浦山之言曰秘戲圖不工可
不畫工則誨淫吾虞子池日獲誨淫之咎也不

山唯唯者再後病歸鄉里遂不知其所終

李紉齋

李敬思號紉齋又號癡道人居江南而寄籍順天由內庭三館供事議敘得官任新會牛肚巡檢以畫見知於粵中諸當事其畫石最佳竹次之花木又次之山水人物直凡工耳嘗於方伯司閣處見所繪橫幅磐石大如牛以濃墨鈎勒畧加渲染覺渾樸蒼潤若化為真石令當日米顛見之雖不下拜亦當首肯世人解畫者稀

夢尸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星

舍竹石而取山水人物是猶癢在背而爬搔其腹也然試詰諸紉齋四者之中何物擅長亦未之或解其故何歟

王蓬心

王蓬心名宸太倉巨族也少登賢書由中翰歷官至永州太守工詩善畫山水師黃子久筆力雄渾沉著幾欲登堂而窺其室世之學大癡者不少得其皮毛便矜張誇大而峯巒堆砌布置逼塞樹木則欹斜錯雜不按章法此皆未曾見大癡之真蹟但得後人轉輾臨摹之惡態也蓬心為少司農麓臺之孫去奉常公烟客六世二公當日筆墨皆宗大癡為本朝山水家領袖而又收藏古名蹟最富蓬心本其家學足知淵源之有自矣居官簿書之暇詩酒自娛有燕寢凝香之雅人俱目為風流太守年七十餘致仕湖北畢撫軍延之作畫主賓欵曲其得罄腕下烟霞邱壑之妙可知也雅好奕而不工遇宴會喜與人拇戰世俗拇戰無論勝負率以三數而止蓬心若負其二則不終數且畢席不與其入

夢尸雜著卷七

讀畫閒評

星

奕勝可終日不倦負亦即止其門客屬吏或故
爲敗北則詡詡色喜此亦其生平之小疵也

夢廬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四

羅存禮

羅存禮粵西高士也好遊自號五岳遊人有司
馬子長之風工山水家貧以筆墨作生涯嘗摘
六如詩句署其門曰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
聞作孽錢可以見其標格矣畫法巨然縱橫馳
驟不囿師資喜作窮巖絕壑灌木叢莽虎豹所
不居也蛇虺所窟穴也毒烟苦霧所靈也山精
木魅所憑依也余曰是殆爲粵西山水寫照乎

夢廬雜著卷七

讀書閒評

四

蓋粵中有山皆險無水不湍羅君生於斯長於
斯故得於心而應於手者如此余時客粵數過
訪皆不遇庚子入都於友人齋頭見有客衣冠
樸野貌清癯抵掌談吐納之術詢之則羅君也
云自衡岳北遊登岱宗芒鞋藤杖尋幽探勝已
兩年於茲抵京方匝月耳余以其遊屐初至未
遽去越數日訪之閒雲野鶴不知所之矣比聞
其結屋衡山挈妻子偕隱吾知其窮七十二峯

之勝以供磅礴與世之摹成猶搨粉本者大有
徑庭惜相距道遠不獲見也

余紀羅君事越數日夢一道士叩門揖余而
言曰余西粵之鄙人也既不能立德立功於
時復不能閉戶著書立言垂後古人三不朽
余何有焉孤踪弱植自問與草木同腐乃重
煩楮墨表揚幽滯邇者東王公命余繪天下
名山圖五十年始克竣事君記取連九之期

夢尸雜著卷七

續清湖評

擬

三山之畔當進五雲之漿太元之酪為君一
滌塵垢所以報也語畢拂袖去余亦為柝聲
驚寤涼月滿窓夜將午矣夫天下名山在世
人必扶筇著屐負橐裹糧越數十年之久殫
畢生之力不能遍遊者有矣仙人則青鸞赤
鯉乘虛往來朝而圓嶠暮而瀛洲又何待繪
圖以觀豈仙人亦欲學宗少文卧遊耶且連
九何時三山何地五雲太元之漿酪又何物

乎夢境恍惚亦聽之而已顧東王公攷諸列
仙傳生於碧海芬靈之墟凡男子得道者隸
焉天上作畫勝於地下修文羅君仙乎哉

夢尸雜著卷七終

夢尸雜著卷七

續清湖評

擬

1021268 丹書卷之九 反之下

齊東妄言

目錄

劉孝廉

肚仙

王骨董

狐報

屍變

截辨

夢尸雜著卷八

目錄

胡承業

焦氏墓

謝雲

蟹蟲

南極驅妖記

王阿生

海塘潮溢

狐女傳



四女傳

王皂隸

佞鬼記

毛畢

夢尸雜著卷八

目錄

夢尸雜著

齊東妄言 卷上 山陰 俞蛟 青源

怪為聖人所不語而荒謬不經子與氏亦斥為齊東野人之說然古今來理所必無而事為或有者豈少也哉此莊叟有齊諧一書而後人洞冥搜神之類遂踵述紛紛而起雖屬寓言要不可謂之盡誣也酒酣燈施閉呼子墨舉平日所得諸傳聞而覈其事畧有根柢者筆之於簡亦妄聽妄言之耳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劉孝廉

太倉顧寧人一夕夢入宣聖廟見羣豕數約千餘後一人緯冠補服持竿而驅者類廣文中一豕獨人首近睇之則姊壻孝廉劉某也駭問何以至此曰生時因行賄得中罰為豕以祀宣聖凡纍纍同行者皆吾儕也夫欺世盜名罰為豕固允當顧目前營營苟得者不少恐聖人食之不遑且當時割不正且不食此等腥羶肉味尤恐食之而嘔也歲丙辰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嘉慶皇帝嗣位詔天下舉孝廉方正由鄰里鄉黨舉於邑宰由邑宰歷司道舉於督撫督撫則舉而登諸朝莫不矢公矢慎而尤期無濫無遺此旁求俊父曠世

綸恩也而不肖者咸藉此為終南捷徑進身之階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有賄屬其鄉里為之公舉上下負緣所費至千餘金忽為怨家臚列其祖

父以來及其本身劣跡呈諸當事遂被黜夫竈
緣於場屋獲登賢書不過十餘年後需次一縣
令耳卽大魁天下亦止舉文章之美而其人之
德行無聞焉若孝廉方正則文行兼優一經薦
擢便居清要且試問顧名思義寧可當乎乃覲
然思旨濫叨竊曾不冥眩於中忸怩於面亦蹇
廉鮮恥者矣冥中若按律論罪當不止罰爲猪
以供宣聖也呵呵

齊東野語

齊東野語

三

肚仙

浙東西有關肚仙之技者皆婦女爲之關索取
也漢書謂因巫爲主人關飲食又世之僧道書
符請神將曰關召而越境擒犯法者亦曰關關
肚仙云者生人念死者不置倩婦召之告以其
人之生年月日與死年月日少選婦腹中烏烏
作聲如泣如訴傾耳以聽其言可辨不可辨其
事亦可信不可信然亦有與其人生前事跡往
來符合者故世人遂信而不疑競呼之爲肚仙
云有鈕姓者其父母俱遭祝融之厄而死欲詢
其母魂隨至云汝父已脫然無遺累惟予一
足一目猶患焦灼之痛也蓋鈕父當日一身俱
化灰燼而母爲敗堵所壓一足與一目未燼檢
而瘞之三年矣夫人遭箠楚或刀鋸之慘其苦
痛惟在受傷之處乃鈕母反於一足一目未經
烈焰者茹痛於泉下且至三年之久而未銷殊

齊東野語

齊東野語

四

不可解或曰海外諸癸有人死必焚其屍骨淨盡不遺爪髮方得解脫轉生之說以鈕事覈之似乎不爽然皆出於佛老之徒非儒者所宜道顧能引死者之魂入生人之腹宛轉綢繆以通悃曲則勝於漢武時李少君之術多矣然則鬼也曷言乎仙仙肯入村婦之腹乎入人之腹與人交談呼之肚仙亦無不可

夢尸雜著卷八

齊棟妄言

五

王骨董

樵李陸生農家子讀書不成退而學賈有同鄉宦北平携貨物就之至濟寧前途河決不得進休於旅店夜分聞窗外吟曰讀盡詩書費盡心幾年博得一青衿呬唔再四不就生亦睡去次晚夢中聞復吟前句時值下弦涼月如銀從窓隙覷之有男子身曲如弓衣皂布袍左手持烟管長尺餘右手作推敲勢不啻賈島驢背遇昌黎時也生不禁失笑應聲曰若教祇此尋常句何必連宵費苦吟倏忽不見知為鬼物因大怖以被蒙首至曉述於主人主人笑曰此余鄰人王骨董也茅屋三楹卽其舊居五十八庠未幾而卒生時好吟哦死後猶未除結習且鄙俚若此誠可笑耳

夢尸雜著卷八

齊棟妄言

六

狐報

白門有鈕姓者夫婦皆年逾耳順一子商於晉數年不返忽有髯叟扶杖踵門而請曰聞君家厦屋渠渠欲借一枝以棲老弱房金多寡非所較也鈕諾之居數月叟過謂鈕曰余將有遠行家中老妻稚子敢求東壁餘輝照之不敢忘報去後徹夜聞啼笑聲且拋磚擲瓦礫不堪其擾鈕於月下穴壁窺之皆披毛曳尾非人類陰招

夢厂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七

獵者斃之食其肉而貨其皮數月叟歸謂鈕曰余與君家無夙怨何至殺吾妻子不遺噍類瀕行諄屬爲何而慘報若此乎鈕曰余除狐祟則有之殺人妻子非所知也叟憤詈而去又數月鈕子忽歸斬衰號泣而入相見各大駭問其故曰某月日有髯叟自言溫姓僦居余家言父母皆以暴疾逝世特煩渠順道促歸理葬務故所置貨物及未收諸債咸付主家星夜馳歸鈕笑

曰此特妖狐譎張爲幻耳雖然歲且暮矣得父母妻子聚首一堂亦天倫樂事彼以爲讐余方且爲德黠哉老魅何計之左也次年元夜飲於鄰醉歸繫籠燈於帳夜分火起舉家被焚鈕尙未舉孫一門遂絕噫鈕之殺狐也覆巢破卵未免爲殘而狐之報復也必給其子於數千里外聚而殲之亦黠而毒矣

夢厂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八

屍變

孫壁九郡椽吏也秋夜籠燈捉迷藏於卧龍山麓忽涼颼滅燭遙望林隅有火光如螢就之則土室兩楹柴門半掩因以行人假火告連呼不應探身而入聞其無人燕火而出見一男子直立門後孫笑曰君故在室頃何連呼不應耶燭之髮蓬蓬然目微開而口張面無人色蓋新亡之屍也毛髮森豎狂奔而歸次日探之為賣菜備家惟一妻無子女卒後妻出購為具起立匿於門後殊不可解

齊東野語

九

截辮

戊子三月間余鄰家張氏子曉起沽酒於肆歸視辮髮截去二寸許又同里陳姓者織線毯為業亦同日截去余皆目擊之漸而遠近被截者甚夥道路洶洶咸以辮髮蟠顛上童子則挽髻而行凡被截者髮必黑而長年必三十以下老年入及年少而髮劣者無患也杭城偵役密選壯年髮美者行市上而已遙尾伺之暮歸則前髮已雜舊卷八

齊東野語

十

胡承業

吳趨有善畫者胡其姓承業其名年三十以來頗饒丰格工寫照頰上添毫不足喻其妙也武林大賈黃君羨聞其名招致之峩冠盛服箕踞胡牀令圖己貌寫畢出諸姬捧盤盃持巾櫛冶容艷態圖之無不畢肖內一姬素服淡粧尤娟秀胡凝注之掩口而笑胡爲心動黃適爲友人招飲至晚不歸胡至次日午後渲染鈞勒始竣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七

繪事因黃未返卷而置諸案俟黃歸令僕進之黃展閱見冠上朱纓碧於春草世俗以人妻妾有淫行者謂之戴綠帽富貴而多姬侍於綠帽忌之尤甚昔唐代李封爲延陵令有罪者不加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碧頭巾卽綠帽也黃以其侮已也大怒火其畫令羣僕毆而逐之胡矢天誓地力爲致辯然畫後無他人展視卽僕人持進亦在俄頃間惟聽呼怪事而已時目色

將暮無止宿處躑躅道旁忽有老媪持筐而至

曰若男兒非黃家作畫者乎日之夕矣至此何爲胡告以故媪笑曰觸人忌諱咎復奚辭然予憫郎君之犯風露也蓬簞不遠可供草榻胡德之至門啟鑰而入室中几榻蕭然絕無塵滓出筐中酒饌謂胡曰君飲此老婦勾當卽來更餘媪偕虬髯奴以錦衾裹女子置榻上曰畫師今夜諧花燭矣好爲之無恐胡欲致詢媪反扃其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七

門而去移燈就視弱態含嬌倦眸未啟卽黃家素裳侍妾也胡頗自愛憑几假寐女醒致詰縹述其異媪入曰君真坐懷不亂之柳下惠乎玉杵瓊漿姻緣已定違之不吉否則老婦豈好事者君羨爲富不仁數月之間禍且不測娘子多福相不應淪落風塵昨彼此一笑具有天緣故畧施小術俾魚就水黃氏重門深閨愛妾宵亡寧敢遣人物色自播醜聲幅中朱纓染綠子實

戲為之致郎君遭不白之冤老婦之過深矣胡
曰若是則老姥仙人也曰非仙實狐雖狐而近
於仙者也此地不便藏嬌業為君買舟河畔乘
曉雞未鳴宜急去送之登舟珍重而別未幾黃
染疫卒無子諸妾皆各鳥獸散盡如狐言

琴川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七

焦氏墓

余家有別業三楹環堵植古柳額曰深柳讀書
堂屋後為叢葬處有古墓枕室之楹下相傳為
協鎮室人焦氏天殂葬於此每賓朋至止下榻
其中無客則宿儻僕寢是室者雖與鬼為鄰無
他異也淮徐監司夏公諱建德與先君子為
執友值祖母六旬初度令其貴婿徐君遠臨
稱祝其父任顯秩徐亦援例將登仕版聲勢赫
奕袍服鮮麗狡童狼僕細纓革靴者十餘人因
掃除是室居之將寢出其衾枕錦繡炫目褶疊
厚二尺有咫時正歲除之夕甫入睡鄉忽有纖
手指爪長寸餘冷若冰鐵按摩其胸徐大呼拔
關而出羣起燭之無他異坐以待旦不俟慶祝
憤憤而去夫焦氏之墓瘞此有年而寢處是室
者從不乏人何獨於徐公子若憐其客幃寂寂
出柔荑之手俯求燕婉豈塚中枯骨亦知趨炎

琴川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七

附勢耶抑薄其統袴裙屐故爲擲揄耶然則焦
氏生前之不貞亦可概見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十五

謝雲

吾鄉有安昌鎮周數十里婁謝二姓鎮之巨族
也婁買謝氏隙地爲宗祠楮之得古塚髑髏如
斗脛骨長二尺餘疑謝之祖墓而不封不樹質
諸謝氏莫有知者因命僕陳某購楮置之埋於
他所僕沒購楮金而私貯以甕脛修不能入擲
諸河事越三載陳僕亦物故矣一日婁與妻妾
子女坐室中忽鞠躬而趨若迎客狀或揖或拜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十六
不勝其勞口中語喃喃不可辨有頃啟中門而
出若送客者歸而面色黯慘妻妾疑其中風魔
也競趨前慰詢之婁曰滅門之禍至矣頃余婁
氏自始祖以下畢集庭中謂前年掘地得古塚
枯骨一具係謝氏遠祖名雲宋季官指揮訟余
掘塚散棄其骨三年而莫伸前月上帝命鄧天
君查海塘之劫謝叩馬呼冤已批示某日親鞠
聞天君嚴而厲倘過聽一面之詞而降罰吾其

有噍類乎於是咸疾首感額作楚囚相對越日
其之祖宗復至且偕客三人來其令妻妾急煮
茗語復喃喃妻妾視其有喜色且揖拜稱謝既
而散去謂其妻曰速購楮鏹多多益善凡鎮中
所貨者畢收而焚之約數百萬積如山阜烟焰
障天至某日傍晚妻忽僵卧至夜分大笑而起
曰吾今而知財可通神言非謬也妻妾咸詢其
故曰頃為兩詩衣人拉去至一官署危坐者即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十七

鄧天君問造屋掘地何以散棄謝某之骨余對
以當日以五百錢屬僕陳某置櫬貯埋隙地可
証也呼陳上對如余遂聞堂上呼謝雲則一武
夫冠帶而前質辯良久又聞呼取謝某骨來合
之不少天君大怒責以妄控命禡其衣冠杖八
十斥退私詢余祖知上下夤緣皆三客之力而
三客之所以為力者則數百萬楮鏹也詢三客
何神祖不答自此可無慮矣是為乾隆三十六

年六月事至七月而龍山海湖溢隄人畜淹斃
十餘萬殆所云海塘之劫乎此友人施斗鏢述
於余者甚悉夫陳某當日棄骨於河三年之久
其漂泊應歸無何有之鄉乃驗而具在謝雲亦
何說之辭諺云幽明一理一理者其斯之謂歟
噫是可慨矣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十八

蟹蟲

余友宗子芥帆道其同年王其於乙未春間應
試入都休於旅店坑間獲一蟹蟲大於豆戴以
寸帛裹置壁罅中越三年又以公車北上薄暮
止宿審之即當年寓室也試探壁罅紙裹宛然
啟視蟹蟲僵矣足猶蠕蠕動笑曰令爾枵腹三
年余之咎也因置拇指上任其齧齧已而蟲腹
果然遂投諸火而斃之至夜半指臂臃腫運莫
能動指內起紅線一縷直達於胸至次日而卒
蟲與蚊蚋蚤蝨賦形雖殊其噬人膚血則
一也非如蛇蝎之毒能斃人之命也攷諸方書
詢諸醫士均無其說豈真佛老所謂前生果報
歟然落日停車適棲舊店三年破壁蟲蛻猶存
又豈得謂偶爾之遭逢也哉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九

南極驅妖記

浙東鄭絮字柳塘名列成均細行不苟人以長
者目之性喜清靜崇奉黃老建南極長生祠朔
望必躬詣焚香有疑事不決扣之以乩靡不應
為諸子延師課讀師同里諸生未詳姓字設帳
之夕夢中有人以掌拍其胸大呼而起燭之無
他異鄭曰余居此數十年曾無魑魅之擾師讀
書明理亦知怪為聖人所不語乎師無以對次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十

聽曰余趙姓由我府往天台採藥同行者張李
二友并僮僕四人而七道經珂里慕禹穴蘭亭
之勝留連忘返藉賢主作居停諒不我遐棄也
君家西席昨歲設帳於前村杜氏盜其婢妾而
遁此人頭畜鳴者余故爲君逐之鄭次日密訪
果不謬因德之曰具酒饌敬禮不少懈一日鄭
之子婦浣衣中庭一迴眸有少年郎衣裳楚楚
睨視而笑奔告於鄭鄭知爲狐怒而不敢言隱
裝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三

眉八百年雖未登仙籍功行頗深不忍加誅汝
今夕作黍享之傳余命使速去毋取罪戾也鄭
歸設饌於齋告以故平時三狐與鄭語恒刺刺
不休或書片帋相問答遇飲食亦饗發無餘獨
此夕盃盞依然并無聲息鄭曰三月來主賓酬
酢深愜素懷茲奉帝命勸駕當明示去留俾得
覆命何默默爲耶卽有片帋墮地書曰詰朝別
去遠入空山寧敢少留重囑帝謹從此寂然舉
裝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三

念劣師無行可嚴內外之防淫獸爲妖難免聞
聞之辱家有天師像懸諸中堂巽五雷正法或
效靈於尺幅也狐笑曰畫誠佳鬼狐從此退避
三舍矣鄭知爲諷已無可如何偶經小市見伏
魔帝像神威顯赫毛髮欲動嫌值昂姑置之翌
日狐語曰余購一物奉贈置君櫛內矣啟視則
帝像也因思妖狐狡獪殊甚不除之將成大患
沐浴齋戒禱於南極神神運乩書曰此狐居我

家相慶謂天師伏魔圖像視爲嬉戲南極老人
以片言傳諭卽挈類遄行靈爽果如是其昭昭
也越數日室中聞私語聲架上書頁無風自動
婢僕驚相告謂狐且復至鄭叱其妄空中笑曰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然余等非窮人之
無所歸者特以道里遼遠囊橐蕭然故半途而
返非助以金大衍之數不能往也鄭復禱於帝
帝賜硃符命粘於室傳諭如再逗遛當遣雷部

勾天君至噬臍無及矣去匝月復至鄭詰之大
言曰余等勾當未了不得不重累賢主人自問
無罪孽南帝當亦無如何也鄭卽日奉辦香告
於帝曰惟帝位並北辰司天立極豈以狐之譸
張爲幻不能力制乎乩運動如飛曰毋多言速
歸潔室俟之是夜舉家聞旬旬鞢鞞不啻萬馬
奔騰千軍辟易次早起視屋瓦俱碎裂勾天君
奉命驅妖洵不誣也鄭詣壇致謝神曰三狐已
焚尸雜著卷八

齊東野言

三

禁錮終南山天長地久不復出矣余讀道書謂
南極主生宜乎撫摩噢咻如慈母乃一經震怒
卽施雷霆斧鉞之威可謂猛以濟寬然驅而不
殺又何莫非南極好生之德惟是盜人婢妾者
狐知嫉而崇之不齒於人數奈何尤而效之戲
人子婦此殆狐之所以爲狐也歟

王阿生

茗溪有穿窬王阿生者常棹小舟行竊至某村
一家門臨於湖上有高樓窓中燈影未滅擬俟
人靜後挖門而入忽櫓聲欸乃一舟經其旁捷
如駛舫中聞竊竊私語聲至樓前艤舟傍岸擲
白布懸窓上若巖際飛瀑舟中出六七八人緣之
而上王羨其技之神而訝其人之衆也思俟其
挾貨出脅之或可瓜分因急棹舟而前相距丈
餘見窓內一人身無寸縷墮舟中月黑冥蒙莫
辨男女旋數人亦相隨躍下舟卽渺樓中哭聲
大作探之則產婦死矣

焚尸雜著卷八

齊東野言

四

海塘潮溢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子夜蕭山暴雨大風拔木屋瓦飛如鷹隼海塘圯潮水溢入龕山一帶溺死者數萬人未雨前三日有金某者擢船為業薄暮於西陵渡口見十二人衣皆墨色似渡江來者欲赴龕山買其舟索值不較金進燭却之而終夜竊竊私語不可辨次日金視囊中錢則皆楮灰也大驚通告里中時有老人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三五

嬰然曰大水至矣邨中其為魚鼈乎已而果然夫災祥之兆固可前知在十二人之形跡其為鬼恠雖不言而喻然因此而預知為水厄當必有說惜老人不傳名氏而邨落蕩然之後更無從就而詢之也

狐女傳

崇文門外王氏女年及笄極慧美而尻有尾長三尺餘圍繫腰間父母外人無知家士人為妻士有羸疾氣色奄奄初婚之夕手觸其尾大驚病轉劇而卒其親欲別為擇配遍都下咸知其異莫與為婚家故饒裕以質庫作奩資有舊家子貪其財遂委禽焉終憎其尾謀於友人之善針灸者友曰我能治之授以藥酒俾飲醉更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三六

以藥塗尻上利刃截之無傷也如其言切甫舉而女覺披衣起坐罵曰吾父以數萬金之質庫畀汝不為薄尾何害於汝必欲去之耶窮骨頭卒難安享福殘忍若此亦終不免於此離語畢啟窓一躍升屋其夫駭極急趨外家告以故父母訟其斃女滅屍無以辯也桎梏囹圄備嘗楚毒而質庫亦化為烏有矣然則女果人耶妖耶按其父母為京師士著非來自他鄉僑寓者女

亦親生非得之於道路何以變幻若此或曰人而尾非人類其狐種歟然考獨異志載大歷中洛陽尉苗登尾長二尺餘夸堅丙志臨安米市橋賣其豆者尾長四尺餘纏縛腰間數匝嘗爲市人求觀窘辱則人而尾者古已有之特王女升屋而遁尙得廁於圓首方足之列乎律以狐種語亦非訛

四女傳

順德都寧有何氏婦夫早卒一子年當舞象丰姿俊秀婚適處子媿使就學鄰村村中黃麥陳張四姓各一女年俱及笄均有殊色而相愛逾於同胞因歷序年齒呼爲姊妹四女惟麥氏門衰家止白頭老母一老婢供炊爨無兄弟伯叔且無親串往來故黃陳張三女恒聚於麥氏家至數日不歸父母亦不顧而問也何子就塾必經麥氏之門男女注盼已久欲聚晤歡接無隙可乘一日晚歸途次忽風雨驟至因托避雨窻人麥氏家四女匿諸層樓爭妍獻媚宛轉綢繆而何子亦魂迷色陣願老死於溫柔鄉不復念倚門人懸望矣不數月疲於奔命溘然而殂麥氏有畫箱如櫬置屍其中擬俟夜深舉而棄諸河任其浮沉漂泊於無何有之鄉而不顧矣是夜何母夢中聞枕畔泣聲嗚嗚驚問爲誰曰兒

也問何以久出不歸曰兒爲前村麥氏四女所
嫩色荒而斃茲若輩藏屍畫箱擬明日夜半棄
諸河流倘母垂念孤兒幸率僕婦先期往候俟
其昇至擒之乘家以利害脅之俾皆得相隨於
膝下四女均有娠是母喪一子而得四婦抱四
孫所得不已多乎母泣而如其言果挾之而歸
女家知之恐播醜聲不敢問四女遂居然爲何
氏婦而何子每夕輒現形與四女調笑燈前叙
琴瑟之好一如其未卒時未幾果各產一子迨
母卒後何子不復見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五

王皂隸

翁水城隍廟泥塑皂隸面黑而髯軀肥而短相
傳王姓名福屠豕爲業夢城隍召爲隸因令匠
肖其貌而塑之數日卒邑人入廟無不知爲新
充王隸者其妻陳氏頗饒於姿常過廟中焚楮
鏹進酒食旁一隸白皙無髭陳氏每祭其夫必
添設盃箸而祝曰吾夫初學爲隸諸多不諳煩
足下誘掖而指示之庶免墮越楮錢酒醴非所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妄言

三

客一日偶從郊外歸時薄暮有人自後呼王嫂
陳氏不顧急趨歸家閉門將息忽有少年款扉
而入則廟中白面隸也問來何事曰屢蒙酒食
之惠感切於中欲踵門申謝恐悠悠之日橫起
波瀾今汝夫昨奉差赴山左往返需旬瀕行屬
余不時過訪米鹽或之力可代謀語次以手捉
婦腕作狎昵聲曰柔荑之手無金釧行將爲嫂
製之婦欲拒不得脫因大叫同室之人若無聞

焉者忽一人黑面虬髯排闥入則王隸也白面隸見之奪門遁去婦問何以得歸曰奉命解犯赴齊州就質未至中途而山左行文移覆無庸前往覆命神前不見某詢他隸皆答以度詞余夙知某狡宄乃敢覬覦同列之妻誓不與此賊共日月語畢憤憤去先是有劉生讀書廟中是夜聞殿上喧呶聲繼又聞鞭朴聲次早見白面隸仆於地面目皆毀裂而王隸則鬚眉戟張似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三

稱怒態次日王婦入廟指白面隸詎許萬端誇其夫之雄傑而兼炫已之不為強暴所污也一時傳為笑談而劉生者遂於出入間必拍隸背且捋其髯以相戲偶於日暮醉歸戲如初隸忽怒之以目曰足下不過三等秀才耳何得藐戲我逾年生游泮每遇歲科試輒三等於是人咸呼劉為三等秀才

佞鬼記

凡遭虎齧而死者其鬼名佞隸事虎不敢他適虎出為之前導遇窳與伏弩往往引避恒於負夜誘人開戶而出令虎攫之或其人頗偉虎不能攫俛自後曳其足使仆以奉虎虎攫入佞媻笑隨其後為解衣帶虎俟裸而後食噫佞故助虎為虐者也夫人生前為人戕害死而有知必為祟以圖報復何以被虎齧者其鬼不以為仇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三

反以為德其愚實甚而其故莫可解也或曰人死於虎必待有踵而死者魂始得投入人胎而復生人世謂之替身即謂之輪廻其說必出於釋氏荒唐不可信吾鄉平水村有古刹名顯聖寺村氓吳某佃寺之田而役於僧者也子夜忽有呼其名於牆外詢之則曰子汝鄰人也汝妻患心疾垂斃免子傳語當促歸毋緩吳曰野多虎須俟明晨牆外應聲曰子亦來自野獨不畏

虎乎因憐汝妻之病故不辭跋涉汝反視諸膜外人無義莫子若矣佃因披衣啟戶呼其人已前行惟燈光隱隱可見聞遙語曰候子於此速行勿怖次早途次血肉狼藉吳某衣履宛在知遭虎齧俄頃其妻哭而來詢之則昨夜無心疾亦未煩鄰人傳語皆倂之幻為也噫倂亦黠矣哉寺有高樓一望平疇皆僧產而卽吳平日佃耕者老僧當晝憑窓而望見一人背立田間形

夢卮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七

秦中毛畢不知何許人相傳其祖父提篋道左拾馬糞所得錙銖窮年積累漸以溫飽至畢則更充裕遂棄舊業衣紕食肉與里中紉袴兒相征逐鄉人皆竊笑之值歲歉有叩門乞食者自稱溫郎頗饒媚態留養之情好棊篤寢食與俱其妻因憤爭致疾卒後思再娶無當意者偶入山見一巨室四圍林木稠密旁無居人坐盤

夢卮雜著卷八

齊東野語

七

石小憇門內有叟曳杖出詢客何來並及姓氏其答之轉詢叟答以伍姓僑寓於此二十餘年矣尊翁非面黑多麻名長吉者乎曰然曰十年前恒相遇於官道上近因足疾久不入城市不意郎君個儻若此洵跨竈矣因延之入內互相問答而大雨忽降不能歸一人戴笠跣足入視其貌與鄰人王某操舟者酷相似而某葬魚腹三年意謂貌之偶相肖耳無何叟命烹茶亦呼

王某天下詎有貌同而名姓亦同者乎頃之捧茗進客諦視之無訛因問叟曰此綱紀乎曰佃人聊供洒掃之役非僕也語次見屏後雲鬟掩映時窺客毛心神瞽亂日將夕不言歸而竊幸天際霹靂不休藉可休止也叟曰雨師留客當有夙緣卽出飲饌餉之似皆越宿物不甚適口堂左有小軒頗潔遂止宿焉將寢微聞窗外笑語聲窺之兩女郎立檐下一素服淡粧弓鞋窄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談信

屋

袖年約二十許一滿洲粧者年三十以來指窓小語曰何處游冶郎居然假榻於此毛急啟戶笑曰交甫侯二卿解佩久矣滿粧者避去素服者握手入室毛問日間窺屏後者非卿也耶曰然詢翁係卿何人曰妾之父滿粧者誰曰父妾也拙夫物故父勸改醮故居此擇配半年矣毛曰余妻亡匝歲苦乏傾城之選卿如不棄當覓斧柯於是兩情旣洽極盡綢繆天將曙叟排闥

入大聲詬訾曰吾嘗從大夫之後豈容蜚丸兒辱及門戶耶毛長跪乞憐叟則聲色轉厲頃之叟之婦夫入來滿粧妾隨其後代爲緩頰謂我女待字聞毛郎未續娶盍使匹偶免播醜聲佃人王某愆諛尤力遂卽日贅於其家未幾滿粧妾亦與有私毛樂而忘返匝月不歸溫郎踪跡得之強之歸歸不越宿又往而溫郎之朝夕促歸往來無間也一日毛與兩婦正歡敘溫直入

夢尸雜著卷八

齊東談信

屋

其室婦大怒曰玉面妖狐敢以後庭一曲學狡童媚人耶倘逢獵犬難正首邱溫曰余誠狐差勝淫鬼但各逞伎倆何如耳語畢趨出是夜毛夢中忽聞旬旬鞦韆屋宇全傾瓦石泥沙亂落如雨而男婦啼號更慘人心目正在惶惶一人闖入負之而趨則溫郎也所幸出諸窗外至家猶驚魂未定詢溫郎笑曰君之麗人一門皆鬼域亦知之乎老翁任甘肅某州以賍敗伏法其

妻稱夫人者王姓巨室之婦叟魂飄泊依於其塚為伉儷焉滿洲粧束者王婦之甥強居小星之列素服者平康之妓因葬王婦塚側認為義女至服役之王某則君之鄰人溺死三年其他婢僕皆山中窮鬼不能枚舉矣余系出塗山與君有夙緣故邀同列發其墓搗其巢以報德毛為之愕然而溫郎從此不復見矣

芥子園畫傳卷八

齊東野語

尾

雜著卷八終

齊東野語

目錄

妖僧

張老相公

離商

羅浮邨

狐尾

萊陽舖卒

芥子園畫傳卷九

目錄

柳如是傳

端王

南十四夢神記

張君相遇仙詔

廣東雞

隱身術

陳虛舟

夢厂雜著

齊東妄言 卷下

妖僧

山右民家有娶婦者花燭之夕穿窬乘間匿梁上久之夜深人靜新婦卸粧弱態含嬌秋波流慧宛然好女子也寢後燭猶未滅忽一披髮頭陀狀甚猥惡排窬竄入直至榻前口中默念不知何詞左手作書符狀郎與女似無聞見僧以

夢厂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一

手探郎婦下體如攫物納袖中返身遽穿窬急躍下至榻前血湮裯席審之陰勢皆如刀剗卽由窬竄出升屋而望僧行歛忽若猿猱穿窬亦自恃躡捷并力追之相隔恒一矢之遠莫能及行十餘里道旁有土室僧入之合眼跌坐穿窬擬直前擒之而虞其有術遂急返叩昏者之門告以故羣起驗之一家驚絕持械隨往至則頭陀逸矣家人執穿窬鳴於官再四研詰並加桎

枯卒無異詞久之當事知其冤釋之存爲疑案

夫天下男婦夥矣挾是術以取陰勢當不勝其

取而必於新婚合卺時者豈別有說歟使僧廣

傳其術則天下新婚者危矣至穿窬竊物而來

男女既死則奩篋中所有取之無禁乃義憤樓

胸奮不顧身此殆踞梁上時艷心娛目之餘不

勝玉損花殘之恨因激之而起者歟雖然亦可

嘉矣

夢厂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二

張老相公

吾鄉有神張姓諱夏考之郡志係宋景祐中工部郎中受命護堤封寧江侯又封英濟王今則稱爲張大明王或有呼張老相公者不知何據神左手執金錠右手豎二指世俗相傳金錠指金人二指爲徽欽也憤金人之猖獗傷二帝之播遷若此則神生前忠君愛國死而廟食固宜惟是景祐爲仁宗年號在徽欽百餘年之前此

琴斤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

居然有子婦矣鄉里兒之欲神祐者爲別設一座塑雲鬟玉佩者與張公子成佳耦此乾隆十二年事也迄今越五十餘年不聞張老相公抱孫因戲詰鄉人與廟中之道士皆啞然而笑無以對明正德間浙東台州太守偶過土神祠見神旁有夫人像守曰土神烏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某處廟神無夫人盍請移配守令昇像入廟時有人題詩於壁曰土地夫人嫁廟神

琴斤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四

說足徵誕妄乃鄉里兒又謂神能操財用之權執金錠者欲假人以金豎二指索二分息也於是求利者香楮酒醴躡趾摩肩爭先恐後有老嫗以守生爲業凡孕婦臨禱必呼使撫摩扶掖承接嬰兒一夕忽云見青衣使者挾之入廟爲張夫人守生里巷遂喧傳張老相公得子矣塑孩提像於旁越十餘年又傳某氏女入廟神悅之授夢於女之父母數日而女卒張老相公又

廟神歡喜土神嗔寄言失婦休煩惱未必夫人念舊人後莽年郡人曰神娶一年當有子復告於守塑童子像焉夫土神與廟神均之神也廟神宜有婦而土神不宜有婦守必有說惜當日莫有向太守質之者且土神果不宜有婦去之可也徇郡人之請配諸廟神逾年生子荒謬實甚則守當日之治行亦可不言而喻又何怪乎吾鄉鄉里兒誣張老相公生兒娶婦也

離商

新安程某司離務於維揚家貲饒裕甲第連雲
性豪縱喜結納淮南北殷商巨賈非姻婭即交
遊也其母設悅之前一日親朋畢集舍宇皆滿
幾無下榻處時有故人子裙屐翩翩亦遠來稱
祝因徵別院居之四圍皆粉垣垣外綠楊一樹
柔條垂蔭精舍三楹中爲堂左右各一室右室
設榻帳以供休息左室鋼閉殊嚴由門隙窺之
箱奩畢備似乎閨闈而蛛結塵封芳踪久杳陰
森之氣逼人毛髮客於午後爲主人邀飲他所
夜分歸寢啟幃有婦人華粧卧問之不答疑主
人妾媵紫雲紅拂無因至前亦旅幃樂事也酒
後不遑窮詰雞未鳴卽匆匆去次日主人開筵
稱慶備極奢華而客以昨宵醉眼朦朧獲此佳
遇斷雲零雨莫辨溫柔深爲悵結因僞醉歸寢
瀾茗焚香倚枕以待夜闌人寂翹盼綦殷時月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五

華如畫數矢外織悉可辨忽垣外柳枝搖曳一
人縶條踰垣而下身無寸縷視其雙足羅襪凌
波而不見首駭極急竄入室掩戶潛窺女於墻
下兩手爬搔得一物承領際儼然首也髮長委
地且挽且行登堂趨左室鑰匙自開入啟箱篋
取絛綺服之對鏡調脂運梳挽髻粧竟出戶卽
昨宵燕婉之佳麗也客匿帳中投之以枕中其
首首墮地有聲女俯身遍拾客急起提其首擲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六

戶外揮拳縱擊女張兩手若瞽者探物摸索及
門而遁客隔院大呼主賓咸集燭之則一髑髏
髮膚盡脫孤齒猶存客爲細述情狀程色變以
鐵杵碎而火之先是程少年美丰姿恃其殷富
多蓄婢妾猶漁色於外不啻登徒然妻有殊色
私於僕妾亦無一貞而程不覺也偶悅鄰婦百
計搆得之卽以別院爲金屋甫匝歲穢行彰聞
偶爲所覺遂殺之埋其首於院中火其身於墻

外曰俾淫婢身首異處無復輪迴嗚呼何其厚於責人而薄於責已如斯耶願女以淫冶戕身至死後鬼魂猶不知愧悔甘蹈桑濮亦可為至死不變者矣

夢川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七

羅浮村

南粵羅浮村民娶婦親迎而歸當夕合卺次早日嚮辰猶未起家惟寡嫂令兒呼叔寂無聲應由牕罅窺之見繡幃深掩叔跪牀下兀不動奄以告母母急掩其口恐叔媵聞之不歡然心竊怪之謂男子固多懼內何至屬膝於初宵婦人即曰凌夫未必作威於觀而無何賀客登至稔知其故羣向窓前喧笑呼之不應排闥入見面血糝糊碧湮衣袂雙眸抉焉急啟帳新婦不知所之矣

夢川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八

狐尾

直隸通州民袁在田樸誠不苟有善人之目家
惟老母折柳枝編篋儲諸器舊以餬口每清晨
荷擔入齊化門貨盡而返以爲常一日遍行衢
巷購者絕少日將午腹餒易炊餅坐樹下啖之
有衣褐者過其前往還瞻顧似欲有言袁異之
邀之坐詰其姓氏曰我關中王璞也索逋來京
三年矣轉詰袁家世里居絮絮不休袁欲去持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九

其裾不使行袁曰吾母老家貧日賴此業以舉
火君誠愛我而使坐談廢業廢吾業餒吾母矣
王曰子誠孝子也子往矣余有相識居通州東
門外今夜將寄宿其家待子同行可乎袁諾之
未幾而返途次問答兩情頗洽袁邀過其家出
白酒脫粟以食王曰倘有萬金之資此地居奇
權子毋何物而可袁曰惟木肆最佳每歲漕艘
所携之木賤收而貴易利可倍蓰王曰子明日

無他往吾將運金於子家利則共之倘有所耗
子無與也吾視子有福相從此服錦組厭膾臚
矣袁爲首領王去袁以言告母母曰居貧而作
妄想鬼神且擲揄之頃吾窺客貌不似富家翁
况挾重貲而肯與肩挑貿易者共事乎信無稽
之言荒一日之業人其謂子何袁曰兒已諾之
橐中猶餘一日之糧耳次日自朝至暮客踪杳
然熄燈將寢忽門外馬嘶人喧叩聲甚急啟之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十

王袍服炫麗兩僕荷箱篋登堂拜母佯與袁爲
兩姨昆弟十年不相見以掩人耳目不數日設
肆於廛居然巨商三年積貲十餘萬一日兩人
對飲忽舉杯謂袁曰我關中狐也居仇池山中
煉神服氣五百年立志福善禍淫助造化所不
及計歷齊魯燕趙之鄉又百有餘年經吾敗亡
之而補助之者不知凡幾今功行已滿行將入
山之深而入林之密不復履塵世矣吾五官四

體不與人殊惟葺葺修屋綴於尻者能去明
 當午子為我斷以利刃藏諸潔室脫有意外之
 禍焚香默祝用火炙斷處可立解願世守之勿
 失也袁泣然出涕曰我無君何以有今日方將
 與其富貴白頭老友尊酒徜徉以沒世忽爾永
 訣何以為懷且受德不報反加白刃以殘君支
 體總有益於君不忍為也因各歛獻為之罷飲
 次日王引袁至別室露尾授刃袁涕泪如縷不
 能仰視促之再四乃左手掩面右手舉刀一揮
 尾斷而狐杳矣袁躡踊哀號若喪考妣以縑素
 裹其尾藏諸積朔望必躬自焚香設供具焉後
 母卒未葬忽鄰家火起勢將延及急禱於尾反
 風滅火得無恙袁生二子至八十餘卒後長子
 為警家所陷幾致殺身亦禱於尾而免其餘靈
 異難更僕數三世後尾忽不見家道亦替至今
 通州稱狐尾袁家里老猶能述其異云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按言 廿

萊陽舖卒

山左萊陽有舖卒通文檄赴郡日暮經曠野莫
 辨南北因入道旁古廟卧神座下遙聞有人撮
 口而呼聲呵呵然漸呼漸近至門外猶呵呵不
 休諦聽之有遙應者如出一口頃之見兩人肩
 荷背負不知何物置堦前各相慰勞蓋盜劫財
 物聚此瓜分也卒蛇行匍匐圍神座後窺之時
 也初起畧可辨一人瓊冠手持木槌二人以
 帕纏頭腰插短刀踞地分財物為三瓊冠者忽
 大言曰汝二人非予作內應何自而入即入而
 予不相助或大聲呼救則汝二人命且不保而
 何有於物宜分作兩股余得其一方為平允否
 則事因未可定也二人叱曰負心賊汝為人奴
 僕而誘盜劫主萬死不足蔽辜尚敢與人爭財
 物耶因抽刀砍其頸頭落二人挾貨遁卒戰慄
 不能動久之心定欲行而呵呵聲又起嚶嚶如梟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按言 廿

鳴鑿人毛髮歛忽而至則一縞素婦俯身拾首
舉視大笑擲地而去卒急竄身出廟後差旋紆
道過此見碧血猶殷堦砌云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

柳如是傳

姑蘇昭文縣署錢謙益紅豆山莊別業也縣爲
康熙間新設因其址爲署內有傑閣三楹相傳
謙益之妾柳如是藏嬌於此凡令是邑者居之
多不利封閉幾數十年北平王錦性倜儻喜聲
伎於乾隆五十年某月來蒞是邑整棖聖壁令
一姬居其上老媪伴焉入居之夕見一婦人髻
高盈尺兩鬢如蟬翅著紅衫修裙廣袖不類時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四
世粧憑窓而立諸姬以主人平日惡言怪秘不
語三人合一牀令媪卧旁榻而燃銀燭於几甫
合眼燭輒滅瓦礫落衾枕如雨捫之無有也無
何聞於王令有所見速往報薄暮紅衣婦復掩
映窓間王挾劍趨至則有巨蛇如臂自樑間墮
倏忽不見家人咸勸王避之王憤然作色曰余
奉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朝廷署舍不容邑令安頓細

小乎且謙益不忠於前明獲罪於我朝其魂魄
 有知宜垂首弭耳於地下何物妖姬冥頑若此
 先是王有姑母孀居依於王其臥室離閣僅三
 舍是夜閣閣上詬誶沸噪聒耳煩心姑為三姬
 之嫉羣圍闖也令婢往諭之逾時不返姑亦睡
 去次早見婢僵卧檐下救之始蘇云昨夜遇紅
 衣婦披髮伸舌索環於頸驚怖而仆共呼三姬
 不應排闥登樓則駢縊牀上伴宿老嫗猶蒙衾
 綈尸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七
 酣睡也一宵而經三女上官疑王凌逼斃命擬
 戮其官按之得實乃免閣因復閉不敢再登余
 按顧苓所撰柳如是傳謂柳風流放誕能制御
 謙益謙益甚寵憚之夫風流則近乎妖冶放誕
 則無所顧忌風流放誕豈婦人女子所宜然柳
 固幼隸梁籍何足深責獨是傳中謂如是於甲
 申鼎革之際勸謙益死節不從欲奮身投池水
 人義昭然有足稱者即謙益死後因族人求金

要挾自經以殉息羣小之風波安諸孤於衽席
 彼衣冠者且偷生視息有愧巾幗多矣乃百年
 後擾其粧閣即逞狡獪致斃三命胡為肆毒一
 如虺蜴耶豈世俗所云三生因果會逢其適耶
 昭文玉令急宜以此閣付祝融氏否則拆而滄
 之鋼閉不敢登抑何倏乎側儻者當不如是

夢凡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七

端工

余仲叔任縣中司馬延塾師課諸弟業師曹姓
 江右諸生而黧黑頰多髭館政甚嚴課有缺夏
 楚不少貸因羣以曹操呼之嘗自云曾於楚南
 洞庭舟次遇道士授文昌符錄故座中必懸六
 星圖像朝夕虔誦歷晦明風雨無間焉 叔移
 任鄰郡署舍殘敗督工修葺假署旁古刹暫為
 課讀室兩楹外聚徒內設衾枕有棺停外合院
 之西偏詢寺僧云鄰人女卒力不能葬寄此一
 年矣夜二鼓後忽聞院外歷碌聲如轉輪急由
 門隙窺之見棺蓋旋轉如飛頃之蓋落屍即起
 坐振衣而下其行欻忽望門直撲扇門橫木截
 如斬徑趨寢室幸曹置身門後未之見也思號
 呼慮館僮不應而反以速鬼欲竄則寺門扁錮
 且深夜安之遂跌坐文昌像下默誦符錄約飯
 頃屍出見曹趨步攬拏離僅尺餘如有所隔不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七

能近曹更默誦不覺屍徘徊跳躍久之

巡而去曹愈甚卧地天明僅至呼之不醒扶掖

登牀則內室之衾枕衣服碎裂如縷飲以薑湯

始蘇備述其異令寺僧呼鄰人來告以故咸曰

此非端工不能治也端工者楚之祝由科以符

水療疾能驅妖魅召鬼魂施法時縛利刃作梯

級跣足登之或熾炭於地解衣卧其上無焦灼

割裂之傷凡癰疽莫治者為移於樹或牀几間

大如瘦數日膿血潰爛而人愈矣或於高處失

足墮地折手足或為金刃傷及胸腹以水噴之

膚照合手足續如故病愈不受謝以故咸奉之

如神是日召之來於棺之左右周旋審視戟指

畫符曰此物幸身未出毛否則白晝攫人不可

治矣於是左手持燒酒一盂右手握銳刃口喃

喃誦咒語使眾啟棺屍即突然起酒沃其面仍

仆刺其胸血出如楮昇諸野而焚之怪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七

南十四夢神記

南十四者世居汴忘其名字自稱南霽雲裔孫
爲人粗暴尙氣固知忌諱而性質直疾惡如仇
一日有新貢邀飲座中偶談宋高宗時兀朮屢
敗思北奔秦檜矯詔一日之間以十二金牌召
岳王頌師河南州郡復相繼陷沒座中有新授
南陽推官秦姓者實秦檜之後欲爲乃祖諱謂
金牌實高宗命非矯詔且謂岳王窮兵黷武不
爲國家久遠計倘非和議南宋能延九帝之祚
乎十四瞋自拍案大叫曰檜爲足下鼻祖奸賊
子孫須記取莫過岳王祠羅願前車可鑒也蓋
願係宋龍圖閣學士羅汝楫之子汝楫檜黨岳
王之獄楫實與謀願能幹父之蠱史稱其端良
博學當日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王
廟會當祠祀甫下拜見岳雲以鐵錐擊之而殞
故十四云云秦大怒思陰中之以法適撫軍檄

夢凡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九

逮光棍遂竄南各其中十四知之遁道出湯陰
拜岳王祠下感慨欲獻晚宿廊廡聞甫入墜鄉
聞門外車馬喧闐呵殿聲不絕急出瞰之見二
神冠服巍峩英姿颯爽雁行而入前者面頰
而赤修髯過腹後行者白而微鬚與岳王交揖
三讓就坐赤面者居中白面者左岳王右云奉
玉帝命會鞠宋紹興十一年奸案左右持刀斧
者皆岳王諸子及當日部將也頃之間枷鈕聲
鏗鏗然六七人蓬首垢面伏墀下一吏持牒呼
名首即張俊赤面神厲聲問汝在宋亦屢立戰
功位至王侯何以無恥作賊檜鷹犬對曰檜當
日受金人主使決意議和凡論恢復者輕則貶
竄重則置死俊安得不爲明哲保身之計神微
笑曰汝知明哲二字作何解欲保其身曷不學
韓蘄王之嘯傲湖山否則亦宜如劉光世之解
去兵柄與時浮沉以免禍足矣胡爲密誘王貴

夢凡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十

使誣告張憲釀成千古冤獄王鵬兒告訐之狀
果誰付耶俊語塞白面神曰張憲當日經此賊
煨煉誣服宜卽付處分以快人心語未畢一將
吼聲如雷提其髮而出俄聞號泣聲震耳詢之
則張俊五子不忍父受慘刑乞張憲少緩錐鋸
也次呼万俟卨則一白髮奴如老丐偃僕俯伏
自陳無罪謂當日劾岳王對將佐言山陽不可
守又誣岳雲貽書張憲虛申警報等事皆檜與
張俊合謀授意非出本心赤面神曰岳王之獄
何鑄已明其無辜汝希檜旨凡言岳王無罪如
薛仁輔李若樸劉道洪宗室士儻等皆劾之竄
死異域至檜死後議復岳王官汝猶堅持不可
豈亦授意於檜耶命釘其兩足倒懸諸壁以醜
灌其鼻懸一年後仍解付岳王羈禁又呼羅汝
楫汝何以與万俟卨張俊語論岳王有異志
殿中侍御職在獻可替否乃逢惡啟奸嫉賢誤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臣

國宜裂其皮體掘其肺腸方是蔽辜時秦檜與
妻王氏敵鯨嗜下作搖尾乞憐狀赤面神拍案
曰汝之忘讎誤國斃倫敗理劫制君父殘害忠
良擢髮難數之罪此三尺孩提所知無煩鞫訊
惟建炎四年汝在淮上密爲粘罕草檄指斥乘
輿又與撻懶密謀挈妻孥歸宋作奸細夫金主
遇汝雖厚終不及趙構恩隆位至王侯爵及子
孫立家廟賜祭器比操莽之九錫有加焉何以
陰謀詭譎剪除折衝禦侮之將相必欲使趙構
孤立無助屈辱稱臣設非趙氏祖宗積累之厚
其不爲金人滅亡者幾希至縱妻通兀朮撻懶
則又古來奸邪凶惡無恥之徒未有至此極者
因爲施全曰足下昔以義憤刺檜不遂反受其
害今付治之不惟快足下一人之心亦足快後
世千萬人之心也遂釘檜手足以匕首齧割其
肉片片如楊葉雖血肉狼藉而旋割旋長俾羣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臣

犬圍繞舐食之又命以鐵鈎鈎王氏舌懸諸梁
問舌出尺餘白面神笑曰此真長舌婦矣語未
畢忽殿外大聲呼冤一甲士滿面血污跪階下
曰余宋宣州觀察曲端也為張浚所害帝既懲
秦檜余寃與岳王同求逮張浚亦以治檜之法
治之庶千載覆盆之寃白於一旦也赤面神曰
汝安得妄擬岳王汝有應死之罪五亦知之乎
延安制司王庶授汝吉州團練汝與庶有夙嫌

夢凡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三

不就金攻鄜延急庶日移文趣救遣使十輩及
屬吏曾濤往說汝陽許不行轉引兵遠避襄樂
罪一及庶馳赴相依而汝奪其印拘廢其官屬
備非謝亮責汝大義勢必殺庶罪二叛賊史斌
圍興元義兵統領張宗諤設計圖斌宗諤為有
功無罪汝遣吳玠執斌而襲殺宗諤罪三金叟
空圍寧州觀察李彥仙告急於浚浚檄汝救援
而汝嫉彥仙功名出已上按兵不救致彥仙傷

重赴水死而全陝遂陷罪四朝廷召汝為御營
提舉汝以前欲殺王庶自疑不赴闕宣言且反
罪五若按以逗遛之罰跋扈之誅不用命之戮
汝尚能逃於天地間乎汝之極口呼寃蓋悞於
袁中郎朱仙鎮之詩又悞於江進之讀魏公傳
詩也兩人意見偏頗是非倒置直無公道安有
人心而汝曾不返躬自問妄以二詩為定評亦
冥頑極矣檜之殺岳王也初非忌其蓋世之功

夢凡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三

功名出已上也特以與金人有誓約思戮力報
金而無術遂施險毒之謀致岳王肇畫十年垂
成之功毀於一旦此所以鐵鑄其身消萬世之
鬱憤若止謂權奸誤國殘害忠良何代無之烏
金鑄象鼻勝其煩况張浚當日兩次收攬與汝
立功而汝恃才剛愎篤鷲不馴自貽伊戚然非
吳玠王庶之言未必下恭州之獄獄吏康隨以
夙怨殺汝張浚非如秦檜有片昏之屬也汝死

有餘罪何冤之有因大聲斥退二神並駕而起
瞬息不見十四問旁觀者二位何神曰赤面者
漢壽亭侯白面者張睢陽也上帝每十二年一
鞠秦檜極刀鋸錐鑿火灼油煎之慘遇鞠期則
江寧與河南兩地城隍聯章奏請應何神勘鞠
則臨時勅命亦如當今之欽派大臣也十四夢
覺後聞村中三鼓月上叢林矣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五

張君相遇仙記

武林張君相行貨楚南值暑雨後携酒榼登岳
陽樓先有道士憑欄坐貌清癯飄然具出塵之
表邀與共飲各道里居姓氏飲正歡而鉞罄道
士於袖中出葫蘆傾之滿盞黑濁如膠曰足下
能飲此乎張嫌不潔辭以醉道士笑曰余固知
此酒非足下所能飲也因一舉而盡起立臆前
烟波浩渺風檣上下豁旅眸而舒塵鞅致足樂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六
已忽有螳螂張兩臂如螯據檐際攫蠅蚋張舉
扇欲擊之道士掣其肘曰物雖微具有生命無
故戕之仁者不爲也張敬領之越十餘年懋遷
金陵偶行市廛遇驟雨趨巨室門樓下避之忽
門啟主人出曰足下張君相乎張矍然曰素昧
平生何以知余名姓主人不答急携其手而進
見庭中設几云呂仙降壇主人促張跪几即
曰十年不見張君相今日相逢兩鬢霜張祝曰

某塵凡下士未知何處仰接仙容此又書日記
否岳陽樓上飲憑欄舉扇擊螳螂方張避雨時
主人出迓奉呂仙乩書所命也始悟當日葫蘆
所傾乃瓊漿玉液以秦皇漢武天子之尊殫心
瘁慮求神仙不死藥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可得
今覲面遇之又交臂失之不禁憮然

紫竹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七

廣東雞

宛平張某家畜一雞距短而修毛如帚行不見
足嶺南種也俗呼為廣東雞賈勇善鬥因愛之
不忍宰食留司晨夕有年矣其友某以張有處
瘕之癖別購我冠高距者餽之張方自誇其雞
雄健不啻介羽距金剛無不勝孰料三戰三
北縮頸哀鳴勢難復振張惡所餽者恃強跋扈
而又慙其言之誇也命家人割之擲地上嶺南
雞快仇之死鼓翼而前啄之洩憤死雞忽蹶然
起瞋目衝冠大肆搏擊觀者咸駭詫失次而羣
雞亦惴惴焉股栗無何嶺南雞垂頭斃羽血殷
巖然伏不能起視之胸已碎裂而死雞則復
儼仆如初張疑不祥並兩雞棄之不敢烹食夫
古來忠勇之將衝鋒陷陣固有頭殊不仆面中
六矢不動者乃翰音屬夜之微禽亦幾類是是
可駭矣按桐下欣然載陳方伯煮一雞將切啖

紫竹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七

之忽從礎上引頸長鳴其聲清越棄諸水不敢食所謂天下事理所必無而事爲或有故引以爲証

隱身術

陸豐張叟入城探親時當長夏驕陽酷暑不可耐入路旁茂林暫憩林隈矮屋半開土神祠也見一人年約三十許肩荷雨蓋至祠前解袴遺溺於神面叟大驚謂何處病狂兒謬妄若此其人溺後囊中出錢盂貯水戟指畫符坎祠旁瘞之而去叟出林滑之清水滿盂覆以氈叟知有異傾水藏盂遙尾其後凡所經人家必徘徊審視而後去經里餘見一家板扇半啟卽叟所探之親也其人荷蓋逡巡入叟至門見一人衣冠而出者爲叟之舅急問荷蓋入者爲誰曰未之見叟曰余自某村尾至此瞥見其人豈老眼模糊白晝見鬼物耶兩人携手入廳事遇僮僕數人自內出訊之亦無所見叟益異必欲窮其事與其舅更進後院見其所荷之雨蓋倚門後叟曰此蓋君家物乎舅始疑之語次舅之妾急

從室中出曰頃似有人入室而無所見叟曰我
能見之遂闖入見其人兀立牀後叟直前擒捉
遂現形於是舉家咸集虞其復隱繫髮手足
渥以糞湯訊之爲閩之上杭人同伴尙有五人
皆行斯術者語未旣而五人者至門曰此子等
同里人不幸爲君家破其術然爲君計若鳴諸
官則無微不信若以私刑置之死地則吾黨人
多君家之禍將不旋踵今願奉銀錢數十枚贖

夢凡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

之何如其家因與叟計幸不遭汚辱殺之雖快
一時之憤而後患誠不可防不若結之以恩遂
不受其銀而縱之此卽諺所謂隱身術也工斯
術者相傳皆閩之上杭人今粵中陸豐諸邑亦
頗傳斯術然其家氣運旺者不能入畜獠犬者
不敢入入則擇其婦女之色美者任意汚之女
之母若夫卽同寢榻上亦不之覺而術未精者
往往被擒殺而膊之焚其屍以滅跡鄰里卽知

之亦不首蓋人所公惡不啻切膚之痛也余承
乏齊昌廣文陳竹屏爲余述之甚悉竹屏陸豐
人

興寧羅某有孫婦王氏姿首清麗風情綽約
鄉人私評謂其色可甲一邑王氏亦自以少
艾恐招誨淫之譏深自緝匿卽親串往來不
能嘗觀其面也一日鄰人娶妻彩輿簫鼓備
極豪華婦啟門露半面窺之適有過客凝眸

夢凡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

注視婦急掩門入是夜有人登床與妻似夢
魘而不能拒次早堂中有盥覆地啟視則遺
矢也而室中似有人掩映其間竊取食物羣
知有異至夜遂不敢寢聚男婦老幼居一室
彼不得逞其欲遂擲瓦礫碎盆盎飯金茶鐺
亦入以泥沙糞穢至數日不敢舉火飢渴則
易諸市中如此數月不堪其擾遂親赴江右
求治於天師往返兩月資符至家時余薄宦

是邑而羅之居離署舍甚邇令人密訪則其
家連日杜門不出亦未有叩門入者數日後
云怪已絕寧謐如初矣於是詢諸邑之紳耆
皆云遺斯害者四鄉中間有所聞因其家以
妻女被汚慮人恥笑非至戚密友不告以實
若擒付有司又慮事罕見聞無律可按或轉
致坐誣多有殺之滅跡以快憤夫婦女貞節
自矢者雖遇強暴不能污獨遇隱身邪術卽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

矢貞節如韓憑之妻賈直言之婦莫能自保
不有天師幾於無法可治其害何可勝言凡
求天師者與符籙三昏一焚境上一焚城隍
廟一焚於家門焚符境上其人卽似有羈縻
不能去至家門則形畢現不能復隱矣攷天
師爲漢時張道陵之後歷代相承至元明而
教大顯凡祈晴禱雨靡不驗而驅除妖魅尤
所擅長其世食厚祿膺顯爵夫豈倖致者哉

陳虛舟

陳虛舟平湖之邑庠生也擅堪輿之術嘗杖策
擔簞過都越邑尋龍辨穴樂此忘疲一日行富
春山中欲窮龍穴所在深入巖阿而紅日御山
歸鴉栖樹崇岡密箐中無可止宿正切傍徨忽
老叟曳杖而前曰先生爲誰氏寃兆域殫心力
以求頓忘日之夕耶此地多狼虎不便露宿敝
廬不遠盍請枉駕度此寂寞之宵乎虛舟喜極

夢尸雜著卷九

齊東妄言

三

隨往不數十武見卵石疊垣藤蘿緞布雙扉扃
焉扣之小童啟而進屋宇湫隘卑濕似經淫雨
之後積而未涸草堂燈光熒然叟曰子家在西
鄉之白沙村距此一百二十里豚兒四人以子
性耽邱壑爲老夫築別業於此居纔數月山水
浸淫不啻沉甕產蛙沒足滅跡致者夫近得風
痺之疾坐卧不寧知先生明日有津浦之行必
經茅舍煩寄聲兒輩早擇高阜別構茅屋俾免

沉淪如解倒懸而登衽席一言九鼎敢忘報乎
陳視叟面黃瘠手足皆虛腫知所言非誣因訊
姓氏及伊子里居答曰老夫吳楫白沙邨童叟
無不知之大兒若水亦庠生也虛舟倦極思寢
而無榻遂隱几卧夢中似覺背熱如火啟睫則
屋舍全無身伏墓石上朝曦曝背矣憶老翁所
言因為之周圍審視測量知墓中土濂水漬無
疑因過其家述所聞見其長子若水即延虛舟
夢尸雜著卷九
濟東妄言
五
為擇善地而遷葬之噫風水之說或辨其非識
者則存其說而莫之廢蓋人死而葬所以藏肢
體而安魂魄豈細故哉顧世人惑於地師之言
求父母兆域之蔭以圖富貴利達窮年殫心力
耗貲財已精求精志死者入土為安之義至十
數年或數十年不葬者固為荒謬若漫不經意
隨遇而安兆域不吉幽宅堪虞如吳叟之水泊
肌骨致魂魄不寧則死者之憂實生者之責也

風水之說又寧可忽耶

夢尸雜著卷九終

濟東妄言

漢

潮嘉風月

目錄

麗景 九則

麗品 二十則

軼事 八則

夢厂雜著卷十

目錄

夢厂雜著

潮嘉風月

山陰

俞蛟

青源

青樓珠箔能勾蕩子之魂赤飯雲縉難實
 妖姬之壑被無窮之遺害溯作俑於何年
 金縷歌殘艷名花而早折玉簫聲咽傷幽
 會以難期洞號迷香入尋何眾泥惟沾絮
 洗脫者誰僕也不解溫柔貽譏風雅遇紫
 雲於席上敢發狂言廣綠水於墻邊頓忘
 綺夢墨堆雪嶺美醜無煩加黑白之評風
 颭荷珠姻緣何必有短長之喻乃梅州帶
 水毗接封圻而潮郡連疆地隣瀛海徹夜
 之笙歌叠奏撥鷓絃而驚起潛鱗侵晨之
 粉黛皆香籠蟬鬢而艷留碧漪采風問俗
 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逞擲心而
 寶眼每氣盡於綺袴園中竭獻笑以呈歡
 徒魂斷於蓬窓深處迨夫色荒情倦繼以

表徹金殘對此目之蕭條傷懷殊甚憶當年之佳麗迴首難堪是用箴規爰資蒐輯

潮嘉風月

麗景

潮州居羊城東北山海交錯物產珍奇嶺表諸郡莫與之京以故郭門內外商旅輻輳人烟稠密儼然自成都會昔韓文公貶潮陽刺史驅鱷魚之害開文教之端後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韓江越今七百餘年烟波浩渺無滄桑之更而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鬢影流香歌聲曼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菱片雜著卷上 潮嘉風月 三
亭前齊昌之西河塘外雖規模不及而雨絲花片帶人魂魄如出一轍也若非在上者惠養有方則荒徼之區安能富庶華美至此極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戶女郎而蛋戶惟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為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間嘗考諸紀載蛋謂之水欄辨水色即知有龍又曰龍戶秦始皇使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簿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意者

今之蛋戶卽西甌之遺民歟生男尚事蓬篙祗
在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貨物以受值
生女則視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撫畜或賣鄰舟
父母兄弟仍時相顧問稍長輒勾眉敷粉搨管
調絲蓋其相沿之習有不能不爲娼者非如燕
趙之區隨處可遊資生多術乃不顧廉恥以身
爲貨可同日而語故遇交好者擇純謹可倚卽
托以終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婦也廣東蛋
戶與浙江墮民曾蒙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四

諭旨准其爲良與居民一體安居習業土豪地棍
橫加逼辱依律治罪載在令典此真胞與爲懷
欲滌斯民舊染之污無如結習莫除甘於下賤
亦可哀也已

六蓬船形製昂首巨腹而縮尾首長約身之半
前後五艙首艙居則設門并几席之屬行則并
篷去之以施篙楫中艙爲欸客之所兩旁垂以

湘簾雖寬不能旋馬而明廠若軒庭前後分爲
燕寢几榻衾枕奩具熏籠紅圍雅器無不精備
捲幔初入覺錦綉奪目芬芳襲衣不類人寰然
此猶麗境之常耳頃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羅綺
卧處橫施竹榻布帷角枕極其樸。榻左右各
立高几懸名人書畫几上位置膽瓶爨鼎閒倚
篷窓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脚
床二非詩人雅士不延坐韓江抵清溪往回千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五

餘里處處修篁夾岬每乘此船與粉白黛綠者
憑欄偶坐聽深林各種野鳥聲頓忘作客是何
異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識安得不爲之惑謬
云少不入廣職此故歟

潮嘉風俗朴魯良家婦女布衣椎髻形頗惡劣
舟中則雲鬢分梳薄如蟬翅蛾眉約秀淡若春
山綵袖曳風唾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
於環珮聲低芳踪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

有不能收舉者而儉荒之徒囿於習俗每嫌蓮船不束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措大之見烏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咏美人未嘗語及其足唐史稱楊妃羅韞宋書稱婦人圓履韓冬郎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皆不纏足之明驗且昔人論東坡詩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濶目碩腹粗腰雖裙底雙鈎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

夢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六

所見潮州之竹姑興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麥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緩行獨立倍覺娉婷余雖不解箇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真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

琵琶古樂器也自康崑崙而後能彈五十四絃者已久無其人矣然當時太常卿王瑀嘗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大絃豈俗手所能擅其

伎哉今舟中女校書度曲動輒亂撥石槽以倚和其韻雖有巧者時變新聲究不足與言樂也但空江秋夜月印燈潭雁橫碧落箕踞蓬窓靜聽隣船輕彈低唱亦復不惡友人金柳南贈林香竹姬人大美云香楓一曲欲銷魂紅燭青尊忽夜分無限幽懷寫不盡滿江涼月白紛紛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粵者無不領其旨趣余初不知爲何物後按本草綱目云

夢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七

鴉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此說甚確余嘗見人煮烟熬膏其中尚有花瓣如蓮者不過形體畧小其爲罌粟所製無疑友人姚春圃嘗爲余道鴉片之美謂其氣芬芳其味清甜值悶雨沉沉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臥遙吹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清利繼之胃膈頓悶與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拂枕

高卧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魂駘宕真極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惟農夫不嘗其味卽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於媚家無不設此以餌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爲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爲之壺出宜與審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

夢川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八

大者可受半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欸誌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容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尙有瓦錯棕墊昏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鎗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冲之蓋定復遍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

爲清絕非搦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云宴罷歸來月滿闌褰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爲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篷窓夜靜話聯蟬一杯細吸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尙者惟武彞極佳者每斤需白鏹二枚六蓬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夢川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九

歲二月望前結綵爲輿管絃鉦鼓昇之以行名目迥青龍各船女郎之未經梳櫛者皆濃粧艷服扮劇中故事隨神遊行望之燦然如錦始濯如花始發艷心眩目莫可名言紈袴子弟裙屐少年爭備金繒擇佳麗者以次給之受者名曰得標得標多者聲名噪甚卽有大腹賈不惜千金爲製衣飾與之梳櫛昔邱海陽鏡香有觀妓詩云鳳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報賽忙百戲

具張全不顧爭圍擡閣看新粧又云一枝花鬪一枝新公子王孫逐後塵奪得錦標載月返不知春思屬何人蓋實錄也

曲中稱謂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雜誌所載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客至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之類皆不離乎本來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襄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

夢卮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十

阮讀如燕襄讀如相卽劉阮楚襄之意是真癡人說夢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為襄耶燕襄之稱必有命意者在惜無從考據耳舟中妓女親生者少皆買自貧家或得諧他舟教習絃歌傳授衣鉢頗廢劬勞迨梳櫛後一切家計取給于女謂之當家當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繾綣不甚管束唯私本船篙工則與良婦犯奸無異阿母忿相責詈不少寬容姊妹中亦鄙薄之

此娼家家法也

潮嘉風月 十

麗品

濮小姑韓江人態度豐艷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雅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侍坐終日不倦否則邀之不至卽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衽辭去雖有力者啗以金帛挾以威勢亦不顧也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爲吟壇主

夢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小榻尙潔敢請貴人移寢何如吳晚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髻雅相宜檀板佻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袂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窓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咸呼小姑爲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貴卽名士騷客亦難輕覲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曾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數間焚香禮佛後聞吳君逝世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輒稱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備中佼佼者乎余聞吳公臚唱後告假完姻其夫人雙目失明自慙非偶告之父母遣人謝絕吳曰夫婦之義一與之盟終身不易漢宣帝卽位尙求微時故劍余何人斯

夢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敢背此盟卒爲夫婦其高義有足稱者因紀其
遇小姑而并及之

艷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卽濮小姑之妹姿態豐
艷舉止蘊藉頗有小姑風浙人沈靜常贈以詩
曰蘭湯試罷倚新粧回憶巫雲幾斷腸寶樹自
歸珊網後一枝紅艷獨凝香生平不諳絃吹酷
喜彈棋客至其舟有善奕者卽賽茗對局終日
不倦靜常每勸其脫籍而妹不悟因題詩棋枰

夢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古

以寄之殘棋一局費思量小劫頻經未散場因
到垓心纔回首滿枰花影已斜陽妹得詩泣下
曰靜常真愛我也敬當什襲無負明訓然同心
難得至今尙在曲中

才娘眉目如畫能學內人粧束樵風居士贈詩
云百結雲鬟七寶釵曉粧纔試鏡奩開不知宋
玉傷秋甚鎮日墻東盼楚才其隣舟有福來青
姑色藝與才娘頡頏而談吐流利應酬圓轉則

之有無名子贈福來云石槽一曲奏新聲彈

向江天月正明泪濕青衫緣底事兒家前歲學
初成又贈青姑云素馨百朶綴釵梁蟬鬢輕盈
燦雪光勻罷晚粧人倚檻好風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於嬸母蓉娘
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情孤峻
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窓刺綉不
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願親鄉澤春姑鄙

夢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古

其人毀粧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養之
恩兒豈忘懷容侯得當以報無相迫也蓉娘無
如之何然春姑之名從此噪甚欲締交者鷄首
屢滿俱不當意吳江金大司馬聽濤爲諸生時
作客韓江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簡文
美人春曉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迴幽夢倦眸
斜注覺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衿徐起叙談良
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公鄉試旋里春

姑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公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携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如趙璧後十餘年金公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蛋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中未脫籍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蓬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者邀金公過飲春姑作別時粧束俟酒酣用盤承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十六

硯獻之金公就燭取視驚詢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氏春姑耶春姑嗚泣不成一語金公携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姊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靚粧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石一般堅相思有証分明淚漬模糊滿門田潮

嘉河畔至今傳頌焉

蓉娘字秋卿不善飲酒每酌半杯卽紅暈滿頰如落日芙蓉情致纏綿繾綣凡與交者均不能忘懷黃岡張司馬贈詩云被池香暖睡昏昏日過高春尚掩門怪煞雪衣頻喚起梨花滿地見春痕江頭小宴捧霞觴風送芙蓉隔岸香侑酒却防呼唱曲潛邀姊妹理霓裳其女姪曾春姑落籍後蓉娘老大隨土人而去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十七

郭士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艷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茂如也獨與余友金柳南傾蓋輸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懷謙益其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與余同里家計山卓犖不羣意氣豪邁工吟詠屢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申韓業遊嶺南公卿間理文案詳

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
 恒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
 廢而所為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壘塊鬱
 勃之氣於溫柔鄉也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
 登河濱之嫺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
 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欵曲十娘收蘭返紗
 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
 柳南張謙邀姬少選十娘珊珊來雅服靚粧容
 夢凡雜著卷十 朝嘉風月 六

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
 信杳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衰屐重雲鎖黛螺回
 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嫺樓
 十娘已卧病床第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
 詩二十首歌以當哭節錄其半十載重來事已
 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泪濕當
 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証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
 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搵翠偎紅
 夢凡雜著卷十 朝嘉風月 沈

華妍秀席間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泫泪音
 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嬰疾柳南為之焚香
 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
 旅囊羞澀因製如意一鈎各執半要盟以待異
 日適某邑某公風聞柳南名希俸厚幣以聘勢
 不可却刻日戒途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汎瀾酒
 半柳南偽醉離席馳馬去從此關河間隔歡會
 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恒鬱鬱因賦如意

正暮春名花齊折鬪芳辰一枝冷艷誰堪似妙
 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烧照綺筵清歌兩部醉
 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
 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窓紅傷春倦卧無人
 問獨熱心香禱碧空沉疴乍起倍清輝閉戶兼
 旬似意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間憑水榭數遊魚
 不會豈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
 玩明月出門動即遣垂髫

原注十年前假母慮
 十娘效紅拂故事

步命小半鈞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
婢隨行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
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
別離臨歧揮泪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允
鴛鴦相並飛賣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
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臺未幾十
娘奄逝埋香黃土柳南携尊哭奠其生前愛桃
花爲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吾知異時花發成林
香凝紅露猶似當年人面也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二十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
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
酣輒薰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
廬與之暱贈以詩不啻聯篇累牘並遍徵諸同
人之善詠者裝錦軸贈之余戲拈黃金縷一闋
云芳思撩人當永晝無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
屋勸君須早構六蓬船可藏嬌否底事尋春偏
獨後綺夢初迴小字頻呼紐百和香濃薰莫透

知君愛艷狐騷臭海廬大慙遂與紐兒絕後遇
土人以百金爲之落籍當與海廬有同好也

大美字美娘廉靜寡欲衣飾朴素每逢讌集酒
酣拊戰羣囂紛起獨美娘默如善歌馬頭調其
聲嬌而細宛而長如春鶯出谷然深自珍秘初
見不輕度也與梅州陳生交逾年舉子卽潛至
其家母訪得之挾之歸不從因延道士作法俗
名狗頭符美娘心動遽返近主閩人林香竹教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二十一

之誦唐詩至劉希夷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
落知誰在爲之憮然亦有心人也
蓮鳳玉膚花貌雲鬟霧鬢真曲中尤物爲人敬
妙廣筵長席間使主觴政纖悉無訛且能爲酒
客解紛故凡有宴會鳳不與則舉座不樂名重
程江惜其母貪鄙客纏頭輕者輒形辭色以是
遊踪漸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貴家子弟揮
金如土恒至其舟蓮鳳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畧堪寓目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僮夫
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
甚至客至其舟白賤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
恨之偽為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
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送就之創甚自此
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西姐品格端好能誦毛詩及四子書舟中以女
學士呼之吾鄉劉生曾至其舟見西姐憑几作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扎致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
夙駕我有旨酒以燕嘉賓其樂何如如鼓瑟琴
劉生不勝心折因力勸其從良西姐不久即隨
杭州徐某脫籍去粵中歌妓能讀書通文翰者
西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
愈覺其妍故人呼為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
云春衫窄袖小雲鬟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

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
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面以為快

大善一名西洋畫姿色穠粹堪與桃李爭妍為
殿撰劉大戎賞識贈詩云叱咤頃刻變風雲橫
槩江阜酒正醺百鍊此身得一善溫存不讓李
將軍其妹善姑亦娟秀並有詩云雲翹繼起賽
雲英踏月歸來調素箏獨善何如兼善美休言
先已證三生自是兩姝實錄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小金舟居程江之東容光韻秀體態娉婷頗有
大家風範與蕭山朱某交好曾於秋夜乘艇間
泛歌浣花溪一曲音韻凄惋兩岸旅人為之揮
涕朱某臨別贈七絕二首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
聲斷月黃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
淚痕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
行人縮離別垂條空自舞斜陽小金藏之枕篋
獨坐無聊時一誦之

琳娘不好粧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拂
拭几榻塵塵終日不去手凡賈人與達官門吏
等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湘湖老人程介
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
之句後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信其同鄉友人
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
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
而函問果至琳娘爲位哭之累日噫風塵中如

夢厂雜著卷十

嘲嘉風月

話

琳娘者蓋亦鮮矣

簪姑人物秀麗服御繁華有豪貴家氣象韓江
士人鄭之鼎嘗與交好贈詩云碧紗如霧護春
粧蘭麝熏多骨亦香何處相逢曾識面刺桐花
底月昏黃矜貴氣象於此可見鄭生貴介子弟
與簪姑往來未及半年所贈不下數千金唐人
北里志稱每席四銀燭盡加倍較之鄭生不亦
陋哉

玉娘膚理哲白態度輕婉每夕陽含波晚風微
颺輒金鎖絳衫獨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
川贈詩曰滿江風月淨塵氛獨立亭亭迥不羣
漫說玉娘顏似玉軟香更勝玉三分真實錄也
其母貪鄙稍不如願卽令玉娘謝客澄海豪客
李芥園邀集韓江人士張宴湘子橋下玉娘每
度一曲擲錦卡匹其母聞之匍匐船頭口呼佛
號以謝芥園叱去滿座闐然玉娘不勝忿旋舟
數日不食其母悔悟惡習爲之稍減

夢厂雜著卷十

嘲嘉風月

話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
曾隨僮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津理故業
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欵洽相對忘
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昆
陵陳雲羈旅梅州每月夜卽招兩人煮工夫茶
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
綴於樹枝迎風浥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

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南望，零涕甚於所歡。噫！如陳生者，堪稱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寶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韓江土著，或曰金姓，故又呼金寶云。頎而秀玉立亭亭，髮長委地，善歌工調，笑凡往來韓江及宦遊者，靡不與之相接。余友宗君芥颿攝南澳司馬，篆譙集其舟，寶娘平日遇富商貴介，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者。

夢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都無所屬意，獨傾心於宗君。時宗君髮矣，視茫茫而髮蒼蒼，且於溫柔鄉中，卽其少壯時初無所繫戀，故於金寶亦淡寞置之。僅以定情詩八首作纏頭之贈，受代者至旋歸會城，逾年揭陽有事，隨觀察張公朝縉復至韓江，事畢張公置酒宴羣僚，席間爲宗君曰：吾聞此間有名妓金寶者，欲委身於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卽子鄉當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

傳爲美談，吾當爲君作蹇脩以成其美。卽令海陽令諭金寶之假母，是夕以彩輿簫鼓迎之，而歸宗君出其當日定情詩以示同僚，一時傳頌。羨金寶之得所歸，而張觀察實當代風流教主也。詩曰：去年良會共浮槎，踈雨如珠透臂紗。似此風流真絕代，妙香開到白蓮花。莊嚴喜聽腐儒談，打破機關絕愛貪。別有風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瓊花一見一回新，更向名花證慧因。

夢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因畫舫簾波燈影下，紅粧偏對白頭人。細撥檀槽板未停，低鬟翠鳳動瑤玲。多情爲我歌金縷，倦倚篷窗半醉聽。濛濛香篆障輕綃，髻簪橫奈此宵。觸迹校書狂杜牧，填詞紅燭又高烧。前身雪北與香南，拈取紅芳一指叅。結習風懷除得否，載花船是散花龕。流轉濃華又一巡，幾畚風信逐芳塵。蘭因絮果何時了，我是羅浮夢醒人。贏得清風兩袖輕，濃香淺夢記分明。愧無十

幅纏頭錦便而題詩贈寶卿余讀其詩苑麗纏
綿鍾情實摯因拈如此江山一闕以贈藍橋本
是神仙窟為問阿誰能遇碎搗元霜細斟玉液
夢遶韓江古渡相逢競妒覩鬢影脂香輕盈媚
撫畫舫橫波錯疑解佩漢濱女赤繩經早繫就
笑擲心賣眼多少執袴往日情癡而今願足知
費幽懷幾許韶華暗度試品色題香素云遲暮
月下花前從今詩思苦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二六

小琳者金寶之女姿態不甚艷而粧束雅淡別
具一種韻致自金寶歸宗司馬舟中冷落不啻
蓬門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煮茗陪坐終
日無倦容於是物望頓歸家聲復振江南士人
張仲玉與交最密贈以詩曰客邸愁無奈乘舸
一訪卿叩門驚好夢倚笛奏新聲小鼎茶初熟
踈簾月倍明撥灰添百和絮語忽更深同時擅
美者有小足小蒸皆色藝俱佳沈靜常贈小足

詩云十六芳齡正破瓜妙於酬應足當家生成
一種銷魂處眼似秋波臉似霞贈小蒸云胭脂
湖畔女兒家冶色當春醉曙霞未許羣芳誇解
語風流還讓合歡花練江何似浣花邨秀茁蘭
芽有小蒸莊蝶鬪飛不知處原註小蒸自莊空
漁庄潮陽携來
教杜宇漬啼痕後小蒸因惡少招飲堅拒不去
被辱遂決意脫籍從良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二五

沾酒邀韓江士女作團圍會清歌酣暢恒數夕
不休後得消渴病瀕危囑其妹小鳳曰我本瑤
池侍女誤愛色香世界謫墮人間今限滿當去
既而遍體嬌汗如燒沉水香聞隔浦視之玉筋
下垂雙眸合矣蘭溪章鳴皇有遊仙詩二首挽
之玉洞春迴萬樹花個中茅屋即儂家閒邀姊
妹臨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過
偏愛黃鸝對酒歌石徑兼旬無客到不關風雨

落花多小鳳亦翩翩有致今尚在韓江有無名
子贈詩云桃根桃葉莫爭妍月旦湘橋憶往年
有妹嗣音誇小鳳玉樓風韻更嫣然味其詩疑
與俊添有舊者

軼事

岐嶺抵韓江六七百里而遙其間溪流曲折隨
山而下月夜女郎獨坐船頭輕彈低唱時一遇
之風味亦足宜人碣石衛先輩晞駿有詩云曉
風殘月滿江秋獨倒芳尊澆客愁十載宦遊歸
未得不堪更聽古梁州公以名進士除興寧令
撫字心勞催課政拙聚書至數百卷公餘吟詩
自娛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紅在所不
羸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免玩其詩可知其風格焉

有滿姑者本韓江妓恒往來清溪岐嶺間郡人
故未之識與餘姚翁寶山情好頗篤翁母卒
姑挈千金欲從寶山寶山避之省城屢招不往
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詰寶山以堅拒之故寶
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孫也豈可以不義之財
玷辱家聲哉夫世人娶妻必訪其奩具之厚薄
為取舍妓女挾貲而嫁猶之乎娶妻而得奩具

一第 15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2 555

也何爲不義寶山未免矯情

昔陶朱公置富奇書以養魚種竹爲先務齊昌
境內遍處皆池沼既可灌田復可養魚而舍旁
及邱隴皆藝竹宛有淇澳之風而竹惟南齊橋
一帶爲尤盛兩岸綠影參差迤邐十里夏午蒸
暑盤旋室中無坐卧處輒與魏湘巖楊嘉幹路
玉峯金柳南諸君携尊挈榼放舟其間登岸至
池邊竹林深處解衣席地而坐驕陽欽影通體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清涼柳南折荷花爲盃注酒其中以筋刺之而
吸相顧樂甚一日興闌思返林外忽有雙鸞再
冉而至日聞公等效李靖安故事烏可無酒料
我曹故不速而至視之則柳南所賞之大小兩
鳳也遂命歌相府蓮一曲同人紛起洗花更酌
久之夕陽欲下飛鳥歸林柳南載兩姬返棹謂
余曰昔在傳家孔公墓中嘗與同人納涼此地
有時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諸人散若秋烟而我

儼然重至能無如右軍蘭亭脩禊俯仰今昔之
感耶大鳳卽磨墨舒帑請賦詩以紀柳南成七
律一章脩篁兩岸綠叅天依舊風光似昔年獨
倒芳尊悲逝水空勞湘管吊非烟朱門俯仰成
春夢白袷飄零老研田何日扁舟返鑑曲匡床
夜雨話聯蟬大鳳貌不逮小鳳而情勝之與柳
南無一欠歡握手纏綿較嚙臂者更篤故柳南
每有燕集雙鳳必翩翩齊下猶賣珠者得錦匣
而光益顯也

夢厂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程江蛋船中有雛女年纔十一歲髮髮垂垂
肩際若松塵一夕窺見其母與所歡橫陳榻上
不覺慾心頓熾比曉告母欲人梳櫛母笑其稚
年無識諭止之女曰不如我願卽服毒死母無
悔也越日竊取鴉片和酒欲吞母奪棄之不得
已爲之倩人梳櫛見者咸捧腹胡盧而去或有
訐之者曰汝知姦幼女之律乎是欲誘我以蹈

法網也女則晝夜號泣欲死母因招無賴子與以金若備值者至今女長猶不滿三尺而為雨為雲已不止高唐一夢矣五代南漢劉龔每令男女白晝裸淫後苑相視為樂名為大體雙後苑中鳥獸以及鷄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雜女見母之交歡而遽思梳櫛是何異南漢苑中之禽獸哉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齒搖搖而髮星涅狀極衰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語

儵然夜無男子則寢不安枕一日停橈江渚見一少年於水淺處褰裳以涉體貌豐偉娼愛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歡欲與合少年不可曰汝髮其種種矣我方年壯毋乃不倫請別選相當者以求歡子不敢聞命矣娼因餌以重金少年遂勉就之至今倡隨如夫婦焉昔夏徽舒之母雞皮三少嘗借陽精為駐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擬夏姬夫夏姬年髦而貌艾自陳靈公之後楚莊

欲納之而不果後巫臣子反惡要之徒爭欲委禽者指不勝屈其艷冶之態即少女者猶瞠乎其後也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無駐景之術直母彘耳烏足與夏姬全自語哉

江左楊少惜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見人面輒發頰強與接數語即避去隨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嘗謂人曰此余家賢宅相有五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語

代楊遵彥之風真足消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者也與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齒與生亦相埒嘗細雨初晴兩人乘舟閒泛岸上觀者環堵驚為一雙玉樹臨風搖曳也尋某公卒凡親友隨任者皆旋里生獨戀姬不去逾年囊橐將罄姬勸其歸輒淚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豈不欲脫籍相從顧私蓄止百餘金不足以飽阿母愆然謀事在人君携去試向贖身濟否聽命可也生

免交好者說之。搗不從計，無所出，惟閉戶掩泣。或散步青天白日間，一日徘徊樹下，望姬船鳴咽不已。忽有人自後撫其肩曰：「異哉！子何悲之甚也？」生驚顧，則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詭詞以對。客搖手曰：「觀子神氣，已知底蘊，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熱血斗許，願爲世間佳士一洒之。』君固未可與語者。咨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與共坐。備述頭末，客初無一語，但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

夢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之揭陽奸民朱阿姜，謀不軌，制軍提兵往勦。文武員弁往來韓江上下者如梭，織一夕，姬與他客酌酒篷窓撥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數人，至疾呼曰：「督轅巡官至，舉舟惶遽，客倉皇鼠竄而逃。巡官已高坐艙中，傳呼搗，母責其買良爲娼，令左右褫衣欲撻之。搗哀乞始釋，顧謂姬曰：『汝當照例發賣，姑念事不由已，許汝擇人而嫁。』姬跪謝以願，從楊生對巡官，即傳生至舟視之，曰：

真汝偶也，仍繳身價給搗，促兩人買棹，適行，生與姬喜出望外，而終不知巡官爲何人也。次日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携尊徑入，揖生稱賀，蓋卽當日樹下相逢之少年也。笑問姬曰：「昨夜驚乎？」曰：「若別後謀爲若兩人撮合而無術，非制軍臨郡烏能作此狡獪以遂足下願乎？」生與姬頓顙若崩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酌數觥，致聲珍重，騰躍登岸，長嘯而去。嗟乎！誰謂世無黃衫客哉。

夢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昔有浙東陳生，遊幕海陽，學問既優，人亦老誠，持重服食，更儉樸無華，美每謂同人曰：「吾儕彈鋏侯門，所得脩脯如傭工之值，贍父母妻子而無餘，豈可冶遊以喪志？」少年儂薄者，恒非笑之爲迂。曰：「彼孽緣未到耳，饒舌何爲？」同人設席河干，強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囊所蓄幾累萬，而生亦年垂耳順矣。因束裝思歸，戒途有日，驕其同人曰：「諸君見我之歸，徒嘖嘖稱羨，盍亦學我

之守不作狹斜遊乎同入銜之思設竅以相傾而無術謀之某姬云此亦易與先是姬小忤慕寮虞有禍轉懇陳生爲之緩頰而免每欲置酒申謝生拒之至是招其僕歛容致詞曰我蒙陳君覆幬久矣今聞適歸有日圖報無期特備薄餞以伸悃曲煩謹達之倘得一顧當酬以洋蚨大衍之數非所吝也僕利其金以告生且慙慙之生念僕相隨久藉此一行足償其勞况刻卽

夢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三

解維何至喪其所守因許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持奉無半語涉諱亦不作狎昵態生私心竊許謂章臺柳竟不作臨風蕩颺耶日暮辭去姬並不挽留送至鷁首而預屬篙師伺其登岸擠之落水姬卽奮躍隨下抱持狂叫舟人全集掖之而起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僕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詢之則已入醉鄉置主人濕衣沾體而不顧矣生躁悶欲死已有雙鬟

夢凡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完

捧華服至換畢猶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於榻姬爲之遍體按摩覺骨節盡酥沉沉睡去比醒聞枕畔小語曰渴乎視之姬也語如鶯囀氣勝於蘭不禁神魂宕蕩不能定情從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僕促之歸曰舟中樂甚吾將娛老於此矣迷戀數年半生心血所積盡歸烏有而面目亦憔悴疴羸若病夫有當日被其訕笑者相顧曰陳某素不治遊其鐵石心腸之張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則直是河間婦矣生聞之默然無以對未幾卒於舟妓殮而埋之噫女色爲釣魂之鈎妓館實陷人之窰觀於此可以猛省矣昔黃司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張和者愛無長物與一妓交最密至積逋累累故往來雖煩而纏頭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絕而妓不聽一日張飲妓所夜半母喚去借他事撻之無數始令

返張見棟痕爲之揮涕撫摩妓益感其意謂曰
情好如我兩人豈忍相離然汝旣不能脫我於
風塵而母日摧折終不免於難不如仰藥同死
結夫婦於九泉不猶愈於生乎張落魄計不得
妓無生人之趣慨然許諾妓拔釵付張質錢沽
酒投鴉片於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持而卧迨
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則無及矣母携妓
向州署自投司馬云彼孽由自作與汝等何尤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翌

忿激服毒死人盡云負張之報其所以不死於
疾而卒死於毒歟余謂張咎實自取其遷怒於
妓是張死而猶頑鈍無知也妓之死亦命數會
逢其適非張之果能爲厲而死之也紀之以警
世之戀妓者

夢尸雜著卷十終

夢尸雜著卷十

潮嘉風月

翌